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

唐代交通圖考

第五卷 河東河北區

嚴耕望 撰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1986)五月
中華民國·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

唐代交通圖考

第五卷 河東河北區

嚴耕望 撰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1986)五月
中華民國·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

唐代交通圖考

定價：平裝新臺幣 500 元，美金 14 元
精裝新臺幣 600 元，美金 17 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撰 者 嚴 耕 望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 北 市 南 港 區
印 刷 者 坤 記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臺 北 市 雅 江 街 79 巷 11 號
代 售 處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學 生 書 局
臺 北 市 和 平 東 路 一 段 198 號
三 民 書 局
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61 號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出版

唐代交通圖考

第五卷 河東河北區

目次

- 篇叁柒 太原北塞交通諸道……………1335
- 附篇八 北魏參合陂地望辨……………1397
- 篇叁捌 黃河汾水間南北交通線……………1403
- 篇叁玖 晉絳與潞澤間之烏嶺道……………1411
- 篇肆拾 太行白陘道與穴陘道……………1417
- 篇肆壹 太行滏口壺關道……………1421
- 篇肆貳 太行井陘承天軍道……………1441
- 篇肆叁 太行飛狐諸陘道 附易媯間之故城鎮道……………1459
- 篇肆肆 五臺山進香道……………1507
- 圖十八 唐代河東太行區交通圖（北幅）
- 圖十九 唐代河東太行區交通圖（南幅）
- 篇肆伍 太行東麓南北走廊驛道……………1513
- 篇肆陸 河陽以東黃河流程與津渡……………1551

篇肆柒 隋唐永濟渠1589

附篇九 曹操所開平虜泉州新河三渠考略1629

圖二十 隋唐永濟渠、曹操所開三渠合圖

篇肆捌 河北平原南北交通兩道1641

圖二十一 唐代河陽以東黃河津渡及河北平原交通圖

篇肆玖 幽州東北塞諸道一：居庸關北出塞外兩道1677

篇伍拾 幽州東北塞諸道二：古北口通奚王衙帳道1695

篇伍壹 幽州東北塞諸道三：歷代盧龍塞道1705

篇伍貳 幽州東北塞諸道四：渝關通柳城契丹遼東道1745

篇伍叁 北朝隋唐東北塞外東西交通線1773

圖二十二 唐代幽州東北塞外交通圖

附：本卷綱文古地名引得 廖華淑

篇叁柒 太原北塞交通諸道

引 言

- (一) 太原北出雁門關西北通單于府及河上三城道
- (二) 太原西北汾水河谷出樓煩關道
- (三) 代州東北通蔚、媯、幽州道
- (四) 代州雁門關北通雲州道
- (五) 雲州東西交通線—單于府、雲州、幽州道
- (六) 代北水運考略

引 言

太原自見史以來，即爲北方軍事重鎮。唐起太原，建爲北都，更在政治上居有特殊地位。唐代北方強鄰，先後有突厥與回紇，北敵南侵與中國防禦之重點有四，自東而西數之，曰幽州（今北平），置范陽節度使；曰太原府（今晉源），置河東節度使；曰靈州（今靈武西南十里），置朔方節度使；曰涼州（今武威），置河西節度使；皆爲大軍鎮，亦爲中國通北疆之主要交通中心。而靈州與太原府位居中間，爲國都長安之屏障，故在軍事上尤見重要，亦爲南北國際交通之兩條最主要幹線。蓋唐代北方長期強鄰爲回紇。回紇舊都在娑陵水上，其水即今外蒙古北境之色稜格河。其後，牙帳南徙於烏德健山與昆河之間，在今和林（西庫倫 Erdeninjo, E102° 40'·N47° 10'）之北偏西蓋不到五十哩，鄂爾渾河（Orhon）左岸之黑城子（Khara-balgasun）。其至唐之主道係由該城東南行凡一千五百里至鷓鴣泉，又南入高闕（河套西北狼山口 E107° 25'·N41° 20' 或石蘭吉口 E107° 30'·N41° 20'）凡三百里至西受降城，其地在北河（今黃河故道即五加河）西岸。由此直南取靈州道至長安約二千一二百里；由此東循黃河取單于都護府（後置振武軍，今歸綏城西南三四十里），又東南入雁門關經太原府至長安，約近三千里。雁門、太原道雖迂遠，然太原以南途程平坦，經濟繁榮，其北亦頗富

庶，故沿途供應較易；靈州道雖較逕捷，然靈州以南有橫山山脈之阻，途程艱險且人煙稀少，其北更屬沙漠地帶，故沿途供應困難；是以唐代前期，兩道行程各有優劣。

及安史亂後，吐蕃強盛，侵據原州（今固原），屢擾鹽、夏（橫山山脈北麓），北侵西城，致西城、靈州南至長安之道不能暢通；故唐與回紇之主要通道，惟存太原一線。凡使節往還，商賈行旅，莫不由之。若河上（河套）有軍事行動，恒以天德軍（E109°·N41° 稍西北地區，烏梁素海東北水濱）、三受降城為前線據點，以振武軍為支援基地，西控天德與三城，而太原又為振武之支援基地也。而國疆東北部之河北三鎮叛服不常，太行東麓之南北驛道交通亦時見阻隔。故唐代中葉之後，國都長安西北至回紇惟有太原一道，東北通幽州、媯州，亦往往取太原雁門道，是以太原府在北塞交通與軍事支援方面之重要性更為增加。

此篇以太原府為基點，考其與北塞間諸交通線。其一，太原正北經忻代出雁門關，西北經朔州（今朔縣）通單于都護府（今歸綏西南）及河上三城道。其二，太原西北取汾水上游谷道出樓煩關（今寧朔西南有樓煩嶺）亦至朔州，此為太原北出之輔線。其三，雁門關內，由代州（今代縣）東北取滹沱河谷道至媯州（今懷來）、幽州。其四，代州雁門關正北通雲州（今大同）道。其五，以雲州為中點，西通單于都護府及河上三城，東經武州（今宣化）、新州（今涿鹿東北）、媯州至幽州，此為北疆之主要東西交通線。其六，汾水、滹沱河上游似可通水運，桑乾河水運且相當發達。此諸道構成以太原府為中心基地之倒三角形交通系統，使太原成為唐代北疆政治、軍事以及商業貿易上之最大中心。下文即就上列六點分別詳考之。

（一）太原北出雁門關西北通單于府及河上三城道

寰宇記錄北朝人所撰入塞圖與冀州圖皆有太原西北出塞之途程。入塞圖云：「從晉陽（即太原）西北行百八十里至新興（今忻縣），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馬邑（今朔縣），又東北行二百五十里至平城（今大同）。」「從平城西北行五百里至雲中（今歸綏、呼和浩特西南），又西北行（脫二百）五十里至五原，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沃野鎮（唐天德軍之北六十

里)，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高關（在今狼山山脈中約 E107°25'-30'·N41°20'），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郎君戍，又直北三千里燕然山，又北行千里至瀚海。自晉陽至瀚海有此路。」冀州圖云：「入塞三道，自周、秦、漢、魏以來，前後出師北伐，唯有三道。其中道，正北發太原，經雁門（今代縣）、馬邑（今朔縣）、雲中（今歸綏西南），出五原塞，直向龍城，即匈奴單于十月大會祭天之所也。」

按此兩條見寰宇記四九雲州雲中縣目青坡道條引。觀其地名，皆為北朝圖籍。入塞圖尚記平城東北行之道，冀州圖尚有東道發中山出遼西及西道發隴西出敦煌兩道，皆不錄。

諸地名之今地，皆詳後文。沃野鎮為北魏六鎮之自西第一鎮。元和志四天德軍目云：「沃野故城在軍城北六十里，即是後魏時六鎮從西第一鎮也。」按天德軍城在今烏蘭鄂博之東、烏梁素海東北水濱，已詳長安北通豐州天德軍驛道篇。則沃野故城當在其北約六十里處，參以上文所引入塞圖西至高關二百五十里之言，地望亦略合，然則準以今圖，其經緯度略可知也。

按此為今存最早而有系統之交通史料，至可寶貴。觀此兩條所述路線方向略同，惟入塞圖所記，由馬邑東北至平城，始折向西至雲中；冀州圖所記，由馬邑直至雲中，無平城一轉耳。觀中古出師途徑，馬邑固可直向西北至古雲中，不必繞經平城。唐代史料所見，朔州（即馬邑）向西北至單于都護府（即古雲中地）尤為主道。蓋唐代北方強敵先突厥，後回紇，對於中國之壓力，主要在河套地區，不在太原正北之大同地區也。其行程大略如次：

太原府正北行一百八十里至忻州（今縣），又一百六十里至代州（今縣），又西北一百二十里至朔州（今縣），又西北三百五十里至單于都護府，即振武軍（今歸綏、呼和浩特西南約三四十里 E111°30'·N40°40'），又西微南一百二十里至東受降城（今托克托西約十里黃河北岸）及勝州

(今托克托西約二十餘里黃河南岸十二連城約 E111°.N40°13')。又由朔州直西北四百二十里亦至勝州。勝州又西微北約三百里至中受降城，即安北都護府（約今包頭西昆都倫河口之西賈格爾旗廟E109°20'，或稍東），又西北二百里至天德軍（見前），又西一百八十里至西受降城，其地在北河（今五加河，即黃河故道）西岸（今狼山縣西北狼山東南麓約 E107°25'-30°.N41°15'）。又西北出高闕塞（今狼山山脈之一谷口，經緯度詳前）三百里至鷓鴣泉。

武經總要前集一七忻州目云：

「三受降城路：自州北九十里入朔門西界，又三十里至朔門〔州〕，又三百四十里至單于都護府，號振武軍，又西百二十里至東受降城，又西二百里安北都護府、至〔中〕受降城，（原注：『在黃河北拂雲堆上』。）又西二百里至天德軍，又西二百里至西受降城，又三百里至鷓鴣泉。」

按此所記全為唐代州府軍城，北宋始終未入版圖，是必承抄唐代紀錄無疑。按朔州至單于府三百五十里，此條第二「朔門」即「朔州」之譌；又忻州至朔州不只百二十里，此間必有奪譌。然由太原北出忻州西北經朔州至單于府，則無疑也。由單于府而西所歷軍城至鷓鴣泉，正是唐代此道西北通回紇之大道。今檢元和志所記太原、忻、代、朔、單于五府州去長安、洛陽之里程及鄰州府間相去之里程，列表如下。寰宇記所記，以圓括弧（ ）識之，通典所記，以方括弧〔 〕識之。

	單于府	朔州	代州	忻州	太原府
至長安里數	取太原路 1920 (1930) 〔2250〕	1720 (1720) 〔1770〕	1600 (1600) 〔1640〕	1440 (1440) 〔1480〕	1260 (1600) 〔1300〕
至洛陽里數	1700 (1700) 〔2000〕	1350 (1350) 〔1340〕	1230 (1330) 〔1320〕	1070 (1700) 〔1060〕	890 (890) 〔885〕
鄰州相距里數	350 350 (357) 〔350〕	120 (120, 224) 〔120, 140〕	160 (110) 〔25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此表府州排列，自左至右，即自北至南之順序。觀此數據，元和志所記最爲齊整，寰宇記大同，惟偶有譌字。通典亦略同。據元和志，自朔州以南，兩鄰接州府間之里距，即爲此兩州府去長安里數之差，去洛陽里數之差亦大同，可知朔、代、忻、太原爲一大道通兩京者。惟單于府與朔州間相距三百五十里，準確里程爲三百五十七里，^①而此兩府州去長安之差僅二百里，是不相合。按元和志、寰宇記記單于府去長安路程明云「取太原路」，則經朔州爲最近捷之途徑。觀地圖，單于府至朔州決不只二百里。今審視上表朔州以南，各州至長安與至洛陽之差皆爲三百七十里。元和志、寰宇記記單于府至洛陽皆爲一千七百里，則去長安應爲二千零七十里；如此則與朔州去長安之差亦正爲三百五十里，故知諸書記單于府至長安之里數皆誤，而其去太原、長安、洛陽亦實經朔、代、忻至太原也。綱文里數有與武經總要異者，皆據元和志、寰宇記以正之。至於單于府以西之行程及朔州、勝州間之行程，皆詳後文或另文。

又由天德軍蓋略循大同川北行六十里至北魏沃野鎮故城，又北行陰山約二百四十里至木刺山可敦城，亦當磧口；天寶間曾置橫塞軍，移置安北都護府於此。其地約在今烏拉特中旗黑沙圖地區（約 E108° 10'·N41° 50'）。由此西行，當亦至鷓鴣泉。

此節詳第一卷附篇二唐代安北單于兩都護府考。

鷓鴣泉爲唐通回紇兩道之總道口，蓋爲一大泉，故爲胡騎聚集飲馬之地，亦漢胡貿易之互市場所。其地約在今烏尼烏蘇地區，亦有即今貢噶泉之可能。由此西北行一千五百里至回紇衙帳，在今西庫倫北北西約七十里鄂爾渾河（Orhon）左岸之黑城子（Kharabalgasun）。

此並詳第二卷篇拾伍唐通回紇三道。

① 寰宇記五一，朔州「北至單于大都護府三百五十七里。」下文又云，「廢單于都護府在州西北三百五十七里。」此蓋爲準確里數；通典、元和志取其大數耳。

雲中、單于府地區，爲塞北漠南最肥沃地區，北方少數民族渡磧南徙者常以此爲中心根據地，故其地與中國北方重鎮之太原關係尤切，大隊行旅皆直接往來。如北魏初期踰漠而南都定襄之盛樂，道武帝因之南取并州，即取此道。隋世突厥勢衰，南居大利城，煬帝北巡榆林（即唐勝州，今托克托西黃河內），至其部落，亦取此道。

魏書二太祖紀：皇始元年八月「己亥，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于句注。……九月戊午，次陽曲，乘西山臨觀晉陽。……并州平。」按時魏都雲中之盛樂，馬邑即唐之朔州，句注即朔州東南之雁門關，陽曲在并州北，皆詳下文。是此行即取此道。隋煬帝於大業三年四年兩度北巡河套地區。通鑑一八〇大業三年，紀其北巡路線，由并州過雁門，至馬邑，駕頓榆林郡，又幸啓民可汗帳。雁門即代州，馬邑即朔州，榆林即勝州（今托克托之河西）。是亦取此路也。

至於隋及唐代前期用兵突厥，更常見出此道，且常以此道爲中軍主線。

通鑑書隋代及唐代前期數次北伐突厥事云：

開皇三年，衛王爽爲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爽親督李充等出朔州道，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大破之。（卷一七五）

開皇十九年，左僕射高頌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卷一七八）

開皇二十年，楊素出靈武道，史萬歲出馬邑道，萬歲出塞至大斤山。（卷一七九）

貞觀三年，詔數道擊突厥，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四年正月，靖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進破頡利於陰山。又與李世勣會兵於白道。（卷一九三）

調露元年十一月，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總督豐州、幽州，三路並進。明年春，行儉行軍經朔州至單于府，大破突厥於黑山。餘黨走保狼山。（卷二〇二）

按白道在單于都護府正北，今歸綏北數十里，有白道梁。貞觀四年之定襄，爲定襄古城，即後魏之雲中，詳胡注引宋祁、宋白說。黑山在中受降城東北八十里，見胡注。觀此諸史事，朔州北出道爲一重要軍道，且常爲數道並出之中軍路線；蓋敵人入侵多由白道、陰山，即北河以北諸磧口也。

安史之亂，回紇登里可汗將兵入援，取道三城，經忻州至太原。其後唐與回紇國交較睦，罕見用兵，而通使往來，尤見此道爲兩國交通之最主要幹線。按長安至回紇逕捷之道，爲取靈武路（今靈武西南十里）或夏州路（今橫山縣西百里長城外之白城子），而東取太原路最爲迂遠。然貿易通使，在較早時期，固見有取靈武路者；但盛唐以後，南北交往，如遣使，如貢、遺，如公主和蕃，例取太原路。即由長安東北行繞經河中府（今永濟）、太原府、忻、代、朔州，至單于府（即振武軍）出塞，或更西至高闕出塞也。中國防禦即以振武爲前線基地，西控天德軍、三受降城，而太原又爲振武之支援基地。故至晚唐，此道仍維持驛道規制，三城地帶有所經營，或遠自太原轉餉供應之。

舊一九五迴紇傳，安史之亂，肅宗賞迴紇之功，每歲送絹二萬匹至朔方軍，使彼自取。又宣宗遣使冊回鶻可汗詔（全唐文八〇），「朕……爰命使者將遠撫之。……輜車甫至於靈武，蕃使已及於塞垣。」朔方軍即靈武，此爲唐代後期，取道捷徑靈武極稀見之兩例。至於取道太原，則極常見，茲條述史證以明之。

通鑑二二二，寶應元年，「回紇業已起兵至三城，……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於忻州南。」「可汗欲自蒲關入，由沙苑出潼關。」同書二二三，廣德元年，「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及朝義既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可見太原爲回紇往來之主線。此猶可謂回紇用兵目標在洛陽也。下文所列三類史事，皆以京師長安爲目標或出發點。

唐使入蕃 舊一二七源休傳，「奉使回紇。休至振武，軍使張光晟已殺回紇突董

等。上初欲遂絕其使，令休還待命於太原，久之方遣。」及還，「將至太原」云云。是休使回紇，去回皆經太原及振武軍。又通鑑二四六，會昌元年，「回紇烏介可汗引兵……南渡磧，屯天德軍境上；……求册命。」二年，遣「苗纘册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河東即太原，是此次出使亦取此道也。回紇使入唐 通鑑所記回紇遣使或入貢路線之可知者有下列各條：

大曆十三年三月，回紇使還，過河中。（卷二二五）

建中元年八月，回紇使者董突（張作突董）等自京師歸國，至振武，橫暴無厭，振武留後張光晟殺九百餘人。（卷二二六）

貞元十二年八月，「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卷二三五）

太和四年，「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恐其爲變，常嚴兵迎送防衛之。」

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大關牙門，受其禮謁。」（卷二四四）

太和七年，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回鶻使者李暢入貢。」（同上）

觀此諸條，多經太原。云過河中、振武者，雖有取道慈隰石嵐之可能，然最大可能仍取太原道，殆可斷言。下述回紇迎公主使臣亦取此道。

公主和蕃 通鑑二一〇，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乙未，「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會上傳位，婚竟不成。」考異引太上皇實錄云：命皇太子送金山公主往并州，今〔令〕并州長史薛訥發兵於汾州迎太子，幽州都督裴懷古發兵赴黑山道，朔方大總管解琬發兵赴單于道。^②此事雖未果行，然足見其擬議中之降蕃路線，乃取汾、并西北至單于府出黑山至突厥也。又唐會要六和蕃公主雜錄條，貞元四年，迴紇可汗「使其宰相等……及其妹骨吐祿毗伽公主……來迎可敦。凡遣人千餘納聘馬三千匹。上令朔州及太原分留迴紇七百餘人；其宰相大首領至者，館於鴻臚寺。」（同書九八迴紇條及舊一九五本傳同。）通鑑二三三貞元四年，「時回紇之衆逆公主者在振武。」即此一事。是亦見蕃使入朝，公主出蕃，皆取太原、朔州、單于府道也。又新二一七回鶻傳，穆宗時，可汗請婚，許之，遣使來逆女，「部渠二千人，納馬二萬。……詔許五百人至

② 溫公考異以他書不載此事，不足信，故不採。岑仲勉先生以爲可能有此擬議；嗣和親不成，事亦停頓，故他書從略耳。說見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太子送金山公主條。

長安，餘留太原。」此亦見取太原道。復考雍陶有陰地關見入蕃公主石上手跡詩（全唐詩八函六冊），按關在汾州。是此公主入蕃亦取太原道無疑。蓋皆由太原西北經朔州單于府耳。

以上所考，皆見單于府以南之路程。然少數史料已見道經黑山、天德軍、三受降城。復考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八年十月「壬辰，振武奏回紇千騎至鷓鴣泉。」新二一七上回紇傳，元和中，「可汗以三千騎至鷓鴣泉，於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備虜。」又新二一八沙陀傳李國昌節，大中時，回鶻「寇天德，乃徙節振武。」此皆見對回紇防禦線，以振武為基地，遠控黑山、天德軍至通回紇道口之鷓鴣泉也。振武又以太原為支援基地，故振武以西有所經營，或由太原遠為供應，如嚴郢奏五城舊屯兵募倉儲等數疏云，「今若發兩京關輔人於豐州浚渠營田，……其糧穀從太原轉餉，運直至多。」（全唐文三七二。）即其一例。又新一七一石雄傳，「會昌初，回鶻入寇……牙五原塞下，詔雄為天德防禦副使，兼朔州刺史，……選沙陀（略）雜虜三千騎，夜發馬邑（朔州），旦登振武城，……穴城夜出……直擣烏介帳。」是後期偶有用兵，亦以太原為基地也。

唐末之置驛 太原之北有烏城驛、三交驛，中葉善陽嶺有善陽館，皆詳後文。李德裕條疏邊上事宜狀（全唐文七〇五），「慮邊上奸人走投回鶻，為其設計，令在雲、朔等州斷天德、振武驛路。」則晚唐時代，雁門以北至振武軍或更西至河上三城仍置驛也。

蓋突厥、回紇入長安，取靈州道、夏州道，雖較近捷，然原、慶、鄜、延以北，或屬半沙漠地帶，或為橫山所阻隔；靈、夏以北，更屬荒漠，人煙稀少，供給困難。而太原道，路既較平，且沿途富庶，惟朔州以北乃較荒落耳，故唐與突厥之交通以此道為主。觀先天中金山公主和蕃擬議中之行程可知。逮中葉以後，吐蕃兵據原州，侵逼靈、鹽；靈、夏兩路略近荒廢，唐、回交通更唯太原一道可循矣。元和八年李吉甫疏云：「頃年每有迴鶻消息，常須經太原取驛路至闕下。及奏報到，已失事宜。」故請置新

宥州（約今鄂托克廟 E108°5'·N39°5' 地區），自夏州（今橫山縣西一百里白城子，約 E108°50'·N38°）經宥州至天德軍，置館驛，俾乘傳奏事，四日餘可達。（元和志四新宥州目。）然觀其後史事，似未著大效，蓋事勢然也。交通既以此道爲主，軍事防禦因亦增重，故以振武軍爲北河諸軍城之支援基地，太原府又爲振武軍之支援基地，故舊劉沔傳云：「朝廷以太原重地，控扼諸戎」也。

今就此道之詳細行程考述如次：太原府北行，有烏城驛、秦城驛。

舊一九下僖宗紀，乾符六年十一月，以代北制置等使康傳圭爲河東節度使，由代州赴任。「兩都虞候張鑑、郭朏迎於烏城驛，並殺之。」明年廣明元年，沙陀踰雁門關逼忻州；二月進「逼太原，陷太谷；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弘軫分兵拒之於秦城驛，爲沙陀所敗。」通鑑二五三，略同。但云，「蘇弘軫擊沙陀於太谷，至秦城遇沙陀。」則烏城驛必在晉陽北行道上，秦城驛縱不在此道上，亦必在道東不遠。

有虎北口，在汾水之北。

通鑑二八〇，後晉天福元年，「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揚武谷而南……辛丑……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又云「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遁逃。」云云。是道上有虎北口，在汾水之北。

府北十五里有古城。又北十五里或稍遠至三交驛；有三交寨，蓋在驛北。宋平北漢，徙并州治此。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三云：

「五臺縣向西南行三十里過胡陁河，到建安寺宿，……西南行三十里到忻州定襄縣七巖寺，……西南行三十里許到胡村……行三十里許到采村，……行三十五里到名〔石〕嶺鎮南關頭，……行二十里許到大千普通院，……行二

十五里至蹋地庄，……行二十五里到白楊普通院，……更行十五里到三交驛歇，次入定覺寺庄，見水碓，名爲三交碓，更行十五里到古城普通院，……行十五里到太原府。」

按五臺、定襄皆今縣。檢一統志忻州卷山川目，七巖山在定襄縣東南十八里。由此西南行約近一百里至名嶺鎮，鎮南行約一百三十里至太原府，則此名嶺鎮卽石嶺鎮之形譌無疑。此述石嶺至太原府之行程所經甚詳，可據書古城與三交驛。寰宇記四〇并州，「太平興國四年平晉，移州於三交寨，陽曲縣界。」武經總要前集一七并州，云「移州治三交。」按宋以陽曲爲郭下縣，是三交寨必相近，與三交驛亦不相遠。一統志太原府卷古蹟目，三交城在陽曲縣北十五里，似稍遠。

又按三交口，宋初極重視爲軍事要地。宋史太宗紀，太平興國四年，「命潘美屯河東三交口。」檢同書二五八潘美傳，是年征太原，美爲北路都招討，平太原，繼征范陽。「及班師，命兼三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美嘗巡撫至代州」云云。又卷二七二楊業傳，「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合觀潘美事，此卽陽曲之三交口；非代州別有其地也。

又北至陽曲縣，治木井城（今縣），去太原府約七十里。

通鑑二二五，大曆十三年，回紇寇太原；河東大將逆戰，遇虜於陽曲。檢元和志一三太原府，治太原、晉陽兩縣；陽曲縣理木井城，南至府七十里。而寰宇記四〇并州，治陽曲縣。平晉縣在州南三十里。又云「皇朝平僞漢，其太原城中晉陽、太原二縣並廢毀，置新城於城北，改曰平晉縣。」則平晉新城與舊府城不相遠。按唐陽曲縣一般皆以爲卽今縣所在，唐晉陽太原縣卽今晉源縣（舊名太原縣），相距不應有七十里。檢一統志，太原府陽曲縣北至忻州界一百十里，忻州南至陽曲縣界四十里，是陽曲北至忻州一百五十里。按唐代太原府北至忻州一百八十里，則陽曲至府至多不過四十里。然以石嶺鎮在陽曲縣北七十里論之，則陽曲正當在太原府北七十里。或元和時代縣治本與宋以後不同歟？今姑據元和志書之。

又北行經百井凡七十里至石嶺鎮。鎮在嶺南，隸陽曲縣。鎮東側近，有故洛陰城，隋洛陰修寺碑云「南西兩峪，觀重驛如往來」，謂此驛道也。嶺上或踰嶺置關（今關），隸忻州定襄縣。石嶺關「山勢回抱，號爲險阻」，且其路僅容單車，故爲太原府北之重要屏障，安史亂後，且置軍以鎮之。

百井 通鑑二二五，大曆十三年，回紇入寇，敗河東軍於陽曲。十四年紀稱爲「百井之敗」，是在陽曲縣。又二五三，廣明元年二月，「時沙陀已還代北。（康）傳圭遣都教練使張彥球……追之；壬戌，至百井，軍變，還趣晉陽。」又二五四，中和元年，李克用北還，留居代州，鄭從讜遣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又二七九，後唐清泰元年，「契丹入寇，北面招討使石敬瑭，奏自將兵屯百井以備。」具見百井爲太原以北之軍事要地。廣明元年條胡注「百井鎮在太原陽曲縣。」大曆十四年條胡注，「按東都事略·張齊賢傳，柏井在并州城北四十里。宋朝徙并州城於陽曲縣。」是在陽曲之北四十里。檢九域志四作百井寨。

石嶺鎮、關、軍 舊六一寶靜傳，武德初，爲檢校并州大總管府長史。「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爲郭塞。復從之。」新一一五上突厥傳，武德八年，頡利寇代州，使張瑾兵屯石嶺。「瑾未至屯，虜已踰石嶺圍并州。」張瑾事，通鑑一九一，同。又通鑑二〇七，長安二年三月，突厥破石嶺，寇并州。又二二〇，乾元元年，烏承玘奔太原，李光弼表充石嶺軍使。又舊一九下僖宗紀，乾符六年十一月，以「河東行軍司馬雁門代北制置等使石嶺鎮北兵馬代北軍等使康傳圭」爲河東節度使。舊五代史二五唐書武皇紀，武皇率諸部萬人趨雁門，將入援京師，「太原鄭從讜以兵守石嶺關」以阻之。（新唐書沙陀傳略同。）據此諸條，石嶺爲太原以北之軍事險隘可知，安史亂後置鎮，置軍，置關。新唐志，忻州定襄縣有石嶺關。寰宇記四二定襄縣條，「石嶺關甚險固。」元和志一三太原府陽曲縣，「石嶺鎮在縣東北七十里。」寰宇記四〇，同。蓋嶺爲太原府陽曲縣與忻州定襄縣之分界處，鎮在嶺之南，關在嶺之北。前引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三，自石嶺鎮至三交驛約近一百里，又南至太原府三十里或三

十餘里。與元和志所記太原北至陽曲七十里，又東北七十里至石嶺鎮之和略相合。又武經總要前集一七，石嶺關在忻州南三十里。按忻州南至太原府一百八十里，是里距亦合；惟鎮在嶺南，關在嶺北，故有十里之差耳。武經總要又稱石嶺關「山勢回抱，號爲險阻，路可行單車，舊有關城控扼。慶歷中，關南削山爲城。」此見其形勢，且明關在嶺北，然石嶺鎮亦有南關之名，故圓仁云南關頭也。檢一統志太原府卷關隘目，「石嶺關巡司在陽曲縣東北一百二十里，北去忻州四十里，爲并、代、雲、朔要衝，勢甚險固。」南北里距皆稍盈，實卽一地。

洛陰城 隋洛陰修寺碑（山右石刻叢編三）云，「當縣伽藍一□在洛陰城內」，「洛陰府官并鎮義人等……敬造斯館於勝田，晉北代南，正當琬□之所……，南西兩峪，觀重驛如往來，北東兩嶺，每截雲以□漢。」按碑在陽曲縣羅陰村。跋云：「按通志金石記，洛陰修寺碑，仁壽中車騎將軍王整立，在陽曲縣城東北七十里洛陰城。魏地形志，陽曲有洛陰城，卽水經注洛陰水所經也。隋爲洛陰府，置屯戍之地。唐分置羅陰縣，後省。」據此方向里距，此城寺卽在嶺鎮側近，驛卽當此驛道，嶺卽石嶺也。

由嶺北行約四十里至忻州治所秀容縣（今忻縣），又北五十里至忻口（今地），滹沱水由北南流歷此谷口，忻川水自西來會於口南，兩山夾峙，甚爲險固。

石嶺鎮去陽曲七十里，去太原府約一百四十里，推知鎮北至忻州之里數。前引武經總要，關在州南三十里，亦合。

通鑑一八二，大業十一年，始畢可汗圍煬帝於雁門（卽代州），會諸郡援兵至忻口，始畢解圍去。舊五代史九九漢書高祖紀上，爲河東節度；契丹寇入雁門，帝破之於忻口。通鑑二九二，周顯德元年，契丹屯忻、代之間，爲北漢之援，符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宋史二五五張永德傳，周世宗進攻太原，永德「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此見忻口爲雁門以南之要隘。通鑑胡注：「九域志，忻州秀容縣有忻口寨。……杜佑曰，隋置忻州，因忻口爲名。」檢

寰宇記四二忻州秀容縣條引水經注：「滹沱南歷忻中口，俯會忻川水，水出西管涔東山。」（今本酈注已佚。）一統志忻州卷關隘目，「忻口在州北五十五里，兩山相夾，滹沱水經其中。魏土地記，漢高祖出平城之圍，還軍至此，六軍忻然，因名。山之西，舊有忻口城，相傳即漢高祖所築。」檢元和志一四代州，崞縣東北至州五十里。（寰宇記四九譌爲十五。）武經總要前集一七，代州崞縣「南至忻州忻口砦六十里。」又云忻口砦「居兩山之口，最爲險要，南至忻州五十里。」按代、忻間相去一百六十里，里距正合。

口北即唐林縣（今原平南），在沙河北二里，東濱滹沱水。又北至崞縣（今縣），亦東濱滹沱水，去忻口六十里。

舊六九劉世讓傳，高祖問備邊策。世讓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爲其中路耳。請於崞城置一智勇將，數出奇兵芟踐其禾稼，馬邑不足圖。又通鑑一九〇，武德六年，頡利帥衆攻馬邑，上命劉世讓救之，至松子嶺不敢進，還保崞城。又二五三，乾符五年，沙陀焚唐林、崞縣，入忻州境。此諸條具見崞縣當軍道。檢元和志一四代州，崞縣東北至州五十里，滹沱水在縣東二百步。唐林縣東北至州一百一十里，滹沱水在縣東，沙河在縣南二里。寰宇記四九，略同，惟無沙河一條。按前引武經總要前集，崞縣西南至忻口砦六十里，則唐林縣當與忻口極相近。武經總要一七忻州忻口砦，「城北唐林縣。」意亦極近。檢一統志代州卷古蹟目，引新志，唐林故城在崞縣南四十里。又引括地志，原平故城在崞縣南三十五里。按今圖有原平鎮，則唐林蓋在口北約二十里原平鎮之南。

又東北五十里至代州治所雁門縣（今代縣），南臨滹沱水，即古上館城。州南二十里有東陁關，似亦在此道上。

方向里距，見元和志一四。寰宇記四九代州雁門縣條，滹沱水在縣南。又代州條，後魏明帝移雁門郡置廣武東古上館城內，即今府城是也。

通典一七九代州，「郡南三十里有東陁關，甚險固。」寰宇記四九雁門縣，同。考舊一二〇郭子儀傳，舉兵出單于府，進收雲中、馬邑，開東陁。新傳

同。通鑑二一七天寶十四載紀，作東陁關。胡注，「時河東太原閉關以拒秀巖，子儀既破秀巖，始開關。」則關似在道上。

代州西北行三十五里至西陁山，爲滹沱、桑乾兩河分水嶺；古稱勾注塞（按勾一作句），與盧龍、飛狐並稱爲天下之阻分隔內外者。開皇長城自西徂東經此山。其山東西高巖峭拔，中路盤旋崎嶇，然爲北方敵軍南侵之最主要險隘道口。唐於絕頂置雁門關，以斷寇道。北宋置雁門、西陁兩砦，東西分列，極相近。谷道十餘，多通車騎，蓋視唐更開關矣。然西陁與雁門之爲兩陁道，或實不自北宋始。

呂氏春秋一三有始篇，山有九塞，句注爲其一。高注，在雁門。又淮南子四地形訓，與呂覽同。高注：「在雁門陰館勾注也。」此爲勾注險塞之較早見者。隋書地理志，雁門郡雁門縣，有關官。新唐志，代州雁門縣，「有東陁關、西陁關。」豈隋、唐始置關耶？東陁關，見前。通典一七九代州雁門縣，「有句注山，一名西陁山。」元和志一四代州目，「今按句注在州西北三十五里，雁門縣界西陁山。」寰宇記四九代州目，同，云據河東記。又元和志代州雁門縣，「句注山一名西陁山，在縣西北三十里。晉咸寧元年句注碑曰：蓋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注爲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內外也。」寰宇記代州雁門縣條云：「水經注云：雁門郡北對句注，東陁其南，九塞之一也。晉咸寧元年句注碑曰」云云。是元和志亦出酈注，惟酈注滹沱水篇今已佚。紀要四〇代州，句注山，在州西北二十五里。雁門山在州北三十五里，「與勾注岡隴相接，故勾注亦兼雁門之稱。」則本爲兩山而相接。一統志代州卷關隘目引州志，「關舊在雁門山上，東西山巖峭拔，中路盤旋崎嶇，唐於絕頂置關。元時關廢。明初移今所……形勢雄勝，卽勾注故道也。西抵寧武、偏頭，東連紫荆、倒馬，……爲山西之屏垣。」形勢可見。然經歷代開關^③，谷徑已不只一途。武經總要前集一七，代州之東繞東北至西北，建砦十三，其雁門砦「西至

③ 如漢書武帝紀，元光五年，發卒治雁門阻險。

西隰〔陁〕砦，北至契丹界有谷路二，濶五十步，一纔通車騎。」西隰〔陁〕砦「在州西北三十里，即西隰〔陁〕山也，自古匈奴入寇之路，北至契丹平寇鎮，谷路十二，十通車騎，二通行人。」可見谷道甚多，守備亦不易也。前引紀要，雁門與勾注兩山岡隴相接，故得兼稱。據總要所記，則北宋前期，西陁、雁門亦爲兩陁，分別置砦。復考宋史二七二楊業傳云：

「帝（太宗）以業老於邊事，復遷代州。……會契丹入雁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京〔陁〕而出，由小陁至雁門北口，南嚮背擊之，契丹大敗。」

此尤爲相近兩陁口之明證。時在太宗初年，足證其爲兩陁不自宋始。

又隋書地理志雁門郡雁門縣有長城。楊氏考證，「在代州北三十里，西自雁門關，東至馬蘭口。」就方位里距論之，關正當在隋長城之口。

雁門關既爲南北大防，故在軍事上，極見重要性。通鑑一八〇隋仁壽四年，漢王諒反於晉陽，兵圍代州。「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陁」救之。同書二〇二永隆元年，裴行儉由定襄（代州）出朔州至單于府，大敗突厥於黑山。明年又書「裴行儉軍于代州之陁口，多縱反間」云云，以弱突厥。此見代、朔間之要道經雁門關。又二四六會昌二年，回鶻烏介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羌渾，又屯杷頭烽北」；遣使「借天德城，詔不許。」以河東節度劉沔兼招撫回鶻使，「令沔屯雁門關」以備之。尤見此關隘之重要。其餘前代史事，紀要四〇山西名山條徵之已詳，茲不贅。通鑑二八〇後晉天福元年，契丹主出兵援石敬瑭，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此正見雁門爲南北之阻。舊五代史七五晉高祖紀，請「以雁門以北及幽州之地」爲契丹主壽，亦正以雁門爲南北之大防，分隔內外者也。

勾注陁南口之南二十里有漢廣武故城，即高祖械繫婁敬處。陁之北口有下館城，即陰館故城。

漢廣武故城，見寰宇記四九雁門縣目。下館城，見通鑑一八八武德四年紀胡注。寰宇記五一朔州鄆陽縣有「陰館城，今名下館城。」一統志朔平府卷古蹟

目，陰館故城，漢縣，引舊志，「在朔州東南八十里。」按朔州去陘正八十里，詳下文。則當即陘之北口，與胡注合。

出西陘、雁門關向西微北行八十里至朔州治所鄯陽縣（今朔縣），即古馬邑城也。南臨馬邑川，爲陘北桑乾河上游之小盆地。農產較豐，故南北用兵往往以此爲中頓基地。

朔州東南至代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一四朔州鄯陽縣，「勾注山在縣東八十里。」寰宇記五一作東南八十里。前考西陘山在代州西北三十五里，里程正合。元和志云，史記曰，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即今州理。「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因依而築，城乃不崩，故名。」按此出水經注一三灤水注引搜神記。且酈注述灤水在此地區有三源。其一馬邑川，「出馬邑西川，俗謂之磨川，……東逕馬邑縣故城南。」此源居中最長。其北一源在朔州北山，所謂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其南一源謂之灤水，出雁門關北。檢 ONC-G-9，朔縣地區，地形平衍，河流交錯，宜其爲陘北之軍政中心。其例之可見者，如李靖出馬邑大敗突厥，詳下文惡陽嶺條。石雄發馬邑徑趨回紇烏介可汗之牙，見舊書一六一石雄傳。又如舊六九劉世讓傳，「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爲中路耳。……請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厚賞賜之，數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踐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此見馬邑爲北方敵人入寇之根據地，而所恃在能就地給養也。

西陘之西七十里又有土墪，當東魏武定長城之東端，亦爲唐、宋時代代州西北通朔州之一道口。

武經總要前集一七代州，代、忻十三砦，西陘砦「西至土墪七十里。」土墪砦「北至契丹寰州界，有谷路三，皆通行入。」九域志，代州崞縣有土墪寨。作墪爲正。考魏書一二孝靜紀，武定元年，「齊武獻王召夫五萬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墪。」按寰州在今朔縣東。

又崞縣之西三十里有揚武谷，亦爲北通雁門關之一路。

舊一九五回紇傳，大曆十三年，寇太原，敗河東軍於陽曲；代州都督張光晟破之於羊武谷。通鑑二二五，同。胡注引九域志，代州崞縣有陽武寨。同書二八〇後晉天福元年，「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辛丑，契丹主至晉陽。」考異曰：「代州今有揚武寨，其北有長城嶺、聖佛谷，今從漢高祖實錄作揚武。」考武經總要前集一七，代州西境有揚武砦。「北至契丹朔州界，有谷路一，通行入。」檢一統志代州卷關隘目，陽武谷堡「在崞縣西三十里陽武山谷中，西去蘆板寨堡四十里，（武經總要作樓板砦，又四作三。）南去陽武村三十里，宋故砦也，元建爲關。」檢今圖，崞縣西有陽武地名是也。復考舊五代史七五晉高祖紀，契丹主此次用兵，實「自雁門而南。」據遼史三太宗紀，九月丁酉入雁門，戊戌次忻州，己亥次太原。則仍由雁門南下取揚武谷路也。

又崞縣西北八十里有石門關，當亦爲北出朔州之一道，但不經雁門關。意者由忻口西北出揚武谷、石門關，亦至朔州，近代汽車道蓋即略循此故道而行歟？

寰宇記四九代州崞縣，「石門關在縣西北八十里。」新唐志亦云崞縣有石門關。通鑑二八〇天福元年紀稱「雁門諸路」。胡注云「雁門有東陁、西陁之險，崞縣有陽武、石門之隘。」度其地望，在雁門關西南甚遠，而北對朔州，蓋直通朔州者。今圖有汽車道，由忻口西北經陽武、寧武，至朔縣，疑因故道，而石門即在此道中歟？惟乏實證。

朔州西北行三百五十里至單于都護府治所金河縣，置振武軍。其地在金河（今大黑河）之南，雲中川（一名白道川）中，約在今歸綏城（呼和浩特，E111°40'·N40°50'）西南約三四十里。途中次第經善陽嶺，惡陽嶺。善陽嶺南去朔州約二百一十里，北去單于府約一百四十里，約在今和林格

爾西南大紅城 (E111°45'·N40°10') 地區。隋大業三年，「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今紅河上源？）」。蓋西據緣胡山（今紅河口之北）。今自山以東，和林格爾之南，紅河之北迤東至涼城、豐鎮尚有遺蹟。善陽嶺即此段長城之一嶺口耳。惡陽嶺又在善陽北長城之外。唐世置善陽關、善陽館，武元衡有詩，蓋即在善陽嶺；以其爲太原、馬邑西北出之主道，又當長城嶺口，故關館並置也。

朔州至單于府里數，見前文。置軍及治所金河縣，皆見元和志四。單于府今地及白道川，已詳長安東北通勝州振武軍驛道篇。

長城 隋書三煬帝紀，大業三年北巡，六月次榆林郡。七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一旬而罷。」四年七月「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通鑑一八〇、一八一書此兩條。檢隋志，定襄郡治大利縣，「有長城，有陰山，有紫河。」通典一七九單于府金河縣「有長城。有金河，上承紫河及象水，又南流入河。」又朔州善陽縣，「有紫河發源於此。」按金河即今歸綏南之大黑河，無異說。然其源去唐之善陽縣（今朔縣）太遠，絕不在善陽境；發源於善陽境者惟酈注之中陵水，今之紅河耳。一統志歸化城卷山川目，謂紫河即古中陵水。王國良中國長城沿革考頁五六引明史卷四一地理志，大同縣「西北有金河，又有紫河，皆流入大河。」因斷云紫河即今紅河，是也。^④ 地在北疆，通典誤合爲一水耳。是此次所築長城，蓋西自今托克托地區，（隋榆林郡縣在黃河東流折而南流處。）東至今紅河上游，即在雲中故城、定襄故城之南。通鑑一九六，貞觀十五年，突厥俟利苾可汗率部落「建牙於故定襄城。」奏請「爲國家一犬，守吠北門。若薛延陀侵逼，請從〔徙〕家屬入長城。」旋果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尤爲長城在定襄故城以南之強證。考綏乘七要隘考云：

「古長城在歸綏境者，故蹟久湮。其南境城址，起清水河之北，緣胡山以東，跨和林格爾之南，直抵涼城、豐鎮，乃隋大業所築也。與明代外邊，分

④ 觀 ONC-F-8，紫河仍有卽爲今黑河、岸水河上源之可能。

山前、山後，俗名二道邊牆。其在清水河之南，偏關之北者，爲明代大邊，今亦久廢。」

按緣胡山早見於漢志、酈注。漢地志雲中郡楨陵縣，「緣胡山在西北。」河水注，「河水南入楨陵縣西北緣胡山……縣在山南……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下文述河會樹顏水，樹顏水上游名中陵水，即今紅河也。則山在今紅河口之北。綏乘五山川考上，和林格爾之山，「循紅河而抵黃河東岸有緣胡山。」古今地望不異。而綏乘所指之大業長城則建於紅河之北也。此與前列史證極相契合，其爲隋唐長城應可無疑。

善陽嶺、惡陽嶺 前於長安通勝州振武軍驛道篇白道川條引舊一九九下鐵勒傳，「朝廷立李思摩爲可汗，處其部衆於漠南」，薛延陀夷男不悅。貞觀十五年，「勒兵二十萬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思摩。……詔英國公李勣……踰白道川至青山」擊之。通鑑一九六貞觀十五年紀略同；云突厥「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胡注：「善陽嶺在朔州善陽縣北」，是也；而四年紀胡注又云，「善陽嶺在白道川南。」前文考證，白道川即雲中定襄故地之金河（今黑河）流域小平原。故此兩注，一謂在善陽縣北，一謂在白道川南，實相吻合，無誤。然所指太廣泛，地望不明。檢寰宇記三八振武軍金河縣，「善陽嶺在縣北一百四十里，秦長城枕之。」此條方位顯誤，疑「北」當作「南」。考通鑑二三九，元和八年，振武軍亂，詔「以夏綏節度使張煦爲振武節度，將夏州兵二千赴鎮，仍命河東節度使王鐔以兵二千納之。」「正月甲戌，王鐔遣兵五千會張煦於善羊柵。乙亥，煦入單于都護府。」胡注「善羊當作善陽。」是。尤爲善陽嶺在單于府（與故定襄城相近）以南之強證，然去單于府已不過一日程。急行軍一日程正當有一百四十里，足證寰宇記里數可信，爲一條寶貴史料，惟譌「南」爲「北」耳。善陽嶺在單于府南一百四十里，即當在朔州西北二百一十里。觀今日地圖，正當在紅河地帶，其爲長城之一嶺口殆可斷言。寰宇記云「秦長城枕之」，實即前考之紅河北之隋長城耳。然此嶺究在紅河之上游抑在下游，仍當進一步研討。

檢綏乘四疆域考下，歸綏縣道徑條述四達之道云：「南經西大河，至和林格爾界

上土城，古定襄道也，爲入殺虎口舊道。東南經東大河至涼城界西溝門，古參合陁也，爲入殺虎口新道。」是歸綏南行有東西兩道，東爲古參合陁道，西爲古定襄道。近代以來，以殺虎口爲塞道總會，故云皆入殺虎口。再觀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人文圖，今朔縣西北至歸綏有東西兩道，在平魯分途。東道北經右玉出殺虎口長城，經涼城。西道西由敗虎堡出長城，經清水河縣城，及和林格爾城。唐道以西道之可能性較大，所謂定襄道也。前引通鑑記元和九年事，張煦由夏、綏北來，必取麟州（今神木）道，其渡河處當在君子津（今河曲偏關）地區。其會師地點在今清水河縣地區，決不會東在殺虎口地區，殆可斷言。此即唐道近乎今日之西道之明證。復考魏書三太宗紀，永興三年八月，詔尉古眞統兵五千鎮西境太洛城。五年五月乙亥，行幸雲中舊宮之大室。七月「丙戌，車駕自大室，西南巡諸部落」，「遂南次定襄大落城，東踰十嶺山，田於善無川。」河水注有太羅水，引十三州志曰：「武州縣在善無城西南百五十里，北俗謂之太羅城。」觀酈注所述，此城當在今清水河縣之南。檢上圖清水河縣西南至黃河間，長城之北有大羅地名，必即其地。大落即太洛，亦即太羅。則大落城爲軍事要地，有通道至善無也。善無在今右玉縣南。檢今圖，大羅有道東通清水河，又東入長城經敗虎堡至平魯。此即魏帝由大洛城至善無之舊道矣。而魏帝此行實由雲中舊宮之大室向南行至大洛城即大羅城，則所行亦是今之西道，更足爲唐行西道之先例。

善陽嶺既在紅河流域，而所行道又爲西道，則此嶺當在紅河下游地帶。然則其地蓋在今紅河之北（隋唐長城在河北）、和林格爾城之南歟？若準以地圖里距，當在和林格爾之西南，大紅城地區，北去單于府金河縣正約當有一百四十里之譜也。

復考武元衡有單于罷戰却歸題善陽館詩（全唐詩五函七冊元衡集二）云：「單于南去善陽關……。」則單于府南行道中有善陽關，置善陽館，當即在善陽嶺；蓋以其地當長城嶺口，爲要道，故置關且置館也。

善陽嶺之地望既定，再考惡陽嶺。舊六七李靖傳：貞觀初，「突厥諸部離叛，……靖……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頡利可汗……大

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潛懷猶豫，……靖……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頡利畏威先走，部衆……潰散。」新九三同傳略同。陰山之役，云自白道襲之。通鑑一九三貞觀四年，略同。胡注：「惡陽嶺在定襄古城南，善陽嶺在白道川南。」又云：「隋志雲州定襄郡治大利城，即文帝所築以處突厥啓民可汗者也，李靖所襲破者當是此城，唐謂之北定襄城。」又引宋祁曰：「古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引宋白曰：「朔州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後魏初之雲中也。」按靖所破爲北定襄無可疑，地在長城以北，歸綏以南，與後所置單于府相近。惟惡陽嶺似惟此一見，而胡注與善陽嶺比而論之，惡陽在定襄城南，善陽在白道川南。城爲點，川爲面，其意惡陽地望在善陽之北。觀李靖傳書事，惡陽嶺必去朔州已甚遠，而去定襄古城則甚近，已在長城外，故謂「靖豈敢孤軍而至」也。胡注所云殆甚有據。

單于都護府、振武軍治所金河縣，在漢代定襄郡成樂縣、後魏故都盛樂城之北近處。唐初所置單于都護府，本不在此處，至玄宗時代始復置於此。天寶四年於府治置金河縣，因縣北金河（一名紫河，今黑河）受名。同時徙置振武軍於府城，管兵九千人，馬一千六百匹。中葉以後，吐蕃侵逼朔方，靈、鹽、夏、銀失於控御，振武一軍加節度銜，遂爲唐代河套東北黃河內外地區之軍事控扼中心，亦爲唐通回紇唯一幹道之中心樞紐。其地在塞外極罕見之平衍沃壤，稱爲雲中川、白道川。宋祁稱「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誠非虛言。有此優良之地理條件，故能爲歷代北疆之軍政重地也。

府、軍、縣之建置，及漢魏故地，皆見元和志四單于大都護府目，惟「單于都護府城」今本譌爲「東受降城」，考證已言之。其今地及遷徙情形，皆詳篇八長安東北通勝州振武軍驛道篇及附篇二安北單于兩都護府考。

宋祁語見通鑑一九三貞觀四年紀胡注。

由單于府西南西行約四十餘里至北魏雲中故宮，又西四十里至秦漢雲中故城（今托克托城東北約二三十里），皆在金河即古芒干水（今黑河）之南，白渠水（今岸水河）之北。又西三十餘里至東受降城，在黃河北岸，近金河口（今托克托城西約十餘里）。中宗景龍二年張仁愿置，兼置振武軍。天寶四載，軍移單于府；東城如故，管兵七千人，馬一千七百匹。由城西南渡河八里至勝州治所榆林縣，故城今存，曰十二連城，在托克托城西南約二十二三里黃河西南灣內。又由朔州西北行四百二十里亦至勝州，蓋亦中經善陽嶺歟？勝州向西微北三百里至中受降城，在黃河外拂雲堆神祠，約在今賈格爾旗廟（昆都倫河口之西約E109°20'）或稍東，亦景龍二年張仁愿置，管兵六千人，馬二千匹。開元二年移安北都護府治此。中城西北行二百里至天德軍，天寶末年置，在北河（今黃河故道五加河）東北岸去河五里，大同川西，約今烏蘭鄂博之東烏梁素海東北水濱，E109°·N41°西北地區；又西南渡河（北河，今五加河）一百六十里至豐州治所九原縣，其地在西河之東一百三十五里，北河之南四十里，約今狼山與晏江間，約E107°40'–50'·N41°地區；又西北八十里渡河，河外有西受降城，由天德軍直西行一百八十里亦至西城；城在北河（黃河故道，今五加河）西北岸（約N41°15'·E107°25'–30'），與中城、東城同時置，管兵七千人，馬一千七百匹。其西北即高闕塞，為狼山之一谷口，在今狼山口（E107°25'·N41°20'）或石蘭吉口（E107°30'·N41°20'），乃戰國以來西北著名重要軍事隘道。西城西北出塞三百里至鷓鴣泉（其地詳前），為通回紇道之磧口。並詳前文。

此段或前文已有考論，或詳長安東北通勝州振武軍驛道篇、唐代安北單于兩都護府考、長安北通豐州天德軍驛道篇及長安靈州道及靈州在西北交通上之地位

篇。惟諸文未涉勝朔間直線通路。按勝朔間直線交通路線里程，唐宋地書鮮記，惟通典一七三，勝州「東至河四十里，去馬邑四百二十里」一條。寰宇記三八勝州目，同。是必由勝州直東南行，不經單于府也。寰宇記又云勝州去雲州四百里。是亦不經單于府者。疑此道亦經善陽嶺歟？

(二) 太原西北汾水河谷出樓煩關道

太原府「西北取乾燭谷路至嵐州（今縣）三百二十里。」乾燭谷即羊腸坂，漢及北魏置羊腸倉，地在陽曲縣西境。蓋此道循汾水河谷上行，經陽曲縣西境乾燭谷、羊腸坂倉，在汾水之南，煬帝曾改名為深谷嶺。坂谷以西五十三里至古交城（今古交村 E112°7'·N37°55' 濱汾水，在陽曲西約百里）。羊腸相近、汾水之北有天門關（今關在陽曲西北六十里）。倉關夾汾南北，未必為一道，然天門西行不遠即渡汾而南，是合為一道矣。

取乾燭谷路里數，見寰宇記四〇并州目。但文海影本作二百三十里。檢通典一七九，并州、嵐州兩目，皆作二百五十里。元和志一四嵐州目作三百三（官本作二）十里。按元和志，嵐州「南至上都取太原路一千五百八十里。」并州「西南至上都一千二百六十里。」敦煌發現諸道山河地名要略殘卷（羅氏鳴沙石室佚書本）全同。則其差正為三百二十里。觀地圖亦必三百里以上無疑。

羊腸坂、羊腸倉 通典太原府陽曲縣，「有乾燭谷，即羊腸坂也。」寰宇記四〇，同。觀今地圖，谷當在縣之西境，是由太原向北行取陽曲西境，即當循汾水河谷而行。據此，羊腸坂在陽曲縣西境，即在唐太原府治西北頗遠。而元和志一三太原府交城縣條云：

「羊腸山在縣東南五十三里，石磴縈委，若羊腸。後魏于此立倉。今嶺上有故石墟，俗云太武帝避暑之所。」

按同書，交城在府西南八十里，是此羊腸山在府西南殆踰百里，似非一地。復檢寰宇記五〇大通監交城縣條引郡國志，內容與元和志相同，且云即羊腸坂也。又引皇甫謐曰：「羊腸塞在龍山，即晉陽西北九十里。」是元和志所記原

非當時羊腸山與交城縣之相對位置，而爲前代郡國志所記山坂與縣城之相對位置。其羊腸山坂實在晉陽西北九十里也。復考水經注六汾水注云：

「汾水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漢……立屯農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榮行〔委〕若羊腸焉，故倉坂取名矣。……又南逕秀容城東。……又南出山。」

是尤羊腸坂在晉陽西北汾水右旁之明證。一統志太原府卷古蹟目，汾陽故城在陽曲西北九十里。又山川目，「羊腸山在交城縣東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羊腸坂。」是也。不在唐代迄今交城之東南也。檢元和志交城縣云：開皇間分晉陽置交城縣，「取古交城爲名。……天授二年，長史王及善自山北故交城縣移就卻波村置。」寰宇記，同。惟謂古交城在「縣西北。」是志記兩書已明交城有故新之分。寰宇記又云，交城山在縣北一百三十五里。檢一統志太原府卷山川目交城山條，同。又云古交城治此。又古蹟目，交城故城「今名古交村，在縣北汾水、孔河交流處。」檢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圖，交城縣北，陽曲縣西，汾水上有古交地名，當數水之會，正其處。郡國志云羊腸坂在交城東南五十三里，謂此交城無疑，非唐迄今之交城也。通典一七九嵐州宜芳縣，「有古秀容城，卽漢汾陽縣，屬太原郡，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榮委，若羊腸焉。」秀容城卽前引汾水注之秀容，所記羊腸地望亦合，與唐迄今之交城無涉。

羊腸倉，元和志與寰宇記以爲北魏所置，而汾水注謂漢已置。考後漢書列傳六鄧訓傳，「永平中，理滹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則倉自漢代已見置，蓋北魏仍之耳。

又寰宇記五〇交城縣羊腸山條云：「卽晉陽西北九十里，古西河、上郡置關於此，隋煬帝大業四年經此幸汾陽宮，改名深谷嶺。」按淮南子四墜形訓，九山之目，羊腸居其一。高注：「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腸坂。」通典一七九太原府交城，「有羊腸山，隋煬帝改爲深谷嶺。」則寰宇記所本之早期史料也。然則羊腸早有關防，唐宋及後代天門關殆因故關而置耳。天門關 新唐書地理志，太原府陽曲縣有天門關。考歐陽修河北奉使奏章卷下乞免差人往岢嵐軍築城再奏（歐陽文忠集冊一四）云：「成德軍……路出土門

……至并州，又出天門關，經憲州，飛鳶軍，入洪谷。」按宋憲州治樓煩縣，在今靜樂縣南七十里，今圖有樓煩地名，東濱汾水。觀此形勢，歐陽所述由并州至憲州路線當亦略循汾水河谷而行。檢紀要四〇太原府治陽曲縣，有天門關在府西北六十里，路通舊嵐管州。「其東北崖，煬帝爲晉王時所開，名楊廣道。宋靖康初，金人圍太原，朔州守臣宗翊將兵赴援，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敗沒。時府州帥折可求亦統麟府之師三萬涉大河，由崑嵐憲州赴援，將出天門，金據關拒之。」所述兩事亦皆見憲州東行過天門關至太原府也。關在陽曲縣西北六十里，一統志太原府關隘目同。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人文圖，古交、陽曲之正中間，汾水之北有天門關，卽其地矣。

汾水渡 宋史二八九高繼宣傳，「知并州，俄（元昊）寇麟府，繼宣帥兵營陵井，抵天門關。是夕大雨，及河，師半濟，黑凌暴合，舟不得進。……已而凌解，師濟。……」則天門以西卽由河北渡河而南也。

又循汾水河谷西北行至樓煩監牧城，開元中築，唐末置憲州及樓煩縣，在水西岸，（今樓煩鎮 E111°50'·N38°8'。）東去太原府二百四十里。

舊唐書地志，憲州治樓煩縣，「舊樓煩監牧也。……舊樓煩監牧，嵐州刺史兼領。貞觀〔元〕十五年，楊鉢爲監牧使，遂專領監司，不係州司。龍紀元年，特置憲州於樓煩監，仍置樓煩縣。郡城，開元四年王毛仲築。」寰宇記四二及新唐志，略同。九域志四，嵐州領樓煩縣，在州南八十里。檢紀要四〇靜樂縣，有樓煩城，「在縣南七十里，……今爲樓煩鎮。……志云，鎮東臨汾水。」今圖，水西有樓煩地名，與兩書所述里距相當，卽其地也。嵐州東去太原府三百二十里，見前引；據九域志，樓煩縣在州南八十里，知其東去太原府里程。

憲州東南六十里，唐末有雁門關，亦東臨汾水，西倚高山，必爲此道所經。此爲另一雁門，與代州之雁門關有別。

寰宇記四二憲州天池縣，「雁門關在州東南六十里，屬天池縣雁門鄉。其關東臨汾水，西倚高山，接嵐、朔州。」此關亦爲大道所經無疑。疑爲唐末所置。

又有孔河館者，當因孔河受名，疑與古交城相近，蓋亦在此道上。

舊唐志，憲州天池縣，在「州西南五十里置。本置於孔河館，乾元後移於安明谷口道人堡下。」寰宇記四二，同。按一統志太原府卷山川目，孔河「源出交城縣西北龍鬚山，東南逕馬蘭城北，又東逕故交村南，注汾。」又古蹟目，交城故城，「今名古交村，在汾水、孔河交流處。」檢民國地圖集，古交之西正有一水西源於岔口地區，流至古交入汾水。是孔河也。若即唐宋之孔河，則館在道上。

樓煩縣北出有東西兩道。西道北北西行八十里至嵐州治所宜芳縣（今嵐縣），再北行經岢嵐軍（今縣）至草城川（約 E111°40'·N39° 今五寨、三岔堡地區），地平坦。由川西北行至偏頭（今偏關）達勝州（今托克托城西十餘公里黃河之內十二連城，約 E111°·N41°13'-15'）。由川東北行至朔州。

樓煩北至嵐州方向里數，見上引九域志四。由嵐州北出之道，別詳下黃河汾水間南北交通線篇。

東道由樓煩向北微東行約七十里至靜樂縣（今縣），由縣西行四十五里至嵐州，與西道合。由縣向北微東行約二百六十里至朔州治所鄯陽縣（今朔縣）。

樓煩北至靜樂縣里數見紀要四〇靜樂縣樓煩城條。靜樂縣西至嵐州里數，見元和志一四、寰宇記四一嵐州目。

元和志，嵐州東北至朔州三百七十四里。朔州目，方向里距同。寰宇記兩州目，亦皆同。而通典嵐州、朔州兩目皆作南北距三百里。差異頗大。按嵐州東北至朔州大路必經靜樂，則靜樂至朔州當約三百三十里，或約二百六十里。下文考天池在靜樂縣北一百三四十里，在今寧朔縣西南六十里。又檢一統志寧朔府卷及朔平府卷，寧武東北至朔州約九十里，則以今日里距衡之，通典似較合，又以此一地區各州間里距及今圖參之，靜樂朔州間似亦不應有三百里以

上，故從通典書之，約二百六十里。

其行程之可考者：由靜樂北行八十里至伏戎城（約今寧化堡），隋樓煩郡治，蓋即酈注之代城也，東濱汾水。唐末五代置固軍，宋置寧化軍，蓋其地。又北行七十里至樓煩關，約在今寧武縣（E112°20'·N39°）西南十里上下之樓煩嶺、分水嶺，北宋與契丹以橫嶺爲界，地頗相當。隋築長城，起合河縣（今興縣西北五十里蔚汾水口之南岸）北之合河關（縣北三十五里），東循崑崙河谷（今崑崙河），經嵐谷縣（今崑崙）北境，循管涔山脈（即蘆芽山脈），又東循恆山山脈，至靈邱縣（今縣）北七十里，又東入飛狐縣（今涑源）北界，循太行山脈至幽州，全長千餘里，大抵因古蹟增修。樓煩關、雁門關皆此長城之嶺口也。明代置寧朔關（今縣西南）與偏關、雁門關，並稱三關，而位居中，最爲要衝，古樓煩關地望蓋與相當。出關約一百一十里朔州，與太原府正北出經忻、代至單于府之驛道相會合。

樓煩關 隋書煬帝紀，大業三年，北幸榆林郡（今托克托城西黃河內）。八月南歸，「癸巳，入樓煩關。壬寅，次太原。」是由樓煩關道，南至太原。隋書地理志，樓煩郡靜樂縣有關官。謂此關也。元和志一四嵐州，靜樂縣，「樓煩關在縣北一百五十里。」下文引寰宇記，寧化軍南至靜樂六十里，（據至嵐州里數當作七十五里。）北至契丹界橫嶺六十里，自嶺至朔州一百里。則樓煩故關當與橫嶺相近。檢一統志寧武府卷山川目，「樓煩嶺在寧武縣西南七里。省志作六番，崑崙縣志作六盤；府志，六盤嶺盤行六折而上；崑崙志之名得實矣。按六番義猶六盤；而云樓煩，則當是其本號耳。三名音皆頗近，傳訛以此。」又「分水嶺在寧武縣西南十里。」按寧武東北至朔縣約九十里，故關當即在今分水嶺、樓煩嶺地區無疑。

隋長城 元和志一四嵐州合河縣云：

「隋長城起縣北四十里，東經幽州，延袤千餘里，開皇十六年，因古蹟修築。」

寰宇記四一嵐州合河縣，同。元和志又云「後魏於蔚汾谷置蔚汾縣。……武德七年改爲臨津縣，貞觀元年改爲合河縣，以城下有蔚汾水，西與黃河合，故曰合河。黃河在縣西二里，合河關在縣北三十五里。」寰宇記並同。是合河縣在蔚汾河口，其北三十五里有合河關，長城起點蓋又在關北五里，亦可能即在一地。今檢地圖，城蓋循嵐猗河谷而築者。自此以東，元和志、寰宇記屢見記述如下：

(A)嵐谷縣，「古長城從東北朔州界入本縣界，六十里，北過西九十里入嵐州和合〔合河〕縣界，即秦之長城也。」（寰宇記五〇岢嵐軍目）

(B)靜樂縣，「長城，隋圖經云，因古跡修築長城，起合河縣北四十里，東經幽州，延袤千里。」（寰宇記四一嵐州目）

(C)靈邱縣，「開皇長城自繁峙經縣北七十里，東入飛狐縣界。」（元和志一四蔚州目；寰宇記五一，同。）

就(A)條言，雖云秦長城，（此處是否有秦長城，頗有問題。）然西至合河之隋長城本因古跡修築，故此條可視爲隋長城線。是其城自朔州西南經嵐谷北境西境而至合河。嵐谷在今岢嵐縣治，則此長城正當循今嵐猗河谷而築者。此河，中古時代名岢嵐河，見寰宇記五〇嵐谷縣條。據(B)條，靜樂縣有長城，蓋其北境與朔州接壤處。長城線經嵐谷北，靜樂北，入朔州，是必因管涔山脈之西北麓而築者。檢武經總要前集一七岢嵐軍目川谷城堡條云：「草城川，川口濶一里餘，川中有古城。景德中築長城，控扼賊路。」草城川在今五寨、三岔堡地區，（詳黃河汾水間南北交通線篇。）正在管涔山（蘆芽山）之西北麓，蓋即因隋長城故跡耳。據(C)條，由繁峙縣東經靈邱北七十里處，是必循恒山山脈而行無疑。又東入飛狐縣境，又必因太行山脈至幽州，即至幽州北境居庸關迤東一線也。綜上所見，開皇長城自合河至管涔山北麓之一段見於地書記載，自繁峙北之恒山山脈迤東至幽州之一段亦見於地書記載；惟管涔山北麓至繁峙縣北境，其間之長城線不詳。今檢視地圖，西陘山、雁門關正在此條線上，此二險隘今當長城線，實亦隋長城線無疑。樓煩關正在管涔山之北麓，東望西陘、雁門，其爲隋長城之一嶺口，殆可斷言。考通鑑二八〇後晉天

福元年，考異曰：「代州今有揚武寨，其北有長城嶺，聖佛谷。」今崞縣西有陽武地名，地望略相當，惟稍南耳。（參第一節太原單于府道揚武谷條。）則今代縣、崞縣、寧朔間，宋有長城嶺，尤爲今長城即隋唐古長城之明證。
伏戎城、寧化軍 元和志又云，「伏戎城在縣北八十里，隋樓煩郡所理也。」寰宇記四一，靜樂縣目，「冀州圖云，樓煩城在縣東北七十里。」必卽一地。其爲大道所經，雖無確證。然此道經樓煩關至靜樂，而隋置郡城在縣北八十里，一云東北，就方向言，正當在此道上，山區置郡，爲地形所限，必爲此大道所經無疑。考水經注六汾水注，「又南逕一城東，憑墉積石，側枕汾水，俗謂之代城。」合校引董祐誠，以爲伏戎城之誤。是也。濱臨汾水，亦增加大道所經之可能性。又按寰宇記五〇寧化軍，「本嵐州之故〔固〕軍，東北接蕃界，皇朝太平興國六年，改爲寧化軍。」而通考三一六「本嵐州地，劉崇置固軍，太平興國四年徙軍城稍南，改爲寧化縣，五年置軍。」九域志四，略同。寰宇記記其四至云，「南至嵐州靜樂縣六十里，正南以（？）西至嵐州一百二十里，北至契丹界橫嶺六十里，自嶺至朔州一百里，東南至天門關二百四十里，西南至岢嵐軍一百五十里。」既云至嵐州一百二十里，則南到靜樂當爲八十里，「六」字形譌。檢紀要四〇，寧化城果在縣北八十里，是也。九域志所記較詳，方向里距亦略合。是在靜樂東北八十里，朔州西南一百六十里，其和較靜樂至朔州之實際里數，亦略相當。疑軍城卽在樓煩故城，橫嶺卽樓煩關故地也。檢一統志，寧武府卷關隘目，寧化司，在寧武縣西一百里；古蹟目寧化舊城條，作西南一百里，是也。

樓煩關西南有隋煬帝所置汾陽宮，蓋去大道不甚遠，北朝君主屢遊天池，亦名祁連池。池在燕京山卽管涔山上，在今寧武縣西南六十里。隋宮近天池之南而建，南至靜樂一百二十里。

隋書地志，靜樂縣有汾陽宮。隋煬帝紀，大業四年置。通鑑一八一，大業四年，「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檢元和志一四嵐州靜樂縣，「隋汾陽故宮在縣北一百二十里。」又云「天池在縣北燕京山上，周廻八

里，陽旱不耗，陰霖不溢。」下述池水與桑乾河潛通之說，本之酈注也。又云「隋煬帝嘗於池南置宮，每夜風雨吹破，竟不成。今池側有祠，謂之天池祠。」寰宇記四一，略同。記又云「天池俗名祁連池，在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汾陽宮，大業四年置，末年廢。在縣北百二十里。」又水經注六汾水經云：「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注引十三州志，「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元和志云，管涔山在靜樂縣北一百三十里。通鑑一八二，大業十一年四月，帝幸汾陽宮避暑。八月巡北塞。考異引雜記，七月帝幸雁門，先至天池。明天池在宮之北。據此諸條，燕京山即管涔山，其上有天池，在靜樂縣北一百三四十里，又名祁連池，漢夷殊名耳。汾陽宮即在山池之南不相遠。通鑑胡注，「按煬帝起汾陽宮環天池。」似甚是。然下文云：「詳見後五臺註。」此係指卷二四八會昌五年紀注而言。按該注謂五臺有四垂，去臺各一百二十里。西垂有煬帝因天池所造宮室。此則去靜樂之天池甚遠，非其地也。靜樂天池在今寧武縣西南六十里，見一統志寧朔府卷山川目。

復考天池爲北朝以來之有名勝景，故帝王屢遊幸之。如通鑑一五七梁大同三年紀，高歡遊汾陽之天池。卷一七二陳太建八年，齊主（後主）與馮淑妃獵於天池。又卷一六七陳永定二年，齊主（文宣）北巡至祁連池。胡注，「祁連池即汾陽之天池，北人謂天爲祁連。」是也。又元和志云，後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魚七頭放此池云云。則帝王遊幸不始於齊。復考汾水注述劉曜隱於管涔山，山神遣使奉謁趙皇帝獻劍故事。上引高歡遊天池事，云得奇石，以爲當王之瑞。又通鑑二八四，後晉開運元年，楊光遠自謂「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沉，人皆言當爲天子。」蓋北人以爲天池有神異，故野心家常假之以惑衆，或以自誤也。蓋其地風景殊異，又久有神異之說，故帝王亦多巡幸，煬帝擇勝地起宮室，此爲首選，蓋有由也。

天池既爲北朝帝王常幸之勝地，煬帝三次北巡，前兩次歸程及第三次去程皆取此道，故必拓修，可馳驛馬，成爲太原北出之一重要交通線。

北朝君主屢幸天池，已詳前引。北齊書五〇高阿那肱傳，「周師逼平陽，後主

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是可馳驛。
通鑑卷一八〇、一八一，大業三年八月，帝北巡幸至榆林（即勝州），幸啓民
可汗帳，由樓煩關經太原南歸。明年三月，又駕幸五原（即豐州），因出塞巡
長城。四月，詔營汾陽宮，幸之，大圍獵。是必亦由此道經太原無疑。是兩次
北巡，皆取此道南歸。又同書一八二，大業十一年三月，行幸太原。四月幸汾
陽宮避暑。八月巡北塞，會始畢來襲，馳入雁門至太原。是第三次由此道出
也。前引紀要四〇陽曲縣天門關條，「其東北崖，煬帝爲晉王時所開，名楊廣
道。」蓋相承紀錄如此，事當可信。則煬帝經營此道甚力，特喜取途也。

且此道大抵循汾水河谷而行。而汾水亦通舟楫或木筏，故漢世有鑿通呼
沱、汾水之上源以漕山東之粟以實太原倉儲之構想。

前考古交城、雁門關、樓煩監、靜樂縣、伏戎城，皆臨汾水，天門關縱不臨汾
水，但亦相近，是此道略循汾水河谷而行無疑。漢代通漕呼沱、汾水之計劃，
詳第六節代北水運。

綜之，此道全程六百里，行於管涔山（蘆芽山）呂梁山與雲中山脈間
之汾水河谷中，兩側山脈南北平行而甚逼近，沿途風景當甚幽麗，而天池
尤爲勝境，且有靈異之說，爲北朝君主所向往遊幸弋獵之所，貴族士大夫
亦常往來於山光水色間，殆無可疑，交通相當發達亦可想見。加以有水運
之利，亦增加此道在南北交通上之價值，宜其爲中古時代太原以北之一重
要交通線。度其情勢殆僅亞於忻、代、雁門道，而史家皆甚忽視，非經詳
檢史證無以明之。

（三）代州東北通蔚媯幽州道

今山西省東北部有兩座名山。其一，恆山。恆山山脈由西南之管涔山
走向東北，高峯疊起，有句注山，饅頭山，鐵角嶺，恆山，六稜山，皆高

逾二千公尺，成爲一堵南北天然阻障。其二，五臺山，高近二千九百公尺，爲山西、河北間太行山脈北段之主峯。恆山山脈之西北側有桑乾河由西南流向東北，幾與山脈平行。恆山山脈之東南側，五臺山脈之西北側，則有滹沱河由東北流向西南，亦幾與南北兩山脈平行，至忻口折而東南橫斷太行山脈，東流入海。滹沱河行走崇山之間，形成天然之險阻通道。其橫越太行東流入河北平原之河谷徑道，於古史似不顯著；而滹沱河上源河谷之東西通道則甚顯著，茲稍詳考論之。

按恆山山脈與太行、五臺山脈間仍有相當距離，形成帶狀谷原，適宜人類居住，故自古開置郡縣。兩漢於忻口之北皆沿流置鹵城（在河源）、葭人（今繁峙）、廣武（今代縣）、原平（今崞縣南）四縣，隋置雁門郡，領雁門（今代縣）、繁峙、崞縣、五臺、靈邱（皆今縣）五縣，皆在滹沱河上游流域之狹長地帶，惟靈邱已出滹沱上源之範圍，而在澧水（唐河）上源，此亦正見其西與繁峙、雁門連爲一道也。

山脈走向與高度皆見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地形圖，參考 ONC-G-9。

兩漢及隋代置郡縣，分別見於各代正史地志，今地參用楊氏歷代輿地沿革圖。

唐承隋置代州雁門郡，惟省原平入崞縣，又分靈邱置安邊縣（與唐，今蔚縣），置蔚州，而交通形勢則如故。蔚州東接媯州（今懷來），媯州南由居庸關（今關）至幽州（今北平），爲太行主要徑道之一，故幽州西北取媯州路，折西南經蔚、代、太原府，爲通長安之一道。

隋代雁門郡東轄靈邱縣，而此縣又兼有今蔚縣之地，故其時雁門郡轄境甚狹而極長，顯呈一條仄帶型。唐代分置代蔚兩州，而蔚州西通長安之路仍取代州。元和志一四代、蔚兩州目，代州西南至上都一千六百里，東北至蔚州四百里；而蔚州西南至長安二千里，恰爲前兩數字之和。寰宇記同。此爲明證。兩書又記蔚媯間交通路線極具體，詳後文。居庸關道另詳後幽州北塞交通諸道篇一。

大抵河北道北部幽媯諸州，其至長安例取太行東麓之驛道，自不待言。然唐代中葉以後，河北藩鎮跋扈，河北北部諸州與長安之交通反賴山北之媯、蔚、代州、太原道，故王建詩云「近聞天子使，多取雁門歸」也。足見此道在唐代後期尤爲重要。

按幽州西南通長安，固當取太行山東麓驛道，然中葉以後河北往往有軍亂，則幽州與長安之交通或取山北之蔚州雁門道。王建題江臺驛（全唐詩五函五册建集五）云：

「水北金臺路，年年行客稀，近聞天子使，多取雁門歸。」

按楊巨源有題范陽金臺驛詩（全唐詩五函九册）。則王建此詩謂范陽與長安使節往來多取道代州雁門也。又李益幽州賦詩見意時佐劉幕（全唐詩五函三册）云：「征戍在桑乾，年年薊水寒，殷勤驛西路，此去向長安。」注：「一作題太原落漠驛西堠。」按桑乾在代州雁門關北。此亦見幽州來往長安取居庸北出之道也。茲再就通鑑所記舉數證如次：

大歷九年，朱泚由范陽入朝，至蔚州有疾。胡注「此自幽州西出山後，取太原路入朝。」（卷二二五）

建中四年，涇原兵變，李晟自定州「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卷二二九）

元和五年，幽州節度使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掌幽州留務。次子總詐使人從長安至太原，過代州，將至幽州。（卷二三八）

以上三例皆可爲王建詩之強證。又如會昌五年，「（代州）五臺僧多亡奔幽州，……（幽州節度）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卷二四八。）景福二年，「幽州將劉仁恭將兵戍蔚州。……戍卒奉仁恭爲帥，還攻幽州，至居庸關。……」（卷二五九。）此雖局部之行程，然亦見代蔚爲入幽州之一要道。上列蔚代間來往之例證，大體應取前述之滹沱河谷道，經靈邱，繁峙縣，然有些例證亦不能排除由蔚州西行開皇長城之北桑乾河谷，再入雁門至代州之可能。

今考其行程如次：代州東北循滹沱河谷上行六十里至繁峙縣（今縣），在開皇長城之南十里，「三面枕澗，東接峻坂，極為險固。」東又六十里至大堡戍，隋開皇十八年故縣治，後移武州城，唐聖曆二年徙今治。大堡又東北約七十里至瓶形（今平型關 E 113° 50' · N 39° 20'），當滹沱與涑水兩河上源之分水嶺，當太行徑道，故地處要衝。又東約八十里至靈邱縣（今縣），隋世嘗西屬代州，唐屬蔚州。縣在涑水河谷，亦當太行徑道。又東北七十里至直谷關，「開皇長城西自繁峙縣經（靈邱）縣北七十里，（今廣靈南山巔有長城。）東入飛狐縣（今廣靈南）界。」此關蓋當長城口。又東北六十里至蔚州治所興唐縣（今蔚縣）。其地，垂拱中置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今圖 N 39° 50'），開元十二年兼置安邊縣。蔚州舊治靈邱，天寶元年移州治此，至德二年，更縣名興唐。其地南當飛狐口，為太行重要徑道之一，故橫野軍統兵七千八百人或多至三萬人以鎮之。

元和志一四，代州領繁峙縣，在州東六十里，並述其形勢云云，及故治大堡戍事。寰宇記四九，同。

瓶形 九域志四代州繁峙縣有瓶形、梅迴等七寨。宋史六八，亦有此兩砦。金史二六地理志，繁峙有瓶形、梅迴等七鎮。按武經總要前集一七代州沿邊諸砦，首為瓶形砦「距河三里，北至梅迴砦十五里。東北至契丹靈丘縣界，有谷路三，二通車騎，一通行人。東南至契丹飛狐縣界。」次為梅迴砦，「距河三里，北至麻谷砦八里，東北至契丹蔚州界，有谷路三，通車騎。東至契丹靈丘縣界。」是此二砦在北宋中葉以前已有之，瓶形在南，梅迴在北，相去十五里，皆東通靈邱者。隋代靈邱屬雁門郡，唐代屬蔚州，而蔚代間有通道，北宋中葉既有此兩砦道，當有為唐代故道者。考元和志一四蔚州靈邱縣，「效水出縣西枝迴山，懸河五丈，湍激之聲響動山谷，樵戠之士咸由此度，巨木淪渚，久乃方出，或落崖石，無不粉碎。」寰宇記五一，同。王氏合校本水經注一一，引作枚迴，則即總要之梅迴，枝字形譌。觀此條，其時此徑僅為樵伐之路，恐非通道。瓶形地名，雖唐世無考。然一統志代州關隘目，平刑關巡司，「在繁峙

縣東一百三十里，即故瓶形寨。……路通靈邱縣，西北連渾源州大寨口，南接正定府阜平縣，最爲扼要之地。」是地當交通要道。或唐世即由此以通蔚代，惟不知是否有瓶形之名耳。今姑書之。

靈邱縣、橫野軍、蔚州、安邊縣 此諸州、縣、軍之建立、遷徙，皆見元和志一四及寰宇記五一蔚州目。會要七〇，河東道，亦云「蔚州安邊縣，開元十二年七月置，在橫野軍。」就中橫野軍，前人曾有爭議。按元和志云，「橫野軍置在州城內。」寰宇記同。是元和時代此軍仍在蔚州治所也。然唐會要七八節度使目云：

「橫野軍初置在飛狐，復移於新〔蔚〕州。開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張嘉貞移于古代郡大安城南，以爲九姓之援。天寶十三載十二月一日，改爲大〔天〕德軍。」

是前後徙遷不定，天寶末乃爲天德軍。又通鑑二一六，天寶八載三月，木剌山築橫塞軍條，胡注云：「橫塞軍本名可敦城。按宋白續通典，橫塞軍初置在飛狐，後移蔚州。開元六年，張嘉貞移於古代郡大安城南，以爲九姓之援，天寶十二年，改爲天德軍。參考諸書，橫塞軍即橫野軍。」岑仲勉先生曰，宋白說本自會要，誤也，舉三證以明之。（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橫塞軍條。）今按新一三三王忠嗣傳，「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實之。」此亦誤，^⑤無怪宋白、胡三省之承誤也。考肅宗命郭子儀充兵馬都統詔，「宜令子儀都統諸道兵馬使……取邠、慶、朔方路，過往收大同、橫野、清夷，便收范陽。」（全唐文四三。）舊一六一李光進傳述子儀進兵次第，同。舊一二〇郭子儀傳惟少「清夷」一軍名。大同軍在馬邑，^⑥清夷軍在媯州（今懷來），以大同、橫野、清夷、范陽次第言之，正見其時橫野仍在蔚州地區。可爲岑說增補一證。李吉甫注意邊防軍政，其書明云在蔚州城內，宜可信。復檢通典一七二，河東

⑤ 按王忠嗣碑云：「公始以馬邑鎮軍，守在代北，外襟帶以自隘，棄奔衝而蹙國。河東，乃城大同於雲中，徙清塞、橫野，張吾左翼。朔方，則並受降爲振武，築靜邊、雲內，直彼獯虜。」此明白分河東、朔方言之，新傳混爲一談，以爲皆在天德，故誤。

⑥ 天德軍雖在古大同城，然唐世未置大同軍。且若指後之天德軍故大同城而言，則更足證橫野軍與後之天德軍非一地。

節度使所統云：

「橫野軍，安邊郡東北百四十里，開元中河東公張嘉貞移置，管兵七千八百人，馬千八百匹。西南去理所九百里。」

按安邊郡即蔚州，則軍在州之東北一百四十里。又敦煌本諸道山河地名要略殘卷亦云，蔚州橫野軍在州東一百四十里。（羅氏鳴沙石室佚書本。）亦不在州城。然通典一七九，蔚州東北至嬭川郡（嬭州）四百四十里，西至雁門郡（代州）二百六十里。此明就蔚州舊治靈邱縣時代而言。靈邱東北一百四十里，正即蔚州新治之安邊縣也。又云代州南至太原府五百里，東至安邊郡二百六十里，即本書所記太原府東北至蔚州故治靈邱縣七百六十里，再加一百四十里至蔚州新治安邊縣，正為九百里。故通典與地名殘卷所記橫野軍治所亦在蔚州之新治，與元和志實同。復考舊書三五天文志，記開元中所測各地北極高之度數，與今北緯度數皆極相近。云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新志同。今蔚縣在 N 39° 50'，亦正相當。然考冊府元龜九九二云：

「（開元）六年二月戊子制曰，……其蔚州橫野軍，宜移於山北古代郡大安城南，仍置漢兵三萬人，以為九姓之援。」（通鑑二一二開元六年紀據此書之。）

則會要之說固亦有所本。新書地理志，蔚州，靈邱縣北有太安鎮。岑氏云殆即其地。（突厥集史上册卷九編年頁四〇五。）是也。或者一時遷至山北大安城南，後復還治故地，開元十二年又就軍城置安邊縣耳，且統漢兵三萬人，顯為臨時措施。

各州縣間之里程 代蔚間相去四百里，及靈邱東北至蔚州一百三十里，皆見元和志、寰宇記。則靈邱至代州為二百七十里，即靈邱至繁峙應為二百一十里。一統志大同府卷，繁峙、靈邱間相去一百九十里，古今略同。通典一七九蔚州安邊郡西至雁門郡二百六十里，正即就蔚州舊治靈邱縣而言無疑。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蔚州條引賈耽曰：「（州）西行一百九十里至靈邱縣，又二百里至代州。」其和不誤，各別里數蓋有問題，然道經靈邱縣，可得實證矣。

直谷關與隋長城 新書地理志，蔚州靈邱縣有直谷關。寰宇記五一蔚州靈邱

縣，「直谷關在縣北七十里。」檢一統志宣化府卷關隘目，「直峪口在蔚州西南六十里，路通山西靈邱縣，即唐之直谷關。」又大同府卷關隘目，「直谷關在廣靈縣南，接蔚州界。」又直峪口「在廣靈縣南十五里直峪山下，兩岸壁立，一徑幽杳，路達靈邱縣。」蓋地當蔚縣、靈邱、廣靈三縣之間，就蔚縣言，在縣西南六十里也。則西南至靈邱約七十里。復檢元和志蔚州靈邱縣，開皇長城云云。寰宇記，同。又云，「按邢子勵云，飛狐界古長城也。」檢一統志大同府卷古蹟目，「開皇長城在廣靈縣南山巔。」是也。由靈邱縣北七十里東入飛狐縣界，以方向里距度之，直谷關當即長城之一口耳。又按隋書地理志，雁門郡繁峙縣有長城。楊氏考證云在縣北十里。又雁門縣有長城。考證云「在代州北三十里，西通雁門關，東至馬蘭口。」按一統志代州卷關隘目小石堡條，堡西十里有馬蘭谷堡，在山陰縣南三十里。蓋開皇長城自雁門以西迤東循恆山山脈，經繁峙縣北，靈邱縣北，至飛狐境，或建於山巔也。

蔚州「東北至蔚州界孔嶺關一百里，從關至媯州（今懷來舊縣 E 115°40' N 40°25'）一百五十里。」魏土地記云，「下洛城（今涿鹿）西南九十里有協陽關，關道西通代郡（今蔚縣東或東北）。」唐世孔嶺關道蓋即此古道歟？則由蔚州東北行入協陽關水谷，經協陽關，孔嶺關，又東至媯州治所懷戎縣也。

蔚州東北孔嶺關道，見元和志一四蔚州八到條。寰宇記，同。是蔚、媯間相去二百四十里。通鑑二五九，乾寧元年，胡注引宋白說同。而通典蔚媯兩州目皆云相距四百四十里。此就蔚州舊治靈邱而言，而又稍盈耳。（媯州曾徙治，可能本在更東。）否則四百爲二百之譌。

孔嶺關又見新五代史四八高行周傳。云行周，媯州人，父思繼，在孔嶺關，有兵三千人。即此關也。按此關當屬與唐縣。而新書地理志，靈邱縣「其北有孔嶺關。」以屬靈邱。蓋開元十二年分靈邱置安邊縣前，地屬靈邱，新志乃抄襲開元以前之舊志耳。

魏土地記之文，見水經注一三灤水注。注云：「灤水又東逕潘縣故城北，東合

協陽關水。水出協溪。魏土地記曰「云云。下洛城在今涿鹿縣，代郡在今蔚縣東北，（參楊圖。）據鄭注，協陽關水入灤水之口，在今涿鹿縣西南僅二十里。檢 ONC-F-8, F-9, G-9，涿鹿縣西南實有一水自西南流入桑乾河，即古協陽關水也。古道必行此水河谷，水上有關。就里度距之，唐孔嶺關又當在古協陽關稍東北，亦可能為一地也。

媯州，其地先於垂拱中置清夷軍，統兵萬人，長安中移州縣就軍城置。又南入居庸關二百一十里至幽州（今北平）。此並詳下文第五節雲州東西交通線及肆玖幽州東北塞諸道一。

以上為媯、蔚、代州一線之通道，其西南段略循滹沱河谷而下行。又自蔚州西行於開皇長城之外，即恆山山脈之北，略循桑乾河谷而上至朔州；或入雁門關亦至代州。

通典一七九蔚州安邊郡目，除記西至代州雁門郡里數外，又云「西北到馬邑郡（朔州）四百六里。」朔州馬邑郡目作「東至安邊郡四百六十里。」寰宇記兩州目，同。元和志兩州目亦記西東里距，惟數字有差異耳。則蔚朔兩州有直接通道無疑。既能至朔州，即能在未到朔州前折入雁門關至代州。度其形勢，此道當行於恆山山脈之北桑乾河谷地。惟無具體實例可稽。

滹沱河谷與桑乾河谷間雖有恆山山脈之阻障，然谷口隘路越過山脈以聯繫兩河谷之通道亦甚多。最著者為兩河谷帶形小平原間之西端有西陁、雁門關隘道，地望見前。迤東，北宋前期見有南北通車騎之谷道數處，其中至少有胡谷、大石谷兩道在宋初以前已通行。胡谷在雁門縣東北六十里，大石谷在繁峙縣北（今有大石堡）。此外又有石銘陁道，在靈邱縣西北八十里，則唐以前已見史之舊道也。

胡谷、大石谷 武經總要一七代州云：「凡沿邊十三砦，起代州至忻州。……每砦各當川谷之口，控胡騎走集。」首瓶形砦、梅廻砦，是東通靈邱之谷道，已見前考。梅廻之北有麻谷砦，麻谷（西）南有義谷砦，別無可考。義谷西北

三十里有大石砦路，以次而西有茹越、胡谷、雁門等砦。雁門亦已見前考。茲錄其餘三谷砦如次：

大石砦，距河一里，西至茹越砦六十里，北至契丹界，有谷路□□（脫兩數字），□（通）車騎，一通行人。

茹越砦，距河二里，西南至胡谷砦四十里，北至契丹應州界，有谷路七，三通車騎，四通行人。

胡谷砦，距河三里，西至雁門砦，北至契丹應州界。

此諸谷路多不只一線，且多通車騎。元豐九域志四代州目，亦記此諸砦。宋遼邊防攻守，谷道可能增闢。總要爲北宋中期作品，所記必多有爲唐五代之舊路。今就可知地望者略列如次：

胡谷 宋史二六五張齊賢傳，雍熙中，「遼兵自胡谷入寇，薄城下。」謂薄代州城也。時在宋代初年。統志代州卷關隘目引州志，谷在州東北六十里。

茹越谷 總要，在胡谷東四十里。一統志代州卷關隘目，「茹越口堡在繁峙縣北六十里。東至小石口堡二十里，北至應州四十里。宋故寨也。」又大同府山川目，茹越山在應州南四十里，屏列如壁。蓋此山之陘口也。

大石谷 宋史二六五張齊賢傳，端拱元年，遼兵又自大石路南侵。同書二七二楊業傳，述此次戰事，擬議由代州出兵，由大石路至應州，以護雲朔應寰四州之民之南徙。又同書二九〇張耆傳，真宗「以耆歷河東，稔邊事，召……問地里險易狀。耆因言，雲應朔蔚四郡間遣人以文移至并代間，非覘邊虛實，即欲熟道路。宜密諭代州，使自雲應蔚至者，由大石谷入，自朔至者，由土墪入，餘間道皆塞之以示險。」皆見大石路爲一主要道路，且必自唐五代已顯示其在南北交通道上之地位。前引總要，大石在茹越口東六十里。檢一統志代州關隘目，茹越口堡東二十里爲小石口堡，小石東五里爲大石口堡，皆在繁峙北。又大同府山川目，「大石峪在應州東南三十里，相近有小石峪，皆南通代州繁峙縣。」關隘目，「大石口在應州南三十里，與繁峙縣接界。」民國地圖集·山西人文圖有大石堡小石口地名。總要常有譌字，疑六十里未確。

據此而言，總要所記雁門以東，靈邱以西，向北通車騎之諸谷道中，在唐世已

通行者，至少當有胡谷、大石谷兩道。

石銘陁道 元和志一四，蔚州靈邱縣，「石銘陁嶺，在縣西北八十里，上有石銘，題言冀州北界，故謂之石銘陁。」寰宇記五一，同。按此文後半採自水經注一一滹水注。此即滹水河谷道，詳太行飛狐諸道篇。

(四) 代州雁門關北通雲州道

由代州出雁門關直北微東三百六十里至雲州治所雲中縣（今大同）。此為太原府北通正北邊塞之主線。又由朔州（今縣）東北行，與上線合，則為三百四十里。

元和志、通典、寰宇記三書記雲州南與朔、代、太原及長安之交通關係如次：

元和志一四，雲州西南至太原府七〇〇里，至上都一九六〇里。朔州東北到雲州三四〇里。

通典一七九，雲州南至代州界一六〇里，去西京二七〇〇里。朔州東北到雲州二六〇里。

寰宇記四九，雲州南至代州界一六〇里，西南至太原府七〇〇里，去長安一九六〇里。朔州東北至雲州二六〇里。

綜觀元和志、寰宇記所記，雲州去長安一九六〇里，^①去太原七〇〇里，其差一二六〇里，正為太原府至長安之里數，故知此兩數字極正確，通典之二七〇〇里顯誤。

雲州南至太原不外取朔、代兩州路。今觀三書皆記朔州東北通雲州之里數，但或作三六〇里，或作二六〇里。量度今圖，朔縣至大同之距離決不只二六〇里。檢一統志朔平府卷，朔州至大同府懷仁縣界二一〇里；大同府卷，懷仁縣東北至府七〇里，西南至朔州界九〇里。則朔州至大同府三七〇里。此為最捷之里程，則元和志作三四〇里為正，作二六〇里者，「二」為「三」之僞。

元和志不記雲代間之里程，通典、寰宇記亦僅記雲州南至代州界一六〇里，似

① 羅氏鳴沙石室佚書本·諸道山河地名要略殘卷，亦作一九六〇里。

雲代間無直接通道，而雲州至太原、長安須先至朔州轉代州者。然朔州至太原四六〇里，朔雲間三四〇里，其和八〇〇里，又不合。今按代州至太原三四〇里，其與七〇〇之差三六〇里，較雲朔間三四〇里僅多二〇里，若繞道朔州，是不合。今檢視地圖，雲代間，直接里程正當有此里數。則雲州西南至太原、長安，實向南直取雁門路至代州，固無庸向西南迂迴朔州也。復檢歸綏縣志、經政志交通目，引綏遠旗志，山西太原北出道，經忻州至代州雁門驛，又「五十里至代州廣武邊站，六十里至山陰縣山陰驛，六十里至應州安銀子驛，六十里至懷仁縣百安驛，七十里至大同縣甕城驛。」按雁門在代縣西北三十餘里，則此驛道三百三十餘里，正略如唐代之通道矣。

新一七一劉沔傳，回鶻入寇，沔以河東節度使「進屯雁門關。虜寇雲州，沔擊之，……敗其衆。……軍還次代州。」即代州雁門北出雲中道。前代史例如魏書三太宗紀，泰常八年，閏四月，由洛陽北歸，經河內，登太行，至晉陽。五月，「還次雁門，皇太子率留臺王公迎于句注之北。」亦即此雲州通太原道。同年「八月，幸馬邑，觀於潔源。」則行唐代雲州西南通朔州道。大約雁門以北桑乾河之帶形平原中，通道四達無碍也。

代雲大道，由代州出雁門關直北行略循灤水河谷（桑乾河南源，今名黃水河）而下，至桑乾鎮，在桑乾水、灤水合流後枝津之南岸，約在今應縣（E113°10'·N39°35'）西北不遠。本北魏桑乾郡故地，隋置鎮。又由朔州東北行三十里至馬邑縣，在桑乾水西三十里。大同軍本治此，開元末徙治雲州。又東北行，與代雲道合，至桑乾鎮。

桑乾鎮 隋書六一郭衍傳，授朔州總管，築桑乾鎮。按隋書地理志，馬邑郡善陽縣，「有後魏桑乾郡，後齊以置朔州及廣寧郡。後周，郡廢。大業初，州廢。」足見桑乾郡在北朝為一要地，郭衍所築桑乾鎮當即其地。楊氏北魏地形圖之桑乾郡，隋地理圖之桑乾鎮，皆置於今山陰、^⑧應縣之間桑乾河之南。而

⑧ 此為舊山陰縣（E112°58'·N39°28'），以下皆同。最近中國大陸地圖，山陰縣移於桑乾水之北，當鐵路。

一統志大同府卷古蹟目，桑乾廢郡在山陰縣南。是不同。檢水經注一三灤水注，桑乾水與灤水合流之後，有枝水南分，正流逕黃瓜堆，枝水逕桑乾郡北，復合於黃瓜之東北。按灤水即今桑乾河南源之黃水河。今圖，黃水河與桑乾正流會於山陰縣之東北，應縣之西。一統志大同府卷山川目，黃水河東北流至應州西北八里，入桑乾河，即古濕〔灤〕水也。則桑乾郡、鎮當在應縣之北或西北不遠。楊氏繪郡、鎮於山陰、應縣之間，尙略得之，不能在山陰縣南也。以地望形勢度之，此必爲南北大道所經。郭衍傳又云「所部有恆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民免轉輸之勞。」下乃云「又築桑乾鎮。」按通鑑一七八隋開皇十九年，「代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鎮恆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同書一九二貞觀元年，初苑君璋引突厥陷馬邑，退保恆安。胡注兩條皆以爲即魏之代都平城，是也。元和志一四雲州目已明言之。則隋世代朔與今大同間之軍事關係可見，故即北朝重地，而重建鎮守以加強南北聯繫之中站耳。

馬邑縣、大同軍 元和志一四朔州，馬邑縣「西至州三十里。」「開元五年分鄯陽縣於州東三十里大同軍城內置馬邑縣。建中年間，河中節度使馬燧權移州於馬邑縣。」寰宇記五一，略同，惟「分鄯陽縣」下作「東三十里置大同軍以戍邊，復於軍內置馬邑縣。」則似大同軍亦新置。然通典一七二，河東節度使所統有大同軍，在「雁門郡北三百里，調露中，突厥南侵，裴行儉開置，管兵九千五百人，馬五千五百匹。南去治所八百餘里。」元和志，同。則軍之地望實在雲州，今大同縣，不在朔州東三十里之馬邑縣。復考王忠嗣碑（金石萃編一〇〇）云，「公始以馬邑鎮軍，守在代北，外襟帶以自隘，棄奔衝而促國。……乃城大同於雲中。」馬邑鎮軍即指大同軍而言，則先在馬邑郡境，後徙至雲中即雲州也。參之兩傳，其北徙非開元末即天寶初。是則仍以元和志所書爲正，即調露中裴行儉置大同軍於朔州之東三十里處，開元五年兼置馬邑縣。開元末，軍城北徙雲州以張軍勢。

又元和志云縣在朔州東三十里。但又云桑乾河在縣東三十里。寰宇記，同。又云「源出北山下。」參之水經注灤水注述桑乾水源及今日地圖，則馬邑縣必在

朔州之東北，不在正東。

由鎮稍北行至黃花堆，北朝名黃瓜堆，在桑乾水、灤水合流後正流之北岸，武州塞水來會之處。約今懷仁縣 (E 113° 5' · N 39° 50') 南二三十里處。北魏初期於其處築新平城，一謂之小平城。道武帝於堆南灤水 (即桑乾水) 之南築灤南宮，規制甚壯，疑即桑乾郡地。又堆西以次有早起城，日中城，日沒城，皆北魏所置。蓋其地乃代都之南之一重地也。

舊一〇九黑齒常之傳，垂拱「三年，突厥入寇朔州，常之又充大總管，……追躡至黃花堆，大破之。」通鑑二〇四垂拱三年紀，同。同書二三七，元和四年，沙陀「(李)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垂拱三年胡注：「意即黃瓜堆。按朔州有黃花堆，在神武川。」岑仲勉亦謂「瓜花音近，黃花堆即黃瓜堆無疑。」(突厥集史卷八頁三二〇。) 按黃瓜堆屢見於北朝史料。如北齊書一七斛律金傳，由雲州「稍引南出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是在雲州即故平城之南。復上考魏書一序紀穆帝條云：

「六年，城盛樂以爲北都，脩故平城以爲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灤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使長子六脩鎮之，統領南部。」

是黃瓜堆在平城之南百里灤水 (今桑乾河) 之北，魏初築新平城，「即小平城」，爲南疆重鎮。同書二太祖紀，天興六年，「行幸南平城，規度灤南，面夏屋山，背黃瓜堆，將建新邑。」其後三年，即天賜三年「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築灤南宮，門闕高十餘丈，引溝穿池，廣苑囿，規立外城方二十里。」是在黃瓜堆南灤水之南所築灤南宮，規制頗壯。足見黃瓜堆爲平城之南之一環境優良處。復考水經注一三灤水注云：

「灤水 (今桑乾河之南源黃水河，流經舊山陰縣南者) 又東北，左會桑乾水 (今桑乾水之北源)。(陰館) 縣西北上平洪源十輪，謂之桑乾泉 (在今朔縣北境)。……桑乾水自源東南流，右會馬邑川水 (今桑乾河正源，流經朔

縣城南者)。……桑乾水又東南流，水南有故城，東北臨河。又東南，右合灤水。……桑乾水又東，左合武州塞水。水出故城東南，流出山，逕日沒城南，……東有日中城，城東又有早起城，亦曰食時城，在黃瓜阜北曲中。其水又東流，右注桑乾水。桑乾水又東南逕黃瓜阜曲西，又屈，逕其堆南。徐廣曰，猗盧廢嫡子曰利孫于黃瓜堆者也。」

據此，黃瓜堆在桑乾水與灤水會合後之下游，正流又有武州塞水自左來會之處。上文桑乾鎮條，已明桑乾、灤水會於應縣之西北八里處。則黃瓜堆當在今山陰縣東北頗遠，應縣之西北，懷仁縣之南境。懷仁縣東北至大同七十里，魏書序紀云堆在平城（即今大同）之南百里，地望正相合，然則其地在今懷仁之南約三十里處歟？然一統志大同府卷山川目，武周塞水在懷仁縣南七十里。又古蹟目，黃花城「即後魏之新平城。」金史地理志，金城縣有黃花城。舊志有黃昏城，在山陰縣北四十五里，一名永安城。蓋花昏聲相近而訛。」又山川目，黃花山，「即古黃瓜堆。金史地理志，山陰縣有黃嶺。舊志謂之黃花山，在縣北四十里，東接應州，北接懷仁縣界。」然則序紀百里之說只取大數，實約在今懷仁、山陰之間當可斷言。然則黃花堆、桑乾郡實在同一地區，桑乾郡可能即灤南宮之地耳。至於一統志寧武府卷山川目，黃花嶺在寧武縣北，跨神池縣界。據同目下文神池條，明代已有此嶺名；然非中古時代之黃花堆也。

又東北百餘里至雲州。州西南五十里有神堆柵，在大道上。

魏書序紀謂黃瓜堆在平城南百里，僅指大數，實應一百以上至百二三十里，詳上文。通典一七九雲州雲中郡「西南到神堆柵九十里。」寰宇記四九，同。（文海影本作神雄鎮柵，誤。）考新二一八沙陀傳，李匡威「壁雲州北郊，克用自神堆引軍夜入雲州。」通鑑二五九，景福元年，「（河東）李克用北巡至天寧軍，聞李匡威、赫連鐸將兵八萬寇雲州。……克用潛入新城，伏兵於神堆……遷入雲州。」即此。胡注，「神堆即神武川之黃花堆。」誤。

(五) 雲州東西交通線——單于府、雲州、幽州道

雲州即北魏之代都平城，爲唐代北疆重鎮之一，開元末王忠嗣徙大同軍治此，管兵九千五百人，馬五千五百匹。雲州本有雲中守捉兵七千七百人，馬千二百匹，是軍與守捉同置矣。然雲中守捉城亦可能在州西北。

通典一七二，河東節度使所統大同軍，「雁門郡（代州）北三百里。調露中，突厥南侵，裴行儉開置。」管兵馬云云。「南去治所八百餘里。」元和志一三，同。按裴行儉所置大同軍本在朔州東北三十里，開元末王忠嗣北徙至雲州，以張國勢，詳前文。

然雲中郡本有守捉。通典同前卷云，「雲中郡守捉，東南去單于府二百七十里。調露中，裴行儉破突厥置，管兵七千七百人，馬千二百匹，東南去理所八百里。」元和志，略同。雲中郡守捉，當在雲州境。新志，雲州、雲中郡「有雲中樓煩二守捉城。」亦以守捉在雲州境。則通典、元和志前一「東南」當作「西北」。然通鑑二一五，天寶元年述諸節度統兵節，胡注，「雲中守捉在單于府西北二百七十里。」即據通典、元和志原文書之，則既非漢魏雲中，又非唐代雲中，且單于府西北二百七十里，則去治所太原府千數百里，皆不合。是則「東南」爲「西北」之誤應無可疑。蓋裴行儉同時置大同軍與雲中郡兵，分在朔、雲兩州，開元末始徙大同軍至雲中。然據新志所書，雲中守捉城似與雲中城有別，或在雲州雲中城之西北歟？故去單于府僅二百七十里也。

由雲州西北至單于都護府三百里。府治金河縣，在金河（今黑河）南岸，約今歸綏城（近名呼和浩特，E 111°40'·N 40°50'）西南三四十里。（約E 111°30'·N 40°40'。）雲州、單于府間僅知中經靜邊軍，而地望不明，故此三百里之路線不詳。然單于府稍南白渠水（今岸水河）南之盛樂城（約今和林格爾北十公里土城子，E 111°45'·N 40°26'）爲北魏故都，都西四十里有雲中故宮，在白渠水北。後雖遷都平城，但先王陵寢在雲中，謂之金

陵。北魏前期，帝王隨時四出，行幸狩獵，而往來於兩都之間更史不絕書，或一年兩次。其行程大約由平城向北略循如渾水即御河（今御河）上行，四十里至燕昌城，在羊水（今淤泥河）北岸，為燕王慕容垂所築。又北經永固縣，旋鴻縣（約今豐鎮或稍西），旋鴻池（E113°·N40°30'），又西行鹽池（今岱海 E113°40'·N40°35'）之南岸地帶，至參合陁，亦謂之倉鶴陁，在鹽池西南不足四十里處。（約E112°25'·N40°25'，在今長城外。）陁東南，魏置參合縣，縣西二十里有漢沃陽故城，縣北十里有漢雁門郡西部都尉故城，皆在沃水之北，蓋地沃而當陁道，故漢魏皆見為重地也。出陁西行即至雲中故都。

單于府、金河縣之今地及北魏盛樂城、雲中宮之今地，皆詳長安東北通勝州振武軍驛道篇及唐代安北單于兩都護府考（本書附篇二）。

北魏前期諸帝多葬雲中之金陵，帝王常西幸雲中，或一年兩次，皆詳見魏書各帝本紀，但中間所經多不詳。惟卷七下高祖紀，太和二十一年，正月北巡，次於太原、平城，謁永固陵，幸雲中，謁金陵。按永固陵在平城之北，是此次行程循今御河而北至雲中無疑。又慕容垂兩次伐魏，魏書二太祖紀書其第二次來伐云：

「皇始元年春正月，大蒐于定襄之虎山，因東幸善無北陂。三月，慕容垂來寇桑乾川，陳留公元虔先鎮平城……邀擊失利，死之。垂遂至平城，西北踰山結營，聞帝將至，乃築城自守，疾甚，遂遁走，死於上谷。」

時魏都雲中，垂第一次西征西至雲中、五原；此為第二次，仍以雲中為目標。其平城西程乃「西北踰山」。檢晉書一二三慕容垂載記，述此次行軍云：

「（垂）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至于平城……。」

復考水經注一三灤水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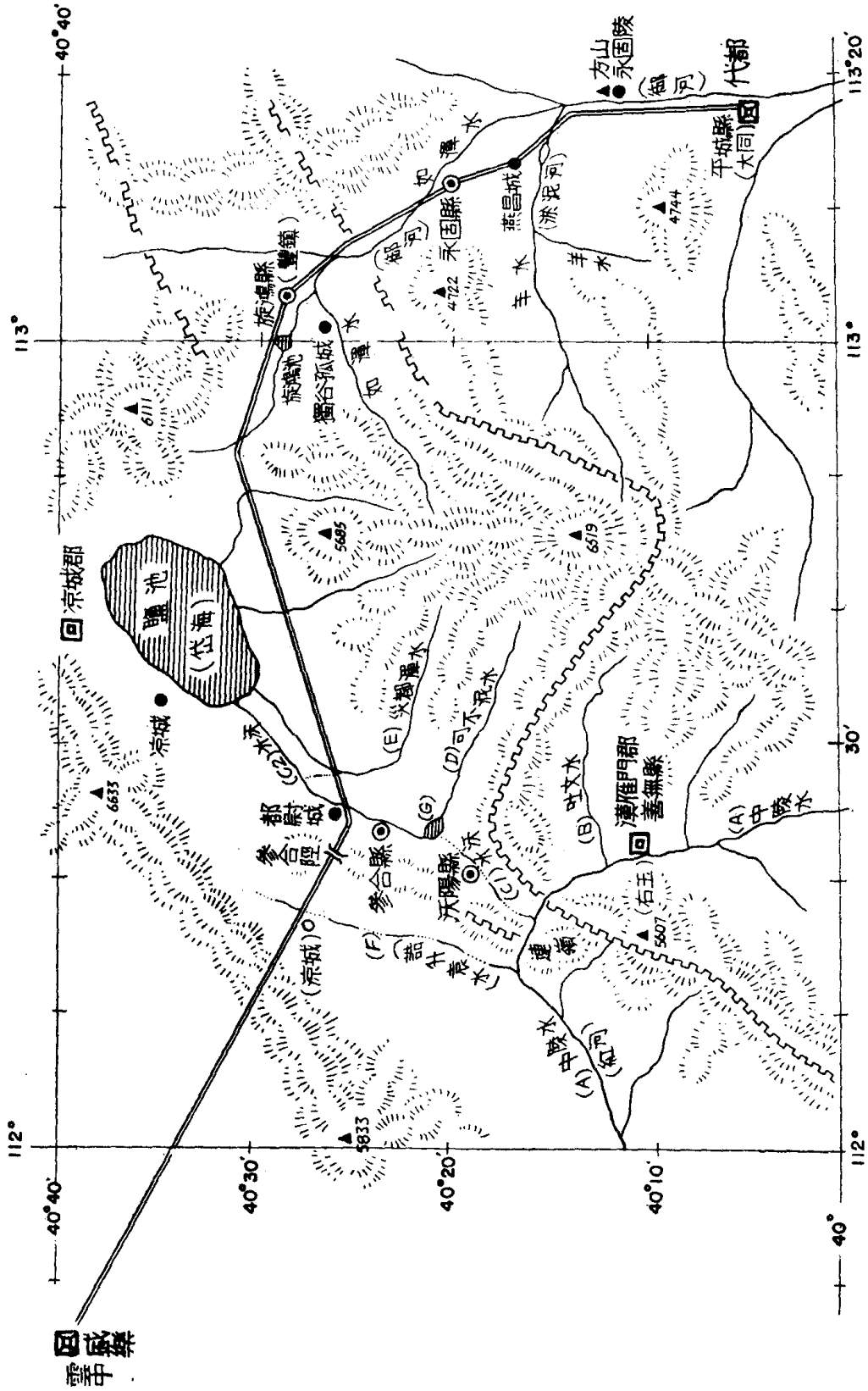
「如渾水又東南流逕永固縣。縣以太和中因山堂之目以氏縣也。右會羊水。水出平城縣之西苑外武州塞，北出東轉，逕燕昌城南。按燕書，建興……十

一年，垂衆北至參合（按此爲參合陂，在平城以東。）……寢疾焉。舉過平城北四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卽此城也，北俗謂之老公城。羊水又東注于如渾水，亂流逕方山南。」

按如渾水卽今由豐鎮南流經大同之御河。舊五代史二五唐書武皇紀，雲州有御河。則御河之名，唐已有之，蓋原自北魏者。羊水約卽今淤泥河。則此城在今大同縣西北約四十里處。卽此道由平城向西北行。又同書三河水注云：

「中陵水又西北流逕善無縣故城西，……地理志，雁門郡治。……又西北流，右會一水……謂之吐文水。……中陵水又北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謂之沃水，又東逕沃陽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沃陽城東，又東合可不泥水。水出東南六十里山下，西北流注沃水。沃水又東，逕參合縣南，魏因參合陁以卽名也。北俗謂之倉鶴陁，道出其中，亦謂之參合口。陁在縣之西北，卽燕書所謂太子寶自河西還師參合，三軍奔潰，卽是處也。魏立縣，以隸涼城郡。西去沃陽縣故城二十里。縣北十里有都尉城。地理志曰，沃陽縣，西部都尉治者也。……其水又東合一水，水出縣東南六十里山下，北俗謂之災豆渾水，西北流注於沃水。沃水又東北流注鹽池。地理志曰，鹽澤在東北者也。今鹽池西南去沃陽縣故城六十五里。池水……東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池北七里卽涼城郡治。池西有舊城，俗謂之涼城也，郡取名焉。……中陵川水自枝津西北流，右合一水於連嶺北。水出沃陽縣東北山下，北俗謂之烏伏真山，水曰詣升袁河，西南流逕沃陽，左合中陵川。亂流西南與一水合，北俗謂之樹頽水。」

按中陵水卽今紅河，此無可疑。此段描寫中陵水之上游流程極詳，而下游則極略，蓋參合陁當交通要道，沃陽、參合爲中古時代之要地。酈氏曾於太和十八年從孝文北巡至雲中陰山，當從此地區通過，故能詳悉如此。楊氏水經注圖繪之亦詳，雖大體能與清圖相應，惟繪沃陽、參合縣於今長城之南，以參合陁爲今長城之一陁口，則有問題。按今日所能檢照之地圖，較清代地圖爲詳，當亦較正確。今以美國 ONC-F-8 圖，參考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地形圖、人文圖爲底本，並參考楊圖，將中陵水、如渾水兩水系重繪如次：



(海拔：英尺數)

ONC 圖繪紅河、岱海地區之河湖山脈與長城均甚詳，但多無名稱，今以 A. B. C. D 分別作諸水之代稱。清圖及今圖皆無 C1，而 C2 上接 D 水為一條河流。中陵水分枝，其一東北流為沃水，楊圖以沃水即 C2 之上游，今已湮淤，是也。今從之。民國地圖集，虎北口外，F 水之東，尚有一短水流入紅河，蓋其遺跡。其餘所繪河流亦遵楊圖。（惟楊氏底圖無 E 水。）與楊圖大不同者，惟沃水枝分在今長城之北，沃陽、參合亦皆繪於今長城之北耳。我所以如此繪置者，其理由有三：第一，枝分沃水之方向，兩云東北，一云東行，若枝分處在長城之南，則直北行，非東北行也，故分枝當在長城之外，況長城外今尚有遺跡可尋。第二，量度 ONC 圖，鹽池至長城之最近的航空距離至少二十五公里，實際里距，必在七十華里以上^①，今酈注明言沃陽東北至鹽池六十五里，參合縣在沃陽東（實東北）二十里，參合與都尉城更在縣北，則去鹽池不過三四十里，是必在今長城之北，無疑。且參合縣在沃水會可不泥水之下游，更絕不可能在長城之南也。一統志大同府卷古蹟目參合故城條，謂魏參合縣「應在朔平府邊牆外」，是也。第三，魏世參合縣屬涼城郡，固宜在長城山嶺之北。漢世沃陽縣若在長城之南，則直在山嶺上，似亦無如此設縣之理，且去善無太近，何以毗附郡治設縣，而越嶺遠統廣大邊區耶？度此諸問題，則此地三名固應在今長城之北無疑。中陵水分流後之西北一枝所出連嶺，則為今長城外之一嶺，ONC 圖於今長城外尚有一段長城，蓋即因此嶺而建耳。

如渾水上游圖，雖略取楊圖。惟楊圖只按酈注繪製，未能參取今圖比合。今觀 ONC 圖，豐鎮縣西，N40°30'·E113° 處有一小湖，當即古旋鴻池，古旋鴻縣當即今豐鎮縣，或稍西耳。如此，則如渾水出旋鴻縣西南五十餘里，亦正契合。

觀上地圖，參合為一要道，故酈注謂「道出其中」。漢於此地區置沃陽縣、都尉城，水以沃名，亦可能表徵地方之肥沃。總之，漢魏於此經營甚力，又地

① 唐代大尺長度在 29.6-31.1 厘米之間。小尺長度為 24.75 厘米。唐代一里等於 1500 尺，則唐里最長為 466.5 米，最短為 371 米。（參看王冠倬從一行測量北極高看唐代的大小尺，文物 1964 年第 6 期。）北朝里長當亦相差不遠。

當平城與雲中之中地，必爲大道所經。上引酈注，謂慕容寶「還師參合，三軍奔潰，卽是處也。」按寶敗潰之參合，乃平城以東之參合陂，詳附篇八北魏參合陂地望辨。然酈氏爲北魏時代人，且河水注上文云「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屆于陰山之講武臺」云云。檢孝文紀，是年七月「壬辰，車駕（由平城）北巡。戊戌謁金陵。」酈氏從行，對於此地區之交通地理應更熟習，而於參合陁徵引慕容寶敗潰事，雖是誤引史事，然必參合陁爲平城通盛樂雲中之大道所經，故有此誤；若非大道所經，酈氏亦將不會有此誤者也。又前引太祖紀，皇始元年，大蒐於定襄之虎山，因東幸善無北陂。慕容垂入寇，西北踰山，而聞帝至。按善無附近無陂，ONC圖，右玉北長城之北有一小湖，卽圖之（G），疑卽道武帝所幸者，正迎慕容垂西向之道也。

由代都平城西至參合之可能路線有二：其一，由燕昌城直西出，循羊水上游達可不泥水或災都渾水上游，此爲南道。其一，沿如渾水河谷而上，經燕昌城，永固縣，旋鴻縣，而西行鹽池南面，西出參合陁，此爲北道。觀ONC圖，南道雖非絕不可通，但山區廣大且甚高，通行究較艱難。且今圖淤泥河發源於E113°以西之長城地區。酈注所記之羊水出平城西苑外，北出東轉，明爲今淤泥河下游之一小支源，而其源遠流長之主源則不之記，足見當時人對於此水上游之山區不甚知悉，酈氏更未親歷其地。此即可證兩都間之大道必非此線。而北道循較大河谷而上，又行鹽池南側，地勢較低，而迂迴亦不多。且如渾水沿流置縣置城甚密，此卽顯示交通便利。且魏書本紀屢見幸旋鴻池，如卷五高宗紀，和平三年，觀漁於旋鴻池。卷七高祖紀，太和八年，行幸旋鴻池。太和十八年八月，幸陰山，遂東巡，歷懷朔、武川、撫冥諸鎮，甲子至柔玄鎮。乙丑南還，戊辰車駕次旋鴻池，庚午謁永固陵（在方山）。柔玄鎮在今興和縣稍北，南還三日而至旋鴻池，又二日而至永固陵，方位日程亦合。此諸條皆見代都循如渾水北至旋鴻池爲一交通大道，宜其爲今鐵路所取線也。由旋鴻池而西，無高山之阻，應爲西去參合陁道所取途。故今姑定北魏諸帝西幸雲中，乃取道於此線。元和志一四雲州，述魏道武帝都平城云「東至上谷軍都關，西至河，南至中山隘門塞，北至五原。」按五原實在平城之西，而云「北」者，蓋正以由

平城北行也。

此道既爲北魏兩都間之主要大道，唐代盛世，雲州西至單于府之交通當仍取此大道。中經靜邊軍，軍東南至雲州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單于府一百二十里，度其地當在鹽池西南之參合陁地區。

元和志一四雲州，「西至靜邊軍一百八十里。」同書四單于府「東南至河(東)界靜邊軍一百二十里。」寰宇記四九雲州、三八振武軍(卽單于府)，與志同，不脫「東」字。又云雲州「正西微北至單于都護府三百里。」其和正合。舊一二〇郭子儀傳，天寶十四載，爲靈武太守、朔方節度使，「遂舉兵出單于府，收靜邊軍，……進收雲中，馬邑，開東陁。」卽循此道而東討也。通鑑二一七天寶十四載條述事較詳云：「安祿山大同軍使(在雲州)高秀巖寇振武軍，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子儀乘勝拔靜邊軍。大同兵馬使薛忠義寇靜邊軍，子儀使左兵馬使李光弼、右兵馬使高潛、左武鋒使僕固懷恩、右武鋒使渾釋之等逆擊，大破之，坑其騎七千，進圍雲中。」足見此爲安史之亂初期的一次決定性戰役，中興大將幾全參與，顯露頭角，亦以見靜邊軍地位之重要。其後通鑑仍兩見此軍。卷二三九元和八年，振武軍亂，節度使李進賢奔靜邊軍。卷二五三乾符五年，考異引唐末三朝見聞錄及實錄，謂此年沙陀首領寇石燾、白泊，至靜邊軍。亦見此軍至唐末仍見在。唐之雲州大同軍卽北魏之平城，單于府近在北魏雲中宮東北三四十里，雲州、單于府間之交通當循北魏兩都間之故道，行鹽池之南。以東西里距之比例度之，靜邊軍正當在鹽池西南參合陁地區。漢魏於此置縣置都尉，唐亦置軍，正以其地處衝要耳。

唐末雲州、單于府間又有定邊軍之名，豈靜邊之易名耶？未能定也。

册府元龜七：後唐獻祖(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使。乾符五年，城爲吐渾赫連鐸所陷，武皇帝(李克用)「至定邊軍，迎獻祖歸雲州。」(事亦見新二一八沙陀傳，但無軍名。)是雲州與單于府振武軍間有定邊軍也，頗疑卽靜邊之更名歟？

又雲州西北四十餘里，一云百餘里，有故單于臺，極可能在道上。

通典一七九雲中郡雲中縣，「單于臺在今縣西北百餘里。漢孝武元封元年勒兵十八萬騎出長城北登單于臺。」元和志一四，同。惟作「四十餘里」，未知孰是。若四十餘里，則當在燕昌城地區，若百餘里，則可能在旋鴻池地區，但亦可能在今豐鎮之北。

雲州東經清塞、天成等軍，武、新、媯等州至幽州，大數凡七百里。其行程，由雲州東北行一百二十里至清塞軍（今陽高南）。軍本在蔚州西，開元天寶之際，王忠嗣北移至此，以張國勢。州東北三十里平城故城與白登臺蓋在道上。又州東六十里有牛皮關（今牛皮嶺下）不知是否在此道上。清塞軍相近有漢代參合縣故城，城東有參合陂，為北魏初期之軍政要地，道武帝拓跋珪大敗慕容寶於此，實為燕亡魏興之關鍵。自軍又東六十里至天成軍（今天鎮），又東九十里至納降守捉城，唐末置懷安縣（今舊縣址 E 114° 32' · N 40° 32' 之東二十里）。

元和志一四雲州云：

「東至幽州七百里。」「東至清塞城一百二十里，又東至天成軍六十里，又東至納降守捉九十里，與幽州分界。」

寰宇記四九雲州作「東至天城軍」「東至納降守捉」「東至清塞城」里數全同，是皆從州城計之，大誤。然云：「東取寧武、媯州路至幽州七百里。」^⑩則極有用。茲先論清塞與天成。

清塞軍 一統志大同府卷古蹟目，清塞軍在陽高縣南。按陽高縣在府東北一百二十里，里距正合。然新志，蔚州「西有清塞軍，本清塞守捉城，貞元十五年置。」按軍在雲州東一百二十里，不得遠屬蔚州。考王忠嗣碑（金石萃編一〇〇）「公始以馬邑鎮軍守在代北，外襟帶以自隘，棄奔衝而蹙國。河東，乃城大同於雲中，徙清塞、橫野，張吾左翼。」則清塞本在較南地方，忠嗣城大同，

⑩ 通鑑二五三乾符五年紀，胡注引宋白續通典，同。

北徙清塞以張國勢力。其事在開天之際。

天成軍 新二一八沙陀傳，赫連鐸攻李克用之天成軍。通鑑二五九，景福元年，李匡威寇雲州，李克用由雲州出擊，「追至天成軍」，皆即此。一統志大同府卷古蹟目，天成軍，今天鎮縣治。按天鎮縣在大同府東北一百八十里，里距正合。而新志，蔚州「東北有橫野軍，乾元元年，徙天成軍合之，而廢橫野軍。」是乾元元年曾南徙至蔚州之東北。蓋其後復徙舊治，而橫野軍亦恢復建置也。

參合陂 詳後附篇八北魏參合陂地望辨。

納降守捉城、懷安縣 元和志云守捉城在天成軍東九十里。檢一統志大同府、宣化府兩卷，天鎮東至懷安縣（民國地圖集懷安縣東北舊懷安 E 114° 32' · N 40° 32'）六十里。則此守捉城可能在清懷安縣東二三十里處。按新志，新州所領有懷安縣。一統志宣化府卷古蹟目，（唐）舊縣在今縣（民國圖集之舊址）東二十里。則與守捉城地望相當，蓋唐末改守捉城置懷安縣，屬新州。

平城故城、白登臺 水經注一三灤水注：「一水南逕白登山西。服虔曰，白登臺名也，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城若邱陵矣。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即白登臺也。臺南對岡阜，即白登山也。」元和志一四，雲中縣，「白登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寰宇記四九雲州雲中縣，「白登臺在縣東北三十里。」即匈奴圍漢高於平城之白登。又引冀州圖云：「古平城在白登臺南三里，有水焉。城東西八里，南北九里。」就方位言之，當在此道上。唐宋志書與酈注里數不同者，蓋唐宋雲中縣已視北魏平城爲小耳。

牛皮關 新志，雲州有牛皮關。一統志大同府卷關隘目，關在大同縣東六十里牛皮嶺下。但不知其詳明方向，若在縣東北，則可能在此道上。

又東微北約九十里至武州治所文德縣（今宣化），又東微南略沿于延水（今洋河）河谷，經永定關及鷄鳴山西（今有鷄鳴驛）之茹縣故城，凡約五十里至新州治所永興縣（今涿鹿蓋東北）。本漢下洛縣，有堯廟。城南六十里有漢涿鹿故城及黃帝祠、蚩尤城等古蹟，在中國古代史話中居重要地位。

北魏前期置燕州及廣寧郡，爲東疆重鎮。唐末置新州，後唐置威塞軍，爲代北節度之一。又東經段莊，寧武軍，凡約八十里至媯州治所懷戎縣（今懷來 E115°40'·N40°25'，中共圖已西移），以媯水受名，卽秦漢上谷郡治之沮陽縣也。城內有清夷軍，垂拱中置，管兵萬人，馬三百(?)匹。

舊五代史二六唐書武皇紀下，述李克用由雲州東取幽州之進軍次第云，乾寧元年「十一月，進攻武州。甲寅，攻新州。十二月，李匡儔命大將率步騎六萬救新州，武皇……逆戰，燕軍大敗。……新州降。辛亥，進攻媯州。壬子燕兵復合於居庸關拒戰，……復敗。甲寅，李匡儔……棄城而遁。」新唐二一八沙陀傳，略同。通鑑二五九乾寧元年紀亦略同，云新州之戰在段莊。考異引唐太祖紀年錄，「十一月壬辰，大軍拔截寇，進收楊門、九子。戊戌下武州。甲寅攻新州。」小地名不詳。胡注，新州在媯州西北，段莊在新州東南。是也。

武州 新志有武州，領縣一，文德。遼史四一地理志，西京道，歸化州「本漢下洛縣，元魏改文德縣，唐升武州。僖宗改毅州，後唐太祖復武州。」一統志宣化府卷，武州、歸化州卽宣化治。

新州、威塞軍 新志有新州，領永興懷安等四縣。遼史四一西京道，奉聖州，「本唐新州，後唐置團練使，總山後八軍。……同光二年升威塞軍。……東南至南京三百里，西北至西京四百四十里。」一統志宣化府卷，新州、奉聖州卽保安縣，今名涿鹿。按一統志宣化府卷古蹟目，漢下洛縣在保安州（今涿鹿）西。晉置廣寧郡治焉。後魏兼置燕州於此。魏書穆顛傳，太和十六年，除燕州刺史，鎮廣寧。卽此。勘之灤水注，地望相當。灤水注又引魏土地記曰，「去平城五十里」，蓋「五百里」之譌。下洛城南有堯廟、城南六十里爲漢涿鹿故城、黃帝祠、蚩尤城，並詳此注。復考通鑑二六九後梁貞明三年，「晉王之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在新州，驕惰不治。」又二七八後唐長興三年，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前條胡注引薛居正曰：「唐莊宗同光二年七月，昇新州爲威塞軍節度使，以媯、儒、武三州隸之。」（按此見舊五代史三二）

鷄鳴山、茹縣故城及永定關 新五代史七三四夷附錄云：胡峯隨蕭翰入契丹，居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道其入蕃所經云：

「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又三日至可汗州……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鷄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鷄鳴於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

按天嶺以東北，為向北通遼上京之路。歸化州以南，則入居庸關路，即今考之道也。歸化州即唐武州，可汗州即唐媯州（詳下文），新武州約與唐新州相當，則武州東南至新州，中經永定關與鷄鳴山。關為唐代故關。田村實造引灤水注，謂北魏已有鳴鷄山之名，^①是也。按灤水注云：「于延水（今洋河）又東逕茹縣故城北，王莽之穀武也。世謂之如口城。魏土地記曰，城在鳴鷄山西十里，南通大道，西達寧川。于延水又東南逕鳴鷄山西。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北三十里有延河東流，北有鳴鷄山……每夜有野鷄羣鳴……于延水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東南流注灤水。」是鳴鷄山在于延水北，而茹縣故城則在水南，當大道，唐道蓋同。又寰宇記七一媯州懷戎縣「鳴鷄山在縣東〔西〕北七十里。」田村實造引察哈爾通志二，鷄鳴山在宣化城東五十里^②。以里距論之，此山與新州城應甚相近。

媯州、清夷軍 寰宇記七一媯州，「理懷戎縣。……北齊置北燕州，隋廢。……唐武德七年……復北齊舊名。領懷戎一縣。貞觀八年改為媯州，因其中媯水為名。長安二年移治舊清夷軍城，兼管清夷軍兵萬人。」清夷軍建置時代與兵馬數，見通典一七二。舊一九四上突厥傳默啜條，襲我靜難及平狄、清夷等軍，即此。高適有使清夷軍入居庸關詩（全唐詩三函十冊適集四）。按灤水注此處有清夷水，即今媯河，是軍亦因水受名也。武經總要一六下，媯州「石晉割路契丹，周世宗時，戎主避歸周之名，改為克汗州。」其地在今懷來縣。此即漢上谷郡治之沮陽縣，參看水經注圖。

^① 田村實造撰遼宋交通資料注稿，刊東方史論叢第一。

^② 同^①。

寧武軍 前引寰宇記，雲州東取寧武媯州路至幽州七百里。按新志，媯州「西有寧武軍。」則寧武即軍名，在道上。通鑑二五三乾符五年，李國昌、克用父子，陷遮虜軍，進擊寧武及崑嵐軍。亦可能即此軍也。

諸州里距 前引元和志、寰宇記雲州目，皆云東南至幽州七百里。雲州東經清塞軍、天成軍至納降城之累積里距爲二百七十里。今按元和志幽州、媯州卷皆已佚。檢通典一七八，媯州南至幽州二百里，東南至幽州一百五十里。幽州目，北至媯州二百一十里。又卷一七二州郡序目，清夷軍在媯川郡城內，南去理所（幽州）二百十里。寰宇記七一媯州目、六九幽州目，作二百里、二百一十里、二百九十里不等。而兩州去長安里距之差亦爲二百里。大抵實數二百一十里，大數二百里。然則納降城東至媯州約二百二三十里。檢視今圖，亦略相當。復檢一統志宣化府卷，西南至懷安一百二十里，東南至保安（即涿鹿）六十里，東南至懷來一百五十里。即由懷安經宣化、保安至懷來共二百七十里，而唐納降城在懷安東二十里，故古今里距略相當，略加均勻，可書之如綱文。

又由天成軍東南行一百八十里至蔚州，又東北至媯州，亦是一道。

元和志一四蔚州，「北至天成軍一百八十里。」蔚州東北通媯州，詳第三節代州東北通蔚、媯、幽州道。

媯州又東南行入居庸關（今關），又循灤餘水（今沙河）河谷而下行至昌平縣（今縣西），又南九十三里至幽州治所薊縣（今北平），西北去媯州凡約二百一十里。

媯幽間相距里程，已詳上文。寰宇記六九幽州，昌平縣在州西北九十三里。又李德裕論幽州事宜狀（全唐文七〇二）亦云，「昌平縣去幽州九十里。」

居庸關詳篇肆幽州北塞諸道一：居庸關北出塞外兩道。

上文所考唐代雲州（今大同）東至幽州（今北平）、西至單于府（今歸綏西南三四十里）之通道，又西至河上勝、豐兩州及三受降城，是即河套東

經雲中，通幽、燕之大道也。地志所記，前乎此者，晉太康地理志云：五原塞「又北九百里得造陽。」（即唐代媯州、今懷來。）後乎此者，武經總要云，「振武軍、單于府……東南至幽州一千二百里。」皆與此道略相當。

寰宇記三八麟州銀城縣引晉太康地理志，「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九百里得造陽。」晉書七一媯州懷戎縣目亦引此，以爲誤。按史記匈奴傳，「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集解引韋昭曰，造陽在上谷。正義，按上谷郡今媯州。是也。晉志云五原塞又九百里得造陽者，即謂由五原東至造陽也。正即此道。古人於方位往往不甚了解，只要出塞便云向北，此例甚多，不可泥。武經總要文見該書前集一六下。九百里顯屬太少。云一千二百里者，就前文紀程而言，似太多；然今觀地圖，一千二百里，殊爲正確，紀程不足準也。

前史所見，漢末田疇由幽州「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河套北境）至長安」，爲最早見之事例。

三國魏志一一田疇傳，幽州牧劉虞遣使長安。「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間逕去，遂至長安致命。」按朔方郡在今河套內，所行之路線雖不能詳，要與唐代之幽、雲西通單于府、勝、豐道略相當，惟中段或者行於雲、代之間耳。

唐代安祿山之亂，至德中，李泌建策，使建寧王「並塞北出，……以取范陽，覆其巢穴。」事不果行。上元中詔郭子儀統諸軍「取邠（陝西邠縣）、慶（甘肅慶陽）、朔方（寧夏靈武西南）路」，「略高關」（河套西北隅狼山山脈之一道口，約 E107°25'-30'·N41°20'），「出雲中」（河套東北隅歸綏托克托地區），「收大同（山西大同）、橫野（察哈爾蔚縣）、清夷（即媯州，今察哈爾懷來），便收范陽。」是仍李泌之前策；又爲魚朝恩所

阻。此爲中古時代之一大戰略構想，雖事不果行，然擬定進軍路線正即今考之道，亦見此爲北疆之一交通大道也。

通鑑二一九至德元載，李泌建策云：

「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參看新一三九李泌傳）

胡注云：「泌欲使建寧自靈（今寧夏靈武西南十里）、夏（今陝西橫山西百里長城外白城子），並豐（今河套西北狼山晏江間）、勝（今綏遠托克托西二十餘里，黃河西十二連城）、雲（今山西大同）、朔（今山西朔縣）之塞，直擣媯（今察哈爾懷來）、檀（今河北密雲），攻范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恆、定，以攻范陽之南。」是也。明年，隴西諸師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帝急切欲復兩京，故不果行。此爲中古用兵之一大戰略構想。其後上元元年九月，詔郭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舊一二〇郭子儀傳云，使「取邠、寧〔慶〕、朔方、大同、橫野徑抵范陽。」今存肅宗命郭子儀充諸道兵馬都統詔（全唐文四三）云，「取邠、慶、朔方路，過往收大同、橫野、清夷，便收范陽及河北。」又云「今將略高闕，出雲中。」是仍擬實施李泌前策，復爲魚朝恩所阻不果行。而其所擬行軍路線正取今考之道，即由朔方並河取三受降城，又東經單于府、雲、武、新、媯等入州居庸關路也。

（六）代北水運考略

太原至北塞間之陸上交通已考論如上。在此地區內之主要河流爲桑乾河，次爲滹沱河上游，又次爲汾水上源。桑乾河流域在太古時代本爲一大橢圓形湖泊，其後逐漸乾涸，成爲一條河流。至北朝及隋唐時代，水運似

尙相當盛。滹沱河上游與汾水上源亦通舟楫或木筏，故漢世有鑿通滹沱、汾水之上源以漕山東之粟西實太原倉儲之構想。因爲此三條河流在唐代均有水運之利，故曾置代北水運院或水陸發運使以司其事。

後漢書列傳六鄧訓傳：

「永平中理滹沱石白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

水經注六汾水注述此事詳略互異云：

「羊腸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漢永平中，治呼沱石白河。案司馬彪後漢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白谷。蓋資承呼沱之水轉山東之漕，自都慮至羊腸倉，將憑汾水以漕太原，用實秦、晉。苦役連年，轉運所經凡三百八十九隘，死者無算。」

按呼沱河上源在山西之崞縣、代縣、忻縣、繁峙縣地區，崞忻地區有兩上源發於雲中山脈，與汾水上源極相近。石白河古代爲呼沱河之一支流，在今河北平山縣北，東流入呼沱。蓋自此修鑿，欲因呼沱河中上游以通汾水上游，藉可通漕也。此固爲一難以成功之偉大構想，然亦必汾水與呼沱兩河之上游本能通小舟或木筏，故能使人興起此項難以實行之構想也。

關於唐代水運事，韋澳諸道山河地名要略殘卷（羅氏鳴沙石室佚書本），代州「刺史理所，兼置代北水運院。」王重民敦煌古籍叢錄頁一一一諸道山河地名要略條釋之云：「考代北水運，地理、食貨兩志均不載，惟新唐書盧坦傳記遺吏案泗州刺史薛審爲代北水運時畜異馬不獻事，及坦表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事。冊府元龜卷四百九十八載「開成三年四月，度支使杜悰奏，水運院舊制在代北，開成二年移院振武；臣得水運使司空輿狀，言移院不便，請依舊移代。從之。」則兩史紀傳亦不之及。此卷代州有使院，蓋在杜悰奏復之後也。」今按新二一八沙陀傳，「乾符三年，段文楚爲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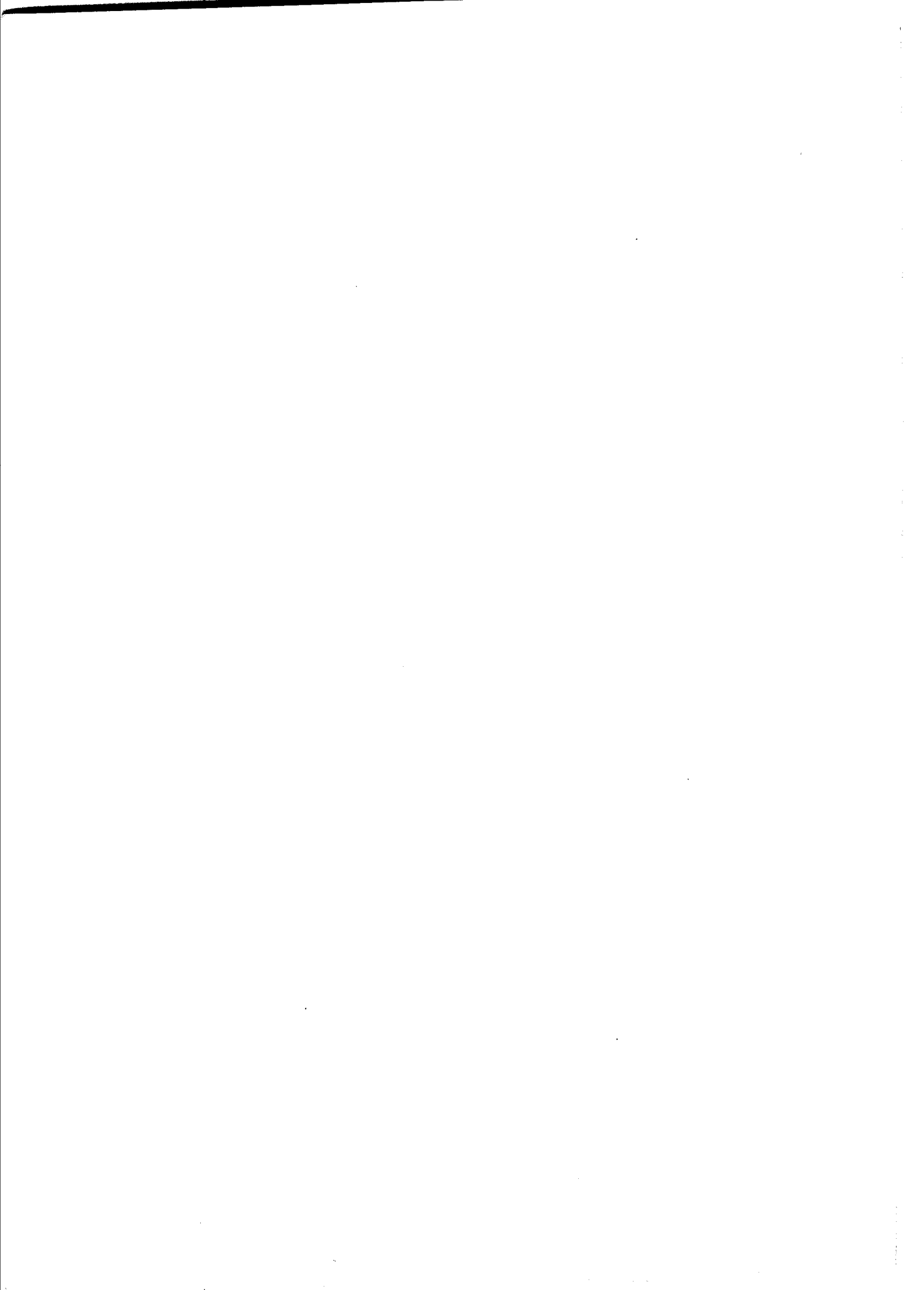
鑑二五三，繫於乾符五年，作「大同防禦使兼水陸發運使」。可補王氏跋文。

居其任者或頗見績效，積穀饋運，有助邊疆防務，非徒具文也。

新書盧坦傳所記兩事，本之李翱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全唐文六四〇）。盧公傳云：「以韓重葉（一作華）爲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柵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又云，「或上封告泗川刺史薛審爲代北水運使時，畜馬四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已見所職有相當作用。又劉禹錫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使薛公碑（全唐文六〇九）云：「貞元中，上方與丞相調兵食……乃授監察御史裏行，充京兆〔代北〕水運使，局居雁門，主穀糴，具舟楫，募勇壯且便弓矢者，爲榜夫千有餘人，隸尺籍伍符，制如舟師，詔以中貴人護之，聲震塞上。每發粟泝河北行，涉戎落，以饋緣邊諸軍及乘障者，雖河塞廻遠，必尅期如合符，一歲中省費萬計。」按「京兆」必「代北」之譌，觀下句「局居雁門」可知。此段書事容有誇譽處，要可見其職任，強能者居之，固當有其績效也。

參看圖十八、十九

民國六十七年（1978）三月稿，分別刊新亞學報第十三卷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十卷上册。七十三年一月九日改訂。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初校。七十五年一月十日二校定稿。



附篇八 北魏參合陂地望辨

魏書二太祖道武帝紀登國十年條云：

「六月還幸河南宮（在河套內）。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寶來寇五原。……十月辛未，寶燒船夜遁。十一月己卯，帝進軍濟河。乙酉至參合陂。丙戌大破之。」

按同書九五慕容垂傳述此次戰事云：十月寶燒船夜遁，十一月太祖濟河「急追之，晨夜兼行，暮至參合陂西，寶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是參合陂當五原東至中山、幽州之軍道。其東有蟠羊山。

此次戰事所在地參合陂之地望，酈氏水經注三河水注首先指出。其文云：

「中陵水又北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謂之沃水，又東逕沃陽縣故城南。……沃水又東，逕參合縣南，魏因參合陁以卽名也，北俗謂之倉鶴陁，道出其中，……卽燕書所謂太子寶自河西還師參合，三軍奔潰，卽是處也。魏立縣以隸涼城郡。……沃水又東北流注鹽池。」

是酈氏指爲鹽池（今岱海）西南參合陁及魏置參合縣地區，在今右玉縣北長城外，前文太原北塞交通諸道篇第五節雲州東西交通線已詳論之，此無疑者。酈氏爲北魏後期人，似極可信。酈氏雖未言有陂，然今觀 ONC-F-8，其處實有一小湖泊，與魏置參合縣相近，指爲參合陂，固無不可。是酈氏以爲燕魏戰場之參合陂在平城西北二百里（實不只二百里）之譜，魏置參合縣地區也。通鑑一〇八晉太元二十年胡注亦從之。

然漢書高祖紀，十一年「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漢書地理志有參合縣，屬代郡。酈氏灤水注云，敦水東流逕參合縣故城南。其城在高柳城之東，而高柳則「在平城東南六十七里。」故此參合縣故城在平城之東約百里以上。一統志大同府卷古蹟目謂在今陽高縣東北。是也。統志此條雖不言參合陂卽在此參合故城；然同卷山川目，「蟠羊山在陽高縣東。」下引魏書太祖紀，天賜四年五月北巡，自參合陂東過蟠羊山。又引通鑑晉太元二十年紀燕魏參合陂之戰，燕軍於陂東蟠羊山。是統志作者以

爲兩軍戰場之參合陂即在漢代參合故城也。是在平城東北百里以上，亦近二百里之譜。楊氏北魏地形志圖，置參合陂於今陽高縣，蓋從統志此說也。然一統志歸化城六廳卷山川目亦有蟠羊山，「在綏遠城北六十五里，蒙古名衣馬圖。」下文亦引魏書太祖紀天賜四年北巡事爲證。則又謂參合陂在今歸綏地區矣。（或者亦可勉強解爲鹽池西南地區如酈說。）足見統志作者亦無定見。

再次，紀要四四大同縣參合城條，述慕容寶兵敗事，前文以爲參合陂在漢參合故城，後文又以爲在河水注之參合縣、參合陁，且爲酈注加一「參合陂」之名。兩地東西相距約四百里，不意顧氏乃疏粗如此！或者顧氏根本不知漢代參合故城與後魏參合縣參合陁之非一地耶？

復按魏書一〇三蠕蠕傳，「天興五年，社崙……遂犯塞，入參合陂，南至豺山及善無北澤。」丁謙魏書外國傳補地理考證云：善無北澤「即朔平東北代哈泊。」「參合陂即今大同府北邊牆外之奇爾泊。泊之北有伊瑪圖山，伊瑪圖譯言蟠羊。考晉書後燕載記及十六國春秋，慕容寶伐魏，軍還至參合陂，營蟠羊山南水上，可爲確證。」又云：「水經注將參合陂水混入灑水篇，謂脩水入之，殊誤。」是丁氏新說，在清代之奇爾泊，即今圖之蘇木海子 (E113° 20'·N40° 50')。

綜上所述，關係魏燕興亡之參合陂戰役，其地望所在，前人至少有三說。其一，酈氏河水注以爲在鹽池西南參合陁、後魏置參合縣地區（約 E112° 25'·N40° 25'）。其二，一統志以爲在今陽高縣漢代參合故城地區（約 E113° 50'·N40° 20'）。惟無確證；亦不自堅。其三，丁氏考證以爲即今蘇木海子 (E113° 20'·N40° 50')，以蟠羊山爲證。至於顧氏紀要，在同一條中即前後矛盾，且所指亦即第一、二兩說之地，故無自立之說。茲就以上三說提出檢討，進而研究北魏前期參合陂之正確地望。

先論丁氏新說。丁氏僅據蠕蠕傳一條，而此條實不能確證其在何處。或者丁氏以傳文「入參合陂，南至豺山及善無北澤。」擬善無北澤即今代哈泊（今圖岱海），蠕蠕軍由北而南，先至參合陂，故指爲代哈泊東北之奇爾泊也。實則指善無北澤即今代哈泊已有問題。① 而北敵南侵亦不必爲一股一路。蓋一股入參合陂南至豺山。② 一股

① 此泊在北朝稱爲鹽池，明見河水注，至今爲一大湖，不得稱之爲澤。疑善無北澤者或當爲鹽池西南沃水流域，ONC-F-8 尚繪有一小湖泊，其西南亦爲草澤地帶。

② 豺山在平城參合陂間，見魏書二道武帝紀天興六年、天賜五年兩條。

至善無北境。此亦極可能。故執此一條，絕難定其在善無北澤之北也。至於「伊瑪圖」之譯言「蟠羊」，按山在泊北，不在泊東，且北人以羊爲主要畜牧對象，凡山勢有形似蟠羊者，何莫不可名之爲蟠羊山？故此一千數百年後之今名，絕不足以爲證。若今蟠羊山之名可以作證，則前引一統志大同府東之陽高縣有蟠羊山，歸綏城東六十五里有蟠羊山，究以何者爲正邪？故丁氏之說之證據實太薄弱，不足深論。況慕容寶由幽州西至五原亦絕無必要向北迂迴經今蘇木海子之北之理！至云水經注將參合陂水混入灤水篇，此則丁氏誤讀酈注。其實灤水注只云雁門水「積而爲潭」，其陂長二十里，廣十五里，有敦水注之。敦水導源西北少咸山，「東流逕參合縣故城南」，並無參合陂之名，亦不言潭與參合城之關係。若灤水注果稱此潭爲參合陂，則酈氏已有兩說，而此說爲正矣。此亦丁氏之疏也。

其次，酈氏爲北魏後期人，明指魏燕戰場之參合在鹽池（今岱海）西南之參合陁。魏置參合縣地區，宜最可信。然就當時戰爭形勢，與北魏初期諸帝巡幸之行程論之，仍見酈氏爲誤書。茲詳爲討論如次：

按酈注一三灤水注云：

「羊水……東轉逕燕昌城南。按燕書，建興十年，慕容寶（或作垂誤，第一次西征，垂未親行）自河西還，軍敗於參合，死者六萬人。十一年，垂衆北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設祭弔之。……六軍哀慟，垂慚憤嘔血，因而寢疾焉，舉過平城北四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卽此城也。」

又晉書一二三慕容垂載記，亦先述慕容寶西征，有參合之敗。下文述垂親征，「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云云。垂慚憤，「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魏書二太祖紀，皇始元年，亦云「慕容垂來寇桑乾川，……遂至平城，西北踰山結營，聞帝將至，乃築城自守，疾甚，遂遁走，死於上谷。」所謂築城自守者卽燕昌城也。是垂之此行僅過平城北三四十里卽病篤不能進，因築燕昌城暫守而還，未嘗西至鹽池西南參合陁地區。垂僅至平城西北數十里而還，則燕書及晉書載記前述垂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者，必在平城以東，不在平城以西，斷可知矣。且魏書一五常山王遵傳云：

「慕容寶之敗也，別率騎七百，遵其歸路，由是有參合之捷。」

按太祖紀登國十年條，遵受命「塞其中山之路。」中山爲燕國都城，在今河北定縣。塞其中山歸路，必指中山西北太行山諸徑道如飛狐、隘門道而言，地在今蔚縣靈邱地帶。北去平城以東地區不遠，故能有助於大捷。若燕軍尚在平城西北兩百里外鹽池之西南，塞中山之道何有於大捷耶？此亦參合陂必在平城以東之一強證。抑猶有可論者：前引道武紀述此次戰事，十月辛未，寶由五原河津燒船夜遁，十一月己卯，帝濟河追擊，乙酉至參合陂，丙戌破之。慕容垂傳云，十月寶夜遁，十一月，太祖「濟河，留輜重，簡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晨夜兼行，暮至參合陂西」，次晨大敗寶軍。按自辛未至乙酉凡十五日，自己卯至乙酉暮凡七日，而五原河津東至鹽池（今岱海）西南魏後期所置之參合縣，至多不過五百里，寶既燒船夜遁，何需十四五日？拓跋珪既簡精銳輕騎急追，何需七日？此皆不合事實者；惟平城以東之參合故城西去五原約九百里，故一退一進需如此日程也。

復按魏書帝紀自昭皇帝（卷一）至太宗明元帝（卷三）泰常八年三卷書中，參合陂凡十三見。昭皇帝約當西晉元康中（291-299），泰常八年爲劉宋景平元年（423），則西晉末終東晉世一百三十四年間（三世紀末至五世紀初），此陂爲代魏境內之要地，其後雖太武帝之好動，四出巡幸，本紀亦未見參合陂之名。茲就昭帝至明元帝本紀所記可考此陂之方位地望者，條箋如下：

（A）魏書一序紀云：

「昭皇帝諱祿官……分國爲三部。帝自以一部居東，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以文帝之長子桓皇帝諱猗統一部，居代郡之參合陂北。以桓皇帝之弟穆皇帝諱猗盧統一部，居定襄之盛樂故城。」

按此條明云代郡之參合陂，即當在今陽高地區，絕不能解爲盛樂東南之參合徑地區。且三分部族東西並列，濡水即今灤河，其源在獨石口地區，盛樂在今歸綏之南，參合陂在今陽高地區，即東西距離略均；若在參合徑，則距盛樂太近，事必不然。下文昭帝十年十一年兩見桓帝在參合陂事，皆顯見其所部。昭帝崩後，穆帝「總攝三部，以爲一統」，故北魏前期都城建在盛樂。若桓帝不死而總攝三部，則統一之都城必先在參合陂地區矣。

（B）同上序紀云：

昭成皇帝（什翼犍）建國二年（339）「夏五月，朝諸大人於參合陂，議欲定都灑（灑）源川。」五年「夏五月，幸參合陂。秋七月七日，諸部畢集，設壇埒，講武馳射，因以為常。八月還雲中。」

按此條雖不能顯示參合陂之準確地望，但見此陂為其國境內之重地，且於此議都灑源川，此川即今桑乾河，正在今陽高之南近處，蓋地已近灑源而議都之也。同書二道武帝紀云，天興六年七月，「車駕北巡，……東北踰闕嶺，出參合、代谷。九月，行幸南平城，規度灑南，面夏屋山，背黃瓜堆，將建新邑。」正與前事相同。按此時已都平城，則參合在平城之東，又近代谷，其為陽高之參合無疑。

(C) 魏書二太祖道武帝紀云：

天賜四年「五月北巡，自參合陂東過蟠羊山，……遂東北踰石漠至長川，幸濡源。……七月，車駕自濡源西幸參合陂……乃還宮。」

按濡源在獨石口塞外，於當時魏代國境為最東地區。其時都平城，長川亦在平城以東地區，參天興二年紀尤明^③。是此次行巡，實東北行，亦參合陂在平城以東，不在平城以西之明證。

(D) 同上又云：

天賜五年「正月，行幸豺山宮，遂如參合陂，觀漁於延水，至寧川。」

(E) 魏書三太宗明元帝紀云：

神瑞二年四月「己卯，東駕北巡。五月丁亥，次於參合，東幸大寧。」

按此兩條見延水、寧川、大寧三地名。考灑水注，有于延水，楊圖擬為今洋河及東洋河、西洋河是也。大寧城，楊圖在今張家口，亦略得之。有寧川水，流於小寧縣（今萬全）之西，南入于延水，其會口在雁門水（今南洋河）入于延水口之東，即民國地圖書舊萬全稍西之一水也。是此兩次皆由平城東行，亦證參合陂在平城以東，無疑。

(F) 同上紀又云：

泰常八年六月「丙辰，北巡至於參合陂，遊於蟠羊山。秋七月，幸三會、屋侯泉。……八月，幸馬邑，觀於灑源。」

③ 道武紀，天興二年，車駕北巡，分東中西三道大襲高車。「常山王遵等三軍從東道出長川。」又卷三太宗紀，泰常二年十有二月，「壬申，幸大寧長川。」大寧在今張家口，皆見長川在東方。

按蟠羊山見於一統志，因為有後世附會之嫌，今姑不論。灤水注，有三會亭，三會城，其南有神泉水，有靈應。本紀之三會即此城亭無疑。屋侯泉蓋即神泉歟。酈注所述，緊接在參合城之東。楊圖繪於今陽高、天鎮之間，是也。此亦見參合陂在東巡道上。

以上就慕容垂之行程言之，參合陂不得在平城以西；又就魏書前期本紀所見之參合陂之方位考之，皆在平城以東或東北地區，無一在平城以西或西北者。平城之東或東北，即當在漢代參合縣故城地區矣。然則一統志以參合陂在漢參合故城，雖無確證，然真得其地矣。檢灤水注云：

「雁門水又東南流屈而東北，積而爲潭，其陂斜長而不方，東北可二十餘里，廣一十五里，蒹葭藜生焉。敦水注之。其水導源西北少咸山之南麓，東流逕參合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曰，道人城北五十里有參合鄉，故縣也。敦水又東……
注雁門水。」

是漢參合故城之東近處果有一陂，長二十里，廣十五里，熊疏指此爲參合陂是也。前引魏書慕容垂傳，寶退軍營於陂東之蟠羊山，及所引帝紀天賜四年、泰常八年兩條，亦與垂傳契合。一統志大同府山川目，蟠羊山在陽高縣東，蓋真北魏故山，非後世附會之名也。且前引序紀，昭成帝朝諸大人於參合陂，遂議定都湮源川。天興六年，出參合、代谷遂行幸南平城，規度湮南新邑。泰常八年至參合陂遊蟠羊山，幸三會、馬邑，觀於湮源。則參合陂不但爲東北出至濡源大寧之道，亦且南近灤水之上游，固非爲丁謙所說在今蘇木海子，亦非爲酈氏所指在鹽池西南之參合陁也。丁氏本臆說，不足論。酈氏魏人，何以有誤？意者，參合故城之參合陂既蒹葭藜生，可能漸見淤塞，自北魏前期太武帝以後即鮮見遊幸其地者，或亦此故歟？其陂既漸淤塞，而鹽池西南有蒼鶴陁，當平城西通雲中之大道，「蒼鶴」音近「參合」，不免世俗相傳，有以慕容寶兵敗故事爲說者，酈氏未能詳察，致有此誤耳。至東魏天平二年，更因而置參合縣（見地形志）。此亦後人編輯前史往往以今事說前事之一佳例矣。

參看圖十八

民國六十七年（1978）三月稿，附刊新亞學報第十三卷唐代太原北塞交通圖考之後。七十三年增訂，七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初校復訂。七十五年一月十一日二校定稿。

篇叁捌 黃河汾水間南北交通線

太原西北通單于都護府、振武軍道爲唐代通北塞之最主要交通線。此道中間重鎮爲朔州（今朔縣）。朔州西南取嵐（今縣）、石（今離石）、隰（今縣）、慈（今吉縣）四州路，又西南取龍門關渡河，亦爲一重要大道。

元和志一四嵐州目云：

「南至上都，取太原路一千五百八十里，取石、隰路一千三百七十五里。」

又卷一二隰州目云：

「西南取慈州路至上都八百八十五里。」

按嵐州在今嵐縣，石州在今離石，隰州在今隰縣，慈州在今吉縣，此已見自嵐州向南微西經石州、隰州、慈州，爲通長安之一要道。檢栗棘庵所藏宋輿地圖，嵐州經石隰至慈州正有一道。

元和志一二慈州、絳州兩目，慈州西南至上都六百八十五里，絳州西南至上都五百九十里，而慈州東南至絳州二百四十里，故知慈州至上都不經絳州，當經絳州西境之某地。

按同州西至長安二百五十里，同州東北至韓城縣二百里，又東北五十里爲龍門山，而龍門津關在山南，渡津至龍門縣二十二里，並詳長安太原驛道篇，則自長安至龍門縣約五百里。檢元和志慈州目云，西至龍門縣一百八十里。加龍門縣西至長安之里數，正約六百八十五里之譜。是知慈州至長安道係西南取龍門津路也。

又檢元和志一四朔州、嵐州兩目，皆云嵐州東北至朔州三百七十四里。而樓煩關居其間，詳太原北塞交通諸道篇，此亦要道，可西南通長安也。

考舊紀，僖宗中和二年，「沙陀李克用……以部落之衆一萬七千騎，自嵐石州

路赴河中。」通鑑二五五中和二年紀，同。下云：「不敢入太原境，獨與數百騎過晉陽城下與（鄭）從讜別。」以與從讜有隙也^①。是即嵐石道爲太原晉絳驛道之輔線之一證。

其較詳行程：由龍門東北至慈州治所吉昌縣（今吉縣）一百八十里，疑略循黃河東岸地帶而行。慈州北行約一百一十四里至大寧縣（今縣），故浮屠鎮也。又五十里至橫城，隋楊諒築以絕蒲州兵道。又北三十五里至隰州治所隰川縣（今隰縣）。

元和志一二，慈州北至隰州二百里。按圖，中間必經大寧縣。縣屬隰州，元略志云即齊所築浮圖鎮，東北至州八十六里。而寰宇記四八，作六十八里。檢一統志隰州卷，大寧縣在州西南九十里，則當從元和志。亦可推知慈州至大寧里程。又元和志隰州治所隰川縣，「故橫城在縣南三十五里，隋仁壽四年，楊諒作逆，遣僞將吳子通屯兵築城於此，橫絕蒲州道。」是亦必在此大道上。

隰州曾置驛，韓偓有詩。

韓偓有隰州新驛（全唐詩十函七冊偓集二）及隰州新驛贈刺史（同上集三）兩詩。

隰州又北微西九十里至石樓縣（今縣），又東北一百一十里至平夷縣（今中陽，舊寧鄉）。石樓縣北有上平津關，不知是否在此道上。平夷又北循寧鄉水河谷而下五十里至石州治所離石縣（今縣）。離石爲戰國以來之名城，亦爲五胡發難者劉淵之故居。

元和志隰州、石州兩目，皆見隰石兩州南北距二百五十里。寰宇記四二石州目，同。元和志，石州平夷縣，東至州五十一里。而寰宇記作州南五十里。檢

^① 舊五代史二五唐書武皇紀，武皇「自陰地趨晉絳……至河中。」與舊紀、通鑑不同。按太原之路爲從讜所斷，當以紀、鑑爲信。

一統志汾州府卷古蹟目引元和志，「東」作「北」。按平夷縣即今中陽縣，舊名寧鄉，在離石正南，東字顯誤。觀今日地圖，此縣必爲此道所經。檢栗棘庵輿地圖，亦然。又元和志云，寧鄉水在縣西南一百五十步。寰宇記，同。此水今名同，正當爲此道所循。

又元和志，隰州石樓縣「東至州九十里。」而寰宇記云在州西北一百六十里。按石樓縣即今縣治，則元和志「東」當作「東南」，記則里數有誤。按石樓名城，就形勢里距而言，隰州至平夷二百里間當經之，里距亦略合。檢栗棘庵輿地圖，誠然。

上平關 新唐志，隰州石樓縣「北有上平津。」考通鑑二六七梁開平二年，「岐王所署延州節度使胡敬璋寇上平關。」胡注：「金人疆域圖，隰州石樓縣有上平關。按延州東至隰州百三十里耳，胡敬璋蓋渡河來寇也。」關津當爲一地，在縣北，若道經石樓，即當經此關津歟？

北齊伐石樓山胡，北由離石赤洪嶺，南由隰州黃櫨嶺，南北夾攻破取之，蓋即取此道南北進兵也。

北齊書一七斛律金傳云：

「三〔二〕年高祖（高歡）出軍襲山胡，分爲二道，以金爲南道軍司，由黃櫨嶺出，高祖自出北道，度赤洪嶺，會金於烏突戍，合擊破之。」

按元和志一四石州治所離石縣，有「離石山，今名赤洪嶺，在縣西五十步。」高歡所度必此嶺。同書一二隰州治所隰川縣，「黃櫨谷水出縣東北黃櫨谷。」則黃櫨嶺當近隰州治，即金所由隰州出也。南北夾攻，即取此道。又北齊書四文宣帝紀，天保五年條云：

「帝討山胡，從離石道，遣太師威陽王斛律金從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犄角夾攻……遂平石樓。」

按地形志，顯州，永安中置，治汾州六壁城。通鑑一六五胡注云蓋在隋西河郡境。則自東出也。晉州一軍則向西北出，必經隰州。是則仍是南北夾攻，另增側擊一軍耳。

石州向北略循離石水又名赤洪水上行約九十里至方山縣（今縣南約五十里）。又東北一百六十里至嵐州治所宜芳縣（今嵐縣），天寶中統兵三千人。

元和志石州、嵐州兩目，一作南北距二百五十里，一作二百四十里。寰宇記四二，石州北至嵐州二百九十里。而四一嵐州目，南至石州二百三十里。今從元和志，姑作二百五十里。

嵐州統兵數見通典一七二河東節度使統軍條。元和志一三，同。

元和志，石州方山縣南至州九十里。寰宇記，同。檢一統志汾州府卷古蹟目方山故城條引舊志，有方山鎮在州（永寧州，即石州）北一百四十里。今圖方山縣地望相當於方山鎮，則唐代方山縣在今縣之南約四五十里。考元和志、寰宇記，嵐州之南未置縣，則自方山直至嵐州約一百六十里。

通典一七九石州離石縣，「漢舊縣，後漢南單于庭左國城在此，有離石水，一名赤洪水，高歡大破爾朱兆於赤洪嶺，蓋近此。」又方山縣，「有赤洪水源，東流入離石縣界。」元和志一四，離石縣，「離石山今名赤洪嶺，在縣西五十步。」下述高歡事。方山縣，「赤洪水在縣南五十里。」寰宇記四二，方山縣條錄通典，離石縣條錄元和志，又云，「離石水今名赤洪水，東北從方山縣界流入。」檢今圖，仍名離石水，正當為大道所循也。

嵐州北出有東西兩道。東道，由州東行四十五里至靜樂縣（今縣）。又東北出樓煩關至朔州，即太原北出之西道也。

元和志一四嵐州、寰宇記四一嵐州，皆見嵐州東至靜樂里距。縣北一百五十里樓煩關當南北要道，則自州東行四十五里即接太原、樓煩關之大道也，詳太原北塞交通諸道篇。

西道由州向北微西行，中經飛鳶，洪谷，凡九十里至嵐谷縣（今岢嵐）。縣東二里有岢嵐山，置岢嵐鎮。

元和志一四嵐州，嵐谷縣南至州九十里。寰宇記五〇岢嵐軍，理嵐谷縣，東南至嵐州九十里。正確方位在嵐州之正北微西。元和志，嵐州治所宜芳縣，「岢嵐山在縣北九十八里，高二千餘丈，西北與雪山相接。」「岢嵐鎮在縣西北九十八里。」寰宇記四一，同。山與鎮當相近，且近嵐谷縣。元和志嵐谷縣條云，「隋大業三年置岢嵐鎮，壓草城川賊路，長安三年於此置嵐谷縣。」寰宇記嵐谷縣條，同。又云岢嵐山在縣東二里。是則岢嵐山即在嵐谷縣東二里，鎮亦在同處，元和志記鎮與山於宜芳縣，蓋襲抄嵐谷縣建置前之志書耳。

飛鸞、洪谷，詳下文。

嵐谷縣、岢嵐鎮，自隋以來即云當草城川賊路。按此縣鎮已近北塞，當要道，唐武后時已置岢嵐軍，統兵多時至六千人以鎮之。其後軍廢，唐末復見置。其北出主道為草城川路，平坦易行，即今五寨(E111°50'·N38°55')、三岔堡(E111°40'·N39°10')地區。由此北出，西北行，經偏頭(今偏關)循河至勝州。由此東北行二百數十里至朔州。又由洪谷東北行經遮虜軍，亦至朔州。疑北段實一道。

通典一七二，河東節度使統軍，有岢嵐軍，「樓煩郡(嵐州)北百里。長安中李迥秀置，管兵千人。」元和志一三，同。而諸道山河地名要略殘卷(羅氏鳴沙石室佚書本)云，「嵐州故城，武德中為岢嵐鎮，大足中加兵三千，其後李迥秀又加兵至六千人，號為岢嵐軍。開元後廢之。論者以為此地為突厥之北衛〔要衝〕，不可久廢。」^②以為嵐州故城，蓋誤，蓋其地本屬宜芳，因此致譌歟？此軍開元後雖廢，但其後復置。新志嵐州嵐谷縣條書事有歧，姑不詳論。至唐末仍見岢嵐軍，為沙陀所攻，見下文所引通鑑二五三乾符五年紀。

元和志一四嵐州嵐谷縣云，「隋大業三年置岢嵐鎮，壓草城川賊路。」寰宇記五〇岢嵐軍及嵐谷縣兩目皆同。兩書述唐事，三處小異，參校言之：唐長壽中李迥秀置軍，長安三年，分宜芳縣於此置嵐谷縣，神龍二年廢（元和志作景龍年），開元十二年重置縣。宋復為軍。此可與上條置軍事合看。

② 寰宇記四一嵐州宜芳縣目有此條，惟「北衛」作「要衝」，是也。而「開元後」作「開元中」，誤。

寰宇記五〇岢嵐軍，北至嵐州火山軍（今河曲縣東北八十里，近偏關縣）一百六十里。東北至朔州一百六十里。西北至嵐州定羌軍（今保德）一百二十里。軍屬於州，似爲宋以前之舊制，故下文云，「火山軍在嵐州火山下，皇朝平晉，復置。」據寰宇記此條書事，嵐谷北出有數道。東北至朔州必不止一百六十里。檢九域志四，岢嵐軍東北至朔州二百八十里，是也。寰宇記字譌。至於上文屢見之草城川路則不詳。考通考三一六輿地二，岢嵐軍，「景德中，築長〔長〕城於草城川口，以爲控扼。其草城川、峽婆谷、洪谷、朝〔胡〕谷四路皆契丹界。」復考武經總要前集一七岢嵐軍目川谷城堡條云：

草城川 川口濶一里餘，川中有古城，景德中築長城，控扼賊路。

峽婆谷、胡谷 二谷地形甚狹，北至契丹界。

洪谷 唐乾符中沙陀部寇河東，戰於洪谷，卽此地，亦匈奴入寇之處。谷在軍東一十餘里，有平路接契丹界雲〔雪〕山，^③容車騎之地。

飛鳶堡 堡之北西，卽草城川、洪谷、峽婆谷、胡谷四路至契丹界。僞漢劉崇營建軍，本朝慶曆中修葺，重復險固，以兵戍守。」

據此，四路皆通契丹界，而飛鳶堡似爲四路總匯。檢宋史八六地理志，岢嵐軍嵐谷縣有洪谷，而飛鳶堡則屬嵐州宜芳縣，當在嵐谷縣之南。洪谷在岢嵐軍東十里，爲平路，通車騎。通鑑二五三，乾符五年，「李國昌……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軍，進擊寧武及岢嵐軍。」八月，「沙陀攻岢嵐軍，陷其羅城，敗官軍於洪谷。」胡注：「洪谷在岢嵐軍南。」「遮虜軍在洪谷東北，亦曰遮虜平。……朔州西至岢嵐軍二百二十里。此李國昌合雲朔之兵，……旣陷遮虜……西擊岢嵐也。」是洪谷東北經遮虜可至朔州。而胡注，洪谷在岢嵐軍南。與武經作軍東十餘里者，小異。考歐陽修河北奉使奏章卷下（萬有文庫本歐陽永叔集冊一四）乞免差人往岢嵐軍築城再奏云：「成德軍……路出土門，……至并州，又出天門關，經憲州（今靜樂），飛鳶軍，入洪谷，方至岢嵐。」蓋洪谷在岢嵐之東偏南，並證飛鳶果在岢嵐之南也。其時沙陀根據地正在朔代地區，

③ 元和志、寰宇記及本書皆見嵐谷之東、宜芳之北有雪山，卽今蘆芽山脈，此「雲」字當爲「雪」之形譌。按寰宇記五〇寧化軍，有雪山、蘆衙尖山，則唐宋已有蘆衙之名，卽蘆芽也。

當即取此道也。

又據武經，峩婆谷、胡谷及草城川三路皆向北至契丹，兩谷路甚狹，而川路則頗寬廣，故元和志、寰宇記及武經皆記此道。復考歐陽修河東奉使奏章卷上（萬有本歐陽永叔集冊一三）屢次提到草城川云：

「岢嵐草城川正當北界要害之地，去年北人來侵疆界，光濬應機拒守……」

（舉米光濬狀）

「岢嵐當草城川一路，地形平坦，與北虜止隔界壕，不比代州尚有險固……」

（再舉米光濬狀）

「岢嵐軍地接草城川口，無險可恃。」（論西北事宜劄子）

益可見草城川爲岢嵐之北出道，平坦易行，在交通上當爲岢嵐北出之主道。按此三奏章皆在仁宗慶曆中，其時已置火山軍，而草城川與契丹止隔界壕，故似非通火山軍之路，度其形勢似當在火山軍之東。檢紀要岢嵐州，「五寨堡在州北，……嘉靖十六年築，……鎮西衛五所屯牧於此，故名五寨，四野平曠，居民蕃滋，寇往往窺伺。」「三岔堡在五寨北五十里，嘉靖十八年築，……堡當四達之衝，偏關商旅盡出其途，亦要地也。」今檢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地形圖及 ONC-G-9，岢嵐之北惟五寨、三岔堡地區最平坦，爲一小盆地。又 ONC-G-9 及胡林翼圖，五寨地區河流甚多，皆發源於管涔山，西流會合，入黃河，所謂草城川當即此諸川水，草城川路即出此地區無疑。

草城川既在岢嵐之正北，約今五寨、三岔地區。復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上卷末論曰，「岢嵐軍馬出草城川路入朔州界。」又一六下朔州條云，「南至南界茂城川口四十里，川口至岢嵐軍三十里。」朔州至岢嵐必不止數十里，數字有奪譌無疑。兼疑此「茂」字亦「草」之形譌。是岢嵐東北至朔州亦取草城川也。復考遼史四一地志，「寧邊州鎮西軍……本唐隆鎮。」武經總要前集一七卷末云：

「唐龍鎮，舊遙隸并州，景祐以前西北蕃部互市良馬之所，酋長來氏世其職，亦受契丹及夏國封爵，東南（當作西南）至火山軍久良津，北至故勝州。……今陷於賊。」

據此可知唐隆鎮在交通上之地位，其地在今偏關縣東。同書同卷又云，岢嵐軍「至韓光嶺五十里。」火山軍所領之偏頭砦「在軍城北一百二十里，控韓光嶺，僞漢天會中築。」是岢嵐北經韓光嶺至偏頭砦爲要道，故云控韓光嶺也。偏頭砦在火山軍北一百二十里，審其形勢，必在東北，即近今偏關地區。是則五代宋初，岢嵐軍西北至今偏關地區當爲一要道。復考天下郡國利病書四六引王近愚包修城垣疏略，謂中路甯武關、東路雁門關、西路偏頭關，號曰三關，「偏頭關千戶所迤南一百八十里爲岢嵐州，內設鎮西衛，衛有五千戶所。」則明代由偏關至岢嵐爲一重要通道更爲明顯。此種形勢必唐世已然，不始於五代、宋、明也。

前引武經總要，唐龍鎮北至故勝州。此即唐之勝州。同書同卷又云，嵐州樓煩郡「西北至岢嵐界五十里，以鹿鳴峽爲界，至契丹勝州共一百八十里。」契丹勝州在唐勝州之黃河東岸，里程雖誤記過少，爲一通道則可信。

參看圖十八、十九

民國六十六年（1977）十月三十一日草稿，七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增訂。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初校。七十五年一月十一日二校定稿。

篇叁玖 晉絳與潞澤間之烏嶺道

冀州圖云，長子「有大道入壺口，東出達襄國（今邢臺），西登奚斯巨嶺以達河東，徑阻千里。」是今山西南部古代有東西行之大道，西至汾水下游，東踰太行山至邢臺地區也。然行程不詳。

冀州圖所記，見寰宇記四五潞州長子縣條，云「鹿谷山在縣西」，下引冀州圖云云。本脫「嶺」字，又「徑」作「陁」，校者據山西通志增改，是也。按漢書地志上黨郡首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檢今圖，濁漳水正出長子之西北地區。

唐代有烏嶺道由晉、絳東通潞州，史傳極常見，似與冀州圖所記大道之西段略相當。其道由晉州東行七十八里至神山縣（今浮山）。其城東西高四丈，南北兩面絕崖險固。又東四十四里至烏嶺。又由絳州之翼城縣（今縣東南十五里）東北行七十五里亦至烏嶺（約E112°·N35°55'或稍東山交村）。烏嶺山脈南北長約百里，縱互於汾、沁兩水之間，酈注曰「嶺上東西有通道」，又云即穆天子傳所謂「西絕鉞陁」也。嶺道東西四十里。下嶺又東三十里至冀氏縣（今岳陽東南一百二十里，約N36°稍南），東濱沁水，西去神山一百一十四里。又東行五十八里至刁黃嶺，嶺道約三十餘里。下嶺又東五十里至長子縣（今縣），又東北五十里至金橋，又二里至潞州治所上黨縣（今長治）。冀州圖所記亦由長子「西登奚斯巨嶺」，蓋即烏嶺歟？

李德裕論石雄請添兵狀（全唐文七〇二）云：

「訪聞冀氏去潞州最近，才二百里已下，於此進兵，最當要害。翼城亦是大路，須備賊奔衝。」

按此項由西路攻上黨之觀念，實由杜牧所建議，參看牧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

(全唐文七五一)。通鑑二四七會昌三年，記此次用兵形勢，採四面圍攻之策。其西路，「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冀城（今縣），步兵五百益冀氏（晉州東一百九十二里，詳下文）。」旋以李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進軍冀城」，石雄副之。復「以石雄代李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冀城以備侵軼。……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李德裕稱其軍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而（劉）稹以「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彫黃嶺，（胡注，嶺在潞州長子縣西。）」爲拒守之計。會上黨內部有變，石雄由烏嶺至上黨。是由晉、絳東經冀氏，越烏嶺至潞州也。同書二五八，大順元年，張濬以孫揆爲昭義節度，將兵三千人趣潞州。「揆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突出擒揆，及（略）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衆於刁黃嶺，盡殺之。」刁黃嶺即彫黃嶺。是由晉州東至潞州，又中經刁黃嶺及長子縣。又同書二六六，梁開平二年，以匡國（河中）節度使劉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旋「慮岐人侵同、華，命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是行此道。新五代史五〇王峻傳，「劉晏攻晉州，峻爲行營都部署，……別遣陳思讓、康延昭（昭）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考宋史二六一陳思讓傳，劉崇遣李瓌「自團柏軍於鶴子店」，思讓敗之於麕亭西。俄又與康延昭「自烏嶺路至絳州。」檢一統志潞安府關隘目，「麕亭驛在襄垣縣西北六十里麕亭鎮，與屯留縣接界，北達沁州。」是亦由潞州出發，西行此路。又通鑑二六八梁乾化二年，河中朱友謙「告急于晉。……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殆亦此道也。

按元和志一二晉州，冀氏縣西至州一百九十二里。「沁水在縣東一里。」寰宇記四二，在州東二百一十里，沁水同。檢一統志平陽府卷古蹟目，「冀氏故城在岳陽縣東南一百二十里。……縣志，冀氏故城，今名冀氏鎮。」檢視今圖，冀氏當在 N36° 或稍南、沁水西岸。又元和志，神山縣（今浮山）西至州七十八里。岳陽縣西南至州一百五十里。寰宇記同。則冀氏西至州當取道神山，不經岳陽。是神山、冀氏間當約一百一十餘里。又元和志一五潞州，長子縣東北至州五十二里。寰宇記四五，略同。按晉州東至潞州三百九十里，元和志與寰

字記之晉州、潞州兩卷無異說，則冀氏東至長子當約一百四十里之譜。烏嶺、刁黃嶺皆當在冀氏東西道上。又元和志一二絳州，翼城縣西南至州一百里。寰宇記四七，同。是當在烏嶺西南。

烏嶺 按烏嶺似始見於隋書地理志，云絳郡翼城縣「有烏嶺山。」元和志屢記烏嶺，可考地望，茲錄列如下：

晉州冀氏縣，「烏嶺山在縣西三十里。」（寰宇記同。）

又岳陽縣，「烏嶺山在縣東三十里。」（寰宇記作一十四里。）

又神山縣，「黑山今名烏頭山，在縣東四十四里，黑水出焉。」（寰宇記同，作烏嶺山。）

沁州和川縣（今圖沁源縣南數十里有和川鎮，在沁水西），「烏嶺在縣西十六里。」（寰宇記同，屬晉州。）

寰宇記所記略同。但卷四七絳州翼城縣、卷四四澤州沁水縣各有一條云：

翼城縣，「烏嶺山（校云烏原本譌馬，據隋志改正）在縣東七十五里，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穆天子傳云鉞鐙，卽此也。」

沁水縣，「黑嶺山在縣西五十里，唐李德裕詩烏嶺全坑跋扈臣，是也。①周宇文諱黑，改爲烏嶺。」

檢視今圖，汾、沁兩水間，北自平遙南至黃河，山脈縱貫數百里不斷，唯浮山、長子間卽 N36° 地區之山勢較低，正卽前考之烏嶺道所通過者。然則雖云大嶺，實際上仍爲汾沁間山脈縱貫數百里間之地勢最低地帶，宜其爲古代大道所取途也。

檢 ONC-G-9 及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地形圖，汾沁兩水間，北自平遙南至黃河皆爲山脈，北段自安澤（岳陽）、洪洞以北，卽 N36° 15' 以北，爲太岳山脈，山峯多在五千呎以上至八千餘呎；南段浮山縣以南，卽約 N35° 50' 以南，亦是五千呎以上至七千餘呎；惟 N36° 之南北，山峯較低，約在三千至五千呎之間，正卽上考烏嶺古道所通過之地區。

① 唐詩紀事四八李德裕難東都平泉詩云，「黑山永破和親虜，烏嶺全坑跋扈臣。」

此晉州東至潞州道，蓋爲唐代河東道南部之東西交通主線。其南絳、澤兩州間亦有通道，全程四百四五十里。由絳州正東行渡汾水五十里至曲沃縣（今縣），縣南二里有晉都新田故城。由縣又正東五十里至翼城縣（今縣東南十五里），又東行一百四十里至沁水縣（今縣），又東南九十里至陽城縣（今縣），又正東一百二十里至澤州治所晉城縣（今縣）。翼城、沁水之間當烏嶺山脈之南閭，故此道與烏嶺有關。

元和志一二絳州、一五澤州，皆云絳澤間東西四百四十里。寰宇記四四、四七，作四百五十里。觀今圖，新絳東有汽車道經曲沃，翼城，沁水，陽城，至晉城，爲最直車道，而此諸縣亦正卽唐代縣治，或極相近。檢元和志，絳州東至曲沃五十里，東至翼城一百里；澤州西至陽城一百一十里，西北至沁水二百里。寰宇記所記相同；惟澤州西至陽城作一百二十里。正與所記總里程多十里相合。則此線所經各縣間之里距可知也。今日汽車道正循古道而行耳。前引通鑑二四七，會昌三年，令石雄「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蓋卽爲此道設防也。又綜觀前引通鑑諸條，烏嶺山甚大，居神山、冀氏、岳陽、和川、翼城、沁水六縣之間，東西廣約三十餘里，北至岳陽、和川之間，南至翼城、沁水之間，則南北長約百里之譜。寰宇記引穆天子傳事，見水經注六汾水注，經云：「南過臨汾縣東。」注云：

「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卽鉞陘也。穆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絕鉞陘，西南至豎，是也。」

按東陘山，亦見隋志翼城縣條，蓋與烏嶺接連爲一山脈耳。②陘山正就通道而言。其嶺南北長，東西狹，形勢正合。蓋此山嶺自北而南，爲汾水沁水之分水嶺，東西大道越嶺而過也。檢一統志平陽府卷山川目，「中條山在浮山縣東四十里，東接烏嶺，南通翼城，北達岳陽草峪嶺，（草峪嶺條，在岳陽縣東南七十里。）俗稱橫嶺。」此明卽烏嶺山脈。檢黃河北岸之中條山本以狹長受名

② 一統志平陽府卷山川目已先言之。惟分水嶺條又以爲酈注之天井水、東陘山及長嶺在臨汾西接隰州蒲縣界，則自相抵牾矣。

(一統志解州卷山川目)，蓋此烏嶺南北狹長，故亦有「中條」名，又以其橫隔東西，故又有「橫」名也。

刁黃嶺 寰宇記四三晉州冀氏縣，「刁黃山在縣東五十八里。」卷四五潞州長子縣，「發鳩山在縣西南五十六里，濁漳水出焉。」又云：「濁漳水……其源出刁黃山。按冀州圖云，刁黃山在縣西六十里，一名發瓮山，漳水出焉。」則刁黃嶺正居冀氏與長子之間，東西去各五六十里之譜。檢一統志潞安府卷山川目，刁黃山在長子縣西五十里。平陽府山川目，刁黃山「在岳陽縣東南。……新志在縣東南一百五十里，高八里，長二十里，接潞安府長子縣界。」正見古今同名。

金橋在潞州城南二里，當通蒲關大道，詳洛陽太原驛道篇。通鑑二六八，梁乾化二年，晉王自澤潞而西至解縣，亦頗有取此道之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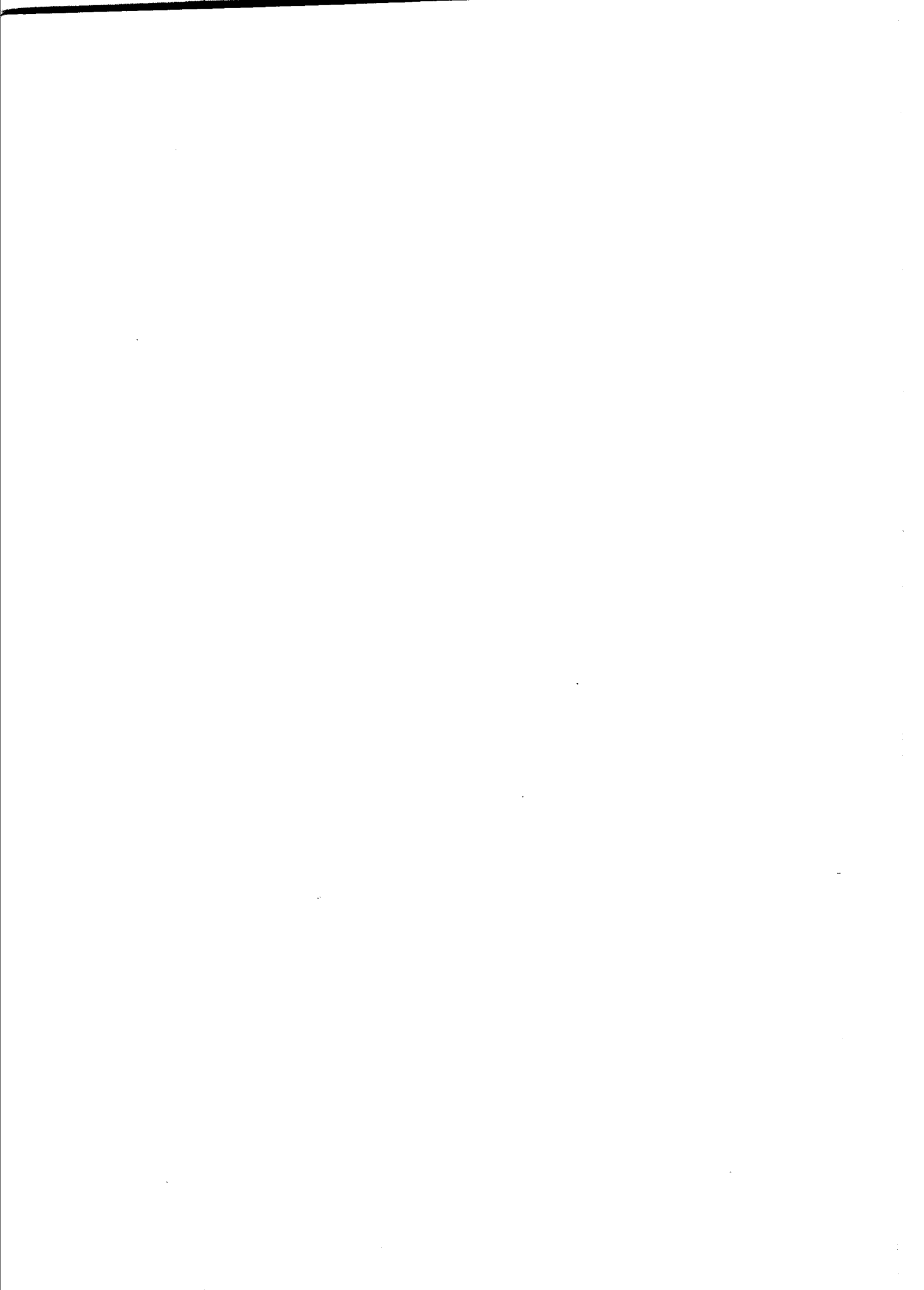
崔祐甫記稷山汾橋，謂上黨之繇卒商賈取途此橋至關中，則烏嶺道及其南道爲河東道東南境西通關中之要道可知也。

崔祐甫汾河義橋記（全唐文四〇九）云：「絳人有成橋於稷山縣南汾河水上。」「初茲縣有具舟之役，鄰邑有官修之梁，自太原、西河、上黨、平陽至於絳達於雍，繇卒迫程，賈人射利，濟舟爲捷，渡口如肆。」云云。是謂潞州取道於此西入關，謂潞州實就河東道東南境諸州而言。

參看圖十九

民國六十六年（1977）十月十九日稿，七十四年九月三日校訂。

十一月二十八日初校。七十五年一月十一日二校定稿。



篇肆拾 太行白陘道與穴陘道

黃河流域主幹山脈，在河渭之南曰秦嶺、崑山，踰河而北曰中條、太行。太行山脈西南自黃河北岸，向東北蜿蜒，東連燕山山脈，直達山海關海濱。山脈連珠，高峯疊起，海拔多在兩千公尺以上。山脈東南爲河北平原，山脈西北爲山西高原，地貌全異，而以峯巒連珠間中斷之谷陘爲平原高原間之東西通道，稱爲陘道，其數甚多，中古時代之顯名者，述征記述之云：「太行山首始於河內，自河內北至幽州，凡百嶺連互十二州之界，有八陘。第一曰軹關陘……第二太行陘，第三白陘……第四滏口陘，……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陘，一名望都關，第七蒲陰陘，……第八軍都陘。」（元和志一六懷州太行陘條引。）其第一軹關陘，已詳篇伍中條山脈諸陘道；第二太行陘，已詳篇肆洛陽太原驛道；此卷續考第三白陘以下諸陘道，而自白陘始。

*

*

*

‘白陘爲中古時代太行八陘之第三陘，在白鹿山（今輝縣西五十里）稍西，爲澤州陵川縣（今縣）南通懷州修武（今縣）、共城（今輝縣）兩縣之隘道。

元和志一六懷州河內縣目云：

「太行陘在縣西北三十里。……述征記曰，太行山首始於河內。自河內北至幽州……有八陘。第一曰軹關陘，今屬河南府濟源縣。……第二太行陘，第三白陘。此兩陘今在河內……。」

按此引述征記，所云河內，當指漢晉河內郡而言。然於軹關陘，云今屬河南府濟源縣，則指唐代府縣而言；但下文井陘、飛狐、蒲陰三陘皆在中山，又指古代郡國而言；故「此兩陘今在河內」者，未必謂在唐代之河內縣，可能指唐之河內郡，即懷州，亦即漢晉之河內郡。唐之懷州河內郡領河內、修武、獲嘉等五縣。檢一統志衛輝府卷山川目太行山條：「在輝縣西五十里，接修武縣界，

有白陁，太行第三陁也。」則正當修武、獲嘉之北境，於漢晉隋唐皆河內郡境。似即古白陁故地無疑。

一統志衛輝府卷山川目又云：「白鹿山在輝縣西五十里，接修武縣界。水經注，長泉水出白鹿山。元和志，在共城縣西五十四里。舊志，山西與太行接連，上有天門谷、百家巖。盧思遠西征記云，有石自然爲鹿形，遠視皎然獨立，故以白鹿名。」唐共城即今輝縣。則白鹿山與太行白陁甚近。天門亦見元和志一六衛州共城縣目。豈白陁、白鹿之名有相互關係歟？要當山西陵川南通修武、共城（即今輝縣）之道也。一統志澤州卷關隘目，陵川縣南（紀要作東南）八十里有五度關，接輝縣界；陵川縣南六十里有永和關，接修武界；蓋與古白陁相近歟？

又武德縣（今沁陽東南四十里）北一百零六里有太斛故關，在太行山上。此蓋太行陁以東之一南北交通輔線。

元和志一六懷州武德縣，「故太斛關在縣北一百六里太行山。」又云「太行山，縣北五十里。」則關深入山中。寰宇記五三及新志，同。然其地無考。要在太行陁之東，無疑。

又潞州東行經壺關縣（今縣）出穴陁嶺（約今玉峽關 E113°40'·N36° 地區）至林慮縣（今林縣）達相州（今安陽），共凡三百五十里。壺關縣東南一百六里有羊腸坂，蓋在道上。

元和志一五潞州，「東取穴陁嶺路至相州三百五十里。」又一六，相州西至潞州里數同。寰宇記五五相州目，亦同。而四五潞州目作二百六十里，又作穴陁嶺。「二百」之「二」字形譌，但「穴」「穴」不知孰是，疑「穴」爲正。按潞州東至相州當中經壺關縣與林慮縣。元和志，壺關縣西北至潞州三十里。林慮縣東至相州一百一十里。寰宇記略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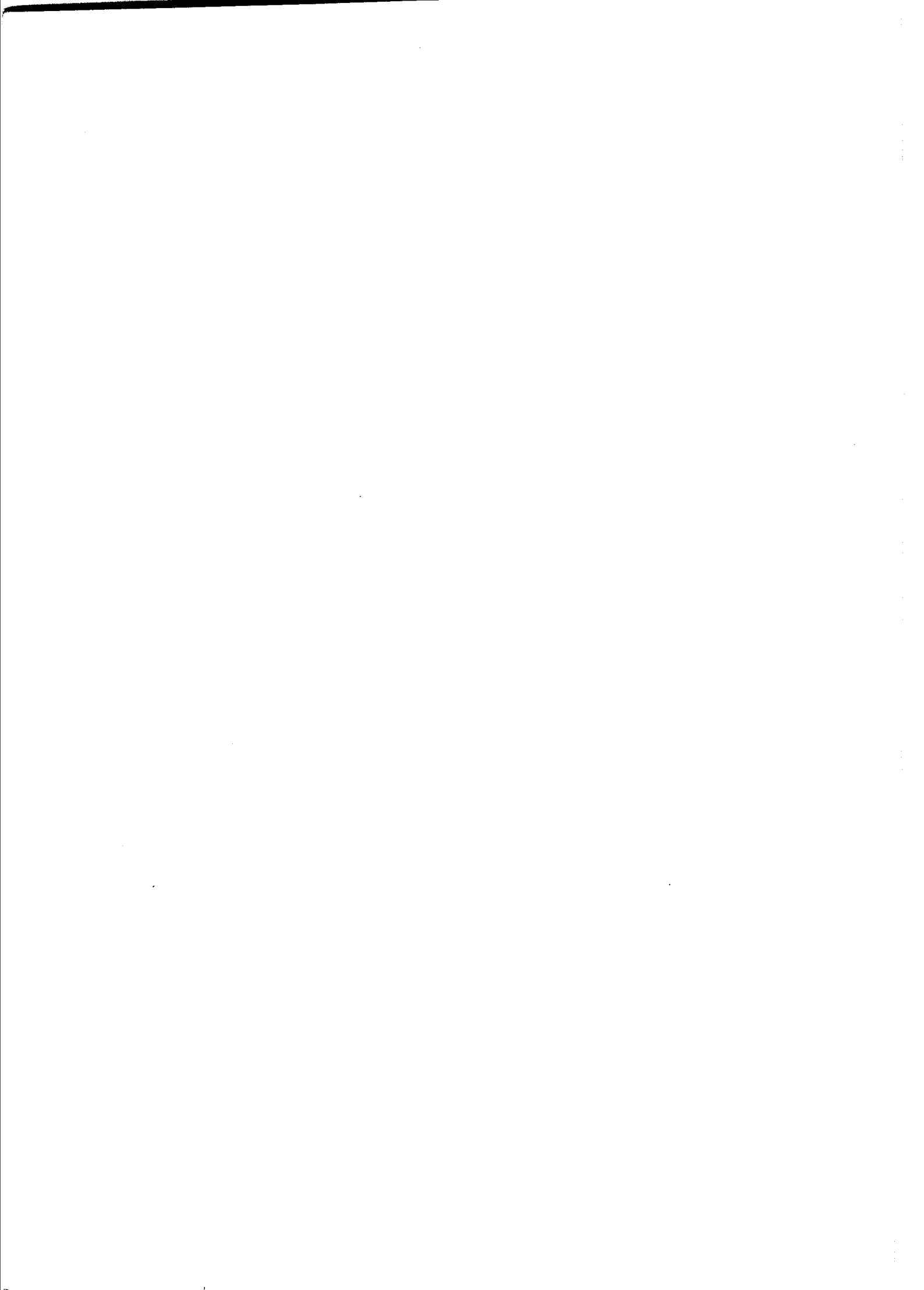
又元和志，壺關縣有「羊腸坂在縣東南一百六里，沾水出焉。」寰宇記同。又云「一名洞口。」又云「玉匱云，抱犢山東北去恆山之南數百里。南有穴，行三

百里出美陽西七十里洞口。」檢寰宇記五五林慮縣，林慮山在縣西二十里，其北峯即「林慮之嶠嶺抱犢固也，南接太行，北連恆嶽。」則此美陽即太行山區一地名，非遠在長安以西之美陽也。其西七十里之洞口，即羊腸坂，又名洞口者。又寰宇記，壺關縣有鼠穴地名。曰洞口，曰鼠穴，則所謂穴陘者殆在此一帶，或即羊腸坂道之異名歟？紀要四二壺關縣，「羊腸坂在縣東南一百六里。漢志，壺關有羊腸坂，是也。坂長三里，盤曲如羊腸。戰國策，周樊餘謂楚王，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則此道極古，爲三羊腸之一。

檢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人文圖，壺關縣舊有大道，東經平順，出玉峽關至合澗鎮，分爲兩路：一路東北行數十里即至林縣，東通安陽；一路東南行約百餘里至輝縣。檢一統志潞安府卷關隘目，玉峽關「在壺關縣東南一百二十里，舊曰風門口，在隆慮萬山之巔，勢極險峻。」此與羊腸坂方位地望略同，當相近。又柵林關「在壺關縣東南一百二十里，羊腸坂南出之道，路通河南輝縣。」則謂東南通輝縣也。又云「十八盤隘在壺關縣東南八十五里，盤回險僻，路通河南林縣楊家石塘口。」又彰德府志五林縣，西三十里有槐林，西取十八盤路，經草場纏，撲豬嶺，爲去潞州之路。是謂東通林慮縣也。疑元和志所記之穴陘嶺道，即壺關縣東南之羊腸坂道，與今十八盤、玉峽關道略相當，東通林慮至相州，東南通共城（今輝縣）也。

參看圖十九

不知何年初稿。民國七十三年(1984)十一月二十七日增訂，七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初校定稿。七十五年一月十一日二校畢。



篇肆壹 太行滏口壺關道

古代河東河北地區即今山西河北省境之東西通道皆越太行山脈爲徑道。此區南境，古道由蒲州（今永濟）東行中條山脈之北，出軹關陁（今濟源西十里）至河內（今沁陽）以東，是爲最南一線。雁門、五臺以南，由太原東行，出井陘關（今平定東八十里）至恆（今正定）、趙（今縣），是爲此區中部之最大交通路線，中古近古時代經常置驛，今之正太鐵路即略取此線故道而行。井陘道與軹關陁道之間，聯貫東西之大道首推壺關（今黎城東北二十五里）道。冀州圖云，鹿谷山（今長子縣西）「有大道入壺口，東出襄國（今邢臺），西登奚斯巨嶺（即烏嶺）以達河東（即蒲州永濟縣），徑阻千里。」即此古道也。東晉十六國及北朝時代，鄴城（今臨漳西二十餘里、磁縣東南十餘里）爲重地，往往爲偏霸國都。其西北不遠處有滏口（今磁縣西北四十八里），爲此道東出之一要陁。由鄴城西北行六十餘里入滏口，西越太行山，出壺關，西至上黨（今長治）達河東（蒲州）；又出壺關西北經襄垣（今縣）達太原；又由滏口西北越太行黃澤關（今武安西八九十里）至遼州（今縣），亦達太原。諸道皆以滏口爲樞紐，故稱滏口道，爲中古太行八陁之一。唐稱嶺口（今武安西）道，唐末至宋曰吳兒峪道，蓋吳兒峪即古壺關，在太行山脊之西，爲隘道西口，滏口、嶺口在太行山脊之東，爲隘道東口，史稱不同，實皆古壺關道也。唐置澤潞節度使，以太行山西之高地爲軍政核心，而兼統太行山東之邢（今邢臺）、磁（今磁縣）、洺（今永年）三州，既資三州財力之支濟，兼以鏗入河北，期能抑制河北三鎮之勢力。李絳論澤潞事宜狀云，「澤潞五州據山東要害，河北連結，惟此制之，磁、邢、洺三州入其（謂河北三鎮）腹內，國紀所在，實繫安危。」（全唐文六四六。）正謂此也。但此鎮之地分在崇山兩側，仍能成爲一完整之實力者，正藉此道之聯繫也。今就北朝隋唐史事，考見此道之較詳行程，以爲讀中古史者之一助。

*

*

*

滏口陁爲太行八陁之第四陁，早爲東西交通要道。

元和志一六懷州河內縣目引述征記曰：「太行山首始於河內，自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陁。……第四滏口陁，對鄴西。」是此陁早爲東西交通要道。

其地在邯鄲西南，磁州滏陽縣（今磁縣西三里）西北四十五里，有滏山，一名鼓山。山中有陁道，故名。「山嶺高深，實爲險阨。」

淮南子四陁形訓：「釜出景。」高誘注：「景山在邯鄲西南，釜水所出，南澤入漳。其原浪沸湧正，勢如釜中湯，故曰釜，今謂之釜口。」續郡國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有滏水。」劉昭補注引魏都賦。檢左思魏都賦（文選六）云：「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李善注：

「漳滏二水名，經鄴西北，滏水熱，故曰滏口，水有寒有溫，故曰冬夏異沼也。冀州圖，鄴西北鼓山，山上有石鼓之形，俗言時自鳴。劉邵趙都賦曰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山海經曰，神困山，滏水出焉。郭璞曰，經鄴西北入漳。」

是滏水之名極早，水經注有此水，今本已佚；趙本有補文云：「御覽引水經注，滏水發源出石鼓山南巖下，泉源奮湧，若滏之揚湯矣。其水冬溫夏冷，崖上有魏世所立銘。水上有祠，能興雲雨。又東流注於漳，謂之合口。又曰水經注云，浮圖澄別傳曰，石虎時自正月不雨至六月，澄日詣滏祠，稽首暴露……於是雨徧千里。」則酈注記之甚詳，蓋爲當時名地。至滏山具體方位，前引淮南子高誘注，在邯鄲西南。元和志一五磁州滏陽縣目云：

「鼓山亦名滏山，在縣西北四十五里，滏水出焉，泉源奮湧，若滏水之湯，故以滏口名之。八陁第四曰滏口陁，山嶺高深，實爲險阨。」

寰宇記五六，則兼採水經注與元和志述之。記又引隋圖經與魏地記，皆作滏口山。又引宋永初古今山川記，「鼓山有石鼓形二所，南北相當。俗語云，南鼓北鼓，相去十五。」蓋兩峯相去十五里，中斷爲陁道歟？據元和志，山在滏陽西北四十五里。方位即在邯鄲西南也。紀要四九磁州目滏水條引郡縣志，與元和志同。而一統志彰德府卷山川目，鼓山在武安縣南三十里，一名滏山。按元

和志，武安在磁州西北九十里，寰宇記作九十五里。則武安南三十里者爲北鼓，滏陽西北四十五里者爲南鼓，皆不誤。

滏陽地望 一統志廣平府卷古蹟目，滏陽故城今磁州治。又引舊志，「有故滏陽城在今州西三里。」按一九五三年在磁縣西南四公里滏陽村簸箕冢內發現北魏司馬興龍墓，有誌完好，云興和三年十一月日「葬於鄴城西北十五里釜陽城西南五里平岡土山之陽。」（鄭紹宗北魏司馬興龍墓誌跋，文物 1979年第9期。）則舊志正確無謬。而鄴城正確位置約在今磁縣之南偏東十餘華里，不到二十里。檢一統志彰德府卷、紀要四九，鄴故城在臨漳縣西二十里，地望甚合。

滏口陁道在中古時代爲太行東西重要通道，尤以北齊爲盛。蓋東魏、北齊都鄴城（今臨漳西二十餘里、磁縣東南十餘里，約E114°22'·N36°20'），而以晉陽爲軍政中心，諸帝往來兩宮，或一年數次，大抵皆取道於此陁也。

鄴都地望，詳上滏陽地望條及篇四四太行東麓南北走廊驛道。

前史記五胡十六國至北朝時代滏口用兵事甚詳，紀要四九武安縣滏山條有扼要綜述云：

「滏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卽滏口。……晉永和六年，石趙冉閔作亂，趙將張沈據滏口。太玄十九年，慕容垂攻西燕，遣慕容楷出滏口，旣而垂亦引大軍自滏口出。是也。後魏主攸建義初，羣賊葛榮圍鄴，爾朱榮自晉陽東出滏口討平之。永安三年，魏主使楊津督并肆等九州諸軍事。津留鄴召募，欲自滏口入并州，不果。旣而……高歡……請就食山東，遂自晉陽出滏口。……太昌初，高歡自鄴入滏口，擊爾朱兆於晉陽。後周建德五年，克晉陽，將趨鄴，齊主遣尉世辯覘周師，出滏口登高阜西望。（按此見北齊書尉景傳，而其謀實出高孝珩，見廣寧王孝珩傳。）蓋滏口爲自鄴西出之要道。」

據此足見五胡北朝時代滏口爲鄴城西山之要道。北齊書一神武紀，高歡自晉陽出奔，中經襄垣，滏口，至鄴。其後高歡誅兆，專朝政，遷魏都於鄴，而自居晉陽，常來往於兩地間。惜途經不詳。考續高僧傳（大正藏本）二五道豐傳，「居相州鼓山中，……齊高往來并、鄴，常過問之。」則實亦取道滏口也。其

後諸帝雖都鄴城，但幾乎每年皆幸晉陽，或一年數次，蓋亦取此道無疑。

故其時雖爲山道險峻，然仍列樹青松，且置驛，今可考者有繞澗驛名。

續高僧傳二五圓通傳，鼓山石窟寺北五里有繞澗驛。時在北齊世。帝王常行之道，置驛通使固宜。同傳又云：「自神武遷鄴之後，因山上下並建伽藍，或樵採陵夷，或工匠窮鑿。……近有從鼓山東面而上，遙見山巔大道，列樹青松……。」云云。此列樹青松之山巔大道，可能卽爲通驛之大道，而山林亦漸見開闢也。北齊書八後主紀，武平七年十二月丁巳夜，帝棄晉陽東走，庚申至鄴。通鑑一七二，亦謂丁巳夜由晉陽出奔。則自晉陽至鄴纔三日。按唐代太原東經遼州（卽義州）至磁州約近七百里，又二十七里至鄴城，詳後文。三日間行七百餘里，山道而能如此速度，是必已修鑿就平夷也。

隋及唐初，兵家進軍仍常重此道。至安史亂時，杜翁詩云「滏口師仍會」，似爲此處用兵具滏口之名之最後見者。其後滏口之名似漸晦不彰。

隋書四五楊諒傳，煬帝卽位，諒發兵四出，「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以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雁門；署文安爲柱國，（與）……大將軍茹茹（略）直指京師。未至蒲津……。」是五道並出，滏口爲其一也。又舊五六梁師都傳，說處羅可汗入寇。「處羅入自并州，（令）突利可汗與奚、靺、契丹、靺鞨入自幽州，合於寶建德，經滏口道來會於晉絳。」未果。是亦以滏口爲一主道也。杜翁詩句，見其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三十韻（詳註二一）。舊三九地理志磁州昭義縣，「永泰元年，廉察使薛嵩特置於滏口之右故臨水縣城。」元和志一五磁州昭義縣，東南至州四十里。寰宇記五六作三十五里。又云「滏口泉在縣西一里，出鼓山南脚。」則縣置在滏口東側。此後似少見滏口之名。

然此通道固無大異，唯所提及之谷道名稱或已頗異。蓋滏口在太行山脈之東麓，爲橫斷太行山脈東西通道之東口，本非最高險處，只緣東近鄴城，

故特顯於東晉、南北朝時代耳。

如通鑑二四八會昌五年，昭義兵亂，「李德裕奏請詔河東節度使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三千自儀州（今遼縣）路，據武安，以斷邢洛之路。」詳下文引李德裕潞州事宜狀（全唐文七〇三）。其他事例詳下吳兒峪、黃澤關道條。

今史料所見，唐末至五代北宋，此地相近之要隘，有吳兒峪在滏口之西，黃澤關（E113°50'·N36°52'）在滏口西北，蓋分別當滏口西行至潞州（今長治）及滏口西北行至太原之大道上，而居扼險之地位者。

武經總要前集一七并忻寧化岢嵐軍路條云：

「通河北路，自土門路，即古之井陘口，通真定府、定州。……黃澤關路，遼州正控其要……。吳兒谷路，潞州界，由谷入邢洛磁州界。」

按黃澤關、吳兒谷兩路，唐末已見，吳兒谷路即古壺關路，見史尤早，殆與土門路等。

吳兒谷，唐中葉以前，以古壺關名，即春秋以來有名之壺關也。在黎城縣（今縣）東北二十五里，接涉縣西南境，約今山西河北境上白巖山（E113°35'·N36°35'）之南。

舊五代史四八後唐末帝紀下，「幽州趙德鈞以本軍二千騎與鎮州董溫琪由吳兒谷趨潞州。」通鑑二八〇晉天福元年紀，述此事。胡注，「吳兒谷在潞州黎城東北，涉縣西南。」檢一統志潞安府卷關隘目云：

「古壺關在黎城縣東北二十八里太行山口吾兒峪。左傳，哀公四年夏，伐晉取壺口。杜預注，潞縣東有壺口關。唐書地理志，黎城縣有壺口故關。元和志，古壺關在縣東二十五里。春秋，齊國夏伐晉取八邑，有孟口，即壺口也，聲相近，故有二名。金史地理志，黎城縣有白巖山，故壺口關。通志，壺口故關，路通河南涉縣，即今吾兒峪也。縣志，關在西井鎮有古關堡。按吾兒峪在黎城縣東北，壺口山在長治縣東南，跨壺關縣界。相去百餘里。壺

口關本以山名，壺關縣復因關名，則壺口山之有關，舊矣。府志乃云壺口關即今吾兒峪，而長治縣壺口山之關竟缺不載。通志亦仍其訛，所引注尤多混淆。今兩存正之。」

按壺口關之名始見於漢書地理志，云上黨郡有此關，但不明地望。長治有壺口山誠是。然通典一七九潞州黎城「有壺口故關」。元和志云，古壺關在縣東二十五里，即黎城縣東。又杜預云在潞縣東，亦指黎城境而言。則黎城東壺關之名爲古，胡注謂吳兒谷亦在黎城東北，即今吾兒峪。則中古壺關即今吾兒峪，甚明，至少相近。至於長治之壺口關乃另一事，今姑不論。據此而言，唐末宋初迄今所謂吳兒谷路，即古壺關路，在黎城縣（今縣）東北二十五里，接涉縣西南界。正當今山西、河北分界地帶。金史地志云在白巖山。檢今圖，黎城東北，涉縣西北，有白巖山在兩省界上，關蓋在其南歟？其地當潞州東通邢洺磁三州之衝，而正在滏口之西，則由關谷東出至少有一路經滏口也。

由潞州治所上黨縣（今長治）東北行四十里至潞城縣（今縣），本漢潞縣，即春秋赤狄潞子國也。又東北八十里至黎城縣（今縣）。襄垣東偏南四十里有井谷故關，約當襄垣、潞城、黎城三縣接壤處，蓋當此道西循濁漳水而上通襄垣武鄉達太原之道耳。黎城又東北二十五里至吳兒谷，古壺關口也。又三十五里至涉縣（今縣）。

元和志一五潞州，潞城縣南至州四十里，黎城縣西南至州百二十里，涉縣南至州一百八十里。寰宇記四五潞州，潞城縣西南至州四十四里，涉縣西南至州一百八十里，餘相同。寰宇記所書方位爲正。餘已詳上條。

井谷關，見元和志一五潞州襄垣縣目。云：「關在縣東南四十里，置在天井谷內，深邃似井，因此爲名。魏武初遷鄴，於此置關。周建德六年廢。」新志亦云縣東有井谷故關。度其地正在襄垣東接潞城、黎城境。前引高歡事，由太原經襄垣出滏口至鄴，當取此關道。又通鑑一五五梁中大通四年七月，爾朱兆據晉陽，高歡引兵入滏口，軍於武鄉以討之。亦此道也。通太原道已詳洛陽太原驛道篇。

涉縣當潞州東逾太行山通邢洺磁三州之系口，爲昭義節度使境內東西交通要衝，故三州軍糧以濟山西潞澤者，多儲於此。涉縣吳兒谷之南潞河（卽濁漳水）出太行山口，名徽子口，亦爲交通輔線之一隘道。

李德裕論昭義軍事宜狀（全唐文七〇三）云：「緣涉縣正當山東系口，絕是要地，有鎮兵五百人以下，去潞府一百六十里。軍糧至多，潞府官健月糧皆在此請受。恐潞府叛兵急則投竄涉縣，搖動三州，切要國家先遣兵把捉。……昭義舊都押衙焦長楚，……劉從諫降黜，……今在邯鄲。若……令鎮守涉縣兼把捉潞河徽子口，至爲穩便。」按此狀最能見涉縣在此道上之形勢，故詳錄之。潞河徽子口者，元和志一五潞州潞城縣「漳水一名潞水，在縣北。闕駟曰，潞水在縣北。……土俗尙謂濁漳爲潞水也。」蓋潞城縣東濁漳水下游出太行山之口，有徽子口之名，亦爲東西交通之一輔助隘道也。

由涉縣東南行一百六十里至磁州治所滏陽縣（今磁縣西南三里），此卽元和志所紀磁、潞間之通道。滏口，唐置昭義縣，蓋仍爲大道所經。

元和志一五，磁州西至潞州三百四十里；而寰宇記五六，作三百八十里。按潞州東北至涉縣一百八十里，則涉至磁似以一百六十里爲正。檢一統志彰德府卷，涉縣至安陽二百二十里，則涉至磁正當約一百六十里。

元和志一五磁州，昭義縣東南至州四十里。本臨水縣，後廢。永泰元年復置，更名昭義。寰宇記五六，磁州昭義縣在州西三十五里。「滏口泉在縣西一里，出鼓山南脚，流至縣界。」舊志「置於滏口之右故臨水縣城。」是卽在滏口之下耳。

由涉縣東北行約百餘里至武安縣（今縣）。武安又東微南行至邯鄲縣（今縣）。武安亦太行山東要隘，戰國秦軍「軍武安西」，「武安屋瓦盡振」，以逼邯鄲，已見其形勢。唐平澤潞，李德裕亦以「把斷武安」以絕澤潞之山東軍糧爲要務也。又由涉縣東北出滏口亦至邯鄲。趙都邯鄲故城在今縣

西南十里，俗稱趙王城。由邯鄲東行至洺州治所永年縣（今縣），州西去涉縣約二百七十里，此即元和志所記潞洺間之通道。

秦軍武安事，見史記八廉頗藺相如傳述趙奢事。唐平澤潞事，見李德裕潞州事宜狀（全唐文七〇三）云，「望賜王宰密詔，……令一千人守石會關，令三千人取儀州（即遼州，今縣）路把斷武安。緣（澤潞）軍糧兵馬多在山東，但遭邢州（今邢臺）不通，自然駐旬月不得。」又云「惟要於武安路……遙為聲援，最切在令山東斷絕，即立可誅翦。」具見武安在太行東西交通上之重要性。

通典一七九潞州上黨郡，東北到洺州廣平郡武安縣界二百四十里。寰宇記四五潞州目，同。是由涉縣至武安縣界僅六十里，然觀兩縣實際里距約百里以上，六十里僅就縣西界而言。元和志一五，潞州東北至洺州四百五十里。此即取涉縣至武安縣或由涉縣經滏口無疑。則涉至洺約二百七十里也。觀今圖，里距亦略合。邯鄲故城，詳太行東麓南北走廊驛道篇。

德宗建中二年，太原節度使馬燧、潞州節度使李抱真合兵東下壺關，收邯鄲、雙岡、盧家砦，破田悅於臨洺，即此道也。然一云軍出嶺口（邯鄲西），即嶺口與壺關吳兒谷為同一隘道，蓋壺關吳兒谷在太行山脊之西，為隘道西口，嶺口在太行山脊之東，為隘道東口。且此嶺口之名安史亂時已見史。蓋此隘道，南北朝以滏口名，唐代前期中期以嶺口名，晚唐至宋以吳兒谷名，皆即古壺關道也。

通鑑二二六建中二年紀，「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洺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洺縣。悅欲阻山為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等將八千人圍邢州，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昭義救兵，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洺。」又二二七，續云：「河東（太原）節度使馬燧、昭義（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關，軍于邯鄲。……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令之曰悅得過，必

斬爾。……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斬朝光。……進軍至臨洺……悅兵大敗，……引兵夜遁。……馬燧帥諸軍進屯鄴。」考異引舊田悅傳，「師自壺關東下，收賊盧家砦。」又引燕南記，「燧與抱真兵八萬自潞府東下壺關，先收邯鄲盧家砦，朝光戰死。」胡注，「雙岡在邯鄲西北，臨洺之西，亦名盧家砦。」按其時相州鄴城爲田悅根據地，此云東下壺關，必非潞州東南之壺關縣壺關口，而爲吳兒谷之壺關。田悅兵據「邯鄲西北，以斷昭義救兵」，正指此路而言。李抱真由潞州東北行，馬燧由太原府東南行，亦正得會師於此也。

通鑑書此事云燧與抱真合兵「東下壺關，軍于邯鄲。」而舊一三四馬燧傳則云燧與抱真合軍救臨洺，「軍出嶺口……次邯鄲。」則嶺口與壺關實卽一道。又按通鑑二二六，書此戰事之前，云邢曹俊說田悅曰：「今頓兵堅城之下（謂圍臨洺），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嶺口以退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爲尙書有矣。」事本舊一四一田悅傳。胡注：「嶺口當西山之下，直相州之西。」同書二一七至德元載，李萼說顏真卿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嶺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分兵開嶺口，出千里之師。」此本舊一二八顏真卿傳。胡注：「嶺口在洺州邯鄲縣西，蓋卽壺關之險也。又按舊唐書，嶺口在相州西山。」復考舊一九五迴紇傳，「河北悉平，懷恩自相州西出嶺口路而西，可汗自河陽北出澤潞與懷恩會，歷太原……。」舊一二一僕固懷恩傳，同。綜此而言，嶺口一路，在唐代前期及中葉皆極顯名，地在相州西北、邯鄲之西，當太行山東西隘道，蓋壺關吳兒谷在山脊隘道之西口，嶺口則爲山脊隘道之東口，其實一道，故馬燧、李抱真東下太行，可云「下壺關」亦可云「出嶺口」。出口之後可東指邯鄲、洺州，可東南指相州、鄴城也。

又由武安東北行一百二十里至邢州治所龍岡縣（今邢臺），去涉縣不到二百五十里。此卽李德裕策劃把截武安以斷潞邢之通路也。

通典一七八，邢州「西南到廣平郡武安縣百二十里。」李德裕策，見前引潞州事宜狀。

涉縣當太行山口，向東分通磁、洺、邢三州，故李德裕云「正當山東系口」，武經總要云由吳兒谷「入邢、洺、磁州界」也。

皆詳前引。

考之前史，戰國趙奢解闕與之圍，即取此道。魏武圍鄴，「武安長尹楷屯毛城（今涉縣西），通上黨糧道。」操既拔鄴，高幹「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亦此道也。

史記八廉頗藺相如傳，「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奢……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秦間……以報秦將。……趙奢……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大破秦軍。……」中古學人釋此事，或云闕與即武安西南五十里之闕與山，或云潞州闕與聚。（此傳及秦紀三家注，參史記地名考頁四九五。）按此傳敘事有矛盾，云武安屋瓦盡振，則應在武安西不遠之闕與山，云卷甲趨之二日一夜至，則應在闕與聚。但不論如何，秦趙兩軍之進出必經武安西之隘道，即今考之壺關、吳兒谷道也。

尹楷、高幹事皆見三國志魏武紀建安九年、十年條，參見袁紹傳。

曹魏經營鄴都，歷晉南北朝，屢為偏霸國都，滏口、壺關當鄴都西山路口，故此道尤顯重要。冀州圖云，長子縣西鹿谷山「有大道入壺口，東出襄國，西登奚斯巨嶺以達河東，徑阻千里。」襄國即邢州，河東即蒲州，「壺口東出」即此大道，「西登奚斯巨嶺」，即烏嶺道西通晉、絳、解、蒲者，東西聯貫，實黃河以北之主要東西幹線也。

冀州圖所記鹿谷山東西大道，見寰宇記四五潞州長子縣目。烏嶺路詳晉絳澤潞間烏嶺道篇。宋史二六一陳思讓傳，「劉崇僭號太原，周祖……遣思讓率兵詣磁州，控扼澤、潞。……俄遣王峻援晉州，以思讓……為……排陣使，令率軍

自烏嶺路至絳州，與大軍合。」即此通貫東西之大道也。

黃澤嶺，北朝已見史，在儀州治所遼山縣（今遼縣）東南一百二十里、磁州武安縣（今縣）西不逾八九十里之太行山脈中，當太原東南行經儀州（即遼州）越太行山脈通邢、洺、磁、相諸州之大道。

魏書地形志上樂平郡遼陽縣「有黃澤嶺」。此似最早見者。通鑑書唐末五代用兵，屢及黃澤關事，條錄如次：

昭宗光化三年，劉仁恭「求援於河東，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黃澤，攻邢、洺以救之。」胡注：「黃澤關在遼州遼山縣黃澤嶺。」（卷二六二）

梁貞明元年，魏人反梁，求救於晉。晉王遣「李存審自趙州進據臨清。……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胡注：「魏收志，樂平郡遼陽縣有黃澤嶺。隋改遼陽爲遼山縣，唐帶遼州。」（卷二六九）

同年，晉王與劉鄩相持於魏。「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堇泥深尺餘，（鄩軍）士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死者什二三。……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晉陽）有備」乃由邢州還。（同上）

周廣順元年，「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周遣「陳思讓將兵戍磁州，扼黃澤路。」胡注，漢「屯黃澤者，欲窺邢趙。」又云「磁州西北當黃澤關路口。」（卷二九〇）

據此，黃澤當太原東南通太行山東邢洺磁諸州之通道無疑。劉鄩西襲，舊五代史二八唐莊宗紀二述之云，「山路險阻，崖谷泥滑，（鄩軍）緣蘿引葛，方得稍進，顛墜巖坂陷于泥淖而死者十二三。」具見此道之險阻。又前引通鑑皆云黃澤、黃澤嶺。僅云嶺。舊五代史唐莊宗紀及劉鄩傳（卷二三）、梁末帝紀（卷八）亦皆只云黃澤、黃澤路；而新五代史劉鄩傳（卷二二）、周德威傳（卷二五）則作黃澤關，前引胡注亦作關，與前引武經總要作關者合。頗疑唐五代未必置關，新傳以後事誤着「關」字歟？檢紀要四三遼州，「黃澤嶺在州東南百二十

里太行山上。」一統志彰德府卷關隘目，「黃澤岩在武安縣西一百二十里。按山西遼州界，山勢盤曲，亦名十八盤。」遼州卷山川目略同。是此嶺在遼州遼山縣與磁州武安縣之正中間。然觀今圖，黃澤關東至武安無百里以上之距離。下文引元和志，儀洺間相去三百六十里，前文論涉至洺州二百七十里，則武安永年間應有一百五十里，則黃澤至武安應不逾九十里。統志蓋誤歟？遼州，唐初置，不久改名箕州，先天元年改名儀州，見元和志一三。後梁復名遼州，見寰宇記四四。

黃澤西北行一百二十里至儀州治所遼山縣（今遼縣，近易名左權）。儀州西北至太原府有南北兩道。南道由州正西行一百一十里至榆社縣（今縣），又西接石會關、軒車嶺道。北道由州西北行九十里至平城縣（今和順西一百里儀城鎮）即趙簡子平都故城也。縣西北十四里有北八賦嶺，縣西南三十里有南八賦嶺，統名遼山，海拔 1735 公尺 (E113°5'·N37°25')，故州縣有遼名。魏書地形态已見此嶺名。二嶺懸崖曲磴，道其出間，西北至榆次縣（今縣）蓋不踰一百五十里歟？又西五十六里至太原府（今晉源）。元和志所記全程三百四十五里者，疑取南道。

元和志一三儀州，「西北至太原府三百四十五里。」太原府目，方向里距全同。寰宇記四四遼州目亦同。此仍就并州舊治而言。按儀州領榆社縣，東至州一百一十里，縣西即接石會關通太原道，詳洛陽太原驛道篇。此為遼州通太原之一道。又北齊書四九方伎宋景業傳，「顯祖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還至并州。」此事又見卷三〇高德政傳，亦作平城都。卷四二陽休之傳作平陽郡。而通鑑一六三梁簡文大寶元年紀作平都城。按元和志一三平城縣，「開皇十六年於趙簡子所立平都故城置平城縣，屬遼州。」則通鑑為是。齊書皆誤。（參看高德政傳標點本校記。）是北朝末期太原至鄴大道中經平都城也。元和志儀州平城縣在州西北六十里。寰宇記四四作九十里。檢一統志遼州卷古蹟目引元和志亦作九十里。又引金史地志，縣廢為儀城鎮；舊志，鎮在

和順縣西一百里。則九十里爲正，「六」字形譌。

八賦嶺 魏書地形志，樂平郡樂平縣有八賦嶺。元和志遼州平城縣，「八賦嶺在縣西南三十里，武鄉水所出。」寰宇記，平城縣「北八賦水在縣西北一十四里，出北八賦嶺，東流入遼山縣界。南八賦水在縣西三十里，出南八賦嶺，東流入榆社縣界。」檢一統志遼州山川目，八賦嶺「有南北二嶺，南嶺在和順縣西一百二十里，北嶺在和順縣西北一百二十里，亦名八縛嶺。魏書地形志，樂平縣有八賦嶺。……縣志，南北二嶺兩山對峙，如八字然。」又關隘目，「其嶺有二，懸崖曲磴，設二關於嶺口，西南曰青龍關，赴平汾要路，西北曰黑虎關，赴太原要路。二關之間置巡司守之。」是此嶺見史已久，交通形勢顯然，此道必出其間西北至榆次縣。又元和志，儀州遼山縣「因縣西北遼山爲名。」一統志八賦嶺條，謂此嶺即遼山，是也。

榆次西去太原里程，見元和志一三太原府目。寰宇記四〇謂縣在并州南七十里者，其時州治已北移也。

元和志所記儀州通太原道三百四十五里，若取八賦嶺路，則平城至榆次二百里。測之地圖，似太多。疑取榆社西石會關道，較迂遠，故得此里程歟？然亦難定也。

劉鄩踰黃澤嶺欲襲太原而至樂平（今昔陽）者，蓋欲北取平定大道西行，以避儀州以西諸嶺之險歟？或有其他戰略之考慮歟？未敢定也。

劉鄩由黃澤西襲事，已詳前引。按元和志，儀州「北至太原府樂平縣一百十里。」寰宇記四四，遼州「北至平定軍樂平縣一百七十里。」按元和志通例不記至鄰州某縣里數，此爲特例，蓋亦常行之道也。兩書里數不同，觀今圖，志文蓋脫「七」字。

黃澤嶺東南約八九十里至武安縣（今縣），又東約一百五六十里至洺州治所永年縣（今縣）。至武安，自可東北至邢州，東南至磁州。

元和志一三儀州，「正東微南至洺州三百六十里。」卷一五洺州目同。嶺在儀

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及嶺去武安里數見前。則武安至洺州里數可知。

又由儀州向南微東行一百九十五里至黎城縣，亦可東出至武安縣。

儀州至黎城道，見寰宇記四四遼州目。

武安西南五十里有固鎮驛，據太行之險，當武安、涉縣、滏口、黃澤嶺之衝，爲四地道口。觀此形勢，實卽唐前期常見史之嶺口地區。唐末曾徙昭義縣置此，蓋有如北朝之滏口。其地置驛，則潞、儀東通磁、洺諸道當亦時或置驛也。

舊一七下文宗紀，開成四年八月丙辰，「磁州移昭義縣於固鎮驛。」考舊五代史一一四周世宗紀，顯德元年，「潞州奏河東劉崇入寇。……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領兵自磁州固鎮路赴潞州。」宋史二五一符彥卿傳，略同。命「領兵從磁州固鎮路，壓其（潞州）背。」通鑑二九一周顯德元年，謂「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胡注：「磁州武安縣有固鎮，自此西北行至遼州，北漢軍時已攻潞州，符彥卿若至遼州界，則出其後矣。」又考舊五代史五〇唐書宗室傳，李克修「平潞州，……爲昭義節度使。光啓二年九月，克修出師山東，收復邢、洺（謂欲復此二州）。十一月拔固鎮，孟立方遣將呂臻來援，戰於焦崗，大敗之。……進拔武安、臨洺諸屬縣。」通鑑二五六，云擒「呂臻於焦崗，拔故鎮，武安，臨洺，邯鄲，沙河。」胡注，「九域志，洺州武安縣有固鎮鎮。」謂故鎮卽固鎮也。檢九域志二，固鎮爲鎮不誤，但縣屬磁州。綜此而言，固鎮當潞、儀（遼）、磁、洺、邢諸州之通道無疑。檢一統志彰德府卷關隘目，「固鎮關在武安縣西五十里，卽古固鎮，據太行之險，道出澤、潞、遼（卽儀）、沁諸州。」山川目，焦岡在武安西六十里。紀要四九彰德府武安縣目，固鎮關條同。又固鎮城條，引道里記，「固鎮至遼州三百一十一里。」又通鑑二四八會昌四年胡注，亦云固鎮鎮北至遼州三百餘里。按昭義縣本置在滏口，曾移置於此，則其地屬昭義，又亦當西南通涉縣至潞州之路，故在武安西五十里者，蓋實西南，故先拔固鎮，後戰於武安西六十里之焦岡也。其去遼州亦不當有三百

里以上，疑爲二百之誤歟？抑此數字根本錯誤歟？

武安之西又有新口路，武宗會昌三年所開以通儀、磁者。其地約在黃澤嶺之南不遠處。

舊五代史二梁書太祖紀，天復元年，遣氏叔琮等伐太原。「叔琮等自太行路入，魏博都將張文恭自磁州新口入，葛從周以兗、鄆之衆自土門路入，洺州刺史張歸厚以本軍自馬嶺入，定州刺史王處直以本軍自飛狐入。」卷二六唐書武皇紀略同。通鑑二六二天復元年胡注，「武宗之討劉稹也，自遼州開新路達於磁州武安縣，故謂之新口。」檢一統志彰德府卷關隘目，「新口在武安縣西，唐會昌三年」云云，與胡注同。地屬磁州，在武安縣西。其詳無考，疑與黃澤爲近歟？

黃澤關道之北有青山口道。由邢州西北行經青山縣（今內邱西南青村），以縣西二十里青山受名。其山幽深險絕，但爲入太行山道口，謂之青山口，唐末五代常爲東西用兵要道，由此可西踰太行至儀州，亦可西北踰太行至儀州之樂平縣（今昔陽）。

通鑑於唐末五代屢書河北河東統治者東西用兵青山口事，如：

光化元年「朱全忠……會魏博兵擊李克用。夏四月丁未，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以從周……守邢洺磁三州。」（卷二六一，參舊五代史一六梁書葛從周傳。）

同年十月，「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二萬出青山，將復山東三州。壬寅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同上，參舊五代史三五唐書明帝紀。）

光化三年八月，「李嗣昭又敗汴軍於沙門河（沙河？）……拔洺州。」九月，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洺水置營，李嗣昭棄城走。從周設伏於青山口，邀擊，大破之。（卷二六二，參舊五代史一六葛從周傳。）

晉天福元年，石敬瑭叛唐。九月，唐主詔遣四路由河陽、青山、飛狐、慈隰進兵。其青山路云，「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屯遼州。」（卷二八〇，參舊五代史四八唐書末帝紀。）

觀此諸條，青山口爲唐末五代時，河東出軍東下太行之要道。元和志一五邢州有青山縣，「東南至州五十里。……開皇十六年……置，……縣界有青山，因名。」「黑山一名青山，在縣西二十里，幽深險絕，爲逋逃之藪，以周太祖諱黑，改黑山爲青山。」寰宇記五九內邱縣目，謂廢青山在州北五十里。方向小誤。檢一統志順德府卷古蹟目引內邱縣志，青山故城，在縣西南青山村。由此西踰太行入河東境。

唐末五代又見有馬嶺、馬嶺關（約今關，而今圖與黃榆關地望互譌）之名，（約E114°·N37°18'。）在邢州西北一百六十里，亦當河東東出之要路，而實與青山口爲一道。

舊五代史三五唐書明帝紀，「武皇遣大將軍李嗣昭率師下馬嶺關，將復邢、洺；梁將葛從周以兵應援，嗣昭兵敗，退入青山口。」足見此關爲河東通邢、洺之路。然此即前引通鑑光化元年九月事。通鑑云嗣昭等出青山，亦退入青山口。則青山，馬嶺似卽一道。其證一。又舊五代史二六唐書武皇紀下，「天祐三年正月，魏博旣殺牙軍，魏將史仁遇據高唐以叛，……武皇遣李嗣昭率三千騎攻邢州以應之，遇汴將牛存節、張筠於青山口，嗣昭不利而還。」而通鑑二六五天祐三年紀云，存節張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嗣昭遁去。」此其證二。

馬嶺當河東下太行路口，復有他證。如通鑑二六一光化二年，「葛從周……自土門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氏叔琮自馬嶺入，拔遼州樂平，進軍榆次。」同書二六二天復元年，朱全忠「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分自太行、磁州新口、土門、馬嶺、飛狐五路並入。其馬嶺路云「洺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引兵至遼州。」（參看舊五代史二梁太祖紀，二六唐書武皇紀。）其西行之路至遼州、樂平、榆次，亦與青山口路同。

檢一統志平定州卷山川目，「馬嶺在州樂平鄉東南一百里，舊有關，接直隸順德府邢臺縣界，五代末爲守險之地。」卽此馬嶺也。樂平鄉卽今樂平縣（昔陽縣）。又遼州卷關隘目，「松煙鎮在和順縣東四十里，又東十里爲馬嶺曲鎮。」又順德府卷山川目，「馬嶺在邢臺縣西北一百六十里，其地峻險，爲戍守要地。……府志，嶺邊牆二道，外有溝澗，名曰鬼谷溝。」又凌霄山，「在邢臺縣西北七十里，徑路崎嶇……西坡下爲黃谷巖。又西北二十里爲溫居山，又西北二十里卽馬嶺口。」紀要一五順德府邢臺縣，「馬嶺在府西北百三十里，其地峻險，有馬嶺口。」據此諸條，馬嶺在樂平縣東南一百里，邢州治所邢臺縣西北一百六十里，嶺東有馬嶺口，爲入太行道口，嶺西今有馬嶺曲之名，在和順縣東五十里。檢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人文圖，此地區有馬嶺關在北，黃榆關在南，相距不遠。再檢一統志順德府卷關隘目，「黃榆關，在邢臺縣西北黃榆嶺上，……自黃榆南爲馬嶺口，清風嶺口，夫子巖口，莊兒口，……」又山川目，黃榆嶺、清風嶺皆在邢臺縣西北一百六十里，皆險道，而黃榆，南去清風嶺三十里。則今圖南北地望互誤，而馬嶺蓋在黃榆之南不過二十里耳。

蓋由邢州治所龍岡縣（今邢臺）西北行五十里至青山縣（今內邱西南青村），又二十里至青山口，又九十里至馬嶺，唐末置馬嶺關（今有關）。由關嶺西南行五十里以上至和順縣（今縣），又西南八十五里至儀州治所遼山縣（今遼縣）。又由關嶺又西北行亦百餘里至樂平縣（今昔陽），由縣西行至榆次（今縣）。由縣北行接井陘西通太原驛道。

通典一七八邢州，西北到太原府樂平縣五十里。此顯有脫文。而寰宇記作五百里，恐亦太多。然邢州西北至樂平（今昔陽）有一大道可知也。檢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人文圖所繪馬嶺關、黃榆關之地望，雖南北倒誤，然兩關間繪一大道，西北通昔陽，東南通邢臺。此正卽通典、寰宇記所記之大道無疑。其行程蓋約三百里之譜。

又元和志，邢州「西踰山至儀州二百三十五里。」通典一七八邢州目、一七九

儀州目，皆作二百四十里，寰宇記邢州目作二百二十六里，皆略同。而寰宇記遼州目云東北至邢州三百四十二里。就校勘常例言，當以二百三四十里爲正。然前引一統志，和順縣東至馬嶺曲鎮五十里，其地當在馬嶺之西。元和志，和順南至儀州八十五里，則儀州東北至馬嶺關必在一百四十里以上，故由儀州取馬嶺道至邢州必三百里有餘，疑寰宇記遼州目爲最正。且觀今日地圖，遼縣、邢臺間，若云二百四十里，唯航空距離爲可能耳。

此青山口、馬嶺關道在唐末甚見重要，而新唐志云，太谷縣「東南八十里馬嶺上有長城，自平城（今遼縣西北九十里、和順縣西百里之儀城鎮）至於魯口（今河北饒陽）三百里，貞觀元年廢。」疑卽此馬嶺，則北朝已見重要。事當繫入樂平縣，而誤植於太谷縣歟？

新唐志太原府太谷縣條有此二十六字。按平城縣名，屬儀州（卽後遼州），其今地詳上文考儀州西至太原府道條。魯口，元和志一七深州饒陽縣，「州理城，晉魯口城也，公孫泉（卽淵）叛，司馬宣王征之，鑿滹入派水以運糧，因築此城，蓋滹有魯之名，因號魯口。後魏道武帝皇始三年車駕幸魯口，卽此城也。」寰宇記六三，同。據魏書太祖紀，皇始元年冬，由并州東出井陘，幸魯口城。明年正月，大饗羣臣於魯口。據寰宇記，又卽後魏虜渠口，置虜口鎮，後爲縣。是此長城，與太谷似無關聯。按馬嶺在樂平縣東南百里，樂平亦隸太原府，豈樂平縣下之文錯入太谷縣下耶？惟自平城東至魯口至少五百里，亦不只三百里。前引一統志順德府卷山川目，「馬嶺在邢臺縣西北一百六十里，其地峻險，爲戍守要地。……府志，嶺邊牆二道，外有溝澗名曰鬼谷溝。」殆卽中古之長城耶？新唐志既誤入於太谷，後人附會，故紀要四〇、一統志太原府卷山川目皆云太谷縣東南七十里有馬嶺，蓋後人據唐志而名之。而紀要將唐末五代用兵進出馬嶺事盡係於此，則大誤，不可通解。

又文宗開成元年，開夷儀山路，東由邢、洺，西通太原、晉州。夷儀嶺在儀州之東，邢州之西一百五十七里，似在馬嶺稍南，本有古道西北至樂

平，東南通襄國，此時重開之耳。

唐會要八六道路目，「開成元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奏請開夷儀山路，通太原、晉州。從之。」舊唐書一七下文宗紀下同。元和志一三儀州，「因州東夷儀嶺爲名。」又一五邢州龍岡縣，「夷儀嶺在縣西百五十七里。」寰宇記五九邢州龍岡縣目，同。又云：「故夷儀城在縣西一百四十里，今俗謂之隨宜城。」而通典一七八邢州龍岡條，「縣西」作「縣北」，誤。寰宇記又引晉地道記云：「樂平東南有夷儀嶺，道通襄國」。邢州卽古襄國，則此本爲古道，蓋壅塞，今重開，或拓寬平耳。按前考馬嶺，引一統志，馬嶺、黃榆嶺皆在邢臺縣西北一百六十里，今此夷儀嶺在縣西約百六十里。是亦太行山脈中一嶺耳，疑在馬嶺黃榆之南。

參看圖十九、二十一

民國六十七年（1978）初稿，六十八年十一月四日訂正畢，刊史語所集刊第五十一本第一分。七十三年十一月增訂，七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初校增補定稿。七十五年一月十一日二校。



篇肆貳 太行井陘承天軍道

井陘先秦時代已知名，呂覽稱爲天下九塞之一。述征記始見有太行八陘之說，井陘爲八陘之第五陘。

呂氏春秋一三有始篇，井陘爲九塞之一。高誘注，「井陘在常山井陘縣，通太原關。」淮南子四墜形訓，及高注並同。元和志一六懷州河內縣：「連山中斷曰陘。述征記曰，太行山首始于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陘。……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陘，一名望都關，第七蒲陰陘。此三陘在中山。」按唐代自恆趙以北至於定州，包括西山地區皆在古中山國境。

此陘道自昔爲山西太原東通河北之最主要大道，故唐世置驛，至今爲正太鐵路線。

史記始皇紀，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三十七年東巡迴，崩於沙丘（在鉅鹿），秘不發喪，「遂從井陘抵九原。」淮陰侯傳，韓信下井陘擊趙；趙聚兵井陘口，李左車獻計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此爲井陘要道明見史文之最早者。後代史不絕書，唐安史之亂，河東河北屢經用兵，此道尤顯，故有承天軍之建置也。

唐代，太原府東取井陘路至恆州五百里，至趙州五百六十里。

元和志一七恆州，「西取井陘路至太原府五百里。」又趙州「西踰山至太原府五百六十里。」同書一三太原府，東至趙州，東北至恆州，里數合。

其行程，由太原東行五十六里至榆次縣（今縣），又九十四里至壽陽縣（今縣），本名受陽，貞觀十一年更名，置驛，韓愈奉使鎮州，有夕次壽陽驛詩。

方向里距及受陽更名，並詳元和志一三太原府。朱校昌黎集卷一〇，有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按其前爲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後爲鎮州初歸詩。（全唐詩五函一〇冊，同。）是壽陽驛必卽此壽陽縣驛，韓、吳奉使由太原東至鎮州常山郡往來途中經壽陽之作也。舊五代史九九漢高祖紀，晉少帝爲契丹所虜北行，漢帝「率親兵趨土門路，邀迎晉帝，至壽陽，……乃還。」亦道經壽陽之一事例。

又東一百一十里至廣陽縣（今平定 E113°35'·N37°48' 東南三里），本石艾縣，天寶元年更名。

此見元和志一三。藝文影印叢書本，廣陽西南至府三百六十里。考證云官本「三」作「二」。按太原府至恆州五百里。檢一統志平定州卷，西至壽陽一百里。則「三」必「二」之譌無疑。寰宇記五〇平定軍，「舊廣陽縣城在軍東南三里。」卽唐城。通鑑二一九至德二載，史思明圍攻太原不克。「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此唐世道經廣陽之證。

縣當此區太行諸谷道之西口。由縣東行八十里至井陘故關，卽井陘口，亦名土門，卽百里陘道之西口也。兩山險隘，關居其中，故關水經其下。由縣東北行亦八十里至葦澤故關，在井陘故關之北或西北蓋十里至二十里之譜，當澤發水源。井陘關蓋漢前故關，韓信下井陘擊趙蓋由此入。葦澤關蓋卽董卓壘地，在澤發水源之西，北朝已置關，安史之亂，張奉璋守東路故關，於葦澤故關處築軍城，爲守禦之要，今存承天軍城記云，扼寇虜口喉築城，「繚崇墉于巖半，百雉雲矗，冠小城於峯巔，萬仞天削。」蓋當道口據高險以鎮之，故朝廷賜號爲承天軍以旌之。唐末又有娘子關之名，在軍城之稍東北或十里澤發水源之東，蓋因其地有妬女泉、妬女祠而名歟？自唐築軍城，此谷道之重要性已居井陘故關之上，故用兵常取此路。長慶二年韓愈奉使宣慰鎮州來回亦皆出此道，有題名記。迄今娘子關路仍爲此一地區太行山東西孔道之主線。

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有上黨關、壺口關、石研關、天井關。」師古曰研音形。前人皆稱石研卽井陘關也。通典一七九太原府廣陽縣條只云「縣東故關甚險固。」史記九二淮陰侯傳，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東十八〔八十〕里，卽井陘口。」此似唐人記此關之最早者。按魏書地形志上，并州樂平郡石艾縣「有井陘關、葦澤關、董卓城、妒女泉及祠。」則北魏已有井陘、葦澤兩關。新唐志，太原府廣陽縣，「本石艾縣，東有井陘故關，東北有盤石故關、葦澤故關。」是且有三關。檢元和志一三太原府廣陽縣目云：「井陘故關在縣東北八十里。」下引史記韓信下井陘破趙殺陳餘事。並謂「今按井陘亦名土門。」又云：「葦澤故關在縣東北八十里。」兩關去縣之方位里距相同，而不明相對位置。檢寰宇記五〇平定軍平定縣目，與元和志同，惟不云土門；又井陘故關係，「東」下無「北」字。前引新志，亦謂井陘關在縣東，葦澤關在縣東北。又通鑑二一九至德二載條，胡注：「廣陽，……井陘關在其東，葦澤關在其東北，皆通山東之道。」是井陘關居南，葦澤關在井陘關之稍北地區。紀要四〇平定州目葦澤關係引通志，云在井陘北十里。而天下郡國利病書一一北直眞保鎮疆域條云，故關北至娘子關二十里。未知孰是，要不太遠。

井陘故關之形勢 一統志正定府卷關隘目，「固關在井陘縣西南四十里，接山西平定州界，舊曰故關。自山西道出井陘，此爲控扼之要。」又平定州卷山川目，故關山「在州東九十里，兩山險隘，關居其中，卽古井陘口。」又澤發水條，「故關水在州東五十里，東流入故關，今澤發水。」按水經注一〇濁漳水注：「桃水出樂平郡之上艾縣，東流，……東逕靖陽亭南，故關城也。又北流逕井陘關，下注澤發水。」則酈注之桃水實卽今之故關水耳。綜上引山水形勢，此故關之形勢可見。

又寰宇記五〇平定軍四至條云：

「東北至娘子關接鎮州井陘縣界九十里。」

按此似爲娘子關之始見者。通鑑二四二，長慶元年，「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胡注：「故關卽娘子關也。宋朝……以承天軍爲寨，屬平定縣。平定，唐之廣陽縣也。」又二八六天福十二年紀胡注：「承天軍在井陘縣

娘子關西南，太原府廣陽縣界。」是娘子關、承天軍極相近，關在東北，軍城在西南，以關爲外衛也。考金石續編八有承天軍城記與鐵元始像讚，爲一石之兩面。陸耀遹曰，「在山西平定州東北九十里娘子關坡底老君廟內。」則胡注至可信。明清志書承之，是也。而度其地，亦當卽魏書地形志、元和志、寰宇記所記之葦澤關。紀要四〇平定州葦澤關，「州東北八十里，卽唐之承天軍，俗曰娘子關。」一統志平定州卷關隘目亦云然。蓋就地區言之不誤，惟未細析耳。然九域志一〇河北路承天軍，「建隆元年以真定府娘子關建爲關。」則宋軍與唐軍稍異其地亦有可能。

元和志一三太原府廣陽縣目又云：「董卓壘在縣東北八十里。水經注曰，澤發水出董卓壘東。」「妬女祠在縣東北九十里澤發水源。」「澤發水一名卓漿水，亦名妬女泉，源出縣東北董卓壘東。今其泉，初出大如車輪，水色青碧。泉傍有祠，土人祀之，婦人袿服靚裝，必興雷電，故曰妬女。……其水東北流入井陘縣。」寰宇記五〇平定縣目，同，惟「澤發」作「畢發」，又加「郡國志云子推妹也」數字。校以水經注一〇濁漳水注，作澤發是也。但無「出董卓壘東」一句。承天軍在娘子關西南近處，承天軍城記云：「此城……接妬女之靈泉。」則娘子關與妬女泉相近。紀要四〇平定州目，葦澤關俗曰娘子關，以妬女祠而名。蓋是。

據此，董卓壘與葦澤關皆在廣陽縣東北八十里，而在澤發水源之西，水源卽妬女祠娘子關所在地，在縣東北九十里，知葦澤關卽在董卓壘，蓋古人本在此據高憑險置壘，亦稱董卓城，北朝置關，唐又置承天軍也。唐末五代又於澤發水源妬女祠處置娘子關以爲外衛耳。

承天軍 一統志平定州卷關隘目引舊志，以唐乾元初置。按道士胡伯成承天軍城記（金石續編八）謂祿山之亂，元戎薊公（李光弼）申命張公奉璋守東山路口時所作，述築城緣起與地理及軍城之形勢甚詳。記以大曆元年撰，張公仍在任。按李光弼之任始於至德元年正月，至乾元二年遷朔方，舊志之說宜可信。自此以後，屢見承天軍當軍道之要。紀要一四井陘縣承天鎮條、一統志平定州卷關隘目皆歷舉唐五代故事。金石續編陸氏跋曰：「自奉璋築承天城於此，至

今，山曰承天山，都曰承天都也。以諸史證之：唐穆宗長慶元年，裴度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昭宗光化二年，朱全忠遣葛從周自土門攻河東，拔承天軍；天復元年，朱全忠別將白奉國會成德軍自井陘入拔承天軍；梁開平五年，趙王王鎔會晉王李存勳於承天軍；漢天福二年戍承天軍，契丹襲擊之，戍兵潰，焚其市邑，葉仁魯將步騎大破契丹，復取承天軍；皆卽此地。戰壘猶存，謂用武之險塞矣。」蓋自張奉璋建軍之後，葦澤關、承天軍一路爲此一地區東西交通之主道，其南之井陘故關殆居次要矣。迄今仍以娘子關爲主道，蓋始於唐之建置也。

又寰宇記五〇平定縣目妬女祠條，引唐書，高宗將幸汾陽，緣道出妬女祠，恐致風雷之異，擬「更開別道以避之。」明清志書皆承此說。按此事見舊唐書八九狄仁傑傳，云「高宗將幸汾陽宮……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諫止之。新一一五，同。按高宗以顯慶五年正月由東都幸并州。汾陽宮，隋煬帝所置，在汾水之源，今靜樂縣北寧朔縣南。由太原西北至汾陽宮，不當取道井陘地區，疑狄仁傑傳乃另一妬女祠，非此地。若果卽此澤發水源之妬女祠，則唐代前期已爲主道，不待承天軍建置以後矣。

承天山韓愈題名，見山右石刻叢編八，云與「副使尚書駕部郎中吳丹，長慶二年二月十五日由此路同往鎮州，其月二十日廻……」鎮州卽恆州，今正定縣。

由軍城出娘子關凡七十里至井陘縣（今縣東三十里微水村 E 114° 10' · N 38° 1'，卽中共圖集新縣治），由井陘故關東北行約七十里，亦至井陘縣。地當控扼之要，隋及唐初曾置井州，以東南八十里井陘山爲名。

寰宇記五〇平定軍，「東北至娘子關接鎮州井陘縣界九十里。」同書六一鎮州井陘縣，「今縣城當控扼之要。」是此道東至井陘縣。按元和志一七恆州，「西取井陘路至太原府五百里。」又井陘縣條，「東南至州九十里。」寰宇記六一鎮州目井陘縣條，同。前考承天軍西至太原府共三百四十里，則軍城東至井

涇縣當爲七十里。檢一統志正定府卷古蹟目，井涇故城在今井涇縣北。不明里數。復檢同書沿革目，井涇縣在府西南一百三十里，西至平定州界三十五里。又平定州卷，東至正定府井涇縣界九十五里。是今平定、井涇界即在娘子關，與唐宋相同。則今井涇縣西至娘子關三十五里，東至正定縣一百三十里，而唐宋井涇縣西至娘子關六十里，東至正定縣九十里，故知故縣實在今縣之東約三十里，蓋偏東北也。復檢一統志同上卷目，天威故城「在井涇縣東北五十里。宋史地理志，復置井涇縣，徙治天威軍，即縣治置軍使（按事在熙寧八年）……今謂之威州城，亦曰井涇店。」此爲宋縣，唐縣當在稍南地區。檢1974年地圖出版社中共地圖集，井涇縣東北移至微水鎮，其北不遠有威州小地名。雍正井涇縣志一山川目，微水村在縣東三十里。則此圖集之最近新井涇縣治正相當於唐代井涇縣治也。

井涇山及置井州事，皆見元和志、寰宇記。元和志作涇山，疑脫「井」字。皆詳下引。

隋曾分井涇縣置葦澤縣，蓋以故葦澤關受名，當亦爲大道所經。其地或在承天故城東十餘里今娘子關外，或在更東北約三十里，即明清迄民國井涇縣治（E114°·N38°）或近處。（中共地圖集作舊井涇。）

隋書地理志恆山郡井涇縣條，曾分置葦澤縣，大業初廢。蓋即故關爲名。舊唐書地理志，鎮州井涇縣目，唐初復置葦澤縣，貞觀元年廢。檢一統志正定府卷古蹟目，廢縣在井涇縣西南三十里。按前考隋唐井涇縣在明清井涇縣東北三十里之譜，統志此條，不知就明清井涇縣而言；抑本於古地志轉抄而來，蓋統志本多此例也。若在明清縣西南三十里，則在娘子關外不遠處；則雍正井涇縣志古蹟目謂城在縣西三十里娘子關地，是也。若抄襲古地志，則在隋唐縣西南三十里，即約在明清舊縣治地區矣。

又唐末有天長鎮，亦在明清至民國井涇縣治（E114°·N38°），爲大道所經。

通鑑二五九，昭宗景福元年三月，「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拔天

長鎮。」旋敗退。二年二月，「辛巳，攻天長鎮，旬日不下。鎔（由鎮州）出兵三萬救之，克用逆戰於叱日嶺下，大破之。」元年胡注，「天長鎮在滹沱河東北。」按雍正井陘縣志二坵墓目，「隆慶三年大水，西校場崩土出一大墓，乃軍使董獻墓，云唐大中十二年十一月六日終於天長鎮之私舍，以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卜葬於天長鎮三里私塋。」則鎮在明清時代之井陘縣，即民國之井陘縣治，胡注誤。

由井陘縣東北行四十里至鹿泉縣，以土門口南山下有鹿泉故名。至德元年更名獲鹿（今縣）。又東北二十里至石邑縣（約今石家莊、石門縣），又東北三十里至恆州（鎮州）治所真定縣（今正定）。

元和志一七恆州，井陘縣東南至州九十里。寰宇記六一，方向里距同。而九域志二，作真定府西南八十九里。按之地圖，九域志方向正確。元和志又云獲鹿縣東北至州五十里，石邑縣東北至州三十里，皆在道上故可計各縣間之距離。通鑑二一七，至德元年，「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胡注：石邑縣在常山郡西南，「戍兵多於餘縣者，所以通太原之路也。」按張奉璋守土門，戍石邑，而樂承天軍，正以職在守此陘道之全程也。

王士禎蜀道驛程記卷上，康熙十一年奉使入蜀，七月六日宿新樂縣伏城驛；七日過真定府治所真定縣，南渡滹沱，宿獲鹿縣；八日向西行入土門口，經井陘縣，宿胡桃園；九日西行，十餘里間石壁最奇，入井陘舊關，經柏井驛，宿平定州。云柏井驛有柏井故城，裴度駐兵承天軍即此。按井陘舊關與娘子關為南北兩道口，承天軍在娘子關道。則王氏此條之井陘舊關與承天軍必有一誤。檢一統志平定州關隘目，「柏井驛在州樂平鄉東北七十里，其東四十餘里，與故關相接，本柏井鎮」，金置。是王氏取故關路，而謂承天軍在柏井則誤也。王氏雖取故關路，但真定西至井陘縣，則與娘子關路為一道。今日鐵路即取獲鹿、井陘縣入娘子關也。

元和志獲鹿縣，開皇十六年置鹿泉縣，以鹿泉受名。「鹿泉出土門口南山下，皇唐貴族有土門崔家為天下甲族，今土門諸崔是也。」寰宇記略同；惟省崔家

事。更名獲鹿，元和志云貞觀二年，而寰宇記云至德元年。檢舊書地志，元和志誤。

由井陘故關東經天長鎮，井陘縣，至獲鹿縣道，即明清時代之驛道。明清道經微水村東十里之白石嶺，甚險峻。相近有青石嶺，險隘，車騎不能乘，傳爲唐之叱日嶺，即李克用敗王鎔處。明清道，蓋本之唐代舊路也。

雍正井陘縣志卷二鋪舍目，「由縣而東三十里微水，四十里白石嶺。……」又云：「舊由北路抵獲鹿九十里，萬曆四十六年……改北而南，東抵獲鹿七十里，今仍之。」按之唐代里距，唐代井陘縣治即在微水，西至天長鎮（明清縣治）三十里，東至獲鹿四十里。適與明清里距相合。疑唐代故道本如此，宋北遷縣治於今威州鎮，故改道而北，至萬曆中又改復唐代舊路也。雍正縣志八藝文目有吳茂陵白石嶺建茶棚碑記，「邑東三十八里白石嶺，……見地巖巒奔集，僅通一徑，而崎嶇爲尤甚。」然大道必經山嶺，故建茶棚以濟行旅。疑亦爲唐道所經。前考天長鎮條引通鑑，李克用下天長鎮，又逆戰鎮軍於叱日嶺。此本之舊五代史二六唐書武皇紀。下文續云進兵下井陘，謂出土門也。按一統志正定府卷山川目，青泉嶺在井陘縣東北三十五里，本名叱日嶺。檢雍正井陘縣志，白石嶺在縣東四十里；「青石嶺在縣東北三十五里，舊名叱日嶺，險峻狹隘，車騎不能乘。」民國縣志圖，白石嶺在微水之東，青石嶺在北，未知是否果爲古叱日嶺也。

有井陘口，又名土門口，在獲鹿縣西蓋稍南十里，即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以井陘縣東南八十里有井陘山，其山四面高，中央下，似井故名。井陘口蓋即山脈之尾閭隘口耳。

通典一七八常山郡鹿泉縣，「井陘口在此，今謂之土門。」元和志一七恆州獲鹿縣，「井陘口今名土門口，縣西南十里，即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央下，似井故名之。」據下文所引，「太行」以下二十字本之述征記。而井陘縣目（井）陘山條亦云：「在縣東南八十里，四面高，中央下，如井，故曰井」

陘。」寰宇記六一鎮州此兩縣目亦皆與元和志同，惟「陘山」上不脫「井」字。又志與記皆云土門口在獲鹿西南十里，王氏驛程記則作向西行，蓋縣西稍偏南耳。就方位里距計之，山在井陘縣東南八十里，則在獲鹿縣西偏南頗遠，與井陘口之關係應不甚密。而兩處皆形容爲四面高中央低如井，不知指山而言，抑指道口處而言。據民國二十三年井陘縣志關隘目，謂此土門口、井陘關「久已無險可言。」必其地原不甚高，則井字山形，當指山而言矣。復檢一統志正定府卷山川目，井陘山在井陘縣東北，與獲鹿縣接界。引舊志云，山在井陘縣北五十里。是與唐宋志書所記井陘山之方位不同。蓋古今之異也。而井陘關乃在廣陽井陘兩縣之間。按統志又云，「縣境諸山錯列，大約與陘山相接連，皆太行之支隴也。」蓋井陘山爲此區名山，而諸山盤錯，隨處多可膺此一名耳。

又有抱犢山，四面險絕，蓋在隘口之北近處。有封龍山亦名飛龍山，與井陘山連接，爲同一山脈，餘脈北走至井陘口，故酈注云飛龍山北卽井陘口也。

隋志，恆山郡石邑縣「有封龍山、抱犢山。」通典一七八常山郡石邑縣，「有卑山，……今名抱犢山，西〔四〕面危絕。」元和志一七獲鹿縣，「葦山今名抱犢山，韓信伐趙，使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後遂改爲葦山。後魏葛榮之亂，百姓因山抱犢而死，故以爲名。」下文云卽道家北嶽之佐命，列福地之數。寰宇記六一同，惟不述道家事。檢一統志正定府卷山川目，山在獲鹿縣西八里。是卽在井陘口之北不遠處。故王士禛蜀道驛程記上云，入土門口，抱犢等峯在焉。通鑑一八〇隋仁壽四年，「李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楊諒），時（諒將）劉建圍戍將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建遁去。」卽以山當土門道口也。

又元和志獲鹿縣，「飛龍山在縣南四十五里。」下引前趙錄，王浚遣將祁宏大敗石勒於飛龍山。同書趙州元氏縣，飛龍山在縣西北三十里。寰宇記獲鹿縣，有「一名討〔封〕龍山」一句，餘並同。又引水經注云：「洺水東經飛龍山北，卽井陘口。」（今本酈注佚此條。）下述神祠事。元氏縣云，山在西北五十里。檢一統志，獲鹿、元氏相距九十里。地望契合。則此山當亦約在唐井陘

縣東南三四十里地區，在井陘山之北或東北，而在井陘口之南，故酈注云然。

井陘故關在廣陽東八十里之井陘土門已見前考。而獲鹿此處之井陘口、土門口，新唐志亦云有「故井陘關，一名土門關。」疑爲廣陽東井陘故關之重出誤書。

新唐志，於太原府廣陽縣已書東有井陘故關，見前引。而鎮州獲鹿縣又云，「有故井陘關，一名土門關。」此即上考獲鹿西南十里之井陘口、土門口無疑。惟此前諸書似不言此處置關。前考廣陽東八十里之井陘故關，引魏書地形志、史記正義、元和志、寰宇記爲證，確然甚明，通典亦云廣陽東地有故關也，皆不言獲鹿縣之井陘口有井陘關。惟水經注一〇濁漳水注云：

「綿蔓水上承桃水。水出樂平郡之上艾縣，東流，世謂之桃水。東逕靖陽亭南，故關城也。又北流，逕井陘關，下注澤發水。①亂流東北逕常山蒲吾縣西，而桃水出焉，（謂與澤發水分流。）南逕蒲吾縣故城西，又東南流逕桑中縣故城北，世謂之石勒城。……桃水又東南流逕綿蔓縣故城北，……自下通謂之綿蔓水。綿蔓水又東流逕樂陽縣故城西，右合井陘山水。水出井陘山，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屈逕陳餘壘西，俗謂之故壁城。……其水……東注綿蔓水。……」

按此井陘關所在不甚明。楊氏水經注圖以爲桃水在北，即今桃河，澤發水在南，即今沾河，二水合流爲今治水（冶河）。置董卓壘於沾河上游，置靖陽亭故關城於明清民國時代之舊井陘縣東，治水之北；置井陘關於井陘山，（此爲前考唐代井陘山，非近代之井陘山。）而在澤發水桃水合流後治水之東。此似與新唐志相合，但楊氏此圖與酈注原文不合，實大誤。

按酈注原文，桃水出上艾縣（今平定東南）境，即東逕靖陽亭故關城南，又北流逕井陘關。水逕此關，然後下合澤發水。而楊圖置此關於合流之後，顯與酈氏原文不合。且酈注，兩水合流之後，歷經蒲吾、桑中、綿蔓三故縣，至樂陽

① 王氏合校引趙釋曰：太平寰宇記平定軍平定縣下引水經注云，澤發水逕董卓壘東。今本無之。耕望按寰宇記此條本自元和志廣陽縣目。

縣故城西始右合井陘山水。按蒲吾故城在今平山縣東南二十里。井陘山水即鹿泉水，出井陘山（非今井陘山），其流甚短，而井陘口又在井陘山之東約三十里以上處。則酈注之井陘關顯在獲鹿西南十里井陘口之西甚遠，非新唐志此條之井陘關也。

今按桃水、澤發水，若楊氏擬爲今之桃水、沾水爲不誤，則其合口在明清民國舊井陘縣治之東南橫口村，在唐代井陘縣治（今微水村，即最新縣治）西南甚遠，即酈注之井陘關當在唐代井陘縣治之西南甚遠，絕無爲獲鹿縣西南十里井陘口之可能。抑猶有進者，楊圖之誤仍不只此。今姑以酈注之桃水即今桃河，但澤發水絕非今之沾河。沾河在今平定縣東南境，與松溪水相近，在桃水之南，東北流，左合桃水。但澤發水源在唐代廣陽縣（今平定）東北八十里，董卓壘之東妬女祠，東北流入井陘縣境，此明見元和志一三太原府廣陽縣目，且引水經注爲說。一統志平定州卷山川目述此水不誤。是此水在桃水之北，不在其南。楊圖顯誤，其董卓壘之地望自亦絕誤也。復檢民國井陘縣志第二編地理目河流條，綿蔓河源出壽陽縣東，東流至平定縣界曰桃水。又東流，有南川水、陽勝水、嘉水、石門河、清玉峽水、澤發水、綿水、太谷水以次注入。經石峽，至娘子關東五里，入縣境之南峪村，乃更名綿蔓河，「又東流經北峪村南，與北峪泉合……經乏驢嶺口……至縣城南門外。」則澤發水爲一小水，在娘子關外井陘縣極西境已合於綿蔓河。酈注井陘關既在澤發水入桃水處之上游，則必在明清民國之井陘縣（即娘子關外三十里者）西甚遠。抑猶有進者。一統志平定州卷山川目，綿蔓水即桃水，發源壽陽縣境，其流頗長，似亦不真經井陘故關。而澤發水條云：「在州東北九十里，……東北流入井陘縣境。……又故關水，在州東五十里，東流入故關，合澤發水。」則酈注謂桃水出上艾縣東流「東逕靖陽亭南，故關城也，又北流逕井陘關，下注澤發水」者，實指故關水而言。故關水下注澤發水，然後澤發水下合今之桃水，爲綿蔓河。然則此關之地望更西矣，必與澤發水源娘子關不相遠。亦必即魏書地形志及唐宋志書所記廣陽東八十里之井陘關，非獲鹿西南之井陘口也。蓋廣陽縣東井陘關，關西近處築關城，如葦澤關、娘子關之關內有承天軍城。酈注之桃水即今故關水，先

逕關城南，再北流逕井陘關，地固不遠。故新志此條實無他佐證，疑重出誤書者；後代志書相承以爲關在獲鹿之土門，皆誤也。

由此言之，獲鹿西南之土門口又稱井陘口者，古籍記載不云有關。史記淮陰侯傳云「聚兵井陘口」，明在井陘縣東獲鹿縣地區，而正義以石艾縣東之井陘關當之，雖屬誤注，然適足證明獲鹿實無關也。

然此井陘口又名土門口者，誠即趙將陳餘「聚兵井陘口」，韓信下井陘，「出井陘口」之故地，後人稱爲韓信臺，西入井陘路達太原必自此始。蓋太行此陘道，東西長達百里，西口在廣陽東八十里，東口在獲鹿西南十里，皆兩崖夾峙，中崩一線爲通路，故皆有井陘口、土門口之名。唯中古史料所見，其置關乃在西口，不在東口耳。蓋此東西百里之陘道，最高險處在西端，西端井陘口在山西高原東緣，海拔在一千呎以上，愈東地勢愈低，至東口已漸就平夷，勢不能太險，故古人置關重在西口也。東口地勢雖已夷下，但仍爲入陘道向西必經之路口，亦即百里陘道之始。故古代地理記述，稱太行八陘之一者，仍於此述之也。

史記九二淮陰侯傳云：「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涉西河……乘勝而去國遠門，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門，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不至十日，而兩將軍之頭可致於戲下。」韓信知此計不用，「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平旦……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此段史料，正見井陘道既險且長，所謂井陘口明即獲鹿西南十里之井陘口。正義謂獲鹿縣即趙壁，是也。故此路口有韓信臺之名。御覽三三五，隋圖經曰：「韓信山圓峻，俗呼爲韓信臺，又呼爲土門口，西入井陘即向太原路是也。」舊書一四二李寶臣傳，「祿山使董精甲扼井陘路，軍於土門。安慶緒僞授爲恆

州刺史。……及思明敗，不受朝義之命，乃開土門路，以納王師。」足見此地當東西交通之要，一軍守此，即斷東西之路也。

井陘道東西之長度，就唐代里程計之，廣陽東至恆州二百四十里，此道西口在廣陽東八十里，東口在獲鹿縣西南十里，獲鹿去恆州五十里，故此陘道東西兩口間恰爲一百里。西端仍在山西高原，東端已接河北平原，海拔差距雖未得正確數據，但觀 ONC-G-9 圖及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地形圖，可略知東西海拔差距當在一千呎以上。此道聯接高原與平原地帶，大抵循谷踰山而行，故愈西愈高亦愈險，詳下文。

大抵井陘道全程由獲鹿西南十里之土門口井陘東口向西行三十里至井陘縣（今微水村），又三十里至故葦澤縣，唐末置天長鎮（明清民國井陘縣）。於此分途，北道西行三十里至娘子關、承天軍城，南道向西微南行四十里至井陘故關、靖陽亭故城。兩關向西皆至廣陽縣治（今平定東南三里）。

天長鎮即明清民國之井陘縣及其以東之里距已見前考。民國井陘縣志第二編關隘目，雪花山在縣西三里，「正太路蜿蜒於山麓，舊驛路斜抱於山南，實娘固（即故關）兩關道路之交點。」雍正井陘縣志二關隘目，娘子關在縣西南三十里。「古井陘口即今之固關也，在縣西南四十里，……明正統二年始名故關，後又改故爲固。」此其里距之明見者。同書卷二鋪舍目，由縣治而東十里西河，二十里橫口，三十里微水，四十里白石嶺，五十里上安，六十里下安，又四里許獲鹿縣界。由縣治而西十里黑板橋，二十里龍窩，三十里界侯。此即至固關者。王士禎蜀道驛程記，由獲鹿西入土門口，經井陘縣，龍窩寺，胡桃園，入井陘舊關，經柏井驛至平定，即此驛道也。今正太鐵路於舊井陘縣西郊與舊驛道分途。按舊井陘縣治即唐天長鎮，唐道以北取承天軍城娘子關爲主，是舊井陘縣治在唐世似已爲北道所經，疑今日兩道分途，實亦本之古道耳。

明清時代驛道取井陘故關，是南道，蓋秦漢之主道；而葦澤關爲北道，乃後起。唐置承天軍城於葦澤關，後置娘子關，取代故關爲主道。不知何時

又改以南道爲主，故明清驛傳由南道，至近代鐵路復行北道也。此陜道全程百里，皆行於嶺谷間，故極險峻，史記述李左車之言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足見仄隘難行。清代民國志書所載資料，仍見其險峻狀況，宛然蜀道。大抵自東而西，地勢愈高，山谷愈險，風景亦愈奇。

雍正井陘縣志一形勢目，「固關之險，控帶西南，抱犢之雄，延亘東北，」此即狀此道之東西口。同書卷八藝文目載康熙知縣周文煊災民利弊申詳云：「東西官道，山石嶙峋，備極險峻，……一經雨雪，時有觸崖墜石之患。」其驛務六則云：「險同蜀道。」又知縣吳茂陵陜山驛八苦詳文稱此驛道全程，「皆高山峻嶺，亂石懸崖，馬匹俯仰奔馳，多所踣斃。」蓋陜道誠險，造成驛政困難，故歷任知縣屢爲此申述也。光緒井陘縣志三六藝文目收前人詩篇詠此道艱險者頗多，如趙執信井陘道歌云：

「初緣細路行逾上，風中一線秋空浮，徑迴兩壁競爭詭，坐令谿谷成深幽，久行只畏前路絕，下視尋丈何能投，尖勢忽落不自覺，天宇頓被蒼崖收，……人如迴颺激下葉，……已覺心氣俱沮喪，……嗟乎絕險天所設，左車當日真良謀！」

如王士禛自獲鹿至井陘雜詠云：

「才過鹿泉上，呀然開土門，崖崩一線路，……障日山多暝！」

皆能狀此道迄近古之險峻形勢。是以今日正太鐵路在井陘縣境不過百里，而迂迴谿間，過石隧道五（乏驢嶺者最長），土隧道一，越大鐵橋四，車行其間，忽高忽低，曲折如蛇行。（民國井陘縣志交通目。）然東西段情形亦有不同。雍正井陘縣志云：「固關在縣西南四十里。……按古井陘口有二，西則固關，東則獲鹿之土門是也，而固關依藉爲重。」民國井陘縣志關隘目云：就向東而言，本縣「固無處非關隘。」一轉而西向，「出縣境而西，又步步登高，大有高屋建瓴之勢。」「至於東部井陘關一名土門關，原係歷史上之名稱，久已無險可言。」此兩條已見百里陜道全程西險東夷之形勢。王士禛蜀道驛程記云，入土門口，「巖鄣蜿蜒相屬」。由井陘縣西過龍窩寺、胡桃園至井陘舊關，「十

餘里間，石壁最奇。」②亦見西口高險，故石壁最奇也。

此陘道雖艱險難行，然此一帶太行山脈南北數百里地段中，仍僅此處斷陘爲唯一可行之大孔道，故見史二千年來，山西河北之中部之交通一直以此道爲主線；唯西段出口或在井陘關或在稍北之承天軍、娘子關耳。

紀要一〇直隸重險井陘條云，「井陘關在真定府獲鹿縣西十里，山西平定州東九十里。呂氏春秋，天下九塞，井陘其一。……徐廣曰陘，山絕之名。趙武靈王二十年，使趙希並將胡代趙與之陘，蓋並將胡代趙之兵，與諸軍向井陘之側也。始皇十八年，王翦攻趙下井陘。三十七年，始皇死，行從井陘抵九原。二世二年，趙王武臣使李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漢三年，韓信下井陘擊趙，趙聚兵井陘口。」下文引晉太玄十八年以下至五代凡二十六事，③以爲井陘道爲東西軍事交通要道之證，其述太行其他陘道未有如此陘事例之多者，正見此道在古代東西交通上之重要性。宋以下事例未詳。宋會要方域一〇之二：「慶曆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北作坊使武繼隆言，竊見河北西山有土門路自真定府與河東往來相接，景德年已前，勾抽河東軍馬策應河北出入大路。」又歐陽修河北奉使奏章卷下乞免差人往岢嵐軍築城再奏云：「本路與河東近便，惟成德軍最近，其路出土門經天威軍、平定軍至并州。」（歐陽文忠集第十四冊。）平定軍即唐廣陽縣，今平定縣；天威軍本唐天長鎮，明清民國之井陘縣治，石晉置天威軍，有宋元豐八年中山馬宜之天威軍石橋記可證，見民國井陘縣志疆域目。此兩條已見宋亦以此爲東西最大通道也。民國志交通目云井陘縣境驛道「雖不得方軌」，但仍爲全境唯一大道。而今日築鐵路以聯貫山西河北兩省者，亦惟取此舊道一線。亦正見此地區太行山脈之斷陘亦唯此陘爲大耳！

廣陽東北七十里又有盤石故關；孟縣東北六十里白馬山上有白馬關，北魏所置，蓋即唐末縛馬關；皆東通平山縣（今縣），本房山縣，至德更名。

② 雍正志古蹟目亦云：「龍窩在縣西南二十里，石壁峭立，古柏崖生」。

③ 其實史事之可舉者遠不只此數，不繁枚列耳。

兩關方位里距及北魏置，皆見元和志一三太原府卷廣陽、孟縣目。寰宇記五〇平定軍目、卷四〇太原府孟縣目所記並同。檢一統志平定州卷山川目，白馬山「在孟縣東北七十里。……舊志，在縣東北八十里，接直隸正定府平山縣界。」又關隘目白馬關條，同。又引州志，一名牧馬關，又名伏馬關。盤石故關在州東北，引州志，一名石門口，通正定府平山縣界。是皆通平山縣路也。又有六嶺山在孟縣東北七十里，六嶺關在縣東北六十里。檢民國地圖集·山西河北地形圖與人文圖，孟縣東北，兩圖分別有白馬山、六嶺關，白馬在西，六嶺似在東。東北近滹沱河，即接平山。此當即古白馬關路。州志，白馬關又名伏馬關。按新唐二一一鎮冀王鎔傳，「克用出縛馬關，敗鎮兵於平山，因進攻鎔外壘。」縛馬即伏馬，亦即白馬，皆一音之轉也。復檢一統志正定府卷關隘目，白馬關「在正定縣西北。舊志，唐時鎮州有白馬關臨滹沱河，旁有白馬岡故名。金大定十七年，滹沱河決白馬岡，關始廢。」此當為另一地，或宋以後故關向東移置歟？又一統志正定府卷山川目，車道嶺「在平山縣西三十里，山嶺積石，不生草木，下有深川，鳥道盤曲。又十八盤嶺，在縣西百二十里。」疑此為盤石故關之路歟？

井陘關之南百里又有黃沙嶺口（今圖黃岩山 E113°55'·N37°35'），為樂平縣（今昔陽）東通贊皇縣（今縣）至邢洺之一道。

新九四劉世讓傳，武德中，「為檢校并州總管，竇建德之援王世充也，世讓率萬騎出黃沙嶺，襲洺州。」是并州東南至洺州之一道口。按胡伯成承天軍城記（金石續編八）述張奉璋築承天軍後，續云：「公又於黃沙口築德化城，示懷也；慕容隘築滅胡城，示威也；復聯建三堡，絕細逕也。由是南北千里，東西兩鄉，飛禽走獸不得橫絕矣。」陸氏跋云：「黃沙路即黃沙嶺，在平定東南，山谷袤延六十餘里，亦與承天相近，慕容隘則未能確指何地。」又舊五代史二八唐書莊宗紀二，天祐十一年，「帝親將自黃沙嶺東下，會鎮人進軍邢、洺。」惟同書八梁書末帝紀作黃澤嶺，未知孰是。

檢一統志平定州卷山川目，「黃沙嶺在州東樂平鄉，東接直隸正定府贊皇縣

界。」又正定府卷山川目，「黃沙嶺在贊皇縣西七十里，……即寰宇記所謂黃石山也。」又關隘目，「黃沙嶺口在贊皇縣黃沙嶺下，北去固關一百里。明正統四年置巡司，今裁。其北三十里即元氏縣之青草峪口。又十八盤口，其縣西十八盤嶺下。又南有斷立口、泥橙子口、虎寨溝口，俱屬固關南路。」古今地名大辭典黃沙嶺條，在山西昔陽縣東一百二十里。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地形圖，昔陽縣東有黃岩山，蓋其以東之嶺道通贊皇縣者。

明清時代，自黃沙嶺口之南二十里後溝口（在昔陽縣東一百十里），向北緣歷山徑，至故關一百二十里，至龍泉關（阜平縣西七十里五臺山之東 E113°50'·N38°55'）五百一十里，至倒馬關六百八十里，內三關邊牆至後溝口而始竟。按此小徑，唐宋時代已漸通行。

此段明清交通小徑，見紀要一四贊皇縣黃沙嶺口條引里道記。考夢溪筆談卷二四云：

「北岳恆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今飛狐路在大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虜界，却自石門子冷水鋪，入絳形梅回兩塞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唯北寨西出承天關路可至河東，然極峭狹。」

檢一統志正定府卷，阜平縣「本漢靈壽及南行唐二縣地，宋咸平三年析置北寨，金初改曰北鎮，明昌四年置阜平縣。」是宋世由娘子關至今阜平縣有山谷小徑也。一統志同卷關隘目，龍泉關在阜平西七十里，有下上二關，相距二十里，明正統、景泰間築，東北至倒馬關一百五十里，西至山西五臺縣一百八十里。長城嶺在其西二十里，則明清之故關至龍泉關小徑蓋大體本之於宋之北寨至承天軍小徑耳。又前考黃沙嶺口引承天軍城記，築承天軍城，又於黃沙口、慕容隘築城，「復聯建三堡，絕細徑也。由是南北千里，東西兩鄉，飛禽走獸不得橫絕矣。」則承天軍城南至黃沙口之百里間，必有聯絡，疑即明清時代故關以南之小徑道。云南北千里者，蓋宋代北寨至承天軍小徑亦大體本之唐前古徑耳。

參看圖十八、十九、二十一

民國六十八年（1979）十一月五日初稿，同月十日補訂。七十四年九月十一日校訂，十二月一日初校增訂。七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二校定稿。

篇肆參 太行飛狐諸陁道

引言

- (一) 飛狐口及飛狐地區四出諸關隘
 - (二) 飛狐地區四出諸道之行程
 - (1) 飛狐口北出與倒馬關南出諸道一望都陁等道
 - (2) 飛狐縣西北出隘門通平城道
 - (3) 飛狐縣東南五廻嶺道一蒲陰陁道
 - (4) 飛狐縣東取子莊關（紫荊嶺）通易州道
 - (三) 中古時代飛狐道在北塞南北交通上之地位
- 附 易嬀間之故城鎮道

引言

太行山脈自黃河北岸之王屋山向東北蜿蜒迄燕山山脈，航空里距八百餘公里。此一高聳山脈，屏列於黃河大平原之西北側，爲大平原與山西高原之分界嶺。自山以西爲高原地貌，故山脈西側坡度徐緩；東側則斷層下陷爲廣大平原，故坡度陡峻。古人稱「連山中斷」爲陁，太行山脈屢見中斷處，自昔利之作爲溝通平原與高原間之東西交通路線。就中要道有八，自西南向東北次第名之，一曰軹關陁，二曰太行陁，三曰白陁，四曰滏口陁，五曰井陁，六曰飛狐陁，一名望都陁，七曰蒲陰陁，八曰軍都陁，總稱爲太行八陁。

此八陁中，飛狐、蒲陰、軍都三陁當中國古代北塞之東段。而飛狐、蒲陰又實一道之北南兩口，故此道於八陁中途程爲最長。自曹操由無終出盧龍塞伐斬蹋頓，而盧龍塞道之名大著，故晉咸寧元年句注碑云：「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注爲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內外也。」句注卽雁門，與盧龍並爲中古時代最有名之北塞險道，飛狐與並列，且南與蒲陰陁爲一道，其險阻修長，行旅艱辛可知，其在北塞地

帶南北交通上之地位亦可知。惟自隋代以後，飛狐南之定州（今縣）在政治軍事上之地位，不如雁門南之太原與居庸南之幽州（今北平），亦不如盧龍南之薊州（今薊縣）之為邊防重鎮，故飛狐之名遠不如雁門、居庸、盧龍之顯著。迨明清時代建都北平，京師防衛，首重內三關。三關者，居庸之外，即倒馬、紫荆，此兩關即古飛狐南道，地位始見顯著。實則，居庸、盧龍地太偏東，句注南行仍在高原山地，皆不若飛狐居中，南接河北平原之優越條件，故北魏都平城時期，帝王南巡，及南北使節往還，絕大多數取道廣昌（今涑源）恆嶺，不取句注、雁門也。

飛狐道，先秦時代已見史，趙世家，武靈王滅中山（今定縣），而代（今蔚縣）道大通，即為此道，惟無飛狐之名耳。飛狐口之名，始見於史記酈生傳，時在楚漢之際，地在今蔚縣與涑源兩縣之間，南北徑道七八十里，形勢險峻。

涑源縣，漢置廣昌縣，地近飛狐徑之南口，故隋易名飛狐縣。太行山脈多斷陷盆地。此為一種較特殊之地貌，四周高山環繞，邊緣斷裂陡峭，而中間陷落為波狀起伏之黃土丘壠，與寬淺河谷。飛狐縣即為此類之典型盆地。縣北山脈由縣西走向東北，最高處達二千六百餘公尺，即飛狐口所中斷者，可謂為北塞之北線，隋開皇長城即循此山脈而築者。縣南山脈，由縣西南走向東南，復折向東北，海拔較低，最高處約一千一二百公尺，可謂北塞之南線，此即今長城線，亦漢長城線。縣境水道有二：西境澗水即唐河，發源於今恆山之南，東南流，橫截北塞之北線山脈，流入縣境。橫截處在飛狐之西，曰隘門口，亦有石門、天門之名。澗水又東南，橫截南線山脈，入河北定州境。東境有涑水，即拒馬河，主源發於飛狐口南，東流橫截南山入河北易州境。酈注所見，飛狐口、隘門口分別置飛狐關、石門關（一曰天門關）。隘門下游之澗水截南山處有倒馬關，即今關所在；涑水截南山處有子莊關，即今紫荆關。倒馬、子莊之間有五迴嶺，為徐水發源地，所謂五迴道也。漢世守南線，置常山關與五阮關，晉人分別稱之為望都關、蒲陰，即酈注之倒馬關、五迴嶺道；前人以五阮關、蒲陰即今紫荆關，非也。凡此五個關，圍列於漢廣昌縣、唐飛狐縣、今涑源縣境之周緣，五道並出，分達塞垣內外諸州郡。古代之飛狐道，蓋僅就飛狐口南北通達者而言；及隋改縣名為飛狐，則凡此五道莫不可膺飛狐道之名矣。

此篇就飛狐盆地四出諸關徑與此諸關徑通達塞垣內外諸州郡之行程，以及此諸道

可總稱爲飛狐道者在中古南北交通上所居之地位，作一詳實之研究。又飛狐盆地以東，隔小五臺山，有媯（今懷來）、易（今易縣）間之故城鎮道；盆地以西，隔恆山古岳（今大茂山），有五臺山進香道。故城鎮道地理毗鄰，考附此篇之末。五臺山進香道在交通上之地位頗重要，材料亦較詳，則獨立爲篇。凡此研考，皆聊備讀中古史者之一助云耳。

（一）飛狐口及飛狐地區四出諸關隘

太行山脈北段，即五臺山、恆山（兼古今言）迤東至燕山之一段山脈，東西橫互於 $N39^{\circ}\sim 40^{\circ}$ 地帶，高峯海拔達二千六百餘公尺，爲南北交通之阻，亦爲中國早期北塞之東段。先秦時代，此段山脈之南北，分別建立中山國與代國，皆非華夏民族。代國據有北麓之桑乾河谷盆地，都於代城，在今蔚縣東郊。中山國據有南麓，今河北西部石家莊以北易水以南地區，建都中山，在今靈壽或定縣地區。趙國居兩國之南，據有今山西中部與河北西南部。其後，趙國發展，先出雁門，東兼代地。中山雖在趙國勢力包圍之下，但甚強，且北有崇嶺之阻，能與趙抗。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國力大振，遂屢伐中山，至代地，終滅中山，而「代道大通。」

史記趙世家，簡子作寶符，藏於常山，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是春秋末年已見有道從恆山北通代國。至武靈王十九年「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今高邑縣西南），遂之代。」此後屢攻中山。「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三年，滅中山……。趙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大抵中山、代國間雖有高山之阻，但有通道，趙簡子已有自常山北取代地之志，其後武靈王屢由中山北行代地，終滅中山，使代道大通也。

此先秦時代，中山北通代國道，即今考之飛狐道也；唯當時不見飛狐之名耳。

上文述中山北通代國道，明取今涑源縣（E114°40'·N39°20'）地區，即漢廣昌、唐飛狐地區也。惟不見通道之名。鹽鐵論九險固第五〇，大夫歷舉先秦諸國之險，有曰「趙結飛狐、句注、孟門。」即明指先秦時代中山與代國間之通道爲飛狐道，且與句注、孟門並列也。

飛狐之名，始見於史記酈生傳「塞飛狐之口」云云。地在代南至中山道中，時在楚漢之際。然觀酈生說辭，雖虛張聲勢之言，亦足見其名必先秦已著，人所共知爲天下用兵極重要隘道之一。呂覽所記天下九塞，無飛狐之名，但有「疵處」，顯有譌誤，頗疑即「飛狐」涉注文而形譌歟？

史記九七酈生傳，漢楚相拒於滎陽、成臯間，酈生說漢王曰：

「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

按成臯、太行、白馬津皆爲先秦時代天下知名、人所共知之交通軍事要道。（見史記先秦諸列傳，詳史記地名考此三地名條。）楚漢之際去先秦極近，酈生口中以飛狐與此三地名並提，即其險阨之名不在三地之下，且必先秦已知名也。至於飛狐地望，史記集解云：「如淳曰上黨壺關也。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正義，「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按指代郡。）西南有山，俗號爲飛狐口也。」漢書四三酈食其傳顏注：「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又史記文帝紀後六年條，集解曰：「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漢書文紀顏注惟引如淳曰在代郡。又後漢書列傳一〇王霸傳，李賢注：「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媯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觀上引史漢三處注文，蘇林云在上黨，如淳既云在上黨，又云在代郡，（疑史記集解「如淳曰」下脫「在代郡，蘇林曰」六字。）此二人皆三國魏人，其後註家皆云在代郡，師古斷在代郡，是也。酈注一三灑水注已此說。且王霸傳云，爲上谷太守，「治飛狐道……自代至平城三百里。」又史記一一〇匈奴傳述文帝後六年事云：「趙屯飛狐口。」是西漢前期飛狐即在代郡，絕非上黨別有一飛狐也。又御覽五三引晉太康地記，「常

山曲陽縣有恆山坂，號飛狐口。」晉書地理志上，冀州常山郡上曲陽縣，亦云「恆山在縣西北，有坂號飛狐口。」亦在故代城與中山之間，與漢及唐以下同，上黨無飛狐之名。復按御覽引太康地記「有恆山坂號飛狐口」下續云「上（脫黨字）壺關縣有羊腸坂。」或者此兩坂齊名，古人往往並提，蘇林有飛狐在上黨壺關之說，殆涉此而誤歟？

前據酈生之言，飛狐爲先秦天下險塞之一，當爲人所共知。然呂氏春秋一三有始覽，列舉大汾、冥阨、荆阮、方城、穀、疵處、句注、居庸爲天下九塞。淮南子四墜形訓，相同；惟「疵處」作「令疵」。皆不提飛狐之名。何耶？今按兩書「疵處」「令疵」之異，已顯有譌誤。淮南高注「令疵在遼西」，此尙無脫譌痕跡，而呂覽高注「令疵處則未聞」，無端多出「令」字，此尤可疑。復按下文第三節引史記文帝紀，後六年，匈奴大入寇，使周亞夫等三將屯長安近郊；又使中大夫令勉爲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以禦外塞。此爲文帝時一件大事，故朝廷作隆重軍事佈署也。疑兩書本作飛狐，高氏以令勉事入注，後來傳刻脫譌，又以注文混入正文耳。飛狐於漢已爲東北塞外，注家以爲在遼西，亦不足怪。惟此只是獻疑，未敢論定也。

飛狐口之詳實地望在今蔚縣（E114°30'·N39°50'）南、涑源縣（E114°40'·N39°20'）北。爲兩縣間之通道。蓋有崇峻山脈東西橫互於兩縣之間，中斷爲徑道，得通行旅。道分南北兩段，南段今名爲黑石嶺，北段今名爲北口峪。北口峪卽狹義之飛狐口（E114°32'·N39°35'），其北口在先秦代王故城西南六十里，兩漢代縣、北魏代城、唐代蔚州、今蔚縣之南四十里。而廣義之飛狐道則包括南段黑石嶺口道而言，其口在漢廣昌縣、隋唐飛狐縣、今涑源縣之北二三十里（或云五十里）。唐世，蔚州治所與唐縣與飛狐縣南北相距一百五十里，則飛狐道之全程約八九十里之譜。此一地區，山皆黑石如鐵，夾道兩旁，峯高崖峻，壁立如刀削，故有鐵壁之稱，而道極仄狹，砂磧崎嶇，迤邐蜿蜒，一線微通，北段狹義之飛狐口三四十里間

尤甚。檢今地圖，南段山高不踰一千二百餘公尺，北段山高至二千六百餘公尺，蓋山愈高道愈險也。北魏時代，於北口置飛狐關。出關則一片塞外草原氣象，故晉人句注碑以飛狐與句注、盧龍並列爲北方巨險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內外」也。

前文已明飛狐坂、飛狐口在代地之南，而其具體詳實地望始見於水經注。酈注一三灤水注云：

「祁夷水又東北得飛狐谷，即廣野君（酈生）所謂杜飛狐之口也。蘇林據酈公之說，言在上黨，即實非也；如淳言在代是矣。晉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於安次，即於此道也。魏土地記曰，代城南四十里有飛狐關，關水西北流逕南舍亭西。又逕句瑣亭西，西北注祁夷水。祁夷水又東北流逕代城西。……城圓匝而不方，周四十七里，開九門。」

據此，北魏前期已置此關，在代城南四十里。一統志宣化府卷古蹟目代縣故城條，引明統志，代王故城在蔚州東二十里。紀要四四蔚州代王城在州東北二十里。引志云，九門遺址俱存。是也。是北魏飛狐關在代城南四十里，即唐蔚州、今蔚縣之南四十里，而在故代國代郡城西南六十里之譜也。復檢一統志宣化府卷關隘目，「州志，飛狐口在州（蔚州）東南六十里，北口在州南三十里。」古今說者有十里之異。

又元和志一四蔚州，飛狐縣「本漢廣昌縣，……仁壽元年改爲飛狐縣，因縣北飛狐口爲名也。」飛狐縣即今涿源縣，是隋唐飛狐口在此縣之北。檢一統志易州卷關隘目云：

「飛狐口在廣昌縣（今涿源）北，其地兩崖峭立，一線微通，迤邐蜿蜒，百有餘里。……舊志，飛狐口在廣昌縣北二十里，山北諸州之襟喉也。今其地東走宣化，西趨大同，商賈畢集於此，紫荆、倒馬兩關恃飛狐爲外險。」

是其地近在廣昌縣即今涿源縣北二十里，此爲南口，故隋唐此縣有飛狐之名也。然縣北與谷口里數有異說。光緒廣昌縣志卷一諸山目，黑石嶺口在縣北五十里，路通宣化，嶺後即飛狐峪，又名北口峪。與舊志二十里之說不同。大抵

蔚縣至涑源間隔一山嶺，以其爲石山，色黑，故名黑石嶺，其間有夾隘徑道稱爲飛狐道，至於南北口去兩縣之距離甚難定，視說者所指起訖而異耳。

按元和志，飛狐縣「西（寰字記作西北是，實北微西耳。）至州一百五十里。」寰宇記同。一統志易州卷作一百三十里。光緒廣昌縣志疆域說，同。而廣昌志諸山目黑石嶺條引明人楊嗣昌飛狐口記云一百四十里。此古今里數之異耳。則飛狐南北口間隘道蓋約八九十里，最險隘段蓋四五十里。故王化南詩云，「四十飛狐峪」也。（引詳下條）

此隘道雖在秦漢世已著名，然水經注、元和志皆未述其險峻狀況。前引一統志云，「兩崖峭立，一線微通，迤邐蜿蜒，百有餘里。」此則明清之說矣。光緒廣昌縣志卷一有數條記錄，更足顯示其險況，節錄如次：

「黑石、北峪……巉崖陡峻，砂磧崎嶇，一線中通，兩山壁立。」（疆域說）

明人楊嗣昌飛狐口記：「近蔚三十里名北口者，即飛狐口……山如兩翼分張，皆北向，而色紫黯如古鐵，形豎削如指掌。……北口間得沙石細路……而左右山忽卓地起，如千夫拔劍，露立星攢……如此三十里。」（黑石嶺條）

清人王化南冬日過飛狐峪詩：「四十飛狐峪，中留一線天，黑山迎馬立，黃草與雲連。」（形隘黑石嶺口條）

飛狐道南口之南，漢置廣昌縣，北魏置廣昌鎮，隋改置飛狐縣（今涑源）。唐承之，即因飛狐口受名也。

魏書一一二上靈徵志上，兩見廣昌鎮，皆爲太和九年事，一云「靈丘、廣昌鎮」，一云「司州靈丘、廣昌鎮」，必即漢廣昌縣無疑。隋改名飛狐縣，見元和志一四。

飛狐縣殆爲恆山（今山 E113°45'·N39°40'）以東、小五臺山（E115°·N39°55'）以西之一小山谷平原，四面山脈環繞，北方山脈即爲飛狐所中斷之山脈，最高處海拔二千六百餘公尺，西山次之，東南山脈較低，海拔最高處約一千零六十餘至一千二百餘公尺。縣境之主要水道爲涑水，即唐河，

發源於渾源縣南境，今恆山之南，穿過飛狐縣北山山脈，流經縣之西境，南入唐縣境；其次爲涑水，卽拒馬河，發源於飛狐縣之南北山脈中，流經縣治，東南入易縣、涑水縣境。

此據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地形圖，及 ONC-G-9

飛狐縣北之山脈中，除中斷爲飛狐陁，北魏置飛狐關，爲自古有名之南北要道外，其西涑水流經之隘門口，在靈丘縣 (E114°5'·N39°25') 東南十五里，一稱石門、天門，五代、宋初又有龍門之名。其地高峯秀嶂，「壁立直上，層崖刺天，有石道，極險隘。」古未知名，至北魏都平城，先以都中山之慕容燕爲強敵，後以河北爲外府，車駕屢次行幸，及行旅往來，取隘門爲多，有文成帝御射臺碑。以其直當平城通中山 (定州) 道，飛狐口居東偏，反見次要，故於隘門置石門關，又有天門關之名，與飛狐關並譏行旅也。自此而隘門之名始著。

元和志一四蔚州靈邱縣，「隘門山，亦曰隘口，在縣東南十五里，壁立直上，層崖刺天，有石道極險隘，後魏明元帝置義倉之所。」寰宇記五一蔚州靈邱縣目同，惟「石道」作「古道」，又有「今呼爲龍門」五字。今按此道始見於水經注一一涑水注云：

「涑水又東逕靈邱縣故城南，……自縣南流入峽，謂之隘門，設隘于峽，以譏禁行旅。歷南山，高峯隱天，深溪埒谷。其水沿澗西轉，逕御射臺南，臺在北阜上。臺南有御射臺碑。南則秀嶂分霄，層崖刺天，積石之峻，壁立直上，東駕沿沂，每出是所遊藝焉。涑水西流又南轉東屈，逕北海王詳 (獻文帝之子) 之石碣南，御射碑石柱北，而南流也。」

足見此隘門卽涑水河床之一段。御射臺者，魏書五高宗文成帝紀，四次南幸中山，就中兩次，明云過靈丘。其和平二年云，二月行幸中山。「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卽此事也。北海王詳石碣者，魏書二一上北海王詳傳，獻文帝之子，

孝文帝之弟，「高祖自洛北巡，……至高宗射銘之所，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不及高宗箭所十餘步。高祖嘉之，……遂詔勒銘，親自爲制。」此殆卽石碣所由來也。參觀上引元和志，爲明元帝置義倉之所。是在射臺、立碣之前。蓋帝王南巡中山多出隘門道也。「石道極險陜」疑亦北魏幾次修道時之工程。復考元和志一四雲州目云：「後魏道武帝又於此建都（平城），東至上谷軍都關，西至河，南至中山隘門塞，北至五原，地方千里，以爲甸服。」甸服標此隘門塞爲南境，其爲南方主道亦可知，其重要性又非飛狐口可比矣。

復考水經注一三灤水注云：

「祁夷水……又東北逕石門關北，舊道出中山故關也。又東北流，水側有池。按魏土地記曰，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魚池。……祁夷水又東北得飛狐谷，卽廣野君所謂杜飛狐之口也。」

是飛狐口西有石門關，爲通中山之道，度其形勢，應與上引灤水注之隘門道相近。檢一統志大同府卷山川目，隘門山在靈邱縣東南，周二十里。下引灤水注與寰宇記，是卽唐代靈邱縣東南十五里之隘門也。同卷關隘目，「石門口在靈邱縣東二十里，壁立直上，徑最險隘，舊名隘門口關。宋楊延朗嘗守此。」是亦明取元和志、寰宇記之成文。元和志、寰宇記以爲一地是也，蓋山在南，石門關在山之東，亦卽隘門關也。上引灤水注云，「隘門設隘於峽，以譏行旅」，謂此關矣。然則北魏於飛狐、隘門兩關並置，而隘門又有石門之名耳。

復考魏書三太宗明元帝紀，泰常七年，十月壬辰「車駕南巡，出自天門關，踰恆嶺。」實出此路。然此道中恆嶺之北，不見有天門之名。但同書一一二下靈徵志下，太祖天興三年事，見有代郡天門關。按此時代郡，乃在今蔚縣，則此天門關必卽隘門之石門關無疑。

復檢一統志宣化府卷關隘目，「隘門關，在蔚州西南四十里石門峪，亦曰石門口，兩山對峙，中通一線，路通山西靈邱縣。明洪武中設巡司。」按元和志，靈邱縣東北至蔚州一百三十里，一統志宣化府卷沿革目，同，則此隘門關又名石門者，近蔚縣而遠靈邱，非上文所考中古隘門、石門之故地，蓋形勢相近，而借用舊名耳；否則「四十里」必誤。

飛狐縣之南境，自西迤東之山脈中，中古時代則有三關。漢書地理志，代郡有常山關、五原〔阮〕關。常山即恆山，常山關當在代郡西南，代郡與常山郡接境之恆山（古恆山今大茂山，約 E114° 15'·N39° 10' 地區）山脈中，實即水經注及唐、宋以下之倒馬關（E114° 35'·N39° 5'）。地在古恆岳嶺口之東十里，故漢有常山關之名也。關亦在滹水河谷中，居隘門之下游，在唐代唐縣（今縣西南三十五里城子里）西北約一百二十里，今唐縣西北一百五十里，涑源縣西南七十里，一云九十里。山路險峻，北臨唐河（滹水）處，夾谷連崖萬丈，「關山險隘，最爲深峭」，馬行其間，喘憊爲倒，故名。

代郡常山關始見於漢地志。後漢書列傳七九匈奴傳云，建武十三年，「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李賢注以前志代郡常山關爲說。漢志補注：「寰宇通志，倒馬關在唐縣西北，漢置，名常山關。」按通典一七八定州望都縣，「倒馬故關在縣西北，極險要。」元和志一八定州唐縣，「倒馬故關在縣西北一百一十三里，以滹水東經倒馬關，山路險峭，馬爲之倒，因名。」寰宇記六二，同；惟作一百二十里。又續云「漢置關戍於此。」但未指爲漢之何關。考漢書高帝紀，十一年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又水經注一三灤水注：「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恆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代郡置關而名常山，必在郡之南境無疑。檢漢地志，常山上曲陽縣，「恆山北谷在西北。」又史記趙世家正義引地道記，「恆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元和志一八定州恆陽縣，「恆山在縣北百四十里……是爲北嶽，漢以避文帝諱，改曰常山。」即今大茂山。是常山主峯在常山郡境，餘脈東北行爲代郡與常山郡之境界耳。而廣昌縣即今涑源縣，漢志屬代郡，則常山關且當在廣昌縣之南境。考水經注一一滹水注，經云，「東南過廣昌縣（唐飛狐，今涑源）南。」注云：「滹水東逕嘉牙川，有一水南來注之。水出恆山北麓……逕嘉牙亭東，而北流注于滹水。水之北山行即廣昌縣界。滹水又東逕倒馬關。」則倒馬關之名亦極早，地在廣昌縣（唐飛狐）之南，恆山（古恆山）即常

山山脈中。與漢代郡之常山關，南北地望相當。注家以北朝已見史之倒馬關當漢代之常山關，殆甚確。且代郡隔常山南鄰爲常山郡與中山國，常山郡居西，中山國居東，楊氏漢書地理志圖，郡與國之北境略以滹水（即唐河）爲界，關名常山，以晉以後之關度之，誠非倒馬關莫屬矣。一統志易州卷關隘目，倒馬關西十里爲岳嶺口。保定府卷關隘目，岳嶺口即古恆山口也。此亦一證。

滹水注：「滹水又東逕倒馬關」下描述其形勢云：

「關山險隘，最爲深峭，勢均詩人高岡之病良馬，傳險之困行軒，故關受其名焉。關水出西南長溪下，東北歷關注滹。滹水南，山上起御坐於松園，建祇垣于東圃，東北二面岫嶂高深，霞峯隱日，水望澄明，淵無潛甲，行李所經，鮮不徘徊忘返矣。」

此爲倒馬關最早最細之寫照。元和志約述之耳。光緒四年刊唐縣志卷一關隘，引王恪倒馬關詩云：「關南已突兀，關北尤緯怪，連崖萬丈夾，一道唐河界，……地險固金湯，結構雲端寨，上丁歷級登，前驕氣喘憊……」亦可增加吾人對此關形勢之認識。

倒馬關今日南北所至之里距，據一統志保定府卷關隘目，東南至唐縣一百五十里。按唐代之唐縣在今縣西三十餘里，與元和志、寰宇記所記亦相合。同書易州卷關隘目，關在廣昌縣南七十里；而光緒廣昌志作九十里，天下郡國利病書一一直保鎮疆域條亦作九十里。

漢志，代郡之五原關，「原」爲「阮」之音譌，當亦在郡之南境塞上，常山關之東。東漢仍見史。

漢志，代郡有常山關、五原關。考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顏注：「應劭曰……五阮在代郡。如淳曰阮音近捲反。師古曰：阮音其遠反。」後漢書列傳八〇烏桓傳，「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李賢注，「關在代郡。」又說文一四下，「阮，代郡五阮關也，

從阜，元聲。」則字當作阮，漢志譌作原。（參漢志補注。）觀成帝紀、烏桓傳，知關當在代郡南境塞上。據烏桓傳，又當在代郡東南境，與上谷爲近，則當在常山關之東也。

前代學人或以爲五阮關卽酈注之子莊關、金元以後之紫荊關（E115°10' N39°25'）。按紫荊之名，唐及北宋已見，所謂紫荊嶺口也，且爲驛道所經。其地爲涑水卽拒馬河水所逕，關在嶺上，水之南岸，在今易縣西八十里，涑源縣東一百里。酈注之子莊關地望與此極相當，誠有一關古今名之可能，至少極相近，且疑「紫荊」卽爲「子莊」一音之譌變。至於漢代之五阮關卽後世之紫荊關之說，無任何直接或間接史料證據可尋，反不若視爲北魏隋唐以下之五迴道（今涑源東南）之較近事理也。

五阮關，漢末以下無考。紀要一〇直隸重險條云：

「紫荊關在保定府易州西八十里，山西廣昌縣（今涑源）東北百里，路通宣府、大同。山谷崎嶇，易於控扼，自昔爲戍守處，卽太行蒲陰徑也。……或曰卽古之五原關（本注，原一作阮。）……水經注謂之子莊關。宋人謂之金坡關。志云，以山多紫荊樹，因改今名。」

按一統志易州卷關隘目亦云在易州西八十里，西去廣昌縣一百里，餘亦略同；惟不云五原關。同卷山川目，紫荊嶺「在州西八十里，嶺上卽紫荊關。」是關嶺同在一處。

關於紫荊之名，前引紀要云宋人謂之金坡關。一統志云金元以來，皆名紫荊。考武經總要一六下北番地理·南京關口目，「紫荊嶺口，幽州西南二百里，嶺口之南屬易州，北卽山後蔚州界。」又云易州「西北至紫荊嶺一百里。」此明卽後世之紫荊關所在，則其名可溯至北宋也。復考唐會要八六道路目，太和二年，定州奏請移驛道於易州西紫荊嶺路修治，（引詳第二節第（4）目。）則更可上溯至唐代，且爲驛道所經也。

關於紫荊關與子莊關之關係，水經注一一易水注云：

「易水出西山寬中谷，東逕五大夫城南，……又東，左與子莊溪水合。水北出子莊關南，流逕五公城西，……東南入於易水。」

據此，子莊關即在易水上源之北不太遠。一統志易州卷山川目子莊溪水條引易水注此條。又引舊志云，「有水自紫荊關南流入白澗，卽此。」又紀要一二易州子莊溪條，「卽紫荊關水，自紫荊關流逕州南，舊志謂之子莊溪。」是子莊溪卽發源於紫荊關南。參以楊氏水經注圖及今日諸圖，酈注之子莊關誠當與今紫荊關極相近，且子莊、紫荊之音亦可能有相當關係，疑爲一關，殆甚是。復檢一統志易州卷山川目涑水條引廣昌縣志云：

「拒馬河在縣南半里，源出七山下，少東與涑水合流。涑水在縣東一里，源出北崖古塔，下通拒馬河，經紫荊關，流入涑水縣界。」

今檢光緒廣昌縣志卷一，與此相同。是紫荊關爲涑水卽拒馬河所逕。蓋關雖當涑水而設，而檢今圖，水道由此北北東行，而關通易州之路則向東南行，向南弓出爲一弧形，（申報館圖舊道及今汽車道皆如此。）此正下接關南易水北源之子莊溪水，故中古時代關名與關南之子莊溪水相同，而不與涑水拒馬相同，此固非不可能者。

至於漢之五阮關，或指爲今之紫荊關。按五阮關，在常山關之東，固無大問題，亦有卽紫荊關之可能，但毫無史料線索可尋，故難言之，一統志作者不引或者之說，是也。

五迴道者，始見於酈注，爲飛狐縣（卽廣昌縣）南通定州之要道也。嶺在今滿城縣西北九十里，易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涑源縣東南三十里有凝靜庵口（浮圖峪 E114°50'·N39°20' 稍南），嶺在其東南。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餘里中委折五迴，方達上嶺，故名。道出其東南，循徐水源頭隨水流轉，委曲回環，「巖嶂深高，壁立霞峙」，殊爲險峻。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東巡中山、鄴城，取此道回平城，射矢踰山，立御射碑三銘於此。唐武后世，突厥默啜由飛狐恆嶺道入寇，虜趙定男女，由五迴道北歸，故當時有斷塞岳嶺、五迴等路之議。

水經注一三灤水注引魏土地記曰：

「代南二百里有廣昌城，南通大嶺。」

同書一一滹水注述滹水之一東源徐水云：

「博水又東北，徐水注之。水西出廣昌縣東南大嶺下，世謂之廣昌嶺。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迴，方得達其上嶺，故嶺有五迴之名。下望層山，盛若蟻蛭，實兼孤山之稱，亦峻竦也。」

此見五迴嶺之形勢。魏土地記所謂「南通大嶺」即此嶺也。元和志一八易州滿城縣，「五迴嶺在縣西北五十里，高四十許里。」寰宇記六七易州滿城縣目，作九十里。按元和志，易州五迴縣東至州七十里，開元二十三年刺史盧暉奏置。「在五迴山東麓，因名之。二十四年刺史田琬以其險隘，東遷於五公城，在今易縣西五十里。」度此形勢，山距滿城必不止五十里，寰宇記云九十里較可信。復檢一統志易州卷山川目五迴山條引舊志，「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亦曰五迴嶺。」又關隘目，「凝靜庵口，在廣昌縣東南三十里，北接浮圖峪，路通州界五迴嶺。」「浮圖峪口在廣昌縣之東三十里，路通紫荊關。」則嶺在凝靜庵口東南不太遠，北去浮圖峪亦不太遠。紫荊關在易州西八十里，廣昌縣東一百里，則嶺又當在紫荊之西四五十里之譜，其方位至明。

滹水注下文又述徐水源頭形勢及太武帝東巡事云：

「徐水三源奇發，齊瀉一澗，東流北轉，逕東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逕南崖下，水陰又有一碑。徐水又隨山南轉，逕東崖下，水際又有一碑。凡此三銘，皆翼對層巒，巖嶂深高，壁立霞峙。石文云，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車駕東巡，逕五迴之險邃，覽層岸之竦峙，仍停駕路側，援弓而射之，飛矢踰于巖山，刊石用讚元功，夾碑竝有層臺二所，即御射處也。徐水東北屈逕郎山……。」（此注尚有逸文，見寰宇記六七易州滿城縣條。）

按魏書四世祖紀，太延元年十月甲辰，行幸定州，十一月至冀州及鄴城，明年正月還宮。酈注此段所記即此次事。云十二月者，是由定州北歸取五迴道也。足見爲一南通定州之一要道。

唐武后時默啜入寇定州，取五迴道北歸，詳後文。

前論漢常山關約當後世之倒馬關，以其當常山之北口，故名常山關。五阮關既在常山關之東，五迴嶺亦在常山關之東，「五」既相同，「阮」「迴」音義似亦相近，故亦疑五阮關乃當五迴嶺而建置，故有五阮之名也。

前文引成帝紀、烏桓傳，知五阮關當在代郡東南境塞上，地在常山關之東。論其形勢，正當在五迴嶺至紫荊關地段。按「阮」從「元」，「元」有回環之意，音亦相近，故疑即五迴道，既當常山口置常山關，則當五迴口置五阮關，於理亦長，疑非紫荊關也。

至於紫荊關雖非漢關，但子莊亦中古之關，明清志書稱此關「崖壁峭轟，狀如列屏，爲易州之巨防。」蓋自中古亦已爲一較重要之險隘關口也。

此語見紀要一〇直隸重險紫荊關條。又云「山谷崎嶇，易於控扼。」一統志易州卷關隘目引舊志略同，云「爲京師西偏重地。」又同卷山川目，紫荊關「峯巒環列……真天設之險。」並見此處峯巒屏列，陡峻如壁立之狀。

是則中古時代，恆山（兼古今兩山言）以東，小五臺山以西之廣昌、飛狐縣地段，四山環繞。向北有兩道通過北山山脈：東道取飛狐口，北通代城，唐曰蔚州。西道取漉水河谷，曰隘門，或曰天門、石門，西北通平城，唐曰雲州。北魏於兩地分別置飛狐關與石門關，石門關亦曰天門關。向南則有三道，通過南山山脈：西道取隘門下游之漉水河谷，經恆岳（古岳）東緣，漢置常山關，北魏以下曰倒馬關，南通定州。東道取涑水即拒馬水河谷，度入易水北源子莊溪水河谷，北魏有子莊關，即後世之紫荊關，東通易州。中道取五迴嶺路，亦南通定州，蓋即漢置五阮關處。晉末郭緣生述征記稱太行八陁，其第六飛狐陁，一名望都關，即常山關、倒馬關道；其第七蒲陰陁即五迴嶺道，蓋即漢五阮關道，前人以為即紫荊關道，非也。

元和志一六懷州河內縣太行陁條云：

「連山中斷曰陁。述征記曰：太行山首始于河內。自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

陘。……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陘，一名望都關，第七蒲陰陘，此三陘在中山。」

按述征記當即郭緣生所撰者。姚振宗云：「據所存諸佚文，似緣生從宋武北征慕容超，西征姚泓時所記，並在晉義熙中也。」（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十一）故八陘之說不能遲於晉世。

紀要一一直隸重險條，紫荊關即太行蒲陰陘也。一統志易州卷關隘目，亦云紫荊關即太行八陘之蒲陰陘，於望都陘無說。按漢地志，中山國領縣有望都、曲逆兩縣。東漢更曲逆名為蒲陰。晉書地理志，望都、蒲陰兩縣仍皆屬中山國。則此兩陘即以所在之縣境或南達之縣而命名也。據一統志保定府卷古蹟目，望都故城在今縣西北三十里，地近今唐縣。蒲陰故城，據紀要一二完縣曲逆城條，在今完縣東南二十里。則此太行兩陘係南北行之兩陘道也。檢視地圖，由今望都西北之唐縣北行，正值倒馬關，由完縣北行，正值五迴嶺。則望都陘當即倒馬關道，漢之常山關道；蒲陰陘當即五迴嶺道，漢之五阮關道也。通典一七八定州目，倒馬關繫於望都縣，即此意矣。寰宇記六一定州望都縣亦云倒馬關在邑界。且晉書一四地理志冀州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在縣西北，有坂號飛狐口。」直以飛狐為恆山之一坂，正與述征記以飛狐陘即望都關說合，即指飛狐口西南經恆岳嶺口之常山關、倒馬關，南入中山之道也。其東之南北通道即五迴嶺道。至於紫荊關乃廣昌、飛狐縣東通易州之路，易州及關皆在易水之北，不但晉世非中山國境，即漢世亦非中山國境，故一統志指為蒲陰陘者，必非事實。

由此言之，廣昌、飛狐、涿源古今異名同地之山谷小平原地區，為古代南北交通之樞紐，由此向北向南皆有兩道，另有向東一道（紫荊關道）。五道之口皆為極險峻之隘口或崇嶺，分別置關。西北隘門，一曰天門、石門，北魏置石門關，一曰天門關，西北通平城。北出飛狐口，北魏置飛狐關，通古代城，即唐之蔚州。南出望都陘，漢置常山關，即北魏以下之倒馬關；東南出五迴嶺，漢置五阮關；皆南通古中山地，即魏唐之定州。東

取涑水上源河谷折入易水北源，魏置子莊關，即唐宋以後之紫荊嶺關，東通易州。此五關口中，飛狐口近在先秦相當強盛之代國都城之南郊，爲南通塞內中山、燕、趙之要道，故飛狐之名最先著。漢代守在北塞之南麓，故因廣昌平原南緣山河隘口置常山、五阮兩關，晉因之曰兩陁。北魏前期都平城，守在塞北，故分別置石門、飛狐兩關。是以自魏以前，凡由飛狐口南下諸道皆可謂飛狐道，蓋以常山關、倒馬關道爲主；及隋唐改廣昌縣曰飛狐縣，則其南北東五關之道，皆可謂之飛狐道矣。

前考飛狐口道，其廣昌以南取何道不可知，要當在飛狐道一名之範圍內。前引晉書地理志上，以爲飛狐口即恆山坂；述征記謂飛狐陁，一曰望都陁；此明指倒馬關道爲飛狐道。蓋此道經恆山，或近恆山，固應爲北出飛狐口之最早知名之要道也。劉琨由代取飛狐口奔安次（今縣 E116°45'·N39°25' 西北），疑取五迴道或子莊道，是廣昌向東南之道也。皆爲飛狐道。唐改廣昌縣名飛狐縣，凡此地段之通道皆可稱爲飛狐道，固不待言。復考夢溪筆談二四云：

「北岳恆山（約 E114°15'·N39°10' 地區），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爲界。岳祠舊在山下，……今祠乃在曲陽……有李克用題名云……因師自飛狐路即〔却〕歸雁門。（按今存碑作太原。）今飛狐路在大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虜界，却自石門子冷水舖，入鉞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

此爲古人述飛狐道最詳之一段記載，故通鑑胡注三度徵引。（卷二二九建中四年，卷二四二長慶元年，卷二六二天復元年。）按李克用取飛狐路至河東，必只經飛狐縣不經飛狐口，沈括所述飛狐道即取倒馬關，隘門（一名石門），靈邱，西經鉞形寨至代州也。鉞形寨即今平型關（E113°50'·N39°20'）。此即代州通蔚州道，已詳太原北塞交通諸道篇第三節代州東北通蔚蔚州道。此亦只經飛狐縣地段，不經飛狐口也。

至宋世，五臺縣東南至鎮州三百五十里之行程，蓋取滹沱河谷者，亦有

飛狐路之名，則非所當矣。

通鑑二八〇，後晉天福元年，呂琦謂沂州刺史丁審琦曰，「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奔鎮州。」胡注：「自五臺縣東南至鎮州三百六十里，即取飛狐路也。」按下文五臺山進香道篇，鎮州西北經今阜平至南臺，又西南至五臺縣，約四百五十里以上；此云五臺縣東南至鎮州三百六十里者，必較逕捷，當取滹沱河谷道直至鎮州，此去飛狐地段已遠。

(二) 飛狐地區四出諸道之行程

恆山（兼古今言）以東、小五臺山以西之飛狐縣（漢廣昌、今涞源）地區，中古時代四出交通諸關陁已考論如上，茲再考此諸關陁南北通達諸道之行程。

(1) 飛狐口北出與倒馬關南出諸道——望都陁等道

元和志云，蔚州「東南至定州，取轆轤山路四百九十里。」「南（本譌作東）至恆州，取秦〔恆〕嶺路四百九十里。」轆轤山即古恆山南麓之一山，故實爲一道，至定州實約四百二十里之譜，不能如到恆州之里程也。此道由倒馬關微向西，經北嶽恆山（古岳）之南，可謂西道，蓋亦漢晉之主道。而由關直南取兩嶺路，直趨唐縣（今縣西南三十五里）至定州，爲另一道，蓋不踰四百里，可謂中道。至於晉之鴻上關道，則東道也。

元和志此條，見卷一四蔚州八到條。按同書一八定州目，「西北至蔚州四百七十里。」寰宇記五一蔚州目，與元和志同，惟「東至」作「南至」是也，東字顯譌。兩書「秦嶺」亦「恆嶺」之音譌。寰宇記，定州及鎮州兩目，亦皆作四百九十里。復檢通典一七八，鎮州、定州北至蔚州亦皆四百九十里；但同書一七九蔚州南至鎮州四百里，東南到定州四百九十里。又九域志二，真定府（鎮州）北到蔚州四百九十里。」定州「西北至蔚州三百八十里。」是不同。按秦

嶺卽恆嶺之音譌，實卽古恆山地區，而轆轤山亦在恆山南區，詳下文。故此兩道實卽一道，恆州在定州之西南一百二十里，由蔚州南行同一道路，斷無皆爲四百九十里之理。按唐世蔚定間官道取倒馬關者，必經飛狐縣。元和志蔚州目，飛狐縣西（當作西北）至州一百五十里。寰宇記作一百里。檢一統志宣化府卷，蔚州東南至廣昌縣治（卽唐之飛狐）一百三十里，則寰宇記脫「五十」兩字。又檢一統志易州卷關隘目，倒馬關在廣昌縣南七十里。而光緒廣昌縣志一疆域說，南至倒馬關九十里，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直隸直保鎮疆域條亦作九十里。則蔚州南經飛狐縣至倒馬關約二百二三十里之譜。又據下文所考，自倒馬關西經轆轤山，折南經和家砦，恆陽縣（曲陽），至定州約近二百里，則自蔚州經倒馬關，恆嶽嶺，至定州全程約四百二十里之譜，知九域志與通典一七九蔚州目似較正，餘皆涉蔚州至恆州之里程而譌也。然續郡國志二中山國上曲陽縣，「恆山在西北。」注引晉地道記，「自縣北行四百二十里，恆多山坂，名飛狐口。」按自曲陽（卽恆陽）東南到定州六十里，則正有四百九十里之數，或者唐以前之計程本爲四百九十里，唐宋志書只承襲前代志書之舊文耳。且據晉地記此文，倒馬關西取恆嶽嶺、轆轤山路殆爲漢晉之古道，恆山爲北嶽，固宜早取此道也。

又元和志一八定州，唐縣東南至州五十里，倒馬關在縣西北一百一十三里。寰宇記六二定州目同；惟「一十三」作「二十」。檢一統志保定府卷關隘目引元和志亦作「二十」，今從之。則由關南經唐縣至定州不踰一百七十里。加關北至蔚州之里程，約共四百里之譜。此路經兩嶺與軍城砦，詳下文。此道在轆轤山道之東，然更東又有鴻上關道，故此道可謂中道也。

其行程之可知者：由飛狐縣（今涑源）向北微西行二三十里，入飛狐陁（今黑石嶺），陁道八九十里，出北口飛狐故關（今北口峪），又四十里至蔚州治所興唐縣（今蔚縣）。飛狐陁爲天下巨險，前已述論。

此段行程與飛狐口形勢，前文考證已詳。

蔚州東北行一百里至孔嶺關，又一百五十里至媯州治所懷戎縣（舊懷來）。

又蔚州西北至雲州治所雲中縣（今大同）亦爲一道，雖唐世里距不詳，但漢世早通行，光武且詔加工修治，凡三百餘里，唐世當能通行。韋鎰有望湖驛詩，可能在此道上。至今飛狐口仍爲東走宣化，西走大同，商賈畢集之地也。

通媯州道，見元和志、寰宇記，已引詳太原北塞交通諸道篇第三節代州東北通蔚媯道。通典一七九蔚州飛狐縣，「飛狐口在縣北，漢之飛狐道通媯川郡（媯州）懷戎縣。元和志一四蔚州飛狐縣，略同。更見飛狐北出，以通媯州爲主。蔚雲間通道，唐宋志書皆不記。然後漢書列傳一〇王霸傳，拜上谷太守，與匈奴左南將軍連戰於平城下。建武十三年，「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土布石，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按代即唐之蔚州，此當由代南之飛狐道起，西北至平城三百餘里也。

韋鎰有經望湖驛詩，云：「大漠無屯雲，孤峯出亂柳，前驅白登道，顧失飛狐口，遙憶代王城，俯臨恆山後。」（全唐詩一一函七冊），當在飛狐以北道中作。觀「前驅」「顧失」一聯，以在蔚雲間道中之可能性爲大。

一統志易州卷關隘目飛狐口條引舊志云：「山北諸州之襟喉也。今地東走宣化，西趨大同，商賈畢集於此。紫荆、倒馬兩關，恃飛狐爲外險。」按此種形勢自漢已然，唐當亦如之。

自飛狐縣向南微西七十里一云九十里至倒馬關（今關 E114°35'·N39°5'），即漢之常山關，晉之望都關，東北臨滹水，西南拒恆嶽口，形勢險峻，故有倒馬之名。已詳前文。

自倒馬關以南，有西取轆轤山，中取南北嶺，東取鴻上關，凡三道。西道取轆轤山者，即恆嶺道也。由倒馬關西行十里至嶽嶺口，即恆山口也。又西行經恆山（古地望）之南轆轤山，再向南至恆陽縣（今曲陽）。「高宗調露中，用兵突厥，恆州長史披山刊木構橋梁，以通運路，路由北嶽。」蓋謂此道也。宋代於山南至恆陽間置和家砦，在軍城砦（今鎮 E114°40'·

N38°58') 西南七十里，北砦（今阜平縣 E114°12'·N38°50'）東北五十五里，恆陽縣西北九十里。中古時代，於恆陽縣祠北岳，唐世恆嶽觀在縣南百餘步，恆嶽下廟在縣西四十步，今廟中尚存唐碑五，李克用中和五年題名碑尤資考證。由縣又東南六十里至定州（今定縣）。由關至州全程約近二百里，此殆爲廣昌、飛狐以南可考見之最早古道。胡三省云：「自廣昌東南山南出倒馬關，至中山上曲陽縣，關山險隘，實爲深峭，石磴逶迤，沿塗九曲。」卽此道也。其北段狹處纔十步或僅通單騎，故至艱險。

轆轤山見武經總要。其前集一六上定州目云：

「安王口鋪，北至界首嶽嶺路約五十里，……東至古道口鋪約十里，南至和家口鋪約八里，西北至輅轤谷約三十里。鋪北山路，惟通單騎。」

「和家口鋪，北至界首嶽嶺路約八十里，……東北至古道口鋪約二十五里，南至和家砦約七里，北至安王口鋪約八里。」

「板谷口鋪，西北至界首破胡嶺約六十里，……東至和家砦約十里，南至五柳口鋪二十里，西南至北砦約六十里，北至安王口鋪二十里，……今移在輅轤谷。」

「五柳口鋪，西北至界首破胡嶺約九十里，……東南至曲陽縣約一百一十里，南至沙河五里，……北至板谷口鋪二十里，西北約五十里至輅轤谷口。」

按此接連四條，三見輅轤谷，必與轆轤山有關且相近。此谷似爲一東西橫列之谷，五柳口鋪條之輅轤谷口似爲西口，約在北砦（今阜平）東北五六十里至六七十里，迤東似去板谷口不遠，而安王口鋪條所見輅轤谷，蓋此谷之較東地段。再檢此四條之前嶽嶺口鋪與古道口鋪兩條，安王口鋪東至古道口鋪十里或十五里，又東三里至嶽嶺口鋪。據一統志易州卷關隘目，嶽嶺口在倒馬關之西十里。則輅轤谷較東地段，當在倒馬關之西或西北不下三十里地區。

又綜此四條，可就方位里程節要如下：

安王口鋪：北至嶽嶺路五十里；西北至輅轤谷約三十里；東至古道口鋪十里或十五里，又東三里至嶽嶺口鋪；南至和家口鋪八里，又南七里至和家砦。

而和家口鋪東北至古道口鋪二十五里。

又檢同書同卷和家砦條云：

「北至界首嶽嶺路約八十里，……東北至軍城砦七十里，……東北至嶽嶺口鋪約三十五里，東北至古道口鋪約三十里，直東至龍泉鎮約六十里，東南至曲陽縣約九十里，曲陽縣至定州約六十里。北至和家口鋪約七里，直北落西至安王口鋪約一十五里，……西南至北砦約五十五里。至安王鋪口山路濶處約一百步，狹處約一十步，安王口鋪以北至界首約五十里，山路惟通單騎。」

按前引一統志，嶽嶺口在倒馬關之西十里。又一統志保定府卷關隘目，「岳嶺口在唐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古恆山口也。」合而觀之，宋世此道由關西行十里至嶽嶺口鋪，又三里至古道口鋪，又十五里至安王口鋪，蓋輅轡山之南，故有谷在鋪之西北三十里也。安王口南十五里至和家砦，在軍城砦西南七十里，北砦東北五十五里。由和家砦東南行九十里至曲陽縣，又六十里至定州。由關至定州，合計一百九十三里，大數約二百里。唐道經輅轡山，又此有古道口之名，蓋亦承唐前舊道耳。曲陽縣，唐曰恆陽，以在恆山之陽也。元和志一八定州，恆陽縣東至州六十里，「恆山在縣北百四十里，……是爲北嶽。」據此里距，此道仍經恆嶽之南，輅轡山蓋南麓近處之一山名耳。

唐恆嶽嶺路銘，見集古錄目五、寶刻叢編六、寶刻類編八。集古錄目跋云云，見網文所引，續云「故以嶽嶺爲名。碑以調露二年二月立。」所增修者當即此道中也。按通鑑二〇二調露元年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反，寇定州，必此時所修者也。

恆嶽觀，恆嶽下廟，皆見元和志定州恆陽縣目。一統志定州卷祠廟目，北嶽廟條，引舊志，北嶽廟在縣西附城，距恆山百餘里，廟中有唐碑五。李克用題名碑見金石萃編一一七，引詳第三節末段。

前引史記趙世家，簡子作寶符，藏於常山，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是春秋末已見有道從恆山北通代國。世家又云，武靈王二十一年，「攻中山……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正義：「括地志云，上曲陽故城

在定州曲陽縣西五里。按合軍曲陽卽上曲陽也，以在常山郡也。」所釋是也。又釋丹丘云「蓋邢州丹丘縣也。」則非其地。考證云今曲陽縣。檢一統志定州卷古蹟目，丹邱城，「在曲陽縣西北。十三州志云，上曲陽有丹邱城。或曰丹邱，恆山別名也，城在山上，因名。」又正義釋華陽，引括地志云：北岳有五別名，其三曰華陽臺。則此三地，大抵皆在曲陽及其以北地區，卽循曲陽北向恆山之道，亦略相當於唐代轆轤山道也。

胡三省語，見通鑑一五二梁大通二年注。北段狹處情形見武經總要，前文已引。

中道取南北嶺者，由關直南微東行一百里至八渡故關。在恆水、澹水會口之南（今唐縣西六十里橫河口之南），相近又有馬溺故關。又二十里至唐縣，西臨澹水。（今唐縣西南三十五里城子里。）

元和志一八定州唐縣，倒馬故關在縣西北一百一十三里，寰宇記作一百二十里，定作「二十」，詳前文。一統志保定府卷關隘目，倒馬關在唐縣西北一百五十里。而不詳唐代之唐縣故城所在。檢光緒唐縣志卷一古蹟目錄張惇德唐縣故城考，以爲唐縣故城有三，漢置唐縣在今縣東北二十五里故城村，或訛爲固城。隋置唐縣在今縣西三十里雹水村，卽戰國左人城。唐聖歷元年移治，故城在今縣西南三十五里城子村，俗名城子里。按元和志，唐縣，「澹水一名唐水，西去縣一百五十步。」「孤山，蓋都山也，縣東北五十四里。」檢一統志保定府卷山川目，望都山卽元和志之孤山、都山。引舊志，在今縣東北十八里。又唐水卽澹水，引舊志，逕縣西南二十里。再參以今縣去關一百五十里之數，則唐代唐縣故治誠當在今縣西約三十里之譜，張氏之說宜頗可信。

八渡關、馬溺關 元和志定州唐縣，「八度故關（在）縣西北二十里。」寰宇記六二定州唐縣，「八度故關在縣西北二十里，有水屈曲八度，流水之上置關，因名。蓋漢戍也。」按水經注一一澹水注云：

「澹水又東，恆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澹水兼納恆川之通稱焉。……澹水又東，右苞馬溺水。水出上曲陽城東北馬溺山，東北流逕伏亭。晉書地道記曰，望都縣有馬溺關。中山記曰：八渡、馬溺是山曲要害之地，二關勢接，

疑斯城卽是關尉所治，異目之來，非所詳矣。」

是則八度故關相近又有馬溺故關，酈注疑卽伏亭所在地。其地在澹水之西，當恆水入澹水會口之下游，則其地可指矣。光緒唐縣志關隘目引康熙志，以爲卽今唐縣西六十里之橫河口十八渡，檢光緒志疆域圖說，橫河口當恆水，而十八渡在水北，與酈注不合，實當在橫河口之南也。

又東南五十里至定州治所安熹縣（今定縣）。自關至州全程約一百七十里。

此見元和志及寰宇記六二定州目。

今唐縣西北至倒馬關之路有三：由縣北微西行，經城子嶺，行澹水之東，經北鴻城，周家堡，西至關，此東路也。由縣西北楊莊嶺，西渡澹水，經十八盤，葛洪山之東，西北至關，此中路也。由縣西橫河口北行，經十八渡，赤岳，軍城鎮，下葦子，上葦子，南嶺子，北嶺子，至關，軍城（E114°40'·N38°58'）在關南六十里，此西路也。清代志書云，三道皆崎嶇，不可以車。

按此見光緒唐縣志·疆域圖說。

南北朝通使，道出南北兩嶺間，是今之西路，唐代當取此路，卽此所考之中道也，疑亦北魏道武帝天興元年「治直道自望都鐵關鑿恆嶺至代五百里」者。宋世，此路之南嶺闊九步，北嶺闊十五步，僅通單騎；但近代已通汽車。

水經注——澹水注云：

「澹水自倒馬關南流，與大嶺水合。……澹水又屈而東合兩嶺溪水。水出恆山北阜，東北流，歷兩嶺間。北嶺雖層陵雲舉，猶不若南巒峭秀。自水南步遠峯，石磴逶迤，沿途九曲，歷睇諸山，咸爲劣矣，抑亦羊腸邛嶽之類者也。齊宋通和，路出其間。其水東北流注於澹水。」

則南北朝通使，取南北兩嶺路，卽今之西路也。復檢一統志保定府卷關隘目，

軍城鎮，「在唐縣西北九十里，（本倒譌爲十九里），南去曲陽縣八十里，北至倒馬關六十里。宋楊延昭於此築城屯軍。金時置鎮。明洪武初置馬驛於此。」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上，有軍城砦，上葦子鋪，下葦子鋪，上葦子鋪西北至南嶺子一十五里。雖總要所述邊疆砦堡之方位里距往往自相抵牾，甚且矛盾，此卷所述尤多此類情形，甚難董理；然參之光緒志，可知此一砦兩鋪爲一通道，及其南北次第，與光緒志合。是宋亦取今西道也。檢今日諸圖，軍城鎮在恆水上游之北岸，略居倒馬關與恆水澗水會口之間，則此道蓋取恆岳東緣耳。南北朝行此道，蓋即晉之望都關道。北魏道武帝治直道鑿嶺事，見第三節引帝紀，蓋就此道加工耳。宋代亦行此道，唐代之唐縣在軍城直南，當亦行此道無疑。據武經總要一六上之下葦子鋪、上葦子鋪兩條，北行山道，惟通單騎，又兩嶺口鋪條，南嶺闊九步，北嶺闊一十五步。

東道取鴻上關者，晉之鴻上關，蓋即先秦鴻之塞，約在北緯三九度，澗水之濱，蓋行今之東道，亦中古倒馬關以南之東道也。其南又有委粟故關，疑亦在今東道歟？

前引澗水注，兩嶺溪水注于澗水，下文續云：

「（澗水）又東，左合懸水。……澗水又東流歷鴻山，世謂是處爲鴻頭，疑即晉書地道記所謂鴻上關也。關都尉治北平，而畫塞於望都東北，去北平不遠，兼縣土所極也。澗水於是左納鴻上水。……澗水又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左人城在唐縣西北四十里。縣有霍水，亦或謂之爲唐水也。水出中山城之西如北。城內有小山，在城西側，而銳上，若委粟焉，疑即地道記所云望都縣有委粟關也。……今此城于盧奴城（今定縣）北如西六十里。城之西北，泉源所導……西流歷左人亭注澗水。……澗水又東，恆水從西來注之。」

據此，兩嶺溪水入澗水會口之東，左有懸水口，再東歷鴻山，有鴻上水自左來會，酈氏疑即晉世鴻上關所在，當可信。一統志保定府卷古蹟目，鴻城即酈注所引晉書地道記之鴻上關。舊志，今鴻城社在縣西北七十里。光緒唐縣志作縣北七十五里，在澗水東南流折而西南流之轉折處之東岸。考寰宇記六二定州唐

縣，「鴻山關，今名鴻城。」下引酈注。又引九州要記曰，「中山有鴻山關者，昔項羽」云云，又曰：「鴻城俗呼爲鴻郎城。」惜皆不云方位。據酈注，關在左人城西北，左人城則在漢之唐縣西北四十里，漢之唐縣在今唐縣東北二十五里。則關在今唐縣北或微西之滹水河谷，去今唐縣約六十里上下。復考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與（疑爲人名）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集解：「徐廣曰，鴟一作鴻。」正義：「徐廣曰，鴟一作鴻。鴻上故關，今名汝城，（疑汝爲鴻之形譌。）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本晉鴻上關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恆山，與鴻上塞皆在定州。」則鴻上關塞之名極早，在唐代唐縣東北六十里。以此勘之民國地圖集·山西河北圖及 ONC-G-9，此關塞當約在 $N39^\circ$ 稍南地區之滹水側近。清代志書，所記約略可信。

此段酈注又提到委粟關，疑在中山城。新唐志，定州唐縣「北有委粟故關。」地在倒馬關、八度關之東。楊氏水經注圖置於今唐縣。按酈注，中山城在鴻上關以南滹水之東至少二三十里之中山城，城在盧奴城之西北六十里。檢一統志定州卷，定州西北至唐縣正爲六十里，唐縣又在滹水之東三十里之譜，地望正合，楊圖是也。

(2) 飛狐縣西北出隘門通平城道

上考由蔚州南入飛狐口，更南入倒馬關通定州之道，蓋先秦兩漢之飛狐主道也。北魏建都平城，東南至山東，則取滹水河谷經靈邱隘門爲主，由廣昌鎮入倒馬關。其廣昌以北之行程，則西北西約九十里至靈邱縣（今縣 $E114^\circ 5' \cdot N39^\circ 25'$ ），道中有隘門之險，一名石門關、天門關，在靈邱東南十五里。由靈邱又西北略循滹水河谷上行八十里至石銘陘，題云冀州北界。地在今恆山之南，靈邱、渾源兩縣之正中間（約 $E113^\circ 50' \cdot N39^\circ 30'$ ），蓋亦開皇長城之一口也。

一統志易州卷，廣昌縣西至靈邱縣界五十里；大同府卷，靈邱縣東至廣昌縣界

四十里。則此兩縣東西距九十里。檢光緒廣昌志疆域說，正作九十里。中古時代當略同。隘門，已詳前考。

元和志一四蔚州靈邱縣，「石銘陁嶺在縣西北八十里。上有石銘，題言冀州北界，故謂之石銘陁。」寰宇記五一，同。按此出水經注一一滹水注。經云：「滹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氏山。」注云：「出縣西北高氏山。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滹水出焉。……其水東南流。山上有石銘，題言冀州北界，故世謂之石銘陁也。」按寰宇記五一蔚州靈邱縣，「高是山在縣西北七里。」一統志大同府卷山川目翠屏山條引作七十里，是也。則所謂「山上有石銘」者即滹水源頭之高氏山也。一統志大同府卷山川目，滹水在渾源州南，出翠屏山，山在州南七里，秀麗如畫屏，滹水出其東麓，一名高氏山。又恆山在州東南二十里。則石銘陁之地望可確指。據一統志，渾源、靈邱相距一百五十里，則陁在兩縣正中間，翠屏山之東，恆山主峯之南也。

元和志靈邱縣條又云：「開皇長城西自繁峙縣經縣北七十里，東入飛狐縣界。」寰宇記同。以此度之，石銘陁正當長城地帶。

陁陁嶺長城口又西北約七十里至渾源縣（約今縣），唐末置，又西北約一百二十里至雲州治所雲中縣，即漢魏之平城（今大同）也。

一統志大同府卷沿革目，渾源州，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唐為雲中縣地，後分置渾源縣，屬應州。五代晉初，隨州入遼。」又古蹟目，崞縣故城，漢置，在今渾源縣西二十里橫山左側。唐末改置渾源，東徙今治。按遼史地理志五，應州渾源縣，唐置。檢兩唐志皆無之，蓋唐末有此縣也。據一統志，渾源東南至靈邱縣界一百一十里，由界至靈邱縣治四十里，共一百五十里。若唐縣果即今縣治則里距可約知。唐宋志書不記雲州東南至蔚州、易州、定州之里程。一統志，大同府卷云，渾源州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今據此約書之。又按天下郡國利病書一一倒馬關條，北至廣昌縣九十里，西至大同府五百里。據上文所考累計，自關經廣昌、靈邱、石銘陁，至渾源共三百三十里，則渾源至府應為一百七十里，蓋五百里只是約數，或者由廣昌北取飛狐口道，必當有五百里之程。

北魏太武帝詔張黎發定州民伏通莎泉道。莎泉縣名，亦水名，在靈邱之西。水又名玆水，發源高是山西南之枝迴嶺。蓋由靈丘西取莎泉河谷或仍北出石銘陁，或另西北出枝迴嶺，未可定也。

魏書四世祖太武帝紀，太延二年，「詔廣平公張黎發定州七郡一萬二千人通莎泉道。」又見卷二八張黎傳。按地形志上，北靈邱郡領靈丘、莎泉兩縣。隋書地理志中，雁門郡靈丘縣，「後齊省莎泉縣入焉。」考水經滹水注，「水出高氏山，東南合溫泉水，又東，莎泉水注之。水導源莎泉南流，水側有莎泉亭，東南入於滹水。滹水又東逕靈邱縣故城南。」則滹水可謂有三源。據楊氏水經注圖，及今溫泉水之名，知溫泉水爲東源，莎泉水乃西源也。莎泉縣當在靈邱之西北，以水受名也。復檢元和志一四，蔚州靈邱縣，「滹水出縣西北高是山。」「玆水出縣西枝迴山，懸河五丈，湍激之聲，響動山谷，樵楫之士咸由此度，巨木淪渚，久乃方出，……土地記云，枝迴嶺與高是山連麓接勢。」寰宇記五一靈邱縣目略同。又云：「山海經云，高是之山，滋水出焉。土地記云，鹵城東三十八里有枝迴嶺，北與高是山，連麓接勢，通爲高是山。」一統志大同府卷山川目，滋水在靈邱縣西南二十里，一名莎泉水。謂在縣西南二十里處，注入滹水也。今檢 ONC-G-9 圖，此三源甚顯，所謂通莎泉道者，可能由靈邱西取莎泉河谷，仍北出石銘陁道，亦可能直循莎泉水河谷，北出枝迴嶺，未能斷定也。

又由靈邱西行約八十里至宋之瓶形砦，向西至代州，此亦飛狐道之一也。

第一節引夢溪筆談二四，「北岳恆山，今謂之大茂山，……今飛狐路在大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虜界，却自石門子，冷水鋪，入餅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按餅形砦卽今平型關，梅回砦當與枝迴山有關。餅形寨在靈邱西約八十里，西通代州，詳太原北塞交通篇第三節代州東北通蔚媯幽州道。

(3) 飛狐縣東南五迴嶺道——蒲陰陁道

由飛狐縣東南行三十里至今凝靜庵口。此口北近浮圖峪口，東南近五

迴嶺。由嶺循徐水源頭（今雷溪，即大柵河上源）東南行約九十里至滿城縣（今縣近處），蒲陰故城在縣南三十里之譜。此即古蒲陰徑道也。武經總要云，北平軍出飛狐口入蔚州界，當即此道。今圖有一舊道，由浮圖峪東南行，經王安鎮之南，黃土嶺之北，沿大柵河上源至桑岡（E115°·N39°13'），又東南經管頭，北臺魚鎮，至滿城，蓋即此古道之後身耳。

水經注一滹水注，滹水東北逕博陵縣故城（今蠡縣南）南，又東北逕侯世縣故城（今蠡縣東北）南，又東北，左會博水。博水於注入滹水之前，即注口之上流不遠處，與徐水會合。酈氏述徐水云：

「（徐）水西出廣昌縣東南大嶺下，世謂之廣昌嶺，……嶺有五迴之名。……徐水三源奇發，齊瀉一澗。……」

下述太武帝太延元年車駕東巡，逕五迴嶺，沿途立三御射碑事。已詳前考五迴嶺條。下文續云：

「徐水東北屈逕郎山，又屈逕其山南，衆岑競舉……極地險之崇峭。……徐水又逕北平縣。……徐水又東南流歷石門中，世俗謂之龍門也，其山上合下開，……飛水歷其間……傾澗洩注，……奇爲壯猛……東南出山逕其城中。……其水又東流……又東逕蒲城北，又東逕清苑城，又東南與盧水合。」

是此徐水發源於五迴嶺，東南逕蒲城北。趙一清曰，蒲城即今滿城。極是。一統志保定府卷山川目徐河條引舊志，「徐河源發易州五迴嶺，東南流逕滿城縣（脫北字）十里，名大柵河……至清苑縣北十五里爲徐河。」同書易州卷山川目徐水條，引明統志，「雷溪在易州西南，發源五迴嶺，即徐河上流也。灘石湍急，聲聞數里，若雷鳴然，金泰和中賜名。」亦與酈注所寫徐水之源頭景觀相合。檢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地形圖與人文圖，所繪大柵河，與酈注及一統志所述相合。人文圖且繪一舊道，由浮圖峪東南經王安鎮之南，黃土嶺之北，至桑岡，又東南經管頭，北臺魚鎮，至滿城。前考五迴嶺，引元和志、寰宇記，五迴嶺在滿城西北九十里，蓋即今圖舊道之前身也。復按述征記之望都徑、蒲陰徑皆就徑道南達之縣而言。蒲陰縣即曲逆縣，據紀要一二曲逆城條，

在今完縣 (E115° 10' · N38° 50') 東南二十里，據一統志保定府卷沿革目，滿城 (E115° 20' · N38° 58') 西南到完縣治所四十五里，則蒲陰故城在今完縣、滿城之正中間而稍南，約在滿城縣南三十里也。則古蒲陰徑道殆與今圖之舊道略相當。

又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上真定路塘水條，述胡馬南牧，王師禦虜有六路。其一，「北平軍路部署出飛狐口路入蔚州界。」按宋北平軍即今完縣治，是當即古蒲陰道也。

唐道由五迴嶺至滿城之九十里道中，當經五迴故縣治，開元二十三年置，相近有峩院。是年易州刺史盧暉開北山通車道三所，置館驛，峩院爲其一道，因置此縣，在嶺之東麓故名。二十四年以其險隘，東遷縣治於五公城，在易縣西五十里，則不在此道上。

金石萃編八三唐易州鐵像碑云：

「大唐開元二十七年歲次己卯五月壬辰朔三日甲午建。

□□□ (授堂金石跋作「開北山」) 通車道三所：官坐鎮，白楊谷，峩院。

置縣三：五迴，樓亭，板城。每驛旁造店一百間，……以上並盧君造。」

按此碑以開元二十七年建，而稱建置人盧暉爲前太守。按元和志一八易州五迴縣，「東至州七十里，……開元二十三年刺史盧暉奏置，在五迴山東麓，因名之。二十四年，刺史田琬，以其險隘，東遷於五公城，在今易縣西五十里。」寰宇記六七易州滿城縣條繫此事，同。又云廢樓亭縣、廢板城縣，皆盧暉同時置，「天寶後廢。」

五迴縣本置在五迴山東麓，其地望已略明，地雖險隘，必以當道，故置縣於此也。復按一統志易州卷山川目，「峩山在州西百里，諸峯森列，故名。」此殆與峩院有關聯。又古蹟目，「五迴廢縣，在州西一百里。」則峩院當與五迴縣相近，於此開道，即於此置縣也。又山川目，「黃土嶺在州西南九十里，路達廣昌縣，有城，舊設兵防禦。」則五迴縣與峩院又當在今圖黃土嶺之稍北地帶，正在浮圖峪之南，亦正當今圖所繪浮圖峪至滿城之舊道也。然縣治旋遷置

於五公城。據酈注——易水注，五公城在易水之北，則非此道所經矣。

官座鎮與樓亭縣，蓋當易州西通子莊關、紫荊關道，白楊谷與板城縣，蓋當易州北通媯州道，皆詳後文。

唐代中葉，易、定、蔚州間有白石嶺，其南路驛道險峻，太和二年移驛道於易州之西紫荊嶺路。白石嶺當在今白石山 (E114°40'·N39°12' 海拔1887公尺) 左近，白石嶺驛道亦即五迴嶺驛道耳。

唐會要八六道路目：「其年（太和二年）定州奏，當管白石嶺南路，官驛險峻，請移於易州西紫荊嶺路修治。從之。」按此白石嶺南路必在紫荊嶺路之西。新二一二藩鎮盧龍朱克融傳，克融據幽州，「縱兵掠易州，敗兩縣，寇蔚州。易州刺史柳公齊戰白石嶺，斬三千級。轉寇定州。」此白石嶺當在易、定、蔚州間，必即唐會要之白石嶺也。一統志易州卷山川目，白石山在廣昌縣南二十五里。又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地形圖，五迴嶺之主峯名白石山，經緯度及海拔皆甚詳明，唐世白石嶺必在此山左近，然則白石嶺驛道即五迴嶺驛道無疑。

又有安陽關在北平縣（今完縣東北）西北二十五里安陽川口，即晉以來之陽安關也，當亦在此道上。武經總要云「安陽口趨北山路」，蓋謂此道也。

元和志一八定州北平縣，在州東北八十三里。有安陽故關，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寰宇記六二，同。按北平縣在今完縣東北。疑此關在此道上。武經總要一六上定州路，「北平軍治北平縣，……西北至安陽川口三十里。」又卷末論曰：「定州安陽口，趨北山路。」所謂北山路，即蒲陰經五迴嶺路耳。

復按續郡國志：中山國，「蒲陰，本曲逆。」注：「晉地道記曰，有陽安關。」水經注一一澗水注，「蒲水出西北蒲陽山……東南流，……南逕陽安亭東。晉書地道記曰，蒲陰縣有陽安關。蓋陽安關都尉治。……蒲水又東南歷壙，逕陽安關下，名關阜，為唐頭坂。出關北流，又東流，逕夏屋故城，實中險絕。……其水又東南流，逕蒲陰縣故城北……。」則此陽安關即元和志之安陽關無疑，蓋本作陽安，後作安陽。

安陽口東北十五里，宋初置魚臺口鋪（今圖有北臺魚鎮E115°12'·N39°）。口闊約半里，當驛道之衝，蓋承唐驛道歟？

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上北平軍，「魚臺口鋪南至北平軍三十里……西南合入安陽口十五里……耆老傳言，賊馬多於此入。易州未陷時，皆驛路也。魚臺口闊約半里。」今檢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人文圖，浮圖峪至滿城之舊道上，靠近滿城處有北臺魚鎮，疑即宋魚臺之倒譌。

(4) 飛狐縣東取子莊關（紫荊嶺）通易州道

元和志云，易州「西北至蔚州取飛狐路三百六十里。」是必由易州西至飛狐縣，再折北出飛狐口至蔚州也。是即當中經紫荊嶺，即子莊故關，今紫荊關；太和二年且置驛道也。蓋由州西取子莊溪水上源河谷而行，故關以子莊名。今圖繪易州西至紫荊關道，正向南弓出，由東南入關，非由正東入關，此仍承中古之行程耳。然開元二十三年盧暉開官座鎮道，置樓亭縣，在易州西北四十里；明清志書，此地西通紫荊關，蓋別一道歟？

元和志此條見卷一八易州八到條。寰宇記六七易州目，同。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易州「西北至紫荊嶺一百里，趨飛狐口至蔚州三百八十里。」謂經紫荊嶺，是也。考唐會要八六道路目，太和二年，「定州奏，當管白石嶺南路，官驛險峻，請移於易州西紫荊嶺路修治。從之。」是唐已名紫荊嶺，且為驛道也。今易縣西至紫荊關八十里，又西一百里至涑源縣（即唐之飛狐縣），又北百五十里至蔚縣，里程略相當。紫荊關即中古之子莊關，至少相近，子莊溪水與紫荊關段道之向南弓出，並詳前考子莊關。

按前考五迴嶺蒲陰徑道引唐易州鐵像碑記開元二十三年盧暉開易州北山三道置三縣事，就中有官座鎮道與樓亭縣。檢一統志易州卷古蹟目，樓亭廢縣「在州西北。水經注，涑水逕樓亭北，左屬白澗溪。……舊志，樓亭廢縣在州西北四十里奇峯口，今為樓亭社。」山川目，「奇峯嶺在州西北四十里，有奇峯

口，口外烏龍金水諸溝，衝要處也。」「官座嶺在州西北五十里，四山環拱，一徑而入，儼若官座，舊有官座巡司，又西五里有官座口，皆戍守處。」又關隘目，「奇峯口在州西北四十里，內連紫荊關四十里，外通金水口六十里。其西二十里，曰官座嶺口，其東北三十里曰東峪口，又十里曰沙峪口，外通馬水口一百四十里。」「烏龍溝口在州西紫荊關西北六十里，接廣昌縣界，外口要衝也。……其東北曰金水口，在紫荊關北八十里，……又東即馬水口也。」「馬水口在涑水縣西北二百里。其地山勢雄壯，巖岫相連，舊稱京師右輔。明永樂八年始設守軍。……本朝順治十年，改設都司，兼轄大龍門，金水口。」據此諸條，樓亭之名已見於水經注一二巨馬河注，在今易縣西北四十里之奇峯口，其西十里即官座嶺，稍西爲官座嶺口，唐鐵像碑之官座鎮當即其地，盧暉通官座鎮道，遂於其東樓亭故地置樓亭縣耳。按一統志易州卷山川目紫荊嶺條、關隘目紫荊關條，皆云在州西八十里。奇峯口之樓亭故縣，既在易州西北四十里，又云內連紫荊關四十里，則當亦在易州西通紫荊關道上之正中間，殆無可疑。此蓋北道也。

(三) 中古時代飛狐道在北塞南北交通上之地位

今山西北部，河北北緣，自西而東有管涔山、恆山、太行北段、軍都山、燕山諸山脈，如鏈相接，爲中國北方之一天然障塞，亦爲中國北出草原交通之阻。其間南北交通之徑道雖甚多，但自古最著名重要者則有三處。一曰句注，即雁門。二曰飛狐。三曰軍都，即居庸。呂氏春秋記天下九塞，有句注、居庸，而無飛狐。然史記所見，則有句注、飛狐，且記蘇厲之言曰：「秦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代馬胡犬不東下。」是尤句注、常山兩道並舉之明證，常山道即廣義之飛狐道也。而不見有軍都、居庸之名，亦不記其地段爲交通要道。頗疑呂覽實有飛狐而奪譌；史公不記軍都居庸者，蓋其地偏東，先秦西漢前期尙未顯重要作用歟？

呂氏春秋有始覽與淮南子墜形訓所列九塞，分別有「疵處」、「令疵」，疑本

作「飛狐」，因涉注文而譌誤，已詳第一節。

史記屢見句注。今就先秦事言之，如趙世家云，羊腸之西，句注之南；張儀傳云，趙襄子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匈奴傳云，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又云趙有代，句注之北。飛狐口之名始見酈生傳，在楚漢相爭時代；又見文帝紀及鹽鐵論九險固篇；皆與句注並列，詳後引。考趙世家，武靈王遣將「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華陽即恆山，鴟一作鴻，即晉之鴻上關，皆在飛狐之南，亦即指飛狐道而言也。已詳第二節。復考趙世家又云，惠文王十六年，蘇厲為齊遣趙王書曰：

「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

正義云：「言秦踰句注山，斬常山而守之，西北代馬胡犬不東入趙，沙州昆山之玉亦不至趙矣。」所釋是也。常山即指中山、代國間之恆山山脈，實即指廣義之飛狐道也。惟舉大名常山，不舉小名之飛狐耳。此尤為先秦時代句注、飛狐兩地段並舉之明證。綜此而言，史記固屢見句注，亦屢見飛狐。而據史記地名考，無居庸、軍都之名，亦不見相當於其地之其他名稱，故在漢代早期以前，居庸、軍都殆未顯其重要性歟？

至班固作地理志，此三地區或置關，或其所在之縣為都尉治，皆見其為軍道交通之要。

漢書地理志：太原郡廣武縣，「河主、賈屋山在北。都尉治。」師古注：「賈屋山即史記所云趙襄子北登夏屋者。」補注引王念孫曰：「河主當作句注。此因句字譌作可，而注字之水旁又移置於可之側，故譌為河主二字。後雁門郡下云句注山，在陰館。……句注山在陰館之南，廣武之北，故兩記之。」是也。地志下文，代郡有五原關、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代郡常山關即倒馬關，五阮關即五迴嶺道，皆在飛狐口之南，分為兩道也。已詳前文。

自曹操出盧龍塞，伐烏桓，斬蹋頓，而盧龍之名大著，故西晉咸寧元年句

注碑曰：「蓋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注爲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內外也。」是飛狐與句注、盧龍並列，且居居庸之上矣。

按威寧元年(275) 句注碑，見元和志一 四代州雁門縣句注山條引。寰宇記 四九代州雁門縣目，同，云出水經注，則元和志亦據水經注書之也。酈注此條當在滹沱水注，惜此篇已佚，賴唐宋志書存之。蓋此時塞外胡人勢力膨脹，故時人特注意其內外之阻也。

曹操伐斬蹋頓事，詳篇伍壹 幽州北塞諸道三：歷代盧龍塞道。自是盧龍塞始顯史冊。至東晉時代，前燕慕容儁三道入塞伐石趙，儁自中道入盧龍塞，而大修治之，盧龍之名益著，爲中原通東北塞外之主道，故酈注詳記之，亦詳見上文。

北魏統一北方，都平城，又見句注、飛狐、軍都（居庸）並重，而盧龍偏東，故不之及。

沈約宋書索虜傳，拓跋燾既死，劉興祖建議伐之，欲使「定州刺史取大嶺，冀州刺史向井陘，并州刺史屯雁門，幽州刺史塞軍都，相州刺史備太行。」大嶺卽五迴坂大嶺，亦卽飛狐道之一也。所列五軍，井陘、太行不當北塞，其當北塞三軍卽取此三徑道。此正時人北塞三道並重觀念之顯現。至於北魏時代，前期都平城，君主南巡十餘次，其所進出者，靈邱、飛狐道爲多，其次雁門，居庸最少，但不見曾取他道者，詳後文。

隋代，雁門、居庸、盧龍三地段，有關官，而飛狐地區不見記錄。至唐代，雁門、飛狐、居庸三地段仍疊置關防。按雁門南之太原，居庸南之幽州，皆爲北疆防禦之第一等重鎮，故疊置關防以衛之，定、易地位雖不能與太原、幽州爲比，然飛狐地段當北塞交通之要，不下雁門，居庸，故亦仍舊貫，疊置關防也。

隋書地理志中，雁門郡雁門縣有關官，樓煩郡靜樂縣有關官。按卽雁門關與其西之樓煩關也。分別當太原北出長城塞之長城口，詳太原北塞交通諸道篇。又

隋志，涿郡昌平縣有關官，北平郡盧龍縣有關官。按昌平關官即居庸關、軍都關，詳篇肆玖幽州東北塞諸道一：居庸關北出塞外兩道篇。盧龍之關官蓋於盧龍塞置關也，仍爲幽州之東北屏障而設。而飛狐地段不見置關之記載。

唐代各地置關，新唐志記之最詳。今檢新志三，忻州定襄縣有石嶺關，代州雁門縣有東陁關、西陁關，醇縣有石門關，太原府陽曲縣有赤塘關、天門關，憲州天池縣有雁門關，嵐州靜樂縣北有樓煩關。按石嶺、兩陁、石門四關皆當太原北出雁門及其相近長城口之道，天門關、雁門關（此別一關，非長城陁嶺之雁門）、樓煩關當太原西北循汾水河谷通朔州道；皆詳太原北塞交通諸道篇。惟赤塘關無考。又新志三，蔚州靈丘有直谷關、孔嶺關，定州北平縣西北有安陽故關，唐縣西北有八度故關、倒馬故關，又有委粟故關。按直谷、孔嶺兩關在飛狐之北，安陽以下四關在飛狐之南，皆此區南北出入之關也。又新志三，幽州昌平縣北十五里有軍都陁，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即居庸故關，亦謂之軍都關。媯州有永定、窯子二關，懷戎縣有居庸塞，有鐵門關。按此諸關大抵皆當幽州北山諸陁谷道也，詳幽州東北塞諸道一：居庸關北出塞外兩道篇。以上爲唐代黃河以東當長城塞置關之大要。此諸關很明顯集中在長城之三地段，即古雁門陁、飛狐陁、軍都陁地區也。

然亦即以易定兩州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上之地位不及太原、幽州之崇高，且飛狐諸道紛出，甚爲複雜，不易爲史家所清晰了解，遂一若此地段之南北通道不關緊要，殊爲忽視。其實不然，而北魏一代更以此一地區之南北通道爲最主要之南北交通線，此則更出一般史家所能想像者。今就飛狐地段在中古歷代南北交通上所居之地位作進一步之觀察。

前文已論自先秦時代，此地區當南北交通之要道，爲天下控扼要道之一，故楚漢之際，酈生有「塞飛狐之口」之言。其後高祖由平城南歸，及北擊陳豨，皆取此道。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寇，遣將分屯飛狐、句注、北地以禦之。光武帝建武十三年，詔上谷太守王霸「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足見漢世極重此道，視爲北通塞

外之重要通路。漢地志，代郡置常山、五阮兩關，在廣昌之南，即北魏以下之倒馬關、五迴嶺者，實扼長城塞而建置也。

漢高七年，爲匈奴圍於平城（今大同），圍解南歸，道經曲逆，過趙至洛陽，見高祖紀與陳平世家。曲逆在今完縣東南。又高祖十年陳豨反代地，高祖自往，由邯鄲擊之，見高祖紀。是皆取道古中山代國間之隘道無疑。

史記一〇文帝紀，「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居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居霸上；祝茲侯軍棘門；以備胡。」觀此軍事佈置，周亞夫以下三將，分屯長安城之西、東、北三面，以內衛京師；張武以上三將，分屯北塞要衝，以嚴邊疆守禦。蓋匈奴入上郡，直指長安，故內嚴京師守衛，外屯北地也，敵入雲中，今歸綏、呼和浩特地區，威脅太行東西，今山西、河北地區，故軍屯句注、飛狐也。具見飛狐地帶爲太行以東之最重要北塞通道。鹽鐵論九險固篇，大夫曰「趙結飛狐、句注……」亦見此意。

建武時代詔王霸修道事，見後漢書列傳一〇王霸傳，又見初學記二四道路條引東觀漢記。

漢地志常山、五阮關，詳前引。按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三年二月「戊辰，進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出長城。癸酉，還幸元氏。」由至中山之日，至出長城，還幸元氏，中間不過五日。按中山國在今定縣，元氏即今縣地。則所出長城必即中山代國間有長城，非靈丘北之長城也。漢志常山、五阮兩關，其地望已詳前論，正在此長城線上。檢今圖，即今之長城線也。復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上，「定州中山郡（今定縣）……北至長城口一百六十里，至蔚州四百九十里。」前文據元和志、寰宇記，定州至唐縣五十里，唐縣至倒馬關一百二十里，則北宋長城線亦即在倒馬關一線，蓋皆承漢以來之舊也。

晉世，塞北胡人勢力強盛，此地段當北塞孔道，故沿滹水節節置關，明見晉書地道記，此即前考倒馬關以南沿途諸關也。而劉琨自代取飛狐口道奔

幽州，即爲當時行旅之一史例。

晉書地道記所記沿滹水之關，自北而南有鴻上關、馬溺關、委粟關，又有陽安關。並詳前引水經注——滹水注及續郡國志注。

御覽一六三蔚州條引晉書曰：「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於安次。」按今晉書六二劉琨傳，爲并州刺史，寄寓平城。應幽州刺史段匹磾之邀，「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蔚。」不言至安次。據斟注引文選（卷二五）盧子諒（諶）答魏子悌詩，「寄身蔭四嶽（指劉琨），……共更飛狐厄。」李善注引晉中興書，與御覽同。安次在今縣西北。

東晉時代，北方苻堅覆亡之後，慕容燕（後燕）與拓跋魏先後興起爲兩大勢力。慕容垂都中山，拓跋珪都平城，以句注、飛狐爲境界。垂征魏失敗而死，珪以皇始元年（396）大舉伐燕，由句注取并州，東出井陘，攻中山，滅燕，置行臺。天興元年（398）乃「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鐵關鑿恆嶺至代五百里。」即自中山取望都陘倒馬關道北歸。太宗南巡，則「自天門關踰恆嶺」，而南經鄴至洛陽，復由晉陽北出句注還平城。此猶分別出入句注陘與望都陘、石門關兩道也。

此見魏書二太祖紀皇始元年二年條，天興元年條及同書三太宗紀泰常七年八年條。望都陘即倒馬關道，鑿恆嶺踰恆嶺，狹義言之，當指前考轡轆山道或兩嶺道。

至世祖太武帝時代，九次踰塞南巡，一次南伐。就中一次幸幽州還幸上谷，蓋由廣昌東出，由軍都陘而歸；兩次南巡由廣昌、定州而南，遂西幸上黨等地，蓋由句注陘回至平城；一次從何道出入皆不詳；其餘六次由廣昌、定州出入，即取飛狐道也。

據魏書四世祖紀，始光四年幸中山，太延元年幸定州至鄴，五年幸定州，太平眞君四年幸中山至恆山之陽，八年幸中山，此五次去回皆取廣昌道。據滹水

注，太延元年幸定州，其十二月回京取五迴道且立三碑，即廣昌道之一也。十一年南伐，雖不明由何道進出，但南行時「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以下，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由枋頭經彭城臨大江，是亦取中山路。其回程，以正平元年二月癸未次於魯口，三月己亥至自南伐。按魯口在今河北饒陽縣，而已亥去癸未只有十六日，則其北歸亦取中山定州路無疑。太延三年行幸幽州，還幸上谷。按由幽州至上谷（今懷來）當取軍都陁居庸關道，但曰還幸，知其去時未經上谷，是必取廣昌道也。又太平真君六年幸定州，遂幸上黨，西至吐京，還京；九年二月幸定州，遂西幸上黨，三月還宮。此兩次由廣昌至定州，似由并州出句注北還也。又真君十一年正月幸洛陽，至懸瓠，四月還京，此次出入取何道，皆不詳。

高宗文成帝四次南巡，就中三次皆由靈丘、中山出入，一次蓋由軍都陁出巡，而由中山回京。

魏書五高宗紀，興安二年行巡信都、中山。興光元年幸中山、信都，還幸靈丘。和平二年幸中山至鄴，還幸靈丘回京，在靈丘射踰南山，刊石勒銘。惟太安四年行幸廣寧溫泉宮，遂東巡平州，登碣石山，轉幸信都，觀射於中山，置宮。則去時蓋取軍都陁或別道，而回程仍取中山、靈丘道也。

高祖孝文帝太和中兩次南巡，其出入取靈丘、廣昌道與取句注道各一次；十八年遷都之役，則取靈丘、中山道南下。

魏書七高祖紀，太和五年車駕南巡中山至信都，復還中山，講武於唐水之陽，遂北歸。是出入皆取靈丘、廣昌道。十七年南伐，由肆州幸并州，南經懷州至洛陽，明年仍由句注陁北還。是出入皆取句注道。而十八年遷都，由平城次於中山之唐湖，經信都，鄴城，至洛陽，是又取廣昌道也。則來往五次行程中，仍以取靈丘、廣昌道爲多。

由此言之，北魏前期都平城時代，君主踰塞南巡，來回行程之可知者，絕大多數取靈丘、廣昌道，廣昌而南，大抵取倒馬關恆嶺道，亦有取五迴嶺

道者，皆可謂廣義之飛狐道也。而甚少取句注陁、雁門關道，至於取軍都陁、居庸關道，則僅一去一回而已。足見靈邱、廣昌、恆嶺道在當時南北交通上居於最顯著之首要地位，遠非句注（雁門）所能比擬，蓋山東河北戶口殷盛，物資豐實，為魏廷之外府，特為朝廷所重視，遠非山西地區所能及。且沿途雖靈邱、恆嶺險過句注，但其南北皆平易坦途，又非句注以南隨處有山谷之阻也。至於軍都陁（居庸關）道，則太偏東隅，南下中原固不必迂途。且南北通使亦取靈邱倒馬路，正見此道行程實較山西句注（雁門）道為便利耳。

水經注——澧水注：「澧水自倒馬關南流，與大嶺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嶺下，東北流出峽，……東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屈而東合兩嶺溪水。水出恆山北阜，東北流，歷兩嶺間。北嶺雖層陵雲舉，猶不若南巒峭秀。自水南步遠峯，石磴逶迤，沿途九曲，……抑亦羊腸邛嶠之類者也。齊宋通和，路出其間。其水東北流注于澧水。」此在倒馬關之南，恆山之東北、澧水之西側，為宋齊通使之路。相信魏使南行，亦必由此。

遷都之際，諸官眷屬蓋亦多取此途。其他史例諒必仍多，故孝文帝詔書謂靈邱郡「當諸州路衝，官私所經，供費非一」也。而文人學士亦多有紀行之作，故酈注於澧水一篇，述其沿途風物特為詳贍盡文章之美也。

魏書七下高祖紀下，太和十七年至洛陽，九月定遷都之計。十月，幸鄴城，「詔安定王休率從官迎家於代京，車駕送於漳水上。」休從鄴北行，必出恆嶺靈丘道，所迎家眷想必亦多從此道也。如魏書七九成淹傳云：「時遷都，高祖以淹家無行資，勅給事力，送至洛陽，並賜假日，與家果相隨。行次靈丘，屬蕭鸞遣使，勅驛馬徵淹。」此即一例。孝文詔書，見魏書七上高祖紀上太和六年條。澧水注在水經注卷十一，下文多有徵引，茲不贅。酈注體例，寫景之文不必盡為己出，而採擇豐富，加以潤色耳。澧水注可能為酈氏親歷之作，亦可能據他人行紀而增潤之者。

北魏前期，靈丘恆嶺道既爲南通中原之最主要交通線。故元和志稱北魏都平城時代甸服之四至云「南至中山隘門塞」，不云雁門塞也。

元和志一四雲州目云：「後魏道武帝又於此（平城）建都，東至上谷軍都關，西至河，南至中山隘門塞，北至五原，地方千里，以爲甸服。」按平城正南應舉雁門，而中山隘門乃在東南，五原於平城亦爲西北西，更非正北，所以舉隘門、五原爲南北所至者，正以交通言之也。北魏前期諸帝，屢次行幸五原，謂之北幸，詳諸帝紀。

是以魏代前期諸帝亦屢詔加工修治此道。正史所見，除上引太祖道武帝滅燕時發卒鑿恆嶺至代五百里外，世祖太武帝太延二年發定州一萬二千人通莎車道，高祖孝文帝太和六年發五萬人治靈丘道。前後凡三次，工程皆甚大。

按此兩事，分別見魏書四世祖紀上，及七上高祖紀上。莎車、靈丘皆詳前文。

且於靈邱、廣昌並置軍鎮。按北魏前期，於軍事要地置軍鎮，統軍鎮攝，鎮將權位在州刺史之上。此兩鎮皆當京師平城南通山東河北之要道，故特置之也。

靈丘、廣昌兩鎮，並兩見魏書靈徵志上，廣昌鎮又單見魏書高湖傳，皆在北魏前期。廣昌即漢代廣昌縣、唐飛狐縣、今涞源縣也，靈丘即漢及今之靈丘縣，在廣昌之西百十里。皆詳拙作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下冊北魏軍鎮章。

孝文遷都洛陽以後，以中原虎據之形勢，圖併江南，此道在交通上之作用與重要性遂大減。但北朝末期，塞北寇亂，軍事進退仍往往取靈邱、廣昌道，或飛狐口、廣昌道。

通鑑：梁普通六年八月魏柔玄鎮民杜洛周反於上谷，圍燕州刺史崔兼，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尙書爲行臺討之，屯軍都關居庸關爲守禦計；（卷一五〇。）而

崔秉帥衆棄城奔定州。（卷一五一。）按上谷在居庸之北，燕州在今涿鹿縣，其奔定州當取飛狐口道。又普通七年，魏以左衛將軍楊津爲定州刺史兼北道行臺，津由靈丘入定州。（卷一五一。）大通二年，杜洛周圍定州，刺史楊津遣子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頭兵遣將帥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卷一五二。）是其進出皆取靈丘、廣昌道無疑。

又通鑑一六九陳天嘉四年九月戊子，周遣楊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齊人守陁嶺之隘。」「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之。」十二月「己丑，自恆州三道俱入。」「己未，周師及突厥逼晉陽。」大敗。突厥引兵由陁嶺出塞。胡注引唐志代州雁門縣之東陁關、西陁關釋陁嶺，是也。按隋書二二五行志上，後齊河清二年，「突厥二十萬衆毀長城寇恆州。」卽此事。則此次用兵，楊忠與突厥由北道伐齊，齊堅守晉陽北門之雁門、陁嶺，忠與突厥乃由靈丘廣昌地區破長城南下恆州，再西入井陘至晉陽也。及兵敗，突厥乃直北由雁門陁嶺而歸。此爲一大迂迴遠襲，亦顯見北齊北塞，仍以雁門陁與靈邱廣昌爲兩重要陁道也。

由上以觀，魏世交通多由靈丘至廣昌，入倒馬關，掠恆嶺至定州；或由廣昌取五迴道亦至定州。然晉代已視望都關（卽倒馬關）爲飛狐陁之主道，則魏世所行之道亦廣義之飛狐道也。及隋改廣昌縣爲飛狐縣，則凡此地區之通道皆蒙飛狐道之名固宜。

關於唐代此道見史之可述者，唐初，東北羣雄或結北敵入侵，往往出入於飛狐地段。

舊五五高開道傳，武德元年，開道自立爲燕王，都漁陽。三年降唐，授蔚州刺史。旋叛，與劉黑闥連和，攻易州。又引突厥，頻來爲寇，恆定幽易等州皆罹其患。後地入唐，置媯州。按唐媯州今懷來縣，其入恆定當取道飛狐地區。又劉黑闥傳，武德四年舉兵於漳南縣，北連懷戎賊帥高開道及突厥，突厥遣將從之，進陷相洺等州，爲太宗所敗，奔突厥，復借突厥兵來寇至定州。按漳南屬貝州，懷戎今懷來縣，黑闥與開道突厥勾結，其進出必取定州之北飛狐地區無

疑。

高宗調露元年，單于大都護府突厥叛寇定州，亦取此道，定州長史曾增修恆嶺道以便軍運。

調露中定州長史修恆嶺路有碑，見集古錄目，引詳第一節轆轤山道條。按通鑑二〇二，調露元年十月，單于府突厥反，寇定州。必此時事也。

武后時代，突厥默啜強盛，南寇唐境，河北之定趙受害最深，其進出亦由恆岳之飛狐、五迴路。

舊一九四突厥傳上默啜條，「自恆岳道，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盡抄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迴道而去。」新二一五上突厥傳上，略同。又舊七七閻立德傳，默啜「率衆自恆岳道攻陷趙定二州。」舊六則天紀，亦云默啜掠趙定男女「從五迴道而去。」又八九狄仁傑傳與紀同。按此事爲唐前期河北道一次最大之外患。據此諸記載，默啜兵由蔚州飛狐縣入倒馬關取恆嶺道至定州，其回程則取五迴道也。又通鑑二〇六，聖曆元年八月「癸丑，默啜寇飛狐。乙卯，陷定州，殺刺史孫彥高。」其間才二日，亦必自飛狐直南攻定州之證。

故當時有詔「斷塞居庸、岳嶺、五迴等路，以備突厥。」又有人奏請於飛狐口累石爲牆，灌以鐵汁。事雖不行，然具見飛狐爲當時北敵入寇之險隘。

舊一八五下良吏傳下宋慶禮傳：「則天時，侍御史桓彥範受詔於河北斷塞居庸、岳嶺、五迴等路，以備突厥，特召慶禮以謀其事。」新一三〇宋慶禮傳云「鄴斷居庸、五回等路」，省岳嶺字。又張鷟判文有「將軍任秀狀稱於蔚州飛狐口累石爲牆，灌以鐵汁，一勞永逸，無北狄之憂」一條。（全唐文一七三。）蓋實未行。惟張鷟判詞云：「飛狐險隘，與天地而同開。」又玄宗賜李光書云，「朔川兵馬，飛狐要害，委卿經略，隨事防虞。」（全唐文四〇。）具見地險，爲防禦要道。

且其地不但爲南北交通要道，亦爲幽、定西至代州、太原府之要道。此在唐世及五代，所見史例甚多。

舊一三三李晟傳，建中中，治兵河北，居定州。會京師有變，帝幸奉天，詔晟赴難。晟「引軍踰飛狐，師次代州，……自河中由蒲津而軍渭北。」此爲唐中葉有名之事例。又太平廣記一〇八寧勉條，勉爲北都衙將。「以兵四千，軍於飛狐城。時薊門帥驕悍……反書聞闕下，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出宣室志）」此雖小說家之言，但必飛狐爲太原幽州間之一重要通道也。如新二一二藩鎮盧龍傳，朱克融卽由易州寇蔚州。卽其例。其他幽州取代代州、經太原府至京師之史例尙多，王建題江臺驛詩且云，「近聞天子使，多取雁門歸。」詳太原北塞諸道篇第三節代州東北通蔚嬀幽州道。其中當有取飛狐道者。故杜牧上澤潞劉司徒書曰：「東榮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全唐文七五一）

唐末史例，如天復元年朱全忠六道攻太原，氏叔琮自太行入，葛從周自土門入，魏博將張文泰自新口入，張歸厚以邢洺之衆自馬嶺入，定州王處直自飛狐入，晉州侯言自陰地關入。（舊五代史梁太祖紀，唐武皇紀，通鑑二六二。）劉仁恭在幽州，李匡威「使將兵戍蔚州。」會燕亂，率師趨幽州，兵敗奔太原。後藉太原師爲幽州師。光化三年，朱全忠伐劉仁恭，仁恭乞援於李克用。「克用使周德威出飛狐」救之。（新二一二劉仁恭傳。）後梁乾化二年，周德威東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定州）將程巖會於易水，進攻燕，下祁溝關，進迫幽州。（通鑑二六八，舊五代史二七唐莊宗紀，新五代史二五周德威傳。）後晉天福元年，契丹圍唐兵於太原晉安寨，唐主命幽州趙德鈞「自飛狐踵契丹後。」（通鑑二八〇。）此並太原與幽定間之軍事行動進出於飛狐地區也。而尤有名之事例，則爲李克用北岳廟題名（金石萃編一一七）云：

「河東節度使（銜略）隴西郡王李克用以幽鎮侵擾中山（定州），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衆親來救援，與易定司空（王處存）同申祈禱。翌日，過常山（鎮州）問罪。時中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克用記。……至三月十七日，以幽州請就

和斷，遂却班師，再謁睿容，兼申賽謝。便取飛狐路，却歸河東。二十一日，克用重記。」

按此題刻在曲陽縣北岳廟。李克用先在岳廟祈禱，再南向常山問罪，知其本由飛狐南下也；及回兵，亦擬取飛狐路却歸河東。知克用此次太原、易定間之來回行程皆取飛狐路也。

故安祿山謀亂，先修飛狐塞，名防北寇，實慮太原之師耳。

新一三三王忠嗣傳，「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按通鑑二一五天寶六載，祿山「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即此事。託以禦寇是也，而實謀亂耳。檢新唐地志，蔚州有雄武軍，故廣漢川也。是在幽州之東，而飛狐則在幽州之西，以其爲通太原道口，故預爲防遏也。

會昌中，盧弘宣爲義武（易定）節度使，朝廷賜粟三十萬斛，儲飛狐西以濟其軍，此必由太原忻代所運致，具見飛狐道雖險，蔚州西至代州道亦非易行，但不僅通行人馬，且能通大量物資之運輸，其在交通上之價值由此可見。

新一九七循吏盧弘宣傳：「徙義武節度使……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按通鑑二四八會昌五年，書此事云，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此時雁門以北已亂，慮無餘糧以濟易定，當由長城以南之代州沿滹沱河谷道所運致也。代蔚間滹沱河谷道，已詳太原北塞交通諸道篇第三節。

安史亂後，河北之幽州、成德（鎮冀等州）、魏博三鎮跋扈，呈獨立狀態，中央僅能作名義上之羈縻而已，但終能以澤潞節度使兼統山東之邢、洺、磁三州，且能在易定建立義武一鎮，直屬中央。前者乃利用滏口壺關道，使澤潞一鎮控制山東三州，以鑿入成德與魏博兩鎮之間；後者即利用

飛狐道以申展中央勢力於河北，以鑿入成德與幽州兩鎮之間；以此犬牙相錯，間開河北三鎮，使不能聯爲一氣也。

澤潞節度藉滏口壺關道兼統山東之邢洺磁三州，詳北朝隋唐滏口壺關道篇。

河北諸鎮中，張孝忠以易定歸中央，其後歷任節度，非親中央，即由中央自任命者，詳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卷四。新一四八張孝忠傳，孝忠爲義武節度使卒。子茂昭繼。會「王承宗（成德節度）叛，詔河東、河中、振武、義武軍爲恆州北道招討，茂昭治廩廩，列亭候，平易道路，以待西軍。」西軍即河東、河中、振武三鎮之軍，則自飛狐道或相近之道而入，而以義武一鎮爲攻成德之基地也。故幽州帥李可舉曰，「易定本燕趙屬」，約鎮州王鎔共取之也。見新一二藩鎮盧龍傳。

附：易嬀間之故城鎮道

元和志云：「易州北至嬀州（今懷來縣 E115°40'·N40°27'）取故城頭路四百里。」「頭」爲「鎮」之譌，在兩州接境處，去兩州各約二百里。此蓋由易州西北行四十里至開元二十三年所置之樓亭縣，縣西官座鎮，卽是年所開之道也。又西北渡巨馬河，沿河折北行，經小龔，大龔，又循巨馬河之北源紫石溪水河谷，再向北上行經聖人城，大亘，（約今馬水口、大龍門地區 E115°15'·N39°50'。）又北度入涿水河谷，故城鎮蓋在紫石溪水、涿水南北分流之分水嶺地區。又循涿水河谷而下，經涿鹿城（今涿鹿東南六十里，懷來西南六十里）、板泉至嬀州也。開元二十三年又開白楊谷道，置板城縣。谷在易州北，巨馬河之南，板城在涑水縣（E115°45'·N39°50'）北，兩地相近。可能由易州北出此道，循巨馬河谷西北上行至紫石水口之西大龔地區、與上述通嬀州之道相接歟？

元和志此條，見卷一八易州八到條。寰宇記六七易州，「北至嬀州懷戎縣南界

廢故城鎮二百里。」檢通典一七八易州目，與寰宇記同，惟無里數。則作「鎮」爲是。其地當在兩州正中間之接境處。

前考五迴嶺蒲陰徑道引易州鐵像碑，記開元二十三年盧暉開北山三道，置三縣。就中有官座鎮道與白楊谷道，樓亭縣與板城縣。官座鎮與樓亭縣相近，在易州西北四十里，已詳前考。並已引一統志易州卷各條，樓亭廢縣所在地之奇峯口外通金水口、馬水口。檢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人文圖，紫荆關之北數十里，巨馬河西岸有鎮東，鎮東之西有金水口，兩地之北，巨馬河北源紫石溪水之西岸有馬水口，約在 N39° 50'，爲長城之一口。又檢申報館中國分省圖，有一舊道，自易縣西北經鎮東，折向北經馬水口，其東相近有大龍門，又北出長城經禪房村 (E115° 3'·N40° 3') 分兩道，其一直北至涿鹿縣，其一東北至懷來縣，此乃易縣北出之道也。考水經注一二巨馬河注云：

「即涑水也……東逕廣昌縣故城南。……涑水又東北逕西射魚城東南而東北流，又逕東射魚城南，又屈逕其城東……又逕三女亭西，又逕樓亭北，左屬白澗溪……。……涑水又北逕小鬻東，又東逕大鬻南，蓋霍原隱居教授處也。徐廣云原隱居廣陽山，教授數千人，爲王浚所害。……涑水又東北歷紫石溪口，與紫水合。水北出聖人城北大亘下，東南流……逕聖人城東，……又東南右會擔車水。……又南注於涑水。」

則此涑水東北流一段及北源之紫石溪水一帶，古代頗開發，故有小鬻、大鬻、聖人城之名也。復考水經注一三灤水注，經云：「又東過涿鹿縣北。」注云：

「涑水出涿鹿山，……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其水又東北與板泉合。……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板泉，泉上有黃帝祠。……泉水東北流與蚩尤泉會。水出蚩尤城。……魏土地記稱涿鹿城東南六里有蚩尤城。……涑水又東逕平原郡南，……涑水又東北逕祚亭北，而東北入灤水。……灤水又東南，左會清夷水。……水出長亭南……又西逕沮陽縣故城北，秦上谷郡治此。……關駟曰：涿鹿東北至上谷城六十里。」

按下洛城在今涿鹿縣治西，上谷郡治沮陽縣，在今舊懷來縣治南，唐置嬀州，

涿鹿縣故城在下洛城東南六十里、上谷城西南亦六十里，涿水河谷中。檢ONC-F-9實有此水，其上源與紫石溪水之上源隔嶺而相近。此水河谷亦多古蹟名勝，是必亦早經開發地區。上引申報館中國分省圖，有舊道由易縣西北踰巨馬河至鎮東，折北行河之西及其北源紫石溪水之西，經馬水口，出長城，東北至懷來之路線，正即循此紫石溪水與涿水兩河谷而行也。此兩河谷既開發極早，是必此道亦早已通行。就地形論之，唐之易州與媯州之通道，最可能之路線，亦唯此線，且四百里之行程亦略相合。故城鎮南去易州，北去媯州各二百里者，蓋即此兩水南北分流之分水嶺地區耳。而官座鎮、樓亭在易州西北四十里者，亦正在此舊道中。

至於白楊谷道與板城縣。檢一統志易州卷古蹟目，板城廢縣在涑水縣北。此必不當易州通紫荆關道。又同卷山川目，白楊嶺「在州西北。水經注，白楊水出迺縣西山白楊嶺下。舊志，嶺在州西北四十里，路通蔚州，嶺多白楊故名，俗訛爲白羊。」按白楊嶺見水經注——易水注。據注文，白楊嶺在白馬山以東地區。熊疏引寰宇記（卷六七），白馬山在易縣北十八里。則白楊嶺當在易縣北或東北，不在西北。是亦不在易州西通紫荆關之道上。古迺縣即今涑水縣，是白楊谷與板城甚相近。前引一統志易州卷關隘目，馬水口「在涑水縣西北二百里。」又云「柏連澗口在縣西北二百五十里，又東北二十里曰道水口，又十五里曰定樂安口，又五里曰大龍門口。」此諸地在紫石溪水上游地區，其計里自涑水縣，不自易州治。是涑水縣西北至馬水口、大龍門口必有通道，蓋即循巨馬河谷西北上行，與由鎮東北通馬水口之道相合也。唐開白楊谷道，置板城縣，當即在紫石溪口以東，易州之北，涑水縣西北地區。

參看圖十八、二十一

民國六十九年（1980）三月七月初稿，二十二日增補，四月六日寫引言，刊新亞學報第十四卷。七十四年九月六日增訂，補白石嶺一條。十二月四日初校復訂。七十五年一月十四日二校定稿。

篇肆肆 五臺山進香道

元和志一七，恆州（鎮州）「西北取五臺山路至代州五百三十里。」同書一四，代州「東南取崩石嶺至恆州五百四十里。」此卽一道，惜崩石嶺無考。

通典一七八恆州常山郡、一七九代州雁門郡兩目，皆作五百四十里。寰宇記六一鎮州、四九代州目皆同。記亦云崩石嶺。

今按此道行程之五臺山東南一段尙可考見於圓仁之入唐巡禮行記。行紀云，由鎮州節度府（今正定）正北行二十里至使莊。蓋王武俊之莊園墓地也，疑卽故權城。又正北行二十里至南接村。又正北行二十五里至行唐縣（今縣）。又西北行二十五里至黃山八會寺，時稱上房普通院。普通院者，備僧俗行旅寄宿，長有粥飯，但非必備。自此以西皆上行山嶺谿谷間。計西北二十里至劉使普通院。又西北二十五里至兩嶺普通院，以兩嶺並峙受名。（今雙嶺山東之兩嶺口。）又西北三十里至菓苑普通院。又西三十里至解口普通院（約今阜平縣 E114°12'·N38°50'），院甚大，可宿百餘人以上。又二十里至淨水普通院。又西行踰兩重嶺，三十里至塘城普通院。又西十五里至龍泉普通院（今龍泉關驛 E113°45'·N38°55' 之東二十里龍泉下關）。又西二十里至張花普通院。又十里至茶鋪普通院。又西十里踰大復嶺（約今長城嶺），山巖崎峻，爲溪流東西分水嶺，實太行山脊。過嶺西下，有向南、向西兩道。由西道行二十里至角詩普通院。又西三十里至停點普通院，地近南臺，可北望中臺頂峯。又西轉北三十二里至竹林寺，蓋五臺山之南口也。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述其開成五年四月由鎮州（即恒州）西北行上五臺山之一段行程云：

「二十一日……到鎮州節度府。……齋後向正北行二十里到使庄……宿。二十二日，……正北行二十里到南接村……斷中……正北行二十五里到鎮州界行唐縣。……二十三日……西北行二十五里到黃山八會寺斷中，……時人稱之爲上房普通院，長有飯粥，不論僧俗來集，便僧（衍文）宿，有飯即與，無飯不與，不妨僧俗赴宿，故曰普通院。……齋後向西北入山尋谷行……爲國信山。從上房行得二十里到劉使普通院宿，便遇五臺山金閣寺僧義深等往深州求油歸山，五十頭驢，馱油（？）麻油去。……二十四日天陰，發從山谷西北行二十五里，見遇一羊客馱五百許羊行。過一嶺，到兩嶺普通院，院主不在，自修食。……山谷行西北三十里到菓苑普通院，宿。……二十五日雨，……尋谷向西行三十里，到解口普通院。巡禮五臺山送供人僧尼女人共一百餘人同在院宿。二十六日天晴，……向行山谷二十里到淨水普通院。……山風漸涼，……踰兩重嶺，西行三十里到塘城普通院。過院西行，嶺高谷深，……西行十五里，申時到龍泉普通院宿，後丘上龍堂裏出泉清冷。……二十七日發行山谷向西行二十里到張花普通院，共九僧斷中。……行谷十里，到茶鋪普通院，過院西行十里踰大復嶺。嶺東溪水向東流，嶺西溪水向西流。過嶺西下，或向西行，或向南行。……山巖崎峻，欲接天漢。……從茶鋪行三十里，薄暮到角詩普通院宿。院無粥飯。二十八日，入平谷西行三十里已時到停點普通院。未入院中，向西北望見中臺（卷三作中臺頂），伏地禮拜。此即文殊師利境地。（卷三作文殊師利所居清涼山，五臺之中臺也。）……狀如覆銅盆。……齋後見數十僧巡禮南臺去。……晴天忽陰，晚際見其歸來，被雹打破笠子。五月一日天晴，擬巡臺去。……從停點西行十七里，向北過高嶺十五里到竹林寺斷中。……竹林寺有六院，……都有四十來僧。此寺不屬五臺。」

按此段述事見此道爲河北朝山之主要路線，亦爲一般商旅行人之重要交通線。沿途每隔二三十里即置一普通院，供僧俗駐宿，尖食其中，可謂爲特供之設備。

六七日行程中，見山中寺僧一行驅驢五十頭由深州運油，又有羊販一次驅羊五百頭，又嘗百餘人同宿一院中，足見此道雖為山路，但交通甚繁盛，為重要道路也。據此記載，由鎮州北行六十五里至行唐縣。又西北七十里至兩嶺普通院，又西北一百三十五里至龍泉普通院，又西行四十里至大復嶺，為溪流東西分水嶺。過嶺西下，有南西兩路，圓仁取西路行五十里至停點普通院，北望中臺頂峯。停點去南臺甚近，蓋不超過十餘二十里，故數十僧可於下午來回也。又西行折北三十二里至竹林寺，實五臺山口也。卷三述其拜山後，西南赴太原、長安之行程，仍從竹林寺西南經南臺至五臺縣，過定襄縣至名嶺鎮，實石嶺鎮之形譌也，即接代北雁門南通太原之驛道。石嶺鎮南行道，詳太原北塞交通諸道篇第一節太原西北通單于都護府及河上三城道。

按申報館中國分省新圖·山西河北圖，有大道由正定北經行唐，略循沙河河谷西北行經曲陽，阜平，龍泉驛，折西南經五臺縣，定襄縣，至忻縣。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人文圖，有汽車道，行經略同，惟龍泉驛作關，是即因明清舊道而築者。今就圓仁所行經之地名有與今地名相同或相當，而里距可曉者，檢對於下：

行唐縣 此縣即今縣治。元和志一七恆州，行唐縣南至州七十里。一統志正定府卷，同。與圓仁所云在州北六十五里者相合。

龍泉普通院 據圓仁所記，此地東南至行唐縣一百九十五里，至鎮州二百六十里。由此西行踰大復嶺至五臺山，西南至五臺縣、定襄縣。檢一統志正定府卷關隘目，龍泉關在阜平縣西七十里，有上下兩關，皆明代所建，為戍守要地。東北至倒馬關一百五十里，西至五臺縣一百八十里，長城嶺在其西二十里。又沿革目，阜平縣在府西北二百十里，東南至行唐縣界六十里，行唐縣在府北七十里，西北至阜平縣界（本誤作治）八十里，則由正定府至龍泉關之道，可中經行唐、阜平兩縣。由府北行七十里至行唐，又西北一百四十里至阜平，又西七十里至龍泉關也。共二百八十里，與圓仁記相合，由關西出之路線亦同，可斷圓仁記之龍泉院即今龍泉關驛之地無疑；然為下關（今圖有東下關 E114°·N38°55'），非上關（今圖龍泉關 E113°45'·N38°55'），參看下大復嶺條。

兩嶺普通院 圓仁記，此院在行唐縣西北七十里。檢一統志正定府卷關隘目，兩嶺口巡司，「在行唐縣西北七十里，明洪武七年置巡司。」又山川目，「雙嶺山在今唐縣西北八十里，有雙嶺並峙。」此即圓仁所記者亦無疑。

大復嶺 圓仁由龍泉院西行四十里至此嶺，爲道中最高處，即太行山脊，爲東西分水嶺。檢一統志正定府卷山川目，長城嶺「在阜平縣西九十里。東至龍泉關二十里。嶺路陡峻，直上二十里。」此雖非必大復嶺，然形勢略相當。或長城嶺仍非最高山脊歟？或稍南北地區歟？惜不得親履其地驗之。然一統志正定府卷關隘目，龍泉關在阜平縣西七十里，有上下兩關，相距二十里，下關明正統中置，景泰中復於西北置上關。長城嶺陡上二十里，然上關不在嶺巔又甚明。以此推之，蓋上關在嶺之東麓，嶺去關二十里者，指嶺麓至下關而言。唐龍泉院在今下關（約 E114°·N38°55' 或稍西），故去嶺巔四十里也。據圓仁記，龍泉即在院中，顯示先置下關，地在龍泉，故名。後置上關，乃因下關而名耳，非龍泉所在也。以此言之，則大復嶺正即今長城嶺矣。

解口普通院 圓仁記，此院東南去行唐縣一百三十里，西去龍泉院六十五里，則其地望與今阜平縣略相當，且同宿之供人僧尼一百餘人，必爲大普通院，蓋其地較廣平，故北宋咸平中分行唐置北砦，金置阜平縣也，詳宋史地理志二及一統志正定府卷沿革目。

此外，圓仁記之使莊，在鎮州節度府正北二十里。「此莊即鎮州節度使王太尉之莊。太尉墓堂安在於中，……太尉薨後，經今三世矣。」按新二一一藩鎮列傳鎮冀節，王武俊官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子士真、士真子承宗相繼爲節度使。承宗卒，武俊養子廷湊繼任，卒贈太尉，子元逵繼立，開成五年見在任。記云經今三世，則此太尉指武俊無疑。其墓莊在府正北二十里。按元和志，恆州治真定縣，故權城即古之捷鄉也，縣北二十里，漢賈復破青犢於真定之捷鄉即此。疑即其地。蓋地名權城，故武俊即以爲莊園寓居墓葬耶？

由停點院西行至南臺。由此西南行約三日至上房普通院。又一日經思陽嶺（五臺縣東北十八里）至大賢嶺普通院，「路從嶺上過，當嶺頭有重山門

樓」，（蓋即今閣嶺山。）即五臺南山門也。又五里至五臺縣（今縣）。又西南三十里過胡〔滹〕陁河，又西南三十里至定襄縣（今縣）。由縣又西四十五里至忻州治所秀容縣（今忻縣）。圓仁由定襄西南行三十里許到胡村普通院，又三十（一作二十）里許到宋村普通院，又三十五里到名〔石〕嶺鎮南關頭普通院，蓋亦經秀容南下，或別一道耳。

圓仁行記卷三，「從停點普通院西行十七里許，向北過一高嶺，行十五里，到竹林寺。」七月拜山事畢，仍「取竹林路」西南至長安。一日，「從竹林寺前，向西南踰一高嶺，到保磨鎮國金閣寺。」出金閣寺三門，尋嶺向南上坂行二十里到南臺西頭。三日由南臺出發，至定襄縣，所經略如綱文所述。按由停點院西行折北過高嶺至竹林寺，回程由竹林復出高嶺至南臺，疑一般行旅不必繞經竹林寺；由停點院可能直西至南臺歟？然莫能詳矣。

大賢嶺 一統志代州卷山川目，「閣嶺山在五臺縣東北十里，舊名白雲山，五臺由此而入，跨山爲道，跨道爲閣，俯瞰縣城，如在履舄之下。」此與圓仁記所述大賢嶺路形勢契合，當即一地，惟里數小異耳。

由定襄向西四十五里至忻州，見元和志及寰宇記四二，惟元和志方向在州西，字誤。圓仁由定襄西南行凡九十五里至名嶺鎮南關頭普通院，「名」爲「石」之形譌。按石嶺鎮南關在忻州南四十里，詳太原北塞交通諸道篇第一節唐代太原西北通單于府及河上三城道。加忻州東至定襄里距，共八十五里，與圓仁記亦僅十里之異，可能爲一道，亦可能別行私道。

此道亦大抵爲明清大路與今汽車道所承襲。唯唐宋志書所記恆代間五百四十里路之西段，即五臺山以西之行程者，則非此道。蓋由竹林寺西北行山路直指代州歟？則其程約爲一百五六十里，崩石嶺當在此道中。

按前引圓仁記，由恆州至大復嶺整三百里，下嶺西行五十里至停點院，又西北三十二里竹林寺，據其規模，蓋五臺山南區之大寺。元和志明云取五臺山路，若由此寺至代州，則應有一百五十八里。惟行程無考。

參看圖十八

民國六十九年（1980）春稿。七十四年十二月五日初校增訂，七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二校定稿。

篇肆伍 太行東麓南北走廊驛道

引 言

- (一) 全程所經諸州間里程總計
- (二) 洛陽至相州詳程
- (三) 汴州至相州詳程
- (四) 相州至幽州詳程
- (五) 重要史例與走廊古都

引 言

洛陽、大梁爲黃河南岸古代兩大都市，由此兩都市北渡黃河，沿太行山脈走廊北行至幽州，爲古今中原通向東北之最主要大道，故古代建都往往在此道中。如夏胤甲居西河，商盤庚遷殷，周都洛陽，戰國趙都邯鄲，魏居鄴遷大梁，燕都薊有易下都，非此道中，卽居此道之兩端。而戰國七雄，加周爲八，其都城更半在此一道上。東晉南北朝時代，中山、襄國、鄴城亦爲偏霸所都。古代國都叢聚於此道一條路線上，其在古代交通上之重要性可以想見。惟古代史料簡略，至唐乃可確考其州縣所經。全線置驛稱爲「大官道」，故寰宇記謂新鄉臨清關當「自河內入汲郡大驛路」，唐秦府君墓誌（京畿冢墓遺文下）亦云東當臨洺縣「大官道」也。考周書三韋孝寬傳，赴相州總管任，知相州有變，自湯陰馳還，所經「驛馬悉擁以自隨。」則北朝此道已置驛矣。其在唐世，館驛名稱可考者，有積閏、武陟、石梁、陳橋、白馬、益金、漳亭、邯鄲、藥城、樂城、醴泉、焦同、懷德、金臺十四驛，武丁、大明兩館。唐代後期，河北藩鎮割據，關於此地區之詩文史料已少，猶能考得如許諸館驛名號，正見此道在南北交通上之重要性也。

(一) 全程所經諸州間里程總計

太行山東麓之南北驛道，即洛陽東北通幽州之驛道，其行程可據通典、元和志、寰宇記三書所記之里數比勘定之：即洛陽東北渡河至懷州（今沁陽）一百四五十里。又東微北至衛州（今汲縣）二百六十里，去洛陽四百或四百一十里。諸書紀程皆云衛州去洛陽三百九十里者，取溫縣（今縣）捷道，不經懷州也。衛州又北微東至相州（今安陽）一百九十里，去洛陽五百八十里。又北至磁州（今磁縣）六十五里，去洛陽六百四十五里。又東北至洺州（今永年）一百一十或二十里，去洛陽七百六十里。又北微西至邢州（今邢臺）九十里或一百二十里。惟邢去洛陽取洺州西北之臨洺縣直南經磁州至相州二百六十五里，即邢去洛八百四十里。邢州又北微東至趙州（今趙縣）一百九十里，去洛陽一千零三十里。又北微西至恆州（今正定）一百里，去洛陽一千一百三十里。又東北至定州（今定縣）一百二十里。惟定去洛陽不取恆州，而取恆州東南之藁城縣路直至趙州一百九十五里，即定去洛一千二百二十五里。定州又東北至易州（今易縣）二百五十里，去洛陽一千四百七十五里。又東北至幽州（今北平）二百一十里，去洛陽一千六百八十五里。是幽州西南至洛陽之驛道，大抵歷經太行東麓諸州，惟捷道計程，不經恆、洺、懷三州城。

唐宋志書記唐代太行山東麓之南北諸州間距離及各州至洛陽之里程可綜錄如下表：

出處 路 段	通 典	元 和 志	寰 宇 記	舊 志	
洛陽至懷州	140 140	150 150	140 140	140	
懷州至衛州 〔衛去洛〕	260 206, 260 〔390〕	260 260 〔390〕	260 350 〔390〕	〔390〕	

衛州至相州 〔相去洛〕	190 190 〔560〕	190 〔580〕	? 112, 156 〔580〕	〔606〕	
相州至洺州 〔洺去洛〕	180 180 〔760〕 (去西京1580)	180 〔660〕 (去上都1620)	225 185 〔760〕 (去長安1620)	〔857〕 (去京師1585)	
相州至磁州 〔磁去洛〕		65 65 〔645〕 (去上都1540)	50 60 〔700〕 (去長安1540)	〔665〕 (去京師1485)	磁爲隋 舊州唐 永泰元 年復置
磁州至洺州 〔洺去洛〕	洺州西南至 相州滏陽界 70 〔760〕	110 〔660〕 (去上都1620)	110, 110 120 〔760〕 (去長安1620)		
洺州至邢州 〔邢去洛〕	洺北至邢州 南和50, 西 北至邢州沙 河60, 邢南 至邢州臨洺 65 〔850〕 (去西京1670)	120 120 〔840〕 (去上都1900)	90 邢南至洺州 臨洺65 〔840〕 (去長安1700)	〔857〕 (去京師1655)	
邢州至趙州 〔趙去洛〕	170 179, 195 〔1310〕 (去西京1850)	190 〔1030〕 (至上都1890)	179 175, 195 〔1030〕 (至長安1890)	〔1033〕 (至京師1843)	
趙州至恆州 〔恆去洛〕	100, 170 100 〔1130〕 (去西京1770)	100 〔1130〕 (至上都1990)	100 100 〔1130〕 (至長安1990)	〔1136〕 (至京師1760)	
恆州至定州 〔定去洛〕	124, 120 120, 120 〔1200〕 (去西京2200)	120 恆東南至藁 城60, 從縣 至定120 〔1225〕 (至上都2085)	124, 540 124, 173 〔1220〕 (至長安2085)	〔1200〕 (至京師2906) (此當爲2096)	
趙州至定州 〔定去洛〕	317 317 〔1200〕	趙東北至藁 城70, 從縣 至定120, 定西南取藁 城路至趙195 〔1225〕	315 315 〔1220〕	〔1200〕	

定州至易州 〔易去洛〕	易西南至定 州北平140 〔1462〕 (去西京2197)	250 〔1475〕 (至上都2345)	易西南至定 州北平縣147 〔1475〕 (至長安2335)	〔1463〕 (至京師2334)	
易州至幽州 〔幽去洛〕	214 〔1680〕 (去西京2523)	210 (缺卷)	214 214 〔1680〕 (至長安2545)	〔1600〕 (至京師2520)	

依據上表所列，四種地書，所記南北鄰州間之里距，及各州至洛陽里距，或頗參差，難免譌誤。茲相互比勘，爲之論定，且以觀洛陽東北通幽州之大道，是否各州皆所取經。

- ①洛至懷 元和志作一五〇里，餘三書作一四〇里，姑並書之。
- ②懷至衛與衛去洛 懷衛間，三書皆作二六〇里，惟寰宇記衛州目作三五〇里，顯誤。衛去洛，四書所記皆爲三九〇里，無異說。然各書洛懷間與懷衛間里距之和，多則四一〇里，少亦四〇〇里，皆稍盈於三九〇里之數。按洛陽北渡河陽津，可直東經溫縣至武陟，不經懷州，當較經懷州爲捷，三九〇里蓋捷道也。詳後文。
- ③衛至相與相去洛 衛相間，通典、元和志皆作一九〇里，寰宇記顯有譌誤。一九〇里加衛去洛，共五八〇里，正與元和志、寰宇記所記契合。通典作五六〇，小譌。
- ④相至洺與洺去洛 相洺間，通典、元和志皆作一八〇里，寰宇記兩數之一亦略合。則洺至洛應從通典、寰宇記作七六〇里，元和志「六百」、舊志「八百」皆字譌。
- ⑤磁州爲永泰中復置，故通典不記。據元和志、寰宇記，相州北至磁州六〇或六五里，磁州東北至洺州一一〇或一二〇里，其和正約當一八〇里，則相洺間一八〇里當實經磁州。通典時代，尙未於滏陽置磁州，而杜氏特記洺州西南至相州滏陽縣界七十里者，實爲特例。蓋滏陽地居中古時代太行八陁之第四陁滏口陁道之口，特爲衝要，固亦宜爲相洺間大道所經也。然元和志相州目，臨漳縣西南至州六十里，成安縣西南至州一百五十里。檢今圖，成安北

至永年（唐洺州治）已甚近，則此一八〇里亦有取道臨漳、成安二縣不經滏陽之可能，蓋相洺間東西兩道，皆約一八〇里歟？

⑥洺至邢與邢去洛 通典未記兩州間里程。元和志作一二〇里，寰宇記作九〇里。按兩書洺州目，皆云臨洺縣在洺州西北五〇里，而通典云邢州南至洺州臨洺縣六五里，其和一一五里，則元和志殆指取臨洺縣道。又通典，洺州北至邢州南和縣五〇里，洺州西北至邢州沙河縣六〇里。檢元和志邢州，沙河縣在州南三十五里，南和在州東北三八里，（方向小誤。）寰宇記，沙河縣條作一百三十五里，衍「一百」字，南和縣在州東南四〇里，則寰宇記作九〇里者，蓋取南和縣，或取沙河縣道。故一二〇與九〇里之說皆不能謂為誤。

⑦相邢間直達道 據上文④⑤⑥三條，似相州北至邢州中間，必經洺州。然元和志相州目云：「東（當作北或東北）取臨洺縣北至邢州二百六十五里。」按洺州目云，臨洺縣東南至州五十里，寰宇記方向里距同。則元和志此條所記之道，直取臨洺縣，不經洺州也。途程亦稍捷直。此道為元和志所特記，據上表，元和志所記邢州至洛陽八四〇里，相州至洛陽五八〇里，相差正為二六〇里，是取此道，不必經洺州也。

⑧邢至趙與趙去洛 三書所記此三州間之里距最為分歧。按趙州至洛陽一〇三〇里無問題，通典「一千三百十里」，必衍「百」字。則趙邢二州至洛陽里程之差為一九〇里，是元和志為正。

⑨趙至恆與恆去洛 兩州間一〇〇里，恆去洛一一三〇里無問題，知恆州取趙州至洛陽。

⑩恆至定，趙至定及定去洛路線 恆定間有一二〇、一二四里兩種數字，蓋大數、實數之異，則定州取恆州道至洛陽當為一二五〇里或一二五四里；然四書所記定州至洛陽作一二〇〇、一二二〇、一二二五，皆與此數相差頗大。按元和志，趙州「東北至藁城縣七十里，從縣至定州一百二十里。」定州「西南取藁城路至趙州一百九十五里。」趙州至洛陽一〇三〇里既無異說，則定州南取藁城路，南經趙州至洛陽應為一二二五里，與元和志、寰宇記，

所記定州去洛陽里程全合，故知兩書所記定州去洛里程實取此道，不經恆州也。即如通典、舊志所記一二〇〇里，必亦此道也。且元和志恆州目亦云，「東南至藁城縣六十里，從藁城北至定州一百二十里。」足見藁城實爲恆、趙、定三州間之交通中心。

①定至易與易至洛 定至易里距，僅元和志定州目云：「東北至易州二百五十里。」易州目及通典、寰宇記皆不記。然元和志、寰宇記皆云易州西南至洛陽一四七五里，通典、舊志數字亦相近。滅定州去洛一二二五里，正爲二五〇里，則元和志所記最確，且易州至洛即取道定州也。

②易至幽與幽去洛 易至幽有二一〇、二一四兩數，無大差異。幽州去洛陽里程，通典、寰宇記皆作一六八〇里，元和志缺卷。按一六八〇里與易州去洛一四七五里之差爲二〇五里，知幽州去洛里程即取道易州，蓋實一六八五里也。

以上爲東都洛陽東北至幽州之主線。其由汴州北上行此道者，由汴州北至滑縣（今滑縣）二百一十里，又西北渡河一百三十里至相州。其與上述主線之會合處在蕩陰縣。

元和志七汴州目及八滑州目，皆作南北距二百一十里。又滑州北至相州一百三十里，卷一六相州目，東南至滑州一百三十里。蓋滑州在相州正南微東也。則相汴間三百四十里。通典記事稍自混亂，今不取。而寰宇記卷一開封府北至滑州二百二十里，此取通典。又卷九滑州，「東（當作西）北取黎陽路至相州一百三十里。」「東（當作南）至東京二百二十里。」又五五相州，「東南至東京三百五十里。」是與元和志有十里之異，路線則同。然檢寰宇記磁州目，南至相州六十里，南至東京四百里，則相州至東京仍當作三百四十里，故從元和志書之。

洛陽相州道與汴州相州道會合點爲蕩陰，詳後文。

(二) 洛陽至相州詳程

洛陽東行經積潤驛，石橋店，折北渡河至河陽，去洛陽七八十里；又由洛陽東北白馬坡渡河亦至河陽。河陽南臨盟津，唐建浮橋，爲全國第一大橋，爲南北交通之樞紐。安、史亂後，置河陽三城節度使，屏障洛京，兼制北道，故稱「都城之巨防」也。

此節已詳洛陽太原驛道篇。

由河陽東行經溫縣（今縣）至武陟縣（今縣），在沁水西南岸，有武陟驛，即北朝之永橋鎮，置永橋領民大都督處，蓋架沁水爲浮橋也。又東北經獲嘉縣（今縣）東至新鄉縣（今縣），在清水南一里，去河陽約二百六七十里。又東十八里至臨清關，當驛道。新鄉有臨清驛，當在縣城或此處。又東三十里至衛州治所汲縣（今縣）。志書所記衛州西南至洛陽三百九十里者，即此道也。又由河陽東北行六七十里至懷州治所河內縣（今沁陽），又東微南循沁水四十七里至武德縣，在沁水南二里，又東五十三里至武陟縣，此蓋非主道也。

周書三一韋孝寬傳，相州總管尉遲迥反，詔孝寬由洛陽伐之，軍經河陽，武陟，至鄴城。又隋書四字文忻傳，迥遣子惇，盛兵武陟，忻先鋒擊走之，進臨相州。是武陟爲必經之地。武陟驛見太平廣記一四八張嘉福條。（出朝野僉載）。然河陽至武陟可有兩道。其另一道，由河陽東北至懷州治所河內縣，道中北朝置高頭驛，詳洛陽太原驛道篇。懷州東經武德至武陟，及二縣皆北臨沁水，皆觀元和志自明。第五節引冊府元龜一一三所記太宗征遼路線，由河陽二日而至武德，即此道也。此非洛陽東北至衛、相以北之主道。其主道則取溫縣至武陟，不經懷州也。茲續論之。

舊五代史六梁太祖紀六，乾化元年十一月，由魏縣回洛陽，道中所經：丁亥次衛州，戊子晨次新鄉，夕止獲嘉，乙丑次武陟，庚寅次溫縣，辛卯次孟州，壬

辰至洛陽。是由衛州至洛陽取溫縣路，不經懷州也。同書七，乾化二年二月北巡，甲子發自洛師（洛陽），夕次河陽，乙丑次溫縣，丙寅次武陟，「懷州刺史段明遠迎拜於境上。」丁卯次獲嘉，戊辰次衛州之新鄉，己巳晨發衛州。此亦取溫縣路，不經懷州也。復考北齊書四一傅伏傳，「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民大都督。周帝前攻河陰，伏自橋夜渡入守中潭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通鑑一七二陳太建七年紀，書此事，亦云「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又通鑑一七四陳太建十二年紀，相州總管尉遲迥反，「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迥。」隋書四二李德林傳，「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漲，兵未得渡。」謂伐尉遲迥也。俱見永橋爲河陽東北通衛、相道所經，且爲軍事重要據點。通鑑一七二胡注：「按懷縣有永橋鎮。懷縣，隋唐爲懷州武德縣。宋白曰，隋大業十一年，移修武縣於永橋，卽今武陟縣。」據元和志，武德、武陟皆在沁水南岸，武德在懷州至武陟之中途，而永橋則在今武陟縣也。領民大都督爲重職，乃河陽三城之後衛，而居懷州東南之永橋，不居懷州以南地區，已知主道不經懷州；傅伏由永橋夜入中潭城，更爲不經懷州而直西南至河陽之明證。是則唐以前大道已如此，不始於後梁也。按前據唐、宋志書，皆云衛州西南至洛陽三百九十里，而洛、懷間與懷、衛間里距之和多則四百一十里，少亦四百里，皆盈於此數，故疑三百九十里者乃取溫縣之捷道。

新唐書一八七諸葛爽傳，爽據河陽，與魏博節度使韓簡戰於新鄉、獲嘉間。獲嘉在懷州東北一百六十里，新鄉在衛州西四十八里，及新鄉縣在清水南一里，皆見元和志與寰宇記，而懷衛間相去二百六十里，故各縣間之里距可知。檢一統志衛輝府卷沿革目，獲嘉在府西南九十里，新鄉在府西南五十里，亦略合。至於新鄉去河陽里數，考杜牧罪言云：「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全唐文七五四。）按前引唐宋地書，衛州去洛陽三百九十里，而河陽西南至洛陽七八十里，新鄉東至衛州四十八里，則新鄉西南至河陽卽盟津約二百六七十里，杜氏此文「一百」必「二百」之譌。

臨清關 隋書煬帝紀，仁壽四年卽位。十一月「幸洛陽。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堑，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以置關防。」又

通鑑一八二大業九年，楊玄感反於滎陽，遣玄挺由河內向洛陽，「修武民相帥守臨清關。玄感不得度。」似爲此關見史之始。隋書地理志，河內郡新鄉縣有關官，卽此關也。檢新唐書地理志，衛州新鄉縣「東北有故臨清關。」又寰宇記五六衛州新鄉縣，「臨清關在縣東北四十八里，自河內入汲郡大驛路。」按新鄉至衛州才四十八里，此云關在新鄉東北亦四十八里，疑誤。檢一統志衛輝府卷關隘目，臨清關在縣東二十里。引寰宇記作十八里，是也，今本寰宇記衍「四」字。則關東至衛州三十里，蓋在新鄉與汲縣界上。

臨清驛 全唐文九八九有唐衛州新鄉縣臨清驛造彌勒像碑，云驛長孫璧。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此碑拓，云「唐衛州新鄉縣臨清驛長孫氏石像碑」，以開元七年四月八日立。

衛州東北六十八里至衛縣（今衛縣集，在淇縣東北、濬縣西南五十里），「城西二十一里有朝歌故城（今淇縣東北），殷之故都也。」漢置朝歌縣，後魏移治所，大業三年更名衛縣。又衛州東北五十里有淇門鎮（今淇縣東），蓋亦在大道上。

周書三一韋孝寬傳，宣帝崩，隋文輔政，遣孝寬爲相州總管，進至朝歌。是朝歌當大道。檢元和志一六衛州，衛縣西南至州六十八里。本漢朝歌縣，大業三年改名衛縣。殷之朝歌故城，亦見元和志。按寰宇記五六衛州衛縣，漢朝歌縣在殷代故城，「後魏移朝歌於今衛縣東一里，此城始廢。」衛縣及朝歌故城之今地，皆見一統志衛輝府卷古蹟目。所謂殷之故城者，史記殷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沙丘，皆爲離宮別館。」都城中心仍在安陽殷墟也。

淇門 陳子昂征東至淇門答宋之間（全唐詩二函三冊），「南星中大火，將子涉清淇」，「若向遼陽戍，悠悠天際旗。」此淇門可能泛指衛州地區，未必爲一小地名。然此地區實有一小地名曰淇門。紀要四九衛輝府汲縣，淇門鎮在「城東北五十里。唐大順初，朱溫寇魏、博，分遣其將（略）龐師古等下淇門、衛

縣。五代梁龍德二年，與晉軍夾河相持，戴恩遠襲陷衛州，又攻陷淇門及共城、新鄉等縣。九域志，汲縣有淇門鎮。元人運道，自封邱中樂鎮陸道至淇門。明初，徐達定中原，規取河北，自中樂渡河，下衛輝，至淇門鎮。是也。」子昂此詩之淇門亦可能實指此鎮也。檢一統志，淇縣在汲縣北五十里，則淇門鎮即在淇縣之東。

衛縣又北六十二里至宜溝（今鎮），一作師宜溝，又名長沙溝。又北二十里至蕩陰縣（今縣），在蕩水之南。又北九里至姜里，傳爲紂拘西伯之所。又北三十一里至相州治所安陽縣（今縣）。

通鑑九八晉永和五年紀，後趙彭城王遵自河內李城舉兵向鄴，丙戌軍于蕩陰，己丑至安陽亭。同書一五一梁大通元年紀，魏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鄴城叛，魏遣源子邕等攻鄴，子邕行及湯陰，乘勢進拔鄴城，斬鑒，傳首洛陽。是洛陽鄴城道中經湯陰。又周書三一章孝寬傳，「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叉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寬。孝寬……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叉奔還。」足見朝歌、湯陰皆爲衛州北至相州之大道所經。按元和志一六，蕩陰以蕩水受名，在相州南四十里。寰宇記五五，同。前論衛相間相去一百九十里，知衛縣、蕩陰間之里距當爲八十二里。

宜溝 舊五代史六梁太祖紀六，乾化元年，時都洛陽，九月幸相州，道經河陽，甲辰至衛州，乙巳至宜溝，丙午至相州。是衛相道中經宜溝。檢寰宇記五五相州蕩陰縣，「長沙溝一名師宜溝，在縣南二十里。」（文海影本據河南通志改作宜師溝。）古今地名大辭典，宜溝鎮在湯陰縣南二十五里，明崇禎中築，今平漢鐵路經之。即此地也。

姜里 元和志一六相州蕩陰縣，「鬮里一名姜里，在縣北九里，紂拘西伯之所也。」寰宇記五五，同。又云：「北臨姜水。」就方位言，應爲大道所經。范成大石湖居士集十二使金紀行詩，次第有舊滑州，扁鵲墓（本注：在湯陰），

姜里城，（本注：在姜河上，四垣儼然。）相州諸詩，是果爲大道所經也。

安陽爲殷代後期都城，殷墟小屯在城西南數里。中古時代亦常見爲南北軍道所經，故隋文帝毀鄴城，卽遷相州治此。有石梁驛，一作左梁驛。

北朝相州皆治鄴城。通鑑一七四陳太建十二年紀，楊堅使韋孝寬討平尉遲迥，「徙相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故唐相州治此。卽殷紂故都所在。紀要四九彰德府安陽城條，「晉土地記，安陽城在鄴城南四十里。永安初，東海王越奉乘輿伐成都王穎，前鋒至安陽。永和五年，後趙石遵舉兵河內，自蕩陰進至安陽。太和五年，苻堅伐燕，自帥精銳，發長安，趣洛陽，七日而至安陽。太元八年，慕容垂謀復燕祚，自河陽趣鄴，至安陽。」足見其爲南北大道所經。石梁驛 通鑑一八二隋大業九年，樊子蓋鎖送（韋）福嗣、（李）密等詣高陽。「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考異曰：「河洛記曰左梁驛。今從蒲山公傳。」按煬帝改相州爲魏郡。

安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愁思岡，近大道，爲郭子儀破安慶緒處。

通鑑二二〇乾元元年紀，郭子儀濟河，拔衛州，安慶緒北走鄴，「收餘兵拒戰於愁思岡，又敗。」胡注：「岡在鄴城西。據歐史，在相州湯陰縣。薛居正曰，湯陰縣界有一岡，土人謂之愁死岡。」而寰宇記五五相州安陽縣，「愁思岡，隋文帝改曰崇義岡。」是在安陽。紀要四九彰德府安陽縣目，岡在城西南二十里。而一統志彰德府卷山川目，作西南十五里，引府志作縣南十五里。

陳存詩有武丁館者，蓋在衛縣北至安陽之道中歟？

陳存有寓武丁館詩云：「虛館無喧塵，綠槐多晝陰，俯視古苔積，仰聆早蟬吟。」（唐詩紀事四〇。）按此館不知所在，疑當或在安陽以南之道中歟？

（三）汴州至相州詳程

汴州爲唐代黃河大平原中第一大城市，故長安、洛陽之兩京大路驛東

延止於此，即爲唐代中葉第一大驛道之終點，故館驛頗多，可考者有大梁驛，臨汴驛，上源驛。五代建都，又見有赤倉驛，懷信驛，班荆館，並改上源驛爲都亭驛。

隋書五六令狐熙傳：「上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爲姦俠。於是以熙爲刺史。下車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置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足見北朝末汴州已繁盛。杜翁遠懷云：「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詳注一六）按陳留即汴州。此詩提出汴、宋（今商邱）、貝（今清河）、魏（今大名）四州，皆在黃河南北大平原中，宋、貝、魏繁劇比肩，而以汴州居首也。此無異說說汴州爲黃河平原第一大都市。唐會要六一館驛目，貞元二年十二月勅節文，「從上都至汴州爲大路驛，從上都至荆南爲次路驛。」是長安至汴州爲當時第一重要驛道，蓋以汴州之盛，故兩京大路驛東延至此也。

汴州諸驛，別詳洛陽汴州驛道篇（第六卷）。

由汴州北行出酸棗門，七里至七里店，又約十三里，中經劉子陂至赤岡，又約二十里至陳橋驛，又約十里至封邱縣（今縣），又約七十里至胙城縣，又北微東九十里，中經沙店（今沙店 E114°27'·N35°30'）至滑州治所白馬縣（今滑縣 E114°30'·N35°35'）。又封邱東北經韋城亦至滑州。

舊五代史一〇三漢隱帝紀下，郭威鎮鄴都，京師有變，率軍入京，中經澶州、滑州、封邱南下，漢帝以慕容彥超拒守，彥超「大軍駐於七里店。」車駕「幸七里店軍營。王師陣於劉子陂，與鄴軍相望。」彥超兵敗，帝逃歸至玄化門，爲門者所拒，遇害。又同書一一〇周太祖紀，威由鄴都南下，以十一月十六日至澶州，十七日至滑州。十九日漢帝遣神武等軍屯赤岡，是夜俱退。二十日漢帝整陣於劉子陂。二十一日，漢帝軍敗遇害，威進至玄化門，不得入，「回車自迎春門入。」通鑑二八九後漢隱帝乾祐三年十一月紀，威亦歷澶州，滑州，

壬午至封丘，慕容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神策統軍袁義等屯赤岡。癸未，南北軍遇於劉子陂。甲申，彥超戰敗，隱帝宿於七里寨，乙酉，將回宮，為玄化門守軍所拒，旋遇害，威亦不得入玄化門，乃自迎春門入城。論此次事件，郭威南行，先至澶州，再折西到滑州，蓋別有布署，可不論，其滑州南行路上地點次第甚明，今自南數之：

玄化門 通鑑胡注：「玄化門，大梁城北面東來第一門也。本酸棗門，梁開平元年改曰興和門，晉天福三年改曰玄化門。」「迎春門，汴城東面北來第一門也，本名曹門，梁開平元年改曰建陽門，晉天福三年改曰迎春門。」

七里店 據舊史漢隱紀「七里郊」之言，即去城七里耳。

劉子陂 舊史漢隱紀校點本據影庫本粘籤云，「劉子陂，東都事略宋延渥傳作留子陂。考通鑑、歐陽史俱作劉。」又按宋史二五五宋偃傳亦作留。今姑從舊史。度其地必在七里店之北，赤岡之南。

赤岡 除見前引史事外，又舊五代史九一符彥饒傳，天福初，為滑州節度使，為禁軍拘送闕下，「行及赤岡」云云。同書九九漢高祖紀上，天福十二年三月「壬寅，契丹主發自東京還本國。是日宿于赤崗。……契丹自黎陽濟河，遂趨相州。」遼史四太宗紀下，同。通鑑二八六書契丹此次入出汴京事云，契丹由相州經封丘，天福十二年正月丁亥朔入汴京，日暮復出屯於赤岡。三月壬寅契丹主發大梁北歸，夕宿赤岡，丙午自白馬渡河。是赤岡為汴北要地。復考通鑑二五七僖宗光啓三年，蔡兵屯於赤岡。此似較早見者。一統志開封府卷山川目，「赤岡在祥符縣東北二十里。水經注，渠水東南逕赤城北，即赤岡也。」按此見水經注二二渠水注，其地當在汴州之西，非城北。寰宇記一開封府浚儀縣，「赤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是也。復按水經注七濟水注，「濟水又東逕封邱縣北，……又東逕大梁城之赤亭北而東注。」此赤亭殆與赤岡有關，或相近也。

封邱縣 舊五代史八一晉少帝紀，天福八年，由鄴都返京亦經封邱。元和志七汴州，封邱縣南至州五十里。寰宇記一作六十里，今姑從志。

臯門村、陳橋驛、韋城不見於上引諸條，茲續考如下：

臯門村 舊五代史一一〇周書太祖紀，威入定京師後，旋契丹入寇，威率軍至

澶州，兵變擁立爲帝，回師「至七里店，羣臣謁見，遂營於臯門村。」通鑑二八九漢隱帝乾祐三年紀，同。胡注，「臯門村，蓋在臯門之外。……蓋以郭門之外有村，遂呼曰臯門村，合於毛氏詩傳，臯門村屬開封縣，薛史云，王檀葬于開封縣之臯門原，以是知之。」蓋又在七里店之南也。

陳橋驛 舊五代史九九杜重威傳，北伐，降於契丹，從契丹主南行，至東京，統晉軍屯於陳橋。舊五代史五二，同。又新五代史二九景延廣傳，遼主德光南下至封丘，延廣請降。德光北返，將虜延廣北行，至陳橋，自殺。通鑑二八六晉天福十二年紀，同。胡注：「九域志，開封府浚儀縣有陳橋鎮。」按舊五代史一二〇周恭帝紀，顯德七年正月辛丑朔，詔今上率兵北禦契丹。「癸卯發京師。是夕宿於陳橋驛」云云。宋史一太祖紀，同。則置驛之地。一統志開封府卷關隘目，陳橋鎮在祥符縣東北四十里。地望正合。東京夢華錄六元旦朝會條，注引王明清玉照新志四，陳橋在京師陳橋封丘二門之間，唐爲上元驛，後來以陳橋驛爲班荆館。此說非也。

胙城縣、韋城縣 舊五代史一〇〇漢高祖紀下，天福十二年，杜重威反於鄴都，帝北征，經韋城，至鄴都。又通鑑二二五大曆十一年，李靈耀據汴州叛，兵敗北遁，擒於韋城。又二八九後漢乾祐三年，郭威至澶州，爲將士擁立，回朝，經韋城，七里店。胡注引九域志，韋城在滑州東南五十里。檢元和志八、寰宇記九滑州，韋城縣在州東南六十里。據上引史例，封邱至滑州似當東北經韋城。然雲麓漫鈔八記自東京至女真御寨云，「東京四十五里至封邱縣，皆望北行，四十五里至胙城縣，腰頓。四十五里至渡河沙店。四十五里至滑州館。」是封邱北經胙城，沙店，不經韋城。又范成大石湖居士集一二北使紀行詩之漸水詩云：「黃流日夜向南風，道出封邱處處逢。」本注：「黃河將決，其地則伏流先出，名曰漸水。河身日徙而南，過封邱至胙城界中已有漸水。」是封邱北亦經胙城。按元和志八滑州，胙城縣北至州九十里，寰宇記云在州西南九十里，明清志書云在延津縣北，蓋實在滑州之南微西耳。檢今圖，開封北至滑縣之汽車道中，近滑縣處有沙河小地名。紀要一六大名府滑縣有沙店城，在縣南三十里。宋建炎初，宗澤守東京，召王彥於太行山，使屯滑州之沙店。

卽此。當卽雲麓漫鈔之渡河沙店。則宋迄今之大道，實取胙城縣，唐蓋亦然；經韋城者，蓋特例，或爲分出澶州滑州之道也。封邱至胙城里距，據封邱南至汴州，胙城北至滑州之里距推知。

滑州白馬縣，本古滑臺，縣東北三十四里有白馬山，縣北三十里有白馬津，故州縣受名。「州城卽古滑臺城，城有三重，又有都城，周二十里。」「城甚高峻，堅險，臨河亦有臺。」「黃河去外城二十步（一作二里）。」常有水患。大曆中，滑衛節度使令狐彰曾開河道，元和中鄭滑節度使薛平復尋黃河故道，開鑿以分水勢。咸通中，蕭倣復以河流逼城，移河四里。

「二十步」以上皆見元和志八滑州目。「一作二里」及薛平事，見唐會要八九疏鑿利人目，元和八年條及舊一二四薛平傳。令狐彰事見寶刻類編五唐令狐彰開河碑。蕭倣事見舊一七二本傳。

縣置白馬驛，石刻有滑臺新驛者，規制甚壯，卽此驛也。

舊二〇下哀帝紀，天祐二年六月貶裴樞等。「樞等七人已至滑州，皆併命於白馬驛，……投屍於河。」通鑑二六五天祐二年紀，同。胡注：「白馬驛在滑州白馬縣。」按寶刻類編八及寶刻叢編五皆有滑臺新驛記。叢編五引集古錄目云：「唐滑毫節度使李勉撰，李陽冰篆。勉使同州別駕裴萬增廣驛舍，以大曆九年八月立此碑於驛中。」按崔祐甫滑亭新驛碑陰記（全唐文四〇九）：「論者謂華之普德，號之閩鄉，自昔爲郵亭之甲，今茲白馬，可以抗衡。」記稱尚書汧公所創，卽李勉也。

滑州向北沿黃河東岸行，不到三十里至白馬津，一名黎陽津，在白馬山西二十里鹿鳴城西南隅，是爲南北交通要津，於唐代黃河諸津渡中，地位僅次於蒲津、河陽津，蓋與太陽津略均。由此西渡河至黎陽縣（今濬縣 E114°30'·N35°40' 東北近處），縣南七里有黎陽山，卽古大伾山。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

縣東一里大河西岸，高齊置白馬關，東臨白馬津，宇文周改名黎陽關。關南近處有黎陽鎮故城，唐更名白馬鎮。隋置黎陽倉，傳云在黎陽山之南約二十里處。此一地區，西有黎陽山，東有白馬山，大河流經其間，爲津渡之要，故兩岸繁置縣、鎮、關、津、倉城，有白馬、黎陽之名也。

黎陽縣與黎陽山 通典一七八衛州黎陽縣，「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檀山，在縣南七里。」按此本之括地志（見史記夏本紀「至於大伾」正義所引）。元和志一六衛州黎陽縣目所記亦同。晉灼指其命名，見漢書地理志上魏郡黎陽縣條師古注引。紀要一六濬縣目黎陽廢縣條以爲應劭語。顧氏多疏誤，此蓋其一。

白馬山 元和志八滑州白馬縣，「白馬山在縣東北三十四里。」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在縣北三十里鹿鳴城之西南隅。寰宇記九滑州白馬縣有白馬山條。則鹿鳴城、白馬津當在白馬山之西。檢河水注五，山「西去白馬津可二十里。」則津與山之相對位置及距離可考。

白馬津、關 元和志八滑州白馬縣目，「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在縣北三十里鹿鳴城之西南隅。酈食其說漢祖曰，守白馬之津，塞飛狐之口，以示諸侯，則天下知所歸矣。謂此津也。」同書一六衛州黎陽縣目，「白馬故關在縣東一里五步。」下亦引酈食其說。又云：「後更名黎陽津。……高齊文襄征潁城，仍移石濟關於此，卽造橋焉，改名曰白馬關，周又改名黎陽關。」寰宇記九滑州白馬縣不記津、關事，而於卷五七通利軍黎陽縣目云：「黎陽津在縣東一里五步，一名白馬津。」下引酈食其說及文襄以下事，文字皆同。知河上爲津，津西岸卽關城所在，在黎陽縣東一里也。故新唐志，黎陽縣「有白馬津，一名黎陽關。」至於新一六六杜牧傳，作罪言云，「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乃指白馬縣而言，文士言非準確耳。又按志云津在白馬縣北三十里，自白馬縣至黎陽縣最少當有三十三、四里。然寰宇記通利軍目云，「東至白馬縣，隔黃河二十五里，南至白馬縣，隔黃河二十七里。」軍卽治黎陽縣。是不合。再檢元和志白馬縣目云，「鹿鳴故城，在縣北三十里。」則前引志云「三十里」者係指鹿鳴

城而言。津在城西南隅，宜去白馬縣不到三十里也。黃河津渡甚多，在中國歷史上，白馬津之重要性，僅次於蒲津與河陽津，其見史之事例，紀要一六滑縣白馬津條與濬縣黎陽廢縣條引述已詳，茲不贅。元和志云置關者，北齊書四二陽斐傳云，「石濟河溢，橋壞，斐脩治之。又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潭，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是不但西岸有關城，東岸亦有關城，且於河水中流起石潭，如河陽之制。隋地志中，汲郡黎陽縣有關官，即此關也。唐六典七工部卷水部郎中條，「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等差。」本注：「白馬津船四艘，龍門、會寧、合河等關船並三艘。」亦見白馬重於龍門等津關也。

白馬鎮 元和志衛州黎陽縣目，「黎陽鎮故城，在縣東南一里，古翟遼城也。翟遼於此僭號，皇朝改曰白馬鎮。」寰宇記五七，同。按前引本志云，白馬關在縣東一里五步。則鎮在關南近處。

黎陽倉 隋地志中，汲郡黎陽縣有倉。同書食貨志，「開皇三年……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黎陽為南北交通之要，又置倉儲，故煬帝征遼東，命楊玄感「於黎陽督運。」事見隋書七〇玄感傳。通鑑一八一，大業七年「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餘里……。」明年又「敕運黎陽、洛陽、洛口、太原等倉穀，向望海頓（在遼西界）。」足見黎陽倉儲之盛。又隋書七〇李密傳，「宇文化及叛逆，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化及盛修攻具，以逼黎陽倉城。」通鑑一八四義寧元年，「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亦證此倉之盛，且為兵家必爭之地也。其規制雖不詳，然通鑑一八〇，大業二年，「置洛口倉於鞏，……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度黎陽倉規模應不太小於洛口，故盛穀之多，為隋末起事者所據以招徠兵民也。復考金石萃編

一二一大伾山寺准勅不停廢記，題名有「前黎陽發運使（略）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孫郃」及鎮遏使、鎮將、知稅、水軍指揮使、□□州倉、寄倉專官等職稱。此石雖後周顯德六年立，然與隋事合觀，知唐世當亦置倉，為發運要地也。惟通典、元和志、新唐志，不記倉城，括地志似亦未記^①，惟寰宇記五七黎陽縣目云「倉城，冀州圖云在縣西南隅，袁紹聚糧之所。」亦不言隋倉在此。通鑑述隋唐之際史事，黎陽倉凡五見。胡注只云在黎陽縣，亦無方位。惟一統志衛輝府卷古蹟目云：「黎陽倉城在濬縣西南三十里，……相傳袁紹聚粟之所，亦即隋置倉處。」未知確否？

黎陽向北微西約六十里至湯陰縣（今縣），接洛陽東北通相州驛道。

通鑑二八四，後晉開運二年，契丹大舉入寇，詔張從恩等守相州。契丹使趙延壽踰安陽水，環相州而南。詔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引還相州。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進。觀此條，湯陰顯然為相州、黎陽間往來大道所經。雲麓漫鈔八，東京至女真御寨行程，由濬州（即黎陽）七十里至湯陰，又三十五里至相州。又范成大石湖居士詩集一二，舊滑州詩後，次第有扁鵲墓、相州諸詩。其扁鵲墓詩本注云，在湯陰，伏道路旁。皆見黎陽北經湯陰至相州也。

以上五代及宋世之史例也。復考岑參臨河客舍呈狄明府詩云：「黎陽城南雪正飛，黎陽渡頭人未歸，河邊酒家堪寄宿，主人小女能逢衣。故人高臥黎陽縣，……隔河東郡人遙羨，鄴都唯見古時丘，漳水還如舊日流。」（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二。）按此指黎陽縣臨白馬津之客舍而言，非臨河縣，此即唐人行滑州通相州道也。又高適自淇涉黃河途中作詩云：「南登滑臺上，却望河淇間。」（全唐詩三函十冊適集二。）亦其例。

按前引唐宋志書，滑州至相州一百三十里，檢元和志，湯陰北至相州四十里，寰宇記同。前論黎陽至滑州隔河二十五里以上至三十里，則黎陽、湯陰間約六十里也。參之雲麓漫鈔及一統志所記，亦無大差異。

① 一統志黎陽倉城條雖引括地志，但檢王恢括地志新輯與賀次君括地志輯校皆不見。

(四) 相州至幽州詳程

相州北渡安陽橋，即洹水也，十五里至韓陵山（今七里岡），又十餘里至野馬岡，經草橋至鄴縣，即故鄴城（今臨漳西二十餘里，磁縣東南亦約十餘里，約 E114°25'·N36°20'）之大慈寺也，去相州治所四十里。鄴城爲北朝相州治所，屢爲魏晉北朝之偏霸政權所都，故稱鄴都。

鄴縣在相州之北四十里，見元和志一六、寰宇記五五。一統志彰德府卷及紀要四九，皆云鄴都故城在臨漳縣西二十里。按一九五三年，磁縣西南四公里滏陽村簸箕冢內，發現北魏司馬興龍墓，有誌完好，云興和三年十一月「葬於鄴城西北十五里、釜陽城西南五里平岡土山之陽。」（鄭紹宗北魏司馬興龍墓誌跋，文物 1979年9期。）檢一統志廣平府卷古蹟目，滏陽故城在今磁州治。又引舊志，在今磁州西三里。今臨漳西北至磁縣四十里，故鄴城正當在臨漳西二十里或稍多，磁縣東南十餘里或至二十里也。

通鑑一七四陳太建十二年紀，胡注：「煬帝於鄴故都大慈寺置鄴縣。」即元和志之鄴縣也。蓋視故都遠爲狹小矣。

安陽橋 通鑑二八四晉開運二年，「契丹寇邢、洺、磁三州，……入鄴都境。（胡注，此鄴都當作相州。）」張從恩等「陳於相州安陽水南。」「從恩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契丹數萬騎已陣於安陽水北，……契丹……踰水，環相州而南。」是此橋即在相州安陽城北。一統志彰德府卷津梁目，「橋在安陽縣北四里安陽河上，亦名洹橋。元至元間，伐石改建，東徙里許，更名鯨背橋，許有壬有記。」

韓陵山 元和志，安陽縣，「韓陵山在縣東北十五里。東魏丞相高歡破爾朱兆衆於此山。」寰宇記安陽縣云在「縣東北十七里。劉公幹詩曰，朝發白馬，暮宿韓陵。」是亦大道所經，蓋在道東。一統志彰德府卷山川目，引舊志，俗名七里岡。

野馬岡、草橋 隋書四〇宇文忻傳，隋文輔政，相州總管尉遲迥逆命，隋文遣

忻討之，「進臨相州。迴遣精甲三千伏於野馬岡，欲邀官軍。忻……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迴又拒守，忻率奇兵擊破之，直趨鄴下。」此路線次第甚明。一統志彰德府卷山川目，野馬岡在安陽縣北三十三里。則北至鄴城不過七里。草橋當又在其北。

又有榆林店，在鄴縣南十餘里，當亦近大道。

舊五代史八三晉少帝紀，開運二年，「契丹寇邢、洺，犯鄴都西北界。……王師與契丹相拒於相州北安陽河上，皇甫遇……率前鋒與敵騎戰於榆林店。」亦見通鑑二八四。是此店在鄴縣與安陽之間。紀要四九，榆林店在臨漳縣西南四十里。按鄴縣在臨漳西二十里，則店在鄴縣南蓋十餘里也。

鄴城自昔稱「平原千里，運漕四通。」唐人亦謂「鄴城最當官路，使命來往，賓客縱橫。」城北有萬金驛。

平原千里云云，見御覽一五六引魏書崔吉語。唐人語，見張楚與達奚侍郎書（全唐文三〇六）。

通鑑二二一乾元二年紀，郭子儀等九節度軍圍安慶緒於鄴城，史思明自魏州引兵而西救慶緒。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陣於安陽河北」，兩軍合戰，因天氣突變，兩軍皆潰。胡注謂此安陽河實指滏水。是也。考異引邠志：「三月六日，史思明輕兵抵相州，郭公率諸軍禦之，戰于萬金驛。賊分馬軍並滏而西，……」云云。似當在城北滏水流域。

又有漳亭驛者，或當亦在鄴縣境歟？

韋莊有漳亭驛小櫻桃詩（全唐詩十函九冊莊集三）。按莊嘗北至相州，此驛有在鄴縣北漳水上之可能，今姑置於此，以待考。

五代時期，鄴都見有大明館，更名都亭驛。

舊五代史八〇晉高祖紀，天福六年八月壬子，改鄴都「大明館爲都亭驛。」

鄴縣西北五里至紫陌，又二十里至磁州治所滏陽縣（今磁縣西三里），南臨滏水，故名。

元和志一五、一六磁州、相州兩目皆云南北距六十五里。而鄴縣南至相州四十里，則鄴至磁州二十五里。寰宇記五六磁州，南至相州六十里，東南至相州鄴縣二十七里。今姑作二十五里。

紫陌 通鑑一五九，梁大同十一年三月，「東魏丞相歡入朝于鄴，百官迎於紫陌。」胡注：「鄴都記，紫陌在鄴城西北五里。」按高歡自晉陽來朝，必出滏口經滏陽至鄴都，是知紫陌當鄴城西北至滏陽大道，蓋鄴都西北祖餞處。十六國及北朝時代常見史冊，紀要四九臨漳縣紫陌條已詳徵之，茲不贅。

滏陽西北有滏口，為太行八陁之第四陁，當西通太原與潞州之孔道，已詳滏口壺關道篇。今考之道則由滏陽東北行四十里至臺城，又四十里至邯鄲縣（今縣），戰國趙都邯鄲故城在西南十里，宋世仍見延袤數十里，今經發掘顯示，為一座規模宏偉布局複雜之都城。

故城在今邯鄲縣西南十里，俗呼為趙王城，見一統志廣平府卷古蹟目。石湖居士詩集一二趙故城詩，本注：「在邯鄲縣南，延袤數十里。」蓋宋世故蹟尚甚大。今代發掘，顯示此城極大，詳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頁四一。

臺城 范成大攬轡錄，由相州北經臺城鎮，又三十里至邯鄲縣，過沙州至柏鄉縣。按九域志二河北西路，磁州滏陽縣有臺村鎮。而一統志廣平府卷古蹟目臺城條引九域志作臺城鎮。統志又引舊志，「在磁州東北二十里，亦曰臺城岡，北去邯鄲五十里。相傳趙王所築避暑臺。」而州志「在州北四十里，有堡。」又邯鄲故城條引輿程記，趙王城西南二十里至臺城崗。按趙王城在今邯鄲西南十里，即臺城在邯鄲西南三十里，南去磁州四十里也，與攬轡錄合。北宋已有此鎮，傳為趙王故蹟，是唐世當亦在大道上，故著此名。

邯鄲既自古為南北大道所經，故趙建都於此。唐代亦必當大道，故王建詠邯鄲詩云「門前長安道，去者如流水。」邯鄲館驛，亦屢見唐人詩篇。

王建邯鄲主人詩，云云。（全唐詩五函五册建集一。）此外張籍有宿邯鄲館寄馬磁州詩（全唐詩六函六册），馬載有邯鄲驛樓作（同上九函二册），又劉言史泊花石浦詩云：「杜鵑啼斷回家夢，半在邯鄲驛樹中。」（同上七函九册。）白居易邯鄲至除夜思家云：「邯鄲驛裏逢冬至。」（同上七函三册居易集一三。）

又北六十五里至臨洺縣（舊臨洺關 E114°28'·N36°50'，近移永年縣治此），北濱洺水受名。當「大官道」，即驛道也。

臨洺受名，見元和志一五及寰宇記五八洺州目。

元和志一六相州目云，「北至磁州六十五里」，「東北至洺州一百八十里。」又云「東（當作北）取臨洺縣路北至邢州二百六十五里。」此是特別書法。按洺州治永年縣，地偏東，蓋大道不必經洺州，而逕過州西之臨洺縣也。石湖居士詩集一二北使紀事諸詩，於邯鄲有詩四首，下即臨洺鎮，邢臺驛，無洺州詩，殆即未經州城也。京畿冢墓遺文卷下唐故秦府君墓誌銘：「漶向在臨洺縣西南，去城三里，……西望三丈□，北望狗山寺，西北趙家河……東大官道。」（天祐十九年葬。）即此大道也。按邯鄲南經滏陽至相州一百三十五里，又通典一七九、寰宇記五九皆云邢州南至洺州臨洺縣六十五里，則邯鄲至臨洺亦六十五里。

又北二十五里渡沙河，又北五里至沙河縣（今沙河東一里），又北三十五里至邢州治所龍崗縣（今邢臺西南），當有驛。

前引通典、寰宇記，皆云邢州南至洺州臨洺縣六十五里。又元和志一五及寰宇記皆云邢州沙河縣北至州三十五里，（記今本衍「一百」二字。）又云「沙河在縣南五里。」則彼此里距可知。范成大攬轡錄，邯鄲縣北過沙河；又其石湖居士集一二，臨洺鎮詩後接邢臺驛，即行此道也。

寶牟奉使至邢州贈李八使君云，「茂陰延驛路，溫液渡官渠。」（全唐詩四函十册。）此雖未指明邢州驛名，但置驛自不待言。

又由相州東北至洺州治所永年縣（今縣）一百八十里，中間當經臨漳縣

(今縣)，成安縣（蓋今縣北頗遠）。永年西南黃龍鎮，似亦在此道上。又由洺州西北五十里至南和縣（今縣），又四十里至邢州。此可視為相邢間之東道。南和城北有隋開皇中鄉人宋文彪等所造澧水石橋，數年而成，頗為雄偉，時在趙州安濟橋建築之前不久。

通典一七八，相州、洺州兩目皆云南北距一百八十里。元和志一六相州，北至磁州六十五里，東北至洺州一百八十里。方向不同，明為兩路。按志又云相州所屬臨漳縣西南至州六十里，成安縣西南至州一百五十里，觀形勢當在道上。惟一統志廣平府卷沿革目，成安縣，西南至臨漳縣治二十五里。與元和志異，疑唐縣必非今縣地。

通典一七八洺州北至邢州南和縣五十里。而寰宇記五九邢州，南和縣在州東南四十里。元和志，「南和西南至州三十八里」，南為北之誤。此洺邢間之道也。

黃龍鎮 舊五代史二梁書太祖紀二：「河東遣李進通襲陷洺州。……帝遣葛從周自鄴縣渡漳水，屯於黃龍鎮，親領中軍涉洺而寨。晉人懼而宵遁，洺州復平。」通鑑二六二光化三年紀，略同。檢一統志廣平府卷關隘目，黃龍鎮在永年縣西南。又引金人疆域圖，永年縣有黃龍鎮。

澧水石橋 金石萃編四〇洺州南和縣澧水石橋碑，碑額篆書「大隋洺州南和縣澧水石橋碑」十二字。文云：

「洺州南和縣者，……縣城之北有澧水焉，其水也，上弘七里之源，旁吸百原（泉）之口，控清弘濁，冬□夏涼。……厥水之上雖有舊橋，每經汎長（漲），隋（隨）流澌壞，車牛陷溺，行李□辛。有縣老人宋文彪等……各竭資產，兼相勸化，敬造石橋，以濟行者。以開皇十一年，龍集於淵獻，月纏於降婁，爰共經始，數年乃就。碧柱浮空，煙雲等色。……其詞曰……邯鄲北走，澧源旁射……。」

下一刻為邢州南和縣澧水橋後碑，碑額篆書「大隋邢州南和縣澧水石□橋靈曇文碑」十六字。文字磨滅特甚，所可見者有下列緊要字句：

「邢州南和縣」「□波現於七里，百□毀壞」「縣老人宋文彪等」「兼相功獎，營斯上業，遂於開皇季（年）也。歲次鶉□，乃求工異域，採玉珍山，龜柱通泉，龍梁接漢，參差巧鏤，□模妙樂之塔，彫琢精奇，狀下閭□……」
「但以修營往日，功就今時。」「辭曰，……澧水橫流，□泉旁澍，……□彫寶柱，楯鏤花□，車□雷動，馬□……」

按元和志一五邢州南和縣，開皇三年屬洺州，十六年改屬邢州。此橋以開皇十一年經始，數年乃成，前碑作於十六年之前，故云洺州南和縣，後碑作於十六年之後，故云邢州南和縣也。參看王氏跋尾及所引授堂金石跋。觀今存文句，澧水在南和縣城北，上承七里、百泉兩水，橋當南北交通要道，建制規模似不小，且柱楯雕鏤精妙，故數年始成。澧水，今作澧水，及七里河、百泉河，今仍故名，詳一統志順德府卷山川目。

邢州北行五十八里至內邱縣（今縣），本中邱縣，隋避諱更名。

此見元和志一五、寰宇記五九邢州目。石湖居士詩集一二北使紀行詩，邢臺驛、柳公亭後即內邱梨園詩。通鑑二八九後漢乾祐三年紀，鎮州、邢州奏，契丹主將數萬騎入寇，攻內丘。胡注引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七里；范成大北使錄，邢州三十五里至內邱縣。里距不同，當從元和志。

內邱北至趙州治所平棘縣（今趙縣）可有東西兩路。東路由內邱東北經堯山縣（今縣，亦名唐山），本柏人，故城在縣西北十二里。又北經柏鄉縣（今縣）及漢鄗城故城至趙州。西路由內邱北經臨城縣（今縣），又東北四十五里至高邑縣（今縣），又東北五十五里至趙州。趙州南至邢州一百九十里，疑取西道歟？未能定也。

內邱至趙州間所經，唐代史料難可確徵，但觀諸縣地望，最可能有此兩道。范成大攬轡錄，沙河以北過柏鄉縣。又石湖居士詩集一二北行紀程詩，內邱梨園後，次第有大寧河（在內邱北）、柏鄉，唐山（即堯山），光武廟（在柏鄉北），

趙州石橋（在城南），是由內邱東北逕堯山、柏鄉至趙州也。按元和志一五邢州目，堯山縣西南至州八十里，柏人故城在縣西北十二里，即漢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相貫高壁人於柏人，欲要高祖處。又一七趙州目，柏鄉縣北至州六十一里。光武帝即位於鄗南千秋亭，因改名高邑，隋於漢鄗城南十八里改置柏鄉縣，又云高邑故城在縣北二十一里，本漢鄗縣也。寰宇記並同。按光武紀，由南平棘（今趙縣）南行，至鄗即位，乃南至懷，正行此道。由兩漢之兩帝行事觀之，當時蓋以此爲主道也。魏書太祖紀，天興元年正月，「車駕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次趙郡之高邑，遂幸于鄗。」亦此道也。五代時期，柏鄉、高邑尤見爲南北用兵必經之地。然通鑑二八六，後漢天福十二年，契丹主由中原北歸，其相州以北行程云，乙亥「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丙子，至殺胡林而卒。」臨城所行，必大道而捷近者。據元和志一七趙州目，臨城縣東北至州一百里，欒城縣東南至州三十九里。是趙邢間取西道。又高邑縣在趙州西南五十五里，應在臨城至州一百里之道上。然柏鄉北微西至高邑甚近，柏鄉至趙州亦可能取道高邑歟？此區地形平行，道路四通，皆甚難定。

趙州城南約五里有大石橋，跨洹水上，爲隋開皇後期至大業初李春所建，時間或稍後於南和石橋。此橋後代稱爲安濟橋，即今日聞名中外之趙州橋。橋長五〇·八二公尺，面寬九公尺，中間爲車道，兩旁爲行人道。此橋建築有幾項特點：其一，一般長橋例爲多拱（洞），即在水流中立石柱若干，以承橋重，兩柱間各開一拱，以通水流；而此橋爲單拱，自此岸至彼岸，只用一拱，兩塊間跨度長達三七·三七公尺，此極不易。其二，一般石拱橋，其拱多呈半圓形，稱爲穹隆拱。跨度三七·三七公尺，則其弧矢（即拱頂至拱脚水平線之垂直距離）應爲一八·六八公尺；但此橋乃平拱，石拱只爲圓弧之一小段，弧矢僅七·三二公尺，此種結構尤屬難能。其三，一般橋之兩端拱肩皆實心；而此橋兩肩各開兩小拱，謂之敞肩拱，爲世界今存最早之敞肩拱橋。其四，橋拱共寬約九公尺，由二十八股拱圈並列聯鎖而成，（每股約三〇餘公分。）上鋪石板爲橋面，並採取種種有

效技術設計，使二十八股拱圈嵌聯固牢，不易離開。總之，此橋設計儘量顧到而且達成四項原則：一、減少對水流之阻遏，且可節省石料。二、減低行車坡度。三、堅固耐久。四、建修施工方便。加以外型空靈，雕飾優美，爲一堵龐大之藝術品。迄今一千三百數十年不但基本完好，（中間二十股拱圈仍爲隋代原始建築。）而且拱圈兩脚下沉水平差只達五公分，此爲橋梁最嚴格之考驗。按洺水河床係粗砂層，耐壓力有限，經科學驗算，此橋臺之反應力與砂基耐壓力適相當，李春計算之正確，建築技術之精巧，今日工程師仍嘆爲觀止！

趙州石橋自古有名，且迄今尚基本完好。就文獻資料所記，以朝野僉載爲最早。太平廣記三九八石橋條引之曰：

「趙州石橋甚工，磨壠密緻如削焉。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上有勾欄，皆石也。勾欄並爲石獅子。龍朔中，高麗諜者盜二石獅子去，後復募匠修之，莫能相類者。至太后大足（當作聖曆）年，默啜破趙、定州，賊欲南過，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

此條略見此橋之形制與雕刻之工精，致啓異國之盜心，且有神話故事之出現也。後代有關此橋之神話故事甚多，當以此條爲最早。稍後有柳渙趙郡洺河石橋銘（全唐文二九八）及張嘉貞石橋銘序（全唐文二九九），皆作於武后末至玄宗初年。柳銘云：

「於釋工妙，冲訊靈若，……信梁而奇，在啓爲博，北步燕薊，南馳溫洛，……藝入侔天，財豐頌閣……。」

張序云：

「趙郡洺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跡也。製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爲。試觀乎用石之妙，楞平礪鬥，方版促郁，緘穹隆崇，豁然無楹，吁可怪也！……甃百象一，仍餽灰壘，腰織鐵蹙，兩涯嵌四穴，蓋以殺怒水之蕩突！雖懷山而固護焉。非夫深智遠慮，莫能創是！其欄檻華柱，鎚斲龍獸之狀，蟠繞拏踞，雕肝翕歛，若飛若動，又足畏乎！……目所觀者，工所難者，比於是者，莫

之與京！」

此將石橋之創作者與一拱無柱及兩端四小拱之形制以及石雕藝術之精，更進一步描述出來，以爲天下橋梁製作之工無與爲比。及德宗時代，又有張彧作趙郡南石橋銘（全唐文五一六），亦以爲狀麗奇異之雄勝。寰宇記六〇趙州平棘縣目汶〔汶〕水條云：

「水經云，汶〔汶〕水又東經平棘縣南。有石橋跨水，濶四十步，長五十步。橋東有兩碑。」

按今本水經注已佚此條。其「有石橋」以下十八字，乃寰宇記編者語，非酈注語也。此爲文獻中第一次記載此橋之長寬度，但顯不合理，疑有脫譌。其後歷代行旅多有詩文贊述，趙州志中所收甚豐。余所別見者，范石湖詩集一、二有趙州石橋詩，本注云「以鐵筍卯貫石捲篷，不類人工。」河朔訪古記卷上：「趙州城南平棘縣境，通津有大石橋曰安濟，長虹高跨。通衢上分作三道，下爲環洞，兩塊復各爲兩洞，制作精偉。闌楯刻蹲獅，細巧奇絕。華表柱上，宋臣使金者，刻題甚多，不能盡讀。……匠者曰，李春，隋時人也。」此兩則所述皆具體無浮詞。近三十年來，中共政府頗注意古蹟之保存，此橋曾加以修理，列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撰文報導者甚多，余所見有茅以昇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的橋（文物 1963年9期），聞悟之安濟橋（文物 1976年5期）及建築科學研究院建築史編委會之中國古代建築史第五章第六節安濟橋（1980年版）。茅文最早，述之亦最詳。本節綱文多本於此。茅文又云金石匯目分編云，在安濟橋下發現「唐山石工李通題名石」有「開皇十□」年字樣，近又發現若干斷碣殘碑，說者以爲開皇年興修，大業初年完成，蓋略近之。^②

趙州北至定州有直北行及西北繞經恆州兩道。由趙州直北行七十里至藁城縣（今縣），又北微東一百二十里至定州治所安喜縣（今定縣），此爲主道。藁城驛在安史亂時甚顯名，屢見史冊。

② 張嘉貞、張彧兩石皆已在橋下掘出，另發現唐人兩石，其一劉超然新修石橋記，作於貞元九年；其一崔恂石橋咏。

元和志一七趙州，「東北至藁城縣七十里，從縣至定州一百二十里。」又一八定州，「西南取藁城路至趙州一百九十五里。」只有五里之差。通典一七八趙州，「東北到博陵郡（定州）三百七十里。」定州條同。寰宇記六〇趙州、六二定州，皆與通典同。此必二百十七之譌。元和志數字與定趙兩州去洛陽之差相合。故從之。

觀志書所記，趙州北經藁城至定州，爲主道。通鑑二一七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甲子，安祿山反於范陽，甲戌至博陵（即定州）南，至藁城，常山（恆州）太守顏杲卿勢不能拒，姑往迎之，祿山分軍西守井陘，而自率大軍南下。十二月丁亥，自靈昌（滑州）渡河。是定趙間即取藁城，即藁城也。同年下文又云杲卿據常山起義。「有頃高逸自幽州還，且至藁城，杲卿使馮虔往擒之。」亦是此道。考異引肅宗實錄，云擒於驛廳。又引殷亮顏杲卿傳，「其日逸至于滿城驛，杲卿令崔安石、馮虔殺之。」按滿城在定州之北甚遠，杲卿不能使人往殺逸。檢舊一八七下忠義顏杲卿傳，「藁城尉崔安石報高逸還至蒲城，即令馮虔（略）與安石圖之。詰朝，高逸之騎從數人至藁城驛，安石皆殺之。」按「蒲」「滿」古書常互譌，即以此「蒲城」而言，水經注一一澧水注，徐水「又東逕蒲城北，又東逕清苑城。」趙一清曰，蒲城即滿城。是也。通鑑考異又引肅宗實錄，藁城尉崔安石報高逸已宿上谷郡界。上谷郡即易州，滿城正爲易州境之屬縣也。蓋安石探悉高逸已至易州之滿城，而報杲，杲命圖之於藁城也。殷文蓋合滿城、藁城爲一而致誤。

又由趙州西北行，約四十里至樂城縣（今縣），有樂城驛。又約六十里至恆州治所真定縣（今正定）。樂城、真定間有醴泉驛。州南附郭又有焦同驛，地臨滹沱河。

趙州至恆州一百里，元和志一七趙州目及寰宇記六〇趙州、六一鎮州，皆同，方向作南北，實東南微西北也。元和志，樂城屬趙州，在州西北三十九里。又通鑑二八六，天福十二年四月，胡注，樂城縣在鎮州南六十三里。今書約數。杜荀鶴有宿樂城驛却寄常山張書記詩（全唐詩十函八册荀鶴集三）。其後史事，

如通鑑二八五後晉開運三年十一月，杜威等至中度橋，契丹遣兵出晉軍之後，襲取樂城。又二八六，契丹主侵晉北歸，及樂城病甚，至殺胡林而卒。又范成大石湖居士詩集一二，趙州石橋後次第有樂城、呼沱河、真定舞諸詩，是取此路也。

醴泉驛、焦同驛 舊一八七下忠義顏杲卿傳，天寶十四載，攝常山（恆州）太守。祿山反，使其將蔣欽湊守土門。杲卿召欽湊至郡計事，設計殺之於傳舍。其日，祿山將高遠自幽州南至藁城，又設計殺之於藁城驛。旋聞賊將何千年自東都來趙郡，杲卿又遣馮虔等「伏兵於醴泉驛，千年至，又擒之。」又顏真卿顏杲卿碑（全唐文三四一）及通鑑二一七天寶十四載紀，書事略同。碑於醴泉驛事云：「俄頃，醴泉驛候騎報何千年發趙郡，（崔）安石以（翟）進玉馳襲而擒之。」通鑑胡注，「醴泉驛在常山郡界，南直趙郡。」是也。按此時樂城縣隸趙郡，則醴泉驛必在樂城至恆州之間。至於殺蔣欽湊事，碑云：「欽湊至，公俾參軍李峻（略）翟進玉縋於城南門，密令驛長蔡行儀醉以酒而斬之。」是在城南，但亦無驛名。而通鑑考異引河洛春秋，「僞以祿山命迫井陘鎮兵（即欽湊兵）就恆州宴設……於州南焦同驛，……密於酒中置毒，……盡斬，棄尸於滹沱河中。」則驛名可考，地臨滹沱河。按元和志，恆州治所真定縣，「滹沱河南去縣一里。」是即州城之南郭驛名也。

滹沱河在州城南一里，東南下游有中渡橋，去城五里，當南北大道，為杜重威降契丹處。

舊五代史一〇九杜重威傳，開運三年，重威在瀛州，「聞契丹主南下，乃西趨鎮州，至中渡橋，與契丹夾滹水而營。……時契丹游軍已至樂城，」重威密議請降。新五代史三三王清傳述此事，清謂重威曰，「今去鎮州五里。」舊九五王清傳作五百里，衍百字。是當在樂城至恆州道上。石湖居士詩集一二北行紀行詩，樂城後即呼沱河與真定舞。呼沱河詩本注云：「即光武渡水處，去真定南五里。」即此道在州南五里處渡河，必中渡橋也。

又由邢州北之臨城縣直北經元氏亦至恆州。

舊五代史二五唐書武皇紀上，大順二年，以李存孝爲邢州刺史，奉命北擊鎮州 王鎔，「存孝董前軍攻臨城，鎔人營於臨城西北龍尾崗，」唐兵敗之，「拔臨城，進攻元氏。」是由邢州直達恆州，不經趙州也。又通鑑二六二光化三年紀，朱全忠自洺州移兵攻鎮州 王鎔，「下臨城，踰滹沱，攻鎮州南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請和。」是亦此路。

由恆州東北行渡滋水又名沙河，凡七十里至新樂縣（今縣），又五十里至定州治所安喜縣（今定縣）。

元和志一七，恆州「東北至定州一百二十里。」寰宇記六一鎮州、六二定州作東西距一百二十四里。略相合。元和志，新樂東北至州五十里。寰宇記，同。按舊五代史一三七契丹傳，莊宗圍鎮州，契丹大舉入寇，由幽州南「攻易、定，至新樂，渡沙河。」莊宗應戰，敗之於新城，契丹乃北渡沙河，退保望都。莊宗進駐定州。又見新五代史二四郭崇韜傳。通鑑二七一後梁龍德二年紀書之尤詳悉。胡注引范成大北使錄：「自真定府七十里過沙河至新樂縣。又四十五里至定州。」按元和志與寰宇記，此處無沙河之名。而恆州真定縣有「滋水，北去縣三十里。」即今圖之滋水，實即五代史、通鑑並胡注之沙河也。

開元十四年四月，恆州置恆陽軍，在州郭。定州置北平軍，在州城西三里。安史亂後，定州爲易定義武軍節度使治所。恆州爲恆冀成德軍節度使治所，元和十五年避穆宗名，改州名鎮州。

新志鎮州目，本恆州，「元和十五年避穆宗名更。」「有恆陽軍，開元中置。」又定州「有義武軍，建中四年置。」「西北有北平軍，開元中置。」按通鑑二一三開元十四年四月「辛丑，於定、恆、莫、易、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胡注：「定州置北平軍，恆州置恆陽軍，莫州置唐興軍，易州置高陽軍，滄州置橫海軍。」檢元和志一八定州目恆陽縣末書云：「北平軍在州西三里，開元十年置。」蓋脫「四」字。節度使，不待證。

定州有懷德驛，蓋在州南。

舊書昭宗紀，光化三年九月，「朱全忠引三鎮之師攻鎮州。」王鎔懼降。全忠遣將「張存敬遂自深冀進軍攻瀛、莫，……遂西行陷祁州，大敗中山（定州）將王處直軍於沙河北，進屯懷德驛，遂攻定州。節度使王郜奔太原。」又一八二王處存傳，云存敬入祁溝，郜遣處直拒之，兵敗，「退營沙河，汴人進擊，營於懷德驛，處直之衆奔撓，城中大恐。」事又見舊五代史二〇梁劉捍傳、張存敬傳，及新五代史二一梁臣張存仁傳。按祁州在今河北安國縣，沙河即前文所見之沙河，即滋水也。則懷德驛當在今安國縣之西，定縣之南。蓋定州附郭之驛也。舊五代史二梁太祖紀作懷德亭。

定州東北五十里至望都縣（今縣），又三十三里至北平縣（今完縣東），又東北約四十三里至滿城縣（今縣），本漢北平縣，北魏置永樂縣，天寶元年更名，貞元十五年置永清軍。又東北一百零四里至易州治所易縣（今縣），開元十四年四月置高陽軍。

永清軍、高陽軍皆見新唐志，高陽軍年月見通鑑二一三，詳前引。

舊一八七下顏杲卿傳：「藁城尉崔安石報高逸還至蒲城，即令（略）安石往圖之。詰朝，高逸之騎從數人至藁城驛。」按高逸自幽州南還至蒲城，或作滿城，滿城爲正，詳前藁城驛條。是大道經滿城。元和志一八易州，滿城東北至州一百四里。寰宇記六七作一百里。今姑從志。滿城即今縣。

通典一七八易州，「西南到博陵郡（定州）北平縣一百四十里。」寰宇記作一百四十七里。按北平縣在今完縣治。檢一統志保定府卷沿革目，滿城西南到完縣治四十五里。故今從記。通典不記西南到定州里程，而記到定州北平縣里程，寰宇記從之，是必經此縣到定州也。元和志，北平在定州東北八十三里，寰宇記作八十里。

易定路線中經滿城、北平，勢必中經望都。舊五代史一三七契丹傳，莊宗圍鎮州（恆州），契丹由幽州南陷涿郡，「攻易、定，至新樂，渡沙河。」莊宗移師敗之，進至定州，契丹退保望都。此其證。通鑑二七一龍德二年紀書此事。胡注：「望都在定州東北六十里，范成大北使錄，自定州又五十里至望都縣。」

又雲麓漫鈔八，東京至女真御寨行程，自中山驛五十里至望都縣。皆此路也。

元和志、寰宇記皆作東北五十里。

諸城間之里程可考如上，其和二百三十里，與前考易定間二百五十里者稍不合，未能詳也。

易州東北行四十二里至涑水縣（今縣）。又東北約四十八里至范陽縣（今涿縣），中經祁溝關，即宋初歧溝關（今歧溝店），曹彬北伐大敗處。范陽縣，大曆中置涿州，有金臺驛。又四十里至良鄉縣（今縣西南二十里），又二十里至閻溝，五代初周德威移良鄉治此（今良鄉），又六十里至幽州治所薊縣（今北平西南郊）。

易州至幽州，通典、寰宇記作二百一十四里，元和志作二百一十里，前文定從大數。下文祁溝關條引周德威由飛狐出師，會定鎮軍於易水，破燕之祁溝關，取涿州至幽州，即此道也。惟經涑水縣無明文可考。然唐世，易州東北僅有一涑水縣，即今涑水縣。元和志一八易州，涑水縣西南至州四十二里。隋開皇元年置范陽縣，十年改名永陽縣，屬幽州，十六年改屬易州，十八年改名涑水縣，以近涑水為名，即巨馬河也。寰宇記六七易州易縣，涑水廢縣條略同，以太平興國六年併入易縣。此縣實屬幽州，時屬易州，必東北至幽州有通道。按之今圖，涑水東北即涿縣，於唐為范陽縣，屬幽州，見通典一七八（幽州）、寰宇記七〇（涿州），元和志缺幽州卷，故不詳。寰宇記，涿州本范陽縣，舊名涑縣，武德元年為幽州屬邑，七年改涑縣為范陽縣。大曆四年，幽州節度使朱希彩奏請於范陽縣置涿州。舊唐志略同。按寰宇記，涿州東北至幽州一百二十里，同書六九幽州卷，同。則易州至涿州應為九十里。又寰宇記，幽州，良鄉縣在州西南八十里。則涑水至涿州之里距，涿州至良鄉之里距可知。然雲麓漫鈔八東京至女真御寨行程，涿州至良鄉縣六十里，又六十里至燕京永平館。與此不合。按通鑑二七八後唐長興三年，「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為良鄉」

縣，糧道稍通。」胡注：「良鄉，漢古縣，趙德鈞移之於閻溝耳。匈奴須知，閻溝縣北至燕六十里，古良鄉空城南至涿州四十里。蓋契丹得燕之後，改良鄉縣爲閻溝縣，而所謂古良鄉空城即趙德鈞未移縣之前古城也。」則唐代以前之良鄉縣固在涿州東北四十里，幽州西南八十里；宋代良鄉乃趙德鈞所徙置，在故城東北約二十里，故西南至涿州，東北至幽州皆六十里也。檢一統志順天府卷，兩面里數亦均作七十里，即承宋以後之新城耳。

祁溝關 舊五代史九七盧文進傳，從李存矩自新州率軍南行至祁溝關，兵亂，害存矩於傳舍。是置驛，但地望不詳。考新唐書一八六王處存傳，「光化三年，朱全忠使張存敬攻幽州，以瓦橋濬潦，道祁溝關。」是當在瓦橋之西。新五代史二五周德威傳，「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燕。」是在飛狐至涿州道上。而據王處存傳，當在易州以東地區。通鑑二六八後梁乾化二年，「春正月，德威東出飛狐，與趙王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丙戌，三鎮兵進攻燕祁溝關，下之。戊子，圍涿州。」胡注：「祁溝關在涿州南，易州拒馬河之北。自關而西至易州六十里。」則當在涑水、涿州之間。復考宋史五太宗紀，雍熙三年，詔北伐，三月，曹彬克涿州。五月，「曹彬之師大敗于歧溝關，收衆夜渡拒馬河，退屯易州。」同書二五八曹彬傳，略同。地望與唐末之祁溝關極相應。一統志順天府卷關隘目，「歧溝關在涿州西南三十五里，即今歧溝店市。」其爲一地無疑。復考水經注一二聖水注，涿縣故城西南有奇溝，楊氏水經注圖，置於今涿縣、涑水之間，而去涿爲近，是也。此即上考祁溝、歧溝之故地矣。

金臺驛 楊巨源有題范陽金臺驛詩云：「六國唯求客，千金遂築臺，若今逢聖代，憔悴郭生回。」（全唐詩五函九冊。）又王建有題江臺驛詩云：「水北金臺路，年年行客稀，近聞天子使，多取雁門歸。」（同上五函五冊建集五。）疑「江臺」當作「金臺」，至少金臺路即金臺驛大路也。

按燕昭王爲郭槐築黃金臺事，始見於水經易水注及李善文選注引王隱晉書，（見文選二八樂府鮑昭放歌行注。）皆云在易州；惟任昉述異記云在幽州燕王故城中。清代學者皆定從易水注與王隱書，以爲幽州金臺乃後人慕好賢之名而

附會築之。詳王氏合校水經注——易水注引趙一清說及楊氏注疏以及一統志順天府卷古蹟目黃金臺條。今按易爲燕下都之地，古屬幽州境。檢魏書一〇六上地形志，幽州屬郡范陽郡領固安縣，縣有金臺。此與任昉年代相當，故昉謂幽州，亦與王隱書、酈氏注不相勃，非別一說也；後代幽州金臺乃屬附會耳。楊巨源詩題作「范陽金臺驛」，即唐之范陽縣驛也。本名涿縣，寰宇記七〇涿州目云，武德改名范陽，大歷四年，朱希彩奏請於范陽縣置涿州。地雖與酈注所述金臺地望小異，但范陽之名，本時移易州境，時移涿州境也，惟此詩所錄乃此時范陽縣今涿縣地無疑。至於今北平，在天寶間雖有范陽郡之名，范陽節度使亦理其地，然去古金臺太遠，必非楊詩所指。且王建詩云云，明指幽州燕京以南之大道而言，謂成德、魏博兩鎮阻隔，燕南大道不便，故天子有使至幽州，多取塞北由雁門而歸，不取此金臺驛道也。

復考宋史二六〇崔翰傳，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契丹，「至金臺驛，大軍南向而潰。」地在定州以北。又二七五孔守正傳，太平興國中，「從征范陽，至金臺驛，詔（略）先趨歧溝關。……時契丹兵在涿州東。」是地在涿州以南。考雲麓漫鈔八東京至女真御寨行程條，望都縣七十里至保州金臺驛，又七十里至固城，又一百里至涿州。是驛在保州，今保定清苑縣。此爲五代宋初事，蓋已南移矣。

（五）重要史例與走廊古都

此道古代行旅用兵之史例至多，今就唐五代時期之史例略舉一二。如太宗貞觀十九年伐高句麗，由洛陽出發，經河陽，武德，汲郡（衛州），安陽，鄴城，平棘，定州，至幽州；回程由幽州經易州至定州；即此道也。

冊府元龜一一三記太宗出師班師路線云，貞觀「十九年二月庚戌，發維陽宮。辛亥次河陽。……癸丑次武德。……戊午次汲郡。壬戌次安陽。癸亥次于鄴。三月壬申次平棘。……丁丑幸定州。壬辰發定州。四月丁未發幽州。」以下東北行渡遼次安市城。九月班師。十月「丙午次營州。」「十一月辛未次幽州。」

庚辰次易州。丙戌幸定州。」由此西幸太原。按武德在懷州東四十七里，沁水南二里，（見元和志一六。）汲郡即衛州，安陽即相州，鄴在相州北，為州舊治所，平棘即趙州，則太宗往返，皆取此道，惟回程，定州以南改道入太原耳。

文士詩篇所見亦多取此道者，岑參送郭父雜言云，「何時過東洛，早晚度盟津，朝歌城邊柳鞞地，邯鄲道上花撲人」，又云「博陵無近信」。一首所見五個地名皆在此道上，尤足為代表。

此詩收入全唐詩三函八册參集二。郭父為定州人，由京師經洛陽北歸家鄉為官，岑參送之也。博陵即定州，朝歌在衛相間道上，邯鄲在磁邢間道上，並詳前文，是即行此道也。又王宏從軍行云：「十五學劍北擊胡，羌歌燕筑送城隅，城隅路接伊川驛，河陽渡頭邯鄲陌。」（全唐詩一函八册。）亦此道也。

至於白馬津通汴州道。白馬津自戰國以來稱為南北津渡之要，東晉十六國時代，慕容德自鄴城南奔，從白馬渡河，北魏孝文帝南巡洛陽，定遷都之計，亦於滑臺設壇起宮，宣佈遷都事，具見其地在北朝交通上之重要。

白馬津自古衝要，詳紀要一六大名府滑縣目白馬津條。慕容德事見前。孝文事見魏書七下高祖紀太和十七年條。

隋煬帝即位，漢王諒自太原發難，五路出兵。一軍綦良出滏口趣黎陽，塞白馬津；一軍余公理出太谷，自太行，下河內，趣河陽；一軍裴文安趣蒲津，直指京師；另兩軍分出井陘與雁門，略燕、代。其滏口趣黎陽，即相州通汴州道，為三路向南主道之一也。

諒五路出師，見隋書四五漢王諒傳，參同書六三史祥傳。

五代時期多都汴梁，南北用兵，尤見常取此道，如晉漢之際，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恆州，杜威降於中渡橋，契丹遂自邢、相而南，以降將

張彥澤爲先鋒，渡白馬津入滑州至大梁，晉以亡。及契丹北歸，仍自白馬渡河，經相、磁，至臨城得疾，及樂城，病甚，至殺胡林而卒。及晉帝北遷，亦循此道。

此見通鑑二八五及二八六。中渡橋在恆州東南，臨城在趙州南，樂城在恆州南。並詳前文。

下迄南宋，與金通使，仍取此道爲主。雲麓漫鈔八記自東京至女真御寨行程曰：「東京四十五里至封丘縣。皆望北行。四十五至胙城縣，腰頓。四十五里至渡河沙店。四十五里至滑州館。二十五里至濬州。七十里至湯陰縣，腰頓。三十五里至相州安陽館。六十里至磁州滏陽驛，腰頓。七十里至邯鄲縣館。四十里至臨洺鎮。七十里至信德府邢臺驛。三十五里至皇甫村驛。柏鄉縣。（文有脫譌。）五十里至趙州平棘驛。一百里至真定驛。六十里至新樂縣。五十里至中山驛。五十里至望都縣。七十里至保州金臺驛。四十里至梁臺驛。三十里至固城。五十里至馬村鋪。五十里至涿州本道館。六十里至良鄉縣。六十里至燕京永平館。」以下東行至女真御寨。又據范成大北使紀行詩，東京以北經封丘，滑州，湯陰，羨里城，相州，鄴城，邯鄲，臨洺鎮，邢臺驛，內丘，柏鄉，趙州，樂城，真定，定州，望都，安肅，白溝，固城鎮，范陽驛（涿州），定興，良鄉，盧溝，燕賓館。所記略同，視唐道惟不經易州耳。具見宋世，汴梁與燕京間之交通仍與唐道無大差異也。

范成大紀行詩，見石湖居士詩集卷一二。

按太行山脈東麓，東至於海，皆平原廣野，河流交錯，湖泊亦多，而自天津東南之渤海灣頭西至保定地帶，更見河湖密佈，上推古代當更多水澤。沮洳之地，交通不便，故宋代因之，多置塘澗，以限遼騎，當時人謂「自

邊吳涇至泥姑海口，綿亙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惟「自邊吳涇西望長城口，尚百餘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至，契丹騎馳突，得此路足矣。」曾公亮亦曰：「自保州邊吳泊西距長城口，廣袤五十里，可以長驅深入，乃中國與匈奴必爭之地。」泥姑口即今直沽口，邊吳泊在今安新縣西，保定東北，則太行以東之南北主要交通惟賴靠近太行山脈東麓之一線，此為自遠古以來之形勢，故唐道如此，唐以前亦如此，可稱為太行以東之南北走廊，古代立國建都亦往往在此走廊上。如夏代胤甲居西河，在今安陽地區；商代盤庚遷殷，即今安陽殷墟，「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是南北百餘公里，皆在此道中。戰國時代，趙都邯鄲，魏曾都鄴（約本文前考之鄴城），後遷大梁（即汴州），燕都薊（今北京），有下都易（今易縣境），周都洛陽，是戰國七強，加周為八；而四國所都，非此道之兩端，即在中間路線上。中山國實亦列強之一，早期所都，亦近此路線。又如東晉南北朝時代，後趙都襄國（今邢臺），徙鄴城，前燕都鄴，後燕都中山（定縣），東魏、北齊都鄴城，亦皆在此道中也。中國古代國都叢於一條路線者，未有如此道之多也，尤見此一路線在古代南北交通上居於特殊重要之地位。

今河北省境，古多陂湖澤藪，天津地區西至保定尤甚，此只觀水經注相關諸篇（參水經注圖），即可徵知。其卷一四鮑邱水注末段云：「五里水……東南流注巨梁河，亂流入于鮑邱水。自是水之南，南極滹沱，西至泉州、雍奴，東極于海，謂之雍奴藪，其澤野有九十九淀，支流條分，往往逕通，非惟梁河、鮑邱歸海者也。」此為一段總括性之說明。按巨梁水入鮑邱水處在今天津東北，雍奴在今武清縣（天津西北），酈注滹沱流經今雄縣、霸縣之南，入海。足見此地區湖陂之多。

宋代塘濬及當時議論，見宋史九五河渠志五。曾公亮說見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上

邊防真定府路塘水論。宋史與總要兩說有「百餘里」「五十里」之異者，邊吳泊以西至太行山脈，可有遠近之異，長城口亦難實指爲那一段長城也，故實際上只能約估言之。大抵靠近此走廊東側，即今保定地區較平坦，又無水澤之阻，西側近山，無論步騎皆不易行。故自古交通局限於保定南北之涿、易、定、恆一線也。

夏代胤甲居西河之今地，參看拙作夏代都居與二里頭文化（大陸雜誌第六十一卷五期）。

盤庚及紂都，見史記股本紀正義引竹書紀年。

中山國早期中心在今唐縣地區，後都在今平山縣三汲村地區，詳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頁 43-44（文物出版社）。

參看圖二十一、十八、十九

民國七十年（1981）五月十四日初稿，七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增訂，七十四年十二月六日初校定稿。七十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二校。

篇肆陸 河陽以東黃河流程與津渡

黃河自盟津（孟津、即河陽津）以下，流於廣大沖積平原中，因沙多而流緩，河道易致淤塞，隨時可能有改道之事故發生。惟自東漢明帝至唐代末葉八百餘年間，黃河河床最爲穩定，流程甚少變化。在此期間，有兩部重要地理書記載黃河流程相當詳明，即水經注與元和志。兩書所記幾無差別，寰宇記之編輯雖在宋初，但所記黃河實全本之元和志。故歷史所見黃河流程雖變動極大，但中古時代，却極穩定，亦有詳明之記載也。前人胡渭與岑仲勉前輩，已取元和志所記，標出唐代黃河下游之流程，今效兼取元和志、寰宇記作更詳密之比勘，以明唐代孟津以下之流程，兼及入海一段唐代中葉末葉亦有變遷之史實，俾治中古史者取便引據。

本文雖考黃河流程，但重心主旨尤在此段流程中聯貫大河南北之津渡。蓋唐代黃河下游大平原，經濟繁榮，人文蔚盛，交通發達，而南北交通爲大河所限，惟賴河上津渡爲之連貫，故河上津渡對於河南、河北兩道之交通至關緊要。史乘、地志所見河上津梁甚多，茲以隋唐五代史料爲中心，考見當時河上諸津及其在南北交通中所起之作用。

大抵漢唐政治中心在長安與洛陽。恃山西高原爲屏障，河北平原爲外府，故河上津渡以蒲津與盟津爲最重，大陽津次之。（陝州河上，北對平陸，即古茅津。）是以唐六典稱巨梁者，以河陽津（即盟津、孟津）、蒲津、大陽津爲稱首，皆造浮橋以濟。前於卷一洛陽太原驛道篇、長安太原驛道篇及長安洛陽驛道篇，已分別論述之。今此篇專考河陽以下，隋唐五代時期所見之河上津渡，俾讀史者有所依憑，瞭識中古時代黃河南北之交通軍事形勢焉。

*

*

*

河水由盟津（孟津，即河陽津）東流逕首陽山北，至偃師縣（今縣）北，去縣約十餘二十里。漢平縣故城在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首陽山近

處，北對河津，曰小平津，一名平陰津，在盟津下游僅五六里，故古代志書往往指爲盟津，而實爲兩地。唐六典，河陽津稱巨梁，置水手二百五十人；又有平陰津，無梁，有渡船二艘。此其別也。

小平津屢見於後漢書，如靈帝紀、列傳五九何進傳、六一皇甫嵩傳、六二董卓傳。史記夏本紀，道河東至於盟津。正義引括地志：「盟津……亦曰孟津，又曰富平津。水經云小平津，今云河陽津，是也。」是謂小平津即孟津、富平津。然皇甫嵩傳，靈帝末，詔「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此即靈帝紀中平元年所置八關都尉也，故李賢即以八關注之。則孟津、小平津必非一地，必非一津。復考董卓傳，「時河內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置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是兩津異地而相近甚明。

靈帝紀，中平六年條，李賢注：「小平津在今鞏縣西北。」通典一七七河南府鞏縣，「故小平縣城在縣西北，有津曰小平。」是謂在鞏縣西北，在盟津下游頗遠。然括地志云：「故平縣城在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①寰宇記五河南府偃師縣，「平縣故城，漢平縣故城也，在今縣西北二十五里。」則又在偃師西北二十五里，非鞏縣西北。而寰宇記同卷鞏縣目又曰「小平縣城，漢縣，廢城在今縣西北，有河津，曰小平津，即城之隅也。」是又與通典相同，蓋舊說兩地分傳，未能定也。

按前引董卓傳，小平津雖非河陽孟津，但相去應不遠。又河水注五云：

「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王莽之所謂治平矣，俗謂之小平也，有高祖（孝文帝）講武場。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置北中郎府，徙諸徒隸府戶并羽林虎賁領隊防之。河水南對首陽山，上有夷齊之廟，……又有周公廟。……河南鈞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河水於斯有盟津之目。……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又曰富平津。」

此更混而爲一，蓋即括地志謂小平津即河陽津之所本歟？此云南對首陽山。元

① 賀次君輯括地志輯校三據通鑑地理通釋卷九平監條引錄。又一統志河南府卷古蹟目引括地志，同。蓋同一來源。

和志五河南府偃師縣目雖不記小平津，然云「首陽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寰宇記，同。則正與前引括地志、寰宇記，小平縣故城與偃師縣之相對方向里距相同，蓋城即在首陽山耳。復按漢書地志河南郡平陰縣，顏注引應劭曰，「在平城南，故曰平陰。」又周本紀，秦滅東周。正義引括地志，「河陰縣城本漢平陰縣，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十三州志云在平津大河之南也，魏文帝改曰河陰。」又曹相國世家「絕河津」。正義引括地志，「平陰故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皆據賀次君輯括地志輯校頁一六九引錄。）檢元和志五，偃師縣在洛陽東北七十里，鞏縣在洛陽東北一百四十里。平縣在平陰之北，云在偃師西北二十五里，地望正合，即十三州志所謂平津大河，不得在鞏縣境也。又按元和志，盟津在偃師縣西北三十一里，寰宇記同。則小平津在盟津下游僅五六里耳。

又上引括地志云平陰故津。考史記高祖紀，秦二世三年，沛公「北攻平陰，絕河津。」漢二年三月「下河內，……南渡平陰津，至雒陽。」則平陰有津渡，殆即小平津耳。六典分別記河陽橋與平陰津，見卷七工部尚書水部郎中條。

河水又東逕鞏縣（今縣）北，溫縣（今縣）南，有五社渡，一名五社津。又東，右受洛水，謂之洛口，隋置洛口倉。洛口之西，鞏縣之北，有山臨河，酈注謂之峯原邱，其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鮪渚。五社津蓋即藉此山此渚爲之敷？

河水注五，盟津之東。經云「又東過鞏縣北。」注云：「河水于此有五社渡，爲五社津。建武元年，朱鮪遣……（略）將三萬人從五社津渡，攻溫，馮異遣校尉與寇恂合擊之，……追至河上，生擒萬餘人。」下文云：「洛水於鞏縣，東逕洛汭，北對琅邪渚，入於河，謂之洛口矣。」則津在洛口稍西。隋建洛口倉，亦利津渡之便也。通典河南府鞏縣，「縣北有五社渡，一名五渡津。」元和志五、寰宇記四河南府鞏縣目與酈注，同。通典「五渡」蓋「五社」之譌。又按河水注云，「（鞏）縣北有山臨河，謂之峯原邱，其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鱸鯉王鮪，春暮來遊，……故

河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疑五社津卽利用崆原邱及鮪渚爲之歟？寰宇記五鞏縣目，云崆原邱在縣西南三十五里，蓋西北之譌，里數疑亦太多。

又元和志五河南府，鞏縣西至府一百四十里，溫縣西南至府一百三十里，而分在大河南北，蓋此津卽聯繫溫鞏者。

河水又東逕武德縣（今沁陽、武陟之正中間，沁水南岸）南，去縣約三十里。

元和志一六懷州，武德縣西至州四十七里，北至沁水二里。按武陟縣西北至州一百里，知武德在今沁陽、武陟之正中間。志云，「平臯陂在縣南二十三里，……周廻二十五里。」寰宇記五三，同。續云「陂南卽黃河。」則河在縣南約三十里之譜。

河水又東逕汜水縣（今縣）北，汜水卽故成皋、虎牢之險。縣東北三十五里有板渚。有板渚津，北對武陟。隋自武陟開永濟渠，引沁入清，北通涿郡（今北平）；自板渚開廣濟渠，引河入汴，南達江都（卽揚州），蓋藉此津爲聯繫也。

河水注五，河水「又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口。」按通鑑一八〇隋大業元年紀，「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歷滎陽入汴。」又一八九武德四年紀，竇建德、郭士衡合軍十萬，「軍於成皋之東原，築宮板渚。」檢元和志五河南府汜水縣，「黃河自鞏縣界流入。」「板渚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寰宇記五二孟州汜水縣黃河條，同。「板城，城東北三十里有津，亦謂坂口。」按板渚在汜水縣東北三十五里，則正當北對武陟。通濟渠旣自板渚引河而南，永濟渠乃自武陟引沁而北，（此詳永濟渠篇。）則此津正好南由板渚口接汴水，北由沁水接永濟渠。

蓋又有九鼎渡者，當滎陽（今縣）通河內（今沁陽）道中，疑在汜水縣上下之一津渡也。

太平廣記三九五張應條，「唐張應自滎陽被命至河內郡，涉九鼎渡……及北岸。（出三水小牘。）」此雖爲筆記小說家言，但有此渡殆可信，當爲黃河津渡。河內郡卽懷州，在今沁陽縣，故疑此渡在汜水上下。

河水又東逕河陰縣（今廣武縣治或近處）北，隋開皇七年，梁睿於汜水縣東北五十里處，開渠置堰，引河水入汴水，以通運漕，是爲梁公堰。其後大業中又於上游板渚口別引河入汴，但唐代仍以梁公堰爲汴口，東流爲通濟渠。開元中遂於堰東二十里、汴渠之北大河之南置河陰縣以便運漕。

河陰 通典一七七河南府河陰縣，「開元二十三年分汜水、滎澤、武陟三縣地，於輸場東置，以便運漕，卽侍中裴耀卿立。其汴渠在縣南二百五十步。」元和志五，同。惟「年」下有「以地當汴河口」六字。參看寰宇記五二孟州河陰縣目。一統志開封府卷古蹟目，河陰故城在滎澤縣西。檢內政部編民國行政區域簡表（第十一版頁一二七），民國二十年併滎澤、河陰二縣置廣武縣，設治於河陰舊城。則明清之河陰縣卽在今圖之廣武，唐縣縱非同地，要亦不遠。

汴口堰 通典同上目又云：「汴口堰在縣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文帝開皇七年，使梁睿增築漢古堰，退河水入汴也。」元和志五，同。寰宇記五二，略同。據此，開皇七年，梁睿於此開渠口爲堰，退河水入汴渠。且據三書所記，古已有渠引河水入汴。又據此，汴渠口在河陰西二十里，又元和志同卷汜水縣目，「汴口去縣五十里，今屬河陰。」則此開皇七年之汴口，東至河陰縣二十里，西南至汜水縣五十里，而在煬帝引河處板渚之東約十五里，是爲兩地，而寰宇記五二孟州汜水縣目，「河侯神，在縣東北四十里，隋開皇通渠之日，於大河分流處立此祠，今商賈禱祀不絕焉。」論里距似在板渚、汴口之間，但又云開皇通渠之大河分流處，卽汴口也。疑不能明。或者開皇時代開汴渠口雖在汜水東北五十里，河陰之西二十里，但大業又於汴口上游板渚處別開一口，惟至唐代，汴渠仍以開皇所開爲渠口也。

河水又東逕滎澤縣（今廣武東北，舊滎澤縣北五里河床中）北，去縣十五

里。

元和志八鄭州滎澤縣，「滎澤，縣北四里。」「黃河，北；去縣十五里。」寰宇記九，記滎澤，不記黃河。檢一統志開封府卷古蹟目，河陰故城在滎澤縣西，滎澤故城在今滎澤縣北五里，隋置，明洪武八年，爲河水所圯，遷今治。按內政部編民國行政區域簡表（第十一版），民國二十年併滎澤河陰二縣爲廣武縣，理河陰故城，則隋唐滎澤故城當在今圖廣武縣之東北不甚遠處。

河水又東逕原武縣（今縣）北，去縣二十里；獲嘉縣（今縣）南，去縣四十里。自獲嘉南渡河，連河床寬度計之，約八九十里至原武，又南六十里至鄭州。

元和志八鄭州原武縣，「黃河，縣北二十里。」寰宇記九，同。又寰宇記五三懷州獲嘉縣，「黃河在縣南四十里。」而元和志一六獲嘉目失記。檢通典一七七鄭州，「北至河內郡獲嘉縣界黃河，中河九十六里。」而寰宇記鄭州目云，「北至懷州獲嘉縣八十里，即以黃河中流爲界，共九十里。」顯有奪譌。按鄭州北至獲嘉必中經原武。元和志，原武東至鄭州六十里，「東」顯爲「南」之譌，則鄭州北經原武至黃河南岸八十里，蓋河面甚寬，故云「中河九十六里」也。則鄭州北渡河至獲嘉約一百四五十里。惜津渡名稱不詳。

河水又東逕陽武縣（今縣）北，去縣三十里；新鄉縣（今縣）南，去縣殆約二十里之譜。

元和志八鄭州陽武縣，「黃河，縣北三十里。」寰宇記二開封府陽武縣，作二十五里。又元和志一六衛州新鄉目不記黃河；但汲縣目云黃河西自新鄉縣界流入，經縣南，去縣七里。又黃河上游經獲嘉縣南，去縣四十里，則經新鄉縣南，去縣當不踰三十里。復檢民國地圖集·河南人文圖及一統志衛輝府、懷慶府兩卷，陽武在新鄉東南，相距五十五里，則唐世黃河經新鄉縣南，去縣殆不過二十里之譜。

河水又東逕酸棗縣（今延津北約三十里）北，去縣二十里；衛州治所汲縣（今縣）南，去縣七里。汲縣南河上有石濟津，又名棘津，蓋南對滑州酸棗縣，故又有酸棗津之名。衛、鄭間二百三十里，蓋衛州南渡河，中經酸棗、陽武、原武至鄭州也。又酸棗東北至滑州一百二十里，東南至汴州百里，故爲一交通中心，置酸棗驛，張祐有詩。又有金堤驛，隋置金堤關，蓋在酸棗南境，或更南也。

汲縣 賀次君括地志輯校二衛州汲縣，「南津一名石濟津，又名棘津，在衛州汲縣南，文公渡河伐曹，即是也。」（據史記晉世家、衛世家、遊俠傳正義所引。）元和志一六衛州治所汲縣，「黃河西自新鄉縣界（鄉本誤作安）流入，經縣南，去縣七里，謂之棘津，亦謂之石濟津。」寰宇記五六衛州汲縣目，同，鄉字不誤。續云「故南津也。」

酸棗 元和志八滑州酸棗縣，「黃河在縣北二十里。」寰宇記不記。酸棗今地，一統志衛輝府卷古蹟目，「酸棗故城在今延津縣北十五里。」前人即據此定唐酸棗縣地望。按統志下文引述皆春秋至秦漢間事，（紀要四七延津縣酸棗城條同。）末云「城內有後漢酸棗令劉孟陽碑。」是此城實指春秋迄漢之酸棗故城也。元和志滑州酸棗縣，「酸棗故城在縣西南十五里，六國時韓王所理處，舊址猶存。」寰宇記二開封府酸棗縣，同。是唐之酸棗又在漢酸棗縣故城東北十五里，即在今延津縣北約三十里也。由此推之，唐代黃河當在今延津縣北五十里處。檢一統志衛輝府治汲縣，延津縣在府南七十里。唐代黃河既在汲縣南七里，若以河中渡程十里計之，里距甚合。若唐縣只在今延津縣北十五里，則河中渡程當在二十里以上，殊不合。

棘津、石濟津 前引元和志一六，黃河經衛州治所汲縣南，「去縣七里，謂之棘津，亦謂之石濟津。」下文續云，「左傳云，晉伐曹，曹在衛東，假道於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是也。宋元嘉中，遣（略）垣護之以水軍守石濟，亦是此處。」寰宇記五六，並同。檢通鑑一二五宋元嘉二十七年紀，垣護之爲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按魏書四下世祖紀，太平真君十一

年，「車駕止枋頭，詔長孫真率騎五千自石濟渡，備玄謨遁走。」即此次事。又通鑑一七四陳太建十二年，周楊堅輔政，相州總管尉遲迥起兵，東郡守于仲文不從，（治白馬。）迥遣宇文胄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二道攻仲文，仲文走。是白馬、石濟兩路並進。棘津者，通鑑八八晉永嘉六年紀，石勒自葛陂北至東燕，自棘津濟河，敗汲郡向冰於枋頭，遂長驅至鄴。又九九晉永和八年紀，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自倉垣徙屯棘津，帥壯士入鄴。就史料所見，此兩名屢見於東晉南北朝時代，唐世似少見。按北齊書四二陽斐傳：「石濟河溢橋壞，斐修治之。又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潭，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此次移津至白馬，且起中潭，造關城，蓋自此棘津石濟大衰於白馬歟？

石濟地望，元和志、寰宇記記載詳明，即在汲縣南七里。通鑑記宋元嘉事，云石濟在滑臺西南一百二十里。按通典一七八，衛州東南到滑州一百三十里，元和志一六，衛州東渡河至滑州一百一十五里，里距皆相當，可證元和志、寰宇記所記極正確。而水經注書石濟津、靈昌津上下位置與元和志恰相反，疑誤；或作其他解釋。詳下靈昌津條。

石濟當南對酸棗者。通鑑二九一後周顯德元年紀，胡注，「酸棗津，在大梁東北。」東當作西。蓋以南岸碼頭言之，謂之酸棗津也。通典一七八衛州，「南至靈昌郡（滑州）酸棗縣七十五里。」^②志書體例，記至他郡屬縣之里數，殊為例外，此必大路無疑，故通鑑屢見酸棗之名。其卷五九漢獻帝初平元年，關東諸侯起兵討卓，袁紹與冀州兵屯河內，曹操與兗徐兵屯酸棗，孔伉統豫州兵屯潁川，袁術屯魯陽，足見酸棗為交通要衝。

檢元和志一六衛州「東渡河至滑州一百一十五里」，「正南渡河至鄭州二百三十里。」通典、寰宇記所記里數大同小歧。衛州南至鄭州當中經酸棗，蓋又南經陽武、原武也。元和志鄭州卷，陽武縣西南至州一百里，參以地圖，當此道無疑。衛州東至滑州誠不必中經酸棗，然中經酸棗亦僅稍迂，寰宇記作一百三

② 按元和志衛州治汲縣，南至黃河七里，又滑州酸棗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北至黃河二十里，則衛州南至酸棗斷無七十五里。前考酸棗在汲縣南不過三十餘四十里，今汲縣南至今延津縣乃七十里，通典「七十五」必有誤。

十二里，或即中經酸棗之里程歟？又寰宇記二，酸棗縣屬開封府（即汴州），在府西北百里，則衛州渡河經酸棗東南至汴州也。

酸棗驛 張祐有題酸棗驛前碑詩（全唐詩八函五冊祐集二）。

金堤驛 王建有早發金堤驛詩（全唐詩五函五冊建集一）。考舊五代史二一梁徐懷玉傳，「光啓初，蔡寇屯金堤驛，懷玉將輕騎連破之。」「又從破蔡賊於板橋。」同書二二梁牛存節傳，「屬蔡寇至金堤驛，犯酸棗、靈昌，存節與之鬥。」據兩唐書秦宗權傳，蔡寇流竄，北至衛滑，勢極強盛，朱全忠僅能據汴州自守，板橋在汴城西，酸棗在汴城西北百里，滑州西南百二十里，靈昌在滑州西南七十里。此驛當在酸棗、靈昌西南地區。檢元和志滑州酸棗縣，「金堤在縣南二十三里，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即此也。」又鄭州滎澤縣，東南至州五十里，金隄在縣西北二十二里，漢文時河決酸棗，潰金隄。明帝永平十二年，詔「王景築隄，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此隄首也。」據上引舊五代史兩傳，此金堤驛當在酸棗縣之南者。復考舊五三李密傳，由東郡至滎陽，中經金堤關。地望與此金堤驛相近，疑即一地，隋世置關也。

汲縣東南又有杏園渡。杏園，蓋黃河南岸一地名，安史亂時，此渡屢見史冊，甚顯重要，郭子儀即由此渡河，進圍安太清於衛州。至唐中葉，竇牟有杏園渡詩。此渡疑在石濟、棘津之東，或即同一津渡而前後異名，未可知也。

通鑑二二〇乾元元年，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魯炅自陽武濟，季廣琛、崔光遠自酸棗濟，……皆會子儀於衛州。」胡注：「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杏園鎮，獲嘉縣在衛州西九十里。」又舊一二四令狐彰傳，史思明僞署為滑州刺史，戍滑臺，暗與朝廷通款。「時彰移鎮杏園渡，遂為思明所疑。思明乃遣所親薛岌統精卒圍杏園攻之。」同書一四五李忠臣傳，乾元元年，鄴城敗後，「拜濮州刺史、緣河守捉使，移鎮杏園渡。」又一統志衛輝府卷關隘目引杜詩「土門壁甚堅，杏園渡亦難。」具見此渡在安史亂時甚重要。其後竇牟有

杏園渡詩云：「衛郊多壘少人家，南渡天寒日又斜，君子素風悲已矣，杏園無復一枝花！」（全唐詩四函一〇册。）地在衛州無疑。胡注據九域志在汲縣，是也。紀要四九衛輝府汲縣，「杏園鎮在府城東南。」一統志同。地在唐衛州城東南，何以通鑑云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然後才進圍衛州？檢兩唐書郭子儀傳，皆無東至獲嘉破安太清事，豈溫公小疏著此「東」字耶？姑存待考。魯炆等自陽武濟，自酸棗濟者，豈即取石濟津耶？

河水又東逕靈昌縣（今滑縣西南七十里）西北，去縣十里；衛縣（今濬縣西南五十里衛縣集，在淇縣東境）西南，去縣二十六里，河岸有靈昌津，即古延津。南岸馬頭在靈昌縣東北二十二里，蓋與宋渡河沙店（今滑縣西南三四十里處有沙店地名）相近。此津北對衛縣，與太行東麓驛道相銜接，南岸馬頭當白馬津南通汴州之驛道，故此津實為白馬津驛道之輔線。按曹操所築枋頭，在唐代衛縣東南，去河八里。（約在今方城村。）地當南北交通衝途。其東南文石津，南通東燕，與此靈昌津相近，疑亦先後名。

元和志八滑州靈昌縣，「東北至州七十里。」「黃河在縣北十里。」「延津即靈昌津也，在縣東北二十二里。初石勒伐劉曜，至河渚，不得渡，時流漸下流，因風結冰，濟訖冰泮，勒自以為得天助，故號靈昌津。……又曹公北救劉延，至延津。皆此津也。」寰宇記九滑州靈河縣目，同；惟黃河在縣西十里，蓋實西北也。又二十二里作二十五里。靈河即靈昌之更名。則此津南岸馬頭在滑州西南不到五十里處，而括地志輯校三滑州靈昌縣，「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七里。」（據仲尼弟子傳正義所引。）里距稍異，今從元和志。考雲麓漫鈔八記東京至女真御寨之行程云，「東京四十五里至封丘縣，皆望北行，四十五里至柘城縣，腰頓。四十五里至渡河沙店。四十五里至滑州館。」檢紀要一六大名府，滑縣有沙店城，「在縣南三十里，宋建炎初，宗澤守東京，召王彥於太行山，使屯滑州之沙店，即此。又檢今圖，開封北至滑縣之汽車道中，近滑縣處有沙店地名，當即宋之渡河沙店也。云渡河，必宋時臨河岸為津渡處，就里距

方位言之，正當在唐靈昌津南岸馬頭處。

寰宇記五六衛州衛縣，引冀州圖：「枋頭城在縣南，去河八里。」則黃河逕衛縣南。元和志一六衛州衛縣，「延津在縣西二十六里。魏曹公遣于禁渡河守延津，卽此。」寰宇記五六，同。蓋實西南也。是兩書雖不言在衛縣西南之里數，然既記延津之里距，卽知黃河在縣西南之里距矣。

按延津、靈昌津，大有名於魏晉南北朝之世，故趙王石虎採石欲於此爲中濟，如河陽、蒲津之制也，並詳紀要一六滑縣靈昌津條，茲不詳引。唐世此津仍爲津渡之要，通鑑二一七天寶十四年紀，安祿山反，自定趙南下，十二月丁亥，「自靈昌渡河，以絙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至陳留，「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靈昌郡卽滑州，陳留郡卽汴州也。此渡河處卽靈昌津。蓋相、汴間交通，以白馬津爲主線，靈昌津爲輔線，蓋當時唐軍主力守白馬，故祿山叛軍由西翼渡河取滑州至汴州也。魏書三太宗紀泰常八年，幸鄴，幸汲郡，至於枋頭，濟自靈昌津，幸陳留，東郡，路線略同。枋頭城、文石津 上引魏書太宗紀，至枋頭濟自靈昌津。按元和志一六衛州衛縣目，「枋頭故城在縣東一里，建安九年，魏武在淇水口下大枋木爲堰，遏淇水令入白渠，以開運漕，故號其處爲枋頭。」下述桓溫伐慕容暉至枋頭，爲慕容垂所敗；後垂又敗劉牢之於枋頭。寰宇記五六衛縣目，略同，惟不言在縣東一里。紀要一六滑縣枋頭城條歷舉東晉北朝史事尤詳。是枋頭爲南北用兵之要，蓋亦以南對河津耳。枋頭故城，元和志云在衛縣東一里。而寰宇記云，「淇水出共山東，至今縣西一里，又南流二十三里與清水合入河，謂之淇水口。又北征道里記云，枋頭城……淇水經其後，清水經其前。……冀州圖云，枋頭城在縣南去河八里。」是枋頭在縣南殆十里以上，其去河則八里也。紀要一六枋頭城條謂在今滑縣西南七十里淇門渡。一統志衛輝府卷古蹟目，同。近人黃盛璋曾親至其地考察，謂黃河故道尙多可踪跡，淇門渡爲古淇口，其北八里，今有東西方城村，里距與寰宇記正合，故斷云故枋頭在今方城村。（曹操開鑿運河及其貢獻，歷史研究 1982年6期。）所指蓋是。文石津見通鑑八七、八八晉永嘉四年、六年紀並胡注及紀要四九。靈昌縣卽分東燕置。

酈注石濟、靈昌津 關於石濟、靈昌兩津之地望，元和志、寰宇記所載分明；前引史例，方位亦契合。而河水注云：

「河水自武德縣……東至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石勒（事略）號是處爲靈昌津。（澹臺子羽及石虎造浮橋不成事略。）河水又逕東燕縣故城北，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也。（春秋晉伐曹事、伐陸渾事、宋元嘉中垣護之事皆略。）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河水又東，右逕滑臺城北，……下有延津……今時人謂此津爲延壽津。」

據此所述次序，上下西東與元和志、寰宇記恰相反，然與石濟去滑臺一百二十里，靈昌近滑臺之史事不合，惟最後「下有延津」，與前考相合。楊氏注疏云，「蓋延津其總名，餘乃隨時隨地變名耳。」可備一說。檢新唐志，衛州新鄉縣，「東北有臨清關，東南有故延津關。」寰宇記五六衛州新鄉縣，「延津關在縣東南三十五里，東南過河入滑州大路。」是又與酈說相合。今考唐史，固當以元和志之明確記載且合於其他史例者爲定論；酈注之說姑不深究。

又有李固鎮約在衛縣、黎陽縣間之黃河北岸，近清淇二水合流處（今新鎮 E114°25'·N35°32' 左近）。此段黃河，北宋時代見有李固渡，亦前代古渡也。

通鑑二五七文德元年三月，朱全忠移軍滑州，遣朱珍救樂從訓。珍「自白馬濟河，下黎陽、臨河、李固三鎮，進至內黃。」胡注：「元豐九域志，澶州有臨河縣，在州西六十里。魏州魏縣有李固鎮。薛史晉紀，鄴西（此指魏州）有柵曰李固，清淇合流在其側。」岑仲勉先生曰：「按舊五代史一九朱珍傳，濟舟於滑，破黎陽、臨河、李固三鎮，軍于內黃，無疑爲通鑑所本，但鎮字是廣義。」

③ 又曰：「據地理今釋，唐黎陽縣今濬縣東北。臨河縣，開州（今濮陽）西六十里，亦即九域志所謂澶州西六十里也。惟胡注所言李固兩處，似均不合。考樓鑰北行日錄有李固渡，據我考證，在滑州與胙城之中間，唐時地本濱河（黃河

③ 按薛史一六葛從周傳，亦云「從太祖渡河，拔黎陽、李固、臨河等鎮，至內黃。」

變遷史頁四〇五），李固鎮或在渡口之北岸也。」（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頁三六八。）檢黃河變遷史引金史二七河渠志，「大定八年六月，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于單州之境。」又引樓鑰北行日錄卷上，記乾道五年（即大定九年十月北使）事曰：「車行四十五里飯封丘，又四十五里宿昨城縣，車行四十五里到黃河，因河決打損口岸……今歲措置，只就淺水冰上積柴草爲路里餘，車馬行其上。此李固渡本非通途，浮橋相去尙數里。馬行三里許，飯武城鎮，一名沙店。車行四十五里宿滑州。」同書卷下記乾道六年正月南回事云：「滑州又四十五里武城鎮，早飯，馬行至黃河，去程所行李固渡口以冰泮水深，柴路不可行。」岑據此，斷云「是李固渡在昨城、滑州之中間，本當日臨河的地方。」是也。復考宋史三六〇宗澤傳，金人破眞定取慶源（趙州），自李固渡渡河。又云澤爲副元帥，言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則北宋已有之。雲麓漫鈔八記東京至女眞御寨云：「昨城四十五里至渡河沙店，四十五里至滑州館。」前引樓鑰日錄，沙店又名武城鎮，只在李固渡北三里，蓋實一渡耳。今圖仍有沙店小地名。是李固渡之準確地望，今尙可指。岑氏前文斷云，「李固鎮或在渡口之北岸。」甚有理據。則臨河在黎陽之東，李固鎮在黎陽之西南約衛州衛縣之東南，蓋屬內黃縣，在縣南，故珍渡河先取三縣鎮，然後至內黃也。若李固鎮在魏縣境，則在內黃之北，事勢不合，故岑氏云然。且胡注引薛史晉紀，「鄴西有柵曰李固，清淇合流在其側。」檢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人文圖，清（今圖之衛河）淇二水會於淇縣東南，今地名新鎮，（一統志衛輝府卷關隘目，新鎮在濬縣西南五十里，接汲縣界。）沙店（即古李固渡南岸）在其東南不踰十里處，則唐之李固鎮當即在今新鎮左近，其地五代屬鄴都（魏州），故云鄴西也。是以胡注引九域志雖誤，但引薛史則不誤，且可據以定李固鎮之準確地望。此段黃河之北岸，唐五代既已置鎮名李固，則河津李固之名雖至宋始見史，要可測知唐五代或已有此津渡之名也。

河水又東逕滑州治所白馬縣（今滑縣）西北近處，白馬縣本古滑臺城，黃河逼近城垣，常有水患，大曆中滑衛節度使令狐彰、元和中鄭滑節度使薛

平先後曾加修治。咸通中，義成（即鄭滑）節度使蕭倣復以滑臨黃河，西北堤壞，乃移河四里，故唐末河水已去城五六里。

元和志八滑州治所白馬縣，「黃河去外城二十步。」寰宇記九作十二里（疑有譌誤）。而唐會要八九疏鑿利人目，記元和八年薛平事作「二里」。未知孰是，要極相近也。令狐彰事，見寶刻類編五唐令狐彰開河碑。薛平事，見唐會要及舊薛平傳，詳下條。又舊一七二蕭倣傳，為滑州刺史充義成軍節度使，「滑臨黃河，頻年水潦，河流泛溢，壞西北堤，倣奏移河四里。」時在咸通中。按太平廣記三〇二韋季莊條，開元中為滑州刺史，「初時黃河俯近城下，此後漸退，至今五六里也。」（出廣異記。）所述雖神話，要亦城近黃河，故有此一段城隍神與河神激鬥而敗之的故事也。

河水又北流三十里，逕鹿鳴故城西近處，黎陽縣（今濬縣東北近處）城東近處。元和八年，魏博節度使田宏正應鄭滑節度使薛平之請，於黎陽境開古河道，「南北長十四里，東西濶六十步，深一丈七尺。」以分水勢，以減輕河洪對於白馬城侵毀之壓力。其新河在黎陽縣之西南地段。

元和志八滑州白馬縣，「鹿鳴故城在縣北三十里。」「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在縣北三十里鹿鳴城之西南隅。」是黃河逕鹿鳴城西南近處。元和志一六衛州黎陽縣目雖不記黃河，然云：「白馬故關在縣東一里五步，酈食其說高祖曰，杜白馬之津，即此地也，後更名黎陽津。」寰宇記五七通利軍領黎陽一縣，所記與元和志同。又云東至白馬縣，隔黃河二十五里；南至白馬縣，隔黃河二十七里；東南至白馬縣黃河中心一十五里。則黃河亦逕黎陽縣東南近處，置關津也。薛平、田弘正分河事，唐會要八九疏鑿利人目，元和八年「十二月，魏博觀察使田宏正奏，準詔開衛州黎陽縣古黃河道，從鄭滑節度使薛平之請也。先是，滑州多水災，其城西去黃河二里，每夏漲溢，則浸壞城郭，水及羊馬城之半。平詢……得古河道於衛州黎陽縣界，遣從事……以水患告於宏正，請開古河，用分水力。宏正遂與平皆上聞。詔許之。乃……鑿古河，南北長十四里，東西

濶六十步，深一丈七尺，決舊河以注新河，遂無水患。」舊一二四薛平傳，略同，亦云「滑州城西距黃河二里」，「決舊河以分水勢。」是新舊兩河並流也。沈亞之有魏滑分河錄（全唐文七三七）詳記其事，云「鑿河北黎陽西南，役卒萬人，間流二十里，復會於河，其墾田凡七百頃皆歸屬河南。」是所施工在黎陽西南境。

按黎陽縣近郊多山邱，大伾爲自古名山，唐名黎陽東山，在縣南約十里。白馬山在白馬縣東北三十四里，西直鹿鳴故城。河上有津，曰白馬津。南岸馬頭在鹿鳴城西南隅，去白馬山二十里；北岸馬頭在黎陽縣東一里，置黎陽關，一名白馬關；亦置黎陽鎮，又名白馬鎮；故津亦有黎陽之名。此段黃河流逕黎陽山、白馬山之間，爲南北津渡之要。蓋此津南向經胙城，封邱，至汴州；北向分至相州與魏州，皆北通幽州。汴州爲關東僅次於洛陽之大城，魏相次之，皆經濟繁榮，軍政重鎮，故此津當南北陸路交通幹道之樞紐，於唐代黃河諸津渡中，地位僅次於蒲津與河陽津。且此津北近永濟渠，故又爲水運之一中心。隋置黎陽倉，使楊玄感督運；至五代，仍見置黎陽發運使。皆以見黎陽、白馬在關東之東西南北水陸交通上之特殊地位。

此段考證已詳太行東麓南北走廊驛道篇及河北平原南北兩道篇，並參看隋唐永濟渠篇。張述爲鄭滑李僕射辭官表（全唐文七一七）云，「此州（滑州）當四達之地，控兩河（河南、河北）之境。」劉三復滑州節堂記（全唐文七四六），「是鎮股臂梁、洛，咽喉齊、魏。」正藉此津交通之利也。

河水又東北逕臨河縣（今濮陽西六十里、濬縣東北約三四十里）南，去縣五里。

元和志一六相州臨河縣，「黃河，南；去縣五里。」寰宇記五七澶州臨河縣，同。又引冀州圖云：「河水西從河內郡界流入，至黎陽，而東北至臨河西十里，

王莽河出焉。」檢一統志大名府卷古蹟目臨河故城條，引明統志，在開州西六十里。然沿革目，開州西至滑縣界七十里，西南至濬縣治九十里。故臨河故城雖在開州境內，但實西近濬縣，在濬縣東約三四十里。按寰宇記五七通利軍，治黎陽，北（蓋東北）至澶州臨河縣四十三里。里距略合。開州即今濮陽縣。

河水又東逕濮陽縣（今縣西南二十里）北，去縣十五里；清豐縣（頓邱西二十五里）南，去縣五十里；澶州治所頓邱縣（今清豐西南二十五里）南，去縣三十五里。

濮陽 元和志一一濮州濮陽縣，「黃河，北；去縣十五里。」按河水注五，「河水東北流而逕濮陽縣北，為濮陽津。」檢一統志大名府卷古蹟目，濮陽故城「在開州西南二十里，本古帝邱。明統志又有帝邱城在滑縣東北七十里土山村，即衛成公所徙。蓋即濮陽城，境相接也。」按開州即今濮陽縣。

清豐 元和志一六澶州清豐縣，「東至州二十五里，黃河在縣南五十里。」寰宇記五七澶州清豐縣，在州西南五十五里，黃河在縣南里數同。去州里數從元和志。

頓邱 元和志一六澶州治頓邱縣，「黃河在縣南三十五里。」檢一統志大名府卷古蹟目頓邱故城條引明統志，在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

濮陽北對頓邱，相去三十六里。河上有濮陽津，自古為津渡之要。唐末五代，此段河津又有德勝渡之名，蓋即古濮陽津也。後梁貞明中，晉軍已拔濮陽，遂跨河津築德勝南北兩城（北城即今濮陽縣，或左近不遠），以浮橋聯繫之，此津在南北用兵上更為重要。蓋五代多都汴京，而魏州為河北第一重鎮，此津居其間，為南北交通衝途也。晉天福三年，更南移澶州及頓邱縣於德勝，蓋治北城。四年又於澶州故城置德清軍。開運元年，於新澶州置鎮寧軍節度使。二年，德清軍北移二十五里，置軍城於陸家店（今清豐北、南樂南各約二十里），南至新澶州（德勝城，今濮陽左近）、北至魏州（今大名東）皆七十里，以加強南北軍道之控扼。

濮陽津 元和志一六澶州治頓邱，「南至濮州濮陽縣三十六里。」中隔黃河，有津渡。河水注五，經云，「東北過衛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瓠子河出焉。」注云：「河水東北流而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故城在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堤，宣房堰。」下述漢東郡太守王尊事。按濮陽「濱河距濟，介南北之間，常爲津要」，紀要一六開州目，言之頗詳。其在唐代，濮陽津名，見於舊一四五劉玄佐傳。新二二五上史思明傳，乾元二年思明稱帝於魏州，「兵出寇河南。身出濮陽，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出白高，周萬志自胡良渡河，圍汴州。」蓋濮陽在魏州之直南，故思明自出濮陽，即取濮陽津也。濮陽北對頓邱，相去三十六里，唐置澶州於頓邱，與濮陽南北夾河津爲城守，以通魏、汴。汴、魏自唐前期已爲黃河平原兩個最重要最繁榮之城市，至唐代末年，分別爲黃河南北兩個最強大藩鎮汴宋節度與魏博節度之軍政中心，此澶州、濮陽間之河津，爲汴、魏直線交通之津梁，故尤顯衝要。五代時期，梁、晉、漢、周皆都汴，此津形勢更見增重。又有德勝渡之名，後梁貞明中，晉軍於黃河兩岸建德勝南北城。

德勝城、德勝津渡及後晉新澶州 舊五代史二八唐莊宗紀三，天祐十六年（即梁貞明五年）正月，「李存審城德勝，夾河爲柵。」（按上年十二月已拔濮陽。）四月，「梁將賀瓌圍德勝南城」，兩軍水陸戰鬥至烈。十月，帝至魏州，「發徒數萬，以廣德勝北城。」下文屢與梁軍接戰，互有勝負。通鑑自卷二七〇梁貞明四年以下，歷書德勝事甚詳，茲條列如次：

梁貞明四年十二月，「晉軍至德勝渡。……京城大恐。」胡注：「德勝渡在濮州北，河津之要也。」（卷二七〇）

貞明五年正月，「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築兩城而守之。」胡注：「唐澶州治頓丘縣。自築德勝南北城，及晉天福三年，遂移澶州及頓丘縣於德勝，以防河津，懼契丹南牧也。宋景德澶淵之役，猶在德勝；熙寧以來，澶州治濮陽，又非石晉所移之地。」（卷二七〇）

同年四月，「（梁）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不克。」八月晉將李存進「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困，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

進不聽，以葦竿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人服其智。」（卷二七〇）

同年十月，「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卷二七一）

晉天福三年十一月，「澶州舊治頓丘，帝慮契丹爲後世之患，……徙澶州跨德勝津，并頓丘徙焉。」胡注：「按九域志之澶州，距魏州一百三十里，德勝之澶州，晉人議者以爲距魏州一百五十里，有二十里之差。蓋自澶州北城抵魏州止一百三十里，若自南城渡河并浮梁計程，則一百五十里。」（卷二八一）

天福六年「二月壬辰，作浮梁於德勝口。」（按此取舊史七九，史作「浮橋」。）胡注：「是爲澶州河橋。」（卷二八二）

開運元年八月「癸亥，置鎮寧軍於澶州，以濮州隸焉。」（卷二八四）

後漢天福十二年（開運四年）契丹入汴，以邪律郎五爲鎮寧節度使，性殘暴，賊帥王瓊「夜襲據南城，北渡浮航，……圍郎五於牙城。」胡注：「澶州牙城，蓋在北城。」（卷二八六）

據此，五代後期，此津渡南北城爲南北用兵極重要據點，蓋梁、晉以下皆都汴京，而魏州爲河北最重要城鎮，此處地當南北要道故也。但寰宇記五七澶州，不著德勝之名，而書澶州及治所頓邱事又極混亂不清，所幸通鑑貞明五年胡注述事分明，得其大要。參看天福三年胡注，更見落實。紀要一六開州德勝城條，歷述五代、宋事云，「蓋澶州徙治不一，大約唐治故頓邱城，石晉時治德勝，宋始治濮陽。」亦略取胡注。又云「宋人以澶州爲大梁北門，安危所繫也。」實則梁晉已然，不自宋始。

據胡注，德勝、濮陽非一地。檢舊五代史二九唐莊宗紀，天祐十六年，梁將賀瓌圍德勝南城，爲晉軍設計敗之，「追襲至濮陽。」此尤非一地之證。紀要一六，開州，濮陽廢縣，今州治也。德勝城在州東南五里。又引（明）一統志云，「今州南有故德勝城。」一統志大名府卷古蹟目，德勝故城，有南北二城，今州（開州）治即北城也。宋景德澶淵之盟時，澶州本治南城，熙寧十年南城圯於水，移治北城，即今開州。與紀要又小異。大抵州縣治所遷徙不常，

今已難董理，要當清開州附近，即今濮陽治附近也。

德清軍 寰宇記五七德清軍，「理陸家店。本舊澶州。晉天福三年，移澶州於德勝寨，乃於舊澶州置頓邱鎮，取縣爲名。（按本唐頓邱縣治。）四年，……改鎮爲德清軍。開運二年十一月，又移德清軍於陸家店置，在新澶州之北七十里。」「南至舊澶州二十五里，至澶州七十里，北至南樂二十五里，至魏府七十里。……西南至清豐縣二十里。」此段書事最明。通鑑二八三後晉天福八年十二月，聞契丹將入寇，「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蓋增築更堅也。又二八四開運二年，「初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及契丹入寇，……議者以爲澶州（新州城）、鄴都（即魏州）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途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樂之民以實之。」就里距言之，不但合兩縣之民，新城實亦居南樂與德清舊城（即澶州故城、頓邱故城）之間也。

濮陽津、德勝渡「當兩河（河南道、河北道）之驛路」，五代時置水運什長，蓋亦本之唐者。

寰宇記五七澶州，「當兩河之驛路。」此不論澶州新舊城皆然。又舊五代史九漢書高祖紀，天福十二年，契丹入汴滅晉，以族人朗五爲澶州節度使，水運什長王瓊，構賊帥張乙，得千餘人，中夜竊發，自南城殺守將，絕浮航，入北城，朗五據牙城以拒之。按此時德勝津梁，爲交通之要，固當有水運隊伍，唐世當已有之，惟無考耳。

唐世由此北至澶州治所頓邱縣，又北六十里至昌樂縣（今南樂西），又五十里至魏州。

河津北至澶州，見前考。元和志一六澶州，北至魏州一百一十里。又魏州，昌樂北至州五十里。一統志大名府卷古蹟目，昌樂故城在今南樂縣西北。按今南樂在大名東南亦五十里，是故城在今縣西不遠處。

由此南行，經韋城（今滑縣東南六十里），蓋亦經匡城（今長垣），封丘

(今縣)，至汴州。

通鑑二二五，大曆十一年，李靈曜據汴州叛，詔馬燧、李忠臣諸軍擊之。田承嗣遣田悅救靈曜，敗唐軍於匡城，乘勝進軍汴州，大爲忠臣、馬燧所敗，靈曜北遁，至韋城，被俘。按靈曜蓋欲遁入魏州歸承嗣，是韋城、匡城當魏、澶通汴州道。又卷二八九，後漢乾祐三年十二月壬子，郭威至澶州，癸丑，將士擁立。丙辰南行至韋城，戊午至七里店，旋入汴京。尤爲韋城當澶汴大道之明證。元和志八滑州，韋城縣西北至州六十里，匡城縣西北至州一百里。而寰宇記二汴州長垣縣，本唐匡城縣更名，西南至開封府一百里。宋長垣即今縣治。又舊五代史晉書七少帝紀，天福八年二月己未，車駕發鄴都（此指魏州），甲子次封邱，乙丑至東京。蓋亦渡德勝津也。今有汽車路自濮陽向南微西經長垣、封丘至開封，此殆即唐宋古道也。

大抵汴州爲唐代黃河平原第一大城，五代梁晉漢周迄宋皆都之。其北通河北，主要有兩道，即西北取滑州渡白馬津，至黎陽抵相州；東北取濮陽德勝渡至頓丘，抵魏州。唐於頓丘置澶州，後晉移州縣之名於德勝城，且置節度使，與滑州節度東西並峙，重河津也。自唐以前，白馬津最有名，蓋爲太行東麓驛道南渡黃河之主道；唐中葉以後，魏博節度治魏州，爲河北第一強鎮，直南渡濮陽津至汴州，汴州地位亦更重要，爲五代京師，故濮陽、德勝渡之形勢有凌駕白馬津之勢，此則軍政形勢之轉移也。

白馬、德勝兩津之間，又有白皋（今滑縣北）、胡梁（今滑縣東北接濮陽境）、楊村（今濮陽西十五里楊村鋪）三津渡。史思明稱帝於魏州，自統大軍取濮陽津路，使大將及子朝義分取白馬津、白皋渡、胡梁渡，四路會師於汴州，此爲白皋、胡良見史之始。白皋渡緊接白馬津下游。胡梁渡次之，北對六明鎮，後晉置大通軍，有浮橋。楊村渡在德勝津上游十八里，至晉、梁河上之戰始顯名史冊，然其地似在瓠子口，則漢武塞瓠子之故地也。

新二二五上史思明傳，思明稱帝，「兵四出寇河南，身出濮陽，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出白高，周萬志自胡良，渡河圍汴州。」通鑑二二一乾元二年紀書此事，白高作白泉。胡注：「良或作梁。白泉、胡良皆河津濟渡之要，在滑州西(?)北岸。」又通鑑二八一後晉天福二年，范延光據魏州叛，詔楊光遠屯滑州。六月辛丑，「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七月，「光遠自白泉引兵趣滑州」，聞滑州軍亂。此亦見白泉、胡良相近，皆去滑州不遠。

白泉渡又見於舊五代史三五唐書明宗紀一，由相州趨白泉渡濟河至汴州。通鑑二七四，後唐天成年，書此事，云自白泉濟河至滑州。由滑至汴也。紀要一六滑縣，白泉渡在縣北。一統志衛輝府卷津梁目，同。

胡梁渡又見於通鑑二八四後晉開運二年，契丹入寇，正月，詔景延廣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又舊五代史八〇晉書天福六年十月己丑，「詔以胡梁渡月城爲大通軍，浮橋爲大通橋。」前引通鑑二八一天福二年條，胡注：「此即史思明所濟胡良渡也，在滑州北岸澶州界。」是胡梁渡當在白泉之東。紀要一六滑縣，一統志衛輝府卷津梁目，皆云滑縣東北接濮陽境，蓋是。又按通鑑二八一晉天福二年，「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楊)光遠引之渡河，半渡而擊之。暉、銳衆大敗，……走還魏。」胡注：「六明鎮在胡梁渡北。」又二九一後周顯德元年，河決八口，其一六明鎮。胡注，「六明鎮在大通軍。大通軍即胡梁渡也。晉天福四年建浮橋，置大通軍。」蓋六明鎮即在胡梁渡之黃河北岸。

楊村 通鑑書梁唐河上之戰，屢見楊村地名。其卷二七〇梁貞明五年，晉王擊梁，軍德勝，梁將王瓚將兵五萬，自黎陽渡河，「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滑州饋運相繼。」晉人亦造浮橋於德勝。胡注，楊村據德勝上游也。又二七一，有楊村北城。又二七二後唐同光元年，梁將王彥章自滑州「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韃炭，乘流而下，……彥章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因以巨斧斬浮橋，……南城(德勝南城)遂破。」胡注：「楊村順流趣德勝，水程十八里耳。」是楊村在此時亦爲南北津渡，在德勝上游十八里。一統志大名府卷關隘目，楊村在今開州(今濮陽)西南十五里楊村鋪。復考寰宇記五七澶州濮陽

縣，「瓠子口，漢武帝塞瓠子河口……在縣西南一十七里河津是也。」則楊村距瓠子口實極相近，所謂河津，蓋即指楊村渡而言歟？

河水又東逕濮州治所鄆城縣（今濮縣東二十里）北，去縣二十一里。有靈津關，蓋津渡處，北通魏、博。河水又東北逕臨黃縣（今觀城東南）東南，去縣三十五里，有盧津關，一名高陵津，蓋南對范縣（今縣東南二十五里有范縣故治）。其東北下游又有委粟故關。

鄆城、范縣 元和志一一濮州「北至黃河二十里。」又治所鄆城縣，「黃河，北；去縣二十一里。」

寰宇記一四濮陽，「北隔黃河二十里，渡河至魏府一百六十里。」治所鄆城縣，「黃河西自濮陽縣界流入，北，去縣二十一里。又東流入范縣界。」是河在濮州治所鄆城北二十一里無疑。新唐志，濮州鄆城縣北有靈津關。蓋即河上津渡處，北通魏州者。隋書地理志，東平郡甄城縣有關官。蓋謂此也。黃河逕范縣，兩書范縣目皆不記，以勢度之，當逕范縣西境，里距不詳。復按河水注五，「河水又東逕鄆城縣北，故城在河南十八里。……河水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河水又東逕……范縣西，而東北流。」是與唐代河床略同。下文所見臨黃東南高陵津，蓋南對范縣者。

臨黃 元和志一六澶州臨黃縣，「黃河，南；去縣三十六里。」盧津關，古高陵津，縣東南三十五里。」寰宇記五七澶州觀城縣有廢臨黃縣，記事同，惟無「六」字；又「古」作「今名」。新志亦云臨黃縣「東南有盧津關，一名高陵津。」通鑑二七二，後唐同光元年，梁遣段凝為帥，「凝將全軍五萬，營於王村，自高陵津濟河，剽掠澶州諸縣，至于頓丘。」則自南濟河也。按河水注，「河水又東逕甄城縣北。……河之……北岸有新臺，鴻基層廣，高數丈，衛宣公所築新臺矣。……為盧津關。臺東有小城，崎嶇頽側。臺址枕河，俗謂之邸閣城，疑故關津都尉治也。」則此津關建置已古。河水注下文續云，「河水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又東北逕委粟津。」是津渡甚密。

河水又東北逕朝城縣（今縣西四十里）東，去縣二十九里；莘縣（今縣）南，里距不詳；武水縣（今聊城西南五十里）南，去縣二十二里。

朝城 元和志一六魏州朝城縣，「黃河在縣東二十九里。」寰宇記五四，同。按唐縣在今縣西四十里，是黃河在今縣之西十里也。

武水 元和志一六博州，武水縣「東北至州六十里。」「黃河，南；去縣二十二里。」寰宇記五四博州聊城縣記廢武水縣，與元和志同，云「黃河在武水縣南二十里。」「周廣順二年，河決衝沒。顯德二年，割屬聊城縣。」今地見一統志東昌府卷古蹟目，與唐宋志書合。

莘縣 元和志一六魏州，莘縣西至州一百里，寰宇記五四，作七十五里，皆不書黃河所經。然考舊二〇下哀帝紀，天祐三年魏博羅紹威奏章，河水實逕莘縣境，詳注⑤。且唐莘縣即今縣，河水經朝城武水，必當經莘縣。縣屬魏州，是河北，則河當在縣東南。

河水又東逕博州治所聊城縣（今縣西北十五里）南，去縣四十三里；陽穀縣（今縣東北三十里）北，去縣十二里；盧縣（今東阿北六十里，聊城東南四五十里）北，天寶以前，去縣一里，縣故濟州治也。

聊城 元和志一六博州治聊城縣，「黃河，南；去縣四十三里。」寰宇記五四，同。

陽穀 元和志一〇鄆州，陽穀縣東南至州七十五里，黃河在縣北十二里。寰宇記一三，同。其今地，紀要三三引志，在今縣北五十里；而一統志兗州府卷古蹟目，在今縣東北三十里。按就其去鄆州之方向里距言，不當在今縣北五十里；統志方向里距較合理，故從之，且當在東北東也。

盧縣 元和志一〇、寰宇記一三鄆州盧縣，皆不記去黃河里距。然皆云碣礮津在縣北一里，則至少可知，天寶以前，黃河在縣北一里。兩書所記，盧縣為故濟州治所。天寶十三載，州為河所陷廢，然縣仍見在，改屬鄆州。其今地，一統志東昌府卷古蹟目濟州故城條云在今東阿北六十里，是也，詳下碣礮津條。

自唐中葉迄五代，史冊屢見楊劉渡，爲博州（聊城）、鄆州（東平）間重要津渡，南北用兵尤所重視。其地約在聊城、陽穀間黃河上，蓋陽穀東北境，今東阿縣北六十里處。五代末期，黃河屢決楊劉，蓋遂漸喪失其要津之地位。

元和志、寰宇記皆不記楊劉渡，然正史、通鑑則屢見，且爲博州、鄆州間極重要津濟處，其事皆在元和志成書之後。紀要三三東平州東阿縣有楊劉鎮條，綜述史事最簡要云：

「縣北六十里，舊臨河津，亦曰楊劉鎮，（按九域志東阿有此鎮。）唐元和十三年，淄青拒命，魏博帥田弘正……自楊劉渡河，直指鄆州……距鄆州四十里築壘，城中大震。（按淄青李師道治鄆州東平。）乾寧三年，朱全忠將葛從周引兵救魏博……復濟河，屯楊劉，擊鄆帥朱瑄。朱梁開平五年，晉王存勗攻魏州，朱全忠遣兵自楊劉濟河，……助魏帥羅周翰城守。乾化五年，晉軍入魏州，梁將劉鄩軍於魏縣（按在魏州西），梁主遣軍屯楊劉，爲鄩聲援。貞明三年，晉王存勗自朝城乘冰堅渡河，急攻楊劉，拔之。……後唐同光初，遣李嗣源襲鄆州，自德勝趣楊劉，夜渡河，徑抵鄆州，拔其城。梁尋遣王彥章克德勝南城，浮河東下，攻楊劉……唐將李周悉力拒守。唐主亦引兵自澶州馳救，彥章旋爲唐兵所敗。既而唐主復自朝城至楊劉濟河，入鄆州，遂進兵滅梁。石晉天福八年，契丹入寇，至黎陽，遣何重進守楊劉鎮。」

據此可見楊劉鎮津渡在唐末五代軍事交通上之重要性。今再就正史通鑑所記最足見其地望者稍詳論之。

其一事，田弘正自楊劉渡河擊鄆州。舊一七〇裴度傳，元和十三年，平盧淄青節度使（治鄆州）李師道拒命，詔諸道討伐，魏博「田弘正奏請取黎陽渡河。」度曰：「且秣馬厲兵，候霜降水落，於楊劉渡河，直抵鄆州，但得至陽穀已來下營，則兵勢自威。」「乃詔弘正取楊劉渡河。及弘正軍既濟河而南，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勢果蹙。」舊一四一田弘正傳亦云，「自楊劉渡河築壘，距鄆四十里。」而一二四李師道傳云，弘正「自楊劉渡河，距鄆州九十里下營，再

接戰，破賊三萬衆。……復於故東阿縣界破賊五萬。」此似爲楊劉見史之始。通鑑二四〇元和十三年，書裴度策劃及田弘正渡楊劉事，全取裴度、田弘正兩傳。又十四年正月「丙申，田弘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丙午，田弘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胡注：「此自楊劉直進，不復迂其路至陽穀也。舊史李師道傳曰距鄆州九十里，田弘正傳曰四十里。考異曰，河南記云，營於陽穀西北。今從實錄。」今按九十里及陽穀西北之說，未必不可信。蓋又向前推進至四十里處耳。據元和志、寰宇記，東阿在鄆州西北四十五至五十里，陽穀在州西北七十至七十五里，而唐代陽穀故城在今縣東北三十里處，正在今東阿縣之西北；營於陽穀西北，正當是九十里也，蓋由楊劉渡河而南不遠處。復按通鑑元和十四年二月紀，李師道遣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及田弘正渡河」，悟軍戰數敗。都使爲大將，駐軍陽穀，以拒官軍，參之裴度策劃，亦以渡河取陽穀爲初步目標，知楊劉渡必與陽穀相近也。

另一事，晉王李存勳與梁人河上之戰。茲專取通鑑所書述之。其卷二七〇，貞明三年十二月，晉王在魏州。「戊辰，晉王吹于朝城。是日，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渡。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卽日拔之。」四年八月，「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又二七二後唐同光元年閏四月，「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鄆州。比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胡注：「九域志，鄆州東阿縣有楊劉鎮，臨河津。東阿東南至鄆州六十里。……李嗣源之兵自德勝北城而東，循河北岸而行，至楊劉渡口。自楊劉取徑道至鄆州城下，不經東阿縣治所。」通鑑又云：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起王彥章爲將。五月，彥章破德勝南城，勢大振。帝命「棄德勝北城，撤屋爲柵，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以通鄆州之路，「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鬥……一日百戰，互有勝負。」自是相持大戰於楊劉。按此爲唐末五代時期一次極有名之爭奪戰，而以德勝、楊劉爲爭持之重點。故稍詳引之。貞明三年十二月戊辰，晉王由朝

城趁冰渡河，即日拔楊劉城。按前文引元和志，河在朝城縣東二十九里，則渡河至楊劉殆不逾百里。李嗣源以壬寅日暮至楊劉，當夜渡河襲鄆州，癸卯旦進入牙城。又是年十月，帝由朝城至楊劉，「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則楊劉去鄆州亦不過數十里至百里。度其地當在朝城（今縣西四十里）以東至聊城（今縣西北十五里）以南、陽穀（今縣東北三十里）以北之一段河程中。九域志一鄆州，東阿在「州西北六十里」，縣有楊劉鎮。一統志泰安府卷關隘目，引舊志，「楊劉鎮在東阿縣北六十里。舊有城臨河津，今黃河舊堤隱隱可見，而城跡不可考。」紀要三三兗州府東平州，略同。其地當是。然唐之陽穀在宋迄今陽穀之東北三十里，東阿之西北，北至當時黃河十二里，而元和志、寰宇記又皆不記東阿有黃河，則唐時楊劉未必屬東阿境。據上文所證與陽穀之關係至切，疑即在聊城陽穀之間之河上，蓋陽穀東北境歟？通鑑二八五晉開運三年，「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似楊劉在莘縣東四十里者，地望亦合。

河決楊劉 岑仲勉先生曰，「由三國初至唐末幾近七百年是黃河最安靖的時期。」（黃河變遷史頁三三〇。）但到唐末五代，復常見洪流沖決與人爲決河，其中多次決口在楊劉。據岑書所列，梁貞明四年，謝彥章攻楊劉，築壘自固，決河水瀾漫數里，以限晉兵。（通鑑二七〇。）晉開運三年七月，河決楊劉、朝城、武德。（新五代史九。）楊劉之決，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通鑑二八五。）周顯德元年十一月，遣李穀治河，役徒六萬。初「河自楊劉至於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爲二派，滙爲大澤，瀾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堤而出，灌齊、棣、淄諸州，至於海涯。」（通鑑二九二。）最後一次尤見嚴重，可能影響楊劉作爲重要河津之地位。

德勝、楊劉之間，沿河又有潘張、麻家口、景店、鄒家口等民戶聚居點，皆大河津渡處。

通鑑二七〇梁貞明四年，「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胡

注：「麻家渡蓋在濮州界。」又二七二後唐同光元年，「梁將王彥章潛師破德勝南城，遂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胡注：「凡此皆河津之要，晉人立寨守之。」按梁軍由德勝順流而下也，參稽貞明四年事，此等地名蓋皆黃河南岸、濮州之境，但不能詳。同書二八四後晉開運元年二月，契丹入寇，帝在澶州，大軍守黎陽，分兵守麻家口、楊劉鎮、馬家口及河陽。舊五代史在卷八二晉少帝紀。是麻家口甚見重要。紀要三四濮州，潘張村在州西北，西南距楊村五十里，麻家渡在州東北。

楊劉以東黃河下游，以次有鄒家口、馬家口，皆津濟處。馬家口在博州東境，與楊劉皆為博州東南通鄆州之要津，南北用兵，常所爭奪處。

馬家口 通鑑二七二，後唐同光元年六月，唐梁兩軍相持於楊劉，郭崇韜謀之曰，今「彥章據守要津，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會范延光亦「請築壘於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使崇韜將萬人「至馬家口渡河築城。」胡注：「所謂博州東岸也。」此梁唐河上之戰也。又二八三，後晉開運元年正月，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鄆州）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又二八四開運元年二月，命石贛守麻家口，何重建守楊劉鎮，白再榮守馬家口，安彥威守河陽。（按此時帝在澶州，大軍守黎陽。）未幾，周儒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以應楊光遠。船數千艘渡兵，大為晉軍所敗。此契丹寇晉之戰也。其地，通鑑已云在博州之東。

鄒家口 上引通鑑二七二後唐同光元年，郭崇韜至馬家口築城。下文續云，崇韜築新城凡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急攻新城，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鄒家口，復趨楊劉。」戊午，「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鄒家口，己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據此，博州之東河上有馬家口，地在楊劉之下流，而馬家口與楊劉之間又有鄒家口，皆為津渡處。紀要三三東平州馬家口條，「在州西北，其西南為鄒家口，又西即東阿縣之楊劉鎮。」是也。

按黃河此段流程中，東晉南北朝時代，史冊常見有碯礮津，爲南北東西交通之要，北齊與蕭梁互通聘使，更常取此津途。唐代志書記此津在盧縣城北一里。盧縣卽北朝至唐天寶十三年間之濟州治所，北魏於津置濟州關，隋末廢。唐六典有濟州津者，當卽此津。其地西北至博州（聊城，今縣西北十五里）五十里而盈，東南至鄆州（東平）約一百二十里。此津約在今聊城、東阿間，則地與前考唐代中葉以後之楊劉略相近，或稍東北鄒家口、馬家口地段歟？濟州城以天寶十三載爲洪水所毀，州廢而縣屬鄆州。自此碯礮津渡，除地志外，遂不復見於史冊，疑亦漸廢，其在南北交通上之地位，蓋遂爲楊劉所興代歟？

河水注五：

「河水……又東北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流……逕昌鄉亭北，又東北逕碯礮城西。述征紀曰，碯礮津名也，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爲津也。其城臨水，西南崩於河。宋元嘉二十七年，……王玄謨……前鋒入河，平碯礮守之……以沙城不堪守……毀城而還。……魏立濟州治此。河水衝其西南隅，又崩于河，卽故荏平縣也。經曰大河在其西，……西與聊城分河。」

按此爲較早期地書之記載。通典一八〇濟州「今郡理（盧縣）卽古碯礮城。沈約宋書作敵字，碯礮津有城，故以爲名。」下引水經注。又云，「後魏太常八年於此立濟州中城；其外城，後魏正光中刺史刁宣所築。後周武帝築第二城，卽碯礮故城也。」元和志一〇鄆州盧縣約取上文，續云：「濟州至天寶十三載，州爲河所毀廢。」又云：「碯礮津在縣北一里，後魏於此置關，名濟州關，隋末廢。」寰宇記一三，同。隋志，濟北郡盧縣有關官。蓋此關也。此津關在晉南北朝時代，在軍事上至爲重要。紀要三一濟南府長清縣碯礮城條，以城在今長清境，雖誤。然歷述晉永和八年以下用兵置關事，凡東晉四事，劉宋七事，魏、周四事。至隋末廢關，蓋南北統一，關非緊要也。按紀要所彙錄雖詳，但遺落史事尙不少，其重要者，如陳太建九年周師入鄆，齊後主東走，渡河入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候周師，自與后妃東奔青州。事見北齊書八後主紀

及通鑑一七三。濟州關卽碣礮津關也。又如北齊書三四楊愔傳，「爲聘梁使主，至碣礮戍。」又四三李稚廉傳，「濟州控帶川陸，接對梁使。」是梁齊通使皆取道碣礮津也。此具見其在南北交通上之重要性。唐六典七水部郎中條，濟川津有船兩艘，南宋本「川」作「州」。^④蓋卽此津也。

其地望，紀要謂在長清縣西北。而一統志東昌府卷古蹟目，濟州故城「在茌平縣西南，卽碣礮城也。……按濟州在濟水西岸，爲漢在平縣地，水經注、元和志歷歷可證。其所治盧縣，蓋亦元魏時僑置，非漢縣也。後人但以長清縣有故盧縣，不復分別，並以濟州入之，誤矣。」按河水注，碣礮城在東阿東北，西對聊城。通典，濟州南至東平郡（鄆州）一百二十里，西至博平郡（博州）五十里，北至博平郡七十里，西北到博平郡五十四里，西南到濮陽郡（濮州）二百四十里。元和志，盧縣東南至鄆州一百里。寰宇記五四博州，南至舊濟州七十里，東南至舊濟州五十四里，舊濟州卽盧縣之州也。又鄆州盧縣，州西北二十里者，蓋「西北」下脫「百」字。寰宇記卽錄自通典者。據此三書所記方位里距，參以九域志一鄆州陽穀縣「有黃河、碣礮津」之言，則盧縣、碣礮津故城在今茌平縣西南亦頗遠，當於聊城、東阿之間求之，東南至今東平約一百二十里，西北至聊城五十里或稍盈，元和志博州、鄆州間渡河一百八十里者，（寰宇記鄆州目作一百七十里。）蓋取此道也。度其地當與唐中葉以後之楊劉相近或在楊劉黃河之下游不遠處。故九域志云地在陽穀縣境，蓋其時盧縣已廢入陽穀也。至於紀要云長清縣西北者，乃漢之盧縣，非唐之盧縣也。

河水又東逕平陰縣（今縣）北，去縣十里。有四口故關，卽四瀆津關，在聊城縣東微南八十里，長清縣（今縣南）西南五十里，蓋在平陰東北境黃河上。

元和志一〇鄆州平陰縣，「黃河去縣十里。」寰宇記一三，同。皆不言與縣之相對方位。按縣屬河南道之鄆州，當在黃河之南或東，蓋河在縣北十里。

四口故關 河水注五：河水逕碣礮津，下文續云：「又東北流逕四瀆津。津西

④ 據玉井是博南宋本唐六典校勘記，刊支那社會經濟史研究。

側岸臨河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也。」元和志一六博州聊城縣，「四口故關在縣東南八十里，隋置。」同書一〇齊州長清縣，「廢四口關，在縣西南五十里，後魏置，武德九年廢。」寰宇記一九齊州長清縣條，同。其卷五四博州聊城縣，亦云隋初置，但作「縣東八十里，一名四瀆口。」下引水經注。新志亦云聊城東南，長清西南。唐宋志書皆云四口故關，不云四瀆津。然就其方位里距觀之，此故關當在平陰之北。一統志東昌府卷關隘目，云在茌平縣南，蓋東南也。一般言之，唐代黃河之流程與酈注時代無大異，可信唐時此關仍在河上。長清今地詳下長清條。

河水又北逕唐初茌平縣（今縣西二三十里）東，博平縣（今縣西北三十里博平鎮）東，里距皆不詳。長清縣（今縣南）北，去縣五十五里。又北逕高唐縣（今縣）東，去縣四十五里；平原縣（今縣或其西南）南，去縣五十里，河上有張公渡，蓋即古平原津也。

茌平 通典一八〇博州聊城縣「漢茌平縣故城，在今縣東。」元和志一六博州聊城縣，「茌平故城在縣東五十三里在茌山之平地。」（茌原作荏。）檢舊唐志，武德四年平竇建德，置博州，所領有茌平。貞觀元年省入聊城。是亦唐縣也。河水自平陰北至高唐，流程甚長，當逕茌平東境也。

高唐 元和志一六博州高唐縣，「黃河在縣東四十五里。」寰宇記五四，同。又引十三州志，「高唐縣有爵堤，以捍河水。」

博平 元和志一六博州，博平縣西南至州七十里。寰宇記五四作七十五里。皆不云黃河逕其境。考舊二〇下哀帝紀，天祐三年魏博羅紹威奏事，河水實逕博平縣東境，引詳注⑤。按元和志，高唐縣在博州東北一百一十里。寰宇記惟無北字。河水既逕博州城東南，又逕高唐城東，固當亦逕博平縣東也。

長清 元和志一〇齊州長清縣，「黃河，北；去縣五十五里。」寰宇記一九作五十里。按一統志濟南府卷古蹟目，長清故城在長清縣西南。而下文引舊志在今縣東南三十里。是上下文不全合，今姑作縣南。

平原 元和志一七德州平原縣，「黃河在縣南五十里」。 寰宇記六四，同。
張公渡、平原津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親巡天下，「竝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正義：「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水津焉，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按河水注五，「大河又北逕張公城，臨側河澗，衛〔魏〕青州刺史張治此，故世謂之張公城。水有津焉，名之曰張公渡。河水又北逕平原縣故城東。」此即張守節所指者，在平原南六十里，正與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五十里略相合。按北齊書四五文苑顏之推傳，齊將亡之際，送珍寶「向青州，且守三齊之地」，以之推爲平原太守，「令守河津。」蓋謂此津也。又元和志一七德州長河縣，「張公故關，縣東南七十里。」新唐志亦云德州長河縣東南有此故關。按唐之德州治所在今陵縣，長河縣在其西北五十里，今德縣；平原在州西南四十六里，張公渡城又在平原之南六十里。是關在津渡之北頗遠，非一地。紀要謂唐志之張公故關即張公渡，恐誤。

據圓仁行記，此段黃河逕禹城縣（今縣西南十七里）西藥家口，有津渡，去縣四十里。又東逕禹城北，即平原之南也。寰宇記云黃河在禹城南七十里，誤。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開成五年四月七日，由章邱縣西行，八日到臨邑縣界雙龍村。九日，正西行十五里到古縣，是前臨邑縣城廓。又西二十五里，到禹城縣界鷺塘村。十日，「正西行四十里到禹城縣。……過城西行十里到仙公村。」十一日，「正西行三十里，午時到黃河渡口，時人喚爲藥家口。……河濶一町五段許，向東流也。……渡口南北兩岸各有渡口。……此藥家口多有舟船，負載往還人。……河南屬齊州禹城縣，河北屬德州界，過河北岸斷中。……正西行三十五里申時到德州平原縣界趙館村。」是黃河流逕禹城縣西四十里藥家口，有津渡。又東逕縣北，河北岸即平原縣境也。而寰宇記一九齊州禹城縣，「黃河在縣南七十里，上從長清縣來，東北入臨邑縣。」元和志一〇齊州禹城縣失記黃河。檢地圖，寰宇記此說顯有問題，況與圓仁行記大乖歟！復按元和志一〇齊州禹城縣，「東南至州一百五十里。本漢祝阿縣。……天寶

元年改名禹城縣，以縣西南三十里有禹息故城，因而爲名，在州西北八十五里。」而寰宇記齊州禹城縣目云，在州「西北八十三里，」「漢爲祝阿縣。」下云「天寶元年」至「八十五里」，與元和志同。下文續云：「乾元二年，逆黨史思明侵河南，守將李銑於長清縣界邊家口決大河，東至縣，因而淪溺。今理遷善村。」又云：「廢禹城在縣南八十里。」下文重述乾元二年時事。據元和志，禹城縣在齊州西北一百五十里，而寰宇記云八十五里，是去州城兩者有六十七里之差，即前後地望根本不同。而寰宇記「廢禹城在縣南八十里」者，此「縣」又實指元和志時代之縣而言。寰宇記雜鈔材料，往往混亂，此又其一例。元和志，縣在州西北一百五十里，正約當今禹城地區，若寰宇記在州西北八十三里者果爲宋初之縣，則黃河在南七十里更不可能。眞不知其如何顛倒錯亂也。頗疑黃河實在寰宇記時代禹城（在州西北八十五里）之北七十里，記誤北爲南歟？未可知也！

河水又東北逕臨邑縣（今縣南約六七十里 N37° 地帶）北，去縣七十里；德州治所安德縣（今陵縣）南，去縣八十里。河岸有灌家口草市。河上有鹿角故關（今臨邑北十五里），亦大河津渡處。由關西北至德州七十五里；東南至臨邑七十里，又六十里至齊州（今濟南市）。大業三年關廢。貞元末，李納爲平盧淄青節度使，鎮鄆州（今東平），於德州南跨河築三汉口城以通魏博，說者謂在今陵縣東南，若此說不誤，似即此津歟？

臨邑 元和志一〇齊州臨邑縣，「黃河在縣北七十里。」寰宇記一九齊州臨邑縣，惟記古黃河在縣南二十里，不記當時黃河；而於禹城縣條云黃河「東北入臨邑縣。」臨邑今地頗有問題。紀要三一濟南府臨邑縣，「臨邑城，縣北三十五里。」一統志濟南府卷古蹟目，「臨邑故城，在臨邑縣北。」岑仲勉黃河變遷史第九節隋唐的黃河注六五，「元和志稱臨邑南至齊州六十里。則地理今釋以唐之臨邑爲今臨邑縣北三十五，顯有錯誤，北當作南。」今按寰宇記云臨邑在齊州北五十里，故知唐之臨邑在今濟南城北不過五六十里。檢紀要，今臨邑南至濟南府一百五十里；一統志作一百四十里。則唐縣不但不得在今縣北三十五

里，縱改「北」爲「南」亦尙不足。以里距言之，在今縣南至少六七十里處。度其地必在 N37° 之南北地帶。楊氏唐地理志圖，置臨邑於今縣與歷城縣之正中間，頗得其實。

安德 元和志一七德州治所安德縣，「黃河，南；去縣十八里。」寰宇記六四，作「八十里」。必有一倒譌。按元和志、寰宇記，臨邑南至齊州五六十里，而安德爲德州治所，「正南微東渡河至齊州二百四十五里」。則臨邑西北至安德縣約一百八九十里，黃河逕臨邑北七十里，下游又逕滴河縣南，則中間逕安德縣南八十里處之可能性較大。若中逕安德縣南十八里處，則曲折似太大，或較少可能也。且觀鹿角關地望亦以八十里爲正。

灌家口草市 寰宇記六四德州安陵縣，「福城，元和二年，橫海軍節度使鄭權奏，德州安陵縣渡黃河，南鄰齊州臨邑縣，有灌家口草市。頃者，成德軍于市北十里築城名福城。城緣隔黃河，與齊州臨邑縣對岸，又居安德、安平（一本作平昌，皆無考）、平原三縣界，疆境濶遠，易動難安，請於此置縣，以歸化爲名。詔從之。今廢爲鎮。」

鹿角故關 元和志一〇齊州臨邑縣，「鹿角關在縣西北七十里，大業三年廢。」又一七德州安陵縣，「鹿角故關，縣東南七十五里。」寰宇記六四安德縣目有此關，惟脫「南」字。新志齊州臨邑縣亦記此故關。一統志濟南府卷關隘目，「鹿角關在臨邑縣北十五里，接陵縣界，古大河所經也。……蓋跨大河，以鹿角津爲名。齊乘有平原嶺，在德州東南七十里，嶺下有鹿角津。」紀要三一略同。按今臨邑縣在唐縣之北至少六七十里，故關在今縣北十五里也。

三汊口城 通鑑二三四貞元八年，「初李納以棣州蛤蜊有鹽利，城而據之。又成德州之南三汊城，以通田緒之路。及李師古襲位，王武俊……引兵屯德棣，將取蛤蜊及三汊城，……上遣中使諭止之。」九年「上命李師古毀三汊城，師古奉詔。」胡注，「王武俊敗朱滔，得德棣二州，蛤蜊猶爲納戍，納又於德州南跨河而城守之，謂之三汊，以交魏博，通田緒。」按舊一二四李正己傳述事較詳，「於德州南跨河而城守之」卽本之舊傳。舊傳又稱爲三汊口城。紀要三一濟南府陵縣，三汊口城在縣東南。一統志濟南府卷古蹟目同。若此說不誤，

殆即在鹿角故關地段歟。

河水又東逕滴河縣（今商河）南，去縣十八里；臨濟縣（今章邱縣西北二十里臨濟鎮）北，去縣八十里。

滴河 元和志一七棣州滴河縣，「黃河在縣南八十里。」寰宇記六四，「黃河在縣南一十八里。」里數「八」「十」互倒。岑書第九節隋唐的黃河注六六，據錐指引元和志亦作十八里。似「十八」爲正。且就上下游所經論之，其逕滴河境，亦當在縣南十八里，不當遠在縣南八十里也。

臨濟 元和志一〇齊州臨濟縣，「黃河在縣北八十里。」寰宇記一九齊州臨濟縣，不記黃河。

河水又東逕棣州治所厭次縣（今惠民東南）南，去縣三里；鄒平縣（今縣北孫家鎮，在齊東縣東南四十里）西北，去縣八十里。蒲臺縣（今縣）西南，去縣七十五里。下游入海，流程不詳。

厭次 元和志一七棣州治厭次縣，「黃河在縣南三里。」寰宇記六四，同。按棣州今地，各家之說不同。一統志武定府卷古蹟目，厭次故城條引舊志，厭次自古凡六徙，述次甚詳，但未言唐之厭次究在後代何處。紀要三一武定州厭次廢縣條，今州治。下文又引城邑考，「唐棣州城在今州東南六十里，五代梁華盛琪爲刺史，苦河水爲害，南徙十餘里。……宋李仕衡……復以州治滄下，徙州西北七十里。……今州治即仕衡所移也。」武定即今惠民縣。岑書又云今惠民縣南七十里。古今地名辭典云在惠民縣南十里。皆不知所據。今檢元和志記棣州西南至德州（今陵縣）二百四十里，南至淄州（今淄川縣）二百一十里，正北微西至滄州（今滄縣東南四十里）二百五十里，西南至齊州（今濟南）二百五十里，東北至大海二百里。參通典一八〇，略同。元和志又記蒲臺縣（今縣）西北至棣州七十五里。據此諸方向里距，棣州正當在今惠民縣附近，不能在其南太遠，恐六七十里之說未可信。

鄒平 元和志一一淄州鄒平縣，「黃河，西北；去縣八十里。」寰宇記一九淄

州鄒平縣，「黃河西北自齊州臨濟縣東流入，經縣西北，去縣八十里。」

蒲臺 元和志一七棣州蒲臺縣，「黃河，西南；去縣七十五里。」寰宇記六四濱州蒲臺縣，惟少「五」字。此下河床所經不詳。

然乾元以後，河流改道逕棣州之北，故賈耽謂棣州宜隸河南，寰宇記亦稱舊黃河逕渤海縣（今濱縣）西北，去縣六十里也。至唐末景福二年（893）河又改道，蓋復南行故道歟？

權德輿貞元十道錄序（全唐文四九三），「魏公……考迹其疆理，以正謬誤……樂安自乾元後，河流改故道，宜隸河南。」樂安郡即棣州。是乾元以前，河水逕棣州之南，故屬河北道，至乾元改道，乃流經棣州之北。而元和志所記則仍改道前之河道也。復考寰宇記六四濱州渤海縣，「舊黃河在縣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後，河水移道，今枯。」按渤海，元和志為棣州屬縣，在州東七十里。此段黃河至唐末景福二年始因改道而枯，就其方向里距言，似即乾元後所改之新道，或其一段。至景福又復改道。可能仍南行略如乾元以前之故道歟？楊氏唐書地理志圖，繪黃河於棣州厭次與渤海兩縣之南，而於兩縣之間，別繪一支東北出，逕渤海縣之西北境，云「景福二年河改從北行」。檢岑書唐代河患目（頁三二一）亦是此意，且本之胡氏錐指。是皆不但未讀權德輿貞元十道錄序，且未會寰宇記之本意。⑤

*

*

*

唐代黃河自河陽以下之流程與河上之津渡已詳考論如上。其自西而東之津渡，以

⑤ 舊唐書二〇下哀帝紀，天祐三年四月「戊申，魏博羅紹威奏：臣當管博州聊城縣、武陽、莘縣、武水、博平、高堂等五縣，皆於黃河東岸，其鄉村百姓渡河輸稅不便，與天平軍管界接連，請割屬鄆。從之。」按此時只在朱全忠篡唐前一年，鄆州天平軍由全忠兼領，羅紹威顯然受全忠壓力，致割河東之地以屬鄆。惟此文有欠明晰，因此可有兩種解釋。第一解，聊城縣及武陽（即朝城）等五縣，凡六縣皆在大河之東。第二解，此六縣皆有鄉村在大河東岸。前考黃河本流逕此諸縣之東南，若第一解為正，則此前不久黃河曾有一次大決，徙道逕此諸縣之西。此為一次大遷徙，但史無可考。若第二解為正，則此文欠醒，或者「其鄉村」當作「有鄉村」，斷句。以意度之，第二解似為長，蓋鄉村輸稅，例送縣城，若其時此諸縣城果在河東，則鄉村輸稅固無不便也。且聊城即博州治所，若並聊城亦在河東，割屬鄆州，則博州已難自立矣。惟究當作何解釋仍不能斷。好在此事只在唐亡前一年，姑置不論。

次言之：曰小平津，一名平陰津，在偃師縣（今縣）西北二十五里首陽山北，去河陽津不過數里之遙，爲河陽之輔津。曰五社津，在鞏縣（今縣）北，北對溫縣（今縣）。曰板渚津，在汜水縣（今縣）東北三十五里，北對武陟縣（今縣），相近又有九鼎渡，皆所以北通懷（今沁陽）、衛（今汲縣）。曰棘津，一名石濟津，一名酸棗津，在衛州治所汲縣南七里，南對酸棗縣（今延津北約三十里），分別通鄭州（今市）與汴州（今開封）。曰杏園渡，在汲縣東南，見重於安史亂時。曰延津，一名靈昌津，在靈昌縣（今滑縣西南七十里）東北二十二里，北對衛縣（今濬縣西南五十里衛縣集，在淇縣東境）枋頭故城（衛縣東南今有方城村），此殆爲白馬津之輔津。曰白馬津，在滑州治所白馬縣（今滑縣）北三十里鹿鳴城西南隅，西對黎陽縣（今濬縣東），在縣東一里，一名黎陽津，置黎陽關，一名白馬關，爲相（今安陽）、汴交通之主線。曰白泉渡，緊接白馬津下游。曰胡良渡，在鹿鳴城東北，接濮陽境，北對六明鎮。曰楊村渡，在德勝渡上游十八里。（今有楊村鋪。）曰濮陽津，在濮陽縣（今縣西南）北，北對澶州治所頓丘縣（今清豐西南二十五里），爲魏（今大名東）、汴交通之主線，唐末五代，見稱爲德勝渡。曰靈津，置靈津關，在濮州治所鄆城縣（今濮縣東二十里）北，北通魏、博。曰麻家渡，蓋在鄆城東北境。曰高陵津，又名盧津，置盧津關，在臨黃縣（今觀城東南）東南三十五里，南對范縣（今縣東南二十五里）。曰礪礪津，在濟州治所盧縣（今聊城東阿間，聊城東南約四十里）北一里，故又名濟州津，北朝置濟州關。關西北對博州治所聊城縣（今縣西北十五里），東南通鄆州治所東平縣（今縣西北），爲博、鄆間要津。天寶十三載，河毀濟州城，津亦漸衰廢。中葉以後有楊劉渡者，大顯於史冊。其地在博州東南，穀陽縣（今縣東北約三十里）之北，爲博、鄆之津要，蓋卽代礪礪津而興起者。楊劉下游，以次有鄒家口、馬家口，皆河上津濟處。馬家口在聊城東境，亦當東南通鄆州之路。曰四濟津，舊置四口關，在聊城縣東微南八十里，長清縣（今縣南）西南五十里，蓋平陰縣（今縣）北境。酈注云濟水受河，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故名。曰張公渡，在平原縣（今縣或其西南）南五六十里，蓋卽古平原津，爲德州（今陵縣）南通鄆（東平）、齊（今濟南）要津。曰鹿角故關（今臨邑北十五里）蓋亦津渡處，在德州治所安德縣（今陵縣）東南七十五里，臨邑縣（今縣南六七十里）西北七十里，當齊（今濟南）、

德（今陵縣）通路。此外，獲嘉（今縣）、新鄉（今縣）南渡河至原武（今縣）通鄭州（今市），及鹿角關下至入海之一段流程，皆當有南北津濟處，惜津名無考。

上列諸津渡雖各有其客觀之地理形勢，但亦因時代不同，政治形勢有異，而顯晦不常。戰國秦漢時代，惟白馬最顯史冊，故張儀說趙王云秦守白馬之津，張耳、陳餘屬武臣，從白馬渡河，北略趙地，酈食其說漢王塞白馬之津。蓋古代河北平原之中東部多澤地，南北交通以太行東麓之南北走廊為唯一主線。此道交通由邯鄲南下，西南渡盟津至洛陽，東南渡白馬津至大梁，故白馬居趙（邯鄲）、魏（大梁）之間，兼且東達齊、魯，實為東方黃河平原之第一衝途。漢末、十六國及北朝時代，黃河下游大平原為天下兵爭之地，河上津渡乃多顯現，計有棘津（石濟津）、延津（靈昌津）、濮陽津、高陵津、碣磬津、四瀆津、張公渡（平原津）、鹿角津及其他不見唐史者，如倉亭津等；而白馬、碣磬最為衝要。隋唐盛時，黃河南北大平原，經濟益見繁榮，人文益見蔚盛，汴州形成為大平原中之第一大城，亦為北方除長安洛陽兩都外之最大都市。（繁榮可能在洛陽之上。）其次則汴州東南之宋州（今商邱）與河北之魏州（今大名）與貝州（今清河），故杜翁謂宋州「名今陳留（汴州）亞，劇則魏、貝俱」也。汴宋北渡黃河至魏、貝，更北經冀（今縣）、深（今縣）、嬴（今河間）、莫（今任邱北至雄縣間）至幽州，成為河北道中部之南北交通幹線，與先秦以來太行東麓走廊之南北幹線，東西並列，宋代河北分東西路，其形勢固本唐代之此一交通形勢也。白馬津南通汴、宋，北出則分指相、魏兩州，為河北兩大縱貫幹線之樞紐，形勢增重，故六典記大津無梁者，以白馬為稱首，論形勢者，或謂「當四達之地，控兩河之境」，或謂「股臂梁（汴州）洛（洛陽），咽喉齊、魏」也。

安史亂後，下逮唐末五代，魏博一鎮，於河北為最強，魏州之地位顯越相州而上之。河南之汴州宣武一軍，更由東夏之重鎮一變而為朱溫興霸之根據地，再變而為梁晉漢周之國都。政治中心顯著東移，而汴魏交通尤以澶州濮陽津為逕捷，故至唐末五代，此津地位增重，稱為德勝渡，跨河築城，置浮橋，建節鎮，遂開宋遼時代，兩國用兵通使以澶州為衝途之漸。又唐代汴州以東之節鎮，以鄆州東平最為壯雄，楊劉渡為西北通魏博之捷津，遂襲代北朝以來碣磬津之地位，其地望亦正相近也。及晉王李存勗與梁人河上之戰，以德勝、楊劉為上下游兩個主戰場，各興舉國之師以爭之者，皆

欲爭取大河南北之控制權也。於晉王，非取此兩津，不能進兵河南，以制梁之死命；於朱梁，非守此兩津，不能保汴京之社稷。終至晉取劉楊入東平，朱梁勢絀，迅即覆亡。此正見河上之形勢，津渡之巨防也。

總上以觀，漢唐盛世，政治中心居西偏，盟津以東之河上津渡，惟白馬爲最著。自漢末迄北朝，自唐中葉至五代，黃河下游大平原爲兵爭之地，政治中心亦漸東移，於是河上諸津湧現史冊，白馬以東之最著者，有澶州之濮陽津、德勝渡，當汴、宋北通魏、貝之幹道；有濟州之碣礪津、楊劉渡，爲鄆、兗（今滋陽）北通博、德（今陵縣）之要津。此則政治局勢演變之影響也。

參看圖二十一

民國七十二年（1983）五月十六日初稿，二十六日再稿，六月二十二日增訂。七十四年八月繪圖時復訂，十二月六日初校，七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二校增訂定稿。

篇肆柒 隋唐永濟渠

引 言

- (一) 永濟渠上游開鑿取線之辨證
- (二) 新鄉東北經衛魏貝德滄等州至獨流口之流程
- (三) 幽州東南至獨流口之流程

引 言

隋開運河在中國運河史上居於極重要之地位，蓋其工程南達餘杭，北通涿郡（幽州），西連京、洛，使南北交通暢活，且與兩京取得直接聯繫，故史稱「隋氏作之雖勞，後代實受其利」也。然唐史顯示，聯繫黃河與江淮之通濟渠所發揮之作用為最大，故前人多所致力，近代中外學人考論者亦數家；而聯繫黃河北通幽燕之永濟渠，則殊少措意。就我所知，近代學人之觸筆此渠者，惟張崑河有隋運河考（禹貢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與岑仲勉先生黃河變遷史有永濟渠一目（頁三〇二至三一—）而已，皆非專力於永濟渠作深入之研究者。按永濟渠在唐代交通運輸上之價值誠不若通濟渠之顯著。然此渠不但為聯繫東都洛陽與東北重鎮幽州之直接渠道，且可由滄德航海至平州（今盧龍治）與遼東，或亦可由獨流口（今天津市西靜海西北獨流鎮）東北循曹操所開泉州渠及新河故濱通漕平州。故隋氏用兵遼東，以黎陽（今濬縣東）為漕運中心；唐代前期，為備突厥、契丹，軍糧饋運亦藉此渠。如陳子昂上軍國機要事（全唐文二一一）云，「即日江南、淮南諸州租船數千艘已至鞏洛，計有百餘萬斛，所司使勅往幽州，納充軍糧。」此必取永濟渠水運無疑。故至安史亂起，清河（今縣）尚豐積有備邊之軍資，稱為天下之北庫也。是則此渠對於當時東北交通實具有不可輕忽之重大作用。惟安史亂後，河北為藩鎮割據，唐室資糧全恃東南，是以通濟渠之作用益顯；而永濟渠不在唐室威令所及範圍之內，故其作用乃晦而不彰耳。

此篇分為三節。第一節論證渠道上游開鑿之取線。此為本文撰述重點之所在，亦

前賢所未能深入探究者。第二節考新鄉東北至獨流口之渠道所經，可稱爲渠道之中段。此則元和志、寰宇記等唐宋志書所已紀述者，岑書多已綜錄，今惟更加詳悉而已。第三節考幽州東南至獨流口之渠道所經，可謂爲渠道之北段。此則宋代志書稍見表露，而爲前賢所未留意者。盡此三節，隋開永濟渠道藉可大明，即隋唐時代河北道南北交通之大動脈仍能歷歷可指也。

(一) 永濟渠上游開鑿取線之辨證

隋書煬帝紀云，大業四年「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他處所見紀事略同。惟通鑑考異引大業雜記云：「三年六月，敕開永濟渠，引汾水入河，於汾水東北開渠，合渠水至于涿郡二千餘里，通龍舟。」「汾」爲「沁」之形譌，「渠水」蓋「清水」之形譌。此云「於沁水東北開渠」，最爲詳明。即分沁水爲兩支，主流仍南達于河，開渠分津之支流東合清水，北通涿郡也。

隋書記開永濟渠事，除煬帝紀外，其卷二四食貨志亦云，是年「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冊府元龜四九七邦計部河渠二，所記與煬紀一字不異。通鑑一八一隋煬帝大業四年條，惟易「開」爲「穿」耳。雜記作三年六月者，蓋發勅擬議，與正式下詔興工，固當有先後也。

又考異引雜記，加按語云：「按永濟渠即今御河，未嘗通汾水，雜記誤也。」溫公正文作沁水，謂雜記作「汾」誤。蓋「汾」「沁」形近，且古音亦相近，故致譌誤耳。岑先生以爲張崑河說（黃河變遷史頁三〇七），非也。

至於雜記「開渠合渠水」之「渠水」爲「清水」之譌者，須稍詳說明如下：按由沁水開渠東北至涿郡，楊氏隋書地理志圖卽以爲引沁入清，張岑兩家亦以爲引沁入衛，皆是也。楊張兩家無說，岑先生則專引明清沁河故道入衛爲證，詳下文。其實明清沁河故道入衛，只可爲隋渠道之輔證，不足以證明隋代永濟渠之果入衛也。

今按衛河上源古曰清水，發源於今獲嘉縣北境之太行山脈中，水經注九清水注

及元和志一六、寰宇記五三（懷州）、五六（衛州）載之甚詳。懷（今沁陽）、衛（今汲縣）之間，北阻太行，南臨黃河，爲一狹長地帶，自西向東流之河道，僅有衛河上源之清水，不見他水，更無渠水之名。水經注記水道極詳盡，此處亦無渠水。且此書撰述只在大業開渠前八十餘年，在此八十年中，亦未必能形成一條頗大之河流。且若果有另一水名渠水者，則必在清水之南或清水之北。若在清水之北者，清水既發源於此地區北境之太行山脈中，隋人分引沁水東行，亦不可能越過清水而合入此渠水。若在清水之南者，中古黃河河床在今黃河之北頗遠，元和志一六衛州目，黃河「流經汲縣南，去縣七里，謂之棘津。」寰宇記五六衛州目，同；又云新鄉縣有「延津關在縣東南三十五里，東南過河入滑州大路。」則黃河在新鄉、汲縣南甚近。元和志又云清水在新鄉縣北一里。寰宇記同，又云清水在汲縣北三里。是新鄉汲縣地區，清水與黃河南北距離少僅十里，多亦不過三十六里，可謂極相近，亦不容另有一條頗大之水道與之平行東流也。故可斷言，此「渠水」之「渠」必卽爲「清」之壞字無疑，涉上文「渠」字而誤耳。復考九城志二衛州汲縣有黃河、御河。檢元和志一六衛州汲縣目及寰宇記五六同目，皆不言汲縣有御河。按御河卽永濟渠，非小河，汲縣北逼山區，南距黃河僅十里，故汲縣南北，除清水外皆不容另有一河，是此御河亦卽指清水而言無疑。此亦隋人開渠引入清水之一強證。

是此項工程，一方面濬治沁水下游南注黃河之一段。一方面於沁水左岸開一渠口，分引沁水東流注入清水以通涿郡。蓋沁水雖本入河，然水濁多沙，湍激之勢踰於黃河，非加功濬治不能大通漕運。而新開渠道工程尤巨，且其下游長達二千里，雖多循舊河道，然亦當有須增濬處，故分引沁水東流之新渠道，尤爲主要工程也。

此項工程之基本史料，俱如上引，隋書記載雖過略，但參以雜記之文，其事甚明。第以沁水本自入河，致讀者易生疑惑，岑仲勉先生曰：「據水經注九，沁水本來是流入黃河的一支，何需乎引？」（見前揭黃河變遷史第九節第二目隋

代的間接治河永濟渠條。)可爲代表。按沁水發源於山西境，南流至武涉縣東南入黃河，自漢代迄今兩千年，各書所記無異說，此觀漢書地理志上黨郡穀遠縣條並顏師古注及吳卓信漢志補注卷七穀遠縣條所引諸書可知也。然明史八七河渠五，常居敬曰：「沁水多沙，入漕反爲患。」又紀要四九懷慶府武陟縣，「明朝永樂九年，沁河溢，淹沒縣境田廬，詔修決口以禦之。蓋沁河多沙而橫暴也。」又一統志懷慶府卷山川目，「按沁水至武陟界，與黃會合，其湍激之勢，較黃河益甚，而武陟東岸之蓮花池、金屹嶺最其衝射要害處。」又明史八七河渠志五沁河條，萬曆三十三年范守己言，「近者十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自木欒店決岸，奔流入衛。」是沁水既多沙湍激，至稱橫暴，加以沁口承流之黃河復多沈沙，自易淤塞，且有淤塞之史例，則欲大通漕運，自必再事修濬。史稱引沁入河，雖有語病，此乃中古文體，強爲駢麗，以辭害意之過耳。岑書引趙世暹解隋紀此段文字云：「引沁水」應屬上文「開永濟渠」爲一句，「南達于河」二句係全渠通道。按此解於事理雖可通，但文句殊欠順，若爲先秦古典，尚可說；中古文字，則絕少此類型語句。況同書食貨志只云「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更無法如趙氏斷句；而岑先生反以爲然，何耶？

惟此開渠分沁水東北通涿郡之重要渠道，隋書兩處所記皆不詳，故前人研究者張、岑兩家皆置重於此，擬議云引沁入衛，是也。但究其實，雜記已明言之，楊氏隋地理志圖亦據以繪圖。蓋「開渠合清水」，清水卽衛河也。

張崑河隋運河考（禹貢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云：

「沁水至修武境南入黃河，今雖不通衛河，在昔時尙有一流直達衛河。讀史方輿紀要新鄉縣：『沁河在縣西，今涸。一統志，沁河故道，自懷慶府武陟縣入獲嘉縣境，下接新鄉縣，又東北接汲縣界，北抵清河。』此道與衛水之道同，當卽爲引沁入衛之道。」

此謂開渠乃引沁入衛。證雖不強，然大要得之。岑先生亦曰「開永濟渠，主要

在引沁入衛。」其主要論證，即元明清三朝仍見沁衛時或相通。茲錄其所提最早證據即元代之史證兩條如下：

元史一六四郭守敬傳，世祖中統三年，守敬面陳水利事云：「懷孟沁河雖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

同上五一五行志二，順帝至元三年，「六月，衛輝淫雨，至七月，丹沁二河泛漲，與城西御河通流。」

明代沁河與衛河時通時塞，沁河常泛溢，更必入衛河，此於明史八七河渠五沁河、衛河條言之已詳，岑書已引用不少，且及行水金鑑、水道提綱、清史稿、東華錄，以見清代之情況，文長不復多列。

至於所開渠道上承沁水之渠口與下入清水之水口各在何處，則殊難定。楊氏隋志圖置上口（分引沁水處）於今武陟、懷慶（沁陽）間，約在武陟西四五十里；置下口於獲嘉之北，入清水，合稱永濟渠。而岑氏似主元明清之沁河故道，包括孟姜女河，以為即隋渠遺跡，此本一統志之舊說也。

岑書頁三〇二至三〇七專論永濟渠當是引沁入衛，所引證據主要為明清志書所記沁河故道，雖未明言即隋故跡，然其意可知也。又引香河紀程，「沁河故道俗名孟姜女河。」以為「這條故道也許一部分是大業所開的遺跡。」且於注五二云「大業故跡，似以孟姜女河為近似。」其意尤顯。至於一統志之意見，其衛輝府卷山川目沁河條云：「沁河故道自武陟縣流入獲嘉縣南，又東南經新鄉縣南，又東北經汲縣北入清河。」並加按語云：「沁河支流，自武陟縣紅荊口，經衛輝入衛河，隋大業中開永濟渠，嘗引以通涿郡。」更明白言之矣。

明清志書所謂沁河故道者，自懷慶府武陟縣東北流，經修武縣西南，又經獲嘉縣西南，又東經新鄉縣南，又東北至汲縣北入清水，即衛河。並指為即元人郭守敬所謂沁、丹餘水自武陟北，東引入御河也。然其注入清水處，或云在新鄉西，或云在獲嘉境，或更云修武城西有沁水。又或云武陟

分流六十里通衛，或云百里、百二十里，亦大不同。蓋通塞不常，氾濫所行，亦各異道耳。

明史八七河渠志五沁河條云：

「沁河至武陟縣，與黃河合。其支流自武陟紅荊口經衛輝入衛河。元郭守敬言，『沁餘水引至武陟，北流合御河灌田。』此沁入衛之故跡也。」

按郭守敬擬議已詳前引元史一六四郭守敬傳。檢紀要四九衛輝府新鄉縣，「沁河在縣西，今涸。」引明一統志云：「沁河故道自懷慶府武陟縣入獲嘉縣境，下接新鄉縣，又東北接汲縣界，北抵清河。」嘉慶一統志衛輝府卷山川目沁河條：「沁河故道自懷慶府武陟縣流入獲嘉縣南，又東南經新鄉縣南，又東北經汲縣北，入清河。」方向稍詳，且指為隋永濟渠故道。同書懷慶府卷山川目沁水條：「其枝河自武陟縣北，東引入修武縣，經縣西南，又東入衛輝府獲嘉縣界。」此亦即沁河故道也，云經修武縣西南境。綜此諸條記事，可知其全程所經，與元史所記方向似略合。清一統志云，經新鄉縣南，入汲縣境，是其與清水合口在新鄉之東，而紀要云沁河在新鄉縣西，又云修武縣西有沁河，是不同。復考明史八七河渠志五沁河條，景泰四年，劉清請「濬岡頭百二十里以通衛。」王晏亦言「開岡頭置閘，分沁水，使南入黃，北達衛。」又行水金鑑二一引續通考，嘉靖初，胡世寧奏，「舊聞沁水至荊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同書五六引小谷口薈蕞，武陟「東北有蓮花池，在沁河東岸，地名木樂店，去衛河百里。」（此兩條皆岑書引。）又紀要四九懷慶府武陟縣蓮花池條，「東去衛河百里。萬曆十五年，沁從此決，衛輝府之獲嘉、新鄉俱受其患。」按武陟東北至新鄉不止一百二十里，而明代嘉靖以前沁水通衛故道僅六十里，其入衛水口當在獲嘉以西，劉靖擬議濬開渠道亦只一百二十里，入衛水口亦當在新鄉以西，不在新鄉之東也。且上引史料述沁河故道及沁決受患處，或經修武，或不提修武，似亦有異。或者元明時代，沁衛通塞不常，所謂沁河故道亦不一道也。

至於此故道之上口，即元明時代分沁東流處，大抵在武陟縣東北沁水弓出

處之東岸，地名木樂店，又名蓮花池，（武陟東北四里。）或云在紅荊口，或在馬曲灣，皆相去不遠。時或決大樊口，則在武陟縣西約三四十里之沁水北岸。

明史八七河渠志五沁河條云：「其支流自武陟紅荊口經衛輝入衛河，……此沁入衛之故跡也。」下文云「宣德九年，沁水決馬曲灣經獲嘉至新鄉入衛。」嘉靖六年，胡世寧言，沁水自紅荊口分流入衛，近年始塞。萬曆十五年，沁水決武陟東岸蓮花池、金屹嶺，一云決木樂蓮花口而東，新鄉獲嘉盡淹沒。三十三年范守己言，十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自木樂店東決岸，奔流入衛，河形直抵衛滸，至今存也。又紀要四九懷慶府修武縣，沁水「在縣西，萬曆中，沁水決于武陟縣東之大樊口，縣首受水患。」是沁水分津入衛，或潰決入衛，大抵自武陟之紅荊口，或云木樂店、蓮花池，或云馬曲灣，或云大樊口。檢紀要四九懷慶府武陟縣蓮花池條，「在縣東北沁河東岸，地名木樂店。其相鄰者，地名金屹嶺，東去衛河百里。」「木樂在沁河北岸，與大樊口相鄰。」一統志懷慶府卷山川目蓮花池條，「武陟縣東北木樂店，亦名蓮花口。」又關隘目，木樂店「在武陟縣東北四里，瀕沁河，邑中市集之最。」是木樂、蓮池之地望可確指；民國地圖集·河南圖，武陟縣東北尚著此地名。紅荊口當亦在其左近。馬曲灣當在馬曲村左近，村在武陟東，見乾隆懷慶府志四古蹟目。大樊口，上引紀要云在武陟東，而一統志懷慶府卷沁水條引舊志，嘉靖三十五年決武陟縣西北大樊村，是不同。考乾隆懷慶府志六河渠志，趙夙麗修沁河傅村隄碑，增隄四處，起傅村決口，紆折而西曰大樊，曰小東，曰南王。又民國續武陟縣志九沁水條，自沁陽東至武陟，北岸村莊十六個，其第七爲北樊，八爲大樊，則必在縣西北頗遠，當在三十里以上也。

所謂孟姜女河者，由武陟縣直東流經新鄉縣西南，折東北經延津縣北境之故胙城縣（延津北三十五里）境，北達汲縣，亦稱爲沁河故道。按此道當僅爲明清時代最南線之沁河故道，或爲中古黃河故道；絕非隋永濟渠故道也。

行水金鑑一六二引看河紀程，「沁河故道俗名孟姜女河，自武陟縣流經胙境（今延津北三十五里），北行與汲相接，在漢隄西，久塞。」（岑書頁三〇五引。）又一統志衛輝府卷山川目，除沁河故道外，又有孟姜女河，云「即沁河故道，自新鄉縣西南任旺村白水坡折而東北，由延津界西馬村達汲縣小白古橋入衛河。每年天雨時如此，否則僅有其形。」同書懷慶府卷山川目沁水條，「有舊沁河，在原武縣西北。」蓋即所謂孟姜女河之西段。是此孟姜女河故道由武陟直東經原武北境，延津北境，折而北至汲縣。檢 ONC-G-9，武陟縣東有一小水由東向西流入沁河，可能即此故道之西段。因為東段不詳，看似由東向西流耳。岑書引行水金鑑，又加按語云，「這條故道也許一部分是大業所開遺跡。」注五二又強調此項意見。按孟姜女河故道，至少東段，顯與前文所述沁河故道、由新鄉東北直達汲縣者之流程不同，故一統志亦分別記之。按延津縣北至衛輝府治所汲縣七十里，胙城故城在延津縣北三十五里，（方向里距皆據一統志。）即在汲縣之南亦三十五里。據元和志一六，寰宇記五六、五三，唐代黃河在汲縣南七里，新鄉縣東南三十五里（延津關），獲嘉縣南四十里，則今延津縣北境之胙城故縣境實在隋唐黃河之南，然則此孟姜女河亦稱為沁河故道者，蓋元明時代沁水屢次潰決東流之一故道耳。若果為隋唐之故跡，則至少東段（獲嘉以東）當為隋唐黃河故道，絕非隋分沁水東流之永濟渠故道也。又按紀要四九衛輝府新鄉縣黃河條，「縣境有漢隄。志曰，自獲嘉西南四十里至縣（謂新鄉縣）南，又東北至胙城縣，又北接汲縣，皆有漢隄。」則看河紀程所謂「在漢隄西」者，蓋漢隄為漢代黃河南岸之隄防，隄西故河道正即黃河故道也。

而前述由武陟紅荊口、木欒店分津東北流經修武、獲嘉、新鄉之諸北線沁河故道，其中之一當有為隋代永濟渠故道之可能，然究取何道亦難定。按水經注之沁水、清水兩注，丹水為沁水之東源，由太行山北，向南流出山，逕鄆城（今博愛西北）西，又南分為東西兩支。西支為主流，向南流入沁水。東支為光溝水。光溝東南流又分津為界溝水，界溝東南流又分津

爲長明溝水，光溝、界溝之主流皆南流亦注入沁水，而長明溝水則東流逕雍城（在州縣故城西北三十五里）南，又東注入吳澤陂，陂水東流入清水，卽衛水之上源。且長明溝水於州縣故城（卽唐武德縣，在沁水南岸，西至今沁陽、東至武陟各約五十里）之北境，亦分津南流爲白馬湖，湖水南流爲白馬溝水。白馬溝水又南分爲兩支：其一南流入沁水；其一東流爲蔡溝水，仍東注長明溝水。則北朝末期，清水（卽衛水）之最西源頭，實上承丹水在今博愛縣西北地區之分津，其流向略與沁水南北平行，相距不到三十里。在此段平行流程中，且有白馬湖、白馬溝水、蔡溝水爲之直接聯繫通津，其聯繫點在今武陟縣西北約五十里之州縣故城北岸白馬水口，而蔡溝水南距沁水殆不踰十里，其關係可謂至爲密切。

水經注九沁水注云：

「丹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東南出山（太行山），逕鄴城西，……京相璠曰，河內山陽（今修武西北三十五里）西北六十里有鄴城。①……丹水又南，光溝水出焉。丹水又西逕苑鄉城北，南屈東轉，逕其城南，東南流注于沁，謂之丹口。……沁水又東，光溝水注之。水首受丹水，東南流，界溝水出焉。（光溝水）又南入沁水。沁水又東南流，……逕中都亭南，左會界溝水。水上承光溝，東南流，長明溝水出焉。（界溝水）又南逕中都亭西，而南流注于沁水也。」

是則丹水於鄴城西南地區向東南分津爲光溝水；光溝東南流，分津爲界溝水；界溝東南流，分津爲長明溝水。光溝、界溝主流雖皆仍南歸丹水下游之沁水，但長明溝水則未見下落。復檢同書同卷清水經云，「清水出河內修武縣（今獲嘉）之北黑山，東北過獲嘉縣（今新鄉西南十二里）北。」注云：

「黑山在縣（修武縣，今獲嘉縣）北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清水又東南流，吳澤陂水注之。水上承吳陂于修武縣故城（今獲嘉）西北。……魏土

① 據此當在今修武西北九十五里，卽約今博愛西北境。乾隆懷慶府志四古蹟目云在府城東北四十里清化鎮，與鄭注稍有不合。蓋在鎮北，卽今博愛縣北也。

地記曰，修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吳澤水陂，南北二十許里，東西三十里，西則長明溝水入焉。……水（長明溝水）上承河內野王縣（今沁陽）東北界溝，分枝津爲長明溝，……（長明溝）東逕雍城（故州縣西北三十五里）南，……又東逕射犬城北。……長明溝水東入石澗，東流，蔡溝水入焉。水上承州縣（今沁陽武陟間，相去各五十里）北白馬溝，東分謂之蔡溝，東會長明溝水。（長明溝）又東逕修武縣（今獲嘉）之吳亭北，東入吳陂。陂水東流，謂之八光溝，而東流注于清水。」

是則由丹水再三分出枝津之長明溝水實東流入清水，卽入衛水也。且此段所記，注入長明溝水之蔡溝水，乃自白馬溝分出。檢沁水注，長明溝水自界溝水分出後，東流復分爲兩水。其一東流仍名長明溝水，下游入清。其一南流爲白馬湖，湖水南流爲白馬溝水。白馬溝水南流又分爲二，「一水東出爲蔡溝，一水南注于沁。」是則清水最西之上源爲分自丹水之長明溝水。此溝水與沁水南北平行已極相近。復按清水注云，長明溝水東逕雍城南。據一統志懷慶府卷古蹟目雍城條，「魏土地志，州縣有雍城。郡國縣道記，故雍城在武德縣西北三十五里。」又射犬城條引光武紀更始二年章懷注，射犬城在武德縣北。按唐武德縣卽故州縣，西至沁陽縣、東至武陟縣，皆約五十里之沁水南岸。（參元和志、寰宇記。）則雍城在沁水之北不到三十里，卽長明溝水與沁水南北相距不會超過三十里也。復有白馬湖、白馬溝水、蔡溝水爲之聯繫，更直接通津矣。又據酈注，白馬溝水分津爲蔡溝水處及南注沁水處，皆在州縣故城北，州縣故城卽唐武德縣治，東至武陟縣約五十里。是則北朝末期，清水最西上源與沁水直接聯繫通津處在武陟西微北不過五十里之譜。而清水最西上源之北支爲上承丹水之長明溝水，與沁水南北平行，相距不到三十里。南支蔡溝水與沁水平行，相距可能不到十里，^②且與沁水直接通津。岑書之「水經注九所記，丹水只流入沁水，並無支流分入清水。」（頁三〇五。）又云：「水經注沒有隻字提及沁、衛的聯繫。」（頁三〇六。）殊非事實。

② 一統志懷慶府（今沁陽縣）卷山川目白馬溝水條引府志，白馬湖在府東北二十里。則在沁水北應不到十五里，蔡溝水又在湖之南。

以清代言之，長明溝水名小丹河，又名預河，自河內縣（今沁陽）東北境由大丹河分津東流，逕清化鎮（今博愛治）南，鎮在河內東北四十里。又東逕武陟縣北，又東逕修武縣南五里，又東入吳澤陂，陂水又東逕獲嘉縣北，至新鄉縣西合河鎮，注入清水。

一統志懷慶府卷山川目長明溝水條云：

「在河內縣城東北，與河（丹河）分流，經清化鎮南，又東經武陟縣北，又東經修武縣南，流入衛輝府獲嘉縣界，一名預河，今曰小丹河。……明統志，預河在修武縣（今縣）南五里，……東入衛河。修武縣志，小丹河舊在縣南五里，明嘉靖間改流縣北為三里河，萬曆十三年復導經縣南，附城而東，經獲嘉縣入衛。」

按同書衛輝府卷山川目小丹河條云，「在獲嘉縣北，自修武縣流入，經縣東，北合清水入衛。一曰蔣河。」參胡林翼地圖，實經獲嘉縣北而東也。又行水金鑑一六二看河紀程，小丹河流至新鄉縣城西合河鎮，與衛河合。是上下流程皆可也。

清化鎮者，一統志懷慶府卷關隘目，鎮在河內縣東北四十里。金史地理志，河內有清化鎮。明正德中築城。檢中華民國行政區域簡表，民國十八年於鎮置博愛縣。而紀要四九，武陟縣有清化鎮，在縣東北四十里。疑誤。

又一統志不言入吳澤陂。檢胡林翼地圖，小丹河經修武縣南，北注吳澤，則與清水注所記長明溝水東注吳澤陂、陂水又東流注清水全同。吳澤陂之地望，前引清水注，在修武縣西北二十里，即清代獲嘉縣西北二十里。檢一統志衛輝府卷山川目吳澤陂條，云在獲嘉縣西北；而引獲嘉縣志，在縣西南十三里，名三橋陂，一名太白陂。蓋陂水南北寬二十餘里，其東北岸在縣之西北，東南岸在縣之西南也。又紀要四九懷慶府卷修武縣有吳澤陂，在縣北十里。蓋陂水東西廣三十里，其西端在明修武縣之北也。皆與酈注合，胡林翼圖亦大體得之。但民國修武縣志總圖已無此陂。

小丹河以南，白馬湖、蔡溝水仍見在，東流經武陟縣西北，修武縣南，又

東入小丹河。而白馬溝南入沁水之水口已淤塞，蓋改道東流爲上清河，經武陟縣西北十七里，疑合入蔡溝。別有東道山河亦經武陟西北十七里，在蔡溝之南，流向相同，東經修武縣南，似直接入清水，已淤廢。

小丹河以南，一統志懷慶府卷山川目有數條記事，可窺見白馬湖、白馬溝水與蔡溝水之遺蹟：

白馬溝水條，引府志，「白馬湖在府（河內縣，今沁陽）東北二十里。今湖水流入小丹河。」

古蔡溝水條，「在河內縣東北，分流入武陟縣，經縣西北，又東經修武縣南，又東合於小丹河。」又引武陟縣志，「上清河在縣西北十七里，上通河內小丹河，舊自白馬溝南流入沁。後沁水淤塞，始改從今道。」

東道山河條，「在武陟縣西北十七里，源出太行山，經府城（今沁陽）東北流入縣境，復由縣西北，東經修武縣東流入衛。今淤。」

按此諸水首尾不盡全。所可知者，白馬湖仍見在，但白馬溝入沁之口已淤塞，湖水盡入小丹河。蔡溝水上游不詳，蓋仍由白馬湖東流，其流程與酈注同。上清河似實指白馬溝水，不能入沁，改而東流，經武陟縣西北十七里處，下游不詳，疑合入蔡溝水也。東道山河，詳見乾隆懷慶府志卷三山川目武陟縣條，云「在縣西北十七里，源出太行山，至河內楊儀橋，逕石澗村，歷武陟北，達修武城南三橋坡東流入衛河，淤塞已久，乾溝尚存。」是與上清河同經武陟縣西北十七里處，與上清河之關係當甚切。其水在小丹河、蔡溝水之南，下游流向亦與蔡溝水相同，所謂源出太行山者，蓋小丹河以南之一山，爲太行餘脈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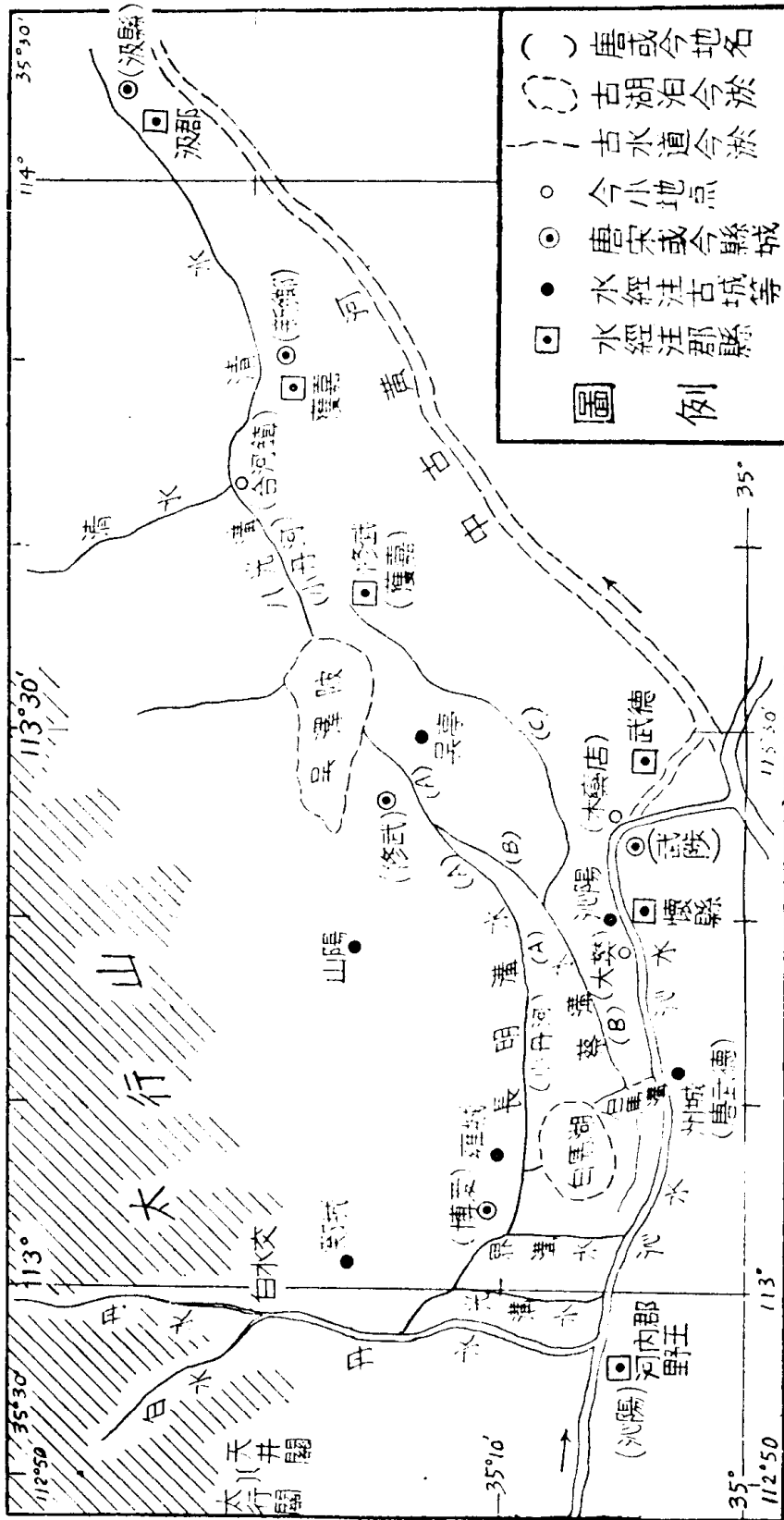
再以今圖勘之，沁河、丹河、小丹河，都無大不同，ONC-G-9有一水，姑標稱A水，無疑爲小丹河，與沁河平行而東，相距常在十至十二公里上下，至武陟縣北，距縣只約十公里。其南有一水，姑稱B水，由沁陽東境東流，去沁河只約三四公里，稍北經武陟縣西北境，去縣約七八公里，又東北入修武、獲嘉境。此與酈注及明清志書所記相契合，即古蔡溝水也。

而修武、獲嘉及武陟北境水道甚繁，一水甚壯大，西接B水，東流經武陟北約五公里處，折東北至獲嘉城西，尾闕不詳，而約當酈注之吳澤陂南岸，今姑稱爲C水，似卽一統志之東道山河故跡也。

今圖指民國地圖集·河南兩圖、申報館中國分省新圖、中共地圖集（1974年版）及美國 ONC-G-9（百萬分之一）。據 ONC 圖，小丹河至武陟縣北，距縣只約十公里。檢乾隆懷慶府志三山川目，小丹河在武陟縣西北二十里，其與今圖相契合如此！

由此言之，沁、丹下游東北至清水（衛河上源）間之水道，自北朝迄今，基本上無大變化，惟元明時代，屢由武陟東北潰決東北流入衛河耳。今試就水經注與近代地圖所記沁水下游東北至清水地區之水道，並參考一統志及楊氏水經注圖作略圖如後頁：

據此圖所示，大業開渠前約八十年，卽北魏末期，清水西源長明溝水、吳澤陂水實爲丹水之分津，而與沁水下游之關係至切，其直接聯繫處則在今沁陽、武陟兩縣正中間州縣故城（武陟西約五十里沁河南岸）對岸之白馬溝水口，楊氏隋地理志圖所繪永濟渠上口之位置，實卽此水口，不無理據。然由武陟溯沁水而上，循蔡溝水而下，迂迴百里，亦殊可疑。按修武、獲嘉之地勢遠較武陟爲低下，而清水西源之長明溝水、蔡溝水又過武陟北十餘二十里（華里）處，東北流入修武、獲嘉境，則由武陟開渠分引沁水直北注入蔡溝，或另鑿短渠，與蔡溝平行，最爲順理成章且省工役者；明嘉慶以前，「沁水自紅荊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可能真隋之遺跡矣。今 ONC 圖之C水，疑爲東道山河之故跡者，經武陟北約十里處，東北流近古吳澤陂，正約六十里之譜，而線條特粗，蓋遺跡寬廣，殆卽明代前期之沁河故道，亦隋渠之故道歟？清人張鵬云：「引沁由小丹河入衛。」此正隋人之故智矣。



修武地勢，見紀要四九修武縣目，云「沁水在縣西。萬曆中，沁水決於武陟縣東（按當作西，說詳前）之大樊口，縣首受水患。蓋縣地較之大樊口下十五丈餘。」是修武縣在經度上雖與武陟略同，在緯度上較武陟爲北，且較近太行山區，似地勢可能較高，但實際地勢則遠較武陟爲低。武陟地區既有數水東北流入修武境，隋人因地勢循舊水道鑿渠相通，最省工役，宜爲優先考慮之渠道也。明嘉慶以前武陟分流六十里通衛之渠道，見前論明清沁河故渠所引嘉靖初年胡世寧奏章。

張鵬爲吏部尚書，康熙六十年有此奏，詳乾隆懷慶府志卷六河防目。

據上所論，隋開永濟渠，最上源之主要工程，係於今武陟縣東北鑿渠分引沁水北入長明溝（縱取他線，下流仍入長明溝）東注吳澤陂，又東流會清水。故宋元時代武陟東北河道及汲縣以西之清水仍存御河之名。清代志書，小丹河有預河之名者，預河卽御河，小丹河亦卽古長明溝水也。

宋史九二河渠志二，蘇轍謂今建議者言，「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云云。是宋世懷衛間有御河之名。又九五河渠志五，「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卽黎陽）乾寧入界河達于海。」共城百門泉正卽清水源頭，是宋世直指清水上游爲永濟渠也。又前引元史一六四郭守敬傳，沁丹餘水引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灌田。同書五一順帝紀至元三年，丹沁泛濫，與衛輝城西御河通流。是元代汲縣以西仍存御河之名也。

又一統志懷慶府卷山川目，「長明溝水……一名預河，今曰小丹河。」紀要四九懷慶府修武縣，「預河在縣南五里……東注于衛輝府之衛河。」修武南五里，正卽小丹河。是明清時代小丹河有預河之名，「預」「御」一音。

然自元和志云，永濟渠係「南自汲郡（卽衛州汲縣）引清淇二水東北入白溝。」宋初寰宇記承之。一若沁水分流入清及衛州治所汲縣以西之清水河段皆非永濟渠者，故兩書記渠道所經自汲縣東北之衛縣始。

元和志一六貝州永濟縣，「永濟渠在縣西郭內。……南自汲郡引清淇二水東北入白溝，穿此縣入臨清。按漢武時河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貝州冀州而入渤海，此渠蓋屯氏古蹟，隋氏修之，因名永濟。」寰宇記五四魏州永濟縣目，同；惟「貝州、冀州而入渤海」作「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又同書五八貝州清河縣，「永濟渠……南自汲縣引清淇（本譌作漳）二水入界。」此皆明指清淇二水合流入白溝始爲永濟渠。兩書記永濟渠流經州縣甚詳，但皆在汲縣以東，詳後文；其西則隻字不提。

蓋分沁入清爲渠，沁水入河之口雖有南接汴口直入通濟渠之便，但清水是條小河，浮舟容量不大，加以沁河多沙水濁，渠道易致淤塞，分沁入清，未必有極高之漕運價值，此正明人所謂「沁水多沙，入漕反爲患也。」故即在隋末，汲郡以西永濟渠西段之漕運價值似已不大，而清淇合口稍東之黎陽倉，南臨黃河，北濱永濟渠，反爲征遼物資北運之最主要起運點。下迄唐元和時代，已二百年之久，分沁入清之永濟渠段必久經淤塞，完全失去漕運之價值。當時所謂永濟渠者實僅衛州汲縣以東至幽州之河段耳，故元和志就當時事實記之。宋史以下諸正史志書仍指汲縣以西之清水河段爲御河者，蓋追書故跡，仍存舊名。至於一統志小丹河即古長明溝水仍有預河之名者，世代口傳，僅存其音矣。

沁口接汴口 元和志五河南府河陰縣，汴渠在縣南二百五十步。即汴河通濟渠之口也。按唐河陰縣在清代河陰縣城東，即今廣武縣東，正北對沁水入河處。隋書六八閻毗傳，「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北史六一，同。洛口實亦去汴口不遠。通鑑一八一，大業七年二月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誠爲迅速。

清水水量 光緒東華錄三五，周恆祺奏，衛水上流僅能行百餘石小船。入館陶，與二漳合流，水勢始大。（岑書頁三〇六引。）按行百石船者，係指館陶

以西而言。衛河上源清水出輝縣（舊共城）西境，至汲縣（舊衛州治），流程尚短，料汲縣以西，百石小船殆亦不能行也。

明人一句 係明常居敬語，見明史八七河渠志五沁河條。同卷衛河條，所記略同。下文又云，泰昌元年，河總王佐言，「衛河流塞，惟挽漳、引沁、關丹三策。挽漳難，而引沁多患。」又紀要四九武陟縣目，「沁水多沙而橫暴。」皆見沁水多沙，引入清水，實不利漕運。一統志懷慶府卷山川目沁水條，「沁水惟善變，舊由（武陟）縣東南二十里入河，後又徙去縣四十餘里，（萬曆）十八年水漲，又徙由賈村入河，去縣僅十五里。」下述清代順治至嘉慶間屢次溢決事。正見沁水多沙，致河道易雍溢也。

黎陽為漕運重點 通鑑一八一，大業七年、八年，敕運黎陽、洛口、太原諸倉穀至涿郡及望海頓。又一八二，大業九年紀追述前事云：「帝伐高麗，令（楊）玄感於黎陽督運。」按楊玄感督運事，見隋書七〇本傳，玄感為故相楊素之子，有盛名於世，時官禮部尚書，以如此有重望之大臣，督運黎陽，不駐永濟渠之上口地區者，蓋以永濟渠至黎陽地區，距黃河極近，黃河舟運集於黎陽倉，陸運入永濟渠，轉舟至為方便，實遠較入沁河轉永濟渠為便捷也。此種形勢，至五代未變。金石萃編一二一有大坯山寺准勅不停廢記。其題名有「前黎陽發運使（略）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孫郃」及鎮遏使、鎮將、知稅、水軍指揮使、□□州倉、寄倉專官等職稱。具見黎陽歷隋唐為河北漕運重點，下至五代仍置倉置發運使，為要職也。按一統志衛輝府卷古蹟目，黎陽倉城在濬縣西南三十里。則在唐衛縣東北二十里，正當清淇合流之東不遠處。又寰宇記五六衛州衛縣，延津在縣西二十六里。按此為黃河渡津也。則衛縣東南、東北皆去黃河極近，而永濟渠亦經縣南，（詳後文。）故此段渠道去黃河更近，可能只數里之隔。黎陽倉南臨黃河，北濱永濟渠，故最為河、渠轉運中心。

綜上所考，隋開永濟渠，係自沁水下游，約在唐迄今武陟縣（隋始置縣，在唐縣東二十里）之北近處開渠口，分沁水東北流，蓋與長明溝水

(今小丹河)合。長明溝水自鄴城故城(今博愛北境)之西北，由丹水分津東流逕修武縣(今縣)南，東北流注入吳澤陂。新渠入長明溝處當在修武縣南境。陂南北廣二十里，東西長三十里，西至修武縣北十里，東至獲嘉縣(今縣，酈注修武縣)西北二十里，陂水東流爲八光溝水(今小丹河)，又東至新鄉縣(今縣，酈注獲嘉縣西)西北，與清水合。自武陟縣所開渠口至此，爲永濟渠之最西段流程。與清水會合後之流程，卽清水之流程，則史志可詳。

(二) 新鄉東北經衛魏貝德滄等州至獨流口之流程

清水發源於獲嘉縣北共城縣(今輝縣，酈注獲嘉縣東北)西北之黑山(在白鹿山之東)，南流，右受八光溝水後，水量漸盛，隋代利用之爲永濟渠道，又東逕新鄉縣(今縣)北，去城一里。

清水發源，詳水經注九清水注，參寰宇記五六衛州共城縣目。逕新鄉縣北一里，見元和志一六衛州新鄉縣目；寰宇記五六，同。按水經清水注，清水過獲嘉縣北及汲之新中鄉。新中鄉卽唐宋之新鄉縣，獲嘉故城在其西，是亦逕新鄉縣北也。此段清水已名御河，詳前文引宋元明清史志。

又東北十八里逕臨清關。關臨清水，當懷衛大驛路，置臨清驛。

隋書煬帝紀，仁壽四年十一月，「發丁男數十萬，掘堑，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以……置關防。」又通鑑一八二大業九年，楊玄感反於黎陽，遣玄挺由河內向洛陽，「修武民相帥守臨清關。」玄感不得度。似爲此關見史之始。隋書地理志，河內郡新鄉縣有關官，卽此關也。檢新唐書地理志，衛州新鄉縣「東北有故臨清關。」又寰宇記五六衛州新鄉縣，「臨清關在縣東北四十八里，自河內入汲郡大驛路。」按新鄉至衛州才四十八里，此云關在新鄉縣東北四十八里，疑誤。檢一統志衛輝府卷關隘目，臨清關在縣東二

十里。引寰宇記作十八里，是也。今本寰宇記衍「四」字。則關東至衛州三十里。關名臨清，必清水所經也。

全唐文九八九有唐衛州新鄉縣臨清驛造彌勒像碑云驛長孫璧。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此碑拓本云「唐衛州新鄉縣臨清驛長孫氏石像碑」，以開元七年四月八日立。此驛可能即在臨清關。

又東北三十里逕唐衛州治所汲縣（今縣）北，去城三里，去黃河十里。九域志云，縣有御河，即此清水也。

清水經云，清水又東過汲縣北。按寰宇記五六衛州治所汲縣，「清水在縣北三里，入於河。」「黃河西自新鄉縣界流入，經南縣，去縣七里，謂之棘津。」黃河一條本之元和志一六衛州汲縣條。又按九域志二衛州汲縣有黃河、御河。據元和志、寰宇記，黃河在縣南僅七里，城南至黃河之間不容再有一大河曰御河，則御河必經城之北。而縣北三里即是清水，又不能踰清水而另有一河；是此御河必指清水而言無疑，在城北三里也。

又東北至衛縣（今濬縣西南五十里衛縣集，在淇縣東境）東南，與淇水合。淇水源出共城縣（今輝縣治）西北沮洳山，東南流逕衛縣西一里，又南流合清水。清淇合流後本東南入河，謂之清口，亦曰淇口。漢末建安九年，曹操於合口之北「下大枋木爲堰，遏淇水令入白溝（白溝）以開運漕，故號其處爲枋頭。」地在黃河北八里。（今淇口渡北八里方城村。）其清水蓋仍南入河。酈注所見，枋堰久廢，後魏孝明帝熙平中復通之。其漕渠歷枋頭城北，向東流出；而淇水故瀆仍南逕枋頭城西，而南流，復分爲二水。其一東流逕枋頭城南，蓋仍與漕渠故瀆合流而東。其一南流，仍注清水，合流入河；然每當河、清水盛，亦北入漕渠，故云「水流上下，更相通注」也。隋因清水爲永濟渠，至此處，蓋略循曹氏舊蹟，而稍變更結構。曹氏專引淇水東入白溝，而隋永濟渠，則兼「引清淇二水，東北入白

溝」也。新唐書地理志云，衛州衛縣「御水有石堰一，貞觀十七年築。」蓋卽此區之河段矣，但不詳石堰所在。

三國志魏武紀，建安九年，操討袁尚。正月由黎陽「濟河，退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水經注九淇水注云：

「淇水又南歷枋堰。舊淇水東南流，（按「東南」朱本作南東，全趙戴王改南爲口，屬上斷句。熊云當作東南。今從之。）逕黎陽縣界，南入河。地理志曰，淇水出共，東至黎陽入河。溝洫志曰，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是也。漢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退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爲枋頭。是以盧諶征艱賦曰，後背洪枋巨堰，深渠高隄者也。自後遂廢。魏熙平中復通之。故渠（楊云此曹操所開）歷枋城北，東出。今瀆破故堰。其堰悉鐵柱木石參用。其故瀆（楊云此淇水舊道）南逕枋城西。又南分爲二水：一水南注清水，（按卽仍合清水入河，故河水注云「河水又東，淇水入焉。」）水流上下更相通注，河清水盛，北入故渠，自此始矣。一水東流逕枋城南，東與苑口合。（楊引一統志苑水在濬縣西南）。」

按此爲清淇關係與曹操作枋堰引淇水入白溝之早期較詳史料，綱文已就所能理解之形勢扼要述之。其清淇合流入河謂之清口，亦卽淇河口，則見酈注九清水注。

據上引酈注，清淇合流本入河，曹操堰淇水東入白溝，而清水仍舊入河，後雖堰壞流亂，但亦非盡東入白溝。而寰宇記五六衛州新鄉縣目引水經注云：「淇水南與清水合而入白溝。」與今本酈注不同。然寰宇記同卷衛縣目引北征道記云：「枋頭城故虞國之險，淇水經其後，清水經其前，」亦與今本酈注契合。又元和志一六衛州衛縣目，「建安九年，魏武在淇水口下大枋木爲堰，退淇水令入白渠以開運漕。」寰宇記衛縣目枋頭城條同。亦皆與今本酈注契合。是知寰宇記新鄉縣目引酈注之文，實編者誤會酈注本意，不足爲據。而所以有此誤會者，蓋亦有故。考元和志一六貝州永濟縣目云：「永濟渠在縣西郭內，南自汲郡引清淇二水東北入白溝。」寰宇記五四魏州永濟縣目，同。又寰宇記五八

貝州清河縣目永濟渠條作「南自汲縣（按縣當作郡，淇水只流經汲郡之衛縣，不入汲縣境）引清淇二水入境。」是隋開永濟渠，並引清淇二水東入白溝，與曹操只引淇水者不同。然則寰宇記新鄉縣目所述內容實為隋開永濟渠事，而誤歸之酈注耳。

惟據酈注，僅知清淇合口及枋頭故城當在朝歌故城東南，其時尚未置衛縣，故與衛縣之相對位置，當別論之。按元和志一六衛州衛縣目，漢置朝歌縣，大業三年更名衛縣，殷都朝歌故城在城西二十一里。寰宇記五六衛州衛縣目，「朝歌故城在今縣西二十二里，紂所都。漢以為縣。後魏移朝歌（縣）於今衛縣東一里，此城遂廢。」則酈注時代，朝歌縣城已非殷都故城，酈氏記此地區事甚詳，而始終只就殷都故城言，惜未涉筆北魏當時之朝歌縣位置，致清淇合口、枋頭城與當時之朝歌縣隋改名衛縣縣城之相對位置不明。按元和志衛縣目云「枋頭故城在縣東一里」，下述建安九年魏武在淇水口下枋為堰事。似清淇合口與枋頭城皆在隋唐衛縣東南近處。然寰宇記衛縣目云：淇水「東至今縣西一里。又南二十三里，與清水合入河。」又引冀州圖云：「枋頭城在縣南，去河八里。」「白溝起衛，在縣南，出大河北入魏郡。」則枋頭城南至河才八里，而在衛縣南二十里以上，與元和志不合。今雖甚難確定，然要當在衛縣之東南耳。一統志衛輝府卷古蹟目，衛縣故城，在濬縣西南五十里，枋城在濬縣西南八十里，即今之淇門渡。紀要一六大名府濬縣目所記略同，惟八十作七十耳。若此說不誤，則寰宇記云在衛縣南二十餘里之說是也，元和志誤。又按枋頭城實在淇門渡北八里之方城村，詳盟津以東黃河流程與津渡篇。

衛縣地望 檢一統志衛輝府卷古蹟目，「衛縣故城在濬縣西南五十里，隋縣也。……元和志，衛縣在衛州東北六十八里。縣志，今為衛縣集。」按同書同卷沿革目，濬縣、淇縣東西距八十五里，淇縣在汲縣北五十里，則衛縣集當在淇縣、濬縣間，而西近淇縣。

白溝即曹操因宿胥故瀆而加功者，宿胥舊口在黎陽西南約五十里、清淇合流入河水口之東約二十里處。禹河本由此北流，周定王五年始改道東流

也。曹操引淇水東流因宿胥故瀆爲白溝，隋引清淇二水合流亦東入白溝，形勢實同。

上引淇水注「東與堯口合」下續云：

「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于頓邱縣遮害亭東，黎山西，（當於西字斷句。）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退水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也。……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

又河水注云：

「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漢書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志文止此，皆賈讓言。下又云黎陽南七十餘里至淇口。）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

此兩條見枋頭、淇口以東，黎陽以西，河水、淇水、宿胥瀆及白溝間之相互關係。寰宇記五六衛州衛縣目引冀州圖云，「白溝起衛，在縣南，出大河，北入魏郡。」謂白溝出大河者，即指宿胥故瀆而言耳。隋開永濟渠引清淇二水亦東北入白溝，其形勢當略相同。但不知宿胥口故瀆是否完全斷絕耳。

永濟渠因白溝又東北逕黎陽縣（今濬縣東北近處）北境。

永濟渠流逕黎陽縣境，東北入臨河縣西北境，見寰宇記五七澶州臨河縣目，引詳下臨河縣條。岑云，九域志二黎陽縣有永濟渠。今檢九域志，實無此文。渠逕黎陽境，按黎陽城南臨黃河，故知渠必流逕縣城之北也。

又東北逕臨河縣（今濮陽西六十里，濬縣東約三四十里）西北境，去城三十三里。

寰宇記五七澶州臨河縣目：「黃河，南；去縣五里。」「永濟渠在縣西北三十三里，自黎陽入界，東北入魏州內黃界。隋大業六年增修。今名御河。」九域志二澶州臨河縣有永濟渠。按一統志大名府卷古蹟目臨河故城條引明統志，在

開州西六十里。然沿革目，開州西至滑縣界七十里，西南至濬縣治九十里。故臨河故城雖在開州境內，但實西近濬縣，在濬縣東約三四十里。開州即今濮陽縣。

又東北逕內黃縣（今縣）北，去縣二百步，即故白溝。

元和志一六相州內黃縣，「永濟渠本名白渠，隋煬帝導爲永濟渠，一名御河。北；去縣二百步。」寰宇記五四魏州內黃縣目亦云，「渠，北；去縣二百步。」即在縣治北二百步也。③九域志一大名府內黃縣亦云有御河。上引寰宇記，渠由臨河縣西北境東北流入。

又北逕洹水縣（今成安東南、魏縣鎮西南皆三十里）西，去縣二里，即故白溝。

元和志一六相州洹水縣，「永濟渠，西；去縣二里。」寰宇記五四魏州洹水縣，「白溝今名永濟渠。」檢一統志大名府卷古蹟目，洹水故城，在故魏縣西南三十里，成安縣東南亦三十里。按元和志，縣屬相州，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寰宇記，縣屬魏州，在州西南九十三里。又魏縣在魏州西四十里，方位州距皆略合。

渠水於內黃縣境左受湯水與黃澤陂水；於洹水縣境，又左受洹水（安陽河）與鷓鴣大陂之水。自此以下，水量益富。

元和志一六相州內黃縣目，「湯水，南；去縣七里。黃澤在縣西北五里。」寰宇記五四魏州內黃縣目黃澤條同。其湯水條引水經曰，「蕩水又東北至內黃縣入於黃澤。」檢酈注九蕩水注，經有此文。注云，「蕩水又逕內黃城南。……東注白溝。」蓋澤在湯水之北，會流入白溝，即入永濟渠也。

元和志一六相州洹水縣目，「洹水西自堯城縣界流入。」（按堯城縣目，洹水

③ 岑云，元和志「北去縣」謂在縣北，與「北至」不同。是也。古代志書記方位，「往往有如此書法。酈注云，白渠逕縣南。按其時縣治在唐縣治西北十九里。」

在縣北四里。) 寰宇記五四魏州洹水縣目同。按水經注九洹水注，經云洹水出上黨茲氏縣，東北出山過鄴縣南，又東過內黃縣北，東入於白溝。注：「洹水逕內黃縣北，東流注于白溝，世謂之洹口也。」注又云，「洹水……東逕殷墟北。……又東，枝津出焉，東北流逕鄴城南，謂之新河。……（新河南水）東會垆溝，又東逕鸛鵲陂，北與臺陂水合。陂東西三十里，南北（此下有脫文）注白溝，河溝（熊曰「河」爲「垆」形僞，是也。）上承洹水，北絕新河，……東北流注于白溝。」是枝津亦東北入白溝也。隋唐洹水下游是否仍分枝不可知，但洹水仍東入白溝即永濟渠，則無疑。鸛鵲陂，唐世仍見存。元和志相州洹水縣目，此陂「在縣西南五里，周廻八十里，蒲魚之利，州境取資。」又臨漳縣目，「鸛鵲陂在縣東南三十里。」寰宇記魏州洹水縣目、相州臨漳縣目與志同，是必仍入永濟渠也。

渠水又東北逕魏縣（今大名西約三十五里，蓋即今魏縣鎮）境，即故白溝水，蓋在縣南。

通典一八〇魏州魏縣，「白溝水，煬帝引通濟渠，亦名御河。」通爲永之誤。寰宇記五四魏州魏縣，「白溝水，北接館陶界，隋煬帝導爲永濟渠，亦名御河，南自相州洹水縣界流入。」元和志一六魏州魏縣目不記。然記云相州洹水縣，必承唐末以前舊文，（寰宇記時代，洹水已改屬魏州。）惜不明縣南抑縣北。按元和志云，「舊漳河在縣西北十里，新漳河在縣西北三十里。」記略同。似縣北不容另有御河，故疑經縣南；度其形勢，亦當經縣南，東至魏州郭下也。

又東入魏州治所貴鄉縣（治州城郭下）境，逕魏州城（今大名東約十里南門口、北門口及前後東門口諸村間）西石灰窯。開元二十八年，刺史盧暉自石灰窯堰渠水改道益近城，稱爲西渠，下注魏橋。「夾水製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

通典一八〇魏州目云：

「開元二十八年九月，刺史盧暉移通濟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州城西，都注魏橋，夾州製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

按舊書玄宗紀以下諸書屢記此事，文字稍有參差，可互校正。茲條列如下：

舊紀「移」作「開」，「窠」作「巢」，「州城」下作「而西却涯魏橋。」
唐會要八七漕運目，與通典全同，惟「移」作「開」。

寰宇記五四魏州魏縣白溝水條引唐史，與通典同，惟「徙」亦作「開」，「通濟」作「永濟」，「夾州」作「夾水」。又「年」上脫「八」字，且無月。又同卷魏州治所大名縣西渠條，與通典同，惟無「州」「都」兩字，又「夾州」作「夾水」，又多「故有西渠之名」一句。

新唐書地理志魏州貴鄉縣，「有西渠，開元二十八年，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城西，注魏橋，以通江淮之貨。」

通鑑二二七建中三年紀，胡注，與新書地志同，惟「窠」作「窰」。又卷二七五後唐天成二年紀胡注同。

按此諸條多作通濟渠，誤；惟寰宇記白溝水條及新志以及胡注作永濟渠，是。舊紀「石灰窠」必形譌，作「窠」亦誤，惟作「窰」爲正。舊五代史二七唐書莊宗紀，天祐八年「二月戊午，師次洹水。……己未，魏帥羅周翰出兵五千，塞石灰窰口，周德威以騎掩擊，迫入觀音門。」又一四一五行志，同光三年七月，「鄴都（即魏州）奏御河漲，於石灰窰口開故河道，以分水勢。」五代會要一一水溢目，同。又通鑑二七五後唐天成二年紀亦作石灰窰。皆其證。諸書多作「夾州」，惟寰宇記兩條皆作「夾水」，爲正。「州城西都」不辭，「都」疑當作「郭」。然舊紀「却涯」，「涯」固必「注」之形譌，但「却」可能最正確，作「都」皆「却」之形譌也。「却注」者，原本由州城西稍遠處之石灰窰下注魏橋，盧暉於石灰窰堰渠水使稍東益近州城，以便夾水置樓貯貨，然下游仍回到魏橋，故云「却注魏橋」也。下文永濟渠仍即白溝，亦可爲旁證。最重要者，通典作「移」渠，以下各書或作「移」，或作「徙」，或作「開」。「開」者，舊渠道或仍保留，而別開一新渠道也。「移」「徙」者，封閉舊渠，使改道也。是大異。按前引舊五代史五行志，「鄴都奏御河漲，於石灰窰

口開故河道，以分水勢。」五代會要同。則移徙爲正；此時渠漲，故復於石灰窰口疏通舊渠道以分水勢也。

魏州永濟渠道，至建中三年，曾因戰事而兩度改變，田悅先引御河入城南流，繼又堰渠入王莽故河，王莽河在魏州之西、魏縣之東，詳舊唐書一三四馬燧傳及通鑑二二七建中三年紀，^④戰後蓋又復歸開元舊道，故五代時期因渠漲而復開石灰窰故道也。

又紀要一六大名府元城縣目御河條，「在府城南，亦曰通濟渠，一名永濟渠。即隋大業中所開，淇衛諸水之下流也。……謂之南白溝。唐咸亨中，李靈龜爲魏州刺史，鑿永濟渠以通新市，百姓利之。」此條當有所據，姑存待考。

魏州故城之今地，見史念海海河山集二集頁三七。

又東北逕元城縣（治州城東郭下）北境。

九域志一大名府元城縣有御河。金史二六地理志，大名府元城縣有漕運御河。按元和志一六，魏州郭下有兩縣，貴鄉縣管西界，元城縣管東界。則永濟渠西由魏縣流來即入貴鄉縣境，然後東流或東北流入元城縣境也。

又東北逕館陶縣（今縣西南四十里館陶鎮）西，去縣十里，仍白溝故瀆也。

元和志一六魏州館陶縣，「白溝水本名白渠，隋煬帝導爲永濟渠，亦名御河。西，去縣十里。」寰宇記五四，同。金史二六，大名府館陶縣「有漕運御河。」

又東北逕永濟縣（今臨清南約今館陶縣治）西郭內，渠濶十七丈，深二丈四尺，故縣以受名，本張橋行市也。

元和志一六貝州永濟縣，「大歷七年，田承嗣奏于張橋行市置，西井（？）永濟渠，故以爲名。」寰宇記五四魏州永濟縣目有此條，惟「西井」作「西臨」，是也。元和志又云：「永濟渠在縣西郭內，濶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

④ 寰宇記大名縣目，王莽河在縣東三里，尙待商酌。

穿此縣入臨清。」寰宇記，「縣西郭內」作「縣西南」，又無濶深丈尺數。

又東北逕臨清縣（今縣南八里），在城西門外。

元和志一六貝州臨清縣，「永濟渠在縣城西門外。」寰宇記五四魏州臨清縣目失記。按通鑑一八三，大業十二年，「遣太僕卿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直抵臨清之西，據永濟渠爲營。」又舊五代史二梁書太祖紀，光化二年，燕軍攻魏州，敗北，葛從周「遂逐燕軍，北至於臨清，擁其殘寇於御河，溺死者甚衆。」事又見新五代史二一葛從周傳及通鑑二六一光化二年紀。又宋史九二河渠志二，元豐四年，臨清徐曲御河決口。此並臨清有永濟渠之證。

又東北逕貝州城南近郭處。州郭下有兩縣，清河（今縣）在西，在渠西北十里；清陽（今清河東）在東，本在渠東孔橋，開元中移置渠西州城東郭下。此段渠道近孤女冢，本名孤女渠。

元和志一六，貝州郭下有清河、清陽兩縣。清河目云，「永濟渠，東南；去縣十里。」清陽目不記。寰宇記五八，清河目與志同。又續云，「南自汲縣引清淇二水入界，近孤女冢，元號孤女渠，隋煬帝征遼，改爲永濟，俗呼御渠。」其清陽目云：「唐永昌元年，緣清陽地久積鹹鹵，遂西于永濟渠之東孔橋置。開元二十二年，又移清陽縣於今州城東永濟渠之西，卽今邑。」則清河治州西郭下，清陽治州東郭下，故清陽東臨渠，而清河則在渠西北十里也。涑水記聞九，「貝州城南臨御河」，則總州城而言。至金代，金史二六地理志中仍記恩州清河縣有永濟渠。

又東北逕東武城縣（今武城西十里），在縣南；縣東二里有義王橋，蓋架渠水上。又渠北有弦歌臺。

元和志一六貝州，東武城縣在州東北四十二里，不記永濟渠事。寰宇記五八貝州武城縣，「故武城縣在縣北十里。……唐調露元年移於永濟渠北義王橋西二里，今縣外城基是也。」又云「弦歌臺在御河北。」又九域志二、金史二六地

理志中，皆云恩州武城縣有永濟渠。又宋史四八河渠志五御河目，紀熙寧二年事云，「先是議者欲於恩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入黃河北流故道。」恩州卽唐之貝州。

又東逕歷亭縣（今恩縣西四十里）。縣本在渠南，後移置渠西。

元和志一六貝州歷亭縣目惟云：「開皇十六年於此置歷亭縣。」寰宇記五八貝州歷亭縣，「隋開皇十六年，於今縣東永濟渠南置歷亭縣。……後以其地下隰鹹鹵，移就盤河置，在古歷城西七十里，今理是也。」按後移就盤河，似移徙不遠。不知在何時。宋史六一五行志二，開寶六年，歷亭縣御河決。九域志二恩州目亦記歷亭縣有永濟渠。金史二六地理志，同。

又東北逕漳南縣（今恩縣西北六十里衛河南岸）東境，去縣五十里。歷亭、漳南之間，渠水流程蓋與高鷄泊通波。

元和志一六貝州漳南縣，「永濟渠在縣東五十里。」寰宇記五八，同。按志與記皆云歷亭在州東北一百里，漳南在州東北一百一十里。又就今地言，歷亭在恩縣西四十里，漳南在恩縣西北六十里，而渠近歷亭城東，在漳南之東五十里，是必先流經歷亭東南，再入漳南東境也。

舊一八一樂彥禎傳，爲魏博節度使，「其子從訓，……王鐸自滑移鎮滄州，過魏郊，從訓（略）先伏兵於漳南高鷄泊，俟之至，圍而害之。」按漳南縣在今恩縣西北六十里，高鷄泊在今恩縣西北，已淤。其地正在漳南縣之南境，卽當永濟渠道也。

又東北逕長河縣（今德縣）西，去縣十里。有白橋架渠水上。

元和志一七德州長河縣，「永濟渠，縣西十里。」又舊唐志德州長河縣，「漢廣川縣……後廢。隋於舊廣川縣東八十里置新縣，今治是也。尋改爲長河縣，爲水所壞。元和四年十月，移就白橋，於永濟渠西岸置縣，東去故城十三里。十年又置河東小胡城。」元和志所書卽置於白橋也。寰宇記時代，長河縣已廢

入將陵縣，但德州將陵縣仍抄元和志之文。是仍謂在故長河縣西十里，非將陵縣西十里也。又九域志二永靜軍（唐景州）將陵縣有永濟渠。金史二五地理志，景州將陵縣有永濟渠。此兩書時代，將陵即在唐長河縣故治。

白橋，觀舊志之文，知架渠水上。又通鑑二四〇元和十二年，王承宗「遣兵入東光，斷白橋路。」胡注，「白橋跨永濟渠」。是也。

又北蓋逕將陵縣（今陵縣北約五十里、吳橋東南境）西境及安陵縣（今景縣東十七里衛河西岸）東。安陵縣置於白社橋，橋疑架渠水上。

元和志一七德州，將陵縣南至州五十里，安陵縣南至州一百里。寰宇記六四，同；惟安陵作州西北一百里，方向較詳確。寰宇記又詳安陵縣沿革云：「漢立安陵縣……今微有遺址。開皇六年，又分東光縣於今縣東二十里新郭城再置，今安陵故縣是也。大業二年廢。唐武德四年復立。貞觀十七年……隸德州。永隆二年移於柏杜橋，即今理。」舊唐志景州安陵縣條略同，云本隋宣府鎮。又「柏杜」作「白社」。一統志河間府卷古蹟目，安陵故城條引舊志，「在今吳橋縣西北二十五里衛河東窰場店南里許，魏晉故縣也。其唐所移之伯社橋，在今景州東十七里衛河西岸。」將陵縣故城，一統志濟南府卷古蹟目，僅云在今德州東，不得其詳。然唐世將陵既在德州北五十里，德州即今陵縣治，則將陵當在今吳橋縣南或東南。

元和志不記將陵縣有永濟渠。寰宇記將陵縣目雖有「永濟渠在縣西十里」一條；然細審之，此目自「廢長河縣」以下，漳河水、永濟渠、張公故關三條，皆錄元和志長河縣目之原文，（只增「今併入將陵」五字。）此唐長河縣事，非將陵縣事也。故寰宇記此條未足為唐將陵縣有永濟渠之證。至於移將陵縣於長河廢縣（今德縣）置，據宋史八六地理志（永靜軍目），乃景祐元年事，寰宇記時代尚未徙也，故記仍云在德州北五十里。岑氏誤讀寰宇記之文，以為寰宇記之將陵縣已即今之德縣，非也。然岑書引金史二五地理志，吳橋縣有永濟渠。按金之吳橋縣即今縣，參以下流所經，此段渠道當實經將陵西境，安陵之東，即今衛河河道耳。

又北逕弓高縣（今景縣東北四十里、東光西四十里）東境；及東光縣（今縣）西郭外，去縣二百步。有橋架渠水，在東光城西四里，通兩縣間。又渠水於東光南境分枝，東北流逕滄州治所清池縣（今滄縣東南四十里）東郭外，東北入海，是爲浮水。

元和志一八，景州管縣五，有東光；文已佚。寰宇記六八，定遠軍，本景州，治東光縣，「永濟渠在縣西二百步。」九域志二永靜軍（唐景州）治東光縣，有永濟渠。金史二五地理志景州目同。又通鑑二四〇元和十二年三月，「王承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胡注引宋白曰：「（東光）縣西四里有永濟渠，渠上有橋，當自縣通弓高之路。白橋跨永濟渠，在德州長河縣。」是東光縣西四里處別有橋通弓高，非白橋也。通鑑二六八後梁乾化三年，楊師厚等「自弓高度御河而東逼滄州。」蓋即渡此橋歟？

又據通鑑此文，御河似經弓高縣東境。按紀要一三河間府景州，弓高縣在今景縣東北四十里，地名大辭典云在今東光縣西四十里。檢視地圖，說異而實略同。而寰宇記六八，定遠軍治東光縣，「廢弓高縣在軍東四十里。」則應在今東光東四十里，非西四十里，似宜從之。然據通鑑此文及前引通鑑二四〇元和十二年紀胡注引宋白說，弓高明在東光之西，可斷今本寰宇記「東」必「西」之譌誤。

寰宇記六五滄州清池縣，「浮水源自東光縣南界永濟渠分出，東北流經州理南十里，又北經城東一里，又東北入於海。」按水經注九淇水注有浮水故瀆，但所述流程與此頗異。參水經注圖南一卷中頁。

渠水又東北逕南皮縣（今縣），蓋在西境。

元和志一八景州南皮縣，文已佚。寰宇記六五滄州南皮縣目不記永濟渠。但州治清池縣目，「永濟河在縣西三十里，自南皮縣入乾寧軍，今亦呼爲御河。」是實記之也。又九域志二滄州南皮縣有永濟渠。金史二五地理志，同。

又北逕滄州治所清池縣（今滄縣東南四十里）西境，去縣三十里，地卑，

多築堤防以障之。

寰宇記六五滄州清池縣目記渠水在縣西三十里，見前引。新唐書三九地理志，滄州清池縣，「西北五十五里有永濟堤二，永徽二年築。」「南三十里有永濟北堤」，開元十六年築。蓋皆因永濟渠而築者。

又北逕長蘆縣（今滄縣）。舊縣在渠西，開元十六年移置渠東一里。

元和志一八滄州長蘆縣目，不記永濟渠。舊唐書地理志，滄州長蘆縣，「舊治永濟河西，開元十六年移於今治。」寰宇記六五滄州清池縣目，「廢長蘆縣，州西四十四里，……縣元在永濟渠西，開元十四年大雨，城邑漂沉，十六年移於永濟渠東一里，即今縣也。皇朝乾德二年割入清池縣。」

縣北十五里有薩摩陂，周廻五十里，有蒲魚之利，蓋與渠水通波歟。

薩摩陂見元和志一八滄州長蘆縣目。寰宇記六五滄州清池縣目廢長蘆縣條照錄元和志文。周廻五十里大陂，論方位正當在渠水北流之道中，故疑相通波。

又北逕乾寧軍治所乾寧縣（今青縣），在城南十步，每日潮水兩至。渠南七十步有蘆臺古城，故軍又有蘆臺之名。

寰宇記六八乾寧軍，「理馮橋鎮，本古蘆臺軍地，後爲馮橋鎮，臨御河之岸，接滄霸二州之界。」治所乾寧縣目，「舊名永安縣，與軍同置，在城下。……御河在城南一十步。每日潮水兩至。其河從滄州南界流入本軍界。」按通鑑二六二，昭宗光化三年六月，「劉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胡注，「乾寧軍在滄州西一百里，蓋乾寧間始置此軍也。」蓋是。

寰宇記乾寧軍目又云：「蘆臺古城在御河南七十步，周廻二里，基址猶存。」按通鑑二六七梁開平二年，「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兵至蘆臺軍，爲守光所敗。」同書二七五後唐天成二年紀亦見蘆臺軍名。胡注：「蘆臺軍臨御河之岸，周建乾寧軍。」是軍又名蘆臺也，顯因蘆臺古城名。

軍南三十里，宋見有范橋鎮（約今新集鎮），爲渠水所逕。又軍南有老鷗堤，蓋亦渠堤也。

九域志二乾寧軍，苑橋鎮在「軍南三十里，有永濟渠。」岑云：「馮集梧校稱，錢本苑作范。按太平廣記一〇、金史二五均作范橋。」檢馮校及廣記實無此文。然一統志天津府卷關隘目范橋鎮引九域志亦作范。又引縣志，「今有新集鎮，在（青）縣南三十里。」蓋其地。

通鑑二六二光化三年，劉仁恭將幽州兵救滄州，營於乾寧軍。葛從周自滄州將精兵「逆戰於老鷗堤，大破仁恭。」兩五代史梁太祖紀略同。通鑑胡注，「老鷗堤在乾寧軍東南。」檢一統志天津府卷隄堰目，「老鷗堤在青縣東南，……舊築隄於此，防衛河之溢。」此段衛河即永濟渠。

又北逕大城縣（今縣）東境，去城五十里。

寰宇記六七霸州大城縣「西北去州九十五里」，「永濟渠在縣東五十里。」按元和志諸州屬縣目，例云「西北至州若干里」，此義最明，即縣在州東南若干里。寰宇記例改書爲「東南若干里」，亦即州之東南也。惟記霸州之文安、大城兩縣，皆變例書之。文安縣云：「西北去州五十五里」，大城縣云：「西北去州九十五里」。如此書法，表面意義，謂在州東南五十五里、九十五里。然若照元和志、寰宇記習慣書法作解，則是在州西北五十五里、九十五里。如本文考渠水所逕內黃條下引元和志內黃縣目，永濟渠「北，去縣二百步」，寰宇記同。意謂渠在縣北二百步，非謂北至縣二百步也。此爲兩書通例。此條「西北去州九十五里」，若照通例作解，即大城縣在州西北九十五里。然九域志二霸州大城縣：「州東南一百五里。」是實在州之東南，不在西北也。又寰宇記大城縣目亦云「滹沱河在縣北一百三十里。」則縣治在滹沱之南甚遠，必在州南，絕不得在州之西北也。故寰宇記文安、大城兩目之「西北去」等於「西北至」，作者自亂其書例耳。大城縣故址即今大城縣治，見一統志順天府卷古蹟目東平舒故城條。

又北流至獨流口，北宋置獨流寨（今靜海西北十八里獨流鋪），渠水至此或稍北，與由古北口入寨南流之潮河（下游即今北運河）會合，東流入海。

寰宇記六八乾寧軍乾寧縣目云：

「舊名永安縣，與軍同置，在城下。……御河在城南十步，每日潮水兩至。其河從滄州南界流入本軍界，東北一百九十里入潮河，合流向東七十里，於獨流口入海。水西通淤口、雄、霸等州水。」

按一統志順天府卷山川目白河、潮河兩條：潮河即古鮑邱水，發源塞外，自古北口流入塞，經密雲東；白河即沽水，由古北口之西入塞，東南流經密雲西；兩水又南流會合，流經懷柔縣城東，通州城北，香河縣西，武清縣東，「又東南至三角淀，會諸水南通御河，是爲直沽。按白河下流，即今之北運河。」寰宇記此條正云御河北至乾寧軍北，與潮河合，再東流入海；然其水「西通淤口、雄、霸等州水。」即御河潮河雖合流東北入海，然亦西通淤口、雄、霸等州也。惟記云獨流口在御河、潮河合流後再東流七十里入海處，即入海口也。然據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上，釣臺砦「南至乾寧軍六十里，北至獨流砦六十里，砦城居其中，沿御河一路獨有稻田務。」獨流砦東經沙渦等七砦至鮫臍港鋪，共凡一百二十六里。則獨流砦在海口之西至少一百三十里以上，非御河、潮河合流後之入海口。又考通鑑二九四後周顯德六年四月，自滄州至乾寧軍。「乙未，大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丁酉，上御龍舟，沿流而北……。己亥至獨流口，泝流而西。辛丑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復西至瓦橋關。胡注：「九域志，獨流口在乾寧軍北一百二十里。金人疆城圖，涿州管下固安縣有獨流村。」按益津關即霸州，在今霸縣治。檢九域志二，乾寧軍有獨流北寨，獨流南寨，皆在軍北一百二十里。地與北獨流口相當，故胡注逕以說獨流口也。一統志天津府卷關隘目，「獨流砦在靜海縣北」。下引九域志。又引靜海縣志云：「今有獨流鋪，在縣西北十八里，即獨流砦。」是也。周世宗由乾寧軍沿流北行至獨流口，乃泝流而西至益津關，則獨流口決不在御河潮河合流而東之入海口，而當在兩河合流處或其南，寰宇記記事小誤。

綜上所考，自八光溝水流入清水後之大段永濟渠流程，中經新鄉（今縣）北一里，汲縣（衛州治所，今縣）北三里，衛縣（今濬縣西南五十里，淇縣東境）南境，黎陽（今濬縣東近處）西北近處，臨河（今濬縣濮陽間，近濬縣）西北三十三里，內黃（今縣）北郭外，洹水（今成安東南三十里）西二里，魏縣（今大名西三十五里魏縣鎮）南境，貴鄉（魏州治所，今大名東約十里）西郭，元城（同前）北境，館陶（今縣西南四十里館陶鎮）西十里，永濟（約今館陶縣）西郭內，臨清（今縣南八里）西郭外，清河、清陽（皆貝州治所，今清河縣）東南近處，東武城（今武城西十里）南，歷亭（今恩縣西十里）近郊，漳南（今恩縣西北六十里）東五十里，長河（今德縣）西十里，將陵（今陵縣北約五十里吳橋東南境）西境，安陵（今景縣東十七里）東境，弓高（今景縣東北四十里）東境，東光（今縣）西郭外，南皮（今縣）西境，清池（滄州治所，今滄縣東南四十里）西三十里，長蘆（今滄縣）西一里，乾寧（今青縣）城南近處，大城（今縣）東五十里，凡二十八縣；至獨流口（今靜海西北十八里獨流鎮），與由北向南流來之潮河相會合，東流入海。檢水經注九清水、淇水兩注，新鄉、汲縣、衛縣一段固即酈注之清水流程；其衛縣以東，北至獨流口約五百公里（就直線言）之流程，實亦與酈注之淇水、清河（淇水下游名清河）流程略相一致；惟館陶東北至弓高、東光間約一百五十公里之流程在酈注清河流程之東，相距常約數公里至二三十公里，而平行東北流；具見永濟渠之工程實多循漢魏北朝之舊河道也。再勘以今圖，則今日衛河流程幾全循隋唐之永濟渠故道。蓋當時相地勢高下之宜，循前代舊河之跡，取線得當，故能河床穩定，迄今不改也。

酈注清水注，流逕新鄉、汲縣之北，衛縣之南，已詳前引證。其淇水注述枋頭以東歷逕故縣，有頓丘（今清豐西南二十五里）西，內黃（唐迄今縣西北十九里）南，魏縣（唐縣西約五里）東，館陶（即唐縣）西北，平恩（今邱縣西）

東，清淵（今臨清西南四十里）西，廣宗（今威縣東二十里）南，（此下稱爲清河。）信鄉（今夏津西）西，信成（今清河西北）西，清陽（今清河東）西，陵鄉（在東武城西南七十里）西，東武城（今武城西）西，復陽（今武城東北）西，棗強（今縣東南）西，廣川（今棗強東三十里）南，歷縣（今故城北）南，修縣（今景縣）東南，東光（今縣東二十里）西，南皮（今縣東北八里）西，浮陽（今滄縣東南四十里，或云即唐清池縣）西，至泉州縣（今武清東南四十里）北入滹沱。自枋頭以東至魏縣、館陶，大抵爲白溝故道，清淵、廣宗以下，則名清河。取永濟渠道與之對照，先循白溝與之相同，東光以北亦相同，惟中間一段有所不同，但河床流程相去不遠，而平行東北流也。

復按枋頭以東至魏州北境之一段渠道即古白溝，前史屢見明文，殆無可疑。而元和志又云館陶以北蓋因漢代屯氏河故瀆，殆不足信。

元和志一六貝州永濟縣目述永濟渠云：「按漢武時河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貝州、冀州而入渤海。此渠蓋屯氏古瀆，隋氏修之，因名永濟。」寰宇記五四魏州永濟縣目亦有此段，中間一句作「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按元和志魏州館陶縣云，「永濟渠亦名御河，西；去縣十里。」又云「屯氏河俗名屯河，在縣西二里。」又貝州夏津縣云「屯氏河在縣北」，不記永濟渠。寰宇記此兩縣目並同。岑書引元和志此兩條，謂元和志本身不相應。又引新唐書一七二，杜中立爲義武節度使，以滄地積卑，「引御水入之毛河，東注海。」毛河即屯河，以爲御河非屯氏河故瀆之強證。今按岑說是也。寰宇記六五滄州清池縣，「永濟河在縣西三十里，自南皮縣入乾寧軍。」又云「毛河在縣西南五十七里，南皮來。」此亦不相應之一證。又元和志一六貝州臨清縣，永濟渠在縣城門外。而寰宇記五四魏州臨清縣，「屯氏河在縣西一十五里」。亦見永濟渠與屯氏河有相當距離。惟古人敘事向不嚴格，據此諸條史證，可以斷言永濟渠道與屯氏河故瀆，絕非完全相一致。但渠道之部分河段係利用屯氏河故道，亦非絕無可能；列舉一兩條不同之證據仍不足以證明永濟渠之流程與屯氏河故道絕不相涉也。（其實元和志亦是疑辭。）

又隋代末年，嘗疏漳渠入柳溝，與永濟渠合流。其合口當在臨清、清河地段。然清河縣以北，仍屢見漳水在永濟渠道之西，常有若干距離，此或因漳水之入永濟通塞不常，或因漳水本有清濁兩道之別歟？近代漳水仍由館陶入衛，而另一支東北流於衛河之西，至青縣始入衛河，則與隋唐形勢仍不相遠！

寰宇記五八貝州清河縣目記永濟渠及枯漳渠云：

「永濟渠，東南；去縣十里。（此錄元和志）……」

「枯上漳渠者，濁漳渠也，源自上黨。城塚記云：鄴城北有漳水，即鄴郡臨漳是也。枯下漳渠者，清漳渠也。自鄴縣界來，非濁漳也。隋大業中，制使姚暹疏決，從上漳渠水入此渠，亦名姚暹河。煬帝征遼回，泛舟於此，謂之回鑿河。大業十三年，竇建德於廣平郡（即洺州今永年縣）又疏此水入柳溝，遂與永濟合。」

按此清、濁漳與今日流程不同。據此條，竇建德由洺州疏下漳渠入柳溝，下與永濟渠合。檢同書五九邢州平鄉縣，「濁漳水今俗名柳河，在縣西南十里。」縣（即今平鄉縣）在邢州（今邢臺）東九十里，時屬邢州，時屬洺州。又同書五四魏州宗城縣，「枯漳河在縣東二十七里。」（此條元和志貝州宗城縣目同。）平鄉即今縣治，宗城在今威縣東三十里，蓋由平鄉南境疏枯漳東至今威縣五十餘里，此即極近臨清、清河之永濟渠道矣，蓋於此東合渠水也。金史二七河渠志漕河目，「漳水東北爲御河。」不知是否指此處。光緒東華錄三五，光緒六年周恆祺奏，衛水上流僅能行百餘石小舟，入館陶與二漳合流，水勢始大。（此條岑書頁三〇六引。）仍與隋唐枯漳入永濟渠處相近也。

然唐宋志書有下列諸記載：

清河縣有永濟渠，又有漳渠。（九域志二恩州目）

漳南縣，永濟渠在縣東五十里，漳水在縣北四十六里。（元和志一六貝州漳南縣目；寰宇記五八同目，略同，作枯漳河。）

東光縣有永濟渠，又有漳河。（九域志二永靜軍目）

清池縣，西北五十五里有永濟堤二，西北六十里有衡漳東堤，西四十里有衡漳堤二。（新唐地志三）

是清河縣以北，仍有漳水，與永濟渠並存也。據漳南縣條，漳水在渠水之西或且頗遠；據清池縣條，漳水在渠水之西或極近。又寰宇記六五滄州清池縣目錄乾符縣條，「衡漳河在縣西六十里。」按乾符縣在滄州北一百里，今滄縣東北，青縣東南境。渠水逕乾寧縣城（今青縣），此衡漳河必在渠西不遠處。亦並存也。一統志天津府卷山川目漳河條云：「按漳水自山東邱縣（在館陶西北）分流：一北行至冀州合滹沱，所謂新漳河也。一東北行至青縣合滹沱入衛，所謂老漳河也。今自上流改由館陶入衛，（即永濟故道）二支皆微。」所謂館陶入衛，蓋復隋末故跡；所謂老漳河，即上引各條行於永濟渠西之舊漳河也。

（三）幽州東南至獨流口之流程

西自瓦橋關（宋置雄州，今雄縣）、益津關（宋霸州，今霸縣）向東流來之古巨馬河（與今大清河道略相當），亦至獨流口，會永濟渠水，東入海。故獨流口實有三條河流由南北西三方面來會，東流入海。而由獨流口向西泝巨馬河上行至淤口關，宋初置破虜軍，亦名信安軍（今霸縣東五十里信安縣）。此段水道亦名御河、永濟河，逕淤口關城北近處，蓋即因古巨馬水道而修治者。

上節獨流口條引通鑑二九四，周世宗由乾寧軍沿流而北，至獨流口，又泝流而西至益津關，復西至瓦橋關。又引寰宇記六八，並加疏說，即御河北流至乾寧縣北獨流口或稍北，與由北向南流來之潮河匯合，東流入海，但亦「西通淤口、雄、霸等州水。」霸即益津關，雄即瓦橋關。所謂淤口、雄、霸等州水者即酈注之巨馬水（參看楊氏水經注圖），亦即約今之大清河。是則唐五代時期於獨流口或稍北合流入海者，不僅有由南流來之永濟渠與由北流來之潮河，亦有由西流來之巨馬河。世宗即由獨流口向西泝古巨馬水，經淤口至益津關，又西至瓦橋關也。

淤口關，見舊五代史九五梁漢璋傳。寰宇記六八，「破虜軍，古淤口關，周顯德六年收復關南，于此置寨。至皇朝太平興國六年，割霸州永清、文安縣三百一十七戶屬焉。」「西至霸州五十里。」^⑤又云：「永濟渠自霸州永清縣界來，經軍界，下入淀泊，連海水。」上引寰宇記云獨流口「水西通淤口、雄、霸等州水。」即此淤口關無疑。又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上塘水目云：

「一塘水東滄州界，……西至乾寧軍，沿御河津。」

「一東起乾寧軍，西信安軍御河西。」

「一東起信安軍御河，西至霸州莫金口。」

按九域志二信安軍目，「太平興國六年，以霸州淤口砦建破虜軍。景德二年改信安。」宋史三九地理志同。是信安即破虜，在今霸縣東五十里之信安鎮。據此兩書記載，唐五代時期，此地置淤口關，附近河段即巨馬河，有御河、永濟渠之名也。按記又云軍東北至界河三十步，西北至界河二十步。軍境甚狹小，所謂界河蓋即巨馬河、永濟渠歟？又九域志二信安軍有李詳寨，在軍東六十里，有界河、滹沱河。此處地近巨馬河、永濟渠，而云界河，似亦以渠水爲界河之證。是渠在淤口關城之北近處也。

蓋永濟渠自幽州（隋涿郡）東南，逕安次縣城（今縣西北四十五里舊州頭）東郭外，縣本耿橋行市也，在常道故城東五里。又東南逕永清縣（今縣）境（蓋東境），又東南至淤口關（今信安）北，注入巨馬河。渠水注巨馬河後合流而東，仍稱御河、永濟渠，東流至獨流口。

前條引寰宇記六八破虜軍目，「永濟渠自霸州永清界來，經軍界，下入淀泊，連海水。」是永濟渠經永清縣境。唐宋永清縣即在今縣治。又同書六九幽州安次縣，在州「東南一百里。本漢舊縣，縣東枕永濟渠。」「武德四年移於城東南五十里石梁城置。貞觀八年又自石梁城移理於今縣西五里魏常道城置。開元二十三年，又自常道城移就耿橋行市南置，即今縣理也。」所謂「縣東枕永濟

^⑤ 寰宇記霸州目、破虜軍目皆有平曲城，亦見州軍間相去五十里。

渠者」，實指「今縣理」而言，非就漢舊縣而言也。檢一統志順天府卷古蹟目安次故城條，引寰宇記此文。下文云元升爲東安州，明降爲縣（東安縣）移今治。又引縣志，「漢安次故城在今縣（東安）西北四十里，基址尙存，俗呼古縣，又東安舊州在古城西五里，俗呼舊州頭，今皆有集。石梁城在今縣東南，舊州東南五十里。」按東安縣，民國仍改名安次縣。縣志所載治所遷徙極爲分明，漢縣在今縣西北四十里古縣集，武德縣在今縣東五里或十里，開元迄明初，在今縣西北四十五里舊州頭，而貞觀縣則在開元縣西五里故常道城也。又按一統志順天府卷沿革目，東安縣在府東南一百四十里，而寰宇記云在幽州東南一百里。又後漢書光武紀上，建武元年紀，李賢注，安次「今幽州縣也，故城在縣東。」皆合若符契。縣志詳確若此，殊難得，故備錄之。是永濟渠由幽州東南流蓋一百里逕安次縣（今舊州頭）東郭外，又約五十里逕永清縣（今縣）境，蓋亦東境，又東南至淤口關，宋置破虜軍、信安軍者（今信安鎮）。渠水於此與巨馬水（約今大清河）合而東流至獨流口也。

此段渠道亦可稱爲永濟渠之北段。其流程之西北半段（安次以北）蓋因桑乾水河道而濬治者，東南半段（安次以南）蓋因酈注之滹沱枯溝與八丈溝水而濬治者；下入巨馬河，自卽利用之以爲渠道。此段渠道東南合巨馬河，至獨流口，與由懷衛東北歷魏貝德滄等州而來之永濟渠合，形成一條南北通貫之運漕水道也。

按據上段引文，永濟渠逕開元以後之安次縣東郭外，而縣在故常道城之東五里。考水經注一二巨馬河注：「巨馬水東逕益昌縣故城南。……又東，八丈溝水注之。水出安次縣東北平地，東南逕安次城東。……又南，右合滹沱枯溝，溝自安次西北，東逕常道城東，安次縣故城西，……又東南至泉州（今武清東南四十里）西南，東入八丈溝，又南入巨馬河。」則此段永濟渠蓋因酈注之滹沱枯溝、八丈溝水而濬治者。又按水經注一三灤水注，水逕薊縣（今北京）城南，東至雍奴縣（今武清東八里）西，東入筍溝。筍溝卽沽水，又名潞河，卽今北運河，亦卽前文之潮河。則酈注之桑乾水尾程在今永定河之北，而永濟渠

之永清以南一段，則在今永定河之西南甚遠，故永濟渠之幽州至安次一段，蓋略循桑乾水而濬治者，而安次東南至巨馬河一段，則非桑乾水故道也。至於今日永定河雖即桑乾水，但明清以來，北平以下之河道，屢經變遷，多與酈注之灤水及隋唐之永濟渠不同，亦不足相比擬矣。桑乾水（灤水）、滹沱枯溝與八丈溝之流程，參看楊氏水經注圖中卷中頁，惟繪製不精。

按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幽州趙德鈞奏：「新開東南河，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以通漕運，舟勝千石，畫圖以獻。」按此所開新河與永濟渠北段流程之關係雖不能詳，但可據以推度永濟渠勝舟當亦甚大。

此事見舊五代史四三唐書明宗紀九長興三年六月壬子朔條。淤口當即淤口關地，但王馬口地望不詳。

參看圖二十、二十一

民國七十一年（1982）一月二日初稿，四月十四日增訂，五月一日重訂。刊史語所集刊第五十三本第一分。七十四年九月二日復訂，十二月二日初校，七十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二校定稿。

附篇九 曹操所開平虜泉州新河三渠考略

三國志魏武紀，建安十一年條云：

「遼西單于蹋頓尤疆……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拖入孤水（原注孤音孤），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原注洵音旬）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通鑑六五漢獻帝建安十一年紀作「鑿平虜渠、泉州渠以通運。」惟「通海」「通運」小異。按三國志一四董昭傳云，太祖將征蹋頓，「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則通海謂渠道之所終，通運謂渠道之作用也。至其渠道，董昭傳集解引謝鍾英曰：「平虜渠在今直隸天津府滄州南，首起饒陽，東至滄州。泉州渠首起今順天府武清縣南，東北逕寶坻，北入洵河。」參見魏武紀集解引吳熙載及一統志，說皆略合。所釋是也。一統志（順天府卷山川目）作滄州北，尤正。然皆無所證明，其流程亦不詳悉。

考說文一一上云：

「孤水起雁門蓀人戍夫山，東北入海，从水瓜聲。」

按漢書地理志，蓀人縣屬太原郡。蓋東漢前期屬雁門郡也。續志無此縣，蓋後省。晉書地理志復見此縣，亦屬雁門。唐初沙門慧祥古清涼傳（大正藏史傳部第二〇九四）卷上引酈道元水經注云：「晉永嘉三年雁門郡蓀人縣百餘家避亂入此山。」（今酈注已佚。）是近五臺山。紀要云今繁峙縣北，一統志云今繁峙縣南。要當在五臺山北境。古清涼傳上又云：

「北臺……其山正北延二十里，連繁峙縣界大柏谷。谷中有水，源出北臺，流注滹沱。山海經云，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郭璞注云，今滹沱出雁門鹵城縣南武夫山。括地志云，泰戲、武夫即一山也。今名派山（原注音孤），即在臺東，去繁峙縣九十里。」

寰宇記四九代州繁峙縣略同，又云：「滹沱河源出縣東南孤阜山。」元和志一四代州繁峙縣略同，亦云山在縣東南九十里，惟無孤山之名。紀要四〇代州繁峙縣泰戲山

條，以爲滹沱卽泲水。按魏武紀既云鑿滹沱入泲水，其非一水可知。考寰宇記六二定州安熹縣云，「天井澤在縣東南四十七里，周廻六十二里。水經注，泲水歷天井澤南，……俗名天井淀。」又初學記八河北道核山條，引水經注，恆州行唐縣，泲水北流逕大核山。（寰宇記以下參水經注趙補泲水注，但引初學記作定州，誤。）趙補泲水注云，大核山疑大泲山之僞，大泲山在今阜平縣西北五里。蓋是。是泲水與滹沱之流程亦不同。趙云蓋泲水與滹沱同出一山。是也。楊氏水經注圖以爲卽今沙河。檢民國地圖集·河北山西地形圖，滹沱、沙河皆出繁峙東南之五臺山區。滹沱西南流，繞經五臺縣南，東南出太行山脈。沙河東北流，折東南出太行山脈，經阜平縣、行唐縣，至定縣（唐安熹縣）東南，正卽古泲水之流程也，楊說極是。而滹沱河至定縣以南地區，則流於沙河之南。復考後漢書光武帝紀上，李賢注云：

「呼沱河舊在饒陽（今縣）南，至魏太祖曹操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通典一七八深州，同）

又元和志一七深州饒陽縣目云：

「滹沱河北去縣（謂在縣北）四十五里。」

「州理城，晉魯口城也。公孫泉（淵）叛，司馬宣王征之，鑿滹沱入泲〔泲〕水以運糧，因築此城，蓋滹沱有魯沱之名，因號魯口。後魏道武帝皇始三〔二〕年車駕幸魯口，卽此城。」

又寰宇記六三深州饒陽縣目，除州理城一條相同外，又云，

「饒陽縣卽後魏虜渠口，置虜口鎮於此，後爲縣。」「虜口鎮卽今理也。」

據此諸條記載，鑿滹沱入泲水者，所記人雖有異，然其事卽在饒陽可知也。卽泲水本流經饒陽之北，滹沱本流經饒陽之南，曹操鑿引滹沱北入泲水也。虜渠口者卽平虜渠之口。此名當始於曹操；至於後魏，南人貶稱之爲虜，似不可能改名此爲虜渠，蓋改虜口爲魯口耳。故謂平虜渠首起饒陽，是也。

復考水經注一〇濁漳水注，經云：「又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會。」注云：

「漳水又東北逕武邑郡南，……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北逕武陘縣故城南。……衡漳又逕東昌縣故城（今武邑東北）北，經所謂昌亭也。……衡漳又東北，左會滹沱故瀆，謂之合口。」

此下經不再言滹沱，最後云「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今大城縣治）南，東入海。」而注云：

「衡漳又東逕建成縣故城（今交河東）南，……衡漳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又逕南皮縣（今縣東）之北皮亭而東北。……清漳逕章武縣故城西，……枝瀆出焉，謂之澹水，東北逕參戶亭（今青縣西南三十里），……應劭曰，平舒縣西南五十里有參戶亭，故縣也，世謂之平虜城。枝水……又東北分爲二，……一水北注滹沱，謂之澹口，清漳亂流而注于海。」

據此，經云漳水與滹沱合口在昌亭（今武邑東北）之東北，而注謂之滹沱故瀆，至下文參戶（今青縣西南三十里）之北始云注入滹沱，此酈氏當時之滹沱也。宋史九五河渠志，「滹沱河源於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寧（今青縣）與御河合流。」即酈注之滹沱也。又清胡林翼圖，有一水自獻縣東至青縣仍名滹沱，即酈注滹沱之遺跡。經文則漢之滹沱耳。蓋泲水與滹沱同發源於五臺山區之泰戲山（泲山），東南流入河北境，泲水（今沙河）經定州（今定縣）之南，滹沱經恆州（即鎮州今正定）之南，皆東流入清漳（清漳合爲一水）。中間在定州東南至饒陽地區，最相接近，曹操爲運軍糧至盧龍、遼西，故於饒陽鑿滹沱令北入泲水，使之合流東北向盧龍也。以滹沱較泲水爲大，故二水合流即名滹沱，至參戶之北入清漳，此酈注之滹沱也，實即泲水河道；至於由饒陽南境向東流至昌亭之漢代滹沱河道，即水經之滹沱河道，則水絕淤塞，故酈注謂之滹沱故瀆矣。魏武紀鑿呼沱入泲水名平虜渠，故上游鑿口有虜渠口之名，下游入清漳地區有平虜城之名也。

平虜渠下游尚可作進一步之考證。元和志一八滄州治清池縣（今滄縣東南四十里）。州領有魯城縣，在州北一百里，本鹽官，開皇置魯城縣。其下述事云：

「大海在縣東九十里。」

「平魯渠在郭內，魏武北伐匈奴開之。」

寰宇記六五滄州清池縣目記之較詳云：

「廢乾符縣在州北一百里。本漢章武縣地，後魏於今理置西章武縣，高齊省。隋開皇十六年，又於西章武縣故城置魯城縣，遙取長蘆縣北平虜城爲名，仍改虜爲魯者，蓋惡故虜之字也。……乾符（略）二年改爲乾符縣。……平虜渠在

縣南二百步，魏建安中於此穿平虜渠以通運漕，北伐匈奴，又築城在渠之左。

大海在縣東一十四里。」^①

則平虜渠不止於酈注參戶故城北即平虜城北之滹沱入清漳處，且東絕清漳至滄州直北百里之鹽官處，後置縣，移用平虜城之名，又改爲魯城也。按元和志，滄州長蘆縣在州西北四十里^②「參戶故城一名木門城，在縣西北四十里。」即在今滄縣西北四十里，一統志云在青縣西南三十里，地望甚合。則隋置魯城縣即新平虜城，郭下有故平虜渠者，即在故平虜城之東數十里。一統志順天府卷古蹟目乾符縣故城條：「舊志，故城在州（今滄縣）東北八十里。名勝志，魯城在州東北七十里，又二十里爲乾符縣。」則正當酈注滹沱（即平虜渠）與清漳合口之東數十里不到百里地也。此爲曹操平虜渠最下游之可考者。唐會要八七漕運目：「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約舊渠傍海穿漕號爲平虜渠，以避海南運糧者，至今賴焉。」舊唐書一八五下良吏姜師度傳云，「約魏武舊渠，傍海穿漕，號爲平虜渠，以避海艱，運糧者至今利焉。」參新唐書一〇〇姜師度傳。即此渠至唐五代仍濟用也。^③

至於泉州渠，除魏武紀與通鑑外，似僅見於水經注。其卷一四鮑邱水注，經云：「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海。」注云：

「鮑邱水（今潮河自古北口南流）又東南，逕漁陽縣故城（今密雲縣西南）南，漁陽郡治也。……又西南歷狐奴城（今順義縣東北三十里）東，又西南流注于沽河，亂流而南。……入潞（今通縣東），通得潞河之稱矣。……又南逕潞縣故城西。……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此文潞縣城上下當着筍溝之名，見沽水注，參熊疏。）……鮑邱水自雍奴縣故城（今武清縣東八里）西北，舊分筍溝水東出，今筍溝水斷，衆川東注，混成一瀆，東逕其縣北，又東與洵河（今洵河）合。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流逕平谷縣（今縣東北）……又東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南，……洵河又東南逕臨洵城（今三河縣東南）北，屈而歷其

① 東至海里數當從元和志，觀州東至海一百八十里，東北至海口二百五十里可知。

② 本衍「三百」字，校寰宇記可知，即今滄縣治。

③ 曹操所開平虜渠下段在唐滄州境。姜師度以滄州刺史「約舊渠傍海穿漕，號爲平虜渠。」自亦當在滄州境。而新唐書三九地理志三薊州目，以姜師度所開平虜渠在薊州。紀要一一從之，云薊州南有平魯渠，引新唐志云云。皆誤也。

城東，側城南出……又南入鮑丘水。鮑丘水又東合泉州渠口。故瀆上承滹沱水于泉州縣（今武清縣東南四十里），故以泉州爲名，北逕泉州縣東，又北逕雍奴縣東，西去雍奴故城一百二十里。自滹沱北入，其下歷水澤一百八十里入鮑丘河，謂之泉州口。陳壽魏志曰，曹太祖……從洵口鑿渠逕雍奴泉州以通海者也。今無水。鮑丘水又東，庚水（今薊運河上源之一，楊圖熊疏以沽河當之，今圖作州河。）注之。……庚水世亦謂之爲柘水也。……庚水又南逕北平城（按此爲晉北平郡城，即徐無縣，今遵化縣西）西，而南入鮑邱水，謂之柘口。鮑丘水又東逕右北平郡故城（東漢右北平郡治土垠，今豐潤縣東）南，又東，巨梁水（今遷鄉河）注之。……自是水之南，南極滹沱，西至泉州、雍奴，東極于海，謂之雍奴藪。其澤野有九十九淀，支流條分，往往逕通，非惟梁河、鮑邱歸海也。」

按此段寫鮑邱水流程及泉州渠皆甚詳。然云泉州渠出滹沱水，不云出潞河，與魏武紀異。復檢同卷沽河注，經云：

「沽河（今白河，與上文庚水又名沽河者異）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狐奴縣（今順義縣東北）北，西南與濕餘水合爲潞河，又東南至雍奴縣（今武清縣東八里）西，爲筍溝，又東南至泉州縣（今武清縣東南四十里）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清河者，派河尾也。」

注云：

「沽河（今白河）出禦夷鎮西北九十里丹花嶺下，……南逕安樂縣故城（今順義縣西南）東，……俗謂之西潞水也。……又南逕狐奴縣故城西。……沽水又南，濕餘水注之。沽水又南，左會鮑丘水，世所謂東潞也。沽水又南逕潞縣（今通縣東），爲潞河。魏土地記曰，城西三十里有潞河是也。灤水（桑乾河）入焉，俗謂之合口也。又東，鮑邱水于縣西北而東出。」「沽河又東南逕泉州縣故城東，……又東南合清河，今無水。清、淇、漳、洹、滹、易、涑、濡、沽、滹沱同歸于海，故經曰派河尾也。」（楊疏謂派爲衆流之義，極是。）

又卷一三灤水注，經云：

「灤水（桑乾河）……過廣陽薊縣（今北平）北，又東至漁陽雍奴縣西，入筍

溝。」

注云：

「筍溝，潞水之別名也。」

按灤水即桑乾河自無問題，沽水即今白河，鮑丘水上游即今潮河，下游即今鮑丘河、薊運河下游，大體亦無問題。綜此三水之經及注所記，可扼要說明如下：

鮑邱水（今潮河）入塞（今古北口），南逕狐奴城（今順義東北三十里）東。沽河（今白河）入塞（在古北口之西）南逕狐奴城西，濕餘水自右來注之。沽水又南，左會鮑邱水。沽河、鮑邱兩水合流而南，逕潞縣（今通縣東）西，去城三十里。此下有潞河之名，故上源鮑邱水亦稱東潞，沽水亦稱西潞也。潞河又東南至雍奴縣（今武清東八里）西北，又名筍溝水，灤水（桑乾水）自西來會；而筍溝又分枝東出，仍謂之鮑邱水。此鮑邱水東流，逕雍奴縣北，又東流，有洵水自北來會，謂之洵口，又稍東，有泉州渠自南來會，是爲泉州口，即魏武所開泉州渠之下口也。鮑邱水又東，有庚水、巨梁水由北次第來會，合流而南（約今薊運河下游）入海。漢世（即經文時代）筍溝（即沽河、潞河）仍直南流逕泉州縣（今武清東南四十里）東，又南，與由南向北流來之清河相會合，其會口蓋即在唐宋時代之獨流口（今靜海縣西獨流鎮）北境，又折而東流入海。清河實合淇、漳、洹、滹、易、涿、滹沱等水而來，今又會沽、潞之水，故酈注云「清、淇、漳、洹、滹、易、涿、濡、沽、滹沱同歸於海」，經云「派河尾」也。但酈注時代，筍溝已淤斷無水，沽河、灤水、濕餘水皆循鮑邱水東注矣。泉州渠者由清沽等合流後之河段即「派河尾」開口，引水向北流逕泉州縣東，又北逕雍奴縣東，去縣一百二十里，又北入鮑邱水，謂之泉州口。此渠全長一百八十里，以其首起泉州縣南境，故以受名。沽河即潞河下接鮑邱水（由筍溝分流而東者），此渠北入鮑邱水處蓋近洵口，故魏武紀云：「從洵河口鑿入潞河」也。酈注時代筍溝已斷，不南與清河諸水合流，而滹沱亦即魏武之平虜渠，故云泉州渠上承滹沱水，即上承清、漳、滹沱等河之尾段也。二者實非有異歧。前考平虜渠東行，不止於滹沱與清漳會合處之潞口，而復絕清漳，東至鹽官，後置魯城即新平虜城。蓋又由魯城折北入清漳、滹沱諸河之尾，復由諸河尾之北岸泉州縣境開渠北流入鮑邱水，謂之泉州渠也。鮑邱水注云泉州渠歷水澤一百八十里者，即行於雍奴藪中也，酈注時代已

無水。今圖，寧河、天津間有七里海，蓋古雍奴蔽遺跡耳。而泉州渠上口殆即在今天津地區。楊圖所繪雖不精，然大要得之。

魏武所開，除平虜、泉州二渠外，據酈注所記，尙有新河，亦漕渠也。此見水經注一四濡水注云：

「濡水（今灤河）自孤竹城（今盧龍縣南）……東南流逕樂安亭（今樂亭縣東北二里）南，東與新河故瀆會。瀆自雍奴縣（今武清縣東八里）承鮑邱水東出，謂之鹽關口。魏太祖征蹋頓，與洵口俱導也，世謂之新河矣。陳壽魏志云：以通海也。新河又東北絕庚水（今薊運河），又東北出，逕右北平（治土垠，今豐潤縣東），絕洵渠之水。（趙云一統志引此文作巨梁水，是也；此誤文。巨梁水今還鄉河。）又東北逕昌城縣（舊說灤縣西南，實當在今唐山南）故城北。……新河又東分爲二水，枝瀆東南入海。新河自枝渠東北，合封大水（楊圖清之陵河，今圖沙河、唐河，又名陡河），謂之交流口。水出新安平縣故城（灤縣西，當在今唐山縣東）西，……又東南流，龍鮮水注之……亂流南會新河（會口在今唐山以南，唐河沙河合流之南），南注于海。……新河又東出海陽縣（令支故城南六十里，今灤縣西南，蓋接灤寧西北境），與緩虛水會。水出新安平縣東北，……流逕令支城（今遷安縣南），西南流，與新河合，南流注于海。……新河又東與素河（清圖有素河，即今沂河）會，謂之白水口。水出令支縣之藍山，南合新河，又東南入海。新河又東，至九過口，枝分南注海。新河又東逕海陽縣故城南，……魏土地記曰，令支城（今遷安南）南六十里有海陽城者也。新河又東，與清水（今大清河）會。水出海陽縣，東南流逕海陽城東，又南會新河，又南流……注海。新河東絕清水，……又東，左迤爲北陽孤澗。……新河又東會于濡。濡水又東南至棗縣（今昌黎縣南）碣石山……世名之天橋柱也。」

按此段述曹操所開新河極詳明，亦一新渠也。注云此瀆自雍奴縣承鮑邱水東出，與洵口俱導，則實西與泉州渠相銜接。渠口曰鹽關口，向東絕庚水（今薊運河），逕土垠縣（今豐潤東十里），蓋南境，絕巨梁水（今還鄉河），又東逕昌城縣（今灤縣西南境蓋唐山南境）北，絕封大水（今沙河唐河合口之下游，又名陡河）謂之交流口，又

東入海陽縣境（今灤縣西南蓋接灤寧西北境），絕緩虛水，又絕素河（今素河又名沂河）謂之白水口；又東至九澗口，又東逕海陽縣城南，又東絕清水（今大清河），又東，左迤爲北陽孤淀，又東逕樂安亭（今樂亭東北二里）南，東注濡水（今灤河），合流入海。參以今圖（民國地圖集之河北山西圖爲主），此新河西自今武清縣東一百三四十里處，東經寶坻南境，寧河北境，唐山南境（唐河沙河合流處之南），灤寧南境，樂亭城南，與灤河會於縣東。蓋略與海岸平行而東，去海岸通常不過五十里上下，以避海上風濤之險。一統志永平府卷山川目新河故道條引樂亭縣志，「有新河套，在縣西二十五里，夾於清灤之間，蓋卽古新河也。」甚是，尤似爲北陽孤淀之遺跡。

三渠既通，西自河北中部之饒陽虜渠口（今饒陽縣）東抵濡河（今灤河）接盧龍。河北物資可自饒陽取平虜渠東漕至平虜城（今青縣西南三十里）北之澹口，絕清漳而東至鹽官，後置新平虜城卽魯城（今滄縣東北七八十里），折北渡諸河尾（清漳滹沱巨馬沽諸河之總匯，卽今天津地區之海河），約於今天津地區循泉州渠東北入鮑邱水，曰泉州口，約在今武清縣東一百二三十里處。又循由鮑邱水所開之新河渠東逕今唐山南境（唐河沙河合口之南）歷絕由北南流入海諸水，逕今灤寧南境，樂亭城南，東入灤河。三渠東西銜接，全部漕程約逾千里，不啻爲中古時代東北交通運輸之一條大動脈，對於當時東北之軍事、政治、經濟、商業皆有甚大之作用。而饒陽地居河北地區之正中間，既當長渠之口，且可西泝泲水（今沙河）、滹沱，兼取陸道，踰太行，又復當河北地區之南北幹線，南馳貝（今清河）魏（今大名），北趨幽燕，（此幹道詳篇四八河北平原南北交通兩道篇。）爲河北地區東西南北交通之紐，故在中古時代，饒陽魯口（卽虜渠口）顯有較突出之地位。如燕慕容儼伐趙、魏，魯口爲重要攻守地，見晉書慕容儼傳及通鑑九八晉永和六年紀；北魏道武帝入塞，定河東、河北，而兩幸魯口，大饗羣臣，見魏書本紀。又北朝有長城自平城（今山西遼縣西北九十里儀城鎮）東至魯口，見新唐書地理志太原府太谷縣條（詳篇四一滏口壺關道）。至唐代前期，饒陽猶以地當水運樞紐，軍旅之虞，而畸形繁榮。喬潭饒陽縣廳壁記（全唐文四五—）云：

「多奇士，好帶劍，侈服，多佳人，善彈弦跕躑。其地虜口，近擊柝之虞，其川滹沱（卽平虜渠），有泛舟之役。廣輪七十里，編戶二萬計，行或擊轂，市

或駕肩，日中奇贏，雜弊爲窳，機女狹其幅利，染工多其姦色，業不可廢，訟由是興……」

此足見其繁榮之梗概。往讀此諸史事，不瞭其故；今日論之，蓋可知其背景之所在矣。

此諸漕渠，至唐代前期，不但平虜渠之西段，仍保存其在水運上之價值，即東段亦尚未全廢，故姜師度爲滄州刺史，仍能循曹氏傍海故渠遺跡，而重修之也。至於泉州渠與新河渠，在唐初，亦尚可利用，此觀舊唐書七七韋挺傳可知。據傳，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遼東，以挺父曾爲隋營州都督，曉營州事，故令其督運軍糧。下文云：

「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馬王安德巡渠通塞。……造船，運米而進。自桑乾河下至盧思臺，去幽州八百里。逢安德還曰，自此之外，漕渠雍塞。挺以北方寒雪，不可更進，遂下米於臺側，……待開歲發春，方事辦運。……太宗不悅，……乃遣繁時令韋懷質……檢覆渠水。懷質還奏曰，挺不先視漕渠，……運米即下，至盧思臺，方知渠閉，欲進不得，還復水澗，乃便儲之。」（新書九八略同。）

按盧思臺地望無考。然今天津南北地區有蘆臺古地名三個，且似同見於唐末五代，置蘆臺軍。其一，在今青縣治，五代置乾寧軍，見寰宇記六八乾寧軍目，已云蘆臺古城，詳篇四七隋唐永濟渠，茲不贅。又一統志順天府卷古蹟目新倉鎮條引金劉希顏新建寶坻縣記云：

「唐末劉仁恭帥燕，其子守光置蘆臺軍於海口鎮。及唐同光中，趙德鈞鎮其地，因蘆臺鹵地置鹽場，相其高埠平澗，因置榷鹽院，謂之新倉，以貯鹽。遼置新倉鎮。……（金）大定十一年……明年……置縣，謂鹽乃國之寶，取如坻如京之義，命之曰寶坻。」

明蔣一葵長安客話六寶坻縣條，略同。是謂在今寶坻縣治也。此其二。又一統志同卷同目有蘆臺軍，「在寧河縣東南，去寶坻縣一百六十里。五代時劉守光置。俗名將臺。」又見紀要十一通州寶坻縣駐馬臺條。今圖寧河縣南仍見有蘆臺鎮。此其三。韋挺傳之盧思臺可能在此三地之一，亦可能皆不是，但必在與桑乾水有關聯之漕渠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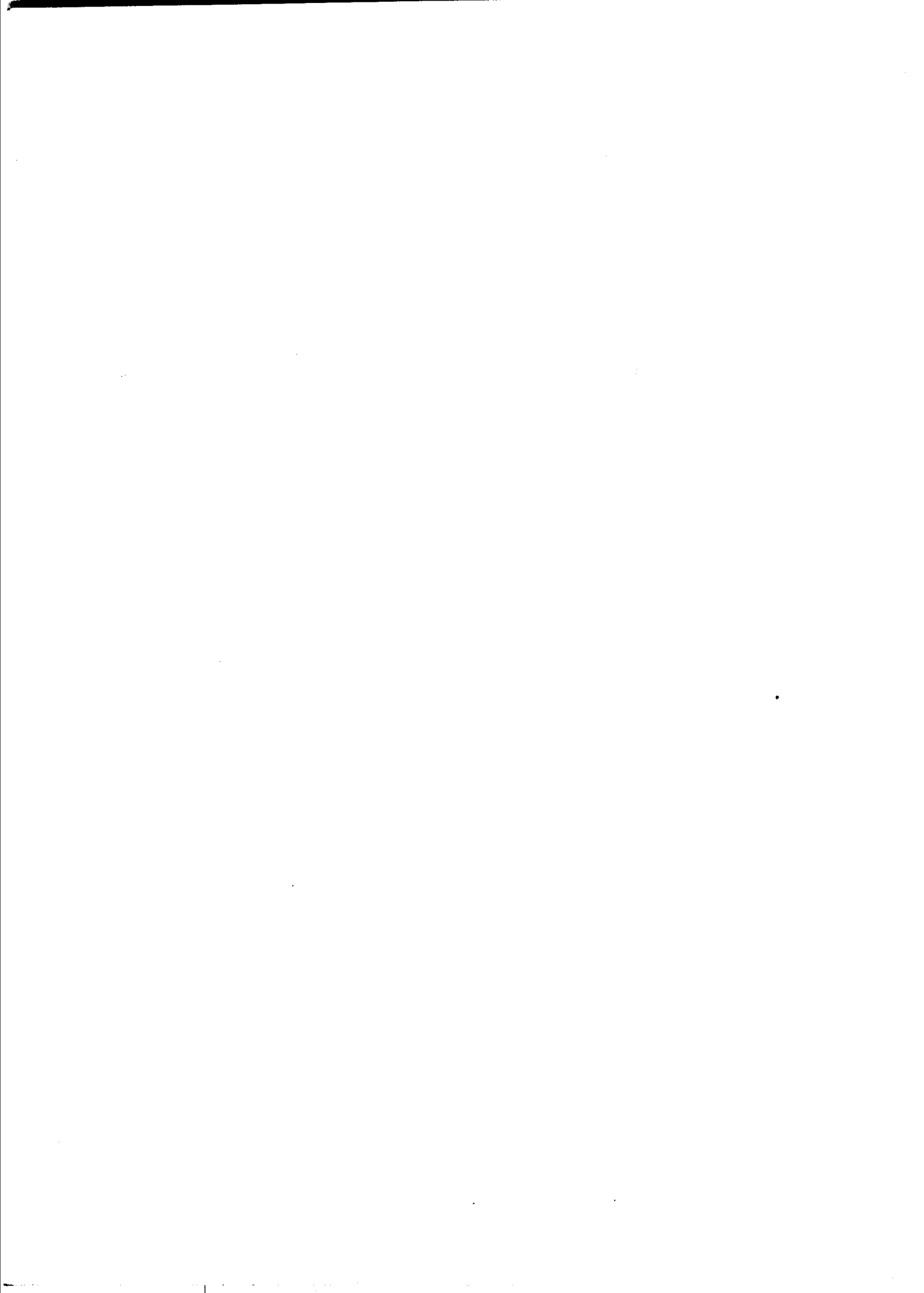
按桑乾水即酈注之灤水。前考泉州渠引沽河、鮑邱水、灤水諸經及注，沽水、鮑邱水合流爲潞河，至雍奴縣（今武清東八里）西北，又名筍溝，灤水自西來會。筍溝仍向南流；而分一枝東流，仍名鮑邱水。但至酈道元時代，此南流之筍溝已枯斷，沽水、灤水皆因鮑邱水向東流注。此鮑邱水誠流經寶坻南不遠處，然寶坻去幽州不踰二百里（一統志云一百八十里），與八百里之程相差太遠，故不可能在今寶坻。余考永濟渠最北一段，即幽州東南至安次（今縣西四十五里舊州頭）、永清（今縣）之一段流程係循桑乾水河道而溶治者，（詳隋唐永濟渠篇。）則所謂「自桑乾河」而下，即取永濟渠道也，此時去煬帝開永濟渠不過三十餘年，渠道必未廢，正當利之以漕運軍資也。循此渠而下有捷迂兩道。捷道由幽州東南逕安次、永清，至今信安鎮（霸縣東五十里）入巨馬河，又東經獨流口（今獨流鎮），折東北，由諸河尾（今海河）取泉州渠東北行入鮑邱水，又東行曹操所開新河渠至平州（今蘆龍），寧河縣南之蘆臺鎮地近新河渠道（看圖），惟計里程當不逾六百里。其迂道則循永濟渠北段至獨流口後，折南泝永濟渠中段百里至今青縣，即寰宇記稱爲蘆臺古城者，再東循平虜渠至魯城縣（今滄縣東北七八十里，青縣之東），折北絕諸河尾，由泉州故渠，入新河故渠，亦近今蘆臺鎮。如此則青縣、寧河兩蘆臺皆在道上。然此道太迂，除非獨流口至泉州渠南口間因諸河會流，水盛浪惡不能行，乃必避之而取平虜渠道耳。若取此道，則青縣之蘆臺去幽州亦不過四百里上下，而寧河之蘆臺乃有約七百里以上之水程。故若蘆思臺即上列三蘆臺之一者，仍以寧河南蘆臺鎮之可能性爲最大。按前引一統志，於寶坻與寧河之蘆臺鎮，皆云唐末劉守光置蘆臺軍，顯爲一軍兩地傳其名耳，必有一誤。復按前引金劉希顏寶坻記云唐末劉守光置蘆臺軍於海口鎮。寶坻去海岸一百六十里以上至二百里，不得稱爲海口；寧河之蘆臺，長安客話六蘆臺條云：「蘆臺地近海口，煎沙成鹽，白如玉屑。莊禪詩云，蘆臺極目際平沙，利博誰憐害亦除？」此即寧河之蘆臺可能有海口之名。考通典一七八，薊州漁陽郡南至三會海口一百八十里。按薊州即今薊縣，今蘆臺鎮當薊運河入海口（即古鮑丘水口）在薊縣正南微東正約一百八十里處，是唐代前期今蘆臺鎮地區有海口之名也^④。蓋劉守光置蘆臺軍本在寧河之

④ 寰宇記六五滄州，「東北至海口二百五十里」。此爲別一海口，約指今天津、塘沽海口而言，詳篇四八河北平原南北交通兩道。

蘆臺鎮，後乃移其名於寶抵耳。故比較論之，寧河之蘆臺，於三地中爲最古，又就漕道而言，亦最可能爲此地，然則韋挺傳之蘆思臺蓋即今寧河南之蘆臺鎮歟？否則亦當在幽州東南循桑乾水、永濟渠、巨馬河、諸河尾、泉州渠、新河渠之漕渠道中。此文校稿既竣，嗣續檢得通鑑一九七貞觀十九年條云，「春正月，韋挺坐不先行視漕渠，運米六百餘艘至蘆思臺側，淺塞不能進。」胡注：「此漕渠蓋即曹操伐烏丸所開泉州渠也，上承桑乾河。」是前人早有此見。據韋挺傳，此漕道於冬寒水枯季節雖不能通航，但春夏水盛，當仍可通航，是曹氏三渠至唐初仍能濟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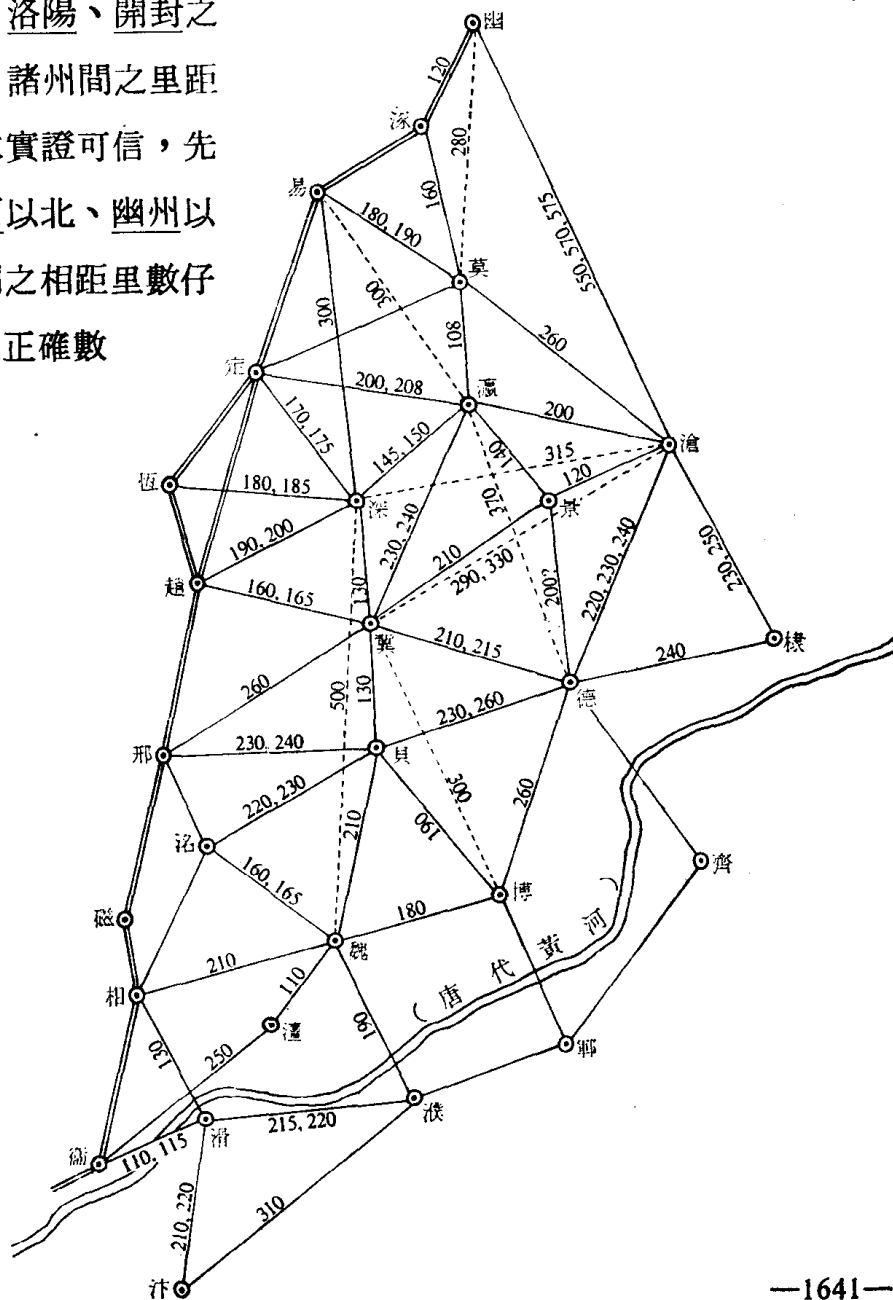
參看圖二十、二十一

民國七十一年（1982）年四月二十九日初稿，五月二日訂正。刊大陸雜誌第六十五卷一期。七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初校增訂，七十五年一月三十日二校續訂定稿。



篇肆捌 河北平原南北交通兩道

河北地勢平衍，用兵所向皆通，文士行旅亦少紀錄可尋，欲知唐代河北道之交通幹線，唯有就通典、元和志、寰宇記、舊唐志所記至長安、洛陽里數及寰宇記所記至開封里數，以觀其所當經之州以推求之。唯諸書所記各州去長安、洛陽、開封之里數頗有參差，諸州間之里距亦有參差，爲求實證可信，先就諸書所記黃河以北、幽州以南之相鄰諸州間之相距里數仔細比勘，得其較正確數字，作圖如右：



此圖數字係據通典、元和志、寰宇記比勘而成，茲爲詳悉，以A、B、C依次分別代表三書，說明如下：（里距數目字後，皆省里字。）

- ①汴滑間 A、C兩州目凡三見，皆作二百二十。而B兩目皆作二百一十。差異甚小。據C磁州至汴州里程計之，此處當作二百一十。詳篇四五。
- ②衛滑間 A兩目皆作一百一十。B衛目作一百十五；滑目作一百五十，當爲一百十五之誤。
- ③滑濮間 A、C兩目三作二百二十，一作二百一十五，B滑目作二百一十五。
- ④汴濮間 A濮目作三百一十。
- ⑤滑相間 A滑目作一百一十。B相目作一百三十，C滑目同。當作一百三十。
- ⑥衛澶間 B、C兩州三見，皆作二百五十。
- ⑦澶魏間 B、C澶目皆作一百一十。
- ⑧魏濮間 A兩目皆作一百六十。B魏目一百九十。C魏目與B同；濮目一百六十，或二十加一百六十，疑「六」爲「九」之形譌。
- ⑨相魏間 A、B、C六目中之四目作二百一十；惟C魏目作一百六十，又作一百一十，必「二百」之譌。
- ⑩魏博間 B、C四目皆作一百八十。
- ⑪魏洺間 B兩目作一百六十五，C魏目一百六十。
- ⑫魏貝間 A、B、C六目皆作二百一十。
- ⑬博貝間 A兩目皆作一百三十。B、C四目皆一百九十。定從一百九十。
- ⑭博德間 A、B德目皆作二百六十。B博目一百六十，字譌。
- ⑮貝冀間 A、C四目皆作一百三十；惟B貝目二百一十，誤。
- ⑯貝邢間 A、B、C六目之五皆作二百三十，惟A貝目二百四十。
- ⑰貝洺間 B洺目作二百二十，C洺目作一百三十，「一百」字譌。
- ⑱貝德間 A兩目皆作二百六十。B兩目皆作二百三十。C兩目一同A，一同B。
- ⑲德隸間 A、B、C六目之五皆作二百四十。C隸目作二百，蓋脫文。

- ⑳邢冀間 A邢目及C兩目皆作二百六十。A冀目三百六十，「三百」形譌。
- ㉑冀趙間 A、B、C六目之四作一百六十，二作一百六十五。
- ㉒冀深間 A、B、C六目皆作一百三十。
- ㉓冀景間及景滄間 A無景州，其冀滄間，冀目作三百五十，滄目作三百三十。B冀景間，兩目皆作二百一十；景滄間，景目作二百二十，滄目作一百二十。C無景州，改爲定遠軍，東至滄二十五加九十三，亦約一百二十之數，知B景目「二百」爲「一百」形譌，即冀景間二百一十，景滄間一百二十，其和三百三十，正即A滄冀間里數。然C滄目，西南至冀州二百九十里，是小歧。
- ㉔德景間 惟B景州目作二百，餘目不記。
- ㉕德冀間 A兩目皆作二百一十。B、C四目皆作二百一十五。
- ㉖德滄間 A德目二百二十，滄目二百三十。B兩目及C德目皆作二百四十。C滄目三百四十。當定作二百四十，少或二百二三十。
- ㉗棣滄間 A兩目皆作二百三十，但棣目另有一數作二百五十。B兩目皆作二百五十。
- ㉘冀瀛間 A兩目皆作二百三十。B冀目二百四十。C一作二百三十，一作二百四十。按此道中間當不經深州。
- ㉙深趙間 A深目作一百九十。B深目作二百。
- ㉚深恆間 B兩目皆作一百八十。A深目同。C深目一百八十五。
- ㉛深定間 A兩目皆作一百七十。C一作一百七十五，一作一百七十三。
- ㉜深易間 A、C深州目皆作三百。
- ㉝深瀛間 A兩目皆作一百五十。C兩目同。B深目一百四十五。
- ㉞深滄間 A深目三百一十五。C深目同。疑此道實經景州。
- ㉟景瀛間 B景目、C定遠軍（即景）目皆作一百四十。
- ㊱景滄間 B景目作二百二十，滄目作一百二十里。C定遠軍（即景州）目作二十五里加九十三里。則B「二百」爲「一百」之譌。
- ㊲瀛定間 A瀛目二百零八。C定目同，瀛目譌爲二百八十。B定目作二百，

是大數。

- ⑳瀛易間 A瀛目二百一十。C瀛目三百。按今圖當以三百里爲正，疑當中經莫州。
- ㉑瀛莫間 A兩目皆作一百八。C兩目同。
- ㉒瀛滄間 A瀛目作二百，滄目一百二十。二百爲正。
- ㉓滄莫間 A兩目皆作二百六十。C莫目同。
- ㉔滄幽間 A滄目作五百七十。B滄目作五百五十。C滄目五百七十五，幽目五百五十。
- ㉕莫易間 A兩目、C易目皆作一百八十。B易目、C莫目皆作一百九十。
- ㉖莫涿間 C兩目皆作一百六十。
- ㉗涿幽間 C兩目皆作一百二十。
- ㉘莫幽間 A、C四目皆作二百八十。按此道當中經涿州。
- ㉙冀博間 A冀目作三百。按蓋卽中經貝州。
- ㉚瀛德間 C瀛目作三百七十。按蓋卽中經景州，惟里數稍盈。
- ㉛深魏間 C深目作五百。按深魏兩州中隔冀貝兩州，此種書法極不尋常。檢魏貝間二百一十，貝冀間、冀深間皆爲一百三十，其和四百七十里，此五百里者蓋取大數歟？

依據此圖，以勘諸書所記各州至長安、洛陽、汴州之里程，可知河北地區，除西部太行山脈東麓走廊之南北驛道外，仍有兩條南北交通幹線。其一，洛陽東北行三百九十里至衛州（今汲縣）。又東北二百五十里至澶州（今清豐西南二十五里）。又東北一百一十里至魏州（今大名東約十里）。又正北二百一十里至貝州（今清河）。又北一百三十里至冀州（今冀縣）。然志書所記，冀州至長安、至汴州，皆取相州路，實經邢州至相州也。冀州又北微西一百三十里至深州（今深縣東北五里）。又東北一百五十里至瀛州（今河間）。又冀州向北微東二百三四十里至瀛州，蓋不經深州也。然志書所記，深州取趙州路至長安、洛陽，瀛州至兩都亦取深、趙，皆非

南取冀州路也。瀛州又北微西一百零八里至莫州(今任邱北三十五里,居任邱、雄縣間)。又北微西一百六十里至涿州(今涿縣)。又北微東一百二十里至幽州(今北平)。志書云,莫州北至幽州二百八十里,實即中經涿州也。

先據通典、元和志、寰宇記及舊唐志四書所記各州西南至長安、洛陽之里數及寰宇記所記各州南至開封府(汴州)之里數,作總表如下,而以A、B、C、D分別以次代表四種書名。

	至 長 安	至 洛 陽	至 汴 州	備 注
幽	A. 2523 C. 2545 D. 2520	A. 1680 C. 1685 D. 1600	C. 1285	
易	A. 2197 B. 2345 C. 2335 D. 2334	A. 1462 B. 1425 C. 1475 D. 1463	C. 1446	
莫	A. 2310 C. 2295(取瀛州) D. 2310	A. 1444 C. 1445 D. 1430	C. 1100	
瀛	A. 2210 C. 2195(取深州) D. 2200	A. 1340 C. 1555[1355?] D. 1302	C. 1100	
深	A. 2050 B. 2050(取趙州) C. 2500 [2050] (取趙州) D. 2013	A. 1250 B. 1320 C. 1330 D. 1250	C. 900	
冀	A. 1950 B. 1900(取相州) C. 1920(取相州) D. 1978	A. 1100 B. 1400[1040?] C. 1400[1040?] D. 1100	C. 720(取相州)	

唐代交通圖考

貝	A. 1810 B. 1820 C. 1825 D. 1782	A. 990 [960] B. 960 C. 960 D. 993 [963]	C. 610	
魏	A. 1560 B. 1610 C. 1610 D. 1590	A. 750 B. 750 C. 150 [750] D. 750	C. 400	
澶	B. 1500 C. 1500 D. 1485	B. 630 C. 670 D. 685	C. 250	
滄	A. 2310 [2210?] B. 2220 C. 2220 D. 2218	A. 1380 B. 1360 C. 1360 D. 1383	C. 1200	
景	B. 2100 C. 2100 D. 2900	B. 1240 C. 1240 D. 1300	C. 820	C. 定遠 軍即唐 之景州
棣	A. 2210 B. 2290 C. 2290 D. 2210	A. 1370 B. 1420 C. 1430 D. 1370	C. 1100	
德	A. 1982 B. 2050 C. 2500 [2050] D. 1982	A. 1238 B. 1790 [1190] C. 1190 D. 1138 [1238?]	C. 950	
博	A. 1770 B. 1790 C. 1990 D. 1701	A. 930 B. 930 C. 930 D. 947	C. 510	

茲據此表，以論定各州至洛陽經常取道之途徑如下：

- ①澶取衛州至洛 通典無澶州。元和志，澶州西南至東都六百三十里，至上都一千五百里；寰宇記澶州至長安同，至洛陽六百七十里。按衛州至洛陽三百九十里，上圖衛澶間二百五十里，其和六百四十里，較元和志所記只盈十里。復勒澶去長安一千五百里，長安洛陽間不踰八百六十里，則洛至澶正應為六百四十里。故知澶至洛取衛州路。
- ②魏取澶州至洛 通典，魏州去東京七百五十里，元和志同。寰宇記作一百五十里，「一」顯為「七」之壞字。上圖澶魏間一百一十里，故知魏至洛取澶州路。
- ③貝取魏州至洛 據寰宇記，貝魏至開封里差二百一十，至洛陽里差同，此即貝魏間之里距，是貝至洛經魏州也。
- ④冀取邢州至兩京 冀州南行經貝魏為大道應無問題。然志書所記，冀州至長安、至汴州皆取相州。按冀至洛一千一百里，而邢至洛八百四十里，其差二百六十里，正即邢冀間里距，則取相州者，必經邢州也。
- ⑤深、瀛取趙州至兩京 通典，深州去長安二千五十里。元和志、寰宇記，深州取趙州路至長安，一作二千五十里，一作二千五百里。參之去洛陽里距，「百」當為「十」之譌。則深去洛陽當為一千二百五十里。按趙至洛一千零三十里，其差二百二十里，與趙深距略相當。然深魏間共約五百里，深冀貝魏間累積計之為四百七十里，魏去洛七百五十里，其和一千二百五十里或一千二百二十里，亦與深去洛里程相合，即兩路均無不合也。至於瀛州至洛，舊志云至長安二千二百里，寰宇記取深州略同，則去洛當約一千三百四十或一千三百五十五里。然瀛州取冀州路至洛亦為一千三百四五十里。是兩道亦相當。
- ⑥莫取瀛州路至長安 明見志書。莫州向北微西一百六十里至涿州，又北微東一百二十里至幽州。志書云莫州北至幽州二百八十里，蓋即中經涿州也。

其二，由魏州東北行，一百八十里至博州（今聊城）。又北北東二百六十里至德州（今陵縣）。又東二百四十里至棣州（今惠民南十里）。德州向北微東行二百四十里至滄州（今滄縣東南四十里），然滄州亦西南取冀州

路至洛陽。滄州又北行一百里至乾寧軍（今青縣），又西北四百五十里至幽州。又滄州「東北至海口二百五十里，又至平州五百里。」莫州「東北至平州八百里。」蓋莫、滄兩州皆東北行至海口即今天津、塘沽地，又東北五百里至平州（今盧龍）也。

- ①博取魏州至洛 按魏去洛七百五十里。通典，博州去東京九百三十里，元和志、寰宇記，皆同。上圖魏博間一百八十里，故知博至洛當取魏州路。
- ②德取博州至洛 通典，德州去西京一千九百八十二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三十八里。按此兩數之差七百四十四里，與兩京間里程不合，必有問題。元和志，德州至上都二千五十里，至東都一千七百九十里，亦有問題。寰宇記，德州去長安二千五十里，去洛陽一千一百九十里。按長安洛陽間八百六十里，則德至洛陽正當為一千一百九十里，元和志「七百」必「一百」之譌。上圖，德博間二百六十里，故知德至洛取博州路。
- ③棣取德州至洛 按通典、舊志，棣州至洛一千三百七十里；而元和志、寰宇記，棣至洛一千四百二三十里。按上圖，德棣間二百四十里，其差一千一百八十里，約即德去洛之數，知棣取德州至洛。
- ④滄取德州、冀州兩路至洛 滄州至洛，最少一千三百六十里，最多一千三百八十三里，德州去洛一千一百九十里，其差一百七十及一百九十三里，皆與滄德間距離不合。而滄州去洛與冀州去洛之里距相差三百里左右，與滄冀間里距略相當，疑滄州去洛里數，實取冀州也。然德至滄為一大道仍無可疑。
- ⑤滄州至幽州 元和志一八，滄州西北至幽州五百五十里。通典作五百七十里。寰宇記滄州目作五百七十五里，幽州目作五百五十里。武經總要一六上高陽關路，滄州北至幽州亦作五百五十里。按諸州間里距，通常以元和志較準確，今定從志。寰宇記六五滄州「北至乾寧軍九百一十里。」按乾寧軍在今青縣治。「九百」顯誤。檢同書六八乾寧軍目，在滄州北固不遠，云南至東京一千三百里，而滄州南至東京一千二百里，則州軍南北相距一百里。考通鑑二六二光化三年紀，朱全忠遣葛從周北擊劉仁恭，「拔德州」，進圍劉

守文於滄州。「劉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胡注：「乾寧軍在滄州西一百里，蓋乾寧間始置此軍也。」一統志引胡注，「西」作「北」是也，蓋北北西方向。據通鑑此條，幽州至滄州，取乾寧軍路，蓋即五百五十里，路經乾寧也。武經總要一六上，滄州「北至乾寧軍九十里，至幽州五百五十里」，亦寓經乾寧之意。

⑥滄莫東北至平州路 通典一七八，莫州「東北到北平郡（平州）八百里」，「東南到景城郡（滄州）二百六十里。」又一八〇，滄州「西北到文安郡（莫州）二百六十里，東北到北平郡五百里。」檢寰宇記六六莫州至平州、滄州方向里距同。而六五滄州目云，「西北至莫州二百六十里，東北至海口二百五十里，又至平州五百里。」是莫州東北至平州八百里無異說；而滄州東北至平州之路，先到海口二百五十里，又五百里始至平州。通典有脫文，蓋滄州東北至平州斷不只五百里也。而莫州東北至平州八百里，當亦經海口地段。此海口就去滄州方向里距言，必指今天津、塘沽無疑。

第一道可稱爲河北平原之中部縱貫線，史朝義衛州之敗，循魏貝線向北逃退，蓋欲返根據地之幽州，僕固瑒等尾隨追擊，由衛州東北經昌樂縣（今南樂），魏州（今大名東約十里），臨清縣（魏州北一百五十里，貝州南六十里，今縣南八里），貝州（今清河），下博縣（屬冀州，州北一百里，深州南三十里，今深縣南），莫州（今任邱北三十里），至歸義縣（莫州西北六十五里，今雄縣西北三十五里）；朝義兵潰，退走范陽縣（今涿縣），守將不納，其幽州守將李懷仙已降唐，朝義乃折向平州（今盧龍）東逃。此見朝義沿此中部縱貫線，取衛、魏、貝、冀、深、瀛、莫諸州路，欲北返幽州，僕固瑒跟踪追逐之也。此爲一例。其後幽州帥朱滔「自河間（瀛州）悉師而南，踰貝州，次清河」，以救田悅於魏州，中間亦經深州。此亦唐世用兵取河北平原中部縱貫線之一史例也。

僕固瑒追朝義事，詳舊一二一僕固懷恩傳。通鑑二二二寶應元年、廣德元年

紀，書此事尤悉云：朝義衛州之敗，北奔魏州，瑒追之，「長驅至昌樂東」，又敗之。朝義走貝州，瑒追至臨清，朝義自衡水引兵三萬還攻瑒，瑒又敗之，追逐，大戰於下博東南，朝義又敗奔莫州，守將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幽州發兵救莫州，朝義北行，至歸義，復大為瑒等所敗，乃北奔至范陽縣（即涿縣），守將李抱忠不納，時幽州李懷仙已降唐，乃東奔廣陽，亦不納，自縊於溫泉柵。據元和志，昌樂在魏州南五十里，臨清在貝州西南六十里，衡水在冀州北四十里，下博在冀州北一百里。

朱滔救田悅事，綱文所引見新二一〇藩鎮田悅傳；而舊一四一田承嗣傳，滔又實經深州。

後晉天福八、九年，契丹主大舉南侵，其主力由任邱（屬莫州，今任邱治）下貝州，次元城（魏州治所），寇南樂，攻黎陽，晉帝親至澶州，分遣諸將守麻家口、楊劉鎮（今東阿北六十里）、馬家渡（今東平西北）及河陽。博州刺史降契丹，引其軍自馬家口渡河，與晉軍戰于戚城（今濮陽北七里），又戰於馬家口，皆敗，又集大軍陳於澶州城北，知晉軍仍盛，乃退兵。「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是南侵主力及北歸之深、冀一路皆亦此線。兩年以後，開運三年十月，以鄴都（按此鄴都即魏州）留守杜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征契丹，敕榜云：「先取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十一月，威率諸將「自鄴北征，師次瀛州城下，貝州節度使梁漢璋戰死，……遂收軍而退，行次武強（今縣），聞戎王入寇，欲取直路自冀、貝而南。」此其路線與前次契丹南下路線相同。即契丹南下與晉人北上用兵皆取唐代河北中部之南北縱貫線也。

天福末年契丹主南伐事，詳舊五代史八二晉少帝紀二、遼史四太宗紀下及通鑑二八三、二八四。開運三年事，詳通鑑二八五及舊五代史八五晉少帝紀五。

北宋時代，宋遼通使，取滑州、大名府（即唐魏州）、恩州（即唐貝州）、

冀州、雄州（莫州北）路至幽州；日本栗棘庵所藏宋輿地圖拓本，河北之南北主道仍有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一線，是仍唐代河北平原中部之南北交通幹線也。

續通鑑長編記宋遼通使往往涉及信使所經州名，茲錄數條如次：

祥符六年九月丙午，「河北安撫司言，契丹使往來，路由冀州。」（卷八一）

天禧五年二月丙寅，「祠部員外郎任中行言，送伴契丹使至瀛州……」（卷九七）

元豐二年十二月丙申，「增雄州公使錢二千緡……，州當國信往來頓舍之地，非他郡比故也。」（卷三〇一）

元豐五年三月甲辰，「詔司農寺，于大名府公使庫錢內撥錢千緡與相州；及于恩冀二州公使錢內各撥錢千五百緡與邢、趙、磁三州。候遼使行舊路日依舊。」（卷三二四）

是宋遼使節通常取滑州、大名府、恩、冀、雄州道；其取相、磁、邢、趙道乃是暫時措施。大名即唐之魏州，恩州即唐之貝州，而雄州置在唐歸義縣境，前引僕固懷恩傳，史朝義兵敗，欲返幽州，由衛州經魏、貝、莫等州至歸義縣而兵潰，知宋遼國信使道正即唐之滑、魏、貝、冀、瀛、莫州通幽州道也。

栗棘庵藏宋輿地圖拓本中所記路線，見青山定雄著栗棘庵所藏之輿地圖（東洋學報第三七卷第四號，昭和三十年），參看青山定雄唐宋時代交通與地誌地圖之研究未袋裝輿地圖影印本（影本不清楚）。

其較詳行程之可知者：由衛州東北行五十里至淇門（今淇縣東），又七十里至黎陽縣（今濬縣東近處），又一百三十里至澶州治所頓丘縣（今清豐西南二十五里）。又東約六十里至昌樂縣（今南樂），又北五十里至魏州治所貴鄉縣（今大名東約十里）。然史料所見，衛至魏又取內黃道，蓋由黎陽東北至內黃縣（今縣治），又東北經洹水縣（魏縣西南三十里）、魏縣（今大名西三十五里）至魏州。內黃置驛，見於蘇圖元文。

前考魏州西南至洛陽實取澶州、衛州道，而衛澶間相距二百五十里，澶魏間相距一百一十里。據地圖，衛至澶必經黎陽。元和志衛州黎陽目，縣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則縣東北至澶當約一百三十里。又元和志、寰宇記皆記澶州北至魏州一百一十里，元和志魏州昌樂縣目，縣北至州五十里；而寰宇記云州南十五里，當是乙譌^①。按昌樂縣當在澶魏道中。前引舊僕固懷恩傳，史朝義兵敗北逃，瑒追之，由衛州經昌樂至魏州，其證一。又通鑑二八三晉天福八年紀，朝廷聞契丹將入寇，「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以備之。南樂即昌樂易名，德清軍即澶州，此其證二。則澶州至昌樂約六十里也。

然舊五代史一梁太祖紀，唐大順中，渡河取黎陽、臨河，攻魏，魏軍於內黃，梁敗之，魏請降。又卷二，唐光化二年，幽州劉仁恭大舉南伐，先陷貝州，進攻魏州，梁遣朱友倫等先屯於內黃，與燕軍戰於內黃北，大破之，逐北至臨清。天祐三年，梁復救魏，且誅牙軍。梁王次于內黃，馳騎至魏。同書六，乾化元年十月由相州幸魏。癸丑發駕，乙卯次洹水，丙辰至魏縣。十一月還京，以壬午次洹水，癸未至內黃，甲申至黎陽，丁亥次衛州，下經新鄉、獲嘉、武陟、溫縣、孟州至洛陽。同書七，乾化二年二月復北巡，甲子發洛陽，至衛州，己巳晨發衛州，夕止淇門，辛未蹕黎陽，癸卯次內黃，甲戌次昌樂，丁丑次永濟，戊寅至貝州。還駕自黎陽至東都（汴州）。則其來往衛魏間，及來往東都、滑州、魏州間，皆經黎陽、內黃；內黃東北，則或東北取洹水、魏縣道，或直東取昌樂，再折北至魏州也。按元和志一六，魏州魏縣東至州四十里。寰宇記五四，魏州魏縣在州西四十里，洹水縣在州西南九十三里，內黃縣在州西南一百四十里。就方向里距言，固當爲一道，里距亦略相當。且蘇圖元崔令尹頌德記（全唐文八一九），「重修驛署」，「再構旗亭」，此內黃也，是置驛。

淇門 前引舊五代史七，乾化二年，梁帝北巡魏貝，由衛州東北經淇門至黎陽。又通鑑二七五，後唐天成二年三月，以皇子從榮鎮鄴都，命范延光將兵送之，且制置鄴都軍事。延光還至淇門，聞盧臺亂，發滑州兵復如鄴都。按此鄴都即

^① 通鑑二八三後晉開運元年紀胡注引九域志，南樂縣在魏州南四十四里。

魏州，觀四月書事益明。是亦魏州回洛經淇門之證。淇門在衛州東北五十里，今淇縣稍東，已詳前太行東麓南北驛道篇。

魏州當永濟渠南北水運中心，附郭置貴鄉、元城兩縣，自唐代前期已爲河北道一大城市，觀杜、李兩詩已可概見。中葉以後，爲魏博節度使治所，更見重要。唐末中和中樂彥禎「板築羅城，約河門舊堤，周八十里。」城中有大名館，有銅臺驛。

杜翁遺懷（詳注一六）云：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

此就黃河南北大平原中之諸大城市相較，陳留卽汴州，最爲繁榮，而宋貝魏次之也。以此詩側觀魏州之繁榮殆無不可。而李白魏郡別蘇明府因北遊（全唐詩三函五册白集一四）云：

「魏郡接燕趙，美女誇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車日奔衝，青樓夾兩岸，萬室喧歌鍾，天下稱豪貴，遊此每相逢。」

此詩更爲正面之寫照。通典一八〇魏州目：「開元二十八年九月，（魏州）刺史盧暉移通〔永〕濟渠，自石灰窰〔窰〕引流至州城西都〔却〕注魏橋，夾州〔水〕製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新唐書地志略同。唐會要八七漕運目、寰宇記五四魏州大名縣皆同，記作「夾水」是也。別詳隋唐永濟渠篇。交通發達，通江淮之貨，卽爲市容繁榮之一因。

樂彥禎大築羅城事，見舊一八一本傳。

大名館 冊府元龜一四都邑二，後晉天福六年八月壬子，勅改鄴都大名館爲都亭驛。按此鄴都指唐魏州而言，後唐天成三年改稱鄴都也。

銅雀驛 通鑑二六八，梁乾化二年秋，北面都招討使楊師厚軍於魏州，久欲圖取天雄軍。「至是，師厚館於銅臺驛」，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潘晏入謁，執而殺之，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胡注：「因銅雀臺以名驛。然銅雀臺在鄴，不在魏州。」按曹魏於鄴置銅雀臺，然此魏之名早已東移至今大名地區，因此

亦有銅雀驛之名，固不足異。至乾化二年後十餘年之後唐天成三年，鄴都之名亦移此矣。

魏州東北五十里至館陶縣（今縣西南四十里館陶鎮），在永濟渠東十里。又五十里至永濟縣（今臨清南，約即館陶縣治），大曆七年置於張橋行市，以永濟渠在縣西郭內故名。見置驛。又五十里至臨清縣（今縣南八里），西臨永濟渠，即清河，故名。自唐代中葉，已爲魏貝間重鎮，置鎮退使。又六十里至貝州治所清河縣（今清河）。

通鑑二七四，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二月，魏博指揮使楊仁晟戍瓦橋，代歸，至貝州。部兵皇甫暉作亂，殺仁晟，逼趙在禮爲帥，「焚掠貝州」，「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入鄴都。」時已改魏州爲鄴都也。據此，貝魏間似經此三縣。又通鑑二二九興元元年，「朱滔引兵……入魏境，田悅供承倍豐。……丁丑，滔至永濟，遣王邕見悅，約會館陶，偕行渡河。」同書二六九梁貞明元年，魏叛梁附晉，晉王進至臨清，南至永濟，遂入魏。又舊一二一僕固懷恩傳，子瑒迫史朝義，由昌樂經魏州、臨清至貝州。新五代史二一梁臣葛從周傳，從周救魏，入于魏州，敗燕軍於館陶門，追至於臨清。此亦三縣在魏貝南北道中之證。檢元和志一六及寰宇記五四、五八，館陶在魏州東北五十里，②在永濟渠東十里，永濟在貝州西南一百一十里（志），在魏州北九十里（記），永濟渠在西郭內，臨清在貝州西南六十里，魏州東北一百五十里，永濟渠在西門外。而諸志書所記魏貝間里距皆爲二百一十里，正爲此諸縣間（包括兩州治所縣）里距之和，知此三縣皆在道中也。一統志東昌府卷關隘目，「南館陶鎮在館陶縣西南四十里，舊縣治也。」是今地可具體指證。則永濟縣略在今館陶縣左近。永濟有驛，見通鑑二六九梁貞明元年紀，云「晉王進屯永濟，張彥……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云云。是置驛，不知是否即名永濟。

② 參看通鑑二二九興元元年紀胡注及一九〇武德五年紀胡注。

臨清以西臨清河受名，隋改清河爲永濟渠也。唐世已爲貝魏間之重鎮。（通鑑凡六見。）新五代史二五唐臣周德威傳，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鄩度太原空虛，潛軍襲之，爲周德威所截，鄩與德威「俱東爭趣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同書二二梁臣劉鄩傳略同，云「急趣臨清，爭魏積粟。」是魏之積粟所在也。考舊一四一田弘正傳，「當季安之世，爲衙內兵馬使……季安以人情歸附，乃出爲臨清鎮將，欲捃摭其過害之。」又唐韓國昌神道碑（山左金石志一三），「祖朝，魏博節度押衙，兼臨清鎮遏都知兵馬使。」則唐中葉已特置鎮將，爲劇職。復考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六王舍城寺條：「魏之臨清縣東北隅有王舍城佛刹，內東邊一殿極古，四壁皆吳生畫禪宗故事……循例接勞北使及使遼還者過，則縣大夫自請遊觀，仍粉榜誌使者姓名。」此亦見臨清久已爲名城，且爲宋遼使臣所必經也。一統志山東臨清州卷古蹟目，臨清故城在今臨清州南八里，又清淵故城在今臨清西南四十里，並辨兩地非一地。而張蓬洲清河識地（大陸雜誌六二卷六期）以爲後魏迄唐之臨清縣在「今臨清縣西三十五里西倉南五里。」是以清淵爲臨清也。疑誤。

貝州東南近臨永濟渠，都市東西直徑蓋十里以上，郭下置清河、清陽兩縣。地當水陸交通要衝，戶口衆多，都市繁榮，故杜翁已謂「劇則魏貝俱」也。而在軍事上尤居於重要地位，故唐代前期聚集大批財物軍械於此，以備河北軍用，號爲「天下北庫」；後期河北強鎮魏博節度使雖治魏州，然軍儲仍集於貝州，故特置鎮將爲劇任，以大將爲之，故至五代仍稱「城堅兵多」也。

元和志一六貝州郭下有清河、清陽兩縣。其清河縣目云：「永濟渠，東南；去縣十里。」寰宇記五八，同。謂城在渠水西北十里也。考涑水紀聞九，「貝州城南臨御河。」是小異。復檢寰宇記五八清陽縣條，「古清陽縣城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唐永昌元年，緣清陽地久積鹹鹵，遂西移於永濟渠之東孔橋置。」

開元二十二年，又移清陽縣^③。於今州城東，永濟渠之西，即今邑也。」則貝州郭下本僅清河一縣，在永濟渠西北十里。其清陽縣本在渠之東，開元中移於渠西，州城之東。故開元以後，可謂州城南臨渠水也。亦可知州之都市範圍東西蓋十里以上。

唐代府州治所郭下置兩縣者，據元和志、寰宇記，除西北東三都外，惟汴、鄆、魏、貝、幽、揚、蘇、越、福九州及河中、成都兩府而已，以其戶口衆多，都市繁榮也。而魏貝相接，相距不過二百一十里，尤爲特例。

杜翁詩，已見前魏州條引。考新一五三顏真卿傳，李粵說真卿曰，清河「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即貝州。通鑑二一七至德元年紀，有較詳之記載，蓋皆本之殷亮顏魯公行狀。行狀（全唐文五一四）記李華（即粵）之言曰：

「國家舊制，江淮郡租布貯於清河，以備北軍費用，爲日久矣，相傳爲天下北庫。今所貯者有江東布三百餘萬疋，河北租調絹七十餘萬，當郡綵綾十餘萬，（通鑑合作「帛八十餘萬匹」。）累年稅錢三十餘萬，（通鑑有緡字。）倉糧三十餘萬，（通鑑有斛字。）時（通鑑作昔）討默啜甲仗藏於庫內五十餘萬（通鑑有事字），編戶七十萬，見丁十餘萬，（通鑑作戶七萬，是；丁作口，非。）計其實，足以三平原（德州）之富，料其卒，足以二平原之彊。」

此見唐代前期，貝州清河郡之富庶及其在河北軍事上之重要性。中葉以後雖魏博節度治魏州，然舊五代史九五晉書吳玢傳，「初國家以甘陵水陸要衝之地，慮契丹南侵，乃飛輓芻粟以實其郡，爲大軍累年之備。」新五代史二九、通鑑二八三作貝州，古今名也。是衝要之地位不減。通鑑二六九梁貞明元年，晉已得魏，而貝州不服，北結滄德以拒晉。晉王曰：「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故先攻德州。此正見貝州之堅強。

貝州北至冀州治所信都縣（今冀縣）一百三十里，中間當經南宮縣（今縣西北三里），在冀州西南六十二里。

^③ 此陽本作河，據一統志廣平府卷古蹟目清陽故城條改正。

兩州里距見前。相去甚近，中間所經，不見史例。檢元和志、寰宇記之貝、冀兩州目，冀州正南、貝州正北亦不見縣名。惟冀州西南有南宮縣，其里距，志作六十二里，記作二十六里，按今圖，志爲正。此即光武帝自薊南馳至南宮遇大風雨之地也。今日清河、冀縣間汽車道經南宮，蓋唐代亦然。

唐宋志書云，冀州西南取相州路至長安。前考實取道邢州至相州。其冀邢間二百六十里。蓋冀州西南六十二里至南宮縣（今縣西北三里），又西南約八十里至鉅鹿縣（今縣治南），又西南約八十里至任縣（今縣治），又西南三十八里至邢州治所龍岡縣（今邢臺），蓋行大陸澤之東南沿岸地帶。

觀今地圖，冀縣西南至邢臺至少可有兩道，冀縣西南經南宮、鉅鹿、任縣至邢臺，此爲北線；由南宮西南經廣宗、平鄉、南和至邢臺，此爲南線。按元和志，冀州南宮縣在州西南六十二里；邢州鉅鹿縣西（實西南）至州一百十九里，任縣西南至州三十八里。觀今圖，鉅鹿、任縣間，鉅鹿、南宮間皆正約八十里，總和二百六十里，適相合；而南線則較迂。故疑取北線，此正大陸澤之東南沿岸地帶也。大陸澤見下文。

冀州北行四十里至衡水縣（今縣西南），在長蘆河西。城南臨長蘆河，即衡漳故瀆，縣以受名。又北六十里至下博縣（今深縣東南三十里），貞元十年置永寧軍。縣南長蘆橋，架長蘆水上。又縣南二十里有漢下博故城，即光武帝自滹沱南出失道處，爲白衣老人指蹤向信都，正即此道。五代時期，下博地名李晏口，周顯德二年，以其當契丹寇路，乃跨長蘆河築城，置靜安軍，以固邊防，蓋即唐下博地區。下博又北三十里至深州治所陸澤縣（今深縣東北五里），在大陸澤東北緣之北三里，故縣以受名。

衡水縣 在冀州以北四十里，及其與長蘆河之關係，見元和志一七冀州目；寰宇記六三略同，惟云州西北四十五里。當在道上。

下博縣 舊一二一僕固懷恩傳，史朝義欲北逃幽州，僕固瑒追踪經臨清、貝州、下博至莫州。元和志一七，下博南屬冀州，在州北一百里，有長蘆橋云云。而寰宇記六三，下博北屬深州，而云在州「北二百里」，顯誤，當作「南三十里」。此縣置軍，惟見新唐志。

漢下博故城事見元和志，云在下博縣南二十里。按後漢書光武紀，更始二年，自薊南奔，經饒陽，渡呼沱河，進至下博城西，白衣老人曰：「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里距正合。

靜安軍 五代會要二四，周顯德「二年三月，以李晏口爲靜安軍。李晏口當契丹入寇之路，築城屯軍，爲邊防，人甚賴之。」舊五代史一一五周書世宗紀，顯德二年「三月辛未，以李晏口爲靜安軍，其軍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④三十里，夾胡蘆河爲壘。」檢通鑑二九一周廣順二年九月，「契丹將高謨翰以葦棧渡胡蘆河入寇，至冀州，……劉誠海等屯貝州以拒之，契丹聞之，遽引兵北渡。」又二九二周顯德二年，正月，「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蘆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是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彰信節度使韓通將兵夫浚胡蘆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胡注引丁度曰：「胡蘆河卽衡漳之別名。」按元和志一七冀州衡水縣，「縣在長蘆河西，長蘆河則衡漳故瀆也。」是胡蘆河卽長蘆河。前考冀深間南北距一百三十里，下博在冀州北一百里，則北至深州三十里，縣又濱臨長蘆河，則李晏口靜安軍正當卽在唐下博縣，或其左近。宋史八六地理志二，深州治靜安縣，「本漢下博縣，周置靜安軍。」是也。惟此實爲唐代之下博縣，非漢代之故城，宋志只統概言之耳。⑤

深州治陸澤縣 元和志一七深州，「開皇十六年於饒陽置深州，以州西故深城爲名。大業二年廢深州。武德……四年復置，貞觀十七年又廢。先天元年，今理重置。」今理卽陸澤縣。通典一七八深州目，首饒陽縣，陸澤居末，但深州

④ 深本作恒，校點本據通鑑胡注引薛史改正。

⑤ 通鑑二九二胡注：「冀州蓨縣東北有李晏鎮，時築城屯軍，以爲靜安軍。」按元和志一七，蓨縣屬德州，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寰宇記六三，蓨縣屬冀州，在州東北七十里。前考德冀東西相距二百一十五里，則蓨縣必在衡水縣之東，不在衡水之北六十里處。故蓨縣東北之李晏鎮非置靜安軍之李晏口，胡注實誤。

下本注：「今理陸澤縣。」兩唐志皆治陸澤縣，先天二年重置，未別述治所。寰宇記六三深州目深州本條亦與元和志同；而陸澤縣條云，「開元中自象城析置，……貞元中，以饒陽立深州，長慶以後移深州理於是邑。」與通典、元和志皆不合。疑誤記。

大陸澤 通典一七八深州陸澤縣，「禹貢大陸澤亦在此。」元和志，「縣南三里即大陸之澤，因名之。」又鹿城縣（今東鹿縣北三十五里）「東至州二十五里。」「大陸澤在縣南十里。」同書一七趙州昭慶縣「東〔西〕北至州九十里。」（東當作西，參寰宇記。）「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爾雅曰晉有大陸，廣阿即大陸別名。淮南子曰鉅鹿。大陸、廣阿咸一澤也。」寰宇記六〇昭慶縣，「大陸澤，爾雅謂晉有大陸。呂氏春秋，晉之大陸，趙之鉅鹿。按隋圖經云，大陸、大鹿、廣阿即一澤而異名。」又元和志一五邢州，鉅鹿縣「西至州一百十九里。」「大陸澤一名鉅鹿，在縣西北五里。……澤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寰宇記五九邢州鉅鹿縣，略同，復強調廣阿澤，一名大陸，一名鉅鹿，一名大麓，一名沃川。按昭慶縣在今隆平縣東，則大陸澤廣大，西南自今隆平、鉅鹿，東北至東鹿、深縣之南，元和志云陸澤縣南三里，蓋已東北邊緣矣，大道行澤之東。

唐宋志書云深州取趙州路至長安。蓋由深州西行二十五里至鹿城縣（今東鹿北三十五里），又西南循大陸澤西北沿岸地帶一百七十五里至趙州治所平棘縣（今趙縣）。

按元和志，「深州西南至上都取趙州路二千五十里。」「西南至趙州二百里。」檢元和志、寰宇記，深趙間惟鹿城一縣在深州西二十五里，鹿城趙州間無縣可尋。按深州治所陸澤縣及鹿城縣皆南臨大陸澤，此澤迤西南至趙州東南之昭慶縣與鉅鹿縣，則此道當行大澤之西北岸地帶。

深州東北三十里蓋緣堤而行至饒陽縣（當在今縣西南二三十里），即晉魯口城，司馬懿征公孫淵，鑿滹沱運糧時所築。蓋滹沱有魯沱之名，地當

渠口也。後魏道武帝幸此城，大饗羣臣。魯口又名虜口，地當虜渠口，置虜口鎮。是此城自魏晉北朝已爲交通要衝，故隋置深州及唐初深州，皆治此縣。先天元年復置深州，雖治陸澤縣，然郡名仍稱饒陽。其戶口殷盛，都市繁榮，蓋實在州治陸澤之上。饒陽又東北三十五里至燕蕘故城，又十里至燕蕘亭，傳爲光武帝自薊南馳至此饑甚，馮異進豆處。又七十五里至瀛州治所河間縣（今縣）。

饒陽縣 元和志一七、寰宇記六三深州目，皆云饒陽縣在州東北三十里。而紀要、一統志皆云唐饒陽即在今縣治。然據一統志深州卷沿革目，饒陽縣在州東北六十里，東北至河間縣治九十里。深州即唐之深州所在，河間亦即唐之河間所在，唐之深瀛間相距一百五十里，亦正即饒陽距兩州里距之和。則唐之饒陽應在今縣西南三十里，不在今縣治。隋及唐初置深州於此，詳元和志、寰宇記並舊唐志。

魯口、虜口之名及地望，據元和志與寰宇記，並參魏書太祖紀二。通鑑一八九武德四年紀胡注：「饒陽縣則魏虜渠口，置虜口鎮於此。」即本寰宇記。

燕蕘故城及燕蕘亭皆詳元和志及寰宇記，本自後漢書列傳七馮異傳。

喬潭饒陽縣廳壁記（全唐文四五—）云：

「（饒陽）多奇士，好帶劍侈服，多佳人。……其地虜口，近擊柝之虞，其川滹沱，有泛舟之役，廣輪七十里，編戶兩萬計，行或擊轂，市或駕肩，日中奇贏，雜弊爲窟，機女狹其幅利，染工多其姦色，業不可廢，訟由是興。」

此極寫其都市繁榮盛況。潭爲天寶十三年進士，蓋即作於天寶中也。按元和志，深州開元戶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通典，天寶戶四萬八千八百五十八，^⑥是饒陽一縣戶居全州之半，足見殷盛。

瀛州又北六十里至任邱縣（今縣），漢任邱故城在縣南二十六里，元始二

^⑥ 舊唐志深州天寶戶萬八千八百二十五，口三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二，新志承之。「戶」「萬」間皆脫「四」字。

年中郎將任邱築，以防海口，故名。縣北四十三里至莫州治所莫縣（今任邱北三十五里）。州以景雲二年置。瀛州北至任邱道中，宋初雍熙中見有君子館，蓋唐五代之舊歟？

通典、寰宇記皆記瀛莫間南北距一百零八里。舊唐志，莫州本瀛州之鄭縣，景雲二年於縣置鄭州。開元十三年，以鄭字類鄭字，改爲莫。寰宇記六六莫州，任邱縣在州南四十三里。今圖，河間北至雄縣汽車道，中經任邱、鄭州故城，即古道也。則任邱南至瀛州當爲六十五里。

宋史二五九劉廷讓傳，雍熙三年，知雄州，又徙瀛州兵馬都部署。契丹來侵，與戰君子館。事又見同書四六三外戚賀令圖傳。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上邊防真定府路，莫州「唐景雲中分瀛州屬邑置，州南縣(?)君子館路至瀛州百餘里。」是在瀛莫道上。又金史二五地理志中，河間府治河間縣，有君子館。是又當在瀛州北不遠至任邱縣道中。

莫州以先天元年置渤海軍；開元十四年又置唐興軍，當在唐興縣，在州西五十里；皆以備突厥也。

新唐志，莫州「有唐興軍，開元十四年置。北又有渤海軍。」按通鑑二一〇先天元年八月「乙巳，於鄭州北置渤海軍。」又二一三開元十四年四月「辛丑，於定、恆、莫、易、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胡注云，「莫州置唐興軍。」按通鑑此兩事，皆見冊府元龜九九二。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卷二有說，不詳引。按唐志莫州所領有唐興縣，「如意元年析河間置」，曾隸易州。檢寰宇記六六莫州莫縣，廢唐興縣在縣西北五十里。地名大辭典以爲在今安新縣東南，蓋略得之。

莫州又北緣堤岸行三十里至瓦子濟橋，簡稱瓦橋，唐末置瓦橋關。後周顯德六年置雄州（今雄縣），以其地南臨易水，北有巨馬河，所謂「當九河之末，控扼幽薊」，爲軍事重地，故宋人稱之爲「河北咽喉」，且爲宋遼

兩方信使出入境之固定道喉也。

寰宇記六七雄州目云：「本涿州歸義縣之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當九河之末。舊置瓦橋關，周顯德六年，收復三關，以其地控扼幽薊，建爲雄州。」
「南至莫州三十里。」又治所歸義縣條，「本涿州之屬邑，在州（雄州）北，唐末移於瓦橋，晉建軍城，周世宗收復三關，立雄州於此。易河在縣南門外，從秦〔易〕州流入，下至霸州。巨馬河在州北三十里，西北從易州流入，下至霸州。」此述雄州形勢及建置沿革頗詳悉，以其爲宋初軍事要衝也。東齋記事五，「王安簡公奏，河北朝廷根本，而雄州河北咽喉。」按舊一四二李寶臣傳，幽州朱滔出軍，寶臣密選卒劫之，戰於瓦橋。又見同書一四一張孝忠傳。此瓦橋之最早見者，即瓦子濟橋之簡稱。通鑑二二五大曆十年紀書此事。胡注引宋白說，即承用寰宇記文。胡氏又曰：「瓦橋，古易京之地，在莫州北三十里，唐置瓦橋關。」按通鑑二六八梁乾化三年三月，「周德威遣裨將李存暉等攻瓦橋關。」此似爲關名見史之始，時去唐亡不過五年，蓋果唐末已置關也。其置雄州在周顯德六年五月己酉，時世宗北伐入此關，見通鑑二九四。

上引諸書皆云雄州南至莫州三十里。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上邊防真定府路莫州條云：「北緣隄岸至雄州三十里。」蓋地多水澤，故築堤通行旅也。

續通鑑長編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載澶淵之盟所訂誓書云：助遼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又七一，祥符二年二月乙未，「初契丹使蕭知可等至白溝驛，與送伴使陳知微酌酒爲別。」又十二月癸卯，「契丹國母蕭氏卒，契丹……遣（略）耶律信寧馳騎來告，涿州先牒雄州，雄州以聞。」又七三，祥符三年十月辛亥，「雄州言，契丹涿州移牒言，本國將征高麗，遣（銜略）耶律寧奉書來告。……及寧至涿州，李允則（時知雄州）……遣使臣伴送赴關。」又九六，天禧四年十二月乙酉，「樞密院言，契丹使自雄州至京，館舍給使臣諸司人例物，比每歲稍厚。」又三二二，元豐五年正月癸卯，「雄州言，準涿州牒，奉留守指揮，準樞密院劄子，以夏國遣使入朝，稱爲南朝無名起兵討伐，不知事端，指揮燕京留守司

委涿州移牒雄州，聞達南朝。……上批，夏國……（云云從略）……意在間惑，……令雄州具此移牒涿州。」及前後此類紀事頗多，具見雄州、涿州爲宋遼通牒信使往還之道喉。其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己酉，王曾爲契丹國主生辰使，其所記行程，亦自雄州北白溝驛始。又路振乘軺錄亦自白溝起程。（據田村實造遼宋交通史料注稿引。）復檢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五卷四號），據王曾、宋綬、薛映、陳襄及武經總要（此書凡五條）諸記錄共九條，作宋臣使遼所經館驛名稱表，此九條皆自雄州白溝驛北經新城、涿州、良鄉縣至幽州，然後東北行。是知宋遼澶淵之盟後，兩國信使往還，例以雄州、涿州爲南北道喉也。

瓦橋關西北至歸義縣（今雄縣西北）蓋三十五里，亦南臨易水，蓋在今易水、巨馬河會合爲白溝水處，合口之南，宋初見有白溝驛。縣本屬幽州，大歷中改屬涿州，唐末移就瓦橋。

通鑑二二二廣德元年紀，史朝義困於莫州，突圍，欲親往幽州發兵救莫，北行經歸義至范陽縣。胡注云此即涿縣，非幽州范陽郡薊縣之范陽，故「史以縣字別之，其地在薊南。」又引宋白曰：「南至莫州一百六十里。」是也。是歸義縣在莫涿道中。胡注又引宋白續通典：「唐歸義縣在瓦橋關北。」按前引寰宇記六七雄州治所歸義縣條，已云唐歸義縣本在雄州北，唐末移於瓦橋，後置雄州。一統志保定府卷古蹟目，唐歸義故城，在今雄縣西北三十五里。又引寰宇記，「縣在涿州南一百二十里。」按此見寰宇記七〇涿州歸義縣條。然寰宇記莫州目、涿州目皆云兩州南北距一百六十里，^①而雄州目，南至莫州三十里。則涿雄間當爲一百三十里。又檢九域志二，雄州南至莫州三十里，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則涿雄間當爲一百二三十里無疑，姑從多數作一百三十里。檢一統志保定府、順天府兩卷沿革目，雄縣西北至新城縣七十里，又北六十里至涿州，共一百三十里，仍如宋世。宋代雄州即治瓦橋關所在之新歸義縣，若舊歸義縣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則在新縣之北近處，至多十里，疑寰宇記涿州目歸

① 通典時代，涿州尚未置，元和志缺莫、涿卷。

義縣條所謂州南一百二十里者，乃誤以新縣說舊縣地望耳。疑一統志三十五里之說似甚可信。否則下條所見大易、易京故城且在今雄縣之南，不在雄縣之西北矣。縣在雄州西北三十五里，下文新城縣條引北宋行記，雄州西北三十五里至白溝驛，在白溝河南岸，則唐縣即在河北岸耳。白溝驛詳下文。

縣臨易水及改隸移置情形，並詳寰宇記七〇涿州目，參雄州目。

唐歸義縣城東南十五里有大易故城，乃燕桓侯之別都。又縣城之南十八里有公孫瓚易京故城。其地南臨易水，東通遼海，瓚盛修營壘，極高固，積穀三百萬，以待天下之變者。石季龍惡其固，毀之。

大易故城，見寰宇記七〇涿州目歸義縣條。易京故城形勢見同條，又見通典一七八幽州目歸義縣條及後漢書公孫瓚傳並李賢注、三國志同傳並集解，皆云在歸義縣南十八里。一統志保定府卷古蹟目，「易京城，在雄縣西北。」引水經注，易京城在易城（即大易城）西四五里。

歸義又北至新城縣（今縣），去瓦橋關七十里，去歸義縣蓋三十五里。又北六十里至涿州治所范陽縣（今涿縣），接定、易通幽州驛道至幽州。

遼史四〇地理志四，宋王曾上契丹事曰：「自雄州白溝驛渡河四十里至新城縣，古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按續通鑑長編七九，事在真宗祥符五年十月。又粵雅堂叢書本續談助三，大中祥符元年路振所作乘輅錄云：「十二月四日過白溝河，即巨馬河也。五日自白溝河北行至新城縣四十里，新城屬涿州，地平無丘陵。六日自新城縣北行至涿州六十里，地平……。」^⑧按寰宇記七〇涿州新城縣「六十里」，謂縣在州南六十里也。遼史四〇地理志涿州條，亦云新城縣在州南六十里。檢一統志保定府、順天府兩卷沿革目，新城北至涿州亦六十里。是新城縣在州南六十里，當大道，王曾云七十里，數稍盈。寰宇記云，「新城縣，後唐天成四年析范陽縣置。」似非唐代縣。然舊唐志，涿州新城縣，「大曆四年析置。」新志云，「大和六年以故督亢地置。」新志本

⑧ 據養德社刊東方史論叢第一輯田村實造《遼宋交通史料》註稿轉錄。

之唐會要七一州縣改置條下。又遼史地志，涿州新城縣，「唐大曆四年析固安縣置，後省，後唐天成四年復析范陽縣置。」則實唐縣也。

王曾所記白溝驛，比觀路振乘輅錄，當即在白溝河南岸，即巨馬河南岸。據上引兩段宋人紀程，白溝驛北至涿州一百里，則在雄州西北三十里。檢今圖，易水自定興東來，拒馬河自涿縣、固安縣之間南來，會於雄縣之西北約三四十里處，地名白溝河，蓋即古驛故地矣。

唐宋志書皆云莫州至幽州二百八十里，即由莫州北經瓦橋關，又北微西至涿州，又北微東至幽州也。及宋遼通使，仍以雄州、涿州爲信使路線。然莫州瓦橋關（即雄州）直北經固安縣（今縣南）亦至幽州，行程當約二百二三十里。

通典一七八莫州、幽州兩目皆云南北距二百八十里。寰宇記六八莫州目、六九幽州目，皆同。按兩書記幽涿間一百二十里，涿莫間一百六十里，其和正爲二百八十里，知莫州北至幽州實中經涿州也。此唐及五代末、宋初之行程也。前引大中祥符中路振、王曾兩次出使行程，皆由雄州經新城、涿州至燕京，是仍取唐代舊路。

然通鑑二九四周顯德六年四月癸卯，「上入瓦橋關」。五月丙午議取幽州，「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據固安。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以病南歸。按舊五代史一一九周書世宗紀六，顯德六年五月乙巳朔，帝駐蹕瓦橋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諸將相繼至行在。……己酉，……先鋒都指揮使張藏英破契丹數百騎於瓦橋關北，攻下固安縣。」是攻下固安、將取幽州之先鋒部隊實由瓦橋出發也。胡注引匈奴須知：「固安縣西北至燕京一百二十里。」又引金人疆域圖，「雄州西北至燕京三百二十里。霸州至燕京三百五十五里。」檢今圖，雄州直北取固安路至幽州，較經涿州路爲捷近，霸州至幽州當更近。固安北至幽州一百二十里，則南至雄州當不超過一百五十里。檢一統志順天府卷沿革目，固安縣在府南一百二十里，南至雄縣界九十二里。又保定府卷沿革目，雄縣雖不記北至固安界之里數，但雄縣甚小，

南北距只四十二里，南至任邱縣界十二里，則北至固安界當爲三十里，卽雄縣北至固安亦約一百二十里也。頗疑金人疆域圖兩個「三百」皆爲「二百」之譌。寰宇記六七，霸州「北至幽州二百里。」九域志一二，同。亦其證。一統志順天府卷，霸州在府南一百八十里。里數更少。

又由莫州東北行七十里至益津關，唐末或五代初置，周世宗取之置霸州（今霸縣）。南至瀛州一百九十里；北至幽州二百里，蓋亦經固安縣。

通鑑二九四，周顯德六年，世宗北伐。四月，由乾寧軍西行，辛丑至益津關，癸卯入瓦橋關。五月己酉，以瓦橋關爲雄州，益津關爲霸州。此卽今雄、霸兩縣。益津關見史似始此。然寰宇記六七霸州，本「幽州之古益津關也，晉天福初陷虜廷，周顯德六年收復，因置霸州。」永清縣條亦云卽古益津關。則其置關當在晉天福以前。一統志順天府卷古蹟目益津廢縣，「唐爲永清縣地，置益津關於此，後入遼。」直以爲唐代置關；或有可能，殆不遲於五代之初也。其去莫、瀛、幽三州之距離，皆見寰宇記。胡注引金人疆域圖，霸州至燕京三百五十五里，顯誤，參看上條。

上考由衛州黎陽北經魏貝至幽州之道，縱貫河北道之中部，南段大抵緣永濟渠流向而行，中段離開渠道而正北行於鉅鹿大澤（大陸澤、廣阿澤）之東，北段則行東西窪地間之較高乾地帶。蓋今保定以東至渤海灣之間，河湖交錯，水澤最多，而安新、雄縣、任邱間之白洋淀，文安縣東之文安窪，尤爲諸水之會，唯河間、任邱、雄縣、霸縣，居窪、淀之間，地稍高乾，故南北交通宜唯此一線，且莫雄間仍須緣堤而行也。宋人奏事云，「雄州河北咽喉」，此亦天然形勢所形成者。

保定以東之地形，觀今日地圖自瞭，前於太行東麓驛道篇，亦有說明。而明人蔣一葵長安客話卷六述之最爲簡明。其苑家口條云：「保定地故窪澤，水自西北來者九，曰盧溝、拒馬、夾河、琉璃、桑乾、胡良、烏流、白澗、白溝，是

爲北九河，從雄縣而下，匯於毛兒灣。（本注：保、雄一帶稱九河下梢卽此，非禹疏九河也。）水自西南來者六，於（當作曰）黑羊、一畝泉、方順、唐河、沙河、磁河，是爲南六河，從任邱而下，匯於五官淀。南北並經玉帶河達苑家口。獨以一河承受諸水，河身狹隘，氣勢憤激，……如昔人所稱呂梁洪云。」其古廣陵條云：「文安縣在（霸）州南六十里。……霸故苦多水，而文安形如釜底，尤爲諸水所匯。」下述苑家口在此境。

莫、雄間緣堤行及宋人奏事，並詳前引。

此中部縱貫幹線之外，其東又有一條縱貫支線，亦卽前文所謂第二線。其行程自魏州向東微北行一百八十里至博州治所聊城縣（今縣西北十五里），中間經堂邑縣（今縣西十里），在博州西六十里；又蓋經冠氏縣（今冠縣北），在魏州東北六十里。

元和志一六、寰宇記五四之魏、博兩州目，記其相對方位里距皆詳確。

殷亮顏魯公行狀（全唐文五一四），李華合平原（德州）、清河（貝州），博平（博州）「三郡之師屯於博平郡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麾下將……率二萬人來拒戰，三郡之兵……大敗之。……其日，魏郡東南面女牆一百五十步無故而崩，知泰走投汲郡。」是博平至魏郡經堂邑也。元和志一六博州，堂邑縣東至州六十里，是也；寰宇記作州東六十里，誤。

又按元和志一六魏州，冠氏縣西至州六十里；寰宇記五四，云在魏州東北六十里，方向更確。道經堂邑，就方向里距言，當亦經冠氏也。

博州東北至德州治所安德縣（今陵縣），二百六十里，中間所經不詳。以方位里程度之，博平縣（今縣西北三十里博平鎮）在博州東北七十里，高唐縣（今縣治）在博州東北一百一十里，平原縣（今縣）在德州西南四十六里，皆可能在道中。德州城，壁塹高深，傳爲顏魯公之制。張祜有平原路上題郵亭殘花詩，蓋德州平原郡或平原縣道中也。似亦置驛。

博州東北至德州二百六十里，元和志博州目及寰宇記博、德兩目皆同，惟元和志德州目作一百六十里，字譌。其間所經不詳。惟元和志一六，博州之屬縣，博平西南至州七十里，高唐西南至州一百一十里；寰宇記五四，博平在州東北七十五里，高唐在州東一百一十里（東當作東北）；此兩縣似當在道中。又元和志一七，德州之屬縣，平原東北至州四十六里；寰宇記六四，方向里距同；此縣似亦當在道中。

紀要三一濟南府陵縣故德州城條，云即今陵縣治，城周二十餘里。又引元王暉云：「德州城，壁壘高深，城門內起直城前障、壅蔽內外，左右墁道，其尾相屬，相傳顏魯公制也。」明永樂初，徙其甍以築德州新城，此城遂廢。

張祜郵亭殘花詩，一作平原路上題郵亭殘花（全唐詩八函五册祜集二），郵亭即驛亭也。

德州東北至滄州治所清池縣（今滄縣東南四十里）二百四十里，中間蓋經樂陵縣（今縣西南三十里），南北去兩州里距略均。

唐宋志書記德、滄間里距，多作二百四十里，少至二百二三十里。前文已詳。兩州間，唐置縣甚多，然不能定其是否爲此道所經。惟元和志一八滄州，樂陵縣北至州百三十五里，漢縣，屬平原郡，開皇初屬滄州。寰宇記六五，作一百二十五里。按其地在今樂陵縣西南三十里，就方位里距言，當在道中。

然滄州西南到魏州亦可略循永濟渠線經臨清，不取德博路，行程似較逕捷；或逕由魏州浮永濟渠水運至長蘆縣（今滄縣）也。

通鑑二六一，光化二年，幽州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南下，拔貝州，攻魏州，兵敗，「燒營而遁，汴魏之人長驅追之，至臨清，擁其衆入永濟渠，殺溺不可勝紀，……自魏至滄五百里間，僵尸相枕。」按舊五代史二記此事云，「仁恭奔滄州。」是仁恭由魏州退至臨清，奔回滄州也。按由魏州東北取博德道至滄州共六百八十里，此云五百里，雖云大數，仍當逕捷也。度其形勢，當略循永濟渠道而行歟？又舊一八一樂彥禎傳，爲魏博節度使，「其子從訓，天資悖

逆，王鐸自滑移鎮滄州，過魏郊，從訓見其女妓，利之，先伏兵於漳南高鷄泊，俟之至，圍而害之。」（參舊一六一王鐸傳。）按漳南縣屬貝州，在州東北一百一十里，在今恩縣西北六十里衛河南岸，高鷄泊在今恩縣西北，已淤。此尤魏州至滄州，平時行旅不取博德之明證，或當取貝州路歟？復考舊五代史二梁太祖紀，天祐三年七月，自魏班師。八月以滄州未平，復命北征。九月丁卯，營於長蘆。閏十二月，以澤潞有事，遂自長蘆班師。同書三，開平元年正月丁亥，帝廻自長蘆，次于魏州。校點本引容齋續筆：「滄州還師，悉焚諸營資糧；在舟中者，鑿而沉之。」按寰宇記六五滄州清池縣，「廢長蘆縣，州西北四十四里，^⑨……縣元在永濟渠西，開元十四年，大雨，城邑漂沉，十六年移於永濟渠東一里，即今縣（廢縣）也。」是濱臨永濟渠，即今滄縣治。梁軍糧在舟中者，蓋梁軍亦浮永濟渠由魏州至滄州西之長蘆縣也。

滄州爲唐代河北道渤海灣頭之海運中心，舟航甚盛。開元十四年，置橫海軍以鎮之。中葉更置滄景節度使。

渤海海運見史已久，至東晉十六國時，尤顯其盛。通鑑九六，晉咸康四年，「趙王虎遣波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衆戍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又咸康六年，「趙王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兵，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于樂安城（今樂亭縣）……欲以擊燕。」此見當時渤海灣海運之盛，然尙未專指滄州。又一一六，晉義熙十年，「河間人褚匡言於燕王跋曰，陛下龍飛遼碣，舊邦族黨，傾首朝陽，……請往迎之。……章武臨海，舟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跋許之。……匡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于和龍（今朝陽）。」按馮跋族黨在長樂，即信都，今冀縣。章武有二，一在今滄縣東北八十里，一在今大城縣，亦近滄州。此明滄州地段，在東晉時代已爲河北海運之一要道也。入唐，滄州海運尤見發達。舊三七五行志，開元十四年七月，「滄州大

⑨ 元和志一八滄州，長蘆縣東南至州三百四十里，顯誤。

風，海運船沒者十之一二，失平蘆軍糧五千餘石，舟人皆死。」尤見滄州爲河北通遼碣之海運中心。新一九七薛大鼎傳，「徙滄州。無棧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亦正以疏渠通海以增商賈之利耳。安史亂時，尤多渤海海運之史例，詳第八卷河運與海運。

橫海軍 元和志一八滄州，云「在州城西南，開元十四年置。」新志同，續詳之云，「天寶後廢。大歷元年復置。」

滄州西北約三十餘里至長蘆縣（今滄縣），北周大象三年置。隋開皇十六年、唐武德四年皆曾置景州。縣本在永濟渠西，開元十四年大雨，城邑漂沉，十六年移於渠東一里。循渠而北約六十餘里，中經老鷗堤至乾寧軍，一名蘆臺軍，地名馮橋鎮（今青縣），蓋唐末乾寧中置軍，在御河即永濟渠北岸。其南岸有蘆臺古城，故軍又有蘆臺之名也。長蘆、乾寧皆當渠，爲水運要地。

寰宇記六五滄州，「北至乾寧軍九百一十里。」又六八乾寧軍，「東北至滄州九十三里。」按乾寧軍在今青縣治，此兩條皆顯有錯誤，參之九域志二，滄州西北至軍不逾一百里，則前條當是九十一里，此亦志書常見之譌誤形式；後條北當作南；即滄州西北至軍九十餘里也。

又元和志一八滄州，長蘆縣「東南至州三百四十里。」而寰宇記六五滄州清池縣條，「廢長蘆縣，州西北四十四里。」則志文當爲三十四里之譌。就方位形勢言，滄州至乾寧，必中經長蘆。長蘆北至乾寧當約六十里之譜。檢一統志天津府卷關隘目，「長蘆鎮，在青縣南七十里，即古長蘆廢縣也。舊爲都轉運使司所駐。」里距亦略合。

長蘆沿革及與永濟渠相對位置，並詳寰宇記滄州清池縣條。

乾寧軍 通鑑二六二，昭宗光化三年六月，「劉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此似爲軍名見史之始。胡注：「乾寧軍在滄州西（北）一百里，蓋

乾寧間始置此軍也。」蓋是。同書二六七梁開平二年，「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兵至盧臺軍，爲守光所敗。」又同書二七五後唐天成二年，帝以「烏震三將兵運糧入幽州。」「二月戊子，以震爲河北道副招討，……屯盧〔蘆〕臺軍。」下文述先「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校龍晁部之，戍盧臺軍以備契丹。」及盧臺軍亂事。胡注「盧臺軍臨御河之岸，周建乾寧軍。」檢寰宇記六八乾寧軍，「理馮橋鎮，本古盧臺軍地，後爲馮橋鎮，臨御河之岸，接滄霸二州之界。幽州割據，僞命升爲寧州，周世宗顯德六年，收復關南，却爲乾寧軍。」下述與御河相對位置及盧臺古城。則唐末於此置乾寧軍，以地在蘆臺，故後有蘆臺軍之名，至周顯德中又復舊名。至於一統志順天府卷古蹟目，「蘆臺軍，在寧河縣東南，去寶坻縣一百六十里，五代時，劉守光置，俗名將臺。」又關隘目，有蘆臺鎮。今圖亦著。然實非唐宋蘆臺軍故地也。

上引光化三年、天成二年兩事，已見此軍在軍事形勢上之地位。又通鑑二九四後周顯德六年三月，上發大梁北伐。「四月庚寅，韓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辛卯，上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發滄州。……壬辰，上至乾寧軍，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旋即進軍，北至獨流口，西指益津關。此尤見此軍在交通軍事上之地位，蓋因永濟渠之水運作用也。

老鴉堤 通鑑二六二，光化三年，「劉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葛從周留張存敬氏叔琮守滄州寨，自將精兵逆戰於老鴉堤，大破仁恭，……仁恭走保瓦橋。」事見舊五代史一六、新五代史二一葛從周傳。胡注「老鴉堤在乾寧軍東南。」是也。

乾寧軍又北一百二十里至獨流口，宋置獨流寨（今靜海西北十八里獨流鋪）。由此西北至幽州約三百三十餘里。其行程當爲下列兩線之一。其一，由獨流口西行五十里至淤口關（今霸縣東五十里信安鎮），宋初置破虜軍，又名信安軍，在永濟渠南岸。又西五十里益津關，宋置霸州（今霸縣），折北經固安縣（今縣南），即霸州至幽州道。其二，由獨流口北行，經安次縣（今縣西北四十五里舊州頭），在永濟渠西岸，又西至幽

州。而安次以南，蓋經淤口關、永清縣（今縣），蓋皆永濟渠所經也。此道爲唐宋志書所記滄州北通幽州道之可能性最大。宋初契丹南牧，常以霸州與信安軍（即淤口關）爲歸路，其信安軍路即此道也。然由獨流口直北經武清縣（今縣東）至幽州亦當通行爲一道，此即元明運河路線也。

通鑑二九四，後周顯德六年四月辛卯，上發滄州，壬辰至乾寧軍。「乙未，大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丁酉，上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己亥，至獨流口，泝流而西。辛丑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復西至瓦橋關。胡注：「九城志，獨流口在乾寧軍北一百二十里。金人疆域圖，涿州管下固安縣有獨流村。」益津關在今霸縣，已見前考。檢九城志二，乾寧軍有獨流北寨、獨流南寨，皆在軍北一百二十里。地與此獨流口相當，故胡注逕以注獨流口也。寰宇記六八乾寧軍乾寧縣，「御河在城南一十步，每日潮水兩至。其河從滄州南界流入本軍界，東北一百九十里入潮河，合流向東，七十里於獨流口入海。水西通淤口、雄、霸等州水。」此文雖不明晰，但即此獨流口無疑。（字當作獨或濁，今姑不論。）永濟渠至此，合潮河，下流入海，上通淤口、霸、雄也。故世宗由此泝流而西至益津關。

淤口者，寰宇記六八，「破虜軍，古淤口關，周顯德六年，收復關南，于此置寨。至皇朝太平興國六年，割霸州永清、文安縣三百一十七戶屬焉。」「西至霸州五十里。」^⑩又云：「永濟渠自霸州永清縣界來，經軍界，下入淀泊，連海水。」此即世宗由獨流口泝流西行者，故上引寰宇記云獨流口「水西通淤口、雄、霸等州水。」即此淤口關無疑。關軍近永濟渠。按記又云軍東北至界河三十步，西北至界河二十步。所謂界河蓋即此所謂永濟渠歟？又武經總要一六上塘水目：「一塘水東滄州界，……西至乾寧軍沿御河津。」「一東起乾寧軍，西信安軍御河西。」「一東起信安軍御河，西至霸州莫金口。」按宋史三九地理志，信安軍目，「太平興國六年，以霸州淤口皆建破虜軍。景德二年，改爲信安軍。」是信安軍即破虜軍。御河即永濟渠，此亦淤口關仍沿永濟渠之

^⑩ 同書霸州目、破虜軍目，皆有平曲城，亦見州軍間相去五十里。

證。

前據唐、宋志書，滄州西北至幽州五百五十里或五百七十里。按滄州西北至莫州二百六十里，莫州北至幽州二百八十里，無異說，共五百四十里，里距甚相當。然通典、寰宇記皆云西北至莫州若干里，北至幽州若干里，似非一道。若由滄州北行則經乾寧軍。由軍北行則經獨流口，由軍西北行則直至益津關，世宗置霸州。若此五百六十里上下之道係直取益津關不經獨流口者。按寰宇記六七，霸州，東南至乾寧軍一百四十五里。九域志二霸州目，東南至乾寧軍一百六十里；乾寧軍目，西北至霸州一百八十里。乾寧在滄州北九十餘里，霸州北至幽州二百里，則其總和至多四百八十里，少或四百四十里。是不合。若此道係北取獨流口者。按獨流口在乾寧軍北一百二十里，觀地圖，獨流口西至霸縣里距略相當，檢一統志天津府卷，靜海縣西至霸縣治一百二十里，即獨流西至霸縣亦逾百里，則滄州北經乾寧軍、獨流口、霸州至幽州總約五百二十里，所差不大，有為唐宋志書所記滄州北通幽州道之可能。然獨流口向北另有一道。續論如下：

按今北平與靜海獨流鋪之間，自漢以來置縣甚繁，足見早已為一經濟繁榮、人口衆多地區，其間必有通道無疑。唐代置縣，則有安次（今縣西北四十五里舊州頭）、武清（今縣東）、永清（今縣治）諸縣。考寰宇記六九幽州，武清、永清皆在幽州東南一百五十里，不當在同一道上。安次縣在州「東南一百里，本漢舊縣。東枕永濟渠。……唐武德四年移於城東南五十里石梁城置。貞觀八年，又自石梁城移理於今縣西五里魏常道城置。開元二十三年，又自常道城移就耿橋行市南置，即今縣理也。」檢一統志順天府卷古蹟目安次故城條，引寰宇記此文。下文云元升為東安州，明降為縣（東安縣），移今治。又引縣志：「漢安次故城在今縣（東安縣）西北四十里，基址尚存，俗呼古縣；又東安舊州在古縣西五里，俗名舊州頭；今皆有集。石梁城在今縣東南，舊州東南五十里。」按縣志所載極為分明，漢縣在今縣西北四十里古縣集，武德縣在今縣東五里或十里，開元迄明初，在今縣西北四十五里舊州頭也。又按一統志順天府卷沿革目，東安縣在府東南一百四十里，而寰宇記云在幽州東南一百里，又後

漢書光武記上，建武元年，李賢注，安次「今幽州縣也，故城在縣東。」皆合若符契。縣志準確若此，殊難得，故備錄之。安次既東枕永濟渠，又位於幽州至獨流口之直線上，故當為交通路線所經也。安次西北至幽州一百里，觀審地圖，其東南至獨流口固當有二百里之譜，里距亦略相當。唐宋志書所記滄州北通幽州五百數十里之行程，極有取此道之可能，蓋安次為永濟渠所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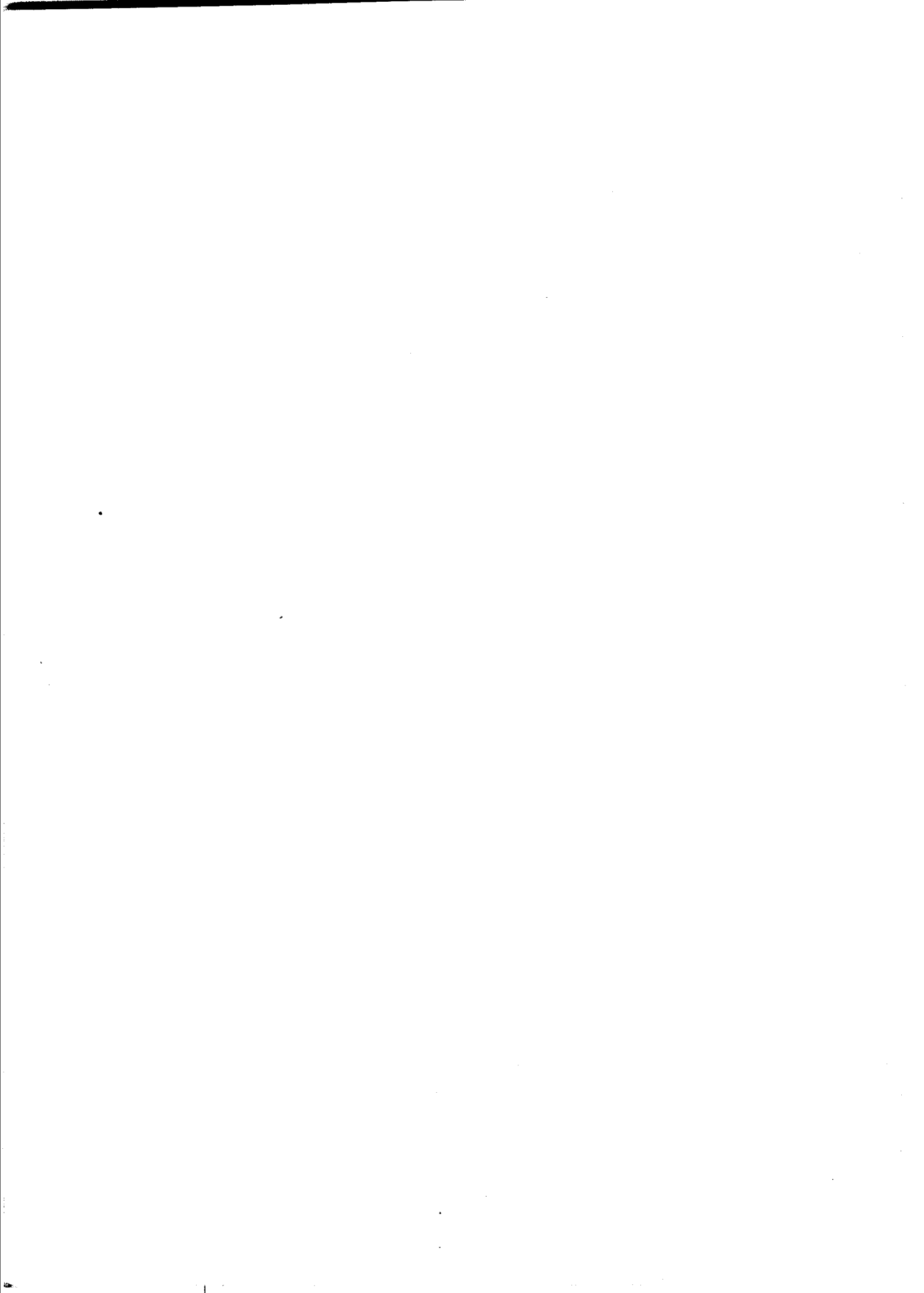
至於安次至獨流口間，亦有經永清縣與淤口關之可能。何者？前考淤口關，引寰宇記六八破虜軍條，本古淤口關，在霸州東五十里，「永濟渠自霸州永清縣界來，經軍界，下入淀泊，連海水。」永清縣、破虜軍幅員皆甚小，即其城必近永濟渠。朱僕云：永濟渠以今地言之，「從天津以北大概是利用永定河，當時還叫做盧溝。」（中國運河史料選輯第三編第七章隋永濟渠。）蓋是。今永清即在永定河南岸，舊州頭則在河之北境，唐世此道殆循河渠而行耳。惟永清以下之永定河則非隋永濟渠之舊。復考武經總要一六上塘水目：「威平景德，（契丹）頻年南牧，霸州、信安軍並胡馬歸路。」信安軍即破虜軍之易名，宋初為遼騎來往南北大道，必本之五代以前，是亦唐世大道所經之旁證。寰宇記六九幽州，永清縣在州東南一百五十里。度其東南至獨流口至少亦有一百五十里，里距亦甚契合。檢今日地圖，正有一條公路由霸縣、靜海縣正中間之勝芳北行經信安鎮、永清縣、舊州頭，蓋即沿承唐宋古道耳。

又按一統志天津府、順天府兩卷山川目之南運河、北運河條，南運河北流經滄州城西，入青縣（古乾寧軍）境，又北逕靜海縣城西，至天津縣西，與子牙河、北運河合，曰三岔河。其北運河則自通州東，受潮白二河之水，逕州南，又東逕香河縣西，武清縣東，又南合南運河，東流入於海。此雖為元明之制，但此段南運河即古永濟渠，北運河實亦循舊河道而導之也。武清縣，據寰宇記六九，本漢之雍奴縣，天寶初更名武清，在幽州東南一百五十里。此地久為戶口甚多、開發已久之地區，宜有南北通道。據一統志前揭兩卷，武清縣西北至順天府一百二十里，南至靜海縣界一百五十里，由界首南至靜海縣城六十里，共凡三百三十里，若如寰宇記所記武清西北至幽州一百五十里，則其和三百六十里，加獨流口南至滄州二百二十里，正為五百五十里或五百八十里，與唐宋

志書記滄州西北至幽州之里數恰合，雖也可能只是巧合，但此道在唐宋時代已通行必無問題，但未必是幹道耳。

參看圖二十一

民國七十年(1981)十一月三日初稿，七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增補，七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初校，七十六年二月一日二校定稿。



篇肆玖 幽州東北塞諸道一

—居庸關北出塞外兩道—

幽州北行九十三里至昌平縣（今縣西）。

寰宇記六九幽州，昌平縣在州西北九十三里。又李德裕論幽州事宜狀（全唐文七〇二）亦云，「昌平縣去幽州九十里。」

又西北循灤餘水（今沙河）河谷上行出居庸關。居庸關又名軍都關，唐又有納款關之名，爲中古太行八陁之最北陁道，是爲天下之險。古關城蓋卽今上關、關城之地，置關使以守之。其地西至媯州約八十里。關外二十里居庸關山，卽今八達嶺，最爲高險，下視關城如在井底。唐於古夏陽川置防禦軍，疑在其地或嶺北川中。關東南爲軍都陁，在昌平西北十五里，一稱下口，卽今南口。古稱居庸關陁道四十里，卽北由居庸關山南至軍都陁之道，亦卽今八達嶺至南口四十里之陁道。北口高聳在漢居庸縣南，故置關以居庸名，南口在漢軍都縣境，故又有軍都關之稱。此長距離之陁道，「兩山夾峙」而「層深」，「一水旁流」而湍急，「側道褊狹」，或僅五步，「路才容軌」，而關垣「崇墉峻壁」，誠爲不攻之險，故唐世又有鐵門關之名。

呂氏春秋一三有始篇，山有九塞，居庸爲其一。高注，「居庸在上谷沮陽之東，通居都關也。」此爲我所見最早之居庸關史料。其次淮南子四墜形訓，與呂覽同。高注同，惟「居都關」作「運都關」。按漢書地理志上谷郡居庸縣「有關」，又有軍都縣。居都、運都卽軍都。是居庸關有關，軍都無關，高誘注「通居都關」者，謂居庸爲通居都縣之關也。東漢時代，史事屢見。後漢書

光武紀下，建武十五年二月，「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以避匈奴之逼。通鑑四三記此事。卷五〇安帝元初五年、建光元年兩記鮮卑寇上谷攻居庸關事。又卷六〇獻帝初平四年，田疇「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間道至長安。」胡注以爲即居庸關，是也。檢水經注一四濕(灤)餘水注云：

「濕(灤)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關在沮陽城（上谷郡治）東南六十里，居庸界，故關名矣。更始使者入上谷，耿況迎之于居庸關，即是關矣。其水導源關山，南流，歷故關下。溪之東岸，有石室三層，其戶牖扇扉悉石也，蓋故關之候臺矣。南則絕谷，累石爲關垣，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林障邃險，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遊子，聆之者莫不傷思矣。其水歷山南遼軍都縣界，又謂之軍都關。……其水南流出關，謂之下口，水流潛伏十許里也。」

灤餘水即今沙河，出居庸關之東。此段描述居庸關甚詳悉，爲最早期之一段狀述史料。據此注文，居庸關爲一段山谷陁道，北口在沮陽縣東南六十里，南口在軍都縣境，故亦謂之軍都關。軍都亦漢地志之縣名，在今昌平縣境。今有南口之名，蓋古下口也。考魏書八二常景傳云：

「杜洛周反於燕州（今涿縣、唐新州），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別勅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峻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守白巖，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略）戍兵反，結洛周……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詔以（略）李瑀爲都督，代譚征下口。」

按此段述事，雖不能據以瞭解居庸、軍都、下口之地理排列次序，然首尾相連之形勢則甚顯，且其東有盧龍塞，相近處尙有諸多小陁也。

隋書地理志涿郡昌平縣有關官。通典一七八幽州昌平縣，「古居庸關在縣西北，齊改爲納款。淮南子云，天下九塞，居庸是其一也。」寰宇記六九，同。是隋唐屬幽州昌平縣。而新唐志幽州昌平縣與媯州懷戎縣兩記之。蓋關路甚

長，就地境而言，本南北兩屬也。居庸關使，見通鑑二六八後梁乾化三年。繆荃孫元和志闕卷逸文卷一順州目，「有納款關亦謂之居庸關，其北有防禦軍，古夏陽川。」（錄自永樂大典四六五七。）新志媯州幽州兩條所記較詳云：

媯州懷戎縣，「東南五十里有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西屬太行、常山，實天下之險。有鐵門關。」

幽州昌平縣，「北十五里有軍都陁，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即居庸故關，亦謂之軍都關。其北有防禦軍，古夏陽川也。」

據此，關似又有鐵門關之名，其北有防禦軍。關之北口在懷戎縣東南五十里。與鄭注在沮陽東南六十里者相合。其南口似在昌平西北三十五里，又似五十里，新志省字，往往有此病。

寰宇記六九昌平縣，「軍都山又名居庸山，在縣西北十里。」與新志略合，但於居庸關，不云里數。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燕京關口目云：

「居庸關，幽州西北一百二十里。關之西北二十里即居庸關山。一路西至媯州，一路北至儒州。」

按通鑑二四六會昌元年，胡注亦云：「今居庸關在燕京之北一百一十里。」則唐宋時代，關在幽州西北一百一二十里，此自就關之南口而言。檢寰宇記六九，昌平縣在幽州西北九十三里，則南關在昌平西北約二十里上下。按媯州至幽州二百一十里，（詳太原北塞交通諸道篇第五節。）南關在幽州西北一百一二十里，北關在媯州東南五十里，則關道之長約四五十里。一統志順天府卷關隘目，引程大昌北邊備對云：「居庸關，太行山最北之第八陁也。東西橫互五十里，而中間通行之地才闊五步。」又武經總要前引條，明本云「兩山夾峙，一水旁流，關跨南北四十里，懸崖峭壁，最爲要險。」是亦四五十里。與上文所論相合。如此長谷陁道，而懸崖峭壁，中間仄處闊才五步，誠爲險峻。復檢紀要一一昌平州居庸關條引志云：

「州西北二十四里爲居庸關南口，有城，南北二門。自南口而上，兩山之間，一水流焉，道出其上，十五里爲關城，跨水築之，亦有南北二門，又有水門，宣德三年，命修居庸關城及水門者也。又八里爲上關，有小城，南北

二門。又七里曰彈琴峽，水流石罅，聲若彈琴。又七里爲青龍橋，道東有小堡。又三里卽延慶州之八達嶺矣。嶺上有城，南北二門，元人以此爲居庸北口。」

按唐代昌平州在今縣之西，則今南口城卽新唐志之軍都陁，亦卽唐關道之南口；關道四五十里者，卽指今南口至八達嶺之一段四十里道路而言。八達嶺卽古居庸關山也。據明九邊考四宣府鎮條，居庸關三十里至金道，二十里至榆林驛，三十里至懷來衛。則八達嶺至懷來約六十餘里，亦正與古代記載關在懷戎縣東南里距略合，此適可爲證。

一統志順天府關隘目，八達嶺有城，「今有把總戍守。」又宣化府卷山川目，「八達嶺在延慶州南三十五里居庸關城外，東南去居庸上關十七里，爲往來之要衝，元時以此爲居庸北口，上有城，設兵戍守。昌平山水記，自八達嶺下視居庸關若建瓴，若闕井，昔人謂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是八達嶺之衝要，又在正關之上，元明清皆置戍城守，唐代當同。新唐志云，其北有防禦軍，蓋卽今八達嶺相近歟？然志云古夏陽川，或在嶺北川原耶？又前引武經總要云，「居庸關山，一路西至媯州，一路北至儒州。」儒州在今延慶縣治。此正卽今八達嶺北至延慶，西至懷來之道矣。

五代胡嶠陷虜記云，居庸關外又有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頗疑亦卽居庸關北口之居庸關山，今八達嶺之地。然亦可能爲今石峽峪口，則在八達嶺西行之途中，未能親履其地爲之勘定也。

新五代史七三四夷附錄云，胡嶠在契丹七年，周廣順三年歸國，自述入虜中行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則唐末五代有此關。田村實造引路振乘輶錄曰：「有四路，一曰榆關路，二曰松亭關路，三曰虎北口路，四曰石門關路。」又曰「石門關在幽州西一百八十里。其險絕悉類虎北口，皆古控扼奚虜要害之地。」此石門關亦明指居庸關路而言，以里距論之，

蓋卽八達嶺處。而田村引察哈爾通志卷三延慶縣條，「石峽峪口，南通昌平白羊城口，（西）與懷來接壤，山路崎嶇，單騎可行，亦八達嶺迤西之要口也。」就田村所引察哈爾志言之，此關當在今八達嶺西至懷來道中。然胡嶠過居庸關，不言其險要，次日至此關乃大書其崖狹，爲控扼契丹之險。而觀其形勢，實如古代之居庸關山，今八達嶺之地，路振亦以與虎北口相比擬，不言居庸關，故疑石門關實卽居庸關北口之居庸關山，今八達嶺也。至於里距，去幽州一百八十里，較去八達嶺稍遠一二十里，然古人記載里程本不能太拘也。姑存待考。

居庸徑道雖旣險且長，然爲幽州近處通往山北之最主要孔道，故自先秦兩漢以來皆極重視，用兵通使與商貿往來，莫不由之。唐代後期，河北騷亂，據幽州者，或將軍糧物資儲存於關外諸州鎮，有如太原資糧西儲於羊腸之倉，以確保糧儲之安全，此亦見關塞雖險而交通仍暢也。

李德裕論幽州事宜狀（全唐文七〇二），「幽州雄武軍使張仲武已將兵馬赴幽州。雄武軍使今日奏事官吳仲舒到臣宅……答臣云，只繫人心歸向。……臣又問萬一入不得，卽有何計？仲舒云幽州軍糧並儲在媯州及向北七鎮，若萬一入未得，却於居庸關守險，絕其糧道，幽州自存立不得。」通鑑二四六會昌元年，記此事。胡注：「檀州有大王、北來、保要、鹿固、赤城、遼虞、石子航七鎮。」

出居庸關山西行五六十里至媯州治所懷戎縣（今懷來 E115°40'·N40°27'，中共圖集西移），置清夷軍，卽秦漢上谷郡治之沮陽縣也。

按媯州東南至幽州二百一十里，已詳太原北塞交通諸道篇第五節。勘計里程，居居庸關山西至媯州里數。媯州置軍及故地亦皆詳該篇。

媯州北行分東西兩道。一道西北行經新州（今涿鹿東北），武州（今宣化），又西至雲州（今大同），已詳太原北塞諸道篇。一道北行九十里至

張說新築長城，又五十里至廣邊鎮，故白雲城也，唐末置廣邊軍（今鷓鴣堡 E115°42'·N40°40'東）。又東北五十里至赤城，東臨沽水（今白河），北魏前期築長城，東起赤城，置赤城鎮（今赤城縣東赤城山上），為東北攻防軍事交通重地。又循沽水西岸北行三十餘里至獨固門（今雲州堡東北五里龍門山峽），地當沽水河床束狹處，兩岸崖壁升聳，疏通若門，北魏夾岸築城，憑險守固，故名。又北約三十餘里至禦夷鎮故城，據沽河注、濡水注及皇華四達記所記，鎮城在沽水東源大谷、尖谷二水之間，約今雲州堡、獨石城（E115°40'·N41°25'）之正中間，N41°10'地段，（貓兒峪東或東北之三山堡，今圖貓兒峪在東源紅山水之西。）北魏太和中置此鎮為東北重鎮。又北三十里至獨石（今獨石城南一里），一石極巨大，平地孤拔，聳立擎天，故名。又東北一百二三十里至陁山，地多豐草，地下丈餘多堅冰，為奚及契丹避暑地，即所謂炭山也。炭山殆即清代迄今所名之黑龍山，又名富谷山，亦名巴延圖屯古爾山（巴延崑兒）者。濡水注云，禦夷鎮北一百四十里有禦夷故城，在濡水（今灤河）上游東西兩源（東難河、西連淵水）之間，蓋北魏前期之故城也，是約在今沽源縣之東、大灘鎮之西，約 E 115°50'·N41°35' 地區，地與此炭山略相當，蓋相近也。

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篇雲州四面諸州目媯州條云：（影四庫本）

「媯州……東南至幽州二百里。……北至張說築長城九十里。禦夷鎮，後魏築長城，今契丹改為望雲縣。按皇華四達記，媯州北一百四十里至廣邊鎮，一名白城。又東北五十里至赤城。又百（明修本作北）七十里至鎮城。陁山在鎮城西北，即奚、契丹避暑之處，今日炭山。」

按此引皇華四達記一條，當為賈耽書，是一條極寶貴史料，（當止於「之處」或「至鎮城」。）是即由幽媯北經赤城、禦夷鎮故城至陁山之通道也。檢寰宇記七一媯州四至條云：

「北至張說新築長城九十里。又云至廣遼城舊名白雲城一百八十里。」

此與四達記、武經總要所記當爲一路。而廣邊、廣遠當有一譌，里數亦頗異。按北至張說長城一條，本之通典一七八媯州目。又新唐志媯州目，有廣邊鎮兵。州治所懷戎縣「北九十里有長城，開元中張說築。」「北有廣邊軍，故白雲城也。」復考通鑑二六八後梁乾化三年，李嗣源與高行周追元行欽至廣邊軍。胡注：「宋白曰，廣邊軍在媯州北一百三十里。高行周兄弟本貫廣邊軍鴟窠村。」考異歷引諸書，亦作廣邊軍。是作廣邊爲正，寰宇記作廣遠，形近致譌。白城即白雲城之簡稱，里距亦當作一百三四十里；一百八十里，蓋至赤城之里距歟？又據胡注，廣邊軍有鴟窠村，此軍所轄地區當甚小，軍治必近此村。紀要一八開平衛鴟鵂堡條，及延慶右衛廣邊軍條，謂軍近鴟鵂村，即今鴟鵂堡，是也。一統志宣化府卷古蹟目，云在鴟鵂堡東。檢今圖，見有此堡，在赤城縣南、龍關縣東，當北通赤城道，即其地矣。

古禦夷鎮 上引皇華四達記云赤城「又百七十里至鎮城」，即禦夷鎮城。明修本作「又北七十里。」按武經總要前集同上媯州條又云：「禦夷鎮，後魏築長城(?)，今契丹改爲望雲縣。」檢一統志宣化府卷古蹟目，雲州故城在赤城縣北。長安客話八邊鎮雜記雲州堡條，「雲州置自前元，古望雲川地，距赤城三十里。」紀要一八萬全都司雲州堡條，「本望雲川地，契丹常爲遊獵之所，……其後號爲御莊，尋置望雲縣，屬奉聖州，金因之，元置雲州治焉。……明初改置雲州驛。宣德五年，於河西大路，築城置戍，……堡當南北通衢。堡北五里曰龍門口，……爲衝要之處。」檢今圖，赤城縣北有雲州堡，在 N41° 之北。若武經總要禦夷鎮即遼望雲縣之說爲可信，則在今赤城縣北三十里之雲州堡。然四達記云禦夷鎮在赤城北七十里，一本作百七十里，則顯在今雲州堡北至少三四十里之遙。前撰北魏軍鎮考（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北朝第十一章），其禦夷鎮條（頁七〇七至七一〇）引沽水、鮑邱水、濡水三注，推論禦夷鎮當在今沽源縣、獨石口或稍東數十里地區。今再就此三注作更進一步之推勘如下：

水經注一四濡水注云：

「濡水出禦夷鎮東南。其水二源雙引，夾山西北流，出山合成一川。（即胡

林翼圖之上都河，乾隆內府輿圖之商都必拉，發源於獨石口東南百數十里。）又西北逕禦夷故城東，鎮北百四十里。北流，左則連淵水（淵一作泉）注之。水出故城東，西北流逕故城南，又西北逕綠水池南，……其水又西屈而北流，又東逕故城北，連結兩沼，謂之連淵浦，又東北注難河（即上文之濡水源，合流處約在 E 115° 50' · N 41° 40'）。難河右則汙水入焉。水出東塢南，西北流逕沙野南，北人名之曰沙野（蓋 E 116° · N 41° 45' 之綠洲，民國地圖集有砂梁地名），鎮東北二百三十里。西北入難河。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訛耳。濡水又北逕沙野西，又北逕箕安山東（御製濡水源考云似即今多倫鄂博圖，ONC 有 LO-TO-SHAN），屈而東北流逕沙野北，東北流逕林山北（清人各家皆云當作松林山，今多倫西山，海拔 1598 公尺）……濡水又東北流逕孤山南，東北流，呂泉水注之。……濡河又東，盤泉入焉。……濡河又東南，水流廻曲，謂之曲河，鎮東北三百里。又東出峽，入安州（治所約在今隆化縣）界。」

按此條述濡水（今灤河）流程，隨處皆以禦夷鎮定其方位。（呂泉水之一源曰三泉水，其源在鎮東北四百里，太遠未錄。）檢楊氏水經注圖，其所據底圖為胡林翼圖，灤河上源曰上都河，其源頭在獨石口城東南東，赤城縣之東北東，去兩城之距離略相當。又檢乾隆內府輿圖（國防研究院重印本改稱清代一統地圖）大同府·歸綏幅亦相同（名商都必拉）。其源頭緯度顯在雲州堡之北，即禦夷鎮之緯度必高於今雲州堡也。而酈注所記，另有禦夷故城，在鎮北一百四十里。濡水西源連淵水發源於故城東，繞經城南、西、北三面，乃東北與濡水主源（上都河，即三道河）合流。御製灤河濡水源考（王氏水經注合校本卷首）以此為灤河主源，云「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圖古爾山」，北流七十餘里，「三道河自東來匯之」。所謂三道河即胡林翼圖之上都河上源也。①

① 民國地圖集·熱河察哈爾人文圖雖未將上都河即三道河繪出，但獨石口東北有三道河小地名，更為三道河即胡圖上都河之明證。實際上，濡水即今灤河，有東西兩源，東源出獨石口之東南百餘里，西源出獨石口之東北百餘里，水經注、乾隆內府輿圖及胡林翼圖以東源為主，乾隆御製灤河源考以西源為主。而一統志承德府卷山川目灤河條謂發源於巴延屯圖山，從御製文也；而卷五四八御馬廠卷山川目又云灤河俗名上都河，即古濡水也，源出獨石口東南山中，是又從酈注以來之通說也。

然則禦夷故城當在今獨石口外一百三十里之譜，而禦夷鎮當即在獨石口之同一緯度上。故就上引濡水注而論，楊氏水經注圖，所擬定之禦夷鎮與禦夷故城之地望極為合理。

復檢水經注同卷鮑邱水注云：

「鮑邱水出禦夷北塞中，南流逕九莊嶺東，俗謂之大榆河。又南逕鎮東南九十里西密雲戍西。又南，左合道人溪水。水出北川，南流逕孔山西，又歷密雲戍東，左合孟廣峒水。……水出峒下，……西逕孔山南。……峒水又西南至密雲戍東，西注道人水，亂流，西南逕密雲戍城南，右會大榆河。有東密雲，故是城言西矣。大榆河又東南流，白楊泉水注之，……又東南，龍芻溪水自坎〔北〕注之。大榆河又東南出峽，逕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左合縣之北溪水，……世謂之斛鹽城，西北去禦夷鎮二百里。」

按此段述西密雲戍、滑鹽縣，皆見與禦夷鎮之相對方位與距離。惟此兩地之地向無定論，楊氏水經注圖，置西密雲戍於潮河（即鮑邱水）上游，在獨石口城之正東，同一緯度線上；置滑鹽縣於古北口之南。按古北口西北至雲州堡之航空里距約一百四十公里，其實際陸程當在四百華里以上，故楊氏所擬滑鹽位置絕不正確。而潮河源頭，自清乾隆內府輿圖、胡林翼圖及近代中外各圖，皆繪於獨石口城之東北，緯度高於獨石口城甚遠，上游支源較多，據酈注，西密雲戍亦在上源地段，知楊圖所置地望當甚合理。

再檢同卷沽河注云：

「沽河出禦夷鎮西北九十里丹花嶺下，東南流，大谷水注之。水發鎮北大谷溪，西南流逕獨石北界，石孤生，不因阿而自峙。^②又南，九源水注之。水導北川，……南流至獨石，注大谷水。大谷水又南逕獨石西，又南逕禦夷鎮城西，魏太和中置以捍北狄也。又東南，尖谷水注之。水源出鎮城東北尖溪，西南流逕鎮城東，西南流注大谷水，亂流南注沽水。（沽水）又南出峽。夾岸有二城，世謂之獨固門，以其藉險憑固，易為依據，巖壁升聳，疏通若門，故得是名也。沽水又南，左合乾溪水。……沽水又西南逕赤城（今赤城）

② 一統志宣化府卷山川目，獨石在獨石城南一里。引此注，「石」上有「其」字。

縣東北三五里山中)東。趙建武年，并州刺史王霸爲燕所敗，退保此城。城在山阜之上，下枕深隍。……河有赤城之號矣。沽水又東南與鵠谷水合。水有二源，南卽陽樂水（今龍門水）也。出且居縣……東南流……歷女祁縣故城（今龍關縣東）……又東，左與候鹵水合。③水出西北山，東南流逕候鹵城北。城在居庸縣（今延慶東）西北二百里，故名云候鹵，太和中更名禦夷鎮。又東南流注陽樂水。陽樂水又東南傍狼山南，……又逕赤城西，屈逕其城南，東南入赤城河。」

按此段述沽水源頭，與禦夷鎮關係尤切。沽河有東西兩源。主源在西，發於禦夷鎮西北九十里之丹花嶺，（蓋卽今獨石水。）副源大谷水在東，發於鎮城之北，（蓋今紅山水。）西南流逕獨石之北，又南逕獨石西，又南逕鎮城西，又東南，左受尖谷水。水發源於鎮城東北，流逕城東，又西南，右入大谷水。大谷水又南，右入沽水主源。沽水又南出峽，峽名獨固門。此見禦夷鎮城在獨石之南或東南，皆在沽水東源大谷水之東，鎮城更夾在大谷水與大谷水東源尖谷水之間，二谷水合流處在鎮城之南，沽水與大谷水合流處在鎮南更遠，再南始入獨固門。

鄭注描寫獨石與獨固門地形特殊，爲考古地理之最好標記。先言獨石。一統志宣化府卷山川目，獨石「在赤城縣北獨石城南一里。……宣鎮志，在開平城（卽指獨石城）南，一石屹起平地，上可構屋數楹，有獨石神廟。」又長安客話八邊鎮雜記，「獨石城距馬營堡三十里，城南平城（當作地）屹起一石，故名獨石，而城因以此名。張開府佳胤有獨石行：獨石城南一片石，突兀霜空削如壁，古松屈鐵盤雲根，紫翠千峯莽相射，陸海俄翻灑瀕堆，流沙直接崑崙脈，奇標眼底不常見，誰其置之巨靈蹟。……鄭開府汝壁登獨石亭詩云：……孤根疑拔地，遠勢欲擎天，鎮朔當三面，名城寄一拳。」皆狀此石之平地孤拔特異狀，古今不能有大變化，亦卽鄭注所寫描之獨石無疑，是禦夷鎮必在今獨石城之南不太遠亦無疑。次論獨固門。考遼史四一地理志，奉聖州龍門縣，「有龍門山，石壁對峙，高數百尺，望之若門，徼外諸河及沙漠潦水，皆於此

③ 按民國地圖集有一水由赤城西境南流至龍關縣東，注入龍門水。

趣海。雨則俄頃千仞，晴則清淺可涉，實塞北控扼之衝要也。」紀要一八萬全都司雲州堡，「龍門山，堡東北五里。兩山石壁對峙」云云，全抄遼志原文。又云「龍門川，堡東北五里，合獨石、紅山二水從龍門峽南流。」一統志宣化府卷山川目龍門山條指此即鄭注之獨固門。以形勢論之，絕無可疑。今雲州堡在其南五里，知鄭注此處所記之禦夷鎮必在今雲州堡之北至少二三十里以上亦無疑。是前引明修本武經總要錄皇華四達記云赤城北七十里至鎮城者，真得其實矣，四庫本作「百七十里」，誤。

復考長安客話八邊鎮雜記，有赤城堡、雲州堡、馬營堡、獨石城各條，赤城北三十里至雲州堡，又北三十里至馬營堡，又北三十里至獨石城。又一統志宣化府卷關隘目，獨石口「在赤城縣東北一百里，府東北三百十里，其南十里為獨石城。」則赤城縣北至獨石城九十里，雲州堡北至獨石城六十里。馬營堡居雲州堡、獨石城之正中間。又長安客話八馬營條云：

「馬營堡，即元雲州大貓兒峪也，與雲州堡相距三十里。宣德七年，議分哨馬營於雲州之北，因即營城焉，命總兵楊洪守之。……宣府北路諸城，馬營為要。其北舊有二堡，東曰君子堡，西曰松林堡，在西山之間，土極平饒。」

是馬營堡為此一地區之軍事要衝，明史一七三楊洪傳，宣德間，城西貓兒峪守之，屢引兵出塞，大著功勳。正見其戰略地位之重要。又檢一統志宣化府卷關隘目，馬營堡在赤城縣西北六十里，西至邊界二十五里，北至邊界三十里。松樹堡在馬營堡西，君子堡在松樹堡北，皆明築。紀要一八開平衛，松樹堡「一望平川，無險可倚。」而松樹、君子兩堡之西則盤道山阻。又山川目，總高山在獨石城東北十里，登眺可見遼海，東山在獨石城東三十里，極高峻，上有墩臺，可瞭三百餘里。④雷山在馬營堡東五十里，上有雷神廟，下多積雪堅冰。則獨石城、馬營堡之東及東北面，高山環繞，可遠瞭敵情，兼峙屏障，西面兩堡，地極平饒，可容軍屯，而馬營堡居中總要，以獨石城為蔽衛，誠為邊徼之戰略要地。北魏禦夷鎮城既在雲州堡之北至少二、三十里，或至四十里，地望

④ ONC-F-9 獨石口東南有海拔 2251 公尺高山。

正與元、明以來貓兒峪置馬營堡者略相當，疑卽其地。惟檢民國地圖集·熱河察哈爾人文圖，沽水有東西兩源，貓兒峪在東源西岸，在雲州堡北甚近，其北有三山堡，在東源之東。又申報館中國分省新圖，三山口與上圖相當，而馬營城（卽貓兒峪）在西源西岸。申報館新地圖，馬營城與貓兒峪分爲兩地。城在兩源之西，峪在兩源之間，當大道。禦夷鎮故城既在東源之東，若今圖繪貓兒峪於東源之西爲不誤，則古鎮城當在其東或東北三山堡處。（兩圖三山堡皆在獨石與雲州堡之正中間，且在東源之東。）至於沽水兩源之今名則見一統志宣化府卷山川目沽河條引畿輔通志云，「其源有二，皆自塞外流入。一曰獨石水，由獨石城，爲西河；一曰紅山水，由紅石山，逕獨石城東，爲東河；俱流至城南而合，又南逕龍門山下，名龍門川，又南逕雲州堡東……。」其與獨石之相對方位又與酈注小異。

又按一統志承德府卷山川目，白河源出獨石口外瑪尼圖嶺，卽沽河也。楊氏水經注圖卽以酈注沽河發源之丹花嶺在今獨石口外之馬尼圖嶺。一統志五四八御馬廠卷山川目，「鐵幡竿嶺在牧廠南界，直獨石口北十三里，土人名麻尼圖嶺。」是在口外甚近。前引一統志宣化府卷關隘目，獨石口在獨石城北十里，馬營堡只在獨石城南三十里，則只在馬尼圖嶺南五十三里，與酈注禦夷鎮城在丹花嶺東南九十里之說似不相應。蓋嶺在口外十三里，僅指嶺之南麓而言，沽河源頭可能實在嶺之北麓，故今沽源縣乃在獨石隘口之外約近百里也。且山區隘道委曲，千數百年前道路取線固難與今完全吻合矣。

前引沽河注之首段所述獨石口南之禦夷鎮之地望既詳論如上，約在今獨石口南三十里之譜。前引濡水注，禦夷故城蓋太和以前北魏前期所置故城也。此城居濡水兩上源（東源難河，西源連淵水）之間，在鎮北一百四十里，是當在今獨石口之北一百里之譜。檢今圖（ONC-F-9及民國地圖集），當在沽源縣之東、大灘之西，約 E 115° 50'·N 41° 35' 地區灤河兩上源之間也。

又沽河注前引一段之下文又云，候鹵水上源之候鹵城，太和中更名禦夷鎮。按上考獨石南之禦夷鎮城在大谷水之東。沽水上源由丹花嶺東南流於大谷水之西，此候鹵水又在沽水之西，云出西北山，東南流逕候鹵城北，城在居庸縣西

北二百里，太和中更名禦夷鎮。此候鹵城與上考獨石南之禦夷鎮城中間隔三條水，絕對不是一城，豈禦夷鎮城後有遷徙耶？抑酈氏之誤記歟？

綜合上考，鮑邱水注雖記禦夷鎮東南至西密雲戍與滑鹽縣之里距，但此兩地之地望皆無定說，故不能據以定鎮城之地望。濡水注屢見禦夷鎮與其他地名之相對方位與里距，然據此注，可指為鎮城地望之範圍仍甚廣。惟據沽河注，鎮城在獨石之南不遠，又夾在沽河東源之大谷、尖谷兩水之間，二水合流後（今紅山水）右入沽水，又南逕獨固門。獨石與獨固門地形特殊，今可確指，參以賈耽所記里距，禦夷鎮城必在今獨石城與雲州堡正中間之貓兒峪或稍東無疑。楊氏水經注圖位置此鎮殊太偏東。持此以驗濡水注所記濡源在鎮東南，沙野在鎮東北二百三十里，曲河在鎮東北三百里，無不盡合，轉以推論鮑邱水注之西密雲戍當在今潮河上游之大閣鎮（民國地圖集·熱河察哈爾人文圖 N41°10' 之潮河岸）地區，濡水注又有禦夷故城在鎮北一百四十里者，即在今獨石口長城外約一百里之處也。按魏書孝文帝紀，太和十八年八月行幸懷朔、武川、撫冥、柔玄諸鎮還宮，「詔六鎮及禦夷城人」云云，蓋其時尚未置禦夷鎮，只有禦夷城，即此所謂禦夷故城也。其地突出塞外，是年置鎮，乃退居羣山環繞之內以策安全歟？至於沽河注所謂候鹵城太和中更名禦夷鎮者，蓋太和中先置禦夷鎮，但仍太突出前線，守禦不易，因而內徙鎮名於候鹵城耳，非太和始置禦夷鎮之故地矣。

赤城鎮 前考禦夷鎮引沽河注，沽水南出獨固門峽，又西南逕赤城東，趙建武年，并州刺史王霸為燕所敗，退保此城。城在山阜之上，下枕深隍，故河有赤城之號。河水又東南與鵠谷水合。按獨固門即雲州堡東之龍門峽，鵠谷水即今龍門水，兩地間今有赤城縣。檢一統志宣化府卷山川目，赤城山「在赤城縣東二里，山石多赤，古赤城在其上。」又紀要一八開平衛赤城堡，「其地有古赤城。……赤城山，堡東五里，山石多赤，志云古赤城在北山。坐據高險，最得形勝，蓋即此山矣。」是古赤城即在今縣之東山上。按此赤城在東晉北朝時代極為顯著，酈注記趙建武（石虎年號，西元 335-349）年間事，似為見史之最早者。其次通鑑一〇七晉太元十六年（391）六月甲辰，燕趙王麟破賀訥於赤

城，禽之。胡注引河水注雲中楨陵縣南之赤城，又引魏書太祖紀登國三年幸東赤城。按麟破訥在東赤城，即今考之城；胡注兼引楨陵之赤城，誤也。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崛起塞外，赤城更屢見史冊，如魏書太祖紀，登國二年冬幸濡源，遂幸赤城，三年四月幸東赤城，五月北征庫莫奚，七月還赤城，六年六月慕容賀麟破賀訥於赤城，帝救之。太宗紀，神瑞二年車駕東巡，六月辛酉次于濡源，丁卯幸赤城，南幸上谷。泰常八年二月築長城，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皆即此赤城也。具見爲當時軍事交通重地。復考魏書五二趙逸傳，神龜三年以後拜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是太武帝時且置鎮，爲北魏最早期幾個重要軍鎮之一。蓋地當北魏東疆軍事要衝，居長城東端之起點，故特見重要，爲一名鎮也。

涇山、遼稱炭山 前引武經總要媯州條錄皇華四達記云，媯州北行至故禦夷鎮，又云「涇山在鎮城西北，即奚、契丹避暑之處。」武經作者釋之曰「今日炭山。」是鎮城西北通涇山，即宋遼時代之炭山也。武經總要同卷同篇蕃界有名山川目又云：

「九十九泉，水經曰，阻〔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羊山（羊當作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海〔河〕之上源也。後魏多住九十九泉。遼主（明本遼作虜）每南牧，多聚謀于此。南至雲州，北至炭山。」

「炭山本匈奴避暑之處，地多豐草，掘丈餘即有堅冰，賈耽所說，媯州西北八十（明修本作百）里至涇山，即奚、契丹避暑之處。唐史載契丹之地，西至冷涇是也。今遼（明修本作胡）中目爲炭山，近更名爲雙山（明修本作雙山）。自幽州西北路清河館，即居庸關，雕窠館，赤城口，始有居人，望雲縣受賜州（遼史理地志五歸化州有愛陽川）凡十日程至炭山。」

炭山條所記即前引媯州條所記承賈耽以來之媯州北通禦夷鎮、炭山道。九十九泉在媯州東北，今延慶縣東北地區，其北至炭山，道亦略相當。此三處所提及之炭山在赤城、禦夷以北絕無可疑。按幽州西北出居庸關至媯州二百里，至少三日程，媯州北行九十里至長城，又四十里廣邊鎮（雕窠館），又五十里赤城，又六十里禦夷鎮，又三十里獨石，至少四五日程，則涇山即炭山在獨石北

亦不過二三日程耳。同上蕃界有名山川目又云：

「落黎泊東至炭山，西至鹽泊，南有退渾都（明本作部）落，北至狗泊。」

「狗泊西鴛鴦泊，北韃靼國界，東南炭山。」

是炭山又在狗泊東南。按金史二四地理志，「昌州，天輔七年降爲建昌縣，隸桓州。明昌七年，以狗渌復置，隸撫州。縣一，寶山，有狗渌，國言押恩尼要。」又張德輝嶺北紀行，「由嶺（扼胡嶺，即野孤嶺，在今張家口西北六十里）而上則東北行，始見毳幕氈車，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今張北縣）……北入昌州（今寶昌地區）。……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姚從吾先生校注（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十一期），狗泊即蓋里泊，在撫州東北，王國維認爲即今太僕寺牧場東之克勒湖。檢胡林翼圖，獨石口正西北百餘里處有克勒湖。民國地圖集·熱河察哈爾人文圖，沽源縣西近處有鹹池甚大（E115°20'·41°42'），蓋其地。一統志五四八御牧廠卷山川目，庫勒泊在牧廠南五藍城西北，直獨石口北八十里。方位里距亦略相當。則武經總要此兩條所提到之炭山亦見在獨石口外不太遠處。復考新五代史七二四夷附錄契丹傳，「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漢城經姚從吾先生考證，是通名，非專指一地之專名。此論雖極確，但仍須承認炭山旁誠有一漢城。（說阿保機時代的漢城，東北史論叢上册。）且不論漢城如何，但不碍歐陽氏炭山在灤河上源西北之說。又通鑑二六六梁開平元年胡注引宋白曰：「阿保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之地。其地灤河上源，西有鹽泊之利。」是謂炭山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以上，龍門山（也許即指雲州堡東北龍門山、古獨固門而言）之北，灤河上源。是歐陽、宋白亦皆以炭山在獨石口外也。綜上所論，北宋早期中學人皆以爲炭山在灤河上源，曾公亮更五次提及，在獨石之北不太遠處。而遼史四一地理志五歸化州條云：

「有炭山，又謂之涇頭，有涼殿，承天皇后納涼於此。山東北三十里有新涼殿，景帝納涼於此，唯松棚數涇而已。斷雲嶺極高峻，故名。」

按遼歸化州本唐之武州，治文德縣，在今宣化縣治。地去獨石口外殆四百里，

後世學人有炭山在今萬全縣西南之說，殆即因遼志此條記事而來。如紀要一八萬全都司，「炭山在司西百二十里，灤水源於此。」下引遼史地理志以實之。且云，「山有斷雲嶺，極高峻。」又如一統志宣化府卷山川目，「炭山在萬全縣西南四十里。」下亦引遼志此文。又引五代史阿保機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宋白曰龍門山北有炭山；而加按語云：「此則又一炭山，在今獨石口外，非此山也。」是統志編者尚知遼於獨石外有炭山，而顯氏竟不能辨矣！至楊氏繪遼地理志圖，亦置炭山於張家口、萬全縣之西南。其實遼志記炭山於歸化州，雖相距太遠，但亦有故。遼於南京幽州之直北僅置歸化（今宣化）、奉聖（今涿鹿）、可汗（今懷來）、儒（今延慶）四州，治所皆儘量靠近南疆，而獨石口內外，未別置州。奉聖州統望雲縣（治今雲州堡），其北疆當至獨石口無疑，是去州治亦三百五十里左右。獨石口西南至宣化這條長城塞歷史已久，遼世，塞內之地蓋盡屬奉聖州，塞外之地蓋盡屬歸化州，蓋以宣化東北至濡水源頭炭山之地，在一條交通大道上，^⑤此正古人規劃行政區域之重要原則也。遼代獨石口外地屬宣化州，故遼志記之，是也。後人蓋疑其遠，而指宣化近處斷雲嶺為炭山，其實遼志所記本為兩山，非一山也。復考路振乘輶錄云：

「虜名其國曰中京，府曰大定。……中京南至幽州九百里，……北至上國（疑當作京）一千里，……曰臨潢府。……西至炭山七百里。炭山即黑山也。地寒涼，雖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掘深尺餘，有層冰。……山北有涼殿，虜每夏往居之。」（宋朝事實類苑卷七七契丹條引）

按遼中京大定府在今平泉縣東北一百八十里老哈河北岸之大寧故城址（E119°·N41°30'），上京在今林東波羅城（E119°23'·N43°57'），南至中京實際為六百九十里。以此三項里距論之，炭山在獨石口東北，亦極契合，若云在今宣化縣西百里、數十里，則去中京必一千里以上，決非其地矣。

賈耽記之涇山即遼主避暑地之炭山既在獨石口外，然究為何山？箭內互遼代の漢城と炭山（東洋學報一一卷三號，及蒙古史研究頁八二九）謂在灤河發源地

⑤ 北魏前期諸主常由大寧幸濡源，詳北朝隋唐東北塞外東西交通線篇。大寧今張家口地。元代大都至上都之西線輦道，亦取此線。見袁驥元史論叢（商務出版）。

黑龍山一脈之西北端。檢申報館新地圖，黑龍山爲白河東源黑河之發源地。按黑龍山之說不始於箭內互。乾隆帝灤河濡水源考證（王氏合校本水經注卷首）云：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圖古爾山。……歐陽修云，灤水出炭山東北，胡三省通鑑注因之。……今考獨石口外無所謂炭山者，惟巴延屯圖古爾山。據勞三（帝遣循考灤河源者）云，土人名其山爲黑老山。按昔人有謂濡水出黑龍山者，龍老音轉承訛，黑龍山之言，似不爲妄。今巴延屯圖古爾山其陽石色黝黑，所謂炭山，或即指此。」

又自注云：

「山爲興安正幹，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爲大山，……與興安大嶺相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爲特出。山陽山陰，樹大茂密，與他山異，信爲名山。山陽爲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爾蒙古游牧地。」

觀此文描寫此山景觀，誠有爲遼主避暑地炭山之可能。地在獨石口外東北百餘里。又檢一統志五四八御牧廠卷，「在獨石口東北一百四十里博羅城。」「富谷山在牧廠東南，土人名巴顏崑兌（兒？），直獨石口東北一百三十三里。」疑即巴延屯圖古爾山，有富谷山之名，亦見爲漠南邊緣資源豐富之地。地在獨石口東北百餘里至百三十里，以曾公亮所記自幽州北至炭山十日程計之，獨石至炭山應只二三日程，亦極相合。

契丹炭山既即今之黑龍山、富谷山，亦即巴延屯圖古爾山，在獨石口外東北百人以上至百三十里，與前引濡水注，禦夷故城在禦夷鎮北一百四十里，濡水兩上源之間者，地望正略相當，疑亦其地，至少亦相近也。按前說禦夷故城當在今沽源縣東，大灘之西，灤河兩上源之間，約 E 115° 50' · N 41° 35' 地區。檢 ONC-F-9，其近處有海拔 1648 公尺之高山，疑即相近也。

又按明清迄今居庸關北出兩道，即在關外近處分途，西道至懷來，東道至延慶。此在北宋已然。其東道即北接赤城、獨石、炭山道也。唯在唐世無史料可證。

長安客話八岔道條，「四海冶西至岔道一百四十里。出居庸關，北往延慶州，西往宣鎮，路從此分，故名八達嶺，是關山最高者。」前八達嶺分通懷來、延慶，自明代已然。復按前引武經總要前集一六北蕃地理燕京關口目，「居庸關山，一路西至媯州，一路北至儒州。」儒州即今延慶縣。則北宋舊道已然。惟唐世無考。但上考魏書明元帝紀，神瑞二年，東巡至濡源，丁卯幸赤城，南次石亭，幸上谷，壬申幸涿鹿。有由赤城南經今延慶乃西至涿鹿之可能。復檢水經注一三灤水注，於清夷水上源記述極詳，且引魏土地記，「沮陽城（即今懷來）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河（即清夷水）之上源也。」又云山上有道武皇帝廟。度其地望正當在今延慶縣地帶。疑明元帝「南次石亭」實取道此地也。惟仍不知當時清夷水上源九十九泉地區是否能直南通居庸關耳。

參看圖二十二

民國七十一年（1982）七月初稿，七十四年一月十八日增訂，十二月十二日初校，七十五年二月二日（農曆七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二校定稿。

篇伍拾 幽州東北塞諸道二

—古北口通奚王衙帳道—

新唐志檀州燕樂縣條云：「東北百八十五里有東軍、北口二守捉。北口，長城口也。又北八百里有吐護真河，奚王衙帳也。」此記幽州東北經檀州出古北口至奚王衙帳之通道也。茲可稍詳考之如次：

由幽州東北行三十五里過齊（北齊）長城，又約五十五里至燕州，地在桃谷山。州本在營州之東，以處粟末靺鞨突地稽部，武德中移置幽州城內，開元中移置此山，唐末曰順州（今順義）。又八十里至檀州治所密雲縣（今縣）。

寰宇記七一，燕州本隋置遼西郡以處突地稽部落，武德元年改燕州，旋移置幽州城內。「開元二十五年，移治所於幽州北桃谷山。」「東至檀州八十里，西至幽州九十里。」又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順州條，亦云（西）南至幽州九十里，東北至檀州八十里。據遼史四〇，唐末改燕州爲順州，故兩州去幽、檀之里程相同。按順州即今順義縣，應在幽檀道上。考宋大中祥符元年，路振乘輶錄，由幽州北行「三十五里過長城」，五十里（謂自幽州）至孫侯館，由館至順州三十里。「自順州東北行至檀州八十里。」（田村實造遼宋交通資料注稿錄自粵雅堂叢書本續談助卷三。）通鑑二六八乾化三年紀胡注引沈括說，略同。於宋遼時代，幽州東北至檀州實經順州。即唐世幽檀道中經燕州也。遼志云「南有齊長城」，即乘輶錄所述之長城也。遼志校勘記云，「按此地非齊境，索隱謂齊當作燕。昌平山水記則謂北齊天保中所築。」又按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幽州「東北至中京：出北門，過古長城，至望京四十里，又過溫餘河，大厦陂，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輿河七十里至檀州。」所記行程尤詳。

州城內有威武軍，萬歲通天元（二？）年置，本漁陽軍，開元十九年更名，管兵萬人。

唐六典五兵部郎中條，幽州節度所統有此軍。通典一七二范陽節度使統此軍，云「密雲郡城內，萬歲通天二年置，管兵萬人，馬三百匹。西南去理所（幽州）二百里。」而新唐書地理志檀州密雲郡云「威武軍，萬歲通天元年置，本漁陽，開元十九年更名。」又唐會要七八節度使目，「威武軍，大足元年置，在檀州，開元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改爲威武軍。」置年不同，又失本名，蓋句首「威武軍」爲「漁陽軍」之譌，詳盧龍道篇。

由州東北行七十五里至燕樂縣，已入山區，又山行約三十里至古北口（今地）又名虎北口，隘道四十餘里，「兩邊陡峻，中有路，僅容車軌」。地當長城塞，置障塞軍，統兵五千人。開元十九年，移置於薊州（今縣）北二百里盧龍古塞，更名靜塞軍；舊地改置北口守捉。口外五十里，過一大山，高五里，曰摘星嶺（今十八盤嶺，在三岔口之北、鞍匠屯之南），即劉仁恭軍道所踰以討契丹處。又約百里至東軍守捉城（約今灤平地）。

檀州至燕樂縣之方向里程，見寰宇記七一檀州目。

古北口、長城、障塞軍、北口守捉 隋書地理志，安樂郡燕樂縣有長城，考證云在縣北。按楊氏考證，於東北地區所言長城皆指今長城言。今考通典一七八檀州密雲郡（今密雲）有下列兩條：

「東北到長城障塞一百十里。」

燕樂縣「有長城。」

檢寰宇記檀州目，全同；惟「東北」一條，「長城障塞」一本作「長安障塞軍」。此「安」字顯爲「城」之誤，而有「軍」字，可注意。按寰宇記又引開元十道要略云，「斯地（檀州）爲燕之邊陲，管障塞軍五千。」則作障塞軍是也。通典奪「軍」字。（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亦云檀州「東北至長城障塞百里。」）綜此而言，燕樂縣有長城，西南去檀州一百十里，即去燕樂縣三十五

里也，其地有障塞軍。

篇首綱文引新唐書地理志檀州燕樂縣條云：

「東北百八十五里有東軍、北口二守捉。北口，長城口也。」

是燕樂縣長城口已有北口之名。通鑑二六八後梁乾化三年紀，「晉將劉光濬克古北口。」即此古北口。同書二八四後晉開運二年，「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胡注，「此乃幽檀以北之古北口」，是也。此三條似為古北口之最早見史者；名虎北口。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篇燕京州軍目云：

「古北口山，幽州正東二百七十里，兩邊陡峻，中有路僅容車軌。本范陽防扼奚契丹之所，最為隘口。」

此見古北口之險峻，本唐代防禦奚及契丹之要塞。明修本云，「下有澗，巨石磊塊，凡四十五里。」檢通考三四六契丹傳中，據三朝契丹傳述燕京至中京、上京通道，描述古北口一段文字幾全相同，是皆據王曾上契丹事述之也。^①而通鑑二六九後梁貞明三年紀胡注引金虜行程云：「唯渝關、居庸可以通餉饋，松亭、金坡、古北口只通人馬，不可行車。」則車軌蓋亦難通矣。

上引總要云，古北口在幽州正東二百七十里，則去檀州不過百里。而據新志之文，古北口似在燕樂縣東北一百八十五里，去檀州二百五六十里。通鑑二一六天寶十年胡注謂長城口在燕樂縣東北百八十五里，即據此而言。然志云有東軍、北口二守捉，未必同在一處。按通鑑二六八乾化三年紀，胡注引沈括說，檀州東北五十里有金溝館，自館東北行六十餘里至古北口。又引匈奴須知，虎北口南至燕京三百里，檀州南至幽州一百六十里。而寰宇記七一，檀州西至幽州一百九十里。則古北口西南至檀州亦只一百一二十里，至多不過一百四十里。又路振乘輅錄，檀州至虎北口不過九十五里。^②而通考三四六錄三朝契丹傳所記奉使者自雄州至契丹上京之驛程亦云，檀州「北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自（此）入山，屈曲登陟，無復里候，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其里數。

① 王曾上契丹事，見續資治通鑑長編七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己酉條。

② 田村實造遼宋交通資料注稿採粵雅堂叢書本續談助卷三，今據以轉引；下文所引，同。田村稿刊東方史論叢第一冊。

……九十里至古北口。」按此實出王曾上契丹事，見注①；遼史三九地理志所引，文同。是所記少或不到百里，多則一百四十里，蓋馬行記日影而約其里數，故伸縮性甚大，然古北口西南至檀州亦斷不至有二百五十里之程。又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五卷四號）所製宋臣使遼所經館驛名稱表，其中七家取道古北口，而檀州至古北口間皆僅金溝館一驛，亦為中間不能有二百五十里距離之強證。大抵應為一百一二十里。檢郡國利病書三，密雲縣東北至古北口一百里，一統志順天府卷關隘目，古北口關在密雲縣東北一百二十里。天然形勢，古今里距略無大異也。然則前考通典、寰宇記云檀州東北一百十里至長城障塞軍者，正即古北口，亦即隋唐長城所在，當時燕樂縣之東北三四十里也。新唐志燕樂縣條「東北百八十五里有東軍、北口二守捉；北口，長城口」者，里程乃就東軍守捉言，而北口守捉則在燕樂縣東北不過三四十里之古北口也。

據上所考，古北口在檀州東北百十里，當長城塞，開元十道要略云置障塞軍，而新志云置北口守捉。按薊州有靜塞軍，在州北二百里盧龍古塞，為障塞軍所改置，時在開元十九年，後又遷置薊州城內，詳盧龍道篇。蓋古北口長城塞本置障塞軍，開元十九年東移軍至薊州北盧龍塞，更名靜塞軍，其古北口則置北口守捉，故開元要略所記乃前期之制，新志所記乃後期之制耳。

東軍守捉 新唐志檀州燕樂縣此條記事，顯為由檀州東北行經燕樂，古北口，東軍守捉城，至奚王衙帳之行程。所謂「百八十五里」者乃指東軍守捉言。此守捉城必在古北口外東北通奚王衙帳之道上，去古北口約一百四五十里之譜。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篇幽州四面州軍目北安州條云：

「後魏置安州，……契丹今建為北安州，……東北至中京二百五十里，西南至北口二百八十里，……西北至柳河五十里。」

按中京即大寧城，今平泉縣東北一百八十里有大寧城故址，亦稱大明城、大名城，音之轉譌也。地在老哈河北岸（約 E119°5'·N41°30'），詳後文。柳河即今伊遜河（Ihson），詳下文墨斗軍條引路振乘輶錄。遼之北安州，前人說法極為紛紜，或云在今豐寧縣境內，或云在今隆化縣即皇姑屯古城，或云在灤平縣西

南，有古城，參見紀要、一統志、熱河志及滿洲歷史地理卷二，而楊氏遼地理圖，置於今承德縣治。以武經總要所記去中京、北口、柳河三項里距計之，承德之說似最可能。東軍守捉城西距古北口、東距遼之北安州之里程略相等，而西去北口乃山路迂曲，直線距離必較短，故東軍城當在今灤平縣地區。檢一統志承德府卷山川目，十八盤嶺在灤平縣西南一百里。說者以爲即摘星嶺，在古北口之北五十里，詳下摘星嶺條，則灤平西南至古北口一百五十里，正與古東軍城去古北口里程相當。

摘星嶺 路振乘輅錄云「自虎北館東北行，……下虎北口山即入奚界……五十里過大山，名摘星嶺，高五里，又謂之辭鄉嶺。」田村實造引彭汝勵鄱陽集（遼史拾遺卷三所收），望雲嶺，自古北口五十里至嶺上，南北使者各置酒三盞，乃行。又引王曾云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以爲皆即此山嶺。又引熱河志六八，「按思鄉嶺，今十八盤嶺……在灤平縣。」又六五，「大十八盤嶺在灤平縣西南一百十里，其南四里爲小十八盤。」又引巴林記程云：「由古北口行有關廳，在山下北門內。……出關即在山溝、亂石內行三十里至三岔口，早尖，又十里入山口，石多難行，旋登十八盤嶺，甚高。下嶺五里許，又登山，亦名十八盤稍，又十餘里至安〔鞍〕匠屯。」此述道中景觀甚詳。③按三岔口、鞍匠屯皆見於民國地圖集·熱河察哈爾人文圖。是摘星嶺地望可考。再考舊五代史一三七契丹傳，「劉仁恭鎮幽州，素知契丹軍情僞，……乘秋深入，踰摘星嶺討之。」新二一九契丹傳，同。事亦見通鑑二六四天復三年紀。新五代史七二契丹傳且云劉仁恭「數出兵摘星嶺攻之。」則唐世軍道亦過此嶺也。

又東北蓋二三十里之譜至墨斗嶺，一名度雲嶺，置墨斗軍，捍禦奚界。其地在灤河東十里、柳河（今伊遜河，指伊遜河與飲馬圖河合流後之河段）之西二十里，即今灤平、承德兩縣之間，灤河北岸。（約 E107°30'·N41°。）又東二十里過柳河（蓋今伊遜河入灤河口之稍北河段），蓋唐、奚故國界

③ 田村實造遼宋交通史料注稿，東方史論叢第一冊。

也。

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篇·蕃界有名山川目云：

「墨斗嶺亦名慶雲嶺，在德勝嶺之北百二十里，唐置墨斗軍使，禦捍奚界。」
同書同卷幽州四面州軍目云：「北安州，後魏置安州，築城在幽州之北，正當松漠之地，契丹今建爲北安州。墨斗嶺……灤河、柳河皆在其境。西北至柳河五十里。」是墨斗嶺在北安州境，西南去德勝嶺百二十里。考續通鑑長編七九
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己酉條王曾使還言：

「古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據路振乘輅錄，虎北口至新館六十里。）……四十里至臥如來館。……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爲名。又過木斗嶺，（遼史木作摸。）一名渡雲嶺，長二十里許。又過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

遼史三九地理志三中京大定府目，錄王曾上契丹事，相同，略省。校勘記云：「摸斗嶺，……摸原誤黑，行程錄作墨。按陳襄使遼語錄、沈括使遼圖抄、蘇頌使北詩並作摸，據改。」復考路振乘輅錄云：

「十五日，自虎北館東北行至新館六十里。下虎北口山……五十里過大山，名摘星嶺，……又謂之辭鄉嶺。十六日，自新館行至臥如館四十里。……十七日自臥如館東北行至柳河館六十里。……三十里過灤河，四十里過纏斗嶺，……六十里過柳河。（以上三個里數皆自臥如館算起）」

按此卽一條路線，武經總要所記亦是此交通線，纏斗嶺卽墨斗嶺，德勝嶺卽摘星嶺也。是墨斗嶺在灤河之東十里、柳河之西二十里地帶。據武經總要，此嶺去摘星嶺一百二十里，卽去古北口一百七十里；據乘輅錄，此嶺去摘星嶺九十里，去古北口一百四十里；但參之王曾所記里數，仍當爲一百二十里及一百七十里。灤河爲一明白無可爭議之基點，田村實造據師說，謂柳河卽今伊遜河，是也，當指伊遜河下游，卽已右受飲馬圖河後之一段，嶺蓋在今灤平與承德之正中間，灤河北岸，伊遜河之西也。

開元二年薛訥大軍出檀州道至灤河山峽中，爲契丹所敗，蓋即在東軍、墨斗軍前後歟？

舊九三薛訥傳：「開元二年夏，詔與左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衆二萬出檀州道以討契丹等。……六月，師至灤河遇賊，時既蒸暑，諸將失計會，盡爲契丹等所覆。」通鑑二一一開元二年紀云：「（訥）出檀州，擊契丹。……行至灤水山峽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按此次行軍必即出古北口至東軍守捉、墨斗軍地段之灤河山峽處。胡注引新志薊州東北至鹽城守捉，又東北渡灤河說之。誤也。薊州東北出爲盧龍道，詳歷代盧龍道篇。

由唐奚國界東北至吐護眞河、奚王衙帳。吐護眞河又名土河，即今老哈河。奚王衙帳者，遼置中京大定府，今名大寧故城，在寧城^④凌源間老哈河上游之北岸（E119°5′·N41°30′）。

前引新唐志燕樂縣條，「北口，長城口也。又北八百里有吐護眞河，奚王衙帳也。」奚王衙帳者，遼史三九地理志三，中京大定府，「（聖宗）統和二十四年（宋景德三年），五帳院進故奚王牙帳地。二十五年城之，……號曰中京，府曰大定。」是遼之中京大定府即奚王牙帳故地。遼大定府即今平泉東北一百八十里老哈河北岸之大寧故城，老哈河即遼金時代之土河，即吐護眞河。此兩點，分別見於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大寧舊城條與山川目老河條。近人考證都無異說，且謂土河即吐護眞水，皆是也。大寧故城在寧城、凌源兩縣之間，又名大明城、大名城，音之轉耳。據民國地圖集·熱河察哈爾人文圖，約在E119°5′·N41°30′地點。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云，「今其城，……蒙古稱察罕蘇巴爾城，周二十里許。」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頁七七有較詳測量數據。然此爲奚人後期（約唐玄宗以後）衙帳；其早期衙帳在此北約五百里之西喇木倫河上游今巴林橋北，詳歷代盧龍道篇。

④ 此據民國地圖集；中共圖集移治大寧城東之天義鎮。

唐代墨斗軍東北至吐護真水奚王衙帳之路線雖不可考，然宋遼通使之館道行程則尚能詳。今以路振乘軺錄爲本，略參王曾所記述之：由墨斗嶺東行二十里過柳河（今伊遜河下游將入灤河處），傍河東岸有柳河館。又六十里過契丹嶺，又名松亭嶺，又二十里至打造部落館，又五十里至牛山館，又六十里至鹿兒峽館，又過蝦蟆嶺八十里至鐵漿館（今平泉附近），又過石子嶺八十里至富谷（音浴）館（今平泉北約六十里，蓋與黃土梁相近），又八十里至通天館，又三十里至契丹中京大定府。全線大方向由西南向東北行，共凡四百八十里，沿途山勢平遠，唯契丹嶺、鹿兒峽稍險峻，至石子嶺出山至平原，度其取線蓋與今灤平、承德、平泉之汽車道略相當。

路振乘軺錄由幽州東北經順州、檀州、虎北館、摘星嶺，至纏斗嶺（墨斗嶺）。

又二十里過柳河至柳河館。此下行程云：

「十八日過（自？）柳河館東北行至部落館八十里：十里過小山，六十里過契丹嶺。（王曾作松亭嶺。）十九日，自部落館東北行至牛山館五十里，山勢平漫。二十日，自牛山館東北行至鹿兒館六十里，地勢微險。二十一日，自鹿兒館東北行至鐵漿館八十里，山勢平遠。二十二日，自鐵漿館東北行，至富谷（音浴）館八十里，平勢平遠。二十三日，自富谷館東北行，至通天館八十里，山口（遠？）路平。二十四日，（以上據粵雅堂叢書本續談助卷三。）自通天館東北行至契丹國三十里，山遠路平。……虜名其國曰中京，府曰大定府。」^⑤

此所記自柳河館東北至契丹中京大定府路程甚詳悉。又續通鑑長編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己酉條載王曾上契丹事所記行程云：

「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有著戶百餘，……鍛鐵爲兵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匠館（遼史作鐵漿館），過石子嶺，自

^⑤ 田村實造遼宋交通資料注稿輯自皇朝事寶類苑卷七七契丹條。

北漸入山（遼史入作出，是），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人。正東望馬雲山，山多鳥獸材木，國主多於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嶺（遼史作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遼史三九地理志三中京目引王曾上契丹事，館程里數全同，而較省略。）

此兩條館程全同，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篇·燕京州軍目全取王曾而約省之。檢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國學季刊五卷四號），取王曾、宋綬、薛映、陳襄及武經總要其他條目作宋臣使遼所經館驛名稱表（獨無路振），其檀州至中京大定府一段，六家（武經兩條）全同。惟薛映記與武經一條無通天館；陳襄語錄，通天館作長興館耳。是上引路振及王曾兩條所經館驛行程極正確，惟里數小異，不足論。且自柳河館東北至大定府全程皆為四百六十里。此諸館之今地，惟柳河與富谷兩館可考。柳河館，前文據田村說，柳河係指今伊遜河與飲馬圖河合流後之河段，渡口當在下游，近入灤河處。富谷館，按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富峪故城在平泉州北，明初築。永樂初廢。明史地理志，富峪城距行都司一百二十里。」行都司即大寧故城。田村引蒙古遊牧記謂即富谷館故地，是也。方位里距正合。柳河至富谷之間諸館今地雖不能定，但沿途蓋丘陵地帶，山勢平遠，過鐵漿館東北之石子嶺，乃全出山。又富谷館既在今平泉與大寧故城道上，在平泉東北不過六十里之譜，則此段路線必經今承德、平泉兩縣近處，與今承德、平泉之汽車道略相當，而鐵漿館即在今平泉附近，或稍西南一二十里耳。

墨斗嶺以西經古北口至幽州之道，唐既與宋遼使程相同；墨斗以東，以地形方向論之，當亦無大異。蓋宋遼使程即本之唐通奚王衙帳之故道耳。宋人記程，謂遼中京大定府南至幽州九百里，與五代會要謂奚王所居南至幽州之里數，全同，正以遼京與奚帳同在一地，行程路線亦全相同也。至於唐志八百里之言，起算地點既不明，不足深論。

按由伊遜河與灤河合流處至大寧故城，其方向係由西南向東北行，但大寧故城

正西地區有七老圖山脈，由北向南延伸至平泉北境，故伊遜河、灤河合流處通大寧故城之路線，勢必東經承德繞經平泉，然後再折北微東至大寧故城。前考宋遼交通路線如此，上推唐世當亦相同。按北魏伐北燕，其北道一軍由白河流域赤城地區東取凡城至柳城，柳城今朝陽，凡城在朝陽西南約二百里之喀喇沁左翼旗地區，則其凡城以西必即取承德、平泉線，詳東北塞外東西交通線篇第三節。則此道開通已久，宋承唐，唐又承之前代耳。

奚王牙帳去幽州里程 前引新唐志，檀州燕樂縣「東北百八十五里有東軍、北口二守捉，北口，長城口也。又北八百里有吐護真河，奚王衙帳也。」此可能有二解。其一，燕樂縣東北一百八十五里，又八百里至奚王牙帳。其一，古北口又北八百里至奚王牙帳。燕樂東北百八十五里即前考之東軍守捉城，由此東北至今大寧故城不過五百里，數字相差太大。若自古北口算起，^⑥前考東軍守捉在古北口東北約一百五十里，又二三十里至墨斗軍，又二十里過柳河至柳河館，宋人路振、王曾兩家紀錄，柳河至中京大定府皆為四百六十里，則北口至大定府即奚王帳亦不過六百五十里。或者自檀州治所數之，則踰七百五十里，較為近之。據王曾所記為七百九十里，則此八百里蓋果自檀州算起歟？亦古人文字之疏也。遼中京去檀州幾八百里，則去幽州踰九百里。路振乘輅錄云：「中京南至幽州九百里」，即取大數而言。復考五代會要二八奚目，「居陰涼川，東去營府五百里，南去幽州九百里。」是與宋人記遼中京去幽州之里程亦正相同。

參看圖二十二

民國七十一年（1982）秋初稿，七十二年元旦改訂畢，七十三年五月八日校閱，刊史學叢刊第十三期錢穆先生九十歲祝壽論文集。七十四年春檢閱，十二月十二日初校，七十五年二月三日二校定稿。

⑥ 通鑑二一六天寶十年紀胡注引此條即自長城口算起。

篇伍壹 幽州東北塞諸道三

—歷代盧龍塞道—

引 言

- (一) 漢、魏、晉及北朝盧龍塞道
- (二) 遼代松亭關通中京大定府道 附明清喜峯口道
- (三) 遼代中京大定府北通上京臨潢府道
- (四) 唐代薊州東北出盧龍古塞通奚及契丹衙帳道

綜 結

引 言

中國東北部河北平原與內蒙察熱草原間有燕山山脈自西徂東，高峯疊起（海拔常在 1000 公尺至 2050 公尺），隔限南北。山南傾斜度大，急落為丘陵平原，山北傾斜度小，舒展為高寒草原。地貌既殊，生業遂異。宋人云：「山之南地，則五穀百果、美木良材，無所不有」；其北「則山童水濁，鹵脊彌望，黃草白葦，不知其極；蓋天設此以限南北也。」（許亢宗奉使行程錄，參通鑑二六九胡注引金虜行程。）然連珠高峯間常斷為谷陁，最大者為潮河與灤河兩河谷，成為古代南北交通之要道，即古北口道與盧龍等道也。西晉句注碑曰：「蓋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注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內外也。」句注即雁門關，飛狐即史記酈生傳說高祖塞飛狐之口（今蔚縣西南北口峪），為中古時代中原正北出塞兩主道；東北出塞，則盧龍為首要險陁也。

余研究唐代東北塞道，其一為盧龍道。新唐志薊州條記其行程九十餘字，十餘地名，可謂甚詳悉，實本之賈耽皇華四達記。然此諸地名中，除吐護真河、奚王衙帳兩地外，皆難確指，不得不上考漢、魏、兩晉至北朝，下究宋、遼、明、清諸道，以推

論唐道之所經，乃發現各個時代名稱與道口不盡相同，茲分別考論如次：

(一) 漢魏晉及北朝盧龍塞道

晉咸寧元年(275)句注碑曰，「蓋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注爲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內外也。」句注即雁門關，在唐代州(今代縣)西北三十五里，即今關址；飛狐關在唐蔚州(今蔚縣，古代國西二十里)西南四十里，今北口峪；盧龍則今考之道也。盧龍與句注、飛狐並稱爲北塞險阻之首，足見其險峻及其在北塞內外交通上之地位。

句注碑見元和志一四代州雁門縣目；寰宇記四九代州雁門縣目同，云出水經注；蓋元和志亦據水經注書之也。按酈注此條當在滹沱水注。惜此篇已佚，賴唐、宋兩志書存此條耳。句注道，已詳太原北塞交通諸道篇第一節，飛狐道已詳秦漢迄唐飛狐道篇。

按此道史料可徵，最早可上溯至西漢。漢地志右北平郡治平剛，領縣有無終與白狼，平剛至此兩縣必有通道。按平剛在今黑城古城址，其地在今平泉縣與其東北大寧故城遺址之間，甸子之南、黃土梁子之北、老哈河西岸(約 E118°45'·N41°20')。無終在今河北薊縣，白狼在今大凌河上游、喀喇沁左翼旗駐地之河水西岸(約 E119°40'·N41°)。是自今薊縣東北出塞，經平泉、黑城，折東微南至大凌河上游，復東北循大凌河谷至朝陽，古已有通道，云出盧龍，即盧龍道也。

漢地志右北平郡首列平岡縣，即郡府所治。三國志一一田疇傳，太祖伐蹋頓，軍至無終。疇說太祖曰：「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下文述行軍路線，「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此尤爲郡治平岡之鐵證，並有道自無終出盧龍至平岡，又東經白狼堆至柳城也。柳城在今朝陽縣。平岡故地，

前人無考，今據考古資料，極可能在今平泉與大寧故城間之黑城；白狼前人說皆誤，詳審酈注，實在今喀喇沁左翼旗駐地之大凌河西岸；並詳下文。

至建安中，曹操出盧龍塞，北伐烏丸，其名始大著。事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與田疇傳。云烏丸蹋頓居遼西柳城（今朝陽）。建安十二年，曹操伐之，軍至無終（今薊縣）。東道（大略由今山海關地段出塞）水潦，不通車馬。田疇導之尋西漢通平岡舊道，北上徐無山，出盧龍塞口（今潘家口西北），東北至平岡故城（今黑城遺址，見上），又東至白狼山（今凌源舊建昌縣南境），山在白狼縣（今喀喇沁左翼旗駐地之大凌河西岸）西或西北境，大敗烏丸聯軍於凡城（蓋山東境），斬蹋頓，遂循白狼水（今大凌河）河谷至柳城。此行並於盧龍塞口築盧龍城，在酈注高石水（今瀑河）入濡水處之南，黃洛水（今鐵門關水）入濡水處（在今長城北）之北，當濡水剛入塞之西岸，即今在灤河入長城塞處潘家口外、瀑河口南、鐵門關水口之北之灤河西岸。（約在 E118°15'·N40°30'。）至唐、宋時代，仍有盧龍廢戍之名，史稱據隋開皇長城，實即隋以前之古長城也。所謂「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者，係就出塞後經平岡至白狼、凡城而言，加白狼、凡城東北至柳城二百許里，無終東北至盧龍城亦二百里，恰為九百餘里，故曹操表疇之功云，「塗由山中九百餘里」也。至於「越白檀之險」者，蓋塞外近地險坂屬白檀縣東境，非經其治所。紀要誤以後代白檀在今密雲者為漢之白檀，以為曹操由今薊縣廻軍西北經今密雲出古北口者，想像不經之言耳。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建安十二年條云： •

「北征三郡烏丸，……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尙、熙與蹋頓（略）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

崩，斬蹋頓。……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

同書——田疇傳云：

「田疇……右北平無終人也。……公孫瓚……拘之軍下。……疇得北歸……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百姓歸之，……至五千餘家。……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疇）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滯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擒也。太祖……乃引軍還，……虜……誠以爲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

此爲田疇導曹操破蹋頓路線之兩條最主要材料，始見盧龍口、盧龍塞道之名。此兩條皆云兩軍遭遇戰場在白狼山。而同書三〇烏丸傳，述此事云，「潛軍詭道，未至（柳城）百餘里，虜乃覺，尙與蹋頓將衆逆戰於凡城，……太祖……臨陣斬蹋頓首。」云兩軍戰場在凡城。通鑑六五述此事，胡注「白狼山蓋在凡城」，是也。疑城在山之東。又田疇傳裴注引先賢行狀載太祖論疇功表云：「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距盧龍，南守要害。……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丸。」此云疇住無終山，即徐無山也。盧龍在無終山之北。又云塗由山中九百餘里，即無終至柳城全程里距。據以上諸引文，曹操此次行軍，本擬由無終向東取濱海道趨遼西柳城，故先一年開新河渠，由雍奴（今武清東）洶口引鮑邱水東流，絕濱海諸水（由北向南流入渤海諸水）至樂安（今樂亭）入濡水（今灤河）以通軍糧，別詳附篇九曹操所開平虜泉州新河三渠考略。但軍行至無終，發現東道水潦，不通車馬，且東道爲通行大道，敵軍防守甚嚴，客軍不得進。故田疇想到西漢無終北通郡府平岡之舊道也。此道北上徐無山，出盧龍塞口，經白檀之險，歷平岡，東指柳

城。軍至白狼山左近之凡城，去柳城二百里，蹋頓始發覺，倉卒率軍應戰，操臨陣斬之，遂至柳城。茲就無終、柳城間諸地名考證如下：

徐無山 寰宇記七〇薊州治漁陽縣，「無終山一名翁同山，又名陰山，在縣北四里。」又水經注一四鮑邱水注引搜神記，「無終山高八十里，而上無水，（陽）雍伯置飲焉。」又引陽翁伯碑云，「居於縣北六十里翁同之山。後路徙於西山之下，陽公又遷居焉。」寰宇記之漁陽縣即漢之無終縣。是山在縣北，山中有不小之道路，故翁伯置飲以便行旅也。田疇蓋引曹軍由無終縣北上無終山即徐無山，道出盧龍塞。

盧龍塞、盧龍城 水經注一四濡水注云：①

「濡水又東南，五渡水（今老牛河）注之。……濡水又與高石水（今瀑河又名豹河）合。水東出安樂縣（今平泉西南）東山，西流歷三會城南，西入五渡川，下注濡水。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塞道自無終縣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陁，東至清陁（一作青陁，是）。盧龍之險，坂峻縈折，故有九紵之名矣。燕景昭元璽二年，遣將軍步渾治盧龍塞道，焚山刊石，令通方軌，刻石嶺上，以記事功，其銘尚存。……按盧龍東越青陁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故陳壽魏志，田疇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望柳城。……濡水又東南逕盧龍故城東，漢建安十二年魏武征蹋頓所築也。濡水又南，黃洛水注之。水北出盧龍山，南流入于濡。濡水又東南，洛水合焉，水出盧龍塞，西南流注濡水。濡水又屈而流，左得去潤水（去字衍文），又合敖水。二水並自盧龍，西注濡水。濡水又東南流逕令支縣故城（今遷安西）東。……」

按此段述濡水（即今灤河）與盧龍塞之關係甚詳悉。五渡水即今老牛河，高石水即今瀑河（豹河），一統志承德府卷山川目已為指證；令支縣故城在今遷安縣西，一統志永平府卷古蹟目亦已言之。楊圖皆從之，是也。按今灤河左受瀑河之後，由潘家口入塞，此見一統志遵化州卷山川目及永平府卷山川目灤河條

① 王念孫曰，濡字當作溲，今名灤河，仍是一音，濡則溲之形訛。是也。

引舊志。則自灤河入塞處之潘家口以東之一段山脈，皆爲盧龍塞也。酈注且指明黃洛水所出爲盧龍山，魏書地形志上，平州北平郡所領昌新縣「有盧龍山。」蓋卽同一山。按一統志承德府卷山川目，烏龍山「在府東南二百五十里，古盧龍山也，盧龍塞當在其地。水經注，盧龍之險，峻坂縈折，故有九紵之名矣。」又永平府卷山川目，都山「在遷安縣東北一百五十里，一名烏都山，唐開元二十一年，郭英傑與契丹戰於烏都山（按兩唐書通鑑皆無烏字）卽此。山高三十里，周倍之，傑出塞外，爲盧龍之鎮山，雪積其巔，經夏不消。其水中分，東歸渝，西入灤。」紀要一七遷安縣有都山條，略同；惟「東北」作「北」，又「烏都」作「馬都」，蓋形譌。今檢視民國地圖集·熱河察哈爾地形、人文圖，都山在 E 118°45' · N 40°30'，海拔 2050 公尺（ONC-F-9 作 5640 呎），爲此區最高山，就方位里距及皆有盧龍山之名言之，承德府東南二百五十里之烏龍山，亦卽此都山也。上引濡水注，黃洛水北出盧龍山，南流入濡。此水卽今鐵門關河，詳下文。按一統志永平府卷山川目，鐵門關河「在遷安縣西北一百六十里，源出口外，自鐵門關入口，西流出喜峯口關，轉西至潘家口入灤河。」則其源頭正在今都山地區，此尤都山卽酈注盧龍山之強證。山在灤河入潘家口長城塞之東百里以上，宜此一段山脈皆有盧龍塞之名也。

盧龍塞之泛稱 按劉敞公是集二二鐵漿館詩云，「稍出盧龍塞，回看萬壑青。」（轉引自傅樂煥文，詳第二節。）敞之旅程實出古北口，是宋人亦視古北口爲盧龍塞也。又通鑑一七八開皇十八年紀，「漢王諒軍出臨渝關。」胡注，「臨渝關在柳城西南四百八十里，所謂盧龍之險也。」又一八二大業九年紀，李密爲楊玄感謀曰：「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胡注亦稱爲盧龍之險。是又以臨渝關爲盧龍塞也。是蓋幽州以東迄於海濱之長城塞，皆泛稱爲盧龍塞也。恐非古義。

又按上引濡水注，濡水入盧龍塞，又逕曹操所築盧龍故城東。又南，歷受黃洛水、洛水、潤水、敖水四水，皆北出盧龍，或曰山，或曰塞。檢一統志永平府卷山川目灤河條引舊志，灤河「至喜峯口外，有柳河、寬河（卽瀑河）、鐵門關水俱流入之，東南至潘家口入團亭，下與澈水合，又至中峯山與恆河合，又

過唐山與長河合，又南流逕遷安縣西三里。」則瀑河以南四水正與酈注高石水以下四水一一相當。而鐵門關水即酈注之黃洛水，在今潘家口長城之北，激水等三水則在潘家口長城之南，然則曹操所築盧龍故城，當在今潘家口長城之外鐵門關水口之北、瀑河口之南、灤河西岸，約E118°15'·N40°30'地區。(ONC-F-9。民國地圖集·熱河察哈爾人文圖略合。)又潤水即今恆水，至今中峯山入灤河，山在遷安西北一百里(見一統志永平府卷山川目)，則盧龍塞南麓在遷安北一百里以上。大抵今長城乃沿盧龍古塞南麓一線而築，古塞實在今長城之北也。

唐、宋盧龍廢戍與隋開皇長城 通典一七八薊州，「東北到北平郡(平州)石城縣界廢盧龍戍二百里。」寰宇記七〇薊州目，同；惟加一句云，「戍據隋開皇長城置。」檢視今圖，實指灤河入塞地區而言，所謂廢盧龍戍者，殆即曹操所置盧龍城故戍也，所謂開皇長城實亦因漢、魏長城之故蹟耳。又通典同卷平州目云，盧龍塞在盧龍縣西北二百里，寰宇記平州目同，可能即指廢盧龍戍而言，然實不只二百里；亦可能即指戍東一段長城而言，未必專指戍城而言也。

白狼山、白狼縣 前引三國志田疇傳與魏武紀，白狼山去柳城二百餘里，而烏丸傳，凡城與白狼山相近。考水經注一四大遼水注云：

「白狼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北流，西北屈逕廣成縣故城南，……又西北，石城川水注之。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北屈逕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其水又東北入廣成縣，東注白狼水。白狼水北逕白狼縣故城東。……白狼水又東，方城川水注之。」

則白狼縣、白狼山皆在白狼水上源地帶。張穆蒙古游牧記卷二喀喇沁部左翼旗條，推論白狼水即今大凌河，極正確。則此縣與山皆在今大凌河上源也。至於其較詳確地望，楊圖以今大凌河最南最長之源流，即發源於凌南(中共地圖改名為建昌，E119°50'·N40°50')南境之生機河為石城川水，以忒布克河(發源於凌南之西、凌源之南，約E119°10'·N40°50')為白狼水主源；而置白狼縣於今凌源縣(舊建昌)南忒布克河源，②置白狼山於喀喇沁左旗之東。松井等以

爲生機河爲白狼水主源，忒布克河乃石城川水。其說白狼山位置與楊圖相同，而白狼縣在今大城子之東。（滿洲歷史地理第二編漢代之滿洲白狼縣條、石城縣條。）今詳審酈注本文，其主源顯爲今生機河無疑，松井說爲正。白狼縣、白狼山者，張穆游牧記同條又云，旗東「三十里有白鹿山，蒙古名布祐圖，古白狼山也。」楊圖與松井皆據此以定白狼山地望也。然酈注本文，白狼山在石城川水之東，似應在白狼水主源（今生機河）之西。一統志承德府卷祠廟目，「白鹿山祠在建昌縣（今凌源）境，北魏建，魏書地形志，建德郡石城縣有白鹿山祠，祀白鹿山。今在喀喇沁左翼旗東境。」是古今兩地不同。又同卷山川目，布祐圖山即白鹿山，亦兩地並記。一在喀喇沁左旗東三十里，而魏書地形志之白鹿山在石城縣。元一統志云白狼山在建州（今凌源）南二十五里，清一統志作者於此引酈注以爲在石城。今審酈注本文，亦疑在凌源縣南者爲是。左翼旗東三十里者，乃明、清之名也。然則凡城亦在今凌源南境，或當在山之東境。白狼縣，酈注明言在白狼水與石城川水合流後之西，下游始與方城川水合，松井以爲在今大城子之東，雖已近之，然仍疑過北，實即今之喀喇沁左翼旗駐地，惟在大凌河西岸耳^③。地在E119°40'·N41°，當大凌河上源諸水匯流處，宜爲此一地區之政治中心，古今不易也。其東北去朝陽正約二百華里，而西去凡城、白狼山則甚近。

凡城及其在交通上之地位 前引三國志魏武紀、田疇傳及烏丸傳，曹操行軍登白狼山覬敵境，蹋頓逆戰於凡城。凡城當與白狼山相近，或在其東境，是亦在今凌源（舊建昌）南境。此外凡城之名又屢見：晉書地理志上平州目，慕容熙以荊州刺史鎮凡城，高雲以并州刺史鎮白狼。又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引十六國春秋：

「慕容皝遣子恪擊敗趙兵，乘勝追之，築戍凡城而還。又（石）虎使鎮遠將軍石成入寇凡城，不克。又趙撫軍將軍李農率衆三萬，攻燕凡城。」

是凡城當燕（即龍城）趙交通軍事要道。又通鑑一〇六晉太元十年紀云：

② 此蓋本之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

③ 今旗駐地，各圖多在河東，中共地圖集 37 遼寧省圖，北徙至大城子。

「燕王垂……遣慕容農出蠡螭塞，歷凡城，趣龍城。」

按此時垂實在趙地，此亦見趙地東北出塞經凡城至龍城也。此地當軍道，又見魏書九七馮跋傳及通鑑一二二宋元嘉十年紀。魏書四上世祖紀作瓦城，形譌。前引濡水注云：

「盧龍東越青陁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

按前引三國志紀傳，曹操行軍先至平岡，再至白狼山與凡城，而酈注此文似先至凡城，次平岡，次黃龍，與三國志不合。松井等疑酈注之平岡、凡城兩地名互相顛倒，（滿洲歷史地理第一卷第二篇漢代之滿洲，頁一五五。）其言似可信。然青陁，王先謙合校指為今盧龍縣北之青山口，楊圖所繪之位置相同。檢視今圖，地望極相當，應不大謬。紀要引舊志在龍城西南四百餘里，地望亦與今青山口相當，則此說久矣。說詳後文。自今青山口東北至凌源（舊建昌）南境正約二百許里，自此（凌源南境，凡城故地）東北至朝陽亦約二百數十里至三百里之譜；自此西北至平岡故城（即今黑城，詳下文）則不到二百里。然則酈注此文實非顛倒，謂青陁東北至凡城二百許里，下文分述兩路：自凡城西北（方向小誤，不足深論）至平岡百八十里；自凡城更東北至黃龍三百里，惟「三」形譌為「五」；若「五」字不誤，則自青陁經凡城計之耳。此出青陁之盧龍道與曹操所行之盧龍道本自不同，酈氏當北朝之末，青陁道蓋為盧龍塞之主道，兼有石刻可證，故詳言之。此道遠較曹操軍道為徑捷，殆為東晉十六國至北朝時代薊城（今北平）、無終（今薊縣）東北通黃龍、柳城之主道，故屢見十六國春秋，而酈注所記亦特詳也。

平岡 紀要一八大寧衛，平岡城在營州西南五百里。此說實無他證。松井等以為即今之平泉，（滿洲歷史地理頁一五三。）亦無強證。按前引三國志魏武紀、田疇傳皆見由無終出盧龍塞，先至平岡，後至白狼山、凡城。魏武紀云，「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歷平岡，……東指柳城。」按白狼、凡城東北至柳城二百餘里，在烏丸蹋頓境，道必通行，則此五百餘里實指盧龍塞外經平岡至白狼山、凡城而言。前引濡水注，凡城至平岡一

百八十里，則塞外至平岡即曹氏盧龍城至平岡當約三百里之譜。是平岡當在今平泉縣東北地方無疑。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老哈河兩上源黑里河（北源）與五十家子河（南源）合流處之西北岸，發現黑城故城址，位居平泉縣與大寧故城址之間，參閱民國地圖集·熱河察哈爾人文圖，在八里罕甸子之南，黃土梁子之北，約E118°45'·N41°20'，東北至大寧故城址約四十五公里。據馮永謙等寧城縣黑城古城址調查（考古1982年2期），此處有三古城址。外羅城南臨黑里河，東牆外一華里即為老哈河，其城東西1800公尺，南北800公尺，為秦漢時代所建築。黑城較小，在外羅城內之中北部，為遼及元、明建築。羅城北牆外，有花城，甚小，南牆為外羅城北牆所壓，建築時間較早。外羅城內發現漢代遺物極多，有「千秋萬歲」瓦當，明刀、半兩、五銖、大布黃千（疑「黃」當作「一」）、貨泉、小泉直一等錢幣，「漁陽太守章」、「白狼之丞」等封泥，「部曲將印」、「假司馬印」等銅印，（文字皆極明顯），及王莽始建國錢範作坊遺址。此地河谷寬廣，為南通塞內，北達草原之天然通道，而城制規模既大，遺物亦豐，作者認為不是一般縣城，當為重要郡城遺址，故疑為右北平郡治之平剛城遺址。（並參看遼寧寧城縣黑城古城王莽錢範作坊遺址的發現，文物1977年第12期。）此項推測，極有可能。其地東經凌源縣（建昌）至喀喇沁左旗，正約二百華里之譜，西南經平泉至瀑河口南之灤河入塞處，約三百華里之譜，其和與三國志所謂五百餘里正相當也。

統上所考，曹操行軍，由無終（今薊縣）東北出盧龍塞（今潘家口西北，灤河入塞處），又東北經平岡（今黑城遺址，E118°45'·N41°20'），又東至白狼山、凡城（今大凌河上游喀喇沁左翼旗之西，凌源南境），又東北沿白狼河谷至柳城。「塞外道久荒廢，塹山堙谷五百里」者，指盧龍塞口至白狼而言，白狼至柳城二百里，在蹋頓統轄近地，自仍暢通；至於無終東北至盧龍塞之距離，通典一七八薊州「東北至北平郡（平州）石城縣界廢盧龍戍二百里。」寰宇記七〇，同，且云「戍據隋開皇長城置。」蓋即曹操所築盧龍城舊址，或相近，則無終至盧龍塞口亦二百里。此三項數字之和恰九百餘里。故曹操表疇之功云，「塗由山中九百餘里」也。今觀地圖，此道誠較由薊縣東經山海關地區

至朝陽略爲近捷。^④故前引田疇建策，云「路近而便。」裴注引先賢行狀載太祖命，亦曰「開塞導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也。至於「越白檀之險」者，按漢書地理志，漁陽郡領有白檀縣，補注：「一統志，故城今承德州西，古北口東北百四十里。……一統志稿云，金志興州興化縣有白檀鎮，泰和三年升爲宜興縣，北漢白檀縣也。」檢今本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無此文，惟關隘目白檀鎮條引金志云在灤平縣境。楊氏水經注圖據濡水注繪於灤平縣北灤河之濱，是也。漢世塞外縣城甚少，所轄皆廣數百里。今潘家口東北至漢平剛縣城，西北至漢白檀縣城，里距略相當，其口外之地不屬平岡管轄，即屬白檀管轄，而其地與白檀城同在濡水河谷中，其屬白檀縣管轄之可能性較大。曹軍由今潘家口地區出塞，蓋近塞地險屬白檀管轄，故云「越白檀之險」，亦云「經白檀」，非必經白檀縣治也。而紀要——昌平州密雲縣白檀廢縣條云「在縣南，漢置，以縣有白檀山而名。建安中，曹操歷白檀，即白檀故城也。」又云白檀山在縣南二十里，亦引曹操行軍事。不知此廢縣及山皆在塞內，縣爲後代所置。山亦後代之名也。曹操行軍自無終，由濡水入塞處北出，並築盧龍城於其地，何得直西行三百里至今古北口塞內之今密雲縣境？其卷一八平剛城條又述曹操行軍事云：「水經注，自無終東出盧龍塞，又東至凡城，東北趣平剛，此爲正道。今自徐無轉而西北，故經白檀，乃歷平剛，所謂行兵無人之地也。自徐無至平剛，路迂而險。自平剛至柳城，則近而便矣。」按若取道今密雲縣，勢必出古北口，其道極迂遠。信口開河，隨意作解，此固才人之通病也。

唯酈注又云，盧龍塞道「自無終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陁，東至清陁（清一作青）。盧龍之險，峻坂縈折，故有九紘之名矣。燕景昭元璽二年（晉永和九年，353）遣將軍步渾治盧龍塞道，焚山刊石，令通方軌，刻石嶺上，以記事功，其銘尚存。」又曰「盧龍東越青陁至凡城二百許里」云云。青陁即今之青山口關，在遷安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西接大喜峯口六十

④ 通典一七八，平州西至薊州三百里，東至營州七百里，共一千里。寰宇記，同。

里，喜峯口又在潘家口之東若干里，是青陁雖與潘家口外曹氏所築盧龍城同稱爲盧龍塞道，而實非一道，蓋卽前燕慕容儁遣步渾所開者。蓋由青陁東北直趨盧龍山（今都山 E 118° 50' · N 40° 30'）地區，「至凡城二百許里」，「向黃龍則五百里」也；視曹氏舊道迂經平岡者，尤爲逕捷矣。按儁以晉永和六年春三路入塞伐趙，使慕容霸「自東道出徒河（今錦州西北），慕容于自西道出螻蛄塞（今地待考），儁自中道出盧龍塞」，而遣慕輿渥先爲「鑿山除道」；既克薊城（今北平），徙都之，乃復使步渾大治盧龍塞道，蓋以便新舊兩都之交通耳。此次工程蓋甚大，至北魏末期仍取此道，故酈注能詳，而與曹氏軍道牽合言之，不知已非曹氏舊道矣。

按酈注此段已引詳上文。其青陁、清陁，前後不同，趙本皆作青陁，王氏合校云當作青，楊疏亦云清陁皆當正作青陁。按通鑑九六晉咸康四年紀胡注及紀要一八大寧衛凡城條引此文亦皆作青陁，是也。王氏合校與楊疏皆以青陁卽今青山口。考紀要一八大寧衛「索草汗陁」條，引舊志，青陁在龍城西南四百餘里。亦正與今青山口地望略相當。檢紀要一一遵化縣洪山口關係，「潘家口在縣東北四十里，嘉靖三十八年，朶顏導把都兒入犯，度灤河，由潘家口而西，大掠薊州。其東曰團亭寨。又東卽喜峯口也。」喜峯口關係引志曰：「自喜峯口至永平府遷安縣之青山口凡七口。」同書一七遷安縣青山口關係云：「縣西北九十里，^⑤……西接遵化縣境之大喜峯口，相距六十里。」則青山口在潘家口灤河入塞處之東六十里以上，據紀要所記，明代爲塞內外交通要道。酈注之青陁殆誠卽今青山口，則非復曹操行軍之故道矣。按元璽爲前燕慕容儁年號，二年爲晉永和九年（353），豈慕容儁另闢之新道耶？考魏書九五徒何慕容廆傳，儁既襲位，「聞石氏亂，乃礪甲嚴兵，將爲進取之計，鑿山除道，入自盧龍，尅薊城（今北平）而都之。」又晉書一一〇慕容儁載記，儁率三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攻取薊城（今北平）都之。卽與魏書所記爲一事。按

⑤ 一統志永平府卷關隘目，「青山口關在遷安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西至喜峯口六十里，其南爲青山營。」按喜峯口在縣西北一百七十里，則似作一百二十里爲正。九十里或爲青山營歟？

前涼慕容儁引兵伐趙事，通鑑書在卷九八，晉元和六年（350）春，云「二月燕王儁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今錦州西北），慕容于自西道出蠡螭塞，（松井等指爲今古北口，乃以意言之。）儁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
 「命慕輿涅槎山通道。」儁軍至無終（今薊縣），霸軍取樂安（今河北樂亭縣）與儁會師於臨洵（今三河縣東）。三月乙巳拔薊（今北平）。此前一年，通鑑云燕國君臣議伐趙，儁曰：「鄴中雖亂，鄧恆據安樂（胡注云當作樂安，是也），兵強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將若之何？」故次年起兵，「儁自中道出盧龍塞，……命慕輿涅槎山通道。」此即魏書所謂「鑿山除道」也。蓋此爲臨時工程。及敗趙，徙都薊（今北平），爲圖新都薊城與舊都龍城（今朝陽）間交通之便捷，故又使步渾大治盧龍道耳，時已在用兵後之三年矣。今觀地圖，青山口東微北不遠即是都山，都山即濡水注所記黃洛水發源之盧龍山也，此已見前說。癸步渾所開青陁道即東經都山之南北，至大凌河上源古白狼山、凡城地區矣。白狼山、凡城已詳前考。此道較曹操循濡水河谷北出至平剛故道大爲逕捷矣。此道由盧龍青陁東北至凡城不過二百許里，又東北至柳城，故東晉十六國時代，凡城當趙、燕交通軍事之要道也。

（二）遼代松亭關通中京大定府道 附明清喜峯口道

北宋時代，遼之中京大定府，在今熱河省平泉縣東北一百八十里、老哈河北岸之大寧故城，又名大明城（E119°5'·N41°30'）。大定府西南至幽州有東西兩道，西道取古北口，東道取松亭關。兩道之分歧點在鐵漿館，即今平泉縣近處，或西南一二十里處。

遼大定府在今老哈河北岸之大寧故城。老哈河即遼、金時代之土河，即吐護真河。此兩點分別見於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大寧舊城條與山川目老河條。近人考證都無異說，且謂即唐吐護真水。皆是也。大寧故城在寧城⑥與凌源兩縣之

⑥ 此指民國地圖集；中共地圖移治大寧城東之天義鎮。

間，又名大明城、大名城，音之轉耳。據民國地圖集·熱河察哈爾人文圖，約在 E119°5'·N41°30' 地點。一統志承德府古蹟目云，今其城蒙古稱察罕蘇巴爾城，周二十里許。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頁七七有較詳測量數據。

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篇戎狄舊地目中京大定府條云：「南至幽州九百里。一路由松亭關；一路由古北口。」劉敞鐵漿館詩（公是集二二，轉引自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國學季刊五卷四號）云：

「稍出盧龍塞，（按此指古北口。）回看萬壑青，曠原開磧口，別道入松亭。」

本注：

「此館以南屬奚，山溪深險；以北屬契丹，稍平衍，漸近磧矣。別一道自松亭關入幽州，其徑易，虜常秘，不欲漢使知。」

前考古北口路通中京道，已論定鐵漿館約在今平泉縣附近或西南一二十里。劉敞使契丹係取古北口路至鐵漿館，觀此詩，當時遼中京西南通幽州之古北口與松亭關兩道，實以此館爲分途也。

松亭關道者，武經總要云由幽州燕京「正東微北至松亭關四百五十里」，由關「北趨澤州路至中京四百五十里。」故關在燕京至中京途程之正中間。今考此關約在今遵化縣東北一百二十里之松亭山，在今灤河入塞處潘家口外，柳河口（E118°10'·N40°40'）之南，灤河西南，去河五十里處，（約 E118°10'·N40°30' 地區。）與曹操伐烏丸時所築盧龍故城略相近。顧氏紀要以爲在今喜峯口東北一百二十里，蓋誤以明初徙置之關址爲宋、遼故關也。

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篇燕京州軍目云：

「幽州……改燕京……正東微北至松亭關四百五十里。」

下文（幽州）關口目述入番之路十數，松亭爲其一，云：

「松亭關……幽州東北四百八十里，北趨澤州路，至中京四百五十里。」

則由燕京向東微北行至松亭關四百五十里，或四百八十里；又北經澤州至中京四百五十里，共約九百里或稍多，而關當兩京途程之正中間。按（幽州）關口目又云松亭關，「關東北五十里至灤河。」又元史六四河渠志一灤河目，亦云「由松亭北，經遷安東，平州西。」是亦謂松亭在灤河之南也。復考通鑑二六九後梁貞明三年紀胡注引金虜節要云，「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檢遼史四〇地理志四景州條，「遼化縣本唐平州買馬監。」是即在今遼化縣，地當通塞北草原要道，故唐置買馬監於此也。是宋遼時代之松亭關在今遼化縣東北、灤河西南之長城塞地區無疑，其地去河五十里。西通燕京，取道遼化也。檢視地圖，幽州燕京向東微北至灤河入塞地帶，亦必經薊州（今縣）、遼化無疑。檢通典一七八、寰宇記七〇，薊州西至幽州二百十里，則松亭關必在薊州東北二百四五十里地帶；又檢紀要一一，薊州在京師順天府東二百里，又東一百二十里至遼化縣。一統志遼化州卷，州西至京師三百二十里。則宋松亭關當在今遼化縣東北一百二三十里之譜。金史二四地理志上，灤州有松亭關，州即今灤縣。按上考地望接灤州西北境，是此條亦無不合。

復考宋史三一九劉敞傳云：

「奉使契丹，……契丹導之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按此實過誇不實，傅樂煥已言之，見所著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國學季刊第五卷四號。）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此本之東都事略七六劉敞傳）

按當時柳河有二：其一，劉敞所到之柳河，即古北口道中墨斗嶺東二十里之柳河，即今伊遜河下游也，有柳河館，已詳古北口通奚王牙帳道。其二，即此傳所云自松亭趨柳河者，在松亭關之北。檢一統志承德府卷山川目，柳河「源出馬蘭關外霧靈山下，東流至板谷嶺，逕府南境，又東至柳河口入灤河。」今觀民國地圖集·熱河察哈爾地形、人文兩圖，有柳河、柳河口，柳河口在下板城之南，約 E118°10'·N40°40' 地區（參 ONC-F-9），則松亭關又在此處之南也。

綜上所考，宋代松亭關在今遼化縣東北一百二三十里，柳河口之南、灤河西南

岸，去河五十里處，即在此區最高山峯五指山之東，約 E118° 10'·N40° 30' 地區。此與曹操所築盧龍城極相近矣。復檢一統志遵化州卷山川目，有松亭山，「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上多古松。」蓋即宋代松亭關所在，今山尚存遺名耳。

顧氏紀要以爲宋、遼松亭關在喜峯口東北一百二十里，一統志從之。此蓋明初徙置之關，詳下文論明、清道。

今稍詳此道之行程：即由幽州東行二百一十里至薊州治所漁陽縣（今薊縣），又東北六十里至石門峽（金迄今石門鎮），又五六十里至唐買馬監，後改升遵化縣（今縣），又東北一百二十里至松亭關（今有松亭山）。

通典一七八薊州，西至范陽郡（幽州）二百十里。寰宇記七〇薊州目同。

石門峽 紀要一一薊州石門鎮，「州東六十里，山峽嶄絕壁立，其中洞開，俗呼爲石門口。……宋宣和五年，遼蕭幹敗宋兵於石門鎮，遂陷薊州，寇略燕城，爲郭藥師所敗，幹走死。今爲石門鎮驛。宣德三年，征兀良哈，自石門驛出喜峯口，是也。志云石門峽在遵化縣西五十里，蓋境相接。」一統志遵化州卷關隘目石門鎮條，即云在州西五十里。知宋、明皆爲出塞大道所經。惟紀要一一，遵化縣在薊州東一百二十里，紀程小異耳。又金史二四地理志上，薊州遵化縣有石門鎮，則最遲金代已置鎮。按水經注一四鮑邱水注，灤水「出右北平俊靡縣……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四年，漁陽張純反，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紘。中平五年，詔中郎將孟益，率公孫瓚討純，戰于石門，大破之。」孟益戰石門是否爲此石門，雖有問題，然此石門之名已久及其形勢可知也。

遵化東北至松亭關，詳前考松亭關條。遵化者，遼史四〇地理志四，南京景州，「本薊州遵化縣，重熙（元年即宋明道元年）中置。」「遵化縣，本唐平州買馬監，爲縣來屬。」而紀要一一薊州遵化縣條，「唐於此置馬監及鐵冶，後唐始置遵化縣。」未知所據。唐於此置買馬監，蓋即因當塞道之口耳。

出松亭關北趨柳河（今柳河口？）二百餘里至澤州（今平泉稍南處），相近或稍北有鐵漿館（今平泉近處），與古北口東北通中京之路相會合。

古北、松亭兩關通中京之路會合於鐵漿館，已詳前引劉敞鐵漿館詩。

澤州 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篇幽州四面關口之松亭關條云：

「幽州東北四百八十里，北趨澤州路至中京四百五十里。」

是澤州在松亭關北，關北至中京，中經澤州也。同書同卷中京四面諸州目云：

「澤州，松亭關北，遼澤之地。東至利州百里，北至中京百里，西至北安州二百里，南至平州二百五十里，西至松亭關二百里。」

按此條記里程頗誤，如北至中京，南至平州，皆斷不只此里數，然方向大體不誤，惟「西至松亭關」之「西」字當爲「南」之誤，或「西」下脫「南」字無疑，不待詳說。是其地總在今平泉地區之大範圍內。

檢遼史三九地理志三，中京屬州澤州、廣濟軍條云：

「開泰中置澤州，有松亭關、神山、九宮嶺、石子嶺、藥河、撒河。屬中京。統縣二，神山縣，神山在西南。」

按松井等滿州遼之疆域（滿洲歷史地理第二卷）引熱河志六十，「考神山在今平泉州治，當時縣治又在神山東北，近倚州治，是遼澤縣（當作州）城當在今平泉州治北喀喇沁札薩克公旗界，自是以南至邊城外皆爲神山縣地。」又引同書六六，「拜蔡山，漢名神山，在平泉州屬喀喇沁右翼南一百五十里。遼史地理志，中京澤州有神山。元一統志，神山在惠州西南十三里。按元惠州即遼澤州，在今平泉州南境，與此方位相合，當即古神山也。」據此，則遼之澤州治所準確地望雖不可知，要在今平泉縣附近無疑。考金史地理志上，大定府神山縣即遼澤州治所之神山縣，章宗承安二年嘗置惠州。檢紀要一八大寧衛惠州城條，「大寧衛西南二百里。志云本（略）遼置澤州……宋宣和四年，金取遼中京，遂下澤州是也。金承安中改置惠州，泰和四年罷；元復置惠州。」又檢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會州故城在平泉州南二十里，本遼澤州地，元改置惠州，後訛爲會州。」下文述會州故城之高大及民戶繁盛狀況。按大寧衛故城

在平泉東北一百八十里，惠州後稱爲會州，在衛西南二百里，正在平泉南二十里也。

柳河 前考松亭關引宋史三一九劉敞傳，白松亭趣柳河甚徑易，不數日可至中京。是柳河在松亭關北道上。又引一統志承德府卷山川目，「柳河源出馬蘭關外霧靈山下，東流至板谷嶺，逕府南境，又東至柳河口，入灤河。」今檢民國地圖集·熱河察哈爾地形、人文兩圖，皆有此河及河口之名，柳河口正當在前考松亭關之北，是其地也。而一統志同卷目豹河條，「豹河在平泉州東北，亦名瀑河，亦名柳河，……西南流，……逕古會州城之東，……又南逕寬城之東，亦名寬河，又西南流……入灤河，古高石水也。」是豹河亦有柳河之名。蓋明初廢松亭故道，而東取喜峯口道，循豹河河谷北行，遂移松亭關之名於喜峯口北一百二十里；松亭北出本有柳河，豹河乃亦有柳河之名歟？

鐵漿館當山溪深險漸盡處，由此東北行過石子嶺七八十里出山至富谷館（今平泉東北約六七十里處），疑在今黑城或稍南，即西漢平岡故城或稍西也。又八十里至通天館，又二三十里至遼中京大定府。

路振乘軺錄云：⑦

「二十二日，自鐵漿館東北行，至富谷（音浴）館八十里，山勢平遠。二十三日，自富谷館東北行，至通天館八十里，山口路平。二十四日，（以上據粵雅堂叢書本續談助卷三。）自通天館東北行至契丹國三十里，山遠路平。（以上據皇朝事寶類苑卷七七契丹條。）」

又王曾上契丹事云：

「鐵漿館過石子嶺，自此漸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按通考二四六契丹傳實引王曾文，館名里數同，而較詳。）

又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篇燕京州軍目云：

「又九十里至鐵漿館，自北塹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又八十里至通天館，又

⑦ 錄自田村實造遼宋交通資料注稿，東方史論叢第一冊。

二十里至中京。」

按此三條所記，自鐵漿館至中京之館名全同，惟全程有一百九十里與一百七十里之異，不足深論。檢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國學季刊第五卷四期）未附宋臣使遼所經館驛名稱表：宋綬上契丹事，富谷館、通天館亦同；惟陳襄語錄通天館作長興館，薛映記缺此一館名耳。

富谷館 蒙古游牧記二，喀喇沁部中旗條引王曾此文，續云：「熱河志，案鐵漿館在平泉州境內，富谷館在平泉州東北境內。元一統志載大寧路古蹟曰，富谷有站。宋范鎮行富谷道中詩云，路回山陟轉，沙漫水平流。蘇頌富谷館書事詩有云，沙底暗冰頻碗馬，嶺頭危徑罕逢人。……曾肇亦有富峪山頭一騎歸之句。今無考。穆按富谷即富峪，明初於此置衛。……富峪衛在新城衛（按在大寧舊衛西南六十里）西南。」檢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富峪故城在平泉州北，明初築，置衛，永樂初廢，明史地理志，富峪城距行都司一百二十里。」行都司即遼之中京，則據里數言之，當在今平泉東北約六七十里之譜，今黑城故城西南不遠處，黑城即前考之西漢右北平郡治所平岡故城也。惟前引考古資料，今黑城遺址，外羅城爲漢代建築，其內小城爲遼代及明代建築。余頗疑即遼之富谷館，明之富峪城，惟其東北通大寧城之里距前後有變異耳。

至於明、清志書謂松亭故關在喜峯口北或東北一百二十里，地與寬河相近者，實非遼代松亭關舊址。按明初以喜峯口爲通北塞主道。出喜峯口關東北一百二十里，於瀑河東岸築寬城（今地），由此循河東北行，一百二十里築會州城（今平泉縣南二十里）。又一百二十里築富峪城（平泉東北蓋約百里）。又六十里築大寧新城，又六十里至大寧故城，即遼之中京大定府。全程四百八十里。蓋明初有意經營東北塞外，故沿途大築城防，而貪松亭關之古名，因此亦移其關名於此道之寬城地區，實則非宋、遼時代之故關也。唯明人所築之會州城，即遼之澤州，富峪城亦即遼道之富谷館，則遼、明兩代之出塞道口雖不相同，但澤、會以北之路線實相同也。

一統志永平府卷關隘目喜峯口巡司條云：

「喜峯口巡司在遷安縣西北一百七十里，西南去遵化州七十里。……關口有來遠樓，可容萬人，明時駐兵戍守，爲薊邊重地。……其北一百二十里有松亭關。東北去舊大寧衛三百六十里，遼、金時故關也。」

是明言明、清時代之松亭關卽宋、遼時代之故關址。方輿紀要有三條材料詳記松亭關及其通大寧之行程，亦云關在喜峯口北或且云東北一百二十里。茲備錄之。

其一，紀要——薊州遵化縣松亭關條云：

「松亭關在喜峯口北百二十里。遼人自燕京之中京，每至松亭趣柳河。……明洪武二十年，大帥馮勝出松亭關討納哈出。建文初，大寧帥劉貞等引兵出松亭關，駐沙河，攻遵化，燕王馳援，貞等退保松亭。既而燕王謀取大寧，諸將曰，大寧必道松亭關，關門險塞，守備方嚴，恐難猝拔，乃從別徑趣大寧，還收松亭，是也。大寧廢後，松亭亦棄不守。」

其二，同縣喜峯口關條云：

「喜峯口關，縣東北七十里，三衛屬夷入貢通衢也。關城周三里，關口有來遠樓，可容萬人。道里記，由喜峯口東北六十里曰椴木峪關，又六十里曰松亭關。自松亭關，至大寧廢衛，凡三百六十里，爲控禦之要。宣德三年，車駕由喜峯口大敗三衛之衆於寬河。嘉靖十年，三衛連兵入犯喜峯口，自此益增兵戍守，爲薊邊重地。」

其三，卷一八大寧衛會州城條云：

「衛（卽遼中京）西南二百四十里，明初置。又二百四十里卽遵化縣之喜峯口也。志云，喜峯口，北六十里爲椴木谷砦，又六十里至富民城，松亭關在焉。其相近者曰寬河。自是而東北曰松山，曰會州，各六十里。由會州而東（當作東北），曰東莊，曰富峪驛，又東北至新城（卽大寧縣城），大寧，亦各六十里，共四百八十里。洪武二十年，馮勝北征納哈出，出松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是也。建文初，燕王取大寧，還至會州，簡閱將士。宣德二年，兀良哈犯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時上親歷諸關砦，駐

蹕薊州之石門驛，聞之曰，今出喜峯口，路隘且遠，當出其不意擒之。遂北至寬河，進戰，兀良哈大敗，……遂進次冷嶺，又北至會州，乃班師。是也。」

按此三條記明代初年，由薊州石門驛，東北趨喜峯口，出關東北六十里至椴木谷關，又六十里至富民城，有松亭關，相近有寬城。又東北經松山、會州、東莊、富峪驛、新城至大寧故城，相距各六十里，自喜峯至大寧共凡四百八十里，而寬城、會州間又經冷嶺。洪武二十年，馮勝出松亭關築寬河、會州、富峪、大寧四城，相距各一百二十里。而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謂所築大寧城爲新城。若此說不誤，則距富峪城僅六十里，又六十里始至大寧故城也。今檢地圖，此道即出喜峯口東北循瀑河河谷而行者，喜峯口外東北有寬城，濱瀑河，其東北有冷嶺，知今遵化縣東北渡灤河出喜峯口經寬河、冷嶺至平泉之汽車道，即此明初之大道也。

綜觀紀要與一統志所記，松亭故關在喜峯口東北一百二十里，與寬河城相近，且明確指認即宋代松亭關所在。近代學人多承其說，如日本田村實造遼宋交通與遼國內經濟發展，即爲一例。今檢地圖，汽車道出喜峯口東北行過南天門至寬河（約 E118°27'·N40°35'），在灤河之東頗遠，顯與武經總要云關東北至灤河五十里之說，不但不符合，而且與灤河之相對位置完全相反。今按前考宋代松亭關已引紀要與一統志，遵化在順天府（即唐、宋幽州）東三百二十里。遵化東北至喜峯口之里程，一統志遵化州卷云一百二十里，而永平府卷關隘目喜峯口條作七十里。紀要——遵化縣亦云關在縣東北七十里。檢明代驛遞制度頁三五，遵化驛至灤陽驛五十里，又六十里至喜峯口，則一統志一百二十里之說爲正。（觀今圖亦必踰百里。）是則由順天府即宋、遼時代之幽州東北經薊州、遵化縣、喜峯口至兩書所言之松亭關，凡五百六十里。前引兩書又明云此松亭關東北去舊大寧衛三百六十里。此與前引武經總要，幽州正東微北四百五十里至松亭關，又四百五十里至中京（即明代大寧舊衛）者，絕不相應。兩書所說之松亭關西南去幽州，東北去遼中京之里程既與宋人記載相差太遠，而與灤河之相對位置，又適相反，吾人可斷言，兩書所說之松亭故關絕非宋代之松亭故

關。蓋明初移道，因亦移松亭關之名於新道，明、清志書不察，以爲真宋代之故關耳。

明之會州卽金、元之惠州、遼之澤州，已詳前考遼之澤州條。富峪城東北至大寧故城一百二十里，前引宋人行程錄，富峪館東北至中京（卽大寧故城）一百一十里，一說一百里，名稱旣同，里距亦相差不大，其爲一地或相近無疑。是則至少會州以北經富峪城至大寧故城之二百四十里行程，與宋、遼之松亭關道全同，而此亦西漢時代盧龍通平岡道也。

（三）遼代中京大定府北通上京臨潢府道

由中京大定府正北行，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官窰館（約今西橋頭地區）。又七十里至松山館（約今赤峯縣南三十里之遮蓋山地區）。遼置松山州、松山縣（今遮蓋山西北二十里），當商賈會衝，蓋與館相近，或在館北。又七十里至崇信館（今赤峯縣北）。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姚家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渡潢水石橋，卽今巴林橋（E118°30'·N43°17'）。橋旁有饒州，南臨潢水（今西喇木倫河），本唐置饒樂府以處奚，後爲契丹所據，置饒州，以處渤海降俘。又五十里至保和館，有保和縣，蓋相近。又渡黑河（今察罕木倫河），東北行七十里至宣化館，有宣化縣，蓋相近。又東北五十里至長泰館（約今查干烏蘇地區），有長泰縣，蓋在館北地區。館西二十里有祖州，州西約三里至祖山口，卽阿保機山陵也（約在 ONC-F-9 圖之 E119°10'·N43°55' 地區）。由館又東北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今波羅城，卽高麗城子（ONC 圖 E119°23'·N43°57'），其故址也。由上京南至中京全程六百九十里。

中京正北至上京之行程有數條重要材料，而皆本於大中祥符九年薛映所上之行程記。茲引述如下。通考三四六契丹傳錄三朝契丹傳云：（括弧中文字係據遼史與續通鑑長編校訂）

「自中京至（正之譌）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窰館（窰上脫官字），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姚家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於契丹置饒樂州也，渤海人居。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河，七十里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館（長下脫泰字），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舍，云即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保機廟，所服鞞尚在，長四、五尺許。又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契丹舊境，蓋其南皆奚地也。」

按三朝契丹傳即太祖、太宗、眞宗三朝國史契丹傳。三朝國史一百五十卷，修成於仁宗天聖九年（見續通鑑長編卷一〇九）。此爲宋代早期之史料。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己酉條錄薛映奉使所上行程，及遼史三七地理志一上京道目所錄大中祥符九年薛映記，皆與此相同。比勘觀之，遼史「中京正北八十里」下無「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官窰館，又七十里」十六字。續通鑑長編「廣寧館」下無「又五十里至姚家館」八字，又館西「二十里」作「十里」，「阿保機」作「按巴堅」。其餘各館名里距全同。尤可怪者，行程所至，偶旁述他事，亦相同，如潢水石橋帶述饒州，長泰館帶述祖州、祖廟，最後帶述契丹與奚之舊日境界，不但敘事同，文句亦絕相同，足證通考所載三朝契丹傳之行程即薛映所記之行程也。惟遼史與續通鑑長編分別有十六字與八字之脫文，通考所引館名亦偶有脫一字者，可互相正補。所以知兩書分別脫十六字、八字，非通考有衍文者，又可據武經總要前集知之。其書一六下北蕃地理戎狄舊地目中京條云：

「中京僞造號大定府。……北至上京六百九十里：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宮室（官窰之形譌）館，又七十里至松亭（山之譌）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桃砦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渡潢（潢之譌，又脫水字）石橋，傍有饒州，蓋唐朝常（當作嘗）於契丹至（置之譌）饒樂州。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又七十里渡黑水河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泰館，西二十里即祖州。又四十里至上京。」

觀此段文字，不但館名（字有形譌）及里距與上引薛映記絕同，帶述他事之文

字亦同，實亦採自薛映記無疑。惟前有總結「六百九十里」一句，恰即後文里程之總和，可知各館間之里數亦都正確無脫無譌。遼史及續通鑑長編所載，其總和皆不達此數。且總要同卷饒州條云「在潢水之北石橋旁」「南至中京五百里」。據前引中京條及通考所引薛映記，中京正北至潢水石橋四百八十里，饒州在橋北近處，正當爲五百里，而遼史所載，只三百七十里，續通鑑長編所載只四百三十里，皆不達五百之數，知其皆有脫文，非通考、總要有衍增。且觀今地圖，大寧故城北至西喇木倫河，（蒙古語，「西喇」黃也，「木倫」河也，即古潢水。）無論取何路線，均不只三百七十華里，更見遼史必有脫文無疑。關於此詳明行程之今日路線，馮承鈞譯牟里（Joseph Mullie）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有大致不誤之擬定。牟里定線之方法，先定上京臨潢府與潢水石橋之今地，作爲基本指標，然後推論其路線。茲亦依從其線索作進一步之論證。

上京臨潢府 一統志五三六巴林卷古蹟目臨潢舊城條云：

「按遼史，臨潢府其側臨潢縣。又曰臨潢縣，天贊初南攻燕、薊，以俘人戶散居潢水之北，縣臨潢水，故以名也。似臨潢必在西喇木倫河之濱。而又言涿流河自西北南流，遶京三面，東入於曲江，其北東流爲按出河。則臨潢又去西喇木倫河遠矣。金史臨潢府，臨潢縣，倚，有金粟河，未知……即遼史所云涿流河否也？但證以薛映所記道里，……渡潢水又二百三十里（按實二百一十里，此誤將長泰館西至祖州二十里計入）而至臨潢，中間所謂渡黑水河，即今喀喇木倫，今巴林之南者也。今巴林東北一百四十里，當烏爾圖綽農河會和戈圖綽農河之處，有波羅城址，周十二里，內有三塔，久廢，疑即古之臨潢。但史所云涿流河遶京三面，又疑古城當在和戈圖綽農之東岸，巴林與阿嚕科爾沁接界處耳。」（參看張穆蒙古游牧記三昭烏達盟巴林部目。）

按此段論說甚精，馮承鈞譯牟里（Joseph Mullie）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以久在巴林勘察所得，證實波羅城爲遼上京故址。其文頗繁，今約綜其說於次：遼史地志，上京臨潢府，涿流河自西北南流遶京三面，東入於曲江，有南北二城，南曰漢城，高二丈，不設敵樓，北曰皇城，高三丈，設敵樓（按此處稍

誤會原文意，但無礙全文之論證）。以此形勢論之，參以在祖州東北之相對位置，非今波羅城莫屬。今波羅城當巴顏河（一作布雅乃河，按今名白音戈洛河）與二赤木倫河（Uldzi-Muren，按即一統志之烏爾圖綽農河，ONC-F-9作Wu-erh-Chi-Mulin，民國地圖集作飲馬河）匯流處。有南北二城，北城高厚，有敵樓（馬面）痕跡，南城低薄，無敵樓痕跡。巴顏河自西向東流，穿過南城數處，流入二赤木倫河。巴林旗內古城址之廣大重要者莫過此城，而形勢規模與遼志所記相應，又在祖州之東四十里，當為遼上京遺址無疑；沙畹以今白塔子（今西喇木倫河上源經棚城南）當之，非也。按此問題經牟里考察論證後，已無異說。1962年勘測巴林左旗林東鎮之遼上京遺址，周圍約十四公里，即此波羅城也。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頁七八有扼要報導。復檢洲杰內蒙古昭盟遼太祖陵調查散記（考古 1966年5期），遼太祖陵在林東鎮西約三十公里，（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作二十三公里，蓋就山口言。）正與薛映所記方向里距相契合，波羅城即遼之上京必矣。檢ONC-F-9圖，約在E119°23'（民國地圖集約E119°15'）·N43°57'地點。

此城自一統志以下皆稱為波羅城，而民國地圖集標名有高麗城子。按蒙古游牧記三巴林部條引一統志說，臨潢府在今波羅城。又云：「方輿紀要（按卷一八附考）臨潢城東南有金新羅寨。正隆六年，契丹西北路將撒八反，為其下所殺，推移刺窩幹為主，擁衆東適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攻臨潢，圍其城。即此。」按此事見金史一三三移刺窩幹傳，正隆五年即宋紹興三十年。遼、金常遷東方民族於今熱河省境，故此有新羅寨之名歟？今圖作高麗城子，蓋即由新羅之名而來，一統志作波羅城，未知是否與新羅寨之名有關。今圖高麗城子當即波羅城，至少極相近，日本圖說中國の歴史（冊六、頁三九）以為高麗城子即遼上京臨潢府，是也。

潢水石橋 張穆蒙古游牧記三昭烏達盟巴林部目云，「熱河志，潢水石橋在今巴林旗界內，……今尚存。承德府志，土人呼為巴林橋，在赤峯北潢江兩岸。」是古人早經認此石橋即今巴林右翼旗南之巴林橋（E118°30'·N43°17'）。牟里考察更確定此一結論，其理由有二：一則潢河河床為沙質，流水不斷沖運黃沙，

河身甚寬，兩岸亦多沙洲，建橋於此種不堅固之地盤上殊為不易。惟有南北兩岸崖石相去不遠處，可利用為橋基，建橋較易。潢水上此種地貌只有兩處，其一為橋頭，另一即巴林橋址。橋頭在巴林橋西約一百五十華里以上（在經棚東南），就北去臨潢府之里距方向言，殊為不合；去黑水河一百五十里以上，亦太遠。而今巴林橋在黑水河南約五十華里，平時河床乾涸，南岸有兩岩石相接，相去兩三丈，北岸又有一岩石，只以橋聯接此三岩石，即完成建橋工作，故施工甚易。此天然之特殊條件，他處所未有也。按牟里擬定遼代潢水石橋即在此處，極是。檢日本栗棘庵藏宋輿地圖拓本（青山定雄唐宋時代交通與地志地圖之研究附圖版8），地望正合。其地東北至林東鎮之波羅城正約二百華里之譜，此亦為一項有力之理據。

松山館 遼史地理志三，中京所統州云：

「松江州（江為山之譌）、勝安軍，……開泰中（元年當宋祥符五年，1012）置。統和八年（宋淳化元年，990）省，復置。……統縣一，松江縣（江為山之譌），本漢文成縣地，邊松漠，商賈會衝。開泰二年（宋祥符六年）置縣。有松山川。」

而金史地理志上，大定府領松山縣，「遼松山州勝安軍松山縣。」中華校點本遼志校記參百官志四及本紀開泰二年二月條，改從金志，是也。松井等已言之（滿州歷史地理第二卷頁六七）。松井引熱河志九七，「松山故城在赤峯縣境。元一統志謂松州東南至大寧路。……今縣境地名小烏珠穆沁，有廢城址，高四五尺，周四里，正當平泉州境大寧故城之西北，與元一統志東南至大寧二百二十里之方位相合，當為故松山城。又元一統志載，遮蓋山在松州東南二十里，山在今翁牛特旗（按今圖，右旗即赤峯縣）南境。今小烏珠穆沁廢城南十餘里即遮蓋山，有金皇統三年靈峯院千佛洞碑。其銘云，縣之東南，有山孤嵐，名曰遮蓋，雲影氤氳。……所稱縣之東南者，殆即松山縣也。」牟里雖否定小烏珠穆沁故城之說，而指為盪甲山半拉劍川流域中之兔兒都（Txolatho）西城子村附近之舊城址。然亦就遮蓋山金碑為說，實不相遠也。檢一統志承德府卷山川目，遮蓋山在赤峯縣屬翁牛特右翼南三十餘里，有洞，土人稱為大碾子洞

(有詳記)，有金皇統三年劉子初撰遮蓋山靈峯院千佛洞碑，亦引元一統志，山在松州東南二十里，有古寺石洞石佛。按翁牛特右旗即在赤峯縣側近。則松山州縣即在今赤峯縣 (E 118° 57' · N 42° 17') 南不過一二十里處，東南至大寧城二百二十里。而據薛映記，中京北至松山館一百九十里，疑此館即在遮蓋山附近。所謂松山或即金、元迄今之遮蓋山歟？

中京北至石橋之路線 關於此段行程之路線，牟里云：

「其所經之路程，大致首途於今日之大明（即大寧故城），經西橋、樓子店、糖房營子而抵赤峯縣。此道山岳甚多，不容另覓他道。此外有一道循老河行，經二十家子、高糧桿子店、沒里河、大拉明安，而抵赤峯，然又與正北之記載不合，薛映必未經行此途。」

按檢民國地圖集，大寧故城北至巴林石橋，南段行程誠有此兩線，皆可謂之「正北」，不能以「正北」二字為取捨。惟松山館既在今赤峯縣之南，已如上考，知薛映行程當取西線，即西橋 (E119° 5' · N41° 50') 線也。

松山館北至石橋之行程，牟里以為必由赤峯經大木頭溝，再經四道溝梁，烏丹城，而抵石橋。自赤峯至烏丹城一百八十里，自烏丹至石橋一百二十里，都三百里。按此里數正與薛記之松山館北至石橋里數相當。烏丹城遺址今存，係元代所築，有碑可證，見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今圖，赤峯北至烏丹城（翁牛特左旗，E119° · N42° 56'）^⑧之唯一汽車道，中經大木頭溝，四大道，即牟里所擬之道也，相信亦為薛映所行者。

饒州地望 饒州在潢水石橋旁，但在今西喇木倫河之南或北，牟里不能論定。按照薛記行文，在河北之可能性較大。復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上京四面諸州目，「饒州，唐建饒樂府都督，以處奚人部落，契丹建為饒州，在潢水之北，石橋旁，以渤海人居之。」是果在潢水之北也。

石橋以北之行程與祖山 薛映記云，石橋又北五十里至保和館，又渡黑水河七十里至宣化館。黑水河，牟里云即今察罕木倫河。按一統志五三六巴林卷山川目已具此意見。是也。是保和館當在今察罕木倫河之南，宣化館在河之北。按

⑧ 經緯度據 ONC-F-9，參他圖；民國地圖集失之太西。

遼史地理志一，上京臨潢府所領有保和、宣化兩縣，皆在京南，蓋分別與此兩館相近，或即其地。檢視民國地圖集·熱河察哈爾人文圖，保和館當在察罕木倫河之南近處，而宣化館則在河北，去河較遠，此道即今圖之大板上東北通巴林左翼旗、林東鎮之汽車道，宣化館或在今查干烏蘇地區歟？

薛記，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泰館，又四十里至上京。而長泰館西二十里許即祖州、祖山。按遼史地理志，上京所領有長泰館，在京西北，則當在長泰館之北也。

按祖州、祖山，牟里已作一番頗詳之考古調查。考古 1966年5期有內蒙古昭盟遼太祖陵調查散記云，陵墓在林東鎮西約三十公里之深山中，（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頁七八云在鎮西二十三公里。）陵東約一公里半有祖州遺址。觀其繪圖，祖州在林東鎮之正西，則薛記此一段道路果如今之汽車道，由西南向東北行也。祖州、祖山，惜調查記未標經緯度。但云從另一山峯登上海拔1300米以上之高處，俯瞰祖山山谷內外情勢。檢 ONC-F-9 圖，林東鎮正西微南航距約二十公里處有高峯，海拔4321呎，恰恰1300餘公尺，其地在 E119°8'·N43°54'，遼之祖山，蓋在其稍北之一山谷歟？

（四）唐代薊州東北出盧龍古塞通奚及契丹衙帳道

唐代薊州漁陽郡（今薊縣）北當盧龍塞路，東通平州出臨渝關路，故在交通軍事上居於衝要地位。開元十九年九月於州北二百里盧龍古塞置靜塞軍，蓋古北口之障塞軍移防於此，改名建置者。其後復移置郡城內，管兵萬一千人至萬六千人。又有雄武軍，在廣漢川，蓋在州北境。

唐六典五兵部郎中條，幽州節度使所統有靜塞軍與威武軍。檢通典一七二州郡序目，范陽節度所統有此兩軍，云：

「靜塞軍，漁陽郡城內，管兵萬一千人，馬五百匹。」（A）

又唐會要七八節度使目云：

「漁陽軍在幽州北盧龍古塞，開元十九年九月十七日改爲靜塞軍。」（B）

「威武軍，大足元年置，在檀州。開元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改爲威武軍。」

(C)

又新唐書地理志三云：

薊州漁陽郡，「南二百里有靜塞軍，本障塞軍，開元十九年更名。」(D)

檀州密雲郡，「有威武軍，萬歲通天元年置，本漁陽，開元十九年更名。」

(E)

按此五條所書頗爲參差，靜塞軍原名既有異，駐地又各殊，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二云未知孰是。檢寰宇記七一，檀州「東北至長安障塞軍一百一十里。」又引開元十道要略云，「以斯地爲燕之邊陲，管障塞軍五千。」長安顯爲長城之譌，地在古北口，詳古北口通奚王牙帳道。是更增加混亂，難以董理。然若稍加詳細研析，亦有可討論處。

其一，(D)條新志「南二百里」之「南」必爲「北」之誤。何者？按(B)條靜塞軍在「幽州北盧龍古塞」，顯然在檀薊北境之長城塞上，塞稱盧龍，更當在薊州之北境（疑幽爲薊之誤）。檢寰宇記，薊州「北至廢長城塞二百三十五里」，「東北至平州石城縣界廢盧龍戍二百里，戍據隋開皇長城置。」是此軍固當在薊州北二百里也。且通典薊州漁陽郡云，「南至三會海口一百八十里」（寰宇記，南作東，顯誤），是州南二百里已是海濱，當時形勢，薊南海濱，絕不當置軍且以靜塞爲名。

其二，(B)條云漁陽軍更名靜塞軍，(D)條云障塞軍更名靜塞軍，時間皆爲開元十九年，則漁陽、障塞當有一誤。檢唐六典五兵部郎中條與通典一七二九節度條，皆已無漁陽、障塞之名，是開元末至天寶間，此二軍已改名無疑。按(C)條改名前後皆名威武軍，必有一誤。與(E)條合而觀之，(C)條之首「威武軍」蓋誤，蓋卽「漁陽軍」也。又會要之(B)(C)兩條，靜塞軍與威武軍之受名皆在開元十九年九月，可能亦同日，(C)條句首「威武軍」旣爲「漁陽軍」之誤，則(B)條句首「漁陽軍」亦誤，或卽「障塞軍」歟？至於(A)條，通典云靜塞軍在漁陽郡城內，蓋開元末至天寶間事，已由城北二百里之盧龍古塞移入城內也。按賈循任靜塞軍營田使，蓋在此時，見新一九

二忠義本傳。其兵數，舊唐書地志作萬六千人，通鑑二一五天寶元年紀胡注從之。是蓋時間不同，兵員有異歟？

雄武軍見新唐書兵志。新地志，薊州「有雄武軍，故廣漢川也。」然方位不詳。按通鑑二一五天寶六年，「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王）忠嗣助役。」又二四六會昌元年，張仲武爲雄武軍使。胡注皆引新志此條說之，蓋是。觀此兩事，軍當在薊州之北境。復考李德裕論幽州事宜狀（全唐文七〇二），幽州雄武軍使張仲武行向幽州，至昌平縣，去幽州九十里，却令歸鎮。此亦軍當在薊州北境之證，否則回幽州不須至昌平縣也。

新唐書地理志云，薊州「東北九十里有洪水守捉，又東北三十里有鹽城守捉，又東北渡灤河，有古盧龍鎮，又有斗陘鎮。自古盧龍北經九荆嶺，受米城，張洪隘，度石嶺，至奚王帳六百里。又東北行，傍吐護眞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帳，又北百里至室韋帳。」此蓋本之賈耽皇華四達記。

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幽州四面州軍目藥州條云：「按賈耽所說，自薊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至鹽城把守，又至渡灤河至盧龍鎮。」按明修本，「把守」作「守他」，皆「守捉」之誤。又「至」作「西北」。又狹義盧龍塞在薊州東北、平州西北，此「西北」並「東」之誤。然可知新志此段，蓋本之賈記。

參稽前文所考前後時代諸道行程，此道之行程亦可略知：志云薊州東北「至奚王帳六百里」者，卽由薊州東北行，經石門峽（今石門鎮）九十里至洪水守捉，又東北三十里至鹽城守捉（今遵化縣），置買馬監，蓋卽因地當東北塞道也。又東北渡灤河，至古盧龍鎮，北經九荆嶺（約今青山口 E 118° 35' · N 40° 25' 地區），卽酈注所記前燕加工開鑿之青陘道，九荆嶺卽盧龍九淨之異寫耳。又北蓋與明代喜峯口塞外通大寧道相側近，北經石嶺，卽遼道之石子嶺（今平泉東北不遠處），又東北約一百五十里之譜至奚王帳，卽遼之中京大定府也（今大寧故城 E119° 5' · N41° 30'）。

按參稽前考諸史證，新志此條記錄諸地名之可知者，條列如次：

其一，「至奚王帳」自即古北口道所見之吐護真河奚王衙帳。遼人攘奪爲中京、大定府，地在今大寧故城無疑。古北口道，詳另文。

其二，石嶺，熱河志六八，以爲即遼道之石子嶺，是也。在今大寧故城西南約一百五十里上下，今平泉東北不遠地區。

其三，鹽城守捉，紀要一一，薊州遼化縣，在州東百二十里。「鹽城在縣北，唐守捉城也。」即指此守捉。按遼化縣既爲遼之松亭道及明之喜峯口道所必經，遼史地理志四景州條又云「遼化縣本唐平州買馬監。」則必當北通塞外大道，故於此置買馬監也。其地西南至薊州百二十里，則即唐之鹽城必矣。

其四，洪水守捉，地望雖不可確考。然薊州、遼化道中有石門鎮。此石門之名，水經注已見，其卷一四鮑邱水注云，「灑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下述公孫瓚大破張純於石門事。雖或有以柳城石門事誤著於此之嫌（看王氏合校），然稱爲石門口，應爲一通道路口。一統志遼化州卷關隘目，石門鎮在州西南五十里。下引酈注此文。又檢紀要一一薊州，有石門鎮在州東六十里，亦引酈注。又云「宋宣和五年，遼蕭幹敗宋兵於石門鎮，遂陷薊州。今爲石門鎮驛。」則自古爲軍事交通之衝，而居薊州與遼化之間，唐道必亦經此地區。度之里距，洪水守捉蓋在其東。檢鮑邱水注，「灑水又東南逕石門峽」下接云：「灑水又東南流，謂之北黃水，又屈而爲南黃水，又西南逕無終山。」所謂洪水者，得非黃水之異寫歟？

其五，此條古盧龍鎮之所指最爲關鍵問題。按志云：「東北渡灤河，有古盧龍鎮」，「北經九荆嶺。」此古鎮必在灤河之東，非曹操所築之盧龍城無疑。在灤河之東，是當在明道之喜峯口以南或晉及北朝道之青陁今青山口西南。而云「經九荆嶺」者，前引濡水注，此處盧龍有「九紵」之名。就嚴格古音標準言之，「荆」「紵」雖不相通，但不太嚴格論之，亦可通，（周法高先生說。）且地既相近，又皆冠「九」字，應視爲一地無疑。（此點參考周法高、丁邦新兩位先生意見。）然則唐志此道殆即酈注所記前燕步渾所鑿之盧龍道即青陁道歟？前燕所鑿爲酈注所記之盧龍道，「盧龍東越青陁，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

城東北出趨平岡故城可百八十里。」按前考平岡故城在今黑城，即在今平泉東北通大寧故城之道中，是青陁道自可通奚王牙帳；惟自平岡故城又東北行百里耳；但道頗迂，即自青陁經凡城至唐之奚王帳可五百里。按薊州至鹽城守捉一百二十里；前考遼化東北至喜峯口一百二十里，青山口在喜峯之東又六十里，唐之鹽城即今遼化，則東北至青山口至少當有一百五十里。即青陁西南至薊州至少二百七十里。唐志云薊州至奚王帳全程六百里，則唐道之盧龍、青陁至奚王帳不能超過三百五十里，故知唐道必不東北迂經凡城故城，而當直北趨奚王帳。此與前考之明代喜峯口通大寧道略相當。蓋青山口與喜峯口東西距僅六十里，其塞外之北出道宜略相近，或竟爲一道。檢紀要一七永平府卷遼安縣，「青山口關，縣西北九十里（一統志作一百二十里，是也，已詳第一節論東晉北朝盧龍道）。……西接遼化縣境之大喜峯口，凡七關口，相距六十里。……郡志，大青山關……迤西有橫山，其北即遼化縣接境之董家口也。」一統志永平府卷關隘目鐵門關條，「其東曰董家口堡，接青山口。」是青山口與董家口極相近。又紀要一一薊州遼化縣喜峯口關係條，「李家口，喜峯口東第三口也。……董家口在李家口東，其北十里曰桃樹峪，又北六十五里，地名聶門，又北三十里曰龍鬚門，又北七十里即廢會州也。」是董家口爲喜峯口東之第四口，亦見其與大青山口極相近。董家口北出有道至會州故城，即青山口必能北通會州故城，與喜峯口北出之大道相會合。且紀要一七遼安縣青山口關又云，「萬曆初，朶顏長昂犯喜峯口，戚繼光勒兵去青山敗却之。」又見同書一一喜峯口關係引志作「出青山口。」則喜峯、青山兩口之外，不遠處已道相接矣。

唐志盧龍道既承北朝取前燕所開之盧龍、青陁道，故此條云古盧龍鎮在灤水之東，而通典亦稱曹魏於河西所置盧龍城爲廢戍矣。唯此曹氏盧龍古戍道仍可通行，並未盡廢，故北宋路振、曾公亮皆謂松亭關道爲唐代范陽節度控扼奚虜要害之一，古堡石壘基堞尙存也。

通典一七八薊州漁陽郡，「東北到北平郡石城縣界廢盧龍戍二百里。」寰宇記七〇同，且云「戍據隋開皇長城置。」此當指曹魏故鎮而言，已詳前考曹氏用

兵取盧龍道條。然路振於大中祥符元年所上乘輅錄云，虜入幽州之路有四，「其險絕悉類虎北口，皆古控扼奚虜要害之地也。」松亭關路爲其一。（宋朝事實類苑卷七七契丹條引。）又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燕京關口目云：「幽州……唐范陽節度使之地，古北口、松亭關、野狐門〔關〕等路並立保〔堡〕障，至今石壘基堞尙存。」知宋、遼時代之松亭關路，唐亦通行，爲防禦奚人之一道。據前文考證，松亭路實與曹魏盧龍城道相近也。

志云自奚王帳（今大寧故城）「又東北行傍吐護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帳」者，此奚、契丹衙帳即遼之饒州，在潢水石橋（今巴林橋 E118°30'·N43°17'）之北，南臨潢水，即今西喇木倫河也。其地自北朝以來爲奚人根據地，置衙帳處。唐初爲置饒樂都督府以羈縻之，潢水一名饒樂水也。契丹根據地本在營州之北四百數十里潢水中下游之南境，唐初亦於其建衙處置松漠都督府以羈縻之。其後契丹漸強，溯潢水西侵奚境，奪其衙帳，而自遷衙帳於奚衙故地，事當在天寶以前。唐復因之於饒樂府故地特置松漠府以羈縻之。奚人被逼，乃南遷五百里至吐護真水（今老哈河）上游，別建新衙，即今大寧故城也。故志云自薊州東北取盧龍道至奚王帳六百里者，乃其後期之衙帳；又東北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帳者，乃奚王早期之衙帳，契丹攘奪其地，亦曾建衙，故志云「奚、契丹衙帳」也。

遼史三九地理志三·中京大定府，「（聖宗）統和二十四年（宋景德三年），五帳院進故奚王牙帳地，二十五年城之，……號曰中京，府曰大定。……有土河。」是遼之中京大定府即奚王牙帳之故地也。檢新唐書二一九北狄奚傳云，其國多依土護真水。同書三九地理志檀州燕樂縣，「北口，長城口也，又北八百里有吐護真水，奚王衙帳也。」土護真水即土河，是與遼志所說奚王衙帳地望相合。近代考證，公認土河、吐護真水即今老哈河，遼之中京大定府在今平泉縣東北一百八十里老哈河北岸之大寧故城，又名大明城，已詳前考。且前引三朝契丹傳採錄薛映記云，中京正北二百六十里至崇信館，又二百二十里度潢

水石橋，又二百一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契丹舊境，其南皆奚地也。」（續通鑑長編八八與遼史地理志一所引薛映記相同，惟各有脫文耳。）是則不但奚王衙帳在吐護眞水上游，且其故地亦僅限於衙帳以北二百六十里崇信館以南地區，其北皆契丹故地也。其實不然。即就本節所引新唐志薊州條所云，「自古盧龍至奚王帳六百里。」又東北「傍吐護眞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帳。」顯然有兩處奚王衙帳，南北相去五百里。前一奚王帳即遼志之中京大定府，其北五百里之奚王帳必在潢水近處，即在今西喇木倫河之南北。復考魏書一〇〇庫莫奚傳，「登國三年，太祖親自出討，至弱洛水南，大破之。」又通典二〇〇北狄庫莫奚傳云：「初爲慕容晃所破，……竄匿松漠之間，其地在今柳城郡之北，……後稍強盛……理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一名如洛環水，蓋饒樂之訛也。……隋代號曰奚。……奚部落並在今柳城郡東〔西〕北二千餘里。」又舊一九九下北狄奚國傳，「東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靺鞨，自營州西北饒樂水以至其國。……貞觀二十二年，酋長可度者率其所部內屬，乃置饒樂都督府，以可度者爲（略）饒樂都督。」按白鳥庫吉云，弱洛水、饒樂水、如洛環水皆指今西喇木倫河而言（史學雜誌第二十一篇第七號，東胡民族考）。則北朝至唐初，奚人根據地本在今西喇木倫河流域，立衙於水北，在朝陽西北甚遠處，是正在今西喇木倫河上游、遼之上京臨潢府地區。前引薛映記，「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於契丹置饒樂州。」在臨潢府南二百一十里。據上文所考，饒樂州乃奚人故地，唐爲置饒樂都督府，即奚王衙帳所在，非契丹故地也。蓋契丹人攘奪其地甚早（天寶以前，詳下文）。故已忘其爲奚人故地，反以爲自己故地耳。復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篇上京統州目，「饒州，唐建饒樂府都督，以處奚人部落，契丹建爲饒州，在潢水之北石橋傍，以渤海人居之，……南至中京五百里。」此更明白言之，即薛映所記遼中京北至上京道中之饒州在潢水石橋旁潢水北岸者，本爲奚人衙帳，唐爲置饒樂都督府以羈縻之，後始爲契丹所奪，更名饒州耳。其地南至遼中京五百里，里距正與唐志所記奚王帳北至奚、契丹衙帳之里數全同，其爲一地自無可疑。

綜上考論，北朝至唐代前期（至少唐初），奚王衙帳本在潢水石橋之北，南臨潢水，唐爲置饒樂都督府；契丹根據地本在營州之北四百數十里處（詳臨渝關東北通柳城契丹遼東道篇），在奚之東。其後契丹漸強，沿潢水西侵奚境，奪其衙帳饒樂府地；奚人避契丹之逼，南遷至吐護真水上游，另建新衙，即今大寧故城。至唐代末期復爲契丹所奪。至宋初，契丹於此建爲中京。故奚王實有前後兩衙帳。唐志所記極爲正確，非有衍譌也。奚人早期衙帳在潢水石橋之北近處，橋即今巴林橋（E118°30'·N43°17'），詳前考，則故衙之地可知矣。

然志云「奚、契丹衙帳」者，按奚據饒樂水（即潢水）上游之廣大平原，而建牙於石橋近處，蓋必其地有優勝者，如前文所云，潢水河床廣濶多沙，甚少能建橋處，此處地形特殊，易於建橋，爲南北交通之樞紐，固宜爲部族建牙佳處。頗疑契丹始奪奚人衙帳饒樂府，利其地理環境佳勝，即自遷衙於此，故唐志云然。余此項推論，非純出臆測，亦有相當佐證。檢遼史地理志一饒州條云，「本唐饒樂府地，貞觀中置松漠府。」按唐貞觀中，於營州北潢水南契丹部落置松漠都督府，於潢水上游石橋地段奚部落置饒樂都督府，分別羈縻兩蕃。其後兩蕃衙帳遷徙，府號亦隨而遷移，如奚王衙帳南遷五百里至吐護真水，仍名饒樂都督府。此條云「本唐饒樂府地，貞觀中置松漠府」，時間雖誤，然舊饒樂府後曾置松漠府，則殊可信。是契丹逼奪奚王衙帳地，即自遷衙於此也。至於上京臨潢府乃阿保機所經營，已是唐末五代時事。蓋由潢水石橋北遷二百里建爲上京耳。且遼史地理志上京稱臨潢府治臨潢縣，云「縣臨潢水，故以爲名。」按上京臨潢縣去潢水二百一十里，何得云「縣臨潢水」？致後代學人不得其解，如滿州歷史地理第二卷頁八二，臨潢府注四。以今思之，阿保機以前之契丹衙帳既即奚人衙帳，在石橋旁，南臨潢水，其置縣宜有臨潢之名；阿保機徙帳於潢水之北二百里，建置上都，乃因仍舊名爲臨潢，此地名遷徙之一例耳。

至於契丹遷衙至潢水石橋奚王衙帳舊地之時間，亦可討論：按舊二〇〇上安祿山傳，天寶十一載，祿山率軍五六萬討契丹。「去平盧千餘里，至吐護真河，……又倍程三百里，至契丹牙帳。」屬久雨，弓箭漲濕，大爲契丹所敗，走投

平盧城。新傳略同，惟作「晝夜兼行三百里，至天門嶺。」通鑑書於十載云，「過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真水，遇雨，祿山引兵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契丹牙帳。」兵敗「得入師州（胡注，師州治營州之陽師鎮）……至平盧。」是此次用兵，過平盧（即營州）至土護真水，又行三百里至契丹牙帳。按吐護真水在營州西北；是此次行軍，由營州西北行過吐護真水，又三百里始至契丹牙帳，正約在今巴林橋地區，則契丹移帳於此是天寶以前事。松井等契丹勃興史（滿鮮地理歷史研究第一）據此條謂契丹牙帳已遷移，是也；然謂遷在今老哈河與西喇木倫河交匯處，則非矣。復考通鑑二〇六則天神功元年三月，王孝傑擊契丹，敗歿。「萬榮之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所獲器仗資財，使妹夫乙菟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突厥默啜……發兵取契丹新城，……圍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萬榮軍中聞之，惱懼，「奚人叛萬榮」，與唐軍前後合擊，萬榮兵潰走死。胡注，「新城即前契丹所築，在柳城西北者。」按契丹舊衙本在柳城正東北五百里，約今庫倫旗（即小庫倫 E121°45'·N42°45'），別詳下渝關通柳城契丹遼東道篇。此新城在柳城西北四百里，其地正在安祿山傳所云契丹衙帳之同一方位，則契丹遷衙或初步遷衙意圖，當在武后之世。潢水石橋在柳城西北雖不只四百里，蓋四百之數只是粗估。其地本侵佔奚人故地，奚人乘萬榮之危而叛與唐軍合勢，固有由矣。

奚部後期衙帳既在遼之中京大定府，前期衙帳又在遼中京北通上京臨潢府途中之饒州，且一度為契丹部族之衙帳，則新唐志所記由後期奚王帳東北傍吐護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帳者，其行程當與前考遼代中上兩京間通道之中京至饒州段略相當，唯唐志云，「東北行，傍吐護真河五百里」，似其行程之南段與前錄薛映記所述，由中京正北行之行程稍異，而由今大寧故城東北循老哈河谷而下，至黑水鎮（約 E119°25'·N42°5'）、熱水地區，折西北行至赤峯地區，始直北渡潢水石橋（今巴林橋 E118°30'·N43°17'）至遼之饒州。其地南臨潢水，為奚王早期衙帳，後為契丹攘奪，亦置衙帳於此。至阿保機始北徙二百一十里置上京臨潢府，而臨潢之名仍本之建衙

於奚王故帳時代也。

按此節全由上文考證之成果推衍而來。今觀地圖，大寧北至赤峯可東西兩路線。薛映記由中京正北經松山館，松山在今赤峯南，大寧故城之北微西，故必取西線經西橋頭，如牟里所指；而唐志云「東北行，傍吐護真河」，則似取東線經黑水鎮，故當不同。

志云「又北百里至室韋帳」者，「百」上蓋脫一數字，或「百」爲「千」之譌。唐世室韋諸部之最西者曰烏素固部，當俱輪泊（今呼倫池，約 E117°30'·N49°）之西南，南至潢水至少一千里也。

據通典二〇〇、舊唐書一九九下、新唐書二一九室韋傳，室韋部族甚衆，大抵在營州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二百里。舊傳云，「今室韋最西與迴紇接界者烏素固部落，當俱輪泊之西南。」新傳略同。按俱輪泊即今呼倫池，此無可疑者，則其衙帳南至潢水至少數百里或千里以上，故此文必有脫譌。

綜 結

中國東北有燕山山脈自西徂東，盡於海濱，分隔南北爲截然不同之兩種地貌，而賴連山中斷之谷陁爲南北交通之道口。陁道之顯名史冊者，有居庸、古北、盧龍、渝關（今山海關）四道，而在中古前期，盧龍之名尤著，與飛狐、句注（雁門）並稱爲北方之首險，「天下之阻，所以分內外也。」然盧龍道歷代名稱與道口不盡相同，本文已詳爲考論，茲綜合述之。

其一，盧龍之名，始見於曹操伐滅烏丸頓事。此漢、魏古道，由今灤河之西出塞，曹操所置盧龍鎮在今遵化縣東北灤河入長城處之潘家口外，灤河口之南、鐵門關水口之北之灤河西岸（約 E118°15'·N40°30'）。曹氏行軍，由無終（今薊縣）東北至盧龍塞城約二百餘里；出塞經西漢白檀縣東境之險坂，及右北平郡治所平岡縣（今黑城遺址，約 E118°45'·N41°20'）；又東微南至白狼河（今大凌河）上游白狼縣（今喀喇沁左旗駐地之河水西岸，約 E119°40'·N41°）之西白狼山（今凌源縣、舊建昌

縣南約二三十里處)，去塞城凡約五百里，與蹋頓戰於凡城（蓋山東境），大破之。又東北循白狼河谷至柳城（今朝陽）二百餘里。故史稱九百里也。顧氏紀要以爲取道今密雲縣，是出古北口。才人之言，徒騁臆說，不知酈注已明指曹氏盧龍城之準確地望也。

其二，晉及北朝，東北用兵屢見盧龍道事。最著者晉永和六年前燕慕容儼伐趙，東西中三道並出，「儼自中道出盧龍塞。」松井等以喜峯口釋之。大致言之，似甚是；而實未深考。按酈注云，儼用兵後之三年，復遣步渾加工開鑿盧龍塞道，令通方軌。其道「東出渡濡水（即灤河）……至青陁」，云「盧龍之險，峻坂縈折，有九紘之名」，並舉石刻爲證。青陁蓋今青山口（約 E 118° 35' · N 40° 25'）。所謂「盧龍東越青陁至凡城（今凌源舊建昌縣東南境）二百許里」、「向黃龍（今朝陽）則五百里」者，蓋由今青龍河上游達大凌河上游，又東北至朝陽，即燕之故都。其時儼徙都薊城（今北平），此項工程，蓋所以加強新舊兩都之交通運輸耳。青山口在喜峯口東六十里，非一地也，更非復曹氏行軍之故道矣。

其三，宋、遼時代曰松亭關路。顧氏紀要與一統志謂宋、遼松亭故關在今喜峯口東北一百二十里，與寬河相近。按此蓋明初徙置之故關，非宋、遼時代之故關也。宋人所記之關址，位於柳河口（E 118° 10' · N 40° 40'）之南，灤河西南，去河五十里，約在灤河入今長城處之潘家口外，遼化縣東北一百二十里松亭山地區（五指山之東）。自關西南經遼化、薊州至燕京四百五十里。自關東北趨柳河（約今柳河口）二百餘里至澤州（今平泉南近處）；相近有鐵漿館（約今平泉縣），與古北口東北通中京之館道相會合。由此東北過石子嶺八十里至富谷館，又一百一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府在吐護真河（今老哈河）北岸（約 E 119° · N 41° 30'），西南至松亭關亦四百五十里。按此松亭關與曹操所築盧龍城極相近，富谷館亦與漢平岡故城極相近，故此道約即漢、魏之盧龍道也。

其四，據薛映記，遼中京正北行歷兩館一百九十里至松山館（約今赤峯南三十里之遮蓋山地區）。又北歷四館二百九十里渡潢水石橋，即今巴林橋（E 118° 30' · N 43° 17'）。橋北置饒州，南臨潢水（今西喇木倫河）。又東北歷三館二百一十里至上京臨潢府，即今波羅城，又名高麗城（O N C 圖，E 119° 23' · N 43° 57'）。此遼代中

京、上京之通道，共凡六百九十里。其行程之今地，牟里 (Joseph Mullie) 曾親蒞考察，已能具體言之，本文多所取據。

其五，明代初年，有意經營塞外大寧故地，以喜峯口爲出塞主道口。關口置來遠樓，可容萬人，以徠塞外少數民族之商貢。口外沿瀑河而北，以次築寬城（今地），會州城（今平泉稍南），富峪城（今平泉東北不到百里約黑城地區），相去各一百二十里。又東北一百二十里至大寧故城，中間築大寧新城，以強軍道。故城即遼之中京大定府，而會州即遼之澤州，富峪城即遼之富谷館。則遼明兩代出塞道口雖異，但北段路線實同。明代東移出塞道口於喜峯口，蓋貪松亭之古名，乃並徙關於喜峯口北一百二十里之寬城近處耳；紀要與一統志以爲此即宋、遼時代之故關，誤矣。

其六，前引唐志所記之盧龍道，其盧龍故鎮既在灤河之東，又北經九荆嶺，疑即酈注所記前燕增修盧龍、青陁道中之九綽之險，是唐道即兩晉迄北朝末期酈注時代之盧龍道也。唐承北朝，去酈注時代尤近，即承其道，固不足異。惟唐志所記，非由青陁、九綽東北通營州柳城之故道，而爲由九綽直北通吐護眞河（今老哈河）上游奚王帳之行程耳。奚王帳即遼之中京大定府、明之大寧故城，「度石嶺」蓋即遼道之石子嶺，則唐道北段，與遼、明兩代之行程實相同，與漢、魏古盧龍道北段亦相同也。且據路振、曾公亮所記，宋、遼時代之松亭關亦爲唐代防禦奚虜要害之一，是在唐代，漢、魏古盧龍道仍與晉及北朝之盧龍九綽道並存也。

綜上以觀，自漢迄明、清時代，薊州東北出塞之大道要不離灤河入塞處之東西地帶，東西擺移，約有一百華里之幅度。灤河於燕山山脈之北，左受瀑河，匯流入塞。此一地區，灤河之西，近有五指山，海拔 1324 公尺；遠有五龍山，海拔 2050 公尺，爲灤潮兩河之分水嶺。灤河之東有都山，即酈注之盧龍山，海拔 2050 公尺。灤河夾在兩大高山之間，形成南北交通之有利地形，故歷代出塞大道皆於此一地帶東西擺移也。

至於唐志云奚王帳又北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帳者，當稍作解釋。按自北朝至唐初，奚部族據有潢水（又名饒樂水，今西喇木倫河）上游之南北地區，契丹部族據有潢水中下游以南地區。契丹建衙於營州柳城（今朝陽）東北四百九十里處，約在今綏東故治小庫倫，即庫倫旗（E 121° 45' · N 42° 45'）。奚人建衙於潢水石橋，即今巴林

橋 (E 118° 30' · N 43° 17') 之北近處，南臨潢水，即饒樂水。此為契丹與奚之早期衙帳也。唐初，就兩族衙帳，分別置松漠都督府與饒樂都督府，册其王為都督以羈縻之，稱為兩蕃。其後契丹漸強，西侵奚部，奪其建衙地而自居之，事當在天寶以前。奚避契丹之逼，南遷五百里，傍吐護真水（又名土河，今老哈河）別建新衙，即唐志所記薊州東北出盧龍六百里所至者。蓋至唐末，復為契丹所奪，後又建為中京大定府，即今大寧故城 (E 119° · N 41° 30')，而唐志所謂「奚、契丹衙帳」者，乃潢水石橋之奚王故帳，契丹取之，亦曾建衙，故唐志並書之，非有衍文也。至遼太祖阿保機，復北遷二百一十里，建衙於今林東之波羅城 (ONC圖 E 119° 23' · N 43° 57')，是為上京臨潢府。臨潢之名蓋仍本之石橋故衙耳。前人多疑怪臨潢之名，不得其解，不知阿保機之前固曾建衙於潢水之濱也。

遼既建新衙於波羅城，以石橋故衙本名饒樂府，故改置饒州。前引薛映記，饒州地當遼代中上兩京館道交通之衝，南至中京四百八十里，故唐志所記奚王新舊兩帳間之五百里路線雖不可確知，然里數既相近，可推知其與薛記行程當無大異。惟薛記云由中京正北行，而唐志云「東北行傍吐護真河」為異耳。蓋其路線之南段有異，至今赤峯以北，必無大異。至於唐志云「又北一百里至室韋帳」者，室韋最西部族衙帳在俱輪泊（今呼倫池）西南，則此文「百」上必脫一數字，或「百」為「千」之譌誤歟？

參看圖二十二

民國七十一年 (1982) 十二月二十七月初稿，三十一日增訂，七十二年三月十日正補，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十四卷。七十四年九月七日復訂，並釐正編次。十二月二十二日初校，七十五年二月四日二校。

篇伍貳 幽州東北塞諸道四

— 渝關通柳城契丹遼東道 —

- (一) 幽州東至臨渝關（今山海關）道
- (二) 渝關、柳城道及渝關柳城之形勢與軍戍
- (三) 營州柳城通奚與契丹道及兩蕃外通邊遠諸蕃道
- (四) 營州柳城東通遼東城道
- (五) 臨渝關外沿海通道史略

(一) 幽州東至臨渝關道

幽州東行六十里至潞縣（今通縣東八里甘棠鄉，在潞水之東）。又九十里至三河縣（今縣東南三數里），蓋臨洵故城也。又八十里至薊州治所漁陽縣（今薊縣），即無終故城也。

寰宇記六九幽州目、七〇薊州目，兩州東西距二百一十里。檢一統志順天府卷，薊州在府東一百八十里，而通州西至府四十里，東至三河七十五里，三河又東至薊州七十里，明在一道上。蘇同炳明代驛遞制度第二篇建置·北直隸驛路圖，北京往遼東路，由北京會同館東行四十里至通州舊城東關潞河水馬驛，又七十里至三河縣南關三河驛，又七十里至薊州南門外漁陽驛。按寰宇記幽、薊兩目所記，幽州正東惟潞縣一縣，在州東六十里；薊州正西惟三河一縣，在州西六十里。通鑑二七八，後唐長興三年，「初契丹既強……寇抄盧龍諸州皆遍，……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趙）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

是唐代幽州東通薊州，中經三河，當亦中經潞縣。潞縣在今通縣東八里甘棠鄉，潞水之東，詳一統志順天府卷古蹟目潞縣故城條。三河在今縣東南三里，洵河之南，臨洵故城，見同卷古蹟目臨洵故城條。是明清驛道即唐代故道也，惟里數小異。

薊州城內，開元末至天寶初有靜塞軍，管兵一萬一千至一萬六千人，馬五百匹。

此見通典一七二州郡序目，詳盧龍道篇。

由州東南行八十里至玉田縣（今縣），本玉田驛，萬歲通天元年移無終縣於此，更名。又東一百里至石城縣（約今豐潤東、榛子鎮西），唐初置臨渝縣，蓋隋臨渝宮也，萬歲通天二年更名石城。又東一百四十里至平州治所盧龍縣（今縣），有盧龍軍。軍以天寶二年置，在城內，管兵萬人，馬五百匹。又有柳城軍，永泰元年置，蓋在縣南境。（傳在今昌黎縣西南六十里靜安社。）

寰宇記七〇薊州，「玉田縣在州東南八十里。本漢無終縣，唐乾封二年於廢無終縣置，名無終，屬幽州。萬歲通天二年改爲玉田縣。」按唐會要七一河北道，「無終縣，萬歲通天元年，移就玉田驛，因改爲玉田縣。」是與故無終地望不同。又按洪皓松漠紀聞與張棣金虜圖經（三朝北盟會編二四四）皆云薊州七十里至玉田縣，又二百四十里到平州，許亢宗行程錄亦經玉田縣，是在道上。

通典一七八平州北平郡、薊州漁陽郡東西距三百里，又云薊州東南到北平郡石城縣百八十五里，平州西北到石城縣百四十里，是實三百二十五里，三百里乃大數。寰宇記七〇薊州、平州兩目，東西里距同，惟薊州目云「南至平州石城縣二百八十里」，「南」上奪「東」字，又譌「一百」爲「二百」。又平州目云「東北至石城縣一百四十里」，譌「西」爲「東」。石城縣條云「州西一百

四十里」，亦州目「東」爲「西」之譌之證。

石城縣，唐初置及後改名，皆見寰宇記平州本縣條。兩唐志同。其今地，一統志永平府卷古蹟目石城故城條云：「舊志謂唐石城縣即今撫寧。今考通典，縣在平州西北，薊州東南，與寰宇記同，知不在撫寧也。……遼志謂唐石城在灤州西南三十里，亦與通典不合。今州西榛子鎮，南去開平城五十里，疑即唐故縣也。」今按寰宇記七〇薊州目，玉田縣在州東南八十里。即今縣。檢一統志遼化州卷，玉田東至豐潤七十三里，唐石城在玉田東當爲一百里，當在今豐潤之東約三十里，故一統志作者以豐潤東榛子鎮當之。然洪皓松漠紀聞及張棣金虜圖經（同上）皆云玉田縣東至榛子店一百二十里，又一百二十里至平州。而上文推定玉田東至石城一百里，石城東至平州一百四十里，則石城當在豐潤與榛子鎮之間歟？

隋書地理志中，北平郡舊置平州，統盧龍一縣，有臨渝宮。考煬帝紀，大業十年三月壬子，行幸涿郡；癸亥，次臨渝宮；四月甲午，車駕次北平。則臨渝宮在北平郡之西，當即唐之石城。唐置縣本名臨渝，蓋即因宮名之也。車駕所駐，正即驛道所經之證。

檢蘇同炳明代驛遞制度第二篇建置，薊州漁陽驛東至玉田縣八十里，又東八十里至豐潤縣，又東一百里至遷安縣西南七家嶺驛，又東六十里至永平府，是明驛道仍承唐線。

盧龍、柳城兩軍，建置年見新唐志。盧龍軍在城內及管兵馬數，見通典一七二。柳城軍傳在今昌黎西南，見一統志永平府卷古蹟目。

又東一百八九十里至臨渝關（今山海關），簡稱渝關，又音近形譌爲榆關，史文常與勝州之榆關相混淆。

漢置臨渝縣，隸遼西郡，漢志云「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外。」此臨渝地名見史之始。按渝水即今大凌河，則漢之臨渝縣當在今長城之外，前人已略有定論矣。後世臨渝地名，蓋取古名，實非故地。

臨渝關省稱渝關，一名榆關 此關自隋開皇後期屢見載籍，即就通鑑例之，有

下列諸條：

隋開皇十八年，高麗寇遼西，詔伐之。六月「漢王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餽運不繼。」（卷一七八）

大業九年，帝伐高麗，楊玄感督運於黎陽，謀於李密。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南有巨海，北有強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扼其咽喉，……可不戰而擒。」（卷一八二）

唐貞觀十九年，帝征遼東，還「至營州，……聞太子奉迎將至，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卷一九八）

萬歲通天元年，「七月辛亥，以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以備契丹。」（卷二〇五）

開元八年，營州都督許欽澹遣安東都護薛泰討契丹可突干，兵敗，「營州震恐，許欽澹移軍入渝關。」（卷二一二）

開元二十一年閏三月，「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將精騎一萬及降奚擊契丹，屯於榆關之外，……奚持兩端，……英傑戰死。」（卷二一三）

天寶元年，平盧節度使統榆關守捉。（卷二一五）

天復三年，「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僞，……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將萬騎寇渝關，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伏兵執之。」（卷二六四）

後梁貞明三年，「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卷二六九）

此諸條，自開皇至貞觀三條皆作臨渝關，武后以後，或作渝關，或作榆關。按隋唐時代，勝州榆林郡別有榆關。如隋書文帝紀，開皇三年三月城榆關。^①隋書地志，榆林郡，開皇三年置榆關總管，是也。通鑑一七六陳至德二年，隋以賀婁子幹爲榆關總管，亦是勝州榆關。此則榆林關之省稱也。但上引各條榆關，皆即平州之渝關、臨渝關無疑，非勝州之榆關也。通鑑胡注：「顏師古曰渝音諭。（按此見漢書地志臨渝縣條。）今多讀如榆。」（卷一八二，大業九年。）又曰：「渝音諭，又音榆。」（同卷大業十年。）蓋臨渝關爲本名，省稱渝關；榆關則音變譌稱，與勝州之榆關相混矣。不可不辨。

① 一統志永平府卷關隘目山海關條引作渝關。誤。

臨渝關今地 據上引通鑑諸條，已可知臨渝關在幽平東北通營州之要道中，下文再考其準確地望。通典一七八平州北平郡，「東南到榆林關（此名又與勝州榆林關相混）百八十里。」又治所盧龍縣，「臨閭關，今名臨榆關，在縣城東一百八十里。」又一七二，平盧節度使治柳城郡，所統有渝關守捉，在「柳城郡西四百八十里，管兵三千人，馬百匹，去理所二百二十里。」又寰宇記七〇平州盧龍縣，「臨餘山，本名臨渝山，音譌爲餘，有關通胡之路，在今縣東一百八十里。」又平州四至條云，「東北至榆關守捉百九十里。」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平州條亦作東北百九十里。此諸條所記，皆是此一關，在盧龍縣東一百八九十里。又通典一七二渝關守捉條云在「柳城郡西四百八十里」，又云「去理所二百二十里」者。按通典平州北平郡、營州柳城郡兩目，此兩州郡東西距七百里，寰宇記此兩州目亦同，守捉城在營州西四百八十里，即在平州東二百二十里，大數亦略合。所謂「去理所二百二十里」者，謂去平州理所，以地屬平州也。又考五代會要二九契丹傳，「榆關去幽州七百一十四里。」^②舊五代史一三七契丹傳，「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此爲大數。前考幽薊間相距二百一十里，薊平間相距三百二十里，大數三百里，則渝關在平州東一百八十四里至二百零四里，折衷大數爲一百九十里。故知各書所記里數雖有參差，要以一百九十里爲最折衷數字。渝關在平州東近二百里，故契丹入汴，晉少帝北遷，過幽州，經薊州，平州，始出榆關至錦州也。事見舊五代史八五晉少帝紀及新五代史一七晉家人傳。而新唐書地理志繫此關於平州石城縣，云「本臨渝（縣），……萬歲通天二年更名。有臨渝關，一名臨閭關。」是在平州治所之西，蓋因石城有臨渝之名，故誤繫關於此耳。

至於此關今地，紀要一〇直隸重險條云：渝關，「今名山海關，在永平府撫寧縣東百里。……近志（卷一七撫寧縣條作「一統志」），舊渝關在撫寧縣東二十里。明初，徐達將兵至此，以其非控扼之要，移建於舊渝關東六十里。按通典、通釋並云，渝關在平州盧龍縣東百八十里，則關實隋唐以來故址也。」又卷一七永平府撫寧縣山海關條云：「或曰：遼金時以渝關爲腹裏地，故址漸

② 通鑑二六八開平元年紀，胡注引宋白作一百七十四里，實亦此數，唯「一」「七」互譌耳。

湮，今縣東二十里之渝關乃其驛遞之所，因渝關舊名耳。明初修復故關，增置屯營。其於金元時之渝關（驛遞），仍置郵驛，今關蓋漢唐舊址，非明朝創建也。」一統志永平府卷關隘目山海關條，略同。按紀要，撫寧縣在永平府東八十里，是山海關在府東一百八十里。一統志，山海關在臨榆縣東門，而縣在府東一百七十里。則與唐代渝關在平州東一百八九十里之距離全合，知古渝關即今山海關無疑。

復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幽州四面州軍目：

「遼〔遷〕州……臨榆關在州東北五里。先是平渤海，遷其民置州以居之，仍名其邑曰遷民。東至萊州七十里，西至潤州四十里，南至海州（州字衍）三十里。……潤州……東至遼〔遷〕州四十里，西至榆關四十里，南至海三十里。」

按「遼州」皆「遷州」之形譌，觀遼史地理志三遷州條自知。是遼世，遷州東五里有臨榆關，關東六十五里為萊州。遷州西四十里為潤州，又西四十里復有榆關也。此榆關在平州東約百里。又松漠紀聞及金虜圖經，皆云平州東一百一十里至榆關，又四十里至潤州，又四十里至千州，又八十里至萊州。（滿洲歷史地理第二卷松井等著許亢宗行程錄所見遼金時代之滿洲交通路引。）千州即遷州。一統志永平府卷古蹟目，遷民故城，今臨榆縣治，即山海關也。松井等許亢宗行程錄所見遼金時代之滿洲交通路亦承此說，是也。是金之榆關亦在遷州西八十里，而在平州東百一十里，即遼之西渝關，而不著東臨榆關之名。又許亢宗奉使行程錄，（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二。）自灤州一百里至營州，又一百里至潤州，中經渝關，在營州東六十里，自潤州八十里至遷州。「遷州東門外十數步即古長城，所築遺址宛然。」灤州在今灤縣。營州，據松井等說在今昌黎縣。距離雖異，然渝關在遷州之西，而遷州東門外有長城遺址，蓋即古臨榆關也。是則遼金時代渝關誠已西移至今昌黎與山海關之間，與隋唐臨榆故關地望不同。按今圖，撫寧縣東有榆關鎮，殆即遼金之榆關；至明乃復東移至隋唐故關處更名山海關耳。松井等不知遼金榆關與隋唐榆關本非一地，混為一關，仍從明一統志云在今撫寧縣東榆關村，見所著許亢宗行程錄所見之遼金時

代之滿洲交通路（滿洲歷史地理第二卷）。說遼金是，上論隋唐則非。

（二） 渝關、柳城道及渝關柳城之形勢與軍戍

渝關在隋唐長城東端，關城東臨渝水入海處，故有臨渝之名。其地三面皆海，北有兔耳山、覆舟山，皆斗峻不可越。山下有道循海岸東北行，狹處廣纔數尺，僅通一車。關西亂山至進牛柵凡六口，柵戍相接，為戍守之要。蓋長城循山而西，此諸柵口蓋多長城口也。

新一九二忠義買循傳，為「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垠岑巖，寇所蔽伏。循調士斫木開道，賊遁去。」時在安史亂前。此似為唐史言臨渝關形勢之最顯者，蓋隋開皇長城東止海隅於此。許亢宗奉使行程錄云：「遷州東門外十數步即古長城，所築城址宛然。」按此錄寫於北宋末年宣和間。遼金之遷州在今臨榆縣山海關處，亦即隋唐臨渝關，此長城遺址即隋唐長城東端也，惟不知始創何時耳。

復考通鑑二六九後梁貞明三年紀，胡注引宋白曰：

「渝關關城下有渝水入大海。其關東即海，北有兔耳山、覆舟山，山皆斗峻。山下尋海岸東北行，狹處纔通一軌。三面皆海，北連陸。關西亂山，至進牛柵凡六口，柵戍相接，此所以天限戎狄者也。」

此為今存描述渝關最早較詳之史料。新五代史七二契丹傳及通鑑上條本文所記各略有省益，今斟酌參取書之如網文。^③

關既當長城東端盡處，背山面海，形勢險峻，而為平營間交通孔道，中原東北出塞至遼東、渤海、朝鮮，此為最主要咽喉，故開元天寶中置渝關守捉，統兵三千人，馬一百匹，以鎮之。諸蕃互市亦於此進行。

關當東北交通孔道，觀前引諸史料已可知，不必詳引。

③ 紀要一七永平府撫寧縣撫寧城條及兔耳山條，山在縣西七里。下引宋明用軍故實。疑此為渝關西徙後之兔耳山，非舊地。

通典一七二州郡序目，平盧節度使所統有渝關守捉，管兵三千人、馬百匹。舊書地志作三百人，誤，據節度使所統總兵額可知。

太平廣記一二七陶館主簿條：「唐冀州館陶縣主簿姓周……顯慶中，奉使於臨渝關牙市。（出法苑珠林）」是諸蕃互市亦有在此關者。

出渝關東北行四百八十里至營州治所柳城縣（今朝陽）。此為東北出塞交通之最主要幹線。此路雖緣海出關，然其北段必仍循白狼水（今大凌河）河谷而下行也。唐置東西狹石、綠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渝關。其地或近關城，守長城諸口；或沿關北大道建置，且有距關頗遠者，如白狼戍當在白狼河上游地區。又白狼口當契丹路，應亦在此道中也。

大凌河自遠古以來即為內地通東北塞外之要道，此觀近年鋤頭考古發現可知。隋唐渝關通營州道之主線，亦必循此河谷而行。

新唐書地志三，平州「有溫溝、白望、西狹石、東狹石、綠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昌黎、遼西等十二戍。」而新五代史七二四夷附錄契丹傳云：「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唐時置東西狹石、綠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同一人著作，而契丹傳只取狹石至白狼八戍者，蓋此八者與榆關關係較切歟？如通鑑二六九貞明三年記渝關云「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胡注比當作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胡注即引新五代史之八戍為說。據通鑑此文所記，此八戍防禦軍似沿關北道路向北建置者，至進牛口為最北處。而胡注引宋白曰，「關西亂山，至進牛柵凡六口，柵戍相接。」則又不在道上，乃自關而西，蓋戍長城諸口也。是兩說不同，今亦難論定。如兩狹石，屢見唐籍，通鑑二〇五萬歲通天元年，曹仁師、張玄遇等與契丹戰于破石谷。又二〇六神功元年，王孝傑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于東破石谷，兵敗死之。舊九三王孝傑傳，「軍至東狹石谷，遇賊，道隘……墮谷而死。」張說奏狀云，「深入寇境。」似去關頗遠。然伯玉集七國殤文作榆關峽口（通鑑唐紀比

事質疑引)，則又似去關不遠。然此諸戍亦必有沿關北道路建置，且在關外甚遠者。如白狼戍即爲一例。此戍地望雖難確指在今何處，然水經注一四大遼水注所記白狼故城在今熱河省喀喇沁左旗治所之大凌河西岸，約 E119°40'·N41°，地當大凌河上游諸水匯流處（此詳歷代盧龍道篇）。唐代此白狼戍縱非酈注故城，但在今大凌河上游地區，殆亦無疑。是在關北頗遠處。復考杜牧燕將錄（全唐文七五六）云，「譚忠者，絳人也，……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原注：「山名，契丹路。」按此道正東北通契丹路（詳下文），白狼口蓋亦在白狼水上游，與此道不無關涉。又如紫蒙戍，紀要一八大寧衛，「紫蒙川在營州西北。晉書載記，秦漢之間，東胡邑于紫蒙川，晉時南匈奴別部宇文氏國于此，爲慕容皝所滅。唐志，平州有紫蒙、白狼、昌黎等戍。蓋平州之北境，契丹之南界也。開元二十一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初平契丹，大闕于紫蒙川以鎮撫之。即此。」其地雖仍不能確指，但在渝關長城之北則可斷言。松井等滿洲歷史地理第一卷頁三四六，擬爲今之西喇木倫河，似不足信。

漢志有柳城縣（今朝陽以南），漢末蓋爲烏丸蹋頓所都，前燕慕容皝於柳城之北、龍山之陽置和龍宮都之，並改柳城爲龍城，又有黃龍之名。後燕、北燕續都於此。北魏滅燕，置營州，兼置和龍鎮，州刺史兼鎮都大將，領護東夷校尉，鎮撫東北諸蕃落。

柳城縣本漢置，三國志魏書三〇烏丸傳，「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蓋漢末烏丸實都於此。通鑑九六晉咸康七年，「燕王皝築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事詳寰宇記七一營州目引十六國春秋及水經注一四大遼水注。寰宇記云：

「十六國春秋慕容皝傳云，柳城之北、龍山之南，所謂福德之地也。可營制規模，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九年遂遷都龍城縣，入新宮。十二年號新宮曰龍和宮（當作和龍宮）。」

大遼水注云：「白狼水東北逕龍山西，……又北逕黃龍城東」，所述慕容皝建

宮事略同，而云「號新宮曰和龍宮。」是也。自後以龍城名，而酈注又有黃龍城之名，隋書亦屢稱之爲黃龍，（如長孫晟傳、陰壽傳。）其地在今朝陽縣治。

前燕都此，後燕慕容寶亦自鄴遷都龍城，旋爲馮跋所滅，跋仍都龍城，史稱北燕。故十六國時代屢爲東北偏霸國都。北魏滅北燕，置營州，治和龍城，兼置和龍鎮，任其職者兼刺史與鎮都大將兩職，仍領護東夷校尉，詳拙作北魏軍鎮制度考（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第四冊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十一章），故爲北魏東北邊疆最主要軍政中心，以威制東北塞外諸部族。魏書一〇〇庫莫奚傳，「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正以此也。

隋代承之，置營州總管府，爲恒置三十府之一，唐代前期置營州都督府，爲四十四府之一，都督兼護東夷校尉，校尉後改稱東夷都護，皆所以威制東北諸蕃者，而龍城之名改復柳城。

隋總管府詳拙作隋代總管府考（中國學誌第六本），唐都督府詳拙作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唐史研究叢稿第四篇）。隋書四七章沖傳云：

「拜營州總管。沖寬厚得衆心，懷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繼。高麗嘗入寇，沖率兵擊走之。」

是隋代營州總管府所以鎮撫東北諸蕃也。又舊書八三張儉傳云：

「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其後改東夷校尉爲東夷都護，仍以儉爲之。」（參新——一本傳）

是唐初營州都督實兼護東北諸蕃，東夷都護可視爲安東都護之前身。儉此任行事，見於冊府元龜三五七將帥部立功目云：

「張儉，貞觀初……爲簡〔檢〕校營州都督府事。營州所管契丹、奚、霫、靺鞨諸蕃，皆鄰接境，……高麗引衆數千來寇，儉率鎮兵及諸蕃首領邀擊之，斬獲略盡。」（參新唐書本傳）

是與章沖事絕相類，蓋其職皆在鎮撫東北諸蕃奚、霫、契丹、靺鞨、高麗也。

至開元七年置平盧節度使於柳城，二十八年加押兩蕃（奚與契丹）及渤海、黑水等四府經略使，實亦兼統室韋，管兵三萬七千五百人，馬五千五百匹。所統有平盧軍，領兵一萬六千人，馬四千二百匹，在營州城內；盧龍軍在平州城內；懷遠軍在故遼城，後省爲守捉；燕郡守捉，後更置鎮安軍；及渝關、汝羅、巫閭、襄平等守捉城；以及安東都護府，在柳城東南二百七十里；又有五柳（在州南）、靜蕃等戍，陽師、三合等鎮。爲唐代盛時東北邊疆之重鎮。

此網文參取唐會要七八節度使目、通典一七二州郡序目、新書三九地理志營州目及四三下瀋州河北道目書之，不欲一一詳考。新書兵志所記頗誤，參看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而唐六典五兵部郎中條記八節度使，平盧軍爲幽州節度所統十軍之一，蓋一時罷節度使，併入幽州節度也。

關於節度所統，通典一七二云，「鎮撫室韋、靺鞨。」而會要七八云，「開元二十八年二月除王斛斯，又加押兩蕃及渤海、黑水等四府經略處置等使。」兩書不同。按張九齡敕平盧（節度）使烏知義書（全唐文二八五）云：「勅平盧節度營州都督烏知義，……契丹及奚一心歸我，不有將護，豈云王略。……渤海、黑水近復歸國，亦委卿節度，想所知之。」則當時實統管四蕃，通典以奚及契丹屬范陽節度，故只云室韋、靺鞨。

北魏以來，和龍、柳城見爲東北重鎮，主要原因在其爲東北交通樞紐，外通諸蕃之孔道，故諸蕃互市及與華人互市，多於此地進行。安祿山、史思明皆以營州雜胡，通六蕃語而爲互市牙郎，正以其地爲諸蕃互市場也。

魏書卷一〇〇所記最爲具體，茲錄數條如下：

勿吉國傳，在高句麗北，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又東北行五十三日到其國。下文述太和中遣使貢馬五百匹，道從難河，「從契丹西界達和龍。」又失韋國傳，在勿吉北千里，路出和龍，北入契丹，又北行二十七日至其國。

又契丹國傳，在庫莫奚東，和龍之北數百里。

魏書記其行程甚詳，下文再論。又隋書五十一長孫晟傳云：

「開皇元年……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靺、契丹等，遣爲嚮導，得至處羅侯所。」

此尤爲中國使臣出使東北諸蕃必由龍城之顯例。魏書契丹國傳又云：

「顯祖時，使莫弗紇何辰奉獻，……歸……言國家之美，……於是東北羣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黎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天府，遂求爲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絕。」

此極見和龍爲東北諸夷來華互市之場所。復考舊七五章雲起傳云：

「會契丹入抄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往討契丹部落。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既入其界，使突厥詐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營中有隋使，……契丹不備，……（雲起）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

足見諸夷互市於營州爲習見之事，故契丹不疑也。舊二〇〇上安祿山傳，爲營州柳城雜胡，「解六蕃語，爲互市牙郎。」新傳同。殆即在營州任事。復檢同卷史思明傳，「營州寧夷州突厥雜種胡人也。……與安祿山同鄉里，……初事特進烏知義……解六蕃語，與祿山同爲互市郎。」按烏知義正爲平盧節度使，則二人爲互市牙郎正在營州柳城矣。此亦營州爲諸蕃互市地之強證。

（三）營州柳城通奚與契丹道及兩蕃外通邊遠諸蕃道

營州柳城外通東北諸蕃國大要有三道。其一，東北至契丹牙帳，通東北諸國道。其二，西北踰松陁至奚王牙帳通北蕃道。其三，東至遼東城通東方諸國道。茲先論東北契丹道。由營州東北行九十里至契丹國界，由界首至其衙帳四百里。其地約今庫倫旗（小庫倫，即綏東故治，E 121°45'·N 42°45'），北魏使臣由營州東經今義縣，折北經今阜新地區至其衙帳。

通典、寰宇記所記衙帳在營州東北四百九十里，仍與北魏記錄相近。

魏書一〇〇契丹傳：「在庫莫奚東，……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隋書八四北狄契丹傳，「契丹……居黃龍之北數百里。……開皇末，其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以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互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爲十部。」按隋書三〇地理志，「遼西郡，舊置營州」，治柳城縣。是遼西郡、和龍、黃龍皆即營州。契丹本居營州柳城之北數百里，隋末居柳城之正北二百里也。檢通典一七八營州柳城郡，「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至契丹衙帳四百里。」寰宇記七一營州目，抄錄此文，「九十里」下有「自界」二字，通典脫文耳。復按五代會要二九契丹傳云：「契丹本鮮卑之種也，居遼澤之中、潢水之南。遼澤去榆關一千一百二十里。榆關去幽州七百一十四里。其地東南接海，東際遼河，西北包冷陁，北界松陁，山川東西三千里，地多松柳，澤饒蒲葦。」此兼前後期疆域言之，而說其中心根據地，仍指早期衙帳而言。如云遼澤之中、潢水之南，是其證。又記去榆關里數。按前考營州去榆關四百八十里，大數五百里，則去營州六百二十里，仍與通典、寰宇記略相近也。^④是則自北朝以來至少至唐初，契丹衙帳在營州之北或東北，近或二百里，多或五百里上下也。

松井等契丹勃興史云，「今朝陽東有義縣，義縣西北里餘大凌河左岸萬佛洞，洞內有刻文，後魏使者赴契丹，途經此地所刻記者。（此刻係明治四十二年箭內互所發現。）則後魏時代契丹中心根據地蓋在今綏東縣（小庫倫）方面。」（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一。）按此說甚有可能，綏東縣在義縣直北微東約三百數十里至四百里，據魏書、隋書所記方位里數，參以此石刻與小庫倫地理條件，固當有此一推論。今圖，義縣有汽車道，北經蒙古珍王府（土默特左翼旗，在阜新縣西）至綏東縣故治（錫埒圖庫倫旗，即小庫倫），疑北魏使臣由營州東經今義縣折北至契丹衙帳故道也。通典、寰宇記所記契丹衙帳在營州東北四百九十里者，仍在此地區，五代會要所記仍是此方位也。

④ 通鑑二六六後梁開平元年胡注引路振九國志，「契丹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距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此亦言早期根據地。可參看。

由契丹東北通勿吉、失韋諸國，魏書記其通道最顯。即由營州東北取契丹道，渡洛孤水，又名如洛瓌水，即潢水（今西喇木倫河），又東北至太魯水，又名太涂河（今洮兒河）。由此分南北兩道：南道船行下難河，又名那河（今嫩江），入速末水，即粟末水（今松花江），至勿吉國。國在今東流松花江之南、長白山之北。說者謂其中心在 E 126° · N 45° 地帶，蓋略近之。北道渡太涂河，東北陸行渡蓋水，一作善水（蓋今雅魯河），過犢了大山，周回三百里，至失韋國，約在今嫩江上游或黑龍江東南流段。勿吉即唐之靺鞨，失韋即唐之室韋也。

魏書一〇〇勿吉傳云：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去洛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瓌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濶三里餘，名速末水。其地下濕，築城穴居，屋形似塚，開口於上，以梯出入。……延興中，遣使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泝難河西上，至太涂河，沉船於水，南出陸行，渡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達其國。」

按自此屢次來朝，太和初貢馬五百匹，十七年使人婆非等五百餘人來朝，富有商賈性質，則在北朝此道暢通也。按勿吉在高句麗之北，又云「國南有徒太山，魏言大白。」顯為長白山脈。是國在舊吉林省中南部。津田左右吉推論在今松花江上下游大曲灣之間，其勢力中心蓋在今石頭城子（E 126° · N 45°）地區，大致不遠。（勿吉考，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一。）

據白鳥庫吉考證，太魯水、太涂河，即新唐書它漏河，遼金史之滔爾河，今之陶爾河（即洮兒河）。速末水即唐書之粟末水（又作凍末水），今之松花江。難河即唐書之捺水、那河，今黑龍江。洛孤水、如洛瓌水即今西喇木倫河。（滿洲歷史地理第一卷三二二頁引史學雜誌第二十一編東胡民族考。）按此所釋，除難河、捺水外，皆正確。難河、捺水，津田左右吉以為今嫩江，（津田

著勿吉考、室韋考，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一)是也。何者？即據上引文，已知其決非今黑龍江。復檢舊唐書一九九下室韋傳云：

「那河之北，有古烏丸之遺人，今亦自稱烏丸國。……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韋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于海。」

按俱輪泊即今呼倫池，絕無問題，則此望建河顯為黑龍江上游之額爾古納河及黑龍江幹流而言亦無可疑，則那河之北去今黑龍江中游頗遠，中隔大山，蓋即大興嶺山脈，則難河顯為今之嫩江，其音仍相近。至於下文云「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者，忽汗海即今鏡泊湖，忽汗河即今牡丹江，與那河皆為今松花江之主要支源，故松花江兼此兩名耳。是則勿吉入營州路線，由速末水（今松花江）水道，轉泝難河（一名那河，今嫩江），復改入太魯水（一名太沱河，今洮兒河），捨舟陸行，西南渡洛孤水（一名如洛瓌水，即潢水，今西喇木倫河），南經契丹西界至和龍城。其時勿吉與高句麗為敵國，故向北繞道以避高麗之逼也。又魏書一〇〇失韋傳云：

「失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蓋水，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餘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捺水。國土下濕。」

是國必在今松花江北頗遠處。白鳥庫吉釋此諸地名，以啜水擬今綽爾河，屈利水擬今嫩江，捺水擬今黑龍江，（滿洲歷史地理第一卷三二三頁引史學雜誌第二十三編東胡民族考。）似不切當，所擬失韋居地亦太北遠。津田左右吉室韋考（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一）以為捺水即難河，唐稱那河，即今嫩江，魏代室韋蓋在今齊齊哈爾附近，唐代此族仍在故地不變。所論大要得之。張博泉等東北歷代疆域史綜合各家意見，謂啜水今綽爾河；蓋水，北史作善水，今雅魯河；犢了山今雅魯河北、嫩江西之特特庫勒山；刃水今音河；屈利水今諾敏

河；捺水今嫩江上游；而失韋當在今嫩江上游北至黑龍江一帶（頁七二）。此所擬失韋地望較津田爲北。按上引本傳云捺水極大，廣四里餘，又云國土下濕，以地形度之，其中心根據地，不當在 $N48^\circ$ 以北，故仍以齊齊哈爾地區之可能性爲大，南去勿吉千里亦相合。惟渡今西喇木倫河、洮兒河東北至齊齊哈爾，途中似無周回三百餘里之大山，故仍疑莫能定也。或者此捺水並非難河、那水，果今黑龍江耶？若然，則當在黑龍江由西北向東南流之一段。故無論如何，此道由和龍北經契丹國，又東北渡今西喇木倫河、洮兒河、雅魯河，又東北出者。是此道之西段，實與勿吉來朝路線之西段略相當，殆可視爲一條路也。

次論松陁嶺、奚國牙帳道。唐初奚王故牙帳在遼代潢水石橋（今巴林橋， $E 118^\circ 30' \cdot N 43^\circ 17'$ ）之北近處，潢水即古饒樂水（今西喇木倫河）也。由營州柳城西北行百里至松陁嶺（約今大青山， $E 120^\circ 5' \cdot N 41^\circ 45'$ ，或相近地），爲唐、奚、契丹三國舊分界處。踰嶺西北行奚境，渡吐護眞水（今老哈河），又三百里以上乃至其牙帳。由奚王帳又北通靺鞨國及突厥東部、室韋西部。奚帳北行千里至室韋最西部族之烏素固部，在俱輪泊（今呼倫池、 $E 117^\circ 30' \cdot N 49^\circ$ ）西南，是通今外蒙古東部之道也。

舊一九九下奚國傳：「所居亦鮮卑故地，……在京師東北四千餘里，東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水，北至靺鞨。自營州西北饒樂水以至其國。」通典一七八營州柳城「西北與奚接。」又二〇〇庫莫奚傳，「理饒樂水北。」本注：「一名如洛環水，蓋饒樂之訛也。」「奚部落並在今柳城郡東北二千餘里。」按此「東北」必爲「西北」之譌。奚國故帳本在潢水即饒樂水（今西喇木倫河）中上游潢水石橋（今巴林橋， $E 118^\circ 30' \cdot N 43^\circ 17'$ ）之北近處，已詳盧龍道篇。其地東南至今朝陽不過五六百里，至多不踰一千里，疑通典「二千」爲「一千」之譌。其道行程不詳，所可知者，新四三下地理志錄賈耽入四夷道之第一道云：「營州西北百里曰松陁嶺，其西奚，其東契丹。」武經總要

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與中府營州「西北至松陁嶺百里，舊奚界。」通鑑二一四，開元二十七年，「使平盧軍使烏知義擊叛奚餘黨於橫水之北。」胡注云橫水當作潢水，是也。又引志云「自營州度松陁嶺北行四百里至潢水。」即此松陁嶺也。連山中斷爲陁，松陁蓋營州西北至奚王牙帳之道口。檢今圖，朝陽西北境有大山脈，自西南向東北，橫互於朝陽、建平之間，曰努魯兒虎山，高峯大青山在朝陽西北不到百里處，當朝陽、建平交通道口，唐道若非即此道，亦當在此南北地帶。復考舊二〇〇上安祿山傳，天寶十一載，祿山率大軍討契丹，「去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眞河……又倍程三百里至契丹牙帳。」大爲契丹所敗，走投平盧城。新傳云「至土護眞河……晝夜行三百里，次天門嶺。」通鑑書於天寶十載，云「過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眞水遇雨，祿山引兵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契丹牙帳。」是其行軍路線係由平盧西北踰吐護眞水，又三百里至天門嶺，接近契丹牙帳也。^⑤則嶺當在今老哈河西北三百里地，熱河志六八云，天門嶺當在老河北，潢水之南，赤峯縣境內。雖未必在赤峯境內，但在兩河之間則絕無問題，惟正確地望則無可考耳。所可知者，此次用兵，由營州（即平盧軍）西北行渡吐護眞水（今老哈河）又三百里至天門嶺，契丹牙帳又在其北，祿山兵敗仍退歸營州。此時契丹牙帳即奚王故牙帳在潢水石橋者，契丹奪取而自遷牙於此，故新唐書地志稱爲「奚契丹衙帳」也。考詳盧龍道篇第四節唐代薊州東北出盧龍塞通奚及契丹衙帳道。然則此條史事即唐初營州西北通奚國之道之證也。

此潢水石橋之奚、契丹衙帳北通室韋帳道，亦見新唐書地志，並詳盧龍道篇。靺鞨緊接奚國之北，奚既北通室韋西部，自當可至靺鞨。復考隋書五一長孫晟傳，開皇初，晟「知攝圖（沙鉢略）、玷厥（達頭）、阿波、突利（處羅侯）等……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乃獻離間之策，請「通使玷厥（西突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靺鞨，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遂使晟「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靺鞨、契丹等，遣爲嚮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是突利可汗處羅侯居突厥東部，由黃龍至其所，

⑤ 兩書渤海大祚榮傳亦有天門嶺，似爲一地。

當取道奚、靺也。

(四) 營州柳城東通遼東城道

最後論營州正東通遼東道，亦東北出塞交通之最主要幹道，故隋唐兩代伐高句麗，大軍主力多取渝關至營州柳城線。如開皇十八年，漢王諒出師，大業九年煬帝親征，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皆取此道，明見載籍。

通鑑一七八，開皇十八年六月，詔伐高麗，「漢王諒軍出臨渝關。」師出臨渝關，又見隋書八一高麗傳。而隋書四〇王世積傳，「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並爲行軍元帥，至柳城。」是此次遠征軍主力出渝關經柳城也。又通鑑一八二，大業九年，李密說楊玄感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南有巨海，北有疆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新李密傳作榆林），扼其咽喉。」而隋書六五薛世雄傳，會楊玄感作亂，煬帝班師，至柳城。是煬帝征遼亦取臨渝至柳城道也。又通鑑一九七，貞觀十九年伐高麗，五月「李世勣軍發柳城，……若出懷遠鎮者。」按世勣爲遠征軍元帥，是主力。又一九八，是年十月，帝還「至營州，……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還過營州，又見新二一九北狄契丹傳。是太宗親征高麗，大軍主力亦出此線也。

至於營州以東之行程，新唐書四三下錄賈耽入四夷道，其營州入安東道云：「營州東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經汝羅守捉，渡遼水至安東都護府五百里。府故漢襄平城也。」此即皇華四達記之節文，是營州東至安東都護府故城，大數七百里也。

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篇中京四面諸州目宜州條引皇華四達記云：

「營州東百八十里凡九遞至燕郡城，自燕郡城東經波羅寺抵（明修本作汝羅守捉）渡遼州七十（明修本作十七）里驛至安東都護府，約五百里。」

按此與新唐志所錄同屬一條，唐志省去驛遞數，而武經奪譌特甚，除「汝羅守

捉」與「十七」當從明修本外，又譌「遼水」爲「遼州」，復衍「里」字。武經又補一句云，「今以契丹地圖校，至東京五百二十里，東京即安東都護治所。」蓋實五百二十里，大數五百里，即全程大數七百里也。

其較詳行程今可略考如次：自柳城東行，凡九（六？）驛一百八十里或二百里至燕州（約今義縣）。本汝羅故城，隋大業八年置遼西郡，統遼西、懷遠、瀘河三縣，以處粟末靺鞨降附酋長突地稽部落，旋更名燕郡，唐武德初更名燕州總管府。州廢，置燕郡守捉城。貞元二年置鎮安軍。

寰宇記七一燕州目云：

「隋北蕃風俗記云：初開皇中，粟末靺鞨與高麗戰不勝，有厥稽部渠長突地稽者率忽賜來部（六部名稱略）凡八部勝兵數千人，自扶餘城西北舉部落向關內附，處之柳城。柳城乃燕郡之北（西？）。煬帝大業八年，爲置遼西郡，並遼西、懷遠、盧（瀘）河三縣以統之。……唐武德元年，改爲燕州總管府，領遼西、懷遠、盧河三縣。其年廢瀘河縣。……貞觀元年廢都督府，仍省懷遠縣。」

同書六九幽州幽都縣條引郡國縣道記，與隋北蕃風俗記略同，惟「煬帝八年爲置遼西郡」。下云，「以突地稽爲太守，理營州東二百里汝羅城。」可考見其地望。又寰宇記七一，燕州遼西縣，「隋大業八年置，屬遼西郡，與郡同在汝羅故城，至十一年寄理柳城。」故新唐書三九地理志幽州目幽都縣條云，「隋於營州之境汝羅故城置遼西郡以處粟末靺鞨降人。」復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篇中京四面諸州目宜州條引皇華四達記，上文已引錄。武經總要作者補足一句云，「今以契丹地圖校，至東京五百二十里。東京即安東都護治所。」又云：

「州（宜州）城即古之燕郡城是也。本遼西之地，……在營州之東，……東醫巫閭山，西至霸州二百里，南至錦州九十里。」

據此諸條，隋置遼西郡以處粟末靺鞨部落，在營州東一百八十里或二百里之汝羅故城。唐改名燕州，其地東至安東都護府故治即遼之東京五百二十里，大數

五百里。遼置宜州，地在霸州（即唐之營州，今朝陽）東二百里，錦州北九十里，醫巫閭山之西。檢一統志錦州府卷古蹟目，宜州在今義縣東北二十五里，錦州在今錦縣治。而錦縣、義縣南北距恰九十里。則隋遼西郡後改名燕郡、唐初更名燕州者，即在今義縣治附近無疑，或果東北二十五里也。

又前引諸條，隋遼西郡，唐初為燕州總管府，又有燕郡之名。按隋書六五薛世雄傳，「會揚玄感作亂，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為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則隋末已易名燕郡。又新唐志營州目，「東有鎮安軍，本燕郡守捉城，貞元二年為軍城。」唐會要七八節度使目，「鎮安軍，貞元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於燕郡守捉置。」則燕州廢後之沿革可考。

又柳城東五十里有醫巫閭山祠，疑近此大道。

寰宇記七一營州柳城縣，「醫巫閭山祠在縣東五十里。」新唐志營州柳城縣「有東北鎮醫巫閭山祠。」按此山脈雖在燕州之東，然立祠於營州東境，以便祠祀，與歷史上一般祀山事例亦無不合，故寰宇記五十里之說亦可能不誤。但當近交通大道也。

燕州又東經汝羅守捉城，踰醫巫閭山脈，約一百二十里至巫閭守捉城。城近山，遼置閭州，與顯州（約今北鎮東三十里處，北鎮舊名廣寧）地相近。又東約二百三五十里渡遼河，又約一百五十里至安東都護府故城（今遼陽），其渡口約在今遼中縣西境。

汝羅守捉 新唐書地志營州條云：

「有鎮安軍，本燕郡守捉城。……又有汝羅、懷遠、巫閭、襄平四守捉城。」按燕郡本汝羅故城。觀此文，唐汝羅守捉當與燕郡守捉異治。前引皇華四達記，（唐志四三下及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宜州條。）自燕郡城東經汝羅守捉城，渡遼水十七驛至安東都護府，約五百里。則唐汝羅守捉在燕州東行道中，疑在醫巫閭山脈之西也。

巫閭守捉 新唐志又有巫閭守捉城。按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篇蕃界有

名山川目，醫巫閭山，「唐築巫閭守捉城，契丹改爲閭州。又置乾州、顯州，在山之南，二州相去七里。」是城當近醫巫閭山。又同卷東京四面諸州目，雖無閭州條，但有顯州條，東至東京四百八十里，「西至宜州百二十里，南至乾州七里，北至醫巫閭山。」乾州條，「在醫巫閭山之南，古遼澤之地，……東至顯州八里。」又遼史地理志一，閭州「近醫巫閭山，在遼州西一百三十里。」又遼志二，顯州在山東南，因人皇王葬山中，爲顯陵，置州以奉之。是此三州皆在醫巫閭山之南或東南，相距皆極近。檢一統志錦州府卷沿革目，廣寧縣在義州東九十里，「漢置無慮縣，……唐置巫閭守捉城，屬營州。遼世宗置顯州奉先軍，……金天輔七年升州爲廣寧府。」其後皆名廣寧，爲東北軍事重地。又古蹟目，舊閭州在廣寧縣東北。按趙彥衛雲麓漫鈔八錄御寨行程，廣寧府三十里至顯州。則義州東至舊顯州正爲一百二十里，與上引武經總要顯州條絕同。唐巫閭守捉城近顯州，則在今廣寧縣東北蓋亦三十里上下也。

巫閭城以東之里程 按皇華四達記，燕郡城東至安東府約五百里，武經總要以契丹地圖校之，爲五百二十里，賈耽記具大數耳。又按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篇東京條，「西至遼河百五十里」，前考燕郡城東至巫閭城約一百二十里，則巫閭城東至遼河約二百三五十里。復考雲麓漫鈔八錄御寨行程，廣寧府東至顯州三十里，顯州東經兔兒渦至遼河大口二百二十五里。許亢宗行程錄，由顯州經兔兒渦至遼河百一十里。里程亦合。惟通典一七八，營州「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則巫閭城東至遼河只一百八十里，可能爲先後計里之異，今據賈記書之。又上引武經總要，東京（唐安東故城）西至遼河一百五十里。又御寨行程，由遼河大口平津館七十三里至廣州廣平館，復望北行七十里至瀋州。按瀋州即今瀋陽，廣州在其西南七十里，則御寨行程之渡遼河大口必在今遼中縣西境，蓋遼金時代，由此渡遼河，東北行一百四十餘里至瀋州；東南行一百五十里至東京也。

此外，道中尚有數地名，稍加論次：其一懷遠鎮 按隋唐屢征高麗之大軍行程，其營州以東有懷遠鎮，時或置懷遠縣，爲集糧屯軍之所，蓋爲中國

東北邊境接近高麗之重鎮。度其地當亦在醫巫閭山東麓地境，說者以爲在今廣寧（即北鎮）地區，約略近之。

通鑑一八一，隋大業七年，帝謀討高麗，詔「發民夫運米積於瀟河、懷遠二鎮。」又隋書煬帝紀，大業十年，帝東征，四月次北平（平州），七月癸丑，次懷遠鎮，甲子，高麗遣使請降，八月班師。同書八一高麗傳，帝東征，「至遼水」，高麗困弊，乞降，帝「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又隋書六五薛世雄傳，會楊玄感作亂，帝班師，「至柳城，以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此見隋世懷遠鎮爲東北重鎮，當柳城東通高麗大道。復考新八六高開道傳，隋末，亡海曲，「自臨渝至懷遠，皆破有之，復引兵圍北平。」似亦見在臨渝北出道上。又通鑑一九七，貞觀十七年六月，「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十九年伐高麗，「李世勣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此仍隋世之形勢，且見其爲接近高麗之前線重鎮。前考燕州，引寰宇記七一所錄隋北蕃風俗記，煬帝大業八年置遼西郡三縣，有懷遠。唐武德元年改燕州總管府，統三縣，亦有懷遠，貞觀元年廢，即此懷遠鎮無疑。其地在柳城東至遼東道中，但在遼水之西無疑。松井等以爲當在今廣寧（即北鎮）附近，（滿洲歷史地理第一卷第六篇隋唐二朝高句麗遠征地理，頁三七九。）雖無確證，然大體近之，其東盡屬遼澤地帶，恐不易建大軍城也，故今姑從其說。

天寶二年二月，安祿山奏置懷遠軍於故遼城；又有懷遠守捉城，疑非其故地。

天寶二年置懷遠軍，見會要七八節度使目。營州有懷遠守捉城見新唐書三九地理志。按隋及唐初懷遠鎮似非遼城，疑不在其處。日野開三郎雖有說，然究莫能定也。見其所著隋遼西郡研究。（史淵五五輯）

其二望海鎮 煬帝征遼回師，道經望海鎮，在營州境禿黎山，然地望皆不可考。

大業拾遺記云：「煬帝征遼回，次於柳城郡之望海鎮。」（太平廣記四六三瑞鳥條引。）又隋書八禮儀志三，大業七年征遼東，「行幸望海鎮，於禿黎山爲壇，祀黃帝。」檢地理志中，營州柳城縣有禿黎山。然其詳無考。

其三遼澤 按太宗東征，渡遼澤、東西二百餘里泥淖不通人馬者，乃指巫閭以東今廣寧（北鎮）以東、遼水以西之沼澤地帶；所謂渤錯水蓋指今饒陽河歟？

通鑑一九七，貞觀十九年，征遼，五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佈土作橋，軍不留行。」（按此全取兩書本傳，傳云立德填道造橋。尤顯。）又一九八，九月自安市城班師，「乙酉至遼東，丙戌渡遼水。遼澤泥淖，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爲梁，上自繫薪於馬鞵以助役。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填道，諸軍渡渤錯水，暴風至，士卒沾濕，多死者。」按册府一一七親征目書此事云，「渡遼水，至渤錯水，十里間，遼澤餘潦，車馬不通」云云。則遼澤最泥濘處當在遼水西至渤錯水處，廣度約十里。此種泥濘情形，至五代仍見，陸氏南唐書一八契丹傳，公乘鎔表云，「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復按許亢宗行程錄云：

「第二十三程，自顯州九十里至兔兒渦。第二十四程，自兔兒渦六十里至梁魚務。離兔兒渦東行即地勢卑下，盡皆萑苻，沮洳積水。是日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名曰遼河，瀕河南北千餘里，（脫「東」？）西二百里，北（衍文）遼河居其中，其浸如此，隋唐征高麗，路皆由此。秋夏多蚊虻，不分晝夜，無牛馬能致。行以衣被包裹胸腹，人皆重裘，而被衣；坐則蒿草重煙，稍能免。務寒，依水際，居民數十家，環繞瀾望皆荷花。水多魚。……第二十五程，……離梁魚務東行六十里即過遼河，以舟渡，闊狹如淮。過河東，亦行淀五十里舊廣州。」

則遼澤最惡處在遼河西六十里梁魚務，所謂渤錯水蓋指今饒陽河而言。又前於巫閭守捉條引武經總要一六下，顯州在醫巫閭山南，又南七里爲乾州；又云

乾州在山南，「古遼澤之地」。則山之東南已是遼澤之地，蓋西至醫巫閭山、東至遼河皆遼澤也。許錄描寫遼澤景觀甚詳，可作唐事參考，惟今日已無此景觀。

以上所考，乃營州東行至安東故城之主道。而李世勣伐高麗，軍至柳城，揚言取懷遠鎮路，而潛師北自通定鎮（約今新民地區）渡遼水至玄菟故城（今瀋陽地帶）。此蓋偏道，亦北道也。

通鑑一九七貞觀十九年紀，述伐高麗事云：

「李世勣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戊辰朔，世勣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

胡注：「通定鎮在遼水西，隋大業八年伐遼所置。甬道，隋起浮橋渡遼水所築。」陳壽曰，漢武帝開玄菟郡，治沃沮，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麗縣。西北有遼山，遼水所出。」按隋書八一東夷高麗傳，煬帝渡遼水，食盡班師，「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還，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胡注通定，據此而說也。紀要三七遼東都司廣寧衛，通定鎮在衛東百八十里，近遼水。又瀋陽中衛崇信城條，「元菟城在衛東北，……公孫度據遼東，復置元菟郡於遼東東北二百里，晉因之。即此城矣。隋大業八年伐高麗，分遣薛世雄出元菟道，唐貞觀十八年征高麗，拔元菟郡，皆謂此城也。」所指甚是。松井等以玄菟在今瀋陽附近（滿洲歷史地理第一卷第一篇漢代之朝鮮，頁九四），通定鎮在今新民縣附近（同書第六篇隋唐二朝高句麗遠征之地理，頁三八七），約略得之。

按前考契丹衙帳約在今綏東縣故治小庫倫（即庫倫旗，E121°45' N42°45'），由營州東經今義縣，折北經今阜新地區，至其衙帳。李世勣取北道至通定鎮者，疑即取營州東北赴契丹衙帳道，由燕郡（今義縣）北向經今阜新，乃折東至今新民縣地區耳。今有鐵路由朝陽經義縣，阜新，新民，渡遼河至瀋陽，殆與李世勣軍道略相當。又按今京瀋鐵路（北寧路）由山海關沿海岸經錦州治，又經北鎮東境，至新民，與朝陽東經義縣、阜新之鐵路相

會合，同渡遼河至瀋陽。是今兩條鐵路皆取隋唐北道渡遼河。而前考隋唐用兵，與遼金使程皆以南道爲主，由北鎮直東渡遼河至遼中，分至遼東（今遼陽）、瀋州（今瀋陽）。今道以北道爲主者，蓋自古南北兩道皆遼澤低窪，不受車馬，至明末，清太祖定瀋陽，修疊道直西達遼河一百二十里。疊道者，蓋築土石爲道，高出地面，廣三丈，以通車馬。自此遂以北道爲主，至今爲鐵路取線也。

松井等謂今道（北寧鐵路，即京瀋路）蓋爲清初所開。引高士奇扈從東遊日錄云：

「辛亥，駐蹕永安橋。先是從瀋陽至遼河百餘里間，地皆葑泥洼水，不受車馬，故自廣寧（即北鎮）至瀋陽向以遼陽爲孔道。太祖高皇帝初定瀋陽，命旗丁修除疊道，廣可三丈，由遼河一百二十里直達瀋陽，平坦如坻，師旅出入便之。疊道外仍多葑泥。」（出自松井某文所引，筆錄時失記。）

按一統志奉天府卷津梁目，「永安橋在承德縣（即今瀋陽）西三十里，蒲河經其下，俗名大石橋。本朝崇德六年勅建。初太祖高皇帝命修疊道百二十里，太宗文皇帝復建永安橋，以便行旅，至今賴之。」下文記康熙諸帝御製永安橋詩數首，凡三詩題疊道云云。按此顯爲隋唐之北道。松井等謂此道爲清初所開，雖非事實，然因清初加功修築爲疊道，遂替代南道爲遼河東西交通上之主道，則信而有徵矣。

（五） 臨渝關外沿海通道史略

以上所考，出臨渝關北經營州折東至遼東，蓋由今凌南循大凌河谷而行者，此爲中古時代渝關、遼東間交通之主線。而今北寧路出山海關沿海岸而行者，於古史亦頗可考。按北宋末宣和七年，許亢宗奉使賀金主登位，著行程錄，自雄州首程，經燕山府（即幽州），薊州，灤州（今灤縣），營州（今昌黎），潤州（今山海關西、秦皇島西北海陽鎮），遷州

(今山海關)，習州 (今興城、舊寧遠西南)，錦州 (今縣市)，顯州 (今北鎮東約二十五里)，兔兒渦，梁魚務，過遼河，經廣州 (今瀋陽西南七十里) 至瀋州 (今瀋陽)。洪皓松漠紀聞、張棣金虜圖經與趙彥衛御寨行程所記，自潤州、遷州至顯州，又經兔兒渦，梁魚務，渡遼河大口，經廣州至瀋州，與許錄路線全同，御寨行程云廣州望北行七十里至瀋州，則兩宋時代，渝關外濱海路線已與今日相同，惟由北鎮東境 (遼顯州) 渡遼河後，折北行至瀋陽，與今道由北鎮東境更東北繞經新民乃東南渡遼水至瀋陽者為不同耳。

許亢宗行程錄，見大金國志卷四〇，及三朝北盟會編卷二〇，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二有轉錄。張棣金虜圖經，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四。趙彥衛御寨行程，見其雲麓漫鈔卷八，說郛四二有轉錄。今地據松井等滿洲歷史地理第二卷第二篇見於許亢宗行程錄之遼金時代的滿洲交通路。

再上考五代時期，此道亦已通行。如晉少帝北遷，道由幽州，過薊州，平州，出榆關，又行七八日至錦州，又數十程渡遼水至黃龍府 (今吉林農安縣)，即顯取濱海路線也。

此見舊五代史八五晉少帝紀。

復上考東晉、北朝、隋唐時代，此濱海之道即已通行。如東晉永和六年，燕王慕容儁三路出師南伐趙，東道兵二萬出徒河 (今錦州) 至樂安 (今樂亭東北)。北齊文宣帝伐契丹，至平州，親從西道趣長塹，取白狼水 (大凌河) 河谷北出；使潘相樂自東道趣青山，擊契丹別部，青山亦在徒河境，在營州東一百九十里。(當在今義縣南。) 此兩東道，蓋亦今濱海道也。又隋及唐代前期，有瀘河鎮，當伐高麗軍道，故為軍糧所聚，與懷遠鎮相同。瀘河又名彭盧水，即古唐就水，今名小凌河，則瀘河鎮近今錦州，亦當臨渝關 (今山海關) 外濱海運道也。是則中古時代臨渝關外通遼

東，固以營州柳城爲主線，但緣海一線亦已居於相當重要之地位也。

東晉徒河道 通鑑九八晉永和六年紀：

「二月，燕王儁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輿于自西道出蠡螭塞，儁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霸軍至三陁，趙征東將軍鄧恆惶怖，焚倉庫，棄安樂遁去，（胡注，安樂當作樂安。下文同。是也。）……徒河南部都尉孫詠急入安樂，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安樂、北平兵糧，與儁會臨渠（今三河縣東南）。」

按徒河在今錦州西北，樂安在今樂亭縣東南，則此東道顯爲濱海通道。

北齊青山道 北齊書四文宣帝紀，天保四年，述討契丹事云：

「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從西道趣長埜。詔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經昌黎城。復詔安德王韓軌率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癸卯，至陽師水，倍道兼行，掩襲契丹。甲辰，帝親踰山嶺，……奮擊大破之，虜獲十萬餘口……。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丁未至營州。」

按通鑑一六五梁承聖二年紀，全錄此文，惟「至營州」上有「還」字，是也。胡注：「曹操征烏桓，出盧龍塞，埜山堙谷五百餘里，後人因謂之長埜。」松井等引齊書此段，而注云，青山，今義州歟？白狼城在今朝陽西南大凌河西；昌黎城在白狼城東北，大凌河東。（滿洲歷史地理第一卷頁三二七。）雖不能準確，然帝出西道是循大凌河谷而北下無疑，潘相樂出東道當即循海岸線路。考魏書九五徒河慕容廆傳，廆代領部落，由遼東「徙於徒河之青山。」通典一七八營州目，「漢徒河縣之青山在郡城東百九十里。」蓋當在今義縣之南歟？此所謂東道正當由渝關東北緣海行經今錦縣至義縣地區也。

隋唐瀘河鎮道 上文考懷遠鎮，引通鑑一八一，大業七年，謀伐高麗，詔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又隋書四三觀德王雄傳，「遼東之役，……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遘疾而薨。」足見瀘河鎮亦當遼東軍道，地位幾與懷遠同樣重要。又唐登州司馬王慶墓誌，爲營州都督府瀘河鎮將，時在龍朔年間，（山左冢墓

遺文。)則唐代前期仍有此鎮也。寰宇記七一燕州目，大業八年置遼西郡，并遼西、懷遠、瀘河三縣以統之。武德元年，廢瀘河縣。蓋仍爲鎮。是與遼西（燕州）、懷遠當不相遠。考漢書地理志遼西郡狐蘇縣，「唐就水至徒河入海。」是徒河近海濱。補注，「寰宇記（按卷七一），彭盧水一名盧水河，即唐就水也，後魏風土記（按原文「魏」下有「輿地圖」三字）云，水至徒河入海，與地平，故曰平盧，譌爲彭盧。」瀘河鎮當因瀘河受名，即盧河也，其下游至徒河入海。漢志有徒河縣，補注引一統志，在今錦州西北，陳禮疑即今小凌河，是也。則隋唐之瀘河鎮當與今錦州相近，或即古徒河縣歟？若此說不誤，則隋唐進兵伐遼東，渝關外濱海一道，亦爲一輔線也。

參看圖二十二

民國七十一年(1982)十一月初稿，七十二年二月一日補訂畢功，
七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初校，七十五年二月五日二校定稿。

篇伍叁 北朝隋唐東北塞外東西交通線

引 言

- (一) 北魏六鎮東西交通線
- (二) 大寧東北經濡源通奚契丹道
- (三) 禦夷鎮東通柳城道

引 言

北朝隋唐北疆或疆外之東西交通線尚有可略考者，如北魏北疆之六鎮交通線，如北魏前期諸帝屢次東巡及征討庫莫奚以及五代胡嶠陷虜記所行路線，又如北魏伐馮燕、通使契丹交通線。此篇綴拾史料，得其梗概，亦治中古史者之一助也。

(一) 北魏六鎮東西交通線

北魏前期都平城（今大同），向東微南行至幽州，向西微北行至盛樂（今和林格爾北土城子）、雲中故宮（盛樂西四十里），前於太原北塞交通諸道篇已詳之。此東西道之北，有六鎮東西一線排列，自西而東數之，曰沃野，曰懷朔，曰武川，曰撫冥，曰柔玄，曰懷荒。其建置在世祖太武帝時代，蓋以鎮撫邊疆高車降俘也。沃野鎮在唐代天德軍北六十里，約今圖烏梁素海之北，E108°50'·N41°20' 地區。其東懷朔鎮，在五原，塞水（流於E111°20' 線上之水？抑克魯庫河？）上源之西南，去沃野二百五十里，約今固陽縣（E110°4'·N41°4'）地區。又東武川鎮，在白道之北，白道中溪水（流經白道嶺西者）上游，約今武川縣（E111°25'·N41°8'-10'）地區。又東撫冥鎮，去武川一、二日程，約今陶林縣（E112°35'·N41°20'）地區。

又東柔玄鎮，去撫冥二、三日程，約今興和縣（E113°50'·N40°50'）或稍北 E113°52'·N41° 地區。又東懷荒鎮，在大寧（今萬全即張家口）西北百里，約今張北縣（舊興和E114°40'·N41°10'）地區。沃野西至高關二百五十里，懷荒東南接大寧通濡源，是為最北邊疆之東西交通線。

二十餘年前撰北魏六鎮考（刊亞洲史學家第二次會議論文集），編入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下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十一章北魏軍鎮。至今意見雖無大異，然少數鎮之地望，有更明確之論證。茲就原文，稍加訂正，改作如次：

六鎮為北魏前期之重要建置。後代學人論其地望者多家，就中以沈垚六鎮釋（載落帆樓文集）最能得其大要。然近百年來，學者仍多誤會。今稍詳徵史料，重為考述之。

元魏北邊有所謂「六鎮」。魏書高宗紀，太安五年十二月戊申，詔曰：「六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災旱」云云。是六鎮一詞之最早見者。其後如高祖紀，皇興元年九月，「詔賜六鎮貧人布三匹。」太和十八年，「詔六鎮及禦夷城人年八十以上」云云。又魏書五四高閭傳，於高祖時上書論禦邊之策，屢云六鎮。魏書一八廣陽王深傳，詔復鎮為州，「會六鎮盡叛」。是終北魏之世有「六鎮」之名也。

六鎮者當指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六鎮而言。何者？肅宗改北邊諸鎮為州，主要者指六鎮言，而魏書酷吏鄺道元傳云：「肅宗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為州。」則六鎮必在此八者之中。據前引高祖紀太和十八年詔書，稱「六鎮及禦夷城人」，則禦夷自不在六鎮之列。且禦夷鎮為太和中所置，明見於水經注（詳後禦夷鎮條），決不在高宗時已見於史之「六鎮」之列。或以禦夷為六鎮之一，誤也。復檢元和志四記北魏六鎮之西三鎮云：

「沃野故城在軍（天德軍）城北六十里，即後魏時六鎮從軍（當作西，蓋誤為東，又譌為軍）第一鎮也。」（天德軍條）

「光祿城東北有懷朔古城。其城即後魏六鎮從西第二鎮。」（東受降城條）

「武川城，今名黑城，後魏六鎮從西第三鎮，在軍（振武軍）北三百里。」

（同上）

據此，北魏六鎮係由沃野向東數之，薄骨律不在其列也。然則酈道元傳八鎮中之最東禦夷鎮與最西薄骨律鎮皆不在六鎮之列，而所謂六鎮即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是矣。此其證一也。

又高祖紀，太和十八年書事云：

「八月……甲辰，幸陰山，觀雲川。丁未，幸闕武臺，臨觀講武。癸丑，幸懷朔鎮。己未，幸武川鎮。辛酉，幸撫冥鎮。甲子，幸柔玄鎮。乙丑，南還。所過皆親見高年，問民疾苦。……丙寅，詔六鎮及禦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無子孫兄弟，終身給其廩粟。」

巡幸四鎮，親見高年，問民疾苦，旋即下詔加惠於六鎮及禦夷城之孤老，則此條紀事所幸之懷朔、武川、撫冥、柔玄四鎮，必皆在六鎮之列無疑。加以元和志所記最西第一鎮沃野，已得其五矣。然則所未知者惟懷荒一鎮是否列在六鎮之一耳。按懷荒置鎮極早，不能遲於太延初年（詳後文），又介在柔玄、禦夷之間（詳下文柔玄鎮條），自沃野向東數之，此適為第六鎮，其為六鎮之一亦無疑。則六鎮即為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之證二矣。

茲再就各鎮地望略加考論如下：

沃野鎮 魏書三八刁雍傳，為薄骨律鎮將。真君七年上表云：「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是沃野置鎮不能遲於太武帝時也。又一九城陽王長壽傳：「皇興二年封。……出為沃野鎮都大將。」此鎮將之可考者。其時代當在孝文初。關於沃野鎮之地望，前引元和志四，已明在唐天德軍北六十里。又新唐書地理志末附載賈耽所記通四夷七道，其三為夏州塞外道，云自夏州北行六百七十餘里至安樂戍。「戍在河西壩。其東壩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故永濟柵也。北經大泊，十七里至金河。又經故後魏沃野鎮城，傍金河，過古長城，九十二里至吐俱麟川。」按同志豐州中受降城條云：「大同川有天德軍。……乾元後徙屯永濟柵，故大同城也。……北有安樂戍。」是賈耽所記，亦謂後魏之沃野鎮在唐天德軍北不到九十里

地也。按唐天德軍之地望今已有考古資料可確證在今烏梁素海之東北水濱。檢今圖，約在 E109°·N41° 之西北不遠處，已詳篇七長安北通豐州天德軍驛道篇（頁 253），則其北六十里，約當在 E108°50'·N41°20' 地區矣。

懷朔鎮 魏書地形志上云：

「朔州，本漢五原郡。延和二年置爲鎮，後改爲懷朔。孝昌中改爲州。後陷。」按北魏始興之時，漢五原之名仍見在。如太祖紀，登國六年九月，帝襲衛辰五原，屠之；於柁陽塞北樹碑記功。又登國九年「三月，帝北巡，使東平公元儀屯田於河北五原至於柁陽塞外。」是其證。此志云「本漢五原郡，延和二年置爲鎮。」置爲五原鎮也。其後改名懷朔。此爲六鎮中建置年代之唯一可確考者。按漢五原郡在今綏遠包頭西北地區。而郡城之確實地望已難詳考。關於北魏懷朔鎮之地望，主要材料有下列三條。

水經河水注：「河水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水出石門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門障。卽此山也。西北趣光祿城。……城東北卽懷朔鎮城也。其水自障東南流逕臨沃城東，東南注於河。」

又：「芒干水（今黑河）又西南，逕雲中城北，白道中溪水注之。……芒干水又西，塞水出懷朔鎮東北芒中，南流經廣德殿西山下。……其水歷谷南出（趙本有陰字）山，西南流入芒干水。」

元和志四東受降城條：「光祿城東北有懷朔古城。其城卽後魏六鎮從西第二鎮。在今中城界向北化柵側近也。」

按綏乘（六山川考及卷首地圖），以爲石門水卽今昆都倫河，是也。又中受降城在今昆都倫河口之西，賈格爾齊廟之東，約 E109°30' 處，黃河之北岸，詳篇八長安東北通勝州振武軍驛道。則魏之懷朔鎮當在今固陽縣（E110°4'·N41°4'）地區。復考寰宇記四九雲州雲中縣條引入塞圖云：

「從平城西北行五百里至雲中。又西北五十里至五原。（雲中至五原決不止五十里。沈垚改十爲百，蓋略近之。亦可能脫「二百」字。）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沃野鎮。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高闕……。」

按此條記里程方位尤詳，且高闕因地形立名，易可追究。前於篇六長安西北通

靈州驛道及靈州四達交通線，已證其即今之狼山口 (E107° 25' · N41° 20') 或石蘭計口 (E107° 30' · N41° 20')。據入塞圖此條記事，沃野東至懷朔，西至高闕皆為二百五十里。沃野、高闕既已知，則懷朔當在今固陽地區更無可疑。

武川鎮 魏書一五遼西公意烈傳，拓跋叱奴為武川鎮將，但時代不明。觀前引高祖紀太和十八年孝文北巡諸鎮次第，已可知武川在懷朔之東。至於具體說明其地望者，前引元和志四東受降城條云：

「武川城，今名里〔黑〕城，後魏六鎮從西第三鎮，在軍北三百里。」

又水經河水注云：

「芒干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縈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芒干水又西南，逕雲中城北，白道中溪水注之。水發源武川北塞中。其水南流，逕武川鎮城，城以景明中築（望按蓋重築）以禦北狄矣。其水西南流歷谷，逕魏帝行宮東，世謂之阿計頭殿。宮城在白道嶺北阜上……。」

據河水注，武川鎮在白道嶺之北。據元和志，鎮在軍北三百里。按東受降城隸屬振武軍，故此謂「軍北」即振武軍之北也。軍在今歸綏（即呼和浩特）西南不遠處，亦詳篇八長安通勝州振武軍驛道。白道嶺，地貌特異，今仍舊名，在歸綏北三十里，又名白道梁，則武川鎮正即今武川縣地區也。並詳篇九天德軍東取諾真水通雲中單于府道（頁287）。

撫冥鎮 魏書一六京兆王黎傳，世仁，「高祖時除使持節、安北將軍、撫冥鎮都大將。」又一九安定王休傳，「蠕蠕犯塞，出為使持節、征北大將軍、撫冥鎮大將。」又一六陽平王熙傳，元篤為北中郎將撫冥鎮將。皆在孝文帝時。足見為一重鎮。惜其建置時代無考。然周書二八史寧傳，「魏平涼州，祖灑，隨例遷於撫寧鎮，因家焉。」觀「隨例遷」「因家焉」之文句，與史傳常見之遷武川懷朔文例相同，是撫寧亦北鎮也。然實無考。疑史寧傳「撫寧鎮」即「撫冥鎮」之形譌。魏平涼州在太武帝太延末年，則其時已有撫冥鎮也。

至於其地望，前引高祖紀述太和十八年北巡諸鎮次第云：八月「甲辰，行幸陰山，觀雲川。丁未，幸闕武臺。癸丑，幸懷朔鎮。己未，幸武川鎮。辛酉，幸

撫冥鎮。甲子，幸柔玄鎮。乙丑，南還。」據此，武川東至撫冥僅一二日程，由撫冥東至柔玄亦僅二三日程。則撫冥在武川、柔玄二鎮之間，或略偏西，或未必偏。武川鎮既在今武川縣，柔玄鎮在興和縣北亦見下文。檢視今圖，則撫冥鎮正當在今綏遠之陶林縣地區。檢譚其驥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武川禦夷等鎮圖，置撫冥鎮於四子王旗附近，似亦無確證。

柔玄鎮 魏書四四羅結傳，子斤，從太武平涼州，「除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侵境，馳駟徵還，除柔玄鎮都大將。」是太武帝時已有柔玄鎮也。又京兆王黎傳：世仁，「高祖(時)……轉都督柔玄、撫冥、懷荒三鎮諸軍事、鎮北將軍、柔玄鎮將。」是柔玄鎮將之又一可考者，且見此三鎮必相毗連。據前引高祖紀行幸次第，柔玄緊接撫冥之東，六鎮東西排列，則懷荒必又在柔玄之東，以地遠不至，亦猶沃野在懷朔之西，地遠不至也。而拓跋世仁以柔玄鎮將兼督撫冥懷荒二鎮者，亦正以柔玄居中，兼督東西兩鄰鎮也。通鑑一四九，梁普通四年紀，胡注引宋白曰：「懷荒鎮在柔玄鎮之東，禦夷鎮之西。」是也。而楊守敬北魏地形志圖繪懷荒於撫冥、柔玄之間，方位殊誤。且魏書五〇慕容白曜傳：弟子契，「正始初……轉都督禦夷懷荒二鎮諸軍事、平城鎮將。」禦夷在六鎮東端之東。若如楊圖，柔玄在懷荒之東，則在懷荒禦夷之間，慕容契不容都督禦夷懷荒兩鎮而不督居間之柔玄鎮也。此亦足證楊圖所繪柔玄懷荒兩鎮之方位必東西倒置無疑。

然則柔玄鎮究在何處？考水經灤水注云：

「灤水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玄鎮西長川城南小山。山海經曰，梁渠之山無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東南流逕且如縣故城南。……于延水出縣北塞外，即脩水也。」

按漢且如縣在今綏遠興和縣境。據此注，柔玄鎮又在且如之北。又于延水即今洋河，據民國四年參謀部百萬分之一圖及 ONC-F-8，洋河有東西兩源，東源出興和縣北，西源出興和、平地泉(集寧)之間以北地區，則柔玄鎮當在今興和縣或稍北，約 E113°52'·N41° 地區也。

懷荒鎮 魏書四〇陸侯傳：「出為平東將軍、懷荒鎮大將。未朞，諸高車莫弗

訟俟戢急，待下無恩，還請前鎮將郎孤。世祖詔許之。」後又從駕征破涼州，遷長安鎮都大將，擒蓋吳。按破涼州事在太延末年，擒蓋吳事在真君七年，則任懷荒大將必在太延末年以前。而俟之前又有懷荒鎮將郎孤。是懷荒鎮之建置不能遲於太延初（太延只有五年）。又一六陽平王熙傳，比陵以太延五年爲司空，除安遠將軍懷荒鎮大將。是亦置鎮不能遲於太延年間之證。懷荒鎮將之可考者，除郎孤、陸俟、拓跋比陵外，又如魏書一五陳留王虔傳：侄建，位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又三九李寶傳，「高宗初，代司馬文思鎮懷荒」。周書一九達奚武傳，「祖眷，魏懷荒鎮將。」皆是也。其大將可考者於六鎮中爲最多，可見爲一重鎮。

其地望在柔玄之東，已見前考。茲復稍詳論其地。考寰宇記四九雲州雲中縣青波道條引入塞圖云：

「……馬邑又東北二百五十里至平城。又直東行二百二十里至高柳城。又東行一百八十里至代郡城。又東北行一百七十里至大寧城，當涿郡懷從縣（岑仲勉隋唐史卷上隋史第十四節引作懷戎縣，是也。）北三百里也。從大寧西北行百里至懷荒鎮。又北行七百里至榆關，又北行二百里至松林。又北行千里方至瀚海。」

按懷戎縣，在今察哈爾涿鹿縣西南七十里。又漢有廣寧縣，晉置廣寧郡，亦曰大寧，在今宣化縣西北。漢又有寧縣，爲上谷西部都尉治，亦在今宣化縣西北。楊守敬漢地理志圖，置寧縣於萬全，而廣寧在稍東地區。本篇下文引灤水注及楊地圖，認爲置大寧於今張家口東南，是也。檢視今圖，懷荒鎮當在今萬全（張家口）以北之張北縣（E114°40'·N41°10'）地區。至於地形志上：「蔚州，永安中改懷荒禦夷二鎮置，寄治并州鄆縣界。」此謂以懷荒禦夷二鎮之流民置蔚州，非其原地也。

六鎮之名稱、地望以及其建置或見史之時代已略考如上。北魏前期，北邊軍鎮與此六者之性質相類者甚多。例如此六鎮外，東有禦夷，西有薄骨律。另外可考之名鎮有統萬、高平、鄯善、涼州、敦煌等鎮。何以沃野至懷荒等六鎮獨有「六鎮」之目？

前考六鎮建置或見史傳之年代：懷朔本名五原，以延和二年置。其餘諸鎮之建置，懷荒鎮不能遲於太延初，撫冥鎮不能遲於太延末，沃野鎮不能遲於眞君初，柔玄鎮不能遲於太武帝世。惟武川一鎮無考。然武川正當白道嶺，爲中古時代中國通漠北之第一主道，北魏北伐亦常以白道爲中軍主力路線。其東西五鎮皆置於太武世，當時以白道地位之重要，不容不置鎮，則武川鎮之建置亦必在太武世，決無可疑也。懷朔鎮既置於延和二年，延和只有三年，太延只有五年，則懷荒、撫冥、沃野三鎮見於史傳之年代後於懷朔鎮建置年代少僅一、二年，多亦不過五、七年，其餘二鎮亦太武帝所置。則此五鎮之建置，縱後於懷朔，亦決不過數年。

考陸俟傳云：

「出爲平東將軍、懷荒鎮大將。未朞，諸高車莫弗訟俟嚴急，待下無恩，還請前鎮將郎孤。世祖詔許之。徵俟還京，……言於世祖曰：陛下今以郎孤復鎮，以臣愚量，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

是懷荒鎮所統大抵皆高車也。復考天象志云，(神麤)二年五月，北征蠕蠕，大破之，「遂降高車，以實漠南，闢地數千里。」又世祖紀神麤二年條述伐蠕蠕事，最後云：「冬十月振旅凱旋，……列置新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詔司徒平陽王長孫翰、尙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侍中古弼鎮撫之。」按西至五原陰山，東至濡源，正是六鎮地帶，懷荒鎮卽在其中。懷朔鎮始置於延和二年，僅後於此事三年有餘。頗疑神麤二年冬始置降民於漠南時，僅詔平陽王等四人鎮撫之，尙無定制。至延和二年置懷朔鎮(時名五原)，其他五鎮亦同時所建置，東西並列，以鎮撫降民，且備禦北寇，故有「六鎮」之名耳。「六鎮」一詞始見於太安五年詔書，後於此時亦不過二十六年耳。禦夷鎮尤與懷荒鎮地近勢接，而不連稱「七鎮」者，正以其建置在後，故也。六鎮之建置已考論如前。以其邊防重要，故保存體制直至肅宗孝明帝正光五年八月丙申，始改建爲州，事見肅宗紀。(參見廣陽王深傳及北齊書魏蘭根傳。)是六鎮建置前後凡歷九十二年(433-524)而後廢也。

至於入塞圖所云：「從大甯西北行百里至懷荒鎮，又北行七百里至榆關，又北行二百里至松林，又北行千里方至瀚海。」此一道為北朝北疆直北行之道，無其他史料可資比勘，姑存待考。

按入塞圖一段，見寰宇記四九雲州目雲中縣條。

(二) 大寧東北經濡源通奚契丹道

北魏前期都平城，君主屢屢東幸大寧、濡源，且向更東方之庫莫奚與北燕馮氏用兵。跡其行幸與用兵，可略識當時之交通路線：

其一，由平城東行經參合陂（今陽高東），蟠羊山，又東至大寧，即廣寧（今張家口），有長川。又東北蓋循黑城川河谷東北行，經去畿陂（今沽源西克勒湖或西南）至濡源（今灤河源），蓋駐禦夷故城，城夾在濡水東西兩源之間，約今沽源縣東大灘鎮西（E115°50'·N41°35'）。其後孝文太和中置禦夷鎮（今獨石口塞內，在赤城北六十餘里，約N41°10' 沽水東岸），在故城南一百四十里，亦以鎮濡源地區也。又折南行至赤城（今赤城縣東近處），太武帝時見置鎮。又南至魏上谷郡（今延慶縣），城東牧牛山、九十九泉，山上建道武帝廟。又循清夷水河谷下行，西至秦漢上谷郡治沮陽故城（今懷來舊縣），又西至涿鹿縣（今縣東南四十里，縣舊名保安），有黃帝廟，又西北還至大寧。

魏書前期諸帝本紀，記其東方行幸征伐事，茲節錄數條如下：

- A. 道武帝登國二年（387）十月癸卯，幸濡源。十一月遂幸赤城。十二月巡松漠，還幸牛川。
- B. 同上三年二月東巡。四月幸東赤城。五月癸亥，北征庫莫奚。六月大破之，渡弱落水。七月還赤城。
- C. 天賜四年（407）五月北巡，自參合陂東過蟠羊山，遂東北踰石漠，至長川，幸濡源。七月自濡源西幸參合陂。

- D. 明元帝永興四年 (412) 七月東巡，戊子，臨去畿陂觀漁。庚寅，至于濡源。西巡幸北部諸落。
- E. 神瑞二年四月 (415) 北巡。五月丁亥，次于參合，東幸大寧。丁未，田于四岬山。六月戊午，幸去畿陂，觀漁。辛酉，次于濡源。射白熊於頽牛山。丁卯，幸赤城。南次石亭，幸上谷。壬申，幸涿鹿，登橋山，觀溫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黃帝廟。至廣寧，登歷山，祭舜廟。七月還宮。校勘記引北史作癸酉幸廣寧。
- F. 泰常三年 (418) 五月東巡，至于濡源及甘松。遣長孫道生等精騎二萬襲馮跋，又命延普自幽州北趨遼西爲聲勢，帝自突門嶺待之。道生至龍城。
- G. 太武帝延和元年 (432) 六月庚寅，東駕伐和龍。七月己未，至濡水。庚申，遣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俱會和龍。帝至遼西，己巳，車駕至和龍。九月乙卯，車駕西還。十月癸酉，車駕至濡水。十一月乙巳，車駕至自伐和龍。

以上七條所見重要地名，除涿鹿（今縣東南四十里，涿鹿舊名保安）、和龍（即龍城今朝陽）爲學人所習知者外，須稍加解釋。茲先釋濡源以西以南諸地如下：

濡源、禦夷故城 濡水即今灤河，其源頭在今察哈爾獨石口塞外。北魏前期，君主屢幸濡源。按濡水注，太和中所置禦夷鎮之北一百四十里有禦夷故城者，夾在濡水東西兩源之間，約今沽源縣之東、大灘鎮之西，E 115° 50' · N 41° 35' 地區，此蓋北魏前期所置之城防也，詳下文。前期君主屢幸濡源，蓋即駐駕於此。其後孝文太和中置禦夷鎮，在今獨石口塞內，赤城縣北六十餘里，即雲州堡北三十里，約北緯 41° 10'，沽河源之東岸，詳幽州東北塞諸道一：居庸關北出塞外兩道篇。此鎮亦所以鎮濡源也。

赤城 赤城又名東赤城，據沽水注，此赤城在禦夷鎮之南，當陽樂水與沽河會合處之稍北地區，今仍有赤城縣，地相近。太武帝時代見置赤城鎮，爲東北軍事要地，詳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下冊第十一章北魏軍鎮及本書居庸關北出塞外兩道篇。

參合陂、蟠羊山 陂在漢代參合縣故城東近處，即在今陽高縣東，山又在陂之東，詳附篇八北魏參合陂地望辨。

大寧、長川 北魏前期諸君主常幸大寧、廣寧、長川。按大寧、廣寧同地，而魏書三太宗紀，泰常二年十二月「壬申幸大寧長川」，是長川亦在大寧或相近。水經注一三灤水注，黑城川水有三源「總爲一川，東南逕黑土城西，又東南流逕大寧縣西，而南入延河。延河又東逕大寧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寧也。」楊氏水經注圖以黑城川水即今張家口之拜察河，置大寧、廣寧於拜察河之東，洋河之北，張家口東南，是也。

去畿陂 此陂明確地望無考。按D條，戊子臨此陂觀漁，庚寅即至濡源，中間才一日。E條，戊午幸此陂觀漁，辛酉次于濡源，中間才二日。則由此陂東或東北至濡源不過一兩日路程，即去濡源不遠處，或即今沽源縣西之克勒湖歟？否則當爲其南之一湖，此地區湖泊固甚多也。

上谷 秦漢上谷郡在舊懷來縣（指舊縣，中共圖集西移治沙城堡），而灤水注，魏上谷郡治居庸，楊圖置於今延慶，是也。

經此一番詮釋，諸帝東方行幸，往往經參合陂，大寧，至濡源，又南經赤城，上谷，折西至涿鹿，復還至大寧，如綱文所書者。檢水經注一三灤水注，「于延水又東，黑城川水注之。水有三源，出黑土城西北，奇源合注，總爲一川，東南逕黑土城西，又東南流逕大寧縣西，而南入延河。延河又東逕大寧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寧也。……有大寧城。」則大寧城西之黑城川水自北而南流。檢視今圖，此道蓋即循黑城川水而東北上行至去畿陂。至於牧牛山以西，蓋又沿清夷水而下行者也。

其二，由濡源北魏前期所置禦夷故城東北經松漠，即所謂平地松林（今經棚以西、西喇木倫河上源），東至庫莫奚衙帳（今巴林橋，E 118° 30' · N 43° 17'），道武帝伐庫莫奚即取此道。

前引魏書帝紀A條，登國二年幸濡源，遂幸赤城，巡松漠。B條，明年東巡赤城，遂北征庫莫奚，渡弱落水，復還赤城。按魏書二六長孫肥傳，登國初，

「自濡源擊庫莫奚」。是此次行軍亦自濡源出征也。庫莫奚即隋唐時代之奚，建衙於潢水之北石橋之旁，其地在今巴林橋（E118°30'·N43°17'）之北近處，詳盧龍道篇。弱落水即潢水，今西喇木倫河也，說詳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史學雜誌第二十一編）。檢視今圖，道武行軍，蓋由今藥河上源度入西喇木倫河之上源地區也。二年巡松漠者，已示知其必在濡源之北或東北境。按中古時代云松漠者，大抵在今西喇木倫河流域為多。契丹舊衙在今朝陽北四五百里，唐為置松漠都督府，是在今西喇木倫河中下游。又遼史三太宗紀上，天顯八年，「西狩，駐蹕平地松林。」時都上京臨潢府。是松林在其西。又十二年，「幸平地松林，觀潢水源。」此松林顯在今西喇木倫河上源地區（N43°·E117°-118°）。又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上京諸州目，饒州「在潢水之北，石橋旁。……西南至平地松林百里。」石橋即今巴林橋地（E118°30'·N43°17'）。檢日本栗棘庵藏宋輿地圖拓本，（青山定雄唐宋時代交通與地志地圖之研究附圖版8。）石橋之西潢水上源地帶，標注云：「平地松林廣數千里」（千字極清晰），是其地也。又明人羅洪先廣輿圖云，「自慶州西南至開平，地皆松，號曰千里松林。」（禹貢半月刊第四卷五期李素英明成祖北征紀行附刊。）紀要一八附考廢慶州條引北邊紀事云，「舊慶州在大寧北六百餘里，西南至開平八百餘里，地皆大松，號曰千里松林。」是明人又稱為千里松林。其地理範圍則一。張穆謂平地松林在克什克騰旗（駐今經棚，約 E117°30'·N43°20'）西境。（蒙古游牧記卷三克旗目。）是也。復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北安州「後魏置安州，築城在幽州之北，正當松漠之地。」按魏安州治所在今隆化縣（見濡水注），其西北地區，魏、遼皆不見置州郡，蓋魏之安州、遼之北安州之西北境統轄廣遠，至平地松林地帶。潢水上源地區之地貌，固亦高原漠磧，而多松林，故亦有松漠之稱也。古今地名辭典以此平地松林釋松漠，（頁四九七。）是也，惟有以偏概全之病耳。

潢水上源之平地松林地帶西南去濡源已不過數百里，魏道武帝由濡源巡松漠，疑即到此平地松林地帶，蓋以覬庫莫奚虛實，故明年即統大軍伐之也。又北齊書四文宣帝紀，天保三年，「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獲雜畜十餘萬。」

庫莫奚之能到代郡，蓋亦循此道而西耳。

其濡源至平地松林間之路線行程，據濡水注所記，由禦夷故城沿濡水河谷北行約百里至沙野（今有砂梁地名，E116°·N41°50'），西南去禦夷鎮二百三十里。又東北約一百六七十里至呂泉水、三泉水合流南入濡水處，西南去禦夷鎮四百里，地與元代上都（今昭乃木蘇城，E116°10'·N42°20'）相近。又沿濡水河谷東北行，度入弱洛水（即潢水，今西喇木倫河）上源，即平地松林地帶也。

水經注一四濡水注云：

「濡水出禦夷鎮東南，……西北逕禦夷故城東，鎮北百四十里，北流，左則連淵水（淵一本作泉）注之。水出故城東，西北流逕故城南，又西北逕綠水池南，池水淵而不流。其水又西屈而北流，又東逕故城北，連結兩沼，謂之連淵浦；又東北注難河（即上文濡水東源）。難河右則汙水入焉。水出東塢南，西北流逕沙野南，北人名之曰沙野，鎮東北二百三十里，西北入難河。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訛耳。①濡水又北逕沙野西，又北逕箕安山東，屈而東北流逕沙野北，東北流逕林山北（「林」上，前人皆謂脫松字）。水北有池，潭而不流。濡水又東北流逕孤山南，東北流，呂泉水注之。水出呂泉塢西，東南流，屈而東逕塢南，東北流，三泉水注之，其源三泉雁次合爲一水，鎮東北四百里，東南注呂泉水。呂泉水又東逕孤山北，又東北……注濡河。濡河又東，盤泉入焉。水自西北，東南流注濡河。濡河又東南，水流廻曲，謂之曲河，鎮東北三百里。又東出峽，入安州界。……」

此段描述濡河上源流程所經可謂極詳，且檢視今圖（ONC-F-9，民國地圖集·熱察人文圖及中共地圖集三六內蒙圖），絕大部分皆可勘合。按酈注所述以禦夷鎮爲計程基點。本卷幽州東北塞諸道一：居庸關北出塞外兩道篇，曾極仔細比勘沽水注及武經總要引皇華四達記之文，斷此鎮城在今獨石城與雲州堡之正

① 按濡本字爲湲，故與難音近，今又名灤也，濡字形譌。

中間，北緯 41° 10' 地段之沽河東源兩谷水之間，獨石城南約三十里。據此爲基點以論上段注文所見有里距之地名如下：

禦夷故城 此必建置禦夷鎮前，即北魏前期所建之故城，但未置鎮耳。此城在濡水（今灤河）東西兩源（難河爲東源，連淵水爲西源）之間，而在禦夷鎮北一百四十里，則必在今沽源縣東，大灘鎮之西，約 E115° 50'·N41° 35' 地區，與奚及契丹避暑勝地之炭山相近，亦詳前篇。則炭山之被北蕃重視，蓋其來久矣。

沙野 按注文，濡水東源之難河左受連淵水後，又北流，有汙水自東南來會，沙野在會口之東或東南，汙水之北，南去禦夷鎮二百三十里，即去禦夷故城九十里，去今獨石口約二百里。檢 ONC-F-9 圖，E115° 50'·N41° 50' 處有一水自東南向西北流入上都河（即灤河上游），此水之上源有沙漠綠洲，民國地圖集·熱河察哈爾圖有砂梁之名，其西南去獨石口正約二百里，去前考禦夷故城處正約百里，可斷今之砂梁即古之沙野，惟沙野所指係較大範圍耳。

箕安山、孤山 乾隆濡水源考（王氏合校本經注卷首）以爲似即多倫鄂博圖。按 ONC-F-9，上都河之此段河床西岸有一條山脈，自 E115° 10'·N41° 50' 地區向東北蜿蜒於上都河西岸，至 E116° 30'·N42° 30' 地區，稱爲 TA-MA-CH'UN-SHAN 山脈，靠近沙野之河床西岸曰 LO-TO-SHAN，蓋即酈注之箕安山。孤山當亦爲此山脈東段之一山，約在 E116°·N42° 20' 地區。

松林山 即今多倫縣（E116° 30'·N42° 10'，民國地圖集在 E116° 20'·N42° 10'）之西，上都河東南岸地區之山叢，高峯海拔 1598 公尺。

呂泉水口及三泉水之三泉合流處 據酈注，濡水東北逕孤山南，左有呂泉水、三泉水合流來會。諸泉皆發源於孤山之西北，三泉水之三源泉合流處在禦夷鎮東北四百里。度注文上下文形勢，其地必在上都河北流折而東流河段之北岸，西南去鎮城四百里也。檢紀要一八萬全都指揮司，開平衛（治獨石城）在司東北三百里，又東北至故開平衛四百里。故衛即元之上都城。檢元史五八地理志一上都路條及一五七劉秉忠傳，本世祖居地，爲巨鎮，劉秉忠受命相宅於桓州東灤河北，建城郭於龍岡，尋置開平府，爲上都。是元之上都，亦在灤水北

岸。西南去獨石城四百里，即去禦夷鎮稍盈四百里，則與酈注之三泉合流處之地望略相當，或稍東耳。復檢紀要一八開平故籬引元史，稱其地「山多材木，水饒魚蝦，鹽貨狼藉，畜牧蕃息」，故建上都，足見上都地位有其天然條件。按酈氏濡水、鮑邱水兩注，沿水地名往往標明其去禦夷鎮之方向里距，如上段所見之禦夷故城、沙野、曲河，與此三泉水之三源合流處，以及鮑邱水注之西密雲戍、斛鹽城皆然。就中禦夷故城、西密雲戍、斛鹽城皆為軍政要地；沙野為沙漠綠洲，亦必為塞外之一要地；三泉合流地區，蓋泉水豐盛，相近又有呂泉水，想亦為沙漠地帶之一顯著地點，故酈氏亦特標其西南去禦夷鎮之方向里程也。酈注所寫此諸泉會流處在禦夷鎮東北四百里，既與元代上都之方位里距略相當，又同在上都河北岸，其地相當重要，又與上都略同，故縱非即元之上都，要必甚相近。檢一統志五四八牧廠卷御馬廠古蹟目，開平舊城「在灤河北岸，巴哈呼爾虎之麓，土人呼為兆奈曼蘇默城，直獨石口東北二百二十五里，即元上都。」又山川目，「小呼爾虎山在牧廠北少東，……當兆奈曼蘇默城之北，大呼爾虎山在其西北，疑即古臥龍山……舊開平城北三里。元上都北枕龍岡即此山。」志述故城及兩山在獨石口外二百二三十里，誤。據 ONC 圖，航空里距有此里程，陸程必不只此，紀要云四百里，是也。近代考古調查，上都古城遺址，位於正藍旗五一牧場境內，蒙語名兆奈曼蘇默忒城，即一百零八座廟之意，城牆、街市、宮殿、官署、園囿、民居、寺院等建築遺跡皆可明顯看出。參看文物考古三十年頁八一，詳情見賈淵杰元上都調查報告（文物1977年5期）。則一統志所記大小呼爾虎山南之兆奈曼蘇默城為元之上都，已無可疑。檢申報館中國分省圖，上都河北岸有昭乃木蘇城，在 $E116^\circ$ 之東；民國地圖集·察熱人文圖，在 $E116^\circ$ 稍西。又檢 ONC-F-9，有 Sung Su Man Pet 城。皆即兆奈曼蘇默忒城之異音也。ONC 圖，城在 $E116^\circ 10' \cdot N42^\circ 20'$ ，南臨上都河，（在今多倫縣西北直線距離約 30 公里。）北依海拔 1698 公尺之高山，疑酈注諸泉即在此城西北近區。楊氏水經注圖，以上都河北岸多倫諾爾城西之一水為酈注呂泉、三泉兩水合流者，大略得之。多倫諾爾蓋即上都古城也。

庫莫奚衙帳，東沿潢水河谷下行至契丹衙帳，地在營州東北約五百里，潢水南，約今庫倫旗處（小庫倫，即綏東故治 E121°45'·N42°45'）。再東北行，則通室韋、渤海諸部。

契丹衙帳之今地及東北道，詳幽州東北塞諸道四：渝關通柳城契丹遼東道篇。

此由大寧東北行至濡源循濡水河谷東北度入潢水上游之大道，歷唐至五代，仍見通行。如胡嶠陷虜記所錄行程，自歸化州（今宣化縣）三日踰天嶺（今獨石口外之偏嶺），嶺外黃雲白草不可窮極，一片荒漠氣象。又三四日至黑榆林，寒甚。又一日入斜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又二日渡潢水，黑水（今察罕木倫河，在西喇木倫河之北），至饒坤州（契丹上京之東境）。此段行程殆即略循前考之道。後唐時代，契丹部族自黑榆林西至雲州（今大同），亦循此道。禦夷故城近遼之炭山，呂泉、三泉合流入濡水處亦近元之上都，尤見此道為歷代漠南之東西交通孔道也。

新五代史七三·四夷附錄第二錄胡嶠陷虜記，自幽州西北出居庸關，歷可汗州（唐鴈州，今懷來舊縣），新武州（今涿鹿），至歸化州（唐武州，今宣化縣），下續云：

「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互，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為永訣。……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地氣最溫。……又二日至饒坤州。」

按歸化州在今宣化，地近魏之大寧（今張家口東南）。天嶺，紀要一八開平衛目，偏嶺「衛北四十五里，或曰即天嶺也。」下引胡嶠記。續云，「蓋諷偏為天也。成祖北征，自獨石度偏嶺至開平之隰寧驛是也。」按明開平衛在獨石城，一統志宣化府卷山川目，亦云在獨石城北四十五里，是在獨石口塞外。胡嶠記，由歸化州東北至湟水（即潢水）上游共行十日，三日至天嶺，正當在獨

石口外地區。黑榆林又見舊五代史七〇張敬達傳，云唐長興四年遷雲州，「時契丹率族帳自黑榆林至。」是亦此路。其地及斜谷地望雖不可考，但由天嶺六七日而渡潢水，其路線總不出灤水上游（即上都河）河谷地區，縱非即前考路線，要亦只小異耳。以程計之，此兩地約當在由灤水河谷度入潢水河谷地段。儀坤州，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有宜坤州，在上京東北二百里。栗棘庵藏宋輿地圖拓本，宜坤州在上京東境。黑水，牟里以爲即巴林橋北林西之察罕木倫河（馮譚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頁二四）是也。檢日本栗棘庵藏宋輿地圖拓本，正合。

（三）禦夷鎮東通柳城道

其三，由濡源禦夷鎮東南行九十里（？）至西密雲戍（約今大閣鎮 $E116^{\circ}30' \cdot N41^{\circ}10'$ 地區）。又東蓋經安州（今隆化），三藏口（今承德北），安樂縣（今承德、平泉之間），又東經建德郡治白狼城（今凌源南），東至和龍，即營州柳城也。若不經安州、三藏口，則當東南取唐代墨斗嶺道而東。此並塞外近地之東西道也。

上引魏書帝紀材料F條，明元帝東巡至濡源及甘松，遣長孫道生伐馮跋，至龍城，帝自突門嶺待之。G條，太武帝伐和龍，車駕經濡水、遼西，至和龍。F條，伐馮跋路線係自濡源東經甘松、突門嶺至和龍。檢紀要一八大寧衛目突門嶺條云，在「衛西南，其西有甘松陁。晉建元二年慕容皝滅宇文部，石虎遣兵自甘松出救之，不及。」下文即引魏書泰常三年此條紀事。按建元二年事見通鑑九七，胡注，「宇文國都遼西紫蒙川」，「甘松在濡源之東，突門嶺之西。」紀要即據此言之。雖不能定其確實地望，然紫蒙川既在遼西境②，石虎出兵相救必當向東北，出古北口或盧龍塞地段，則甘松當在濡源之東南頗遠處，而去古北、盧龍邊塞不太遠也。度其地或當在今灤平、承德、平泉地帶。是此次行軍係由濡源向東南，取長城塞外近地之東西通道。復考水經注一四鮑邱水注，

② 參考通鑑二一四開元二十二年張守珪出師紫蒙川條。

「水出禦夷北塞中，南流逕九莊嶺東，……又南逕鎮東南九十里（？）西密雲戍西，又南左合道人溪水……。」參詳下文，此戍必在潮河上游，距源頭不遠處，云在禦夷鎮東南九十里，禦夷鎮即所以鎮濡源者，在今獨石口塞內，赤城縣北六十餘里，即雲州堡北約三十里，具詳幽州東北塞諸道一：居庸關北出塞外兩道篇。檢民國地圖集·熱察人文圖，此西密雲戍當在今大閣鎮（約 E116°30'·N41°10'）地區，現在仍爲此地區之一交通中心，中共地圖集，移豐寧縣治此。

北魏於此置戍，又云西北去禦夷鎮九十里（里數疑有脫譌），是必有道可通。蓋魏元明帝由濡源南行至後置之禦夷鎮地帶，又東南至西密雲戍，又東南至甘松、突門嶺（即今承德東西地帶）遙爲長孫道生支援也。至於太武行軍路線，雖不能詳，然至遼西，亦必取近塞道，惟不知是否亦自濡源耳。復考魏書一〇八禮志一，「和平元年正月，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幸遼西，望祀醫無閭山。」歷橋山，至遼西，是經今涿鹿而東，其道更南，可能自赤城或其南直東行歟？

西密雲戍以東之路線雖難確考，但要不外兩途：其一，東南取唐代墨斗嶺東至奚王牙帳道，其行程已詳古北口通奚王牙帳道篇。此行於今承德、平泉之南境者。其二，由西密雲戍直東取安州路。無論取安州路或取墨斗嶺路，皆東經建德郡白狼城，再東至和龍，即營州治所也。

按古北口、盧龍塞之北，今承德、平泉地帶，北魏置州郡頗不少。據地形志所記，西有安州，治方城，統密雲、廣陽、安樂三郡；東有營州治和龍城，統昌黎、建德、遼東等郡。效考此道之可能的相關地名如下：

建德郡白狼城 前引魏書本紀史料，F條、G條伐和龍事，皆長城南北兩道並進，而以長城外一軍爲主力。考通鑑一二三宋元嘉十三年紀（魏太延二年）二月辛未，魏娥清、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夏四月，「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燕王棄和龍奔高麗。是即在G條史事之明年，仍採南北兩道並進，而以北道爲主力之戰略。是白狼城爲塞北之東西軍道所經。復考北魏韓貞造像記（羅福頤滿洲金石志一）有「前建德郡丞沃連

戍軍主呂安辰」，下文戍名又作沃黎，又云「沃利戍軍主呂安辰、隊主劉都」「沃黎之西」，是此刻即在建德郡境。而有「尉噲□丹使員外散騎常侍昌黎韓貞」。羅振玉跋云所缺爲「契」字，是也。按記以「景明三年五月九日造」，則此使契丹者必出古北口或盧龍塞，經此處東至營州達契丹也。參看渝關東北通柳城契丹遼東道篇。檢地形志上，營州建德郡治白狼城。是建德郡白狼城在北魏前期，當塞北之東通和龍道，北魏後期亦當出塞後之東通營州道，營州即故和龍也。檢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謂此白狼城在清建昌縣南，即今凌源縣南，蓋魏之白狼城與漢白狼異地也。參看歷代盧龍道篇。

安州 州治方城，統密雲、廣陽、安樂三郡。按水經注一四濡水注，「濡水又東南，索頭水注之。水北出索頭川，南流逕廣陽僑郡西，魏分右北平置，今安州治。又南流注于濡。」楊圖以索頭水即今伊遜河，置安州治所於伊遜河與飲馬圖河合流處，是也，即今圖隆化縣治，民國地圖集·熱察人文圖有安州古城址。按隆化地在大關鎮直東，魏世由西密雲戍直東至此區之唯一州城，固宜。三藏口 通鑑九六晉成帝咸康四年，段遼自密雲山分遣使求迎於趙、燕。趙王虎遣麻秋帥衆三萬，燕王皝自帥諸將皆來迎。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皝「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按濡水注，安州東有武列水，一名三藏水。其水三源，曰西藏水、中藏水、東藏水，三川派合，故曰三藏水。三藏水又南，右受龍泉水，龍芻水，又南入濡水。趙釋引紀要，東西中三藏水合處曰三藏口。楊圖以承德城東之熱河爲三藏水。此本之一統志承德府卷山川目熱河條，是也。則三藏口當在今承德城北避暑山莊之北。趙燕之戰，燕軍自和龍而來，三藏口蓋亦當軍道歟？

安樂縣 前引地形志，安州所統有安樂郡。按濡水注，左受三藏、武列水，「又東南，五渡水注之。水北出安樂縣丁原山，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本三會城也。其水……又南流注于濡。」楊圖以今老牛河爲五渡水，此亦本之一統志承德府卷山川目老牛河條，是也。則安樂故城本三會城者，在今承德、平泉之間地區。地處要衝，爲唐及宋遼道所經，可能亦爲魏道所經也。

入塞圖云出塞三道。其「一道東北發向中山，經北平、漁陽，向白檀、遼西，歷平岡，出盧龍塞，直向匈奴左地，即左賢王所理之處。」此漢魏至北朝，東北出塞之國際交通道，殆與上考之道有略相當處。

入塞圖一段，見寰宇記四九雲州目雲中縣條。中山即唐之定州，蓋由定州出飛狐口，經代州，又東經右北平、漁陽郡也。

參看圖二十二

民國七十二年（1983）二月十六日、農曆正月四日初稿，二十一日增補。七十四年九月十日復訂，十四日增北魏六鎮交通線，並釐定節次。十一月二十八復增補，本書前五卷全部完稿。十二月二十二日初校。本卷初校畢功，明日返香港寓所。七十五年二月七日（農曆除夕前一日）二校定稿。本卷二校畢事。三校由廖華淑小姐負責清校。

附：本卷綱文古地名引得 廖華淑

二 劃

七里店 1524
刁黃嶺 1411
九十九泉 1781
九原縣 1357
九荆嶺 1734
九鼎渡 1554
九綉 1715, 1734
八丈溝水 1627
八光溝水 1606, 1622
八渡故關 1481
八會寺 1507

三 劃

三汊口城 1582
三交寨 1344
三交驛 1344
三合鎮 1755
三河縣 1745
三泉水 1785, 1788
三藏口 1789
于延水 1388
下口 1677
下洛城 1372

下洛縣 1388
下博故城 1657
下博縣 1649, 1657
下館城 1350
土河 1701
土門 1442, 1450
土門口 1447, 1448, 1450, 1452, 1453
土門關 1450
土壇 1351
大亘 1504
大石谷 1373
大同 1337, 1392
大同川 1339, 1357
大同軍 1376, 1380
大名府 1650, 1651
大名館 1653
大谷水 1682
大利城 1340
大伍山 1527, 1565
大定府 1701, 1702, 1703, 1717, 1722,
1723, 1726, 1734, 1740
大河 1356, 1528, 1555, 1576, 1582
大明館 1532
大易故城 1664
大城縣 1620, 1622

大梁 1548, 1549
大梁驛 1524
大通軍 1570
大陸澤 1657, 1659
大堡戍 1369
大復嶺 1507
大慈寺 1531
大寧 1734, 1774, 1781, 1788
大寧故城 1723
大寧新城 1723
大寧縣 1404
大賢嶺普通院 1510
大樊口 1595
大費 1504
弓高縣 1618, 1622
子莊故關 1490
子莊溪水 1473, 1490
子莊關 1470, 1473, 1475
小平津 1552
小平城 1378
小費 1504
上平津 1404
上平關 1404
上曲陽縣 1479
上谷 1494, 1496
上谷郡 1389, 1681, 1781
上京 1726, 1740, 1788

上房普通院 1507, 1510
上都 1785, 1788
上源驛 1524
上館城 1348
上黨 1415, 1430, 1496
上黨縣 1411, 1426
凡城 1707, 1715, 1716
女真御寨 1548

四 劃

斗涇鎮 1734
六明鎮 1570
方山縣 1406
文石津 1560
文德縣 1388
王馬口 1628
井州 1445
井谷故關 1426
井涇 1437, 1441, 1442, 1450, 1452, 1453,
1496, 1547
井涇口 1442, 1448, 1449, 1450, 1452
井涇山 1445, 1448, 1449
井涇東口 1453
井涇故關 1442, 1445, 1448, 1450, 1453
井涇縣 1445, 1446, 1447, 1448, 1453
井涇關 1442, 1450, 1455, 1456
天池 1364, 1365, 1366

- 天成軍 1387, 1391
 天長鎮 1446, 1448, 1453
 天門 1466, 1473, 1474
 天門關 1358, 1466, 1473, 1474, 1484,
 1496
 天德軍 1336, 1338, 1339, 1341, 1344,
 1357, 1773
 天嶺 1788
 元氏 1541
 元城 1650
 元城縣 1614, 1622, 1653
 五公城 1488
 五回道 1471
 五社津 1553
 五社渡 1553
 五阮徑 1475
 五阮關 1468, 1469, 1470, 1473, 1474,
 1475, 1495
 五柳戍 1755
 五原 1336, 1773
 五原〔阮〕關 1468, 1469
 五原塞 1337, 1392
 五迴 1501
 五迴故縣 1488
 五迴道 1470, 1471, 1500
 五迴嶺 1473, 1474, 1486, 1488, 1495,
 1497
 五臺 1511
 五臺山 1461, 1507, 1511
 五臺縣 1367, 1475, 1511
 木井城 1345
 木刺山 1339
 木樂店 1595, 1596
 屯氏河故瀆 1623
 太行 1368, 1369, 1417, 1422, 1423, 1434,
 1441, 1448, 1452, 1473, 1507, 1533,
 1547, 1549, 1560, 1570, 1677
 太行山 1411, 1418, 1427, 1428, 1430,
 1435, 1442, 1514, 1596
 太行山脈 1362, 1367, 1424, 1431, 1455,
 1461, 1548, 1644
 太行徑 1418
 太谷 1547
 太谷縣 1438
 太涂河 1758
 太原 1336, 1337, 1340, 1341, 1343, 1344,
 1353, 1365, 1366, 1368, 1393, 1403,
 1406, 1425, 1426, 1431, 1433, 1437,
 1438, 1441, 1452, 1493, 1494, 1503,
 1533, 1547, 1681
 太原府 1337, 1341, 1344, 1345, 1346,
 1358, 1360, 1362, 1367, 1375,
 1432, 1441, 1502
 太原節度(區) 1428

太解故關 1418
太陽津 1527
太魯水 1758
孔河 1361
孔河館 1361
孔橋 1615
孔嶺關 1372, 1477
日中城 1378
日沒城 1378
中山 1461, 1462, 1466, 1471, 1474, 1475,
1479, 1496, 1497, 1499, 1549, 1792
中山國 1461, 1549
中山驛 1548
中受降城 1338, 1357
中京 1701, 1702, 1703, 1717, 1718, 1721,
1722, 1723, 1726, 1734, 1740
中邱縣 1536
中渡橋 1541, 1547
中臺 1507
內丘 1548
內邱縣 1536
內黃縣 1611, 1622, 1651
內黃驛 1651
牛山館 1702
牛皮關 1387
毛城 1430
丹水 1593, 1596, 1597, 1606

勾注塞 1349
分水嶺 1504
勿吉國 1758

五 劃

穴徑嶺 1418
玄菟故城 1768
永平館 1548
永年 1535
永年縣 1428, 1433, 1534
永定關 1388
永固縣 1381
永清軍 1543
永清縣 1626, 1672
永寧軍 1657
永樂縣 1543
永橋鎮 1519
永興縣 1388
永濟河 1625
永濟渠 1554, 1565, 1590, 1593, 1603,
1604, 1605, 1606, 1607, 1610,
1622, 1624, 1625, 1626, 1627,
1628, 1653, 1654, 1655, 1666,
1668, 1670, 1671, 1672
永濟渠故道 1595, 1596, 1622
永濟縣 1614, 1622, 1654
永濟縣驛 1654

- 平山縣 1455
- 平州 1648, 1649, 1732, 1746, 1751, 1755,
1770
- 平夷縣 1404
- 平地松林 1783, 1785
- 平定 1433
- 平岡 1707, 1716, 1792
- 平岡故城 1707, 1722
- 平城 1336, 1337, 1380, 1381, 1438, 1466,
1471, 1473, 1474, 1475, 1484, 1485,
1493, 1494, 1496, 1497, 1499, 1773,
1781
- 平城故城 1387
- 平城縣 1432
- 平原 1581
- 平原津 1580
- 平原郡 1667
- 平原縣 1580, 1667
- 平剛 1706
- 平陰津 1552
- 平陰縣 1579
- 平都故城 1432
- 平棘 1546
- 平棘縣 1536, 1659
- 平棘驛 1548
- 平盧軍 1755
- 平盧節度(區) 1582, 1755
- 平縣故城 1551
- 玉田縣 1746
- 玉田驛 1746
- 去叢波 1781
- 巨馬河 1504, 1625, 1626, 1627, 1661 (參
拒馬河)
- 可敦城 1339
- 古北口 1621, 1695, 1696, 1703, 1717,
1721, 1732
- 古交城 1358, 1361
- 古城 1344
- 古壺關 1425
- 打造部落館 1702
- 本道館 1548
- 瓦子濟橋 1661
- 瓦橋 1661, 1663
- 瓦橋關 1625, 1661, 1663, 1664, 1665
- 左梁驛 1523
- 石子嶺 1702, 1722, 1734
- 石州 1403, 1404, 1406
- 石艾縣 1442
- 石灰窯 1612
- 石邑縣 1447
- 石門 1466, 1473, 1474
- 石門峽 1720, 1734
- 石門鎮 1720
- 石門關 1352, 1466, 1473, 1474, 1475,

1484, 1496, 1680
石城縣 1746
石梁驛 1523
石會關 1432
石銘陁 1373, 1486
石銘陁嶺 1484, 1485
石樓 1405
石樓縣 1404
石橋店 1519
石濟 1559
石濟津 1557
石嶺 1734
石嶺軍 1346
石嶺鎮 1346, 1511
石嶺關 1346
右北平郡 1706
北八賦嶺 1432
北口 1695
北口守捉 1695, 1696
北平 1792
北平軍 1487, 1542
北平縣 1489, 1543
北地 1494
北河 1338, 1344, 1357
北砦 1479
北嶺 1478, 1481, 1482
北嶽 1476, 1478

叱日嶺 1448
四口故關 1579
四瀆津 1579
四瀆津關 1579
失韋國 1758
句注 1464, 1491, 1493, 1494, 1496, 1497,
1498, 1706
句注陁 1350, 1491, 1496, 1498
句注塞 1349
代 1389, 1461, 1462, 1482, 1491, 1494,
1495, 1496, 1499, 1547
代王故城 1463
代北水運院 1394
代州 1337, 1341, 1348, 1349, 1351, 1360,
1362, 1366, 1367, 1368, 1369, 1373,
1375, 1376, 1486, 1502, 1503, 1507,
1511, 1706
代城 1362, 1461, 1463, 1473, 1474
代郡 1372, 1468, 1469, 1495
代國 1461, 1475
代都 1378, 1380
代縣 1463
白石嶺 1448, 1489
白社橋 1617
白陁 1417
白馬 1565
白馬山 1455, 1527, 1528, 1565

白馬水口 1597
白馬坡 1519
白馬津 1527, 1528, 1547, 1548, 1560,
1565, 1570
白馬城 1564
白馬湖 1597
白馬溝水 1597
白馬縣 1524, 1527, 1563, 1565
白馬鎮 1528, 1565
白馬關 1455, 1528, 1565
白馬驛 1527
白泉渡 1570
白鹿山 1417
白登臺 1387
白渠 1607
白渠水 1357, 1380
白雲城 1682
白道 1356, 1773
白道川 1352, 1356
白道中溪水 1773
白楊谷 1504
白狼 1707
白狼口 1752
白狼山 1707
白狼水 1707, 1752, 1770
白狼戍 1752
白狼河 1752

白狼城 1789
白狼縣 1706, 1707
白溝 1548, 1603, 1607, 1609, 1610, 1611,
1623
白溝水 1612
白溝故瀆 1614
白溝驛 1663
白橋 1616
白檀 1707, 1792
白檀縣 1707

六 劃

安北都護府 1338, 1339, 1357
安州 1789
安次 1627, 1672
安次縣 1626, 1671
安東 1762
安東故城 1768
安東都護府 1755, 1762
安東都護府故城 1764
安陵縣 1617, 1622
安喜縣 1482, 1539, 1542
安陽 1523, 1546
安陽口 1489, 1490
安陽川口 1489
安陽橋 1531
安陽縣 1522

安陽館 1548
安陽關 1489
安肅 1548
安德縣 1582, 1667
安樂縣 1789
安濟橋 1535, 1537
安邊縣 1367, 1369
江 1612
江都 1554
汜水縣 1554, 1555
汝羅守捉 1762
汝羅守捉城 1755, 1764
汝羅故城 1763
州縣故城 1597
羊水 1381
羊腸 1681
羊腸坂 1358, 1418
羊腸倉 1358
米磚戍 1752
夷儀山 1438
夷儀嶺 1438
吉昌縣 1404
老鷓堤 1620, 1670
西河 1357, 1549
西受降城 1338, 1357
西陁 1349, 1351, 1373
西陁山 1349

西陁峇 1349
西陁石戍 1752
西密雲戍 1789
西部都尉故城 1381
西渠 1612
共城縣 1417, 1606, 1607
匡城 1569
巫閭守捉城 1764
百井 1346
光溝 1597
光溝水 1596
早起城 1378
吐護真水 1702, 1737, 1760
吐護真河 1695, 1701, 1734, 1737, 1740
曲沃縣 1414
回紇 1339, 1341, 1343, 1356, 1357
回紇衙帳 1339
竹林寺 1507, 1511
名〔石〕嶺鎮 1511
伏戎城 1362
任邱 1650, 1661
任邱故城 1660
任邱縣 1660
任縣 1657
行唐縣 1507
合河縣 1362
合河關 1362

如洛瓌水 1758

如渾水 1381

七 劃

宋村普通院 1511

汴口 1555, 1604

汴水 1554, 1555

汴州 1518, 1523, 1524, 1547, 1549, 1557,
1560, 1565, 1570, 1644

汴京 1566

汴梁 1547, 1548

汴渠 1555

沁水 1411, 1519, 1554, 1590, 1591, 1592,
1593, 1594, 1595, 1596, 1597, 1603,
1604, 1605

沁水縣 1414

沁河故道 1593, 1595, 1596

泥姑 1549

泥姑口 1549

沙丘 1549

沙河 1348, 1534, 1542

沙河縣 1534

沙店 1524

沙野 1785

沃水 1381

沃野 1774

沃野鎮 1336, 1773

沃野鎮故城 1339

沃陽故城 1381

汲郡 1546, 1603, 1604

汲縣 1519, 1557, 1559, 1593, 1595, 1603,
1604, 1607, 1622

汾水 1344, 1358, 1360, 1362, 1366, 1393,
1394, 1411, 1414, 1590

汾陽宮 1364

汾橋 1415

良鄉縣 1544, 1548

祁連池 1364

祁溝關 1544

忻口 1347, 1348, 1352, 1367

忻川水 1347

忻州 1337, 1341, 1346, 1347, 1362, 1366,
1503, 1511

邢州 1427, 1429, 1430, 1431, 1433, 1435,
1436, 1437, 1438, 1456, 1503, 1514,
1534, 1535, 1536, 1541, 1547, 1644,
1657

邢州驛 1534

邢臺驛 1548

赤岡 1524

赤洪水 1406

赤城 1682, 1693, 1781

赤城鎮 1682

赤倉驛 1524

赤碭嶺 1405
李固渡 1562
李固鎮 1562
李晏口 1657
杏園 1559
杏園渡 1559
巫閭 1767
巫閭守捉城 1755
成安縣 1535
成臯 1554
成德（節度區） 1503, 1504
成德軍節度（區） 1542
成樂縣 1356
君子館 1661
那河 1758
尖谷水 1682
芒干水 1357
貝州 1615, 1622, 1627, 1644, 1649, 1650,
1654, 1655, 1656, 1666
貝州節度（區） 1650
吳兒谷 1425, 1426, 1427, 1428, 1430
吳兒峪 1425
吳澤陂 1597, 1603, 1606
呂泉水 1785, 1788
呂梁山 1366
禿黎山 1766
秀容縣 1347, 1511

角詩普通院 1507

延州 1343

延津 1560

延津縣 1595

邠州 1392

八 劃

定州 1466, 1471, 1473, 1474, 1476, 1479,
1482, 1484, 1486, 1489, 1493, 1494,
1496, 1499, 1501, 1502, 1503, 1514,
1539, 1542, 1543, 1546, 1547, 1548,
1664

定興 1548

定襄 1340

定襄郡 1356

定襄縣 1346, 1511

定邊軍 1386

官座鎮 1490, 1504

官審館 1726

宜芳縣 1361, 1406

宜溝 1522

河 1357, 1391, 1403, 1407, 1514, 1518,
1519, 1548, 1590, 1604, 1609, 1650

河中府 1341

河內 1547, 1554

河內縣 1519

河水 1528, 1551, 1553, 1554, 1555, 1556,

- 1557, 1560, 1563, 1564, 1565, 1566,
1572, 1573, 1579, 1580, 1582, 1584
河北 1466, 1501, 1503, 1504, 1566, 1570,
1655, 1661, 1666, 1681
河北道 1368, 1569, 1641, 1653, 1666,
1669
河東 1411, 1430, 1436
河東道 1411, 1415
河南 1585
河南道 1569
河陰縣 1555
河陽 1519, 1546, 1547, 1650
河陽津 1527, 1551, 1552, 1565
河間 1649
河間縣 1660
沽水 1682
沮洳山 1607
沮陽故城 1781
沮陽縣 1389, 1681
房山縣 1455
恆州 1447
并州 1340, 1344, 1496
武丁館 1523
武川鎮 1773
武水縣 1573
武安 1427, 1429, 1430, 1435
武安縣 1427, 1431, 1433, 1434
武州 1387, 1388, 1681
武州城 1369
武州塞水 1378
武強 1650
武陟 1554, 1596, 1603
武陟縣 1519, 1593, 1594, 1595, 1605,
1606
武陟驛 1519
武清縣 1672
武鄉 1426
武德 1546
武德縣 1418, 1519, 1554, 1597
青山 1435, 1770
青山口 1435, 1436, 1437, 1438
青山縣 1435, 1437
青石嶺 1448
青涇 1715, 1716, 1734, 1736
孟縣 1455
長子 1411
長子縣 1411, 1430
長川 1781
長安 1341, 1343, 1368, 1392, 1523, 1533,
1641, 1644, 1657, 1659
長沙溝 1522
長河縣 1616, 1622
長明溝水 1597, 1599, 1603, 1604, 1605,
1606

唐代交通圖考

- 長泰縣 1726
長泰館 1726
長城 1349, 1351, 1353, 1362, 1369, 1373,
1438, 1484, 1485, 1495, 1682, 1695,
1696, 1707, 1751, 1752
長城口 1549
長清縣 1579, 1580
長楊戍 1752
長塹 1770
長蘆水 1657
長蘆河 1657
長蘆橋 1657
長蘆縣 1619, 1622, 1668, 1670
東平 1574, 1578
東光縣 1618, 1622
東京 1548
東武城縣 1615, 1622
東受降城 1337, 1357
東洛 1547
東軍 1701
東軍守捉 1695
東軍守捉城 1696
東陘關 1348
東狹石戍 1752
東都 1518
東燕 1560
兩嶺普通院 1507
協陽關 1372
協陽關水 1372
邯鄲 1422, 1427, 1428, 1547, 1549
邯鄲故城 1427, 1533
邯鄲縣 1427, 1533
邯鄲縣館 1548
邯鄲館 1533
邯鄲驛 1533
直谷關 1369
枋頭 1560, 1607, 1623
枋頭城 1607
枋堰 1607
枝迴嶺 1486
林慮縣 1418
林蘭陘 1715
相州 1418
松山州 1726
松山縣 1726
松山館 1726
松林 1781
松亭故關 1723
松亭嶺 1702
松亭關 1717, 1718, 1720, 1721, 1723,
1736
松陘 1756
松陘嶺 1760
松漠 1783

- 松漠府 1737
松漠都督府 1737
柳城軍 1746
板泉 1504
板城縣 1504
板渚 1554
板渚口 1555
板渚津 1554
拒馬水 1473
拒馬河 1466, 1470 (參拒馬河)
拂雲堆神祠 1357
抱犢山 1449
弦歌臺 1615
居庸 1491, 1493, 1501, 1681
居庸縣 1677
居庸關 1367, 1391, 1498, 1677, 1680,
1682
居庸關山 1677, 1680, 1681
承天軍 1455
承天軍城 1453
承天故城 1446
孟津 1551
孟姜女河 1593, 1595
阿保機山陵 1726
孤女冢 1615
孤女渠 1615
虎北口 1344, 1696
虎牢 1554
歧溝關 1544
昌平縣 1391, 1677
昌樂縣 1569, 1649, 1651
易 1549
易水 1473, 1475, 1661, 1663, 1664
易州 1473, 1475, 1488, 1489, 1490, 1493,
1494, 1503, 1504, 1543, 1544, 1546,
1547, 1548, 1664
易定節度(區) 1503, 1542
易京故城 1664
易縣 1466, 1488, 1543
呼沱 1366
固安縣 1665, 1666, 1671
固軍 1362
固城 1548
固城鎮 1548
固鎮驛 1434
岢嵐山 1406
岢嵐河 1362
岢嵐軍 1361, 1407
岢嵐鎮 1406, 1407
受米城 1734
受降城 1341, 1391
受陽 1441
和家砦 1478
和順縣 1437

和龍 1755, 1789
和龍宮 1753
和龍鎮 1753
委粟故關 1483, 1572
牧牛山 1781
岳嶺 1471, 1501
使莊 1507
延慶 1693
金河 1352, 1356, 1357, 1380
金河縣 1352, 1356, 1380
金陵 1380
金堤關 1557
金堤驛 1557
金臺驛 1544, 1548
金橋 1411
妬女祠 1442
妬女泉 1442

九 劃

宣化縣 1726
宣化館 1726
宥州 1344
室韋 1755, 1758, 1760, 1788
室韋帳 1734, 1741
突厥 1343, 1478, 1760
洩水 1537, 1538
洹水 1531, 1611

洹水縣 1611, 1622, 1651
洪水守捉 1734
洪谷 1406, 1407
洺州 1427, 1428, 1430, 1431, 1433, 1434,
1438, 1456, 1503, 1514, 1534, 1535
洛口 1553
洛口倉 1553
洛水 1553
洛京 1519
洛孤水 1758
洛陰城 1346
洛陽 1496, 1499, 1514, 1518, 1519, 1523,
1530, 1546, 1547, 1549, 1641, 1644,
1648
度雲嶺 1699
郎君戍 1337
冠氏縣 1667
軍城砦 1478
軍都 1491, 1493
軍都徑 1491, 1496, 1497, 1498, 1677
軍都縣 1677
軍都關 1677
祖山口 1726
祖州 1726
神山縣 1411
神堆柵 1379
恆山 1461, 1468, 1473, 1476, 1478

- 恆水 1481
恆州 1441, 1447, 1476, 1478, 1507, 1511,
1514, 1539, 1540, 1541, 1542, 1547
恆岳 1473, 1501
恆岳嶺口 1468
恆陽軍 1542
恆陽縣 1478, 1479
恆冀節度(區) 1542
恆嶺 1471, 1476, 1478, 1482, 1496, 1497,
1498, 1499, 1500, 1501
恆嶽 1478
恆嶽下廟 1479
恆嶽觀 1479
姜里 1522
姜里城 1548
首陽山 1551
茲水 1486
契丹 1680, 1702, 1752, 1756, 1758, 1770,
1788
契丹牙帳 1756
契丹衙帳 1768, 1788
契丹嶺 1702
封丘 1569
封丘縣 1548
封邱 1565
封邱縣 1524
封龍山 1449
胡良 1570
胡谷 1373
胡村普通院 1511
胡梁渡 1570
胡〔濶〕陁河 1511
故城頭〔鎮〕 1504
故關 1453, 1457
故關水 1442
南八賦嶺 1432
南山門 1511
南皮縣 1618, 1622
南和石橋 1537
南和縣 1535
南宮縣 1656, 1657
南接村 1507
南臺 1507, 1510
南樂 1650
南嶺 1478, 1481, 1482
南關頭普通院 1511
相州 1431, 1514, 1518, 1522, 1523, 1530,
1531, 1534, 1535, 1547, 1548, 1565,
1570, 1644, 1657
柏人 1536
柏鄉縣 1536, 1548
柳河 1699, 1702, 1721
柳河館 1702
柳城 1707, 1753, 11754, 755, 1756, 1760,

- 1762, 1763, 1764, 1768, 1771, 1789
- 柳城縣 1752, 1753
- 柳溝 1624
- 威寧館 1726
- 威武軍 1696
- 威塞軍 1389
- 建德郡 1789
- 段莊 1389
- 韋城 1524, 1569
- 韋澤關 1446
- 兔耳山 1751
- 兔兒渦 1770
- 柔玄鎮 1773, 1774
- 承天軍 1442
- 飛狐 1349, 1462, 1464, 1471, 1474, 1476,
1479, 1484, 1490, 1491, 1493, 1494,
1496, 1500, 1501, 1503, 1706
- 飛狐口 1369, 1463, 1465, 1466, 1473,
1474, 1475, 1478, 1484, 1487,
1490, 1495, 1499, 1501
- 飛狐故關 1477
- 飛狐徑 1465, 1466, 1473, 1477, 1491,
1500
- 飛狐塞 1503
- 飛狐道 1461, 1463, 1465, 1475, 1486,
1491, 1494, 1496, 1498, 1500,
1503, 1504
- 飛狐縣 1362, 1369, 1463, 1465, 1466,
1468, 1471, 1473, 1475, 1476,
1477, 1478, 1486, 1490, 1500
- 飛狐關 1464, 1466, 1473, 1474, 1475,
1706
- 飛鳶 1406
- 飛龍山 1449
- 范陽 1392
- 范陽節度(區) 1736
- 范陽縣 1544, 1649, 1664
- 范陽驛 1548
- 范橋鎮 1620
- 范縣 1572
- 荏平縣 1580
- 昭義節度(區) 1427
- 昭義縣 1427, 1434
- 思陽嶺 1510
- 界溝 1597
- 界溝水 1596
- 炭山 1682, 1693, 1788
- 幽州 1362, 1367, 1368, 1387, 1391, 1392,
1493, 1494, 1496, 1502, 1514, 1518,
1544, 1546, 1565, 1604, 1626, 1641,
1645, 1648, 1649, 1650, 1651, 1661,
1663, 1664, 1665, 1666, 1671, 1672,
1677, 1681, 1695, 1703, 1717, 1718,
1720, 1745, 1770, 1773

幽州（節度區） 1503, 1504
胙城 1565
胙城縣 1524, 1548, 1595
信安軍 1625, 1671, 1672
信都 1657
信都縣 1656
信德府 1548
皇甫村驛 1548
禹河 1609
禹城縣 1581
保州 1548, 1549
保和縣 1726
保和館 1596
修武 1596
修武縣 1417, 1593, 1606
後溝口 1457
姚家館 1726
紅荊口 1595, 1596

十 劃

涉縣 1425, 1426, 1427, 1428, 1429, 1430,
1434
淨水普通院 1507
浮水 1618
浮屠鎮 1404
海口 1648, 1661

高石水 1707
高句麗 1546, 1762
高邑縣 1536
高是山 1486
高唐縣 1580, 1667
高陵津 1572
高陽軍 1543
高闕 1337, 1341, 1392, 1774
高闕塞 1338, 1357
高鷄泊 1616
高麗 1765, 1766, 1768, 1770
庫莫奚 1781, 1783
庫莫奚衙帳 1783, 1788
唐山縣 1536
唐河 1465, 1468
唐林縣 1348
唐就水 1770
唐興軍 1661
唐興縣 1661
唐縣 1466, 1468, 1476, 1481
瓶形 1369
瓶形砦 1486
朔方 1356, 1392
朔州 1337, 1338, 1341, 1343, 1351, 1352,
1357, 1361, 1362, 1373, 1375, 1376,
1403, 1406, 1407
益津關 1625, 1666, 1671

唐代交通圖考

- 營州 1762
秦城驛 1344
秦〔恆〕嶺 1476
班荆館 1524
耿橋行市 1626
軒車嶺 1432
眞定縣 1447, 1540
眞定驛 1548
振武軍 1337, 1341, 1344, 1352, 1356,
1357, 1392, 1403
桃谷山 1695
原平縣 1367
原州 1343
原武 1557
原武縣 1556
夏州 1341, 1343, 1344, 1356
夏陽川 1677
破虜軍 1625, 1671
瓠子 1570
瓠子口 1570
晉州 1411, 1414, 1430, 1438
晉城縣 1414
晉陽 1336, 1337, 1423, 1496
弱洛水 1785
桑乾水 1376, 1378, 1627
桑乾河 1349, 1351, 1373, 1376, 1393,
1461
桑乾郡 1376, 1378
桑乾鎮 1376
陘山 1682
馬曲灣 1595
馬村鋪 1548
馬邑 1336, 1337, 1353
馬邑川 1351
馬邑城 1351
馬邑縣 1376
馬家口 1577, 1578, 1650
馬家渡 1650
馬溺故關 1481
馬嶺 1436, 1437, 1438
馬嶺關 1436, 1437, 1438
草城川 1361, 1407
草橋 1531
茶鋪普通院 1507
茹縣故城 1388
恩州 1650, 1651
峽院 1488
蚩尤城 1388
奚 1699, 1760
奚王牙帳 1756
奚王帳 1734, 1737, 1740, 1760
奚王故帳 1741
奚王衙帳 1695, 1701, 1702, 1703
奚、契丹衙帳 1734, 1737, 1740

- 奚國牙帳 1760
奚帳 1760
奚衙 1737
奚斯巨嶺 1411, 1430
殺胡林 1548
倒馬關 1457, 1468, 1473, 1474, 1475,
1476, 1478, 1479, 1483, 1484,
1495, 1496, 1497, 1500
烏丸 1707, 1718
烏素固部 1741, 1760
烏桓 1492
烏城驛 1344
烏嶺 1411, 1413, 1414, 1415, 1430
師宜溝 1522
俱輪泊 1741, 1760
狼山 1357
徒河 1716, 1770
殷 1549
徐水 1471, 1487
徐無山 1707
倉鶴陁 1381
娘子關 1442, 1445, 1453, 1455
納降守捉城 1387
納款關 1677
- 宿胥故瀆 1609, 1610
淤口 1628
淤口關 1625, 1626, 1671, 1672
深州 1644, 1649, 1650, 1651, 1657, 1659,
1660
深谷嶺 1358
清口 1607
清水 1519, 1554, 1562, 1590, 1591, 1592,
1593, 1596, 1597, 1603, 1604, 1606,
1607, 1609, 1610, 1622
清池縣 1618, 1622, 1668
清夷 1392
清夷水 1781
清夷軍 1389, 1681
清河 1622, 1649, 1654
清河縣 1615, 1622, 1624, 1654, 1655
清陁 1715
清陽縣 1615, 1622, 1655
清塞軍 1387
清漳水 1624
清豐縣 1566
渠水(永濟渠) 1611, 1612, 1615, 1616,
1617, 1618, 1619, 1620,
1621, 1626
渠〔清〕水 1590
淇口 1607
淇水 1562, 1603, 1604, 1607, 1609, 1610,

十一劃

密雲縣 1695

- 1622
淇水故瀆 1607
淇門 1651
淇門鎮 1521
涑水 1466, 1470, 1473, 1475
涑水縣 1466, 1504, 1544
涑水 1504
涑州 1544, 1548, 1645, 1663, 1664, 1665
涑郡 1554, 1590, 1591, 1592
涑鹿故城 1388
涑鹿城 1504
涑鹿縣 1781
梁公堰 1555
梁魚務 1770
梁臺驛 1548
淮 1612
淄青節度(區) 1582
望海鎮 1766
望湖驛 1478
望都 1482, 1496
望都徑 1474, 1496
望都縣 1543, 1548
望都關 1473, 1478, 1500
麻家口 1576, 1650
鹿谷山 1430
鹿角故關 1582
鹿兒峽館 1702
鹿泉 1447
鹿泉縣 1447
鹿城縣 1659
鹿鳴故城 1564, 1565
鹿鳴城 1527
旋鴻池 1381
旋鴻縣 1381
聊城 1574, 1578
聊城縣 1573, 1579, 1667
速末水 1758
乾寧軍 1619, 1648, 1670, 1671
乾寧縣 1619, 1622
乾燭谷 1358
戚城 1650
通天館 1702, 1722
通定鎮 1768
通濟渠 1555, 1604
習州 1770
張公渡 1580
張花普通院 1507
張洪隘 1734
張橋行市 1614, 1654
陸家店 1566
陸澤縣 1657, 1660
陵川縣 1417
陳橋驛 1524
陰山 1339

陰館故城 1350
堂邑縣 1667
常山 1468, 1473, 1491
常山郡 1468
常山陁 1475
常山關 1468, 1469, 1473, 1474, 1475,
1478, 1495
常道故城 1626
莎車 1499
莎泉 1486
莎泉水 1486
莎泉縣 1486
莘縣 1573
莫州 1645, 1648, 1649, 1650, 1651, 1661,
1665, 1666
莫縣 1661
鹵城縣 1367
野馬岡 1531
將陵縣 1617, 1622
崇信館 1726
醇縣 1348, 1352, 1367
崩石嶺 1507, 1511
峯原邱 1553
造陽 1392
魚臺口鋪 1490
停點院 1510
停點普通院 1507

偏頭 1361, 1407
偏關 1362
偃師縣 1551
斜谷 1788
參合陂 1387, 1781
參合陁 1381, 1386
參合縣 1381
參合縣故城 1387

十二劃

富谷館 1702, 1722, 1723
富裕城 1723
渡河沙店 1548, 1560
渾源縣 1466, 1485
滋水 1542
渤海 1726, 1751, 1755, 1788
渤海軍 1661
渤海縣 1585
渤海水 1767
湯水 1611
湯陰縣 1530, 1548
渝水 1751
渝關 1747, 1751, 1752, 1762, 1769, 1770
渝關守捉 1751
渝關守捉城 1755
鄆州 1574, 1577, 1578, 1582
馮橋鎮 1670

- 善水 1758
善陽 1353
善陽嶺 1352, 1353, 1357
善陽館 1353
善陽關 1353
雲中 1336, 1337, 1340, 1380, 1392
雲中川 1352, 1356
雲中守捉城 1380
雲中故宮 1357, 1380, 1773
雲中故城 1357
雲中故都 1381
雲中縣 1375, 1478, 1485
雲州 1375, 1376, 1379, 1380, 1386, 1387,
1391, 1473, 1478, 1485, 1681, 1788
壺口 1411, 1430
壺關 1425, 1428, 1430, 1503
壺關口 1426, 1430
壺關縣 1418
堯山縣 1536
堯廟 1388
彭盧水 1770
喜峯口 1723, 1734
博平縣 1580, 1667
博州 1572, 1573, 1574, 1577, 1578, 1647,
1650, 1667, 1668
博陵 1547
惡陽嶺 1352, 1353
都亭驛 1524 (汴州) 1532 (鄆部)
粟末水 1758
鄧城縣 1572
棘津 1557, 1559
黃山 1507
黃瓜堆 1378
黃沙嶺口 1456, 1457
黃河 1356, 1357, 1404, 1430, 1523, 1527,
1559, 1562, 1563, 1564, 1565, 1570,
1574, 1577, 1578, 1579, 1581, 1585,
1591, 1604, 1607, 1641
黃河故道 1595
黃花戍 1752
黃花堆 1378
黃洛水 1707
黃帝祠 1388
黃帝廟 1781
黃澤 1432
黃澤陂 1611
黃澤嶺 1431, 1433, 1434, 1435
黃澤關 1425, 1435
黃龍 1716, 1753
黃龍府 1770
黃龍鎮 1535
黃樞嶺 1405
朝城縣 1573
朝歌 1547, 1549

- 朝歌故城 1521
朝歌縣 1521
朝鮮 1751
揚州 1554
揚武谷 1352
棣州 1584, 1585, 1647
盛樂 1340, 1773
盛樂城 1356, 1380
雁門 1337, 1349, 1366, 1368, 1461, 1491,
1498, 1547
雁門郡 1367, 1381
雁門砦 1349
雁門塞 1499
雁門縣 1348, 1367
雁門關 1349, 1351, 1352, 1362, 1373,
1375, 1376, 1498, 1706 (代州)
1360 (憲州)
雄州 1625, 1651, 1661, 1665, 1666, 1769
雄武軍 1732
鄴城 1596
鄴城故城 1606
陽安關 1489
陽曲縣 1345, 1346, 1358
陽武 1557
陽武縣 1556
陽城縣 1414
陽師鎮 1755
陽穀 1574
陽穀縣 1573
葉苑普通院 1507
紫石水口 1504
紫石溪水 1504
紫河 1353, 1356
紫陌 1533
紫荊嶺 1489, 1490
紫荊嶺口 1470
紫荊嶺關 1475
紫荊關 1470, 1473, 1474, 1490
紫蒙戍 1752
黑山 1606
黑水 1755, 1788
黑河 1726
黑城川 1781
黑榆林 1788
景州 1670
景店 1576
開封 1641
貴鄉縣 1612, 1622, 1651, 1653
單于大都護府 1501
單于府 1340, 1341, 1357, 1362, 1386,
1391, 1392
單于臺 1387
單于都護府 1337, 1352, 1356, 1380, 1403
嵐州 1358, 1361, 1403, 1406

嵐谷縣 1362, 1406, 1407
買馬監 1720, 1734
無終 1706, 1707, 1715
無終故城 1745
無終縣 1746
焦同驛 1540
進牛柵 1751
勝州 1337, 1338, 1340, 1357, 1361, 1391,
1407, 1747
順州 1695
御水 1608
御河 1381, 1593, 1603, 1604, 1607, 1625,
1626, 1670
絳州 1411, 1414, 1430
媯水 1389
媯州 1367, 1368, 1372, 1373, 1387, 1389,
1391, 1392, 1477, 1504, 1677, 1681

十三劃

塞水 1773
滑州 1524, 1527, 1548, 1557, 1563, 1570,
1650
滑州節度(區) 1570
滑州館 1548
滑臺 1527, 1547
滑臺城 1527, 1563
滑臺新驛 1527

滑縣 1518
滑衛節度(區) 1527, 1563
溫縣 1514, 1519, 1553
滄州 1618, 1622, 1627, 1647, 1648, 1650,
1668, 1669, 1670, 1672
滄景節度(區) 1669
滄口 1424, 1425, 1427, 1428, 1430, 1434,
1503, 1533, 1547
滄口陁 1422, 1423
滄山 1422
滄水 1533
滄陽縣 1422, 1427, 1533
滄陽驛 1548
靖陽亭故城 1453
新口 1435
新平城 1378
新田故城 1414
新州 1387, 1388, 1389, 1681
新宥州 1343
新城縣 1664
新渠 1606
新鄉 1596
新鄉縣 1519, 1556, 1593, 1595, 1606,
1622
新樂縣 1542, 1548
新澶州 1566
新興 1336

鄙城故城 1536
雍城 1597
義王橋 1615
義成節度（區） 1564
義武軍節度（區） 1542
義武（節度區） 1503
道武帝廟 1781
慈州 1403, 1404
塘城普通院 1507
鼓山 1422
聖人城 1504
楊村渡 1570
楊劉 1574, 1576, 1577, 1578
楊劉渡 1574
楊劉鎮 1650
榆次 1437
榆次縣 1432, 1441
榆社縣 1432
榆林 1340, 1353
榆林店 1532
榆林縣 1357
榆關 1747, 1770, 1781
頓丘 1570
頓丘縣 1651
頓邱縣 1566, 1569
隘門 1466, 1468, 1473, 1474, 1484
隘門口 1466

隘門塞 1499
虜口 1660
虜口鎮 1660
虜渠口 1660
葦澤故關 1442
葦澤縣 1446, 1453
葦澤關 1442, 1453
萬金驛 1532
董卓壘 1442
蓀人縣 1367
盟津 1519, 1547, 1551, 1552
蜀 1454
愁思岡 1523
鄒平縣 1584
鄒家口 1576, 1577, 1578
解州 1430
解□普通院 1507
微水村 1448
鉅鹿大澤 1666
鉅鹿縣 1657
會州 1723

十四劃

寧化軍 1362
寧武軍 1389
寧朔關 1362
寧鄉水 1404

- 滹水 1367, 1369, 1465, 1466, 1468, 1473,
1478, 1481, 1483, 1484, 1495, 1498
- 漳水 1624
- 漳亭驛 1532
- 漳南縣 1616, 1622
- 漳渠 1624
- 滴河縣 1584
- 滿城 1488
- 滿城縣 1487, 1543
- 滹沱 1657, 1659
- 滹沱水 1347, 1348
- 滹沱河 1349, 1367, 1369, 1373, 1393,
1394, 1475, 1540, 1541
- 滹沱枯溝 1627
- 漁陽 1792
- 漁陽軍 1696
- 漁陽郡 1732
- 漁陽縣 1720, 1745
- 齊州 1582
- 鄆州 1343
- 滎陽 1554
- 滎澤縣 1555
- 臺城 1533
- 壽陽縣 1441
- 壽陽驛 1441
- 趙 1475, 1549
- 趙王城 1428
- 趙州 1441, 1471, 1501, 1514, 1535, 1536,
1537, 1539, 1540, 1548, 1644, 1659
- 趙州石橋 1537
- 趙國 1461
- 酸棗門 1524
- 酸棗津 1557
- 酸棗縣 1557
- 酸棗驛 1557
- 鞞鞞 1758
- 摘星嶺 1696
- 磁州 1422, 1427, 1430, 1431, 1433, 1434,
1503, 1533, 1548
- 厭次縣 1584
- 劉使普通院 1507
- 障塞軍 1696, 1732
- 蒲州 1404, 1430
- 蒲津 1527, 1547, 1565
- 蒲陰故城 1487
- 蒲陰徑 1473, 1487
- 蒲臺縣 1584
- 蓋水 1758
- 嶺口 1428, 1434
- 管岑山 1362, 1364, 1366
- 銀州 1356
- 銅臺驛 1653
- 鉞墜 1411
- 綠疇戍 1752

十五劃

- 寬河 1723
寬城 1723
潢水 1726, 1737, 1740, 1741, 1758, 1760,
1785, 1788
潢水石橋 1726, 1737, 1740, 1760
潮河 1621, 1622
潤州 1769, 1770
潘張 1576
棗城縣 1514, 1539
棗城驛 1539
遮虜軍 1407
廣州 1770
廣武故城 1350
廣武縣 1367
廣昌 1474, 1475, 1476, 1479, 1495, 1496,
1497, 1498, 1499, 1500
廣昌縣 1463, 1465, 1471, 1473, 1475,
1500
廣昌鎮 1465, 1484
廣陽 1450, 1452, 1455
廣陽縣 1442, 1453
廣寧 1781
廣寧郡 1389
廣寧館 1726
廣漢川 1732
廣濟渠 1554
廣邊軍 1682
廣邊鎮 1682
慶州 1343, 1392
鄱陽縣 1351, 1361
鞏穴 1553
鞏縣 1553
遷州 1769, 1770
撫冥 1774
撫冥鎮 1773
樓亭縣 1490, 1504
樓煩郡 1362
樓煩監牧城 1360
樓煩縣 1360, 1361
樓煩關 1362, 1364, 1406
礪礪津 1578
閻州 1764
蓮花池 1595
蔚州 1367, 1368, 1369, 1372, 1373, 1387,
1391, 1463, 1473, 1474, 1476, 1477,
1478, 1484, 1487, 1489, 1490, 1503,
1706
蔡溝水 1597
墨斗軍 1699, 1701, 1702
墨斗嶺 1699, 1702, 1703, 1789
蝦蟆嶺 1702
稷山 1415

黎山 1527
黎城縣 1425, 1426, 1434
黎陽 1530, 1547, 1565, 1570, 1609, 1650,
1666
黎陽山 1527, 1528, 1565
黎陽東山 1565
黎陽津 1527, 1500
黎陽倉 1528, 1565, 1604
黎陽縣 1527, 1562, 1564, 1565, 1610,
1622, 1651
黎陽關 1528, 1565
黎陽鎮 1565
黎陽鎮故城 1528
魯口 1438, 1660
魯口城 1659
魯沱 1659
儀州 1431, 1432, 1433, 1434, 1435, 1437,
1438
儀坤州 1788
樂平 1433, 1438
樂平縣 1435, 1437, 1438, 1456
樂安 1770
樂陵縣 1668
劉子陂 1524
盤石故關 1455
德州 1582, 1627, 1647, 1650, 1667, 1668
德清軍 1566

德勝 1576
德勝津 1570
德勝城 1560, 1566
德勝渡 1566, 1569, 1570
緣胡山 1353

十六劃

憲州 1360
澶州 1566, 1569, 1570, 1644, 1650, 1651
澶州故城 1566
潞子國 1426
潞州 1411, 1414, 1418, 1425, 1426, 1427,
1428, 1429, 1434, 1533
潞州節度(區) 1428
潞河 1427
潞城縣 1426
潞縣 1426, 1745
豐水石橋 1535
澤州 1414, 1417, 1427, 1718, 1721, 1723
澤發水 1442
澤潞節度(區) 1503
濁漳水 1426, 1427, 1624
龍山 1753
龍岡縣 1429, 1437, 1657
龍門 1404, 1466
龍門關 1403
龍泉普通院 1507

- 龍泉關 1457
龍城 1337, 1753, 1754
龍崗縣 1534
鄭州 1556, 1557
鄭滑節度(區) 1527, 1563, 1564
靜安軍 1657
靜塞軍 1696, 1732, 1746
靜樂 1362, 1364
靜樂縣 1361, 1406
靜蕃戍 1755
靜邊軍 1380, 1386
燕 1475, 1547, 1549
燕山 1461
燕山府 1769
燕州 1389, 1392, 1650, 1695, 1763, 1764
燕州總管府 1763
燕京 1548, 1718
燕京山 1364
燕昌城 1381
燕郡 1763, 1768
燕郡守捉 1755
燕郡守捉城 1763
燕郡城 1762
燕然山 1337
燕賓館 1548
燕樂縣 1695, 1696
橫山 1343
橫海軍 1669
橫城 1404
橫野 1392
橫野軍 1369
橫塞軍 1339
橫嶺 1362
歷亭縣 1616, 1622
遼 1604, 1766
遼山 1432
遼山縣 1431, 1432, 1437
遼中 1769
遼水 1762, 1768, 1770
遼州 1431
遼西 1707, 1792
遼西郡 1763
遼西縣 1763
遼河 1764, 1769, 1770
遼東 1751, 1762, 1769, 1770
遼東城 1756
遼海 1664
遼城 1755, 1766
遼澤 1767
冀氏縣 1411
冀州 1484, 1503, 1644, 1645, 1647, 1649,
1650, 1651, 1656, 1657
盧津關 1572
盧家砦 1428

盧溝 1548
盧龍 1349, 1464, 1492, 1493, 1706, 1715,
1734, 1736, 1737
盧龍山 1716
盧龍古戍 1736
盧龍古塞 1696, 1732
盧龍軍 1746, 1755
盧龍故城 1718
盧龍城 1707, 1716, 1736
盧龍塞 1492, 1707, 1715, 1716, 1732,
1792
盧龍廢戍 1707
盧龍縣 1746
盧龍鎮 1734, 1736
盧縣 1573, 1578
蕩水 1522
蕩陰縣 1518, 1522
蕪蕘亭 1660
蕪蕘故城 1660
闕與 1430
閻溝 1544
鄴 1430, 1496, 1549
鄴城 1423, 1424, 1471, 1523, 1531, 1532,
1546, 1547, 1548, 1549
鄴都 1430, 1531, 1532, 1650
鄴縣 1531, 1532, 1533
積潤驛 1519

興唐縣 1367, 1369, 1463, 1477
獨石 1682, 1693
獨固門 1682
獨流口 1621, 1622, 1625, 1626, 1627,
1671, 1672
獨流寨 1621, 1671
衛水 1597
衛州 1514, 1519, 1521, 1546, 1557, 1559,
1603, 1604, 1606, 1607, 1608, 1622,
1627, 1644, 1649, 1651, 1666
衛河 1592, 1593, 1594, 1622
衛縣 1521, 1522, 1523, 1560, 1562, 1603,
1607, 1608, 1622
衡水縣 1657
衡漳故瀆 1657
館陶 1623
館陶縣 1614, 1622, 1654
錦州 1770
縛馬關 1455

十七劃

濟州 1573, 1578
濟州津 1578
濟州關 1578
濡水 1707, 1715, 1781, 1785, 1788
濡源 1774, 1781, 1783, 1785, 1788, 1789
鴻之塞 1483

- 鴻上關 1476, 1478, 1483
 濬州 1548
 濮州 1572
 濮陽 1570
 濮陽津 1566, 1569, 1570
 濮陽縣 1566
 襄平守捉城 1755
 襄平城 1762
 襄垣縣 1426
 襄國 1411, 1430, 1439, 1549
 營州 1695, 1737, 1751, 1752, 1753, 1755,
 1756, 1757, 1758, 1760, 1765, 1766,
 1768, 1769, 1770, 1771, 1788, 1789
 營州都督府 1754
 營州總管府 1754
 遵化縣 1720
 臨汴驛 1524
 臨邑縣 1582
 臨河縣 1565, 1610, 1622
 臨洵故城 1745
 臨洺 1428
 臨洺縣 1514, 1534
 臨洺鎮 1548
 臨城 1548
 臨城縣 1536, 1541
 臨清 1624, 1668
 臨清縣 1615, 1622, 1649, 1654
 臨清關 1519, 1606
 臨清驛 1519, 1606
 臨渝宮 1746
 臨渝縣 1746
 臨渝關 1732, 1747, 1751, 1769, 1770
 臨都館 1726
 臨黃縣 1572
 臨漳縣 1534
 臨潢府 1726, 1740
 臨濟縣 1584
 韓信臺 1452
 韓陵山 1531
 檀州 1695, 1701
 翼城縣 1411, 1414
 隰川縣 1404
 隰州 1403, 1404, 1405
 隰州驛 1404
 薊 1549, 1660
 薊州 1661, 1696, 1720, 1732, 1734, 1737,
 1745, 1746, 1769, 1770
 薊城 1716
 薊縣 1391, 1544
 嶽嶺口 1478
 繁峙縣 1367, 1369, 1373
 館渚 1553
 獲鹿 1450, 1452, 1453
 獲鹿縣 1447, 1448

獲嘉 1596
獲嘉縣 1519, 1556, 1593, 1606
微子口 1427
禦夷故城 1682, 1781, 1783, 1785, 1788
禦夷鎮 1682, 1781, 1785, 1789
禦夷鎮故城 1682

十八劃

藩州 1769, 1770
瀑河 1723
覆舟山 1751
轆轤山 1476, 1478
醫巫閭山 1764, 1766
醫巫閭山祠 1764
磁州 1514
豐州 1357, 1391
薩摩陂 1619
蟠羊山 1781
魏 1549
魏州 1565, 1566, 1569, 1570, 1572, 1612,
1622, 1623, 1627, 1644, 1647, 1649,
1650, 1651, 1653, 1654, 1655, 1666,
1667, 1668
魏博節度(區) 1503, 1564, 1570, 1582,
1653, 1655
魏橋 1612
魏縣 1612, 1622, 1651

雙岡 1428
歸化州 1788
歸義縣 1649, 1663, 1664
鎮州 1441, 1442, 1447, 1475, 1503, 1507,
1542
鎮州節度府 1507
鎮安軍 1755, 1763
鎮寧軍節度(區) 1566
繞澗驛 1424

十九劃

瀛州 1644, 1645, 1649, 1660, 1661, 1666
瀚海 1337, 1781
瀘河 1770
瀘河縣 1763
瀘河鎮 1770
離石 1404, 1405
離石水 1406
離石縣 1404
懷州 1417, 1514, 1519, 1606, 1627
懷安縣 1387
懷戎縣 1372, 1389, 1477, 1681
懷來 1693
懷信驛 1524
懷朔鎮 1773
懷荒鎮 1773, 1774, 1781
懷遠守捉 1755

懷遠守捉城 1766
懷遠軍 1755, 1766
懷遠縣 1763, 1765
懷遠鎮 1765, 1768, 1770
懷慶府 1593
懷德驛 1542
霽國 1760
難河 1758
藥家口 1581
關中 1415
贊皇縣 1456
犢了大山 1758
邊吳泊 1549
邊吳淀 1549

二十劃

醴泉驛 1540
蘆芽山 1362, 1366
蘆臺古城 1619, 1670
蘆臺軍 1619, 1670
饒州 1726, 1737, 1740
饒陽郡 1660
饒陽縣 1659
饒樂水 1737, 1760
饒樂府 1726, 1737
饒樂都督府 1737

二十一劃

灌家口 1582
霸州 1625, 1666, 1671, 1672
鷄鳴山 1388
鐵門關 1677
鐵漿館 1702, 1717, 1721, 1722
鐵關 1482, 1496

二十二劃

權城 1507

二十三劃

樂城 1548
樂城縣 1540
樂城驛 1540
顯州 1764, 1770
螭螭塞 1316

二十四劃

灤水 1376, 1378
灤南宮 1378
灤餘水 1391, 1677
靈丘 1486, 1497, 1499, 1500
靈丘縣 1466
靈州 1343, 1356
靈武 1341

唐代交通圖考

靈昌津 1560

靈昌縣 1560

靈邱 1484, 1486, 1497, 1498, 1499

靈邱郡 1498

靈邱縣 1362, 1367, 1369, 1373, 1484

靈津關 1572

鹽池 1381, 1386

鹽州 1343, 1356

鹽城守捉 1734

鷓鴣泉 1338, 1339, 1357

二十六劃

灤水 1736

灤州 1769

灤河 1699, 1701, 1734

二十七劃

鷓鴣大陂 1611